

易学关键

YIXUE GUANJIAN

张 汉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关于作者与本书

张汉 1929年生。山西平鲁人。1949年春，在雁北五分区专署任文书，同年随军入川。1950年在剿匪中右手致残，坚持用左手写作，曾在政府机构中做文化干部等工作。1959年开始研究周易，自成一家，积累了数百万言易学笔记。著有《道论》、《易学关键》（初版书名《易学启门键》）、《周易会意》、《学易通灵》（与曾旭合作）等多部注《易》著作。多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数十年研《易》，旨在寻求真理，弘扬祖国的“天下为公”的光辉文化。在他的论述中，我们阅读到的是旁征博引和文思泉涌，感受到的是哲学激情与济世襟怀。

《易学关键》共分为辨日、二十八宿、十二子、河图与洛书、风论、易学启门共十五章，从古代天文学和人文学的角度阐述了天、地、人之三才和王、霸、亡之三道，阐明了孔孟的政治指归，揭示了易学是政治预测学，证实了以《易》为统的儒学五经是天人合一的社会科学，是中华古代辉煌灿烂的人文学。正如作者所言，《易学关键》的“键”是指中国古代天文学，天文学是通向中国古代人文学堂奥的关口。我的“键”就是希望学者启开中国古代人文学的关口，请读者登堂入室，欣赏室内之陈列。

序

《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纲领。中国古代的鸿儒硕士,可以说,都是《易》学家。《文心雕龙·原道》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促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宗经》篇又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刘勰的《文心雕龙》自身,也依据《周易》的哲学思想撰写而成。他在《序志》中说:“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刘勰是古代学问渊博的学者之一,是中国古代论述文体的大师,对《易》学有精辟的理解。他阐述了“人文之元”的奥秘“天地之心”;论说了“肇自太极”。按本书的注解,“天地之心”就是我们太阳系天体中心太阳;“太极”就是效法太阳公正无私的品德,率领社会的政治家。这种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道家称“真人”,儒家称“尧舜”。太阳是太阳系天体赖以生存的根本。中国的古哲人以同样的眼光看待太阳和“天下为公”的政治家,将“功被天下而不私置”的君王喻为太阳,喻为大地的中心“天地之心”。

漫长的中国古代,在思想界,“《易》统其首”,这是史实。《易》总结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始大同社会的历史,也总结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霸道与亡道的转易历史。《易》提示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因此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出类拔萃的明哲,皆以《易》为理论基础,谱写了他们的弘文懿采,给我们民族创造了“与日月而长存,并天地而长大”的光辉的文史哲文献。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说,《易》是中国思想界的“源头活水”,应给《易》以正确的估价。现在很多哲学家已承认了这一论断。

地处四川盆地岷江之畔的眉山,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宋代文豪苏洵、苏轼、苏辙,都是《易》学家。《四库全书·东坡易传》提要曰:“《东坡易传》九卷,宋苏轼撰。轼事迹具《宋史》本传。是出自一名《毘陵易传》之书。陆游《老学庵笔记》谓此书遭元祐党禁,不敢显题轼名,故称‘毘陵先生’,以轼终于常州故也。”苏辙曾说:“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则《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轼撰要其成耳。”正如朱德元帅所评,“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三苏”成为一代文豪,与通于《易》学有极大关系。

中国古代，“迷夺民思，杜绝言路”，文字狱代代承袭。灭三族灭九族的残暴屠戮，导致《易》学隐藏得极深，真理不能见天日。当时东坡身系朝廷，爱论政事，成了宦官佞臣的眼中之钉，因此《东坡易传》的隐晦程度，也超过了别的《易》注，读者不下“韦编三绝”的苦功夫，是无法理解《东坡易传》的。

生活在眉山的张汉所著的《易学关键》一书得以出版，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作者原籍山西，在眉山四十多年，在三苏祠工作近二十年。他热爱眉山，热爱岷江两岸的山山水水。眉山是一块“隐幽灵秀地”，张汉积数十年研讨之所得，历三十载笔耕之甘苦，撰写了《易学关键》这部六十万言的巨制，论述中国古代天文学与人文学。作者因我是三苏故里之人，看重我们的友谊，在该书出版之际，要我作序。多年不操文字，乍一提笔，真有些不知墨落何处。思量再三，不揣狗尾续貂之冒昧，写下如上文字，算做对作者友谊之回报吧。

是为序。

张 达

前 言

《易学关键》一书，目的在于探索和揭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论。天即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人即中国古代的人文学。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发展至孔子和老子时代，已有了“日心地行”的天文学，也有了揭示公天下的王道与家天下霸道和亡道的人文学。天文学和人文学错综杂糅在一起，再加上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生产知识，就组成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博大精深的人文学。

我在拙著《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学的外衣》一文中说：“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是要看我们能不能掌握古代天文学。如果置中国古代天文学于不顾，高谈什么古代哲学史，高谈什么“唯心论”“唯物论”，都不过是瞎子摸象而已，我们成不了祖宗的知音。”

一篇短文不可能将古代天文学与人文学的问题阐述明白，《易学关键》，就是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学的外衣》提供充足论据。有的学者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精湛的“日心地行”的天文学，也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系统的反映历史真实的人文学。这不是事实。伟大的文明的古代中国，不仅有伟大的自然学，也有伟大的人文学。我们民族中的先知先觉，其思想之渊博与精深，在当时居世界的领先地位。时间过了二千多年，以《周易》为统的人文学，其光辉的理论，也不在今人之下。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就太阳系天体而言，和哥白尼氏的理论相同，是“日心地行”论。演三极之道的《周易》就是日心地行理论的具体应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研究了太阳系天体的太阳，研究了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地球六个行星，也研究了地球的卫星——月球。

太阳是赋予王道复古革命的出发星和归宿星，王道革命不能公开，因此，太阳也就成了隐藏的天体。太阳和王道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因此古哲对太阳的论述特别隐晦。金、木、水、火、土五行星，加上地球和月球，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七曜”。七曜连用，称日月火水木金土。日指地球。二十八宿之每一方为七宿，也就是为七曜绕太阳公转而安排的旅舍。

中国古代的人文学，是对漫长的原始大同社会和家天下转易社会的总结。到孔子和老子时代，中国经历了大同社会，也经历了家天下贵族专制社会。家

天下社会,又分为两大阶段,即取天下阶段和坐天下阶段。取天下,即《易·革》卦中的“汤武革命”。坐天下,即《师》上六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即夏、商、周三朝的贵族小人专政。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王道。人民被欺压盘剥得走投无路,在圣人的指引下,将支离破碎的国家又重新统一起来,除旧布新,推倒老家政,建立起新政权是霸道。霸道革命的胜利,前途有二,一是复古,一是复辟。复古恢复了大同公心制,行尧舜之道,选贤让能,讲信修睦。复辟步老家政的后尘,实施皇亲国戚专政。小人专政,社会不长进,甚至倒退。人民悲惨,政权最终倒台,上下两伤,是亡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家天下社会霸道与亡道的乾坤转易史。中国古代的文史哲,歌颂王道,褒贬霸道,否定亡道。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将太阳系天体的金木水火土五星取过来,和地球放在一起讨论。春天的地球叫“木星”,夏天的地球叫“火星”,秋天的地球叫“金星”,冬天的地球叫“水星”,地球的北极叫“土星”。土星亦称“长夏”。金木水火指地球不同时期的居宿与节令。地球是金木水火土的综合代表星。古哲将地球的自转周天与地球的公转周天,都比譬为家政的一个朝代。地自转,由子经卯至午为取天下上行期;由午经酉至子为坐天下下行期。地公转,由冬至经春分至夏至为取天下上行期;由夏至经秋分至冬至为坐天下下行期。月公转周天,也喻家天下一个朝代。由朔至望是上行期,由望至晦是下行期。卢仝《有所思》诗曰:“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即言家天下的通史。太阳为一,五星和地球合为二,月球为三。三个天体是组成《周易》的基数。《周易》最大的统数和最小的分子都是“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太阳喻君,地球喻臣,月球喻民。太阳君王居大中心自转而不公转。地球臣僚承上接下,自转而又公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太阳而言,对上一级而言,地球是形而下器,是被领导者。对其下级而言,对无官位的人民月球而言,地球是形而上道,是领导者。地球般的各级官员,有上下两重属性,是一身而二任的复体。月球人民自转而又公转。月球没有自己的卫星,不是中心,只是形而下器。天下为公的社会,太阳君王居中处正,继明不息,辉光普照,自转而不公转,指挥地球与月球在宇宙海洋航行。地球臣僚,既围绕太阳运行,同时也率领月球人民运行。月球自转而又公转,遵循地球指示的轨道运行。臣僚与人民,如同地月一样,共同遵循太阳的轨道运行,就构成了《老子》二十五章讲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没有阶级鸿沟的社会。

社会不分富贵贫贱,不分天堂地狱,是“有物混成”。家天下专制,天堂地狱。家政的前身是天下为公制,人未分裂为天地,是“先天地生”。大道之行也,和为贵,人与人礼让相待,社会不存在商代夏、周代商的翻天覆地的大变

革,是“寂兮寥兮”。选贤让能,不传子孙,如尧让舜,如舜让禹。领袖“独”代谢交替,不存在暴力,是“独立而不改”。大同社会的官员,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而雨露膏泽施及全民,人民有所恃而不恐,是“周行而不殆”。周兼指臣民。

君王如日,臣僚如地,人民如月,水乳交融,是大同社会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以君王为首,懂得一个真理,这就是《荀子·大略》中讲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臣皆知做官在于为民。为民效劳,是大自然天赋的使命。明白这个真理,便自觉不做人民的寄生虫。

霸道革命,家天下的上行期,也重演了大同社会的“天人合一”的乐章。周王朝的上行期至取得天下,归结于一条,就是和人民的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患难,同生死共命运,施政以百姓心为心,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中国古代的霸道,都有一段与人民共患难的光荣历史。《屯》初九“以贵下贱,大得民”,即言霸道上行期,生活于人民中,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保民而王,即使弱小,也无敌于天下。

原始大同社会的“天人合一”,《周易》称为“一人行”。一人行,古哲亦称“配天”、“法天”、“效天”、“应帝王”、“法自然”。天,帝王,自然,都是指太阳。大同社会之“天人合一”,关键是君王具有太阳的品德,君王以身作法,能与自然的太阳同步。配天云云,即言君王与太阳合德。《书·太甲》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古哲认为,君王是社会的制动之主,转运之机。社会之治与乱,君王起决定作用。君王一人如太阳元良,臣民也将如君王那样“以贞”。贞,正也,即如太阳那样公正而无私。《礼·大学》曰:“一人定国”,也指君王的制主作用。

《法言·问道》曰:“一人兼统四体者,其德全乎。”其德全,即大同社会的领袖普覆博爱,施政代表了全体公民的利益。王霸亡三极社会,亡道代表一小撮富贵的利益,奴役剥削大多数人;霸道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荡涤一小撮阻碍社会前进的害人虫。亡霸都不全。王道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才是“全”。《荀子·劝学》曰:“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王道复古执政,即“天见其明”。光辉普照,人民能享受太阳之温暖,即“地见其光”。政权与基础两全俱美,即“君子贵其全也。”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为家为私,废弃了中庸公心制。一人成仙,鸡犬升天。纨绔秉政,贤能在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天上的富贵,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地下的贫贱,勤苦谋生,身劳心困。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钱之神通,广大无比;可以通天,可以入地。上下串通,左右联系。盘根错节,形成派系,控制一个地区,作威作福,谁也无可奈何。天下为家,必然生出强龙地头蛇割据。

《老子》五十三章曰：“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朝甚除”，没有朝饭吃，也就是“民之饥”。“田甚芜”，生产被破坏，田园荒芜。“仓甚虚”，人民极度贫困，没有结余。富贵执政者是另外一种景象。古哲将家天下的吸血富贵称为“盗”。盗的君主是“盗夸”。夸，大也，即盗之大者。盗夸亦称“盗跖”、“大盗”。

夏禹王，家天下，月球窃据了太阳位。太阳不居太阳位，月球不居月球位，地球也成了从日从月的两面派。子午以东，霸道地球从太阳；子午以西，霸道地球从月球。日月星失位，王霸亡错置，悬象运转，天昏地暗。正直为邪，邪曲为正。是非颠倒，真伪混淆。社会动乱不已，转易不止。

盗夸专制的社会，《易》称“三人行”。三人行，也叫“三公运权衡”。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种政治势力同时存在，人心不一，各自按照各自的天命观行事。对于君主的政令，采用实用主义，“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家政统治者自己，即便是亲骨肉，也是面合口头交，肚里生荆棘。武将与武将之间，文臣与文臣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贵族与贵族之间，都是乌眼鸡。

盗夸专制，古哲喻为月政，即言月球没有卫星，喻施政没有人民，因此古哲将月球称为“刖”。刖即施政不代表基础足。施政从富贵的利益出发，以损不足而奉有余作为归宿。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矛盾再无法缓解，杀几只替罪羊“以谢天下”。强权奴役，如荆如剥，官逼民反。封建军阀割据，盗匪占山为王，外族侵寇，人民起义，天下大乱，进入《丰》卦时代，家政权也就处于灭亡的前夜。

月道家政不尊重民心民意，一意孤行，胡作妄为，导致社会危机四伏。舍车马保将帅，转嫁危机而无济于事之时，社会便出现了统一国家、扫荡桀纣的“汤武革命”。汤武革命，也叫地道代兴。地道代兴，《周易》称“二人行”。《系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即言汤武革命。二人行，即太阳王道与地球霸道两派人物联合开展的扭转乾坤的大革命。汤王的辅佐伊尹、武王的辅佐吕尚是王道。汤王武王是霸道。王霸的根本区别是，王道崇尚复古，推倒老家政，复古实行天下为公制，行尧舜之所行。霸道的目的是，“彼可取而代也”，推倒了老家政，接管了龙椅由自己来坐，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富贵升天享福，人民也获得温饱。

以天体喻人事，王道的归宿是太阳大中位。霸道的归宿是地球公转的夏至日。夏至日，喻阳光照射着多数人，缓解了社会矛盾。社会由分裂转为合并，由动乱转为治安，由战争转为太平，人民也由地狱走出地面，社会又进入了分久又合的历史时期。

夏至，是虎兔相逢之地，是变化代兴的交替之日，是新政权定鼎，旧政权寿终正寝之时。汤武取得政权，如果复古，霸主将权让给伊吕，自己北面称臣。

《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即言主相易位，王道复职。如果复辟，霸主贪天之功为己功，将圣人和人民浴血奋战的成果，统统占为己有，光荣归于一夫，背信弃义，过河拆桥。

霸主复辟，葬送了革命，也毁了霸主自己。古哲说：“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这就是说，复辟家天下弹冠相庆之日，也是敲响了这个政权的丧钟之时。《丰》卦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五彩缤纷的雉鸟，必然要转化为浑身无羽的寒号虫。《红楼梦》一百〇二回，将家政的这种蜕变称为“魄化”。魄化，也就是由既望向晦过渡。晦表示一个政权的树倒猢猻散。

人类进入家天下后，含三为一的人群，分裂为王霸亡三人。王道托神于太阳，霸道托神于地球，亡道托神于月球。三人之亡王两极，不共戴天，誓不两立，如同有昼无夜，有夏无冬。霸道一身而二任焉，子午以东，接受太阳的指挥，子午以西，接受月球的指挥，善恶兼备，应时而用。

中国的历史，到孔子和老子时代，经历了原始大同社会，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家天下朝代。周朝虽然未亡，但已病入膏肓。王霸亡三极政权，都形成了各自的传统。王道传统，其代表是尧舜；霸道传统，其代表是汤武；亡道传统，其代表是桀纣。王道公天下治理的时间最久，传统之根，扎得最深最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政权长生久视的不可更易的法则。顺之者治，逆之者乱。公存而存，公亡而亡。执政者继承天下为公之遗风与传统，社会将进步，人民会幸福。

家天下霸道与亡道的抗衡转易，集中在一点上，即政治家对王道公心制的维护和背离。由天下大乱，转变为天下大治一统，导演是王道。霸道革命，反映了王道的伟大的凝聚力和变化代兴的生命力。由天下大治，蜕变为天下大乱，分崩离析，军阀土豪割据，充分暴露了为私的家天下是一种离心力极强的腐蚀体制。霸道以公义灭私欲，向王道，近王道，所以取得胜利；亡道以私欲灭公义，背王道，远王道，所以惨遭失败。《荀子·礼论》曰：“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伤之矣。”礼义为公，情欲为私。两指政权与基础。

亡霸转易，是太阳王道的象数，究其根源，仍在围绕太阳王道运行。韩康伯注《系上》曰：“夫非忘象者，则无以制象；非遗数者，则无以极数。至精者，无筹策而不可乱；至变者，体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应。斯盖功用之母，象数之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变至神，则不得与于斯也。”

忘象遗数，指对家天下亡霸转易史的否定；制象极数，指建立公天下复古大政。建立了太阳般的复古大政，政权就由象数形体，转化为与日月而长存，并天地而久大的精神物质。至精、至变、至神，即“人之初，性本善”的公心制。政权是精神的体现，不同于人的形体。人死了，形体埋了了事。精神物质，一是比形体存在的时间长，二是不可能同形体一道埋入地下。周王朝传了几十

代,延续了数百年。个人的寿命不可能如此之长。周王朝垮台,其传统至今仍在。这就是说,大同社会之公心,托位于太阳,历史最久。家天下的象数史,也比形体的生命长久。

就天文讲,地球自转的昼夜是“象”,子午卯酉十二时是“数”。地球公转的春夏秋冬是“象”,四孟、四仲、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气是“数”。月公转的朔望晦上下弦是“象”,初一、十五、三十是“数”。

就人文讲,公天下社会,无象无数,无声无臭。无富贵贫贱的对抗转易是“象”,上一下一,全社会一心一德是“数”。其象和而其数一,没有“汉,无论魏晋”的转易。

家天下社会,霸道革命,由冬至向夏至过渡,新势力逐渐壮大成长,旧政权逐渐衰退弱小,一如朝阳,一如夕阳,是“象”。十一月、二月、五月、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是“数”。

霸主复辟,富贵小人持胜坐江山,由夏至向冬至过渡,由金满箱、银满箱、笏满床,逐渐向乞丐蜕化,是“象”。凶残的奴役,如荆如洗的盘剥,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官逼民反上梁山,也是“象”。五月、八月、十一月,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数”。

由八卦组成的六十四卦,是“象”;三极之道,六爻之动,三百八十四爻,是“数”。家天下上行期,由开山祖冬至谋反起,到夏至夺得中央政权,其间用了多少年岁也是“数”。家政下行期,夺权定鼎,贵族专政,由虎蜕变为豕,直至纣王自焚,经历了多少春秋,也是“数”。

天文的象数,来源于太阳。没有太阳这个大中心体,既构不成地球和月球的“象”,也构不成地球和月球的“数”。人文的象数,来源于圣人,没有王道传统的继承人,没有太阳般的正人君子,既构不成地球霸道与月球亡道的“象”,也构不成地球霸道与月球亡道的“数”。

由上可见,太阳是自然天体的“功用之母”,是“象数所由立”的源泉。圣人是人文社会的“功用之母”,是“象数所由立”的源泉。霸道向日近日,取得统一国家的伟大胜利;亡道背日远日,将一统的国家弄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汤武存,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天下从而乱。治与乱的象与数,皆取决于政权如何对待天下为公的大同文化。大同文化的内核,是公而无私。公而无私,是我们民族大安大治的“功用之母”。

大同公心制,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很久,其传统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总结大同公心制之文献,虽说是隐书,但也显现了天下为公社会的美好景象。《桃花源记》是最脍炙人口的一篇。学者说,古代的大同社会是乌托邦。我认为此论未安。禹王治水,足迹所至,皆属华夏。如此辽阔的国土,不可能短时期形成。中国的语言如此复杂,中国的文字又如此统一。这些都是大同社会

的结晶,是大同社会曾经长期存在的明证。

自然界和社会界的事物,都是由小到大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无一例外。中国的公心领袖首先统率一个小的地区,以这个地区为中心,经过历代公心君王的建树,周围的民族心向往之,自东至西,自南至北,无思不服,五族共和,形成了伟大的中国。中国就是太阳国。中国的形成,如同太阳系天体,先有了太阳“道生一”,而后逐步组成它的行星和卫星,组成了自己的天系。古代的中国,是最文明的大国。江海居下,百川归之;君王承载人民,四方襁负其子而归之。中国是向心力凝聚的产物,不是暴力征服的结局。

家天下亡霸转易,不能脱离大同社会为公制。政治家和深入人心的天下为公制绝裂,政治家也必将自绝。秦始皇击败了六国君主,统一了天下。他否定历史,否定大同文化,说是纪元由他开始,统治万世,为了割断历史,贯彻“以吏为师”的统治术。其进锐者其退速,和公心制绝裂得越彻底,失败也就越快越惨。中国统治较长久的朝代,都对天下为公制有所继承,富贵的为非作歹有所制约,社会也有过圉圉空虚、刑错不用、国泰民安的太平日子。成康盛世,文景盛世,就是史例。

家天下社会,三公运权衡,王道托心于太阳,霸道托心于地球,亡道托心于月球。这也是“天人合一”,是合于天地不得一的小一,不是合于天地得一大壹。政权是民心民意的产物,民心归之之谓王,民心去之之谓亡。民心背向,决定了政权的命运。公天下所以长久,在于政治家立足于对人民的承载,将自己比为土,居于人民之下。

《易学关键》的“键”,指中国古代天文学。天文学是通向中国古代人文学堂奥的关口。我的键,就是希望学者启开中国古代人文学的关口,请学者升堂入室,欣赏室内之陈列。《易学关键》对一些珍宝也作了介绍,但很不够。但我坚信,随着我国的强盛,后起的博雅君子,在承前启后方面,会作出更大的成就。

作 者

目 录

序	张达 1
前 言	1
第一章 太阳是隐了的天体	1
第二章 辨日	10
第一节 日指太阳	11
第二节 日指地球	12
第三节 日指地球自转一周天的时间	14
第四节 日指白昼	16
第五节 日指阳气	18
第六节 日指日景	19
第七节 日指十干，言春夏秋冬	19
第八节 日月指月球	20
第三章 二十八宿	23
小序	23
第一节 二十八宿之构成	24
第二节 二十八宿之分度	26
第三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月大地居次	27
第四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月昏旦中星	28
第五节 二十八宿与二十四气	32
第六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星次	34
第七八 二十八宿与十二分野	37
第八节 二十八宿与四方之兽	40
第四节 十二子	44
小序	44
第一节 日景升降十二子	47
第二节 律中十二子	49

第三节	地球公转十二子	53
第四节	月球公转十二子	56
第五节	地球自转十二子	60
第五章	太阳的名称	63
小序	63
第一节	一称太阳	64
第二节	大称太阳	66
第三节	天称太阳	68
第四节	心称太阳	72
第五节	中称太阳	76
第六节	正称太阳	82
第七节	明称太阳	85
第八节	星称太阳	88
第九节	命称太阳	90
第六章	地球的名称	95
小序	95
第一节	地球称天	95
第二节	地球称地	97
第三节	地球称天地	98
第四节	地球称坤	100
第五节	地球称后	101
第六节	地球称土	102
第七节	地球称后土	103
第八节	地球称星	104
第九节	地球之比譬称谓	106
第七章	月球的名称	108
小序	108
第一节	月球称月亦称别	109
第二节	月球称有	111
第三节	月球称太阴、太岁	113
第四节	月球称岁阴	115
第五节	月球称十二岁	117
第六节	月球称天	118
第七节	月球称嫦娥	120
第八节	月球称旁，亦称螃蟹	121

第八章 四十有九是地球之黄道面·····	126
第九章 土圭与日晷·····	147
第十章 斗和音喻政权的地位和声望·····	177
第十一章 三统历·····	187
第十二章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209
第十三章 河图与洛书·····	232
小序·····	232
第一节 河图喻家天下一个朝代·····	233
第二节 河图是五行生成数·····	243
第三节 洛书是洪范九畴·····	256
第十四章 风论·····	316
第一节 风之取譬含义与八风·····	316
第二节 八风生天神·····	325
第三节 清明风与不周风·····	335
第四节 风草、风流、风俗·····	346
第五节 遗风与随风·····	356
第六节 《易》内之风·····	366
第十五章 易学启门·····	378
第一节 从贲卦论起·····	379
第二节 易卦之构成·····	388
第三节 八卦·····	399
第四节 阳卦与阴卦·····	408
第五节 内卦与外卦·····	418
第六节 爻·····	428
第七节 位·····	439
第八节 应·····	451
第九节 承乘·····	461
第十节 吉凶·····	471
第十一节 无咎·····	482
第十二节 无为·····	492
第十三节 序卦·····	502
第十四节 杂卦·····	514
第十五节 易是政治预测学·····	525

第一章 太阳是隐了的天体

《系上》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韩康伯注曰：“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此易之大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孔颖达疏曰：“韩氏亲受业于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证其义。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谓万物筹策虽万有一千五百二十，若用之推演天地之数，所赖者唯五十，其余不赖也。但赖五十者，自然如此，不知其所以然。云则其一不用者，经既云五十，又云其用四十有九也，然称其用，明知五十之内，其一是不用者也。不用而用，以之通者，若全不用，理应无赖，此既当论用，所以并言不用为用。五十者虽是不用其有用，从不用而来，以不用而得用也。故云不用而用，以之通。所用者，则四十九著也。著所以堪用者，从造化虚无而生也。若无造化之生此著，何由得用也。言非数而数，以之成者，太一虚无，无形无数，是非可数也。然有形之数，由非数而得成也；最四十有九是有形之数，原从非数而来，故将非数之一，总为五十，故云非数而数以之成也。言斯易之大极者，斯此也，言此其一不用者，是易之大极之虚无也。无形既无数也。凡有皆从无而来，故易从大一为始也。言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者，言虚无之体，处处皆虚，何可以无说之明其虚无也。若欲明虚无之理，必因于有物之境，可以却本虚无，犹若春生秋杀之事，于虚无之时，不见生杀之象，是不可以无明也。就有境之中，见其生杀，却推于无始，是无中有生杀之理，是明必因于有也。言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言有且何因如此，皆由虚无自然而来也。”

以天体论，大衍指太阳和地球。太阳是大，即大极；地球是衍，即四十有九；以人事论，大是王道派，衍是霸道派。太阳数是一，地球数是四十九，太阳

与地球的合数是五十。大衍之数五十，指此而言。《说卦》曰：“乾为大赤。”孔疏曰：“取其盛阳之色也。”《系上》曰：“广大配天地。”大是“大赤”的略语，衍是“广大”的别称。乾、大赤、盛阳，都指太阳；天地即大地，即衍，指地球。

乾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庄子·徐无鬼》曰：“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谥，实不具，名不立，此之谓大人。”体之于人事，大衍之大，即这样的“大人”。大人要具有太阳的品德，建成的政权和太阳相适应，功被天下，不图名，不图利。衍指肥沃丰盛。肥沃丰盛，为大地独有。我们的中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衍土。体之于人事，王霸联合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扫除了一小撮害人虫，社会的多数人得到实惠，是盛德大业的一部分。《小尔雅》曰：“泽之广者谓之衍。”泽之广即大众得到了利益。改朝换代革命，古哲喻为“闰”。闰即润，大旱望云霓之人，得到滋润，即泽。

“一”指太阳，兼喻王道圣人，在古典中俯拾皆是。《系下》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老子》三十九章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淮南子·原道》曰：“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许慎注，下同。一者，道之本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圆不中规，方不中矩，叶累而无根（无根，言微妙也）。《论衡》又说：“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王弼《明象》曰：“通乎昼夜之道而无体，一阴一阳而无穷。”韩注曰：“一者，道也；道者，虚无也。”《书·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永执厥中”。《咸有一德》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史记·礼书》曰：“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礼。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上面的这些“一”，天体指太阳，社会指圣人和圣人建成的如同太阳的政权。

衍数是四十九。四十九是春夏秋冬四时的同义语。《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四时与四十有九，都指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即一年。《易》作者时代，我们的祖先给地球划了经纬线，经纬各三百六十度。当时的经线零度，在今河南登丰县。划分经纬线，是中国先哲的创造，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只是将登丰县让位给格林威治而已。

古哲划分经纬线，和现在是相同的，经线三百六十度，东西经各一百八十度。纬线三百六十度，南北半球各一百八十度。地球的中间是赤道。北回归线在北纬二十四度，南回归线在南纬二十四度。二十四度加二十四度，是四十八度，再加上赤道零度，共四十九度。四十九度是地球一年偏斜升降的全数，故与四时义同。关于四十九度问题，我们将在《黄道面》章里讨论，这里不再赘

述。

“大衍之数之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中国文史哲中的灵魂所在。现在我们看一看《红楼梦》第一回是怎样应用这个学说的。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了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〇一块。那女娲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

零一块即中心大一太微太阳，也就是“大衍之数五十”的“大”。高十二丈，指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丈，指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三万六千五百块，指一年的三百六十五日，这里用夸大一百倍的手法表述。这里的十二丈、二十四丈、三万六千五百块，都是由四十九和四时的变通用语，皆指地球公转一匝的一年数。女娲即易之坤卦，喻走家天下老路的统治者。女娲崇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马灯转易制，信奉其用四十有九。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说明又重蹈了家天下必然覆没的老路。

王霸联军革命，也就是《系辞》讲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革命，也就是韩氏所注“演天地之数”。演天地之数，即推翻桀纣的大变革。大衍之数，即天地之数，王霸两派，缺一不可，故曰：“所赖者五十也。”这个思想也取于自然。独阳不生，独阴不生，只有阴阳合德而后生，也就是说，太阳施气，大地孕育，方能生生。王霸革命成功，霸道派昧了良心，过河拆桥，一脚踢开王道派，走了“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之路。”其一不用，“单单剩下一块未用”，也就是《礼·礼运》讲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郑玄注曰：“隐犹去也。”隐与去即统治者不用大一。地球自己作为中心，让太阳围绕自己运转，梦想万世，是坤道女娲的思想方法论。

“其一不用”，是对太阳的否定，否卦“否之匪人”，即指不用其一。但是，太阳是否定不了的天体，大地生生，离开太阳根本不行，故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家天下由夏至扬沸，到冬至凝冰，即由满床笏到南柯梦，实际维持其统治的，仍然是大极的余光。“不用而用以之通”，言乎此。“单单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青属东方，是家天下的取代方。《说卦》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也。”青埂峰是培育新兴革命势力的温床，是推倒家天下统治的发祥地。“非数而数，以之成”，言乎此。

大极给予社会的精神食粮是全民的，既给了统治者以统治术，也给了革命者以造反术。大极的思想博大精深，粗细皆备，社会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系上》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神即神思。神是神思的省称。《老子》十一章曰：“有之以利，无之以用。”有无皆用，也就是“民咸用”。“有”即家天下的统治者，荣华富贵的有为者；“无”即公天下的理想者，与人民不离不弃的

无为者。背离人民的统治者是“出”，与人民相结合的政治家是“入”。出者为了图私利，入者为了谋公用，此即“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

以天文学考察，太阳系天体的一切变易，都与太阳有关。不用太阳，其行星卫星的变化之道，也无从谈起。地球自转的子午卯酉、昼夜早夕，地球公转的春夏秋冬、东西南北，月球公转的长消盈缺、朔望晦明，这些概念的根基，基于太阳，来源于太极，故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学者不加深求，人为地将太阳排斥于中心之外，并不等于太阳不在中心。在理论上讲，“其一不用”，说不明太阳系天体的运动。

“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无”即其一不用的太阳。太阳隐去，天体里没有自己的正当地位，故曰“无”。无正当地位，不等于自暴自弃，放弃了自己的光明，而要说明自己的光明，故曰“夫无不可以无明”。《礼·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即说明太阳的统属地位。说明太阳的光明照射与地球与月球的统属地位，只说太阳自身，无法说明，而要通过地球反映出来，故曰“必因于有”。因，用也。“有”即其用四十有九，有地位的地球。“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地球公转一周，经历春夏秋冬，三春去后诸芳尽，冬天一结束，即“数之极”，数至穷极，被第二年的春天取而代之。一元初复始，万象又更新，体之于社会，喻旧政权的倒台，新政权又占据了龙椅。

《系上》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圣人之道，是王道派施政的四大法术，孔颖达已讲清楚了，圣人之道四，同时又是文体的表达形式，这里我们作点讨论。“以言者尚其辞”是说《易》的词汇极为丰富。丰富的表现是包括广泛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一种事物，又用许多词汇加以表述。“以动者尚其变”，是说文体变化多端。文学与八卦，都富于变化。如乾卦初九，站在初九位讲，初九是隐藏在人民中谋反的“潜龙”，站在九四位讲，初九是“渊”，是社会的人民大众。《易》的每一个词，都是中词，具有“一身而二任焉”的正反属性。此外还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同的变化用法。“以卜筮者尚其占”，是说《易》是高瞻远瞩的预测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对未来的预测。《尔雅·释言》曰：“隐，占也”。郭注曰：“隐，度。”度与占，都言预测。但是，这门学问是大极的学问，同大极一道隐了起来，不能公开，故曰“隐，占也”。

“以制器者尚其象”，是说《易》比譬极为丰富。《系下》曰：“象者，像也”。像即比譬。《系下》又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即言用小的事物来比譬大的事物。韩氏注曰：“托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太阳系天体的太阳，是隐了的星体，也就是“只为浮云能蔽日”。为了说明“日”，古哲用了很多比譬。现

在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一、以谷物称名,太阳喻“精”。古哲将太阳系缩而小之,喻为一粒谷物。外周皮壳喻卫星,皮壳内部粮之粗者喻行星,行星中间最纯粹的精细喻太阳。乾文言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即言太阳。这里的“大”、“乾”、“刚健”、“中正”、“纯粹精”都是同义语,皆指太阳,用之于社会指王道大政的创始人。《系上》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地球公转的冬至至夏至,是生物阶段,以太阳精为主,故曰精气为物。夏至到冬至,生物停止,只发生时变,以太阴精为主,故曰游魂为变。太阳精即精气,太阴精即游魂。《书·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里的“精”、“一”、“中”皆言太阳。《老子》二十一章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窈兮冥兮言隐了的太阳不易为人所见。精、信、中皆同义。众甫指圣人,是指太阳的继承者。家天下不用其一,但其一始终活在人民的心中,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二、以木果称名,太阳喻“仁”。古代哲学中的仁字,复杂得很,不掌握古代天文学,也不会真懂这个概念。仁与人同义,天球指太阳,社会指中庸施政,政治家指生活于人民中间的分子。《系上》曰:“显诸仁,藏诸用。”韩康伯注曰:“衣被万物,故曰显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诸用。”孔颖达疏曰:“显诸仁者,言道之为体,显见仁功,衣被万物,是显诸仁也。藏诸用者,不使物知是藏诸用也。”先哲公开打出“仁”的旗号,即“显诸仁”。仁的本质是什么,不让家天下统治者知道,也就是“不使物知”,即“藏诸用”。中国古代王道派哲学家,都是《庄子·盗跖》里说的“巧伪人”。推翻一个旧政权也罢,经纬一个现政权也罢,显仁藏用的大法,他们贯彻始终。太阳光辉,《易》喻为“衣”。为社会做了好事,即“衣被万物”。家天下统治者,喻为果肉,果肉围绕果仁转,转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的果肉地位,即“日用而不知”。古哲挖苦果肉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因为他们目昏耳聩口麻木,这种人即“不仁者”。与果仁同义的,还有“核”、“覈”、“实”这样一些概念。

三、以鸟卵称名,太阳喻“黄”。《尔雅·释天》疏云:“二曰浑天,形如弹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犹如鸟卵,白之绕黄。扬雄,桓谭、张衡,蔡邕、陆绩、王肃、郑玄之徒,并所依用。”这里的浑天和天,即形如弹丸的月球。地在其中的地,指地球。月球围绕地球转,即“天包其外”。“犹如鸟卵,白之绕黄”,是说太阳、地球、月球三者的关系,如同一颗双黄蛋。《周礼·春官冯相氏》说:“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疏文中的“黄道”,皆指太阳。黄言其中,道言太阳是太阳系的制动之主、动力、领导力。《易》内,二与五位都称“黄”。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支”,指六五大中太阳位。“黄中”、“通理”、

“正位”、“其中”都是同义语太阳位。遁卦六二“执用黄牛之革”，黄牛指六二小中地球位。《说卦》曰：“坤为牛。”地球是月球的中心体，故称黄牛。《礼·郊特牲》云：“黄者中也，”即言黄是中心体。

四、以鱼网称名，网之统摄体纲喻太阳。古哲将上层建筑比为鱼网。网所涉及的区域，也就是一个政权管辖的范围。太阳系是一笼网，太阳是纲。大同社会的政权，如同太阳系，故《老子》七十三章称“天网”。《书·盘庚》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孔传曰：“下之顺上，当如网之在纲，各有条理而不乱也。”这里盘庚将自己喻为纲，纲即统领政权的核心人物。《诗·大雅棫朴》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笺云：“我王谓文王也。以网罟喻为政，张之为纲，理之为纪。”疏曰：“说文云：纲网总也，纪，别丝也。然则，纲者网之大绳，故盘庚云，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是其事也。以举纲能张网之目，故张之为纲也。纪者别理丝缕，故理之为人，以喻为政。”《大雅·假乐》曰：“受福无疆，四方之纲；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疏云：“常为天下四方之纲，言常为君王统领天下。”“四方之纲，则是为政之事。”以方位讲，四方之中，即中心，此处四方之纲，即四方中心，以天体讲，喻太阳。《诗谱序》曰：“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绝矣。”一个传统的国家，失掉中心统摄力，军阀各自为政，地方势力占山为主，即“纲纪绝”。纲纪喻太阳，太阳喻中央，中央喻纲纪。

五、以车轮称名，轮之中心毂喻太阳。古哲将社会喻为车轮，意思是像车轮那样不停地转动。《说文》曰：“有辐曰轮，无辐曰𨾏”。辐的一义，表示社会对立，也就是金木水火的对立。家天下社会，始终存在对立，故曰“有辐曰轮”。大同社会，太阳大政居中，五行正常运转，社会不存在对立，故曰“无辐曰𨾏”。𨾏即全。毂是轮之中体，是统辐统𨾏的成分。比诸太阳系，毂似太阳。

《老子》十一章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王弼注曰：“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实统众也。”“无”是太阳的特点，太阳自身不反映行星卫星的二体对立，故曰“以无能受物”。受物即承载行星卫星。承载受物是太阳中心体的一个属性，另一个属性，则是统摄，故曰“能以实统众”。王弼注鼎初六曰：“凡阳为实而阴为虚。”太阳居中统摄，同于木之果实。

《周礼·冬官考工记》曰：“毂也者，以为利转也。”贾疏曰：“毂以无有为用也者，按老子《道德经》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有谓空虚。毂中空虚轮得行，舆中空虚，人居其上。引之者，证毂为由空，乃得利转也。”太阳居于天中，有利于太阳系行星卫星的转动。大同中央施政，为的是有利于全社会生息。居于毂位的中央执政者，如能同太阳一样，“功被天下而不私置”，那他就是空虚无有的红太阳。

六、以画圆称名，规体之心，其一义喻太阳。复彖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注曰：“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天地之心见矣。若其以有为心，异类未获具存矣。”天地之心即大地地球之心太阳。太阳系天体的太阳，是太阳系的先祖，即“本”，故曰“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公有的原始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先祖，是礼之“本”。礼之本表现为“天地之心见”，天地之心见，即政权施政公正。“以有为心”，即家天下托心于地球与月球。月球根本不是“心”，地球是偏心，前者只代表自己，后者只代表一部分，其一不用，故曰“异类未获具存矣”。

咸彖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是同心同志的复字。“天”即太阳，“地”即地球。太阳施气，地球孕育，大地万物由之而化由之而生。《易》演三极之道，托心于月球是天道，亦谓鸟兽之道；托心于地球是地道，亦谓中道；托心于太阳是人道，亦谓大道。“圣人感人心”，即圣人托心于太阳。托心于太阳，天地之心见，桃花源社会便出现了，故曰“天下和平”。《礼·礼运》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即人心者之略。天下和平，其表现是阴阳交，鬼神会，也就是执政者和百姓要一条心，天地怀二，社会决不会安宁。《老子》二十章曰：“我愚人之心哉。”愚人之心也就是天地之心，人心。自己尊若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己所不欲，强施于人，就不是愚人之心，而是禽兽豺狼之心。

七、以制方称名，矩体之中，其一义喻太阳。《大有》彖曰：“柔得尊位大中上下应之曰大有。”尊位、大中，即六爻之五位，是太阳位，天子位，中央位。《淮南子·天文训》曰：“中央为都。”许慎注曰：“都为四方最也。”《玉篇》曰：“最，聚也。”《广韵》曰：“最，极也。”“都，总也。”都、最、聚、极、总异文同质，皆指中心统摄体。《淮南子·论言》曰：“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不迎，去者不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失其坛域。”这是用天体太阳刻画圣人的生动的一例。太阳“独立中央”，“不失其直”，“独不失其坛域”，皆言太阳居中不公转。“人虽东西南北”，“天下皆流”皆言行星卫星绕太阳公转。公转的轨道是圆周，故称行星与卫星为“众枉”，公转要经历太空四方，故称“东西南北”。《原道》又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原始大同社会的领袖，施政适应大自然规律，即“得道之柄”。“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同于《书·舜典》中的“岁二月东巡守”，“五月南巡守”。巡守即将政事提在议程上加以考虑，亦即“神与化游”。太阳起作用的社会是“天运”社会，地球不起主导作用，故曰“地滞”。许注曰：“滞，止也。”天运地滞的社会，上下两全其美，如太阳系然，“轮转而无废”。

《书·大禹谟》曰：“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孔传曰：“大中之道也。”王道革命的前期，是有刑时期。用刑的目的是消灭刑罚，故曰“刑期于无刑”。全社会以中正为习惯，大中之道实现，刑罚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无刑”治理实现了。无刑治理即“时乃功”。时乃功，全社会以太阳大政为行动指针，即“民协于中”。

八、以生物称名，生物之体为形，指挥生物运动的原动力为命。“命”之一义喻太阳。《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韩康伯注曰：“命者生之极也，穷理则尽其极也。”命是生物存在的统领，故曰“命者生之极”。学者找到了生物存在的总根子，即穷理尽性至于命者。地球上生命的总根源是太阳，了解了这个总根源，即知命者。《论语·尧曰》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即知命者。太阳系生物之命就是太阳，太阳与地球自身的运动，决定生物的荣枯存亡。英雄豪杰可以高喊黄河让路，泰山低头，似乎自己的壮志胜过太阳，胜过自然，但是人类毕竟是大天的附丽物，生命系于自然，要生存得好，也只能是适应自然，听从天命的指挥。

社会之命是政权。政权是自然形成的组织形式。历史演变，社会出现了天、地、人，即亡、霸、王三极政权，《易》称之为“三极之道”。社会建立了王道，太阳大政是达命，是政权的基础。如《老子》二十五章说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即政权能长期存在，不被推翻，人民也不受人祸的侵害。改即革命更迭，殆即政权给人民带来的不幸。“不改”“不殆”，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天下太平。社会建立了霸道政权，即地球夏至时建立的火政。火政是“一身而二任”，穷达皆具之命。既济彖曰，“初吉终乱”，吉言其达，乱言其穷。古哲将霸道政权喻为“盛晏”，盛晏必散，言其初吉终乱。《易》作者时代，中国经历了夏商周的盛衰，深刻地总结了霸道的历史。社会建立了亡道政权，即昏时进入暗夜的月球政权、暗夜政权谓之穷命。这种政权为嫦娥所崇尚。嫦娥奔月即反映亡道派建政。嫦，常也；常，恒也。娥，我也；我，私也。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即常我。嫦娥掌权，政权动荡，人民遭殃，天地昏暗，两败俱伤。常我政权，即否卦政权。这种政权是兔子的尾巴，否上六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倾即常我政权的被推翻。

九、以社会称名，社会之上层建筑为正，正之一义喻太阳。离彖曰：“重明以丽乎正，柔丽乎中正故亨。”这里的“中正，”即太阳大正。《说文》曰：“正，是也，从止，一以止。”注曰：“守一以止也。”中正，是，一以止，守一以止，都是同义词，指太阳。“是”是“日正”的复字。从古至今，辩论是非，古哲认为，政权建立在日正位，才是“是”，否则为“非”。建立在日正位，全社会遵循一个中心运转，

即一以止，守一以止。《汲冢周书》曰：“内外宾服曰止。”《老子》四十五章曰：“清静为天下正”。止与清静都指社会不动乱。内外宾服不动乱，不同于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造成的肃杀。《论语·颜渊》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权久存不倒，必须如太阳之居正，故曰政者正也。一个政权的君主是正的核心成分。核心成分一正，大家也正，一邪，大家都邪。古哲强调君主修身，就是让领袖学习如太阳那样居中正的本领。领袖一正，部下不敢不正，故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子路》里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人起公正的表率作用，是令行禁止的法门。《易》内，“中正也”、“大亨以正”，指领袖居于太阳位执行正确的政策，自己也是执行政策的模范。

中国古代天文学，寓居于人文学之中，人文学又是通过天文学加以表述。天文人文交织于一起，再加上其他各门科学，古代的人文学和天文学就成了很难掌握的学问。天体太阳是太阳系的领导成分，用之于社会，比譬圣人。由于太阳是关键所在，因此比其他天体隐得更深。在古哲中，凡属于统领、综合、会集、概括、制约、提摄等辞，其最大体，往往指太阳中心，冀读者留意焉。

中国古哲，通过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阐明王道、霸道、亡道三种政权。“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王道成为非法。王道要埋葬的也正是霸亡家天下。太阳政权喻王道。王道不能公开，太阳也就不能公开了。《系上》曰：“凡事不密则害成。”公私两极，水火不容，这是古哲千方百计隐藏太阳的原因。“其用四十有九”而不用“其一”，即说明“大道既隐”，圣人和他的人民都成了奴隶。

第二章 辨 日

《易·同人》大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火言太阳，天指能燃烧的物体。太阳之火与星星之火，虽有大小之分，其要为“火”，故曰“同”。同人之义，指明政治家分别人群，要用族类观点。彖辞中的“野”，指贵族阔人。阔人中的离体火体，他们虽是野人，但同样是太阳大火的同志，故曰“天与火同人”。同人的品德，就是彖辞说的“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太阳是文明中正体，野人中的火体，自愿围绕太阳转动，即“中正而应”。太阳大火与野人中的正直善人，皆属正人君子，故曰“君子正也”。《睽》卦也同样在讨论貌似不类、实质同族的同人。《睽》彖云：“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天覆地载，阴阳相求，社会七十二行，表面虽然各异，但都为社会生存得更好而存在。王弼《明爻》曰：“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这些话都说明，要求人们用类族辨物。

类族辨物，也包括我们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与区分。区分事物的范围，有大小文质各个方面，但就其认识事物而言，人们都应用了类族辨物术。举例来说，人是族类，与鸟兽昆虫区别开来。华人是一种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美籍华人又和居住于别的国土的华人区别开来，如此等等。区分体如果是复数，那么这个区分体同样也是综合体。区分体与综合体有其大共性，表述大共性的则是大共名。华人是区分体，也是综合体，是个大共名。大共名可指全体，可指个人，可指部分，伸缩性极大。我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咱们都是炎黄子孙，指的范围大不相同。

类族辨物，古哲也应用于天文学。“☉”是大宇宙的区分体，指太阳系。太阳系从其他天体中区别开来，构成了自己的独立的天体群。在这个族类中，以区分体讲，中心是太阳，行星有金、木、水、火、土五星，有地球，有地球的卫星月

球。以综合体讲,太阳系天体的大共名是“日”。日可以指太阳系里的任何一颗星球,这正如华人可以指任何一位炎黄子孙一样。

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学者,不了解古哲的“类族辨物”的思想方法,将日字片面地理解成是太阳,对于日字的其他意义探讨不够,这是造成不能知古的重要原因。本章区别说明日字,为全书说明“日心地行”打好基础。

第一节 日指太阳

张衡《灵宪》曰:“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明,就日则明尽。”加着重号之日指太阳,太阳像火,月球像水。“火则外光”,是说太阳光普照四周。“水则含影”,是说月球接受太阳光,将太阳光储存起来。月球得到了太阳的光照,便产生了月光,此即“月光生于日之所照”。日所不照,没有月光的月球就是“魄”。魄是背日光的月球,如同地球的夜,故曰“魄生于日之所蔽”。《尔雅·释诂》疏曰:“蔽者覆障使微也。”古哲将太阳系的太阳光比为覆体,覆只能覆向心的一半,一半不向心,见不到阳光,即覆障。覆障即太阳先受阻,照射不到。阳光不到之处,便是魄体。魄体处暗,故曰“微”。月球绕地球公转,运行到地球的外侧,大地处夜,月球处昼。月满望时,太阳地球月球成一线,大地处夜,月球处昼,地上的人可以看到团圆之月。此即“当日则光明”。月球运行到地球的内侧,大地处昼,月球处夜。晦朔时,太阳地球月球又成一线,大地处夜时,月球在地球的背面,此即“就日则明尽”。就,即也,这里指接近。晦朔时,月球离日最近,故曰“就日”。《京房》云:“月与星辰阴者也,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星辰指地球。这里也说明,行星卫星自身不发光,光来源于日之所照。

《说文》曰:“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实是果品的中心体,即核。太阳是太阳系的略称。精是事物的原动力。日是太阳系中心统摄体,是太阳系的灵魂所在,是太阳运行的原动力,此即“日实也,太阳之精”。行星有昼夜,卫星有盈阙,夜与阙就是亏。太阳之精继明不息,恒久光照,故曰“不亏”。《元命包》曰:“日之为言实也,月阙也。”刘熙《释名》云:“日实也,光明盛实,月阙也,满则阙也。”日光明盛实不亏,月满了就要阙。卢仝《有所思》诗云:“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易》三五指月之上行期,为长,二八为月之衰退期,为消。这里说明,月之当日,只是暂时的,月满则亏,非阙不可。

淮南子《天文训》曰:“欲知天道,以日为主。”又曰:“日者阳之主也。”《正字通》曰:“历以日为主,故从日。”日是太阳系天体的主导体,是太阳系天体的主人,故曰“日者阳之主也”。要了解太阳系,认识太阳系天体运动,也必须将太

阳作为主要对象,故曰“欲知天道,以日为主”。天道即太阳天体的运动规律。历的属性之一是时间。时间的大体是日、月、时、岁。日,地球自转一匝,昼向日,夜背日,一昼一夜成一日。日之成时,源于日照。月,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周,经历晦朔、娥眉、上弦、上凸、望、下凸、下弦、残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皆表明为月光的盈缩。由此可见,月之成时,亦源于日照。时即四时春夏秋冬。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年之中,偏斜于南北纬二十四度之中,即偏斜于黄道大距四十九度之间。由于地球之偏上偏下,由于纬度的离太阳远近,于是出现了春夏秋冬四时。时之成时,亦源于日照。岁,地球公转一周,三百六十五日有四分日之一,如同画圆,起点转至起点,亦为终点,终始相会,而为一年。年之成时,亦源于日心。上述这些,都说明“历以日为主”。

淮南子《天文训》云:“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史记天官书·正义》曰:“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精取譬于粮食,喻事物的领导成分和事物的精神。太阳是太阳系的精神灵魂,故称阳精,阳之精,太阳之精。古哲将阳精喻为天下为公的领袖。月亮是个夜间人看到的天体,是太阴的精神灵魂,故称阴精,阴之精,太阴之精。古哲将阴精喻为天下为家的富贵君主。《易》讨论三极之道,用天体阐明。日月两端,比譬说明政治家为公为私。

第二节 日指地球

《丰》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掀动了全社会,改天换地的大变革前夕即丰之象。丰的特点是王道派参与了运动,“明以动,故丰”,指此而言。大变革的结局有两种,一种,“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这是建立了王道政权,走了复古之路。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公正无私,光照天下,全社会的人都有出路,故曰“勿忧”。一种,“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这是建立了家族专政,又踏入了昃食的道路。昃食政权逃不脱昏和晦的命运,故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就是说金银满箱的鼎盛之家,最后必将转化为乞丐。

“日中”有三个含义。一、“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这个日中指太阳,因为太阳系里,只有太阳有“照”的本领。二、“日中则昃”,日指地球。地球的某一地区,正午南方正对太阳,谓之“日中”。昃即地球向未时运行。三、地球运行在二十八宿的某一宿,昏旦中星谓之“日中”。《书·尧典》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这个日字,也指地球。二月仲春,地球宿于奎娄。二月黄昏,可以看到

南方七星，即“日中星鸟”。日中中间省掉个昏字，补上，即“日昏中星鸟。”日昏中星鸟，反过可以说明，地球次于奎娄宿。南方七宿，共名为朱鸟，朱雀。七星是其中一宿，故称星鸟。我们从“日中”一词看出，古哲中貌合神离的复义字到处皆是，冀读者留意焉。

《尔雅·释天》疏云：“郑四游之说，原出《周髀》之文。但二十八宿，从东而左行，日从西而右行一度，逆讼二十八宿。案《汉书律历志》云：冬至之时，日在牵牛初度。春分之时，日在娄四度。夏至之时，日在东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时，日在角七度。”这五个“日”字，皆言地球，不指太阳。二十八宿，数起角亢，由右侧向左计数，即“从东而左行”。夏历正月建寅，由左侧向右计数，故曰“日从西而右行一度”。一度即地球自转一周天。牵牛、娄、东井、角，都是二十八宿之名。

《释天》又云：“凡二十八宿及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计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则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此相通之数也。”这里的诸星、五星都是“日”的别称，皆指地球。“循天”，古哲亦称“随天”“率天”，指围绕太阳。率循即遵循，天即太阳。“循天左行”，指地球公转而言。一度与一周天同义，皆指地球自转一匝。“日月”指月球，“五星”是地球。“右行”指月球公转与地球自转而言。“日，一日一度”，即地球每天自转一周天。“月，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古哲是这样求出来的：月球公转一周是二十七天，二十七天之一周天，划为三百六十度，用二十七天去除三百六十度，每天得十三度余，十三度乘二十七天，积数为三百五十一度。尚有九度未分，每度以十九分分之，为一百七十一分，一百七十一分，再以二十七日除之，每日得十九分度之六余，将余数总入六内，共为七。这种将余数算入总数内，《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已有先例。日，一日一度；月，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左行右行，都是意义相同而不同的表达法。故曰“此相通之数也”。

《礼·礼运》曰：“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疏曰：“以日星为纪者，纪，纲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时，是法日星为纲纪也。”这也是以天体论政事的例子。日星是地球，地球也就是大地。大地古哲喻为人民。人民的利益，是政治家施政的总纲，总出发点，故曰“以日星为纪”。《老子》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即是“以日星为纪”的最好说明。《穀梁传》桓公十四年曰：“民者，君之本也。”本，今语依据。人民是执政者制定政策的依据。《礼·大学》曰：“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这些不同的语言，都表示“以日星为纪”。

《淮南子·原道》曰：“夫执道理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

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时之反侧,问不容息。先之则大过,后之则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耦变”指上层建筑与基础,都以同一的步伐变化。耦变的社会,执政者制约人民,人民也制约执政者,即“先亦制后,后亦制先”。先指走前头的领导者,后指跟随的部属和人民。这样的制度,无敌于天下,故曰“则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家天下专政,政权和人民不同步,而是反侧对立。这种对立,没有一时停息。故曰“时之反侧,问不容息”。反侧的原因是“先之则大过,后之则不逮”。执政者成神升天,过荣华富贵的光景,人民变鬼入地过贫困潦倒的日子。贫困和富贵朝反方向转变,即“日回月周”,即如地球和月球运转一样。富是执政者梦想永执国柄,永远昌盛,结局是一败涂地。始皇帝建立了“万世”基业,结果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朝代,此即“时不与人游”的例子。

日指地球,我们还将《二十八宿》章里论及。

第三节 日指地球自转一周天的时间

《书·洪范》曰:“五纪,三曰日”。传曰:“纪,一日。”疏曰:“从夜半至明日夜半为一周,十二辰为一日。”日是时间的基数之一。“夜半”即今天的零点。十二辰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地球由右向左自转,再转回夜半为一周天。子时起,中经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又回到子时为一日。一周与一日,说明的着重不同,但都依据地球自转一匝。

《书·尧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传曰:“匝四时日期,一岁十二月,月三十日正。除小月六,为六日,是一岁有十二日,未盈三岁,足得一月,则置闰焉,以定四时之气节,为一岁之历象。”疏曰:“匝四时日期,期即迎也。故王肃云:期四时是也。然古时真历遇战国及秦而亡。汉存六历,虽详于五纪之论,皆秦汉之际,假托为之,实不得正。梗概言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则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灵耀》、《乾凿度》诸纬皆然。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肃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内、举全数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小雅·十月之交》疏云:“古历纬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于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迟,二十九日月行天一周,追及于日,而与日会,是会之交也。”

上文可以看出,“度”与“日”是同义词。度是数字单位,日是时间单位。离开天体公转自转,就时间而言,一天只说一日,不说一度。和天体的自转与公转相联系,可称度,也可称日。这里的度,是圆周概念。圆周三百六十度,用于

天体,地球自转一年,有类于圆周三百六十度,因此日亦称度,度亦称日。

一年三百六十日,有些日子有特殊意义,人们给这些日子起些特异名称,如除夕、元旦、端午、中秋等。有些在“日”字前面加上别的词语,表示这一天的殊异性,而这殊异只和个人和部分人有关,如吉日、凶日、誕生日、纪念日等。《淮南子·天文训》中“立春之日”、“立夏之日”、“立秋之日”、“立冬之日”、“日冬至”、“日夏至”等,也属于这一类。

《复》卦大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注曰:“方,事也,冬至阴之复也,夏至阳之复也。故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先王则天地而行者也。动复则静,静复则止,事复则无事也。”疏曰:“先王以至日闭关者,先王象此复卦,以二至之日闭塞其关也。”至日、二至之日,皆指夏至之日。《剥》卦表明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时为冬至之日。冬至之日,阴气发展到了顶点,将被阳气取而代之,故曰“冬至阴之复也”。《复》卦表明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时为夏至之日。夏至之日,阳气也发展到了终点,将被阴气取而代之,故曰“夏至阳之复也”。复同覆,也就是被取而代之。夏至阴生,阴为二,故夏至称“二至之日”。

《复》卦用于政治,在讲复古。复古的意思是,革命者夺得中央政权后,恢复原始大同社会的公心制,将政权建立在太阳大中位,不再向冬至转化,即“先王于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关是要塞机关,喻政权。政权是社会的制动之主。天下所以动乱,是执政者背离了人民的缘故。执政者给动乱敞开大门是启关;执政者不背离人民,走尧舜之路,公心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是闭关。家天下朝代,政权建立在地球和月亮上,经历“斩蛇记——满床笏——南柯梦”,也就是经商、发财、赔光的过程。因此,以商旅喻之。政权建立在太阳位,断了商旅的路,故曰“商旅不行”。后即皇帝。皇帝登基,倾向富贵,官官相卫,提刀割肉,盘剥贫困,即“省方”。皇帝居于太阳位,光照四国,秉公办事,即“后不省方”。

一年三百六十六日,有特定的时间,也有非特定的平常时间。《乾》文言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大畜》彖曰:“辉光日新其德。”《系上》曰:“日新之谓盛德。”《书·泰誓》曰:“吾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礼·经解》曰:“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疏曰:“使人日日徙善。”这些日字,都有“日日”的意思。《小雅·何草不黄》“何草不黄,何日不行”。《隰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里的何日,也表达天天日日,每天每日。《邶风·泉水》:“有怀于卫,靡日不思。”靡日用不字否定后,也表天天。《小雅·小旻》曰:“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谋犹迴遹,何日斯沮?”何日是问语,今语哪一天。《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传曰：“不设期日而成之。”执政者要求哪年哪月哪日完成任务为设期日，不限日期，即不日。

有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与日俱增，有的与日俱减，古哲也用日字表示。《小雅·小宛》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传曰：“醉而日富矣。”笺云：“彼昏无知之人，饮酒一醉，自谓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财骄人。”这里的日字说明，像王熙凤那样，利令智昏，贪得无厌，与日俱增。《王风·中谷有蓷》传曰：“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岁，室家相弃尔。”疏曰：“平王之时，民人夫妇之恩，日日益以衰薄。”这里日字，世情说明恶薄，情伪相应，一遇风浪，各奔前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日俱灭。“壹醉日富”，“日以衰薄”，长之与消，都说明风俗不淳。

第四节 日指白昼

《晋》卦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之接。”疏曰：“柔进受宠，则一昼三接也。”日出至日入，大地得到太阳照临的时间为日。日即昼日，一昼，我们今时叫白天。大地得不到日照，而得到月光照临，故称月，亦称夜。这里的日与昼是同义词，指一日的半天，地球自转一周的二分之一。我们的祖先将地球自转一周天，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杜预注《左传》昭公五年云：“子为夜半，丑为鸡鸣，寅为平旦，卯为日出，辰为食时，巳为隅中，午为日中，未为日昃，申为晡时，酉为日入，戌为黄昏，亥为人定。”子丑寅卯十二时，是就地球特定经纬区域讲的。没有特定的经纬区域，确定地球自转十二辰，便失掉了依据。

昼日、一昼，也称“终日”。《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即从早到晚的白昼。九三是家天下专政的反对派，为家天下所不容。乾乾夕惕，是说九三必须提高百倍警惕，白天要警惕，晚上也要警惕，也就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自然而论，时区不同，终日之时间各异；以政治而论，任何区域的九三，都应当如此，不需要特定的区域作依据。我们的地球，不论运行到二十八宿哪一宿，总有一半为昼，一半为夜。不论大地怎样偏斜升降，总是一半为明，一半为幽。

《淮南子·天文训》曰：“昼者阳之分，夜者阴之分。是以阳气胜则日修而夜短，阴气胜则日短而夜修。”一年四季，由于地球升降，除了春秋二分日之外，特定时区的昼夜时间，并不相等。冬至一阳生，春分阳气胜。春分一过，“日修而夜短”，昼气取得主导地位，故曰“阳气胜”。夏至一阴生，秋分阴气胜。秋分一过，“日短而夜修”，夜气取得了主导地位，故曰“阴气胜”。这里可以看出，阳气就是日照之生长功能，阴气是月照之收杀功能。阳气为主，日修而夜短，阴气

为主，日短而夜修。修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短者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主长短消。

《系上》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疏曰：“言圣人晓于昼夜之道。昼则明也，夜则幽也。通晓于幽明之道，则无事不知也。”《系上》又曰：“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注曰：“昼则阳刚，夜则阴柔。”疏曰：“昼则阳，日照临，万物生而坚刚，是昼之象也；夜则阴润，浸被万物，而皆柔弱，是夜之象也。”《易》通过昼夜幽明来阐述公天下与家天下的不同。公天下政治家喻为“昼”。昼取法于太阳，故曰“昼则明也”。家天下政治家喻为“夜”，夜取法于幽明月，故曰“夜则幽也”。《玉篇》曰：“则，法也。”政治家的政治主张，是从前人学来的，效法前人之所为而施政，此即谓之“则”。《乾》文言“各从其类”，也是讲“昼则明”，“夜则幽”。则明则幽既定，万变不离其宗。则明的政治家，建成强大的社会，故曰“万物生而坚刚”。则幽的政治家，建成风雨飘摇的社会，故曰“而皆柔弱”。政治家是昼体是夜体，通过他的施政，即“道”去判明，故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礼·祭义》曰：“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注曰：“幽明者谓日照昼，月照夜。”“此经及下经皆据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于坛谓春分也，祭月于坎谓秋分也。月为幽，日为明。”“日在坛，月在坎，是殊别幽明，制定上下。”这些话也是讲政治的，文外之重旨在天文。日、昼、明，皆指白天日照时。月、夜、幽，皆指黑夜月照时。“春分朝日”祭阳胜，此时起，“日修而夜短”。“秋分夕月”祭阴胜，此时起，“日短而夜修”。王弼《明卦》曰：“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政治家的本领，在于通幽明之故，通达幽明，方能谈得上适时之变。

《系下》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日昼也，月夜也。往与来也就是日月相推，即昼夜交相代替。夏商周三代与王道派联合时，为“日”，施行了家族专政为“月”。商代夏是“月往日来”，登基之后，来个家天下专政万岁，是“日往月来”。“明”是王道治理的隐语，是统摄日与月皆归于太阳中心的制度。“明生”生于家天下专政的时代，是解决“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的走马灯转易的科学。

《礼·祭义》曰：“日出于东，月生于西。”日是昼，月是夜。生活于我们的这块土地上，白天总是开始于东方，晚上总是出现于西方。日出即月入，月出即日入。因“日出于东，月生于西”，也就是日出至日入的白昼时间。

日表昼，月表夜，经常对举使用。《淮南子·时则训》曰：“仲春之月，招摇指卯。”“是月也，日夜分。”许慎注曰：“分，等也。”《天文训》又曰：“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平分。”二月春分节，八月秋分节，太阳直射赤道，白天和晚上的时间相等，故曰“日夜分”，“日夜平分”。《尧典》疏云：“马融云：古制刻漏，昼夜百刻。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刻；昼中五十刻，夜亦五

十刻。融之此言，据日出见为说。天之昼夜以日出日入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夏至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冬至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刻。春分秋分，日夜平，各五十刻。

日表白昼，即地球自转的日照之时。日照之时，也就是大地见得太阳之时，因此，白昼之日，直接和太阳相联系。日出叫太阳出来，日落叫太阳落山，这是地心日行论在语言里的反映，没有表明真理。

第五节 日指阳气

《系上》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运行，也就是阴阳运行。阴气握有主导权，大地成寒，阳气握有主导权，大地成暑，故曰“一寒一暑”。寒与暑交相代替，即日月运行。日月运行，再说具体点，就是春夏秋冬的代谢。冬至为寒极，夏至为暑极。寒极是月运的终点，日运的起点。暑极是日运的终点，月运的起点。日运就是用“乾道”，月运就是用“坤道”。男与女是阳和阴的隐称。用乾道者，完成了阳事；用坤道者，完成了阴事。春生夏长，是成阳之事，秋收冬藏，是成阴之事。《系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寒暑阴阳运行不已，事物的代谢也就一代一代流传下去。

《淮南子·天文训》曰：“是故，天不发其阴，则万物不生，地不发其阳，则万物不成。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天指太阳，地指地球，发即开发，和《咸》卦“感”字义同。太阳不放射阳光给地球，地球便失掉了生机，故曰“天不发其阴，则万物不生”。太阳给地球以阳光，地球不能发扬阳光，阳光播下的种子也不能蕃生成熟，故曰“地不发其阳，则万物不成”。《咸》彖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相发相感，才能生死。这里的“天圆地方”的天与地，皆指地球。地球同样是天体，自转而又公转，故曰“天圆”。地球是大地，有经纬区域，故曰“地方”。夏至降至北纬二十四度，冬至升至南纬二十四度，都表现为“地方”。道指太阳。天圆地方的指导者，是居于中央位的太阳，故曰“道在中央”。冬至一阳生至夏至，是“日为德”时期，德主生，故曰“日为德”，“日至而万物生”。夏至一阴生至冬至，是“月为刑”时期，刑主杀，故曰“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大自然的生物，德刑期有长有短，不论长短，都将经历“日至”与“月归”两个大阶段。

《淮南子·天文训》又说：“禹以为朝昼昏夜，夏日至则阴乘阳，是以万物就而死；冬日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昼者阳之分，夜者阴之分。是以阳气胜则日修而夜短，阴气胜则日短而夜修。帝张四维，运之以斗。”生物自身，是阴阳结合的产物，自身具有阴阳的品德，也就是具备生死属性。阳乘阴，是

说生物生气勃勃,生气为主,死气为客。阴乘阳,是说生物死气沉沉,死气为主,生气为客。为主的为长,为客的为短,“帝张四维,运之以斗”和“道在中央”义同。帝指太阳,四维指地球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立季节。斗指地球的北极。太阳指导地球运行,靠统摄地球的北极。

第六节 日指日景

日景,也就是地影,是地球上的物体,通过阳光反映出来的黑色遮阳画面。大地上的物体是“形”,阳光照射,形的背阳面,就出现了景。这景就是日景,省称景,也作影。不用景字则省称“日”。《周礼·冬官》中的“日出之景”、“日入之景”、“日中之景”,景都是“日景”的省称。

《庸风·定之方中》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笺云:“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疏曰:“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以知东西,以作为楚丘之室也”,“考于日影是也”。“其术,则匠人云:水地以悬置槲,以悬视,以影为规。识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昼参诸日中之影,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注云:四角立植而悬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于所平之地中央,树立八尺之臬,以悬正之,视之以其影,将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则东西正也。又为规以视之者,乃其难审也,自日出而画其影之端以至日入,既则为规,测影两端之内规之,规之交其审也。度两交之间,中屈之以指,臬则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极星谓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南北之事也。”上面的文字易懂,这里不再注解了。通过日景掌握天文知识,是古代天文学的重要环节之一,我们在日晷一节里,还将论及。

《淮南子·时则训》曰:“仲夏之月,招摇指午……,日短至,阴阳争,生死分。”“仲夏之月”,即夏历五月,地球次于二十八宿的东井宿,于地公转十二辰为午。“日短至”,是说一年之中,此时的日景为最短。以河南嵩山区而论,夏至日,八尺晷表,日景为一尺五寸,日影短到极限,故曰“至短”。

上文可以看出,“日”是日影的省称,日的本意,仍指地球。

第七节 日指十干,言春夏秋冬

日是太阳系,凡是这个系的成员都姓日。《易》作者时代,天文学家只认识了太阳系的六颗行星,这就是水星、金星、木星、火星、土星,加上地球共六。地球是我们人类居住的星球,故称地,金木水火土五星,站在地球的角度讲,是天

体,故称天。五星绕太阳公转,自己也自转,自转运动中,向太阳的一面为阳,背太阳的一面为阴。阴阳分而为二,共是“十”。十天干是五星分而为二的称名,这正如大地称父母一样。

“十天干简称十干,十干也叫十母、十幹、十日。干、幹、母、日,各表达了五星的一个侧面。古哲将太阳系天体比为木,太阳是根,行星是干,卫星是枝。母是阴体,指明五星虽居于天上,其本性属阴,自身不发光。日说明五星是太阴系的成员,都姓“日”。

“十日”的名称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木星是甲乙,火星是丙丁,土星是戊己,金星是庚辛,水星是壬癸。甲丙戊庚壬,是五星处昼的时间,为阳日,乙丁己辛癸,为五星处夜的时间为阴日。阴阳同于地球的昼夜。

金木水火土五星另外的称名是,木星亦称岁星,火星亦称荧惑,土星亦称镇星或填星,金星亦称太白,水星亦称辰星。就天体皆表现为星球讲,称五星。五星自转亦公转,故亦称五行。五行也就是五行星。五行星按太阴安排的轨道运行,围绕太阳转动,故亦称五纬。五星、五行、五纬,同样指明的是金木水火土五星的各个侧面。

《系上》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韩注曰:“天地之数各五,五数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也。”木是甲乙,即三与八;火是丙丁,即七与二;土是戊己,即五与十;金是庚辛,即是九与四,水是壬癸,即一与六。金木水火土,或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一意表示四时与季夏。甲乙木表示春三月,丙丁火表示夏三月,庚辛金表示秋三月,壬癸水表示冬三月。戊己土表示季夏,五与十分于四季之中,同时又统属四时,不独立成体。请阅《河图》章。

《礼记·月令》孟春、仲春、季春中的“其日甲乙”;孟夏、仲夏、季夏中的“其日丙丁”;孟秋、仲秋、季秋中的“其日庚辛”;孟冬、仲冬、季冬中的“其日壬癸”;中央土的“其日戊己”,都指四时和四时的统摄体中央戊己。《淮南子·时则训》中的“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源于《月令》,意义亦同。《史记·天官书》中的“日甲乙”、“日丙丁”、“日戊己”、“日庚辛”、“日壬癸”,也指春夏秋冬与长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春日义同日甲乙。《谷风·四月》“冬日烈烈”,冬日义同日壬癸。金木水火土五行星,何以指春夏秋冬与长夏,是以天体喻人事的生成数,指政治家的结合。十日和十二子相配,组成六十甲子。六十甲子指年指日,但不指月指时。

第八节 日月指月球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是太阳系里的成员,其殊异名称是“月”,其共同名称

是“日”。同异二种品性合到一起,就是“日月”。日月也就是日之月,说明月球是太阳系里的成员。在古哲书籍中,日月一词,变化多端。变化是为隐身的缘故。此节只谈及日月的一个侧面,即日月指月球部分。

《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疏曰:“与日月合其明者,谓照临也。”这里的大人即圣人。圣人指尧舜一派政治家。尧舜治理社会,像太阳普照,像大地承载一样,具有太阳和地球的品德,故曰“与天地合其德”。天即太阳,地即地球。与天地合其德的内容,就是太阳覆照,如大地承载,与天地合其德,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面讲的。天下为公,也叫“天覆地载”。

“与日月合其明”,圣人就家天下为私这一面讲的。家天下统治的时代,古人喻为暗夜专政。暗夜的日月月球,是一时代的君主。君主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之分,有聪明聋聩之别,但家天下君主的本质都是暗夜体。家天下的“月既望”时,也就是家天下的鼎盛月儿圆时,和太阳比,也只是“昏明”。昏明的含义是,知其为而不知其所以为,他们没有高瞻远瞩的预测能力。前车之覆,本来应该是后车之鉴,对于将来没有预测,又重走了前人的覆辙。家天下君主像幽暗的月亮一样照临天下,他的强权不准任何人超越他的昏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月照社会的特点。中国古代哲学家,即使握有真理,必须装出昏明的模样。《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用夜体月光来说明真理,即“幽赞于神明”。幽赞神明之作,即昏明之作。昏明的著作与君主的胃口相合,此即“与日月合其明”。

《恒》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易》通过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来揭示王道,霸道,亡道三极社会。“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指暗夜政权,即日月得天的亡道政权。天即政权。亡道,是说这个政权最终要垮台,但因它握有政权,同样能苟延很久。“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指霸道革命。四时是地球的春夏秋冬,变化指相互代谢。“四时变化”隐指王霸联合推翻纣的革命。《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即指“四时变化”。霸道革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复古实现王道治理,一个是走家天下老路。不论走哪条路,都可能“久”,故曰“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指走了复古之路,建成王道社会。“化成”的意思是,人民安居乐业,政权不被推翻,《桃花源记》的社会景象即天下化成的景象。人民丰衣足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转易。天下化成,也就是《恒》彖前文说到的,“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小雅·杕杜》曰:“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笺云:“十月为阳。”疏云:“日月阳止,十月之时。”这里的日月,就是月,日月阳止,即十月。此处以

“日月”喻“王事靡盬”的昏君。

日月指月球，月球又喻家天下的君主。《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被发童子指日月的盲从文武不肖者，童子与小人同义。

《小雅·天保》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传云：“恒，弦升出也，言俱进也。”笺云：“月之上弦就盈，日始出而就明。”疏云：“言王德之位日隆，有进无退，如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满；如日之出，稍益明盛。”这里的日指昼，日月指月。这是明显的，只有月才有上弦和盈满的品德。

“日”，是太阳，是太阳系的大共名。凡大共名，皆为居心之统合名。太阳系之初始是太阳，金木水火土地月七曜皆为太阳所生之子。七曜的本根是“日”，故皆姓日，皆可以“日”称之。凡是大共名，可以称分子，可以称部分，可以称全体。中国是华夏的大共名，可以指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可以指一个省或大区，也可以指全中国。中国人也是个大共名，可以称某一个人，一群人，全体中国人。日称地球，称月球，称五星，与“中国人”相通。

第三章 二十八宿

小 序

二十八宿是太阳系天体周围的星群。古哲将这些星群也算入太阳系的范畴,作为太阳系七曜运行的途中旅舍。《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疏曰:“二十八宿著天不动,故谓二十八宿为经。五星为纬,言若织之经纬然也。”经著天不动,纬是循经运转的行星,纬绕经而运行,类似织布经纬。《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疏云:“太史铸铜作浑天仪,列二十八宿之度,设机关侯望,以测七曜所在,故于铸铜而审望之,知此月斗建申也。”七曜绕太阳公转,转到哪里,要有说明,单说四方四维,疏而不密,于是列为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也不精确,于是天文学家又为二十八宿分了度数。这样,七曜运行到哪一度,便能准确地说明了。二十八宿的度数,基于地球自转一周天,一度即一日。浑天仪是测量天文仪器。机关是天文台。

《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二十八星疏曰:“若指星体而言谓之星,日、月会于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星是天体之称名,包括恒星、行星、卫星、彗星,人类已认识或尚未认识的星球都在内。比之于人,人包括了全球五大洲已死、方生、将生的人。二十八宿是从天体区分出来的殊异星名,但其共性仍是星,故曰“若指星体而言谓之星”。星称为二十八,其殊异性是“宿”。地球与月球相会于二十八宿的某一星,这个星便成为宿、辰、房、次。二十八宿之称名,源于日月之会于天位。地球绕日公转,月球绕地球公转,每月晦朔时,地球、月球、太阳成了直线,这就是“会”。直线之最外层是二十八星之一宿,这个

二十八宿之星群，便成了会天位的参加者了。现在我们以夏历九月为例来说明会天位。九月，日月会于房星宿，此时之月球居于太阳和地球中间。站在太阳一侧讲，称“会天位”，站到地球一侧讲，称“日月会”。日是地球，月是月球。

《史记·律书》曰：“七政，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气也。”索隐曰：“七正，日月五星，七者可以正天时。”“二十八宿，七政之所舍也。舍，止也；舍，次也，言日月五星运行，或舍于二十八次之分也。”七正即七曜，也就是日月五星。日是地球，月是月球，五星即金木水火土太阳系的五颗行星。七个星体都绕日公转，而二十八宿如同路上旅舍，七曜所经，故曰“舍者，日月所舍”。月球和地球宿于某一舍，还能反映太阳光直射地球的那一纬度，说明此时是什么节气，故曰“舍者，舒气也”。

“七正，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都说明是政事。这里的两个“天”，皆隐指圣人。圣人是“天覆地载”者，将“覆地载”省去，即“天”。天文中的“七正”、“二十八舍”、“律历”，圣人都为的是说明政治，也就是“通五行八正之气”。通即说明。五行指地球，喻社会人群；八正也叫八卦八风，指社会政治家，站在不同的角度施行的统治术。“成熟万物”，是圣人参与变革社会的两种结局。“成”即《贲》彖讲的“化成天下”，也就是政权恢复大同社会的公心制。“熟”即《师》上六讲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又建造了一个家族专制的黑暗政权。《乾》文言“知至至之”，指成而言；“知终终之”，指熟而言。瓜熟蒂落，政权脱离了基础，迟早要完蛋，故曰“终”。

二十八舍，分为四方。东方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是：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二十八宿著天不动，变化不多，是好掌握的一面，但是涉及到四时五星七曜运行的各个环节，加上一个星宿的名称又有几个称谓，再加上星宿人格化，是非常复杂的，是不好掌握的一面。本章只论及二十八舍的部分内容，无法面面兼顾。

第一节 二十八宿之构成

从古籍中可以看出，古人撰论，先画成图，而后据图补文。文章写好后，又将图毁掉。我们读古书，先要求懂，而后依据理解的程度制图，制出图来，与文对照理解。读得再多，不制图也不会“会天位”。会天位，就是要和太阳般的圣人取得“一”致，也就是要和圣人的观点统一。这里制出二十八舍图，请读者参看（见图1）。

《史记·律书》记载：“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东壁居不周风东，主辟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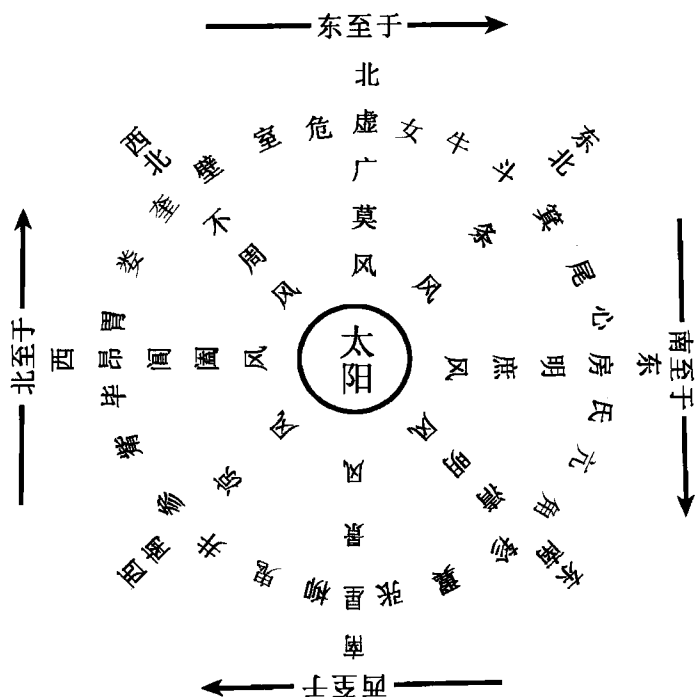


图1

而东之，至于营室。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东至于危。危，垓也，言阳气之垓，故曰危。”“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故曰广莫。东至于虚。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冬则宛藏于虚。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故曰虚。东至于须女，言万物变动其所，阴阳气未相离，尚相胥如也，故曰须女。”“东至于牵牛。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种万物也。东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诸生也。”这里说的是二十八星的北方七星，由西北壁星开始，由西向东，介绍到斗星。东壁简称壁。营室简称室。须女简称女。牵牛简称牛。斗亦名建星。

“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南至于箕。箕者，言万物根棋，故曰箕。”“南至于尾，言万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万物门户也，至于房则出矣。”“明庶风居东方。明庶者，言万物尽出也。”“南至于氐。氐者，言万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万物亢见也。南至于角。角者，言万物皆有枝格如角也。”这里是二十八宿的东方七宿，由东北箕星开始，由北向南，介绍到角星。

“明庶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西至于轸。轸者，言万物益大而轸轸然。西至于翼。翼者，言万物皆有羽翼也。”“西至于张。张者，言万物皆

张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阳数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注。注者，言万物始衰，阳气下注，故曰注。”“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西至于弧。弧者，言万物吴落见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万物可度量，断万物，故曰狼。”这里是二十八宿的南方七宿，由东南轸星开始，由东向西，介绍到井星。七星是星的全称。注星又名柳星，弧星又名鬼星，狼星又名井星、东井。这里要说明一下，现行本《史记》，将张星与七星颠倒了位置。历观众籍，七星是南方宿的中星。现在我这里将错简改了过来。

“凉风居西南维，主地。地者，沈夺万物气也。”“北至于参，言万物可参也。”“北至于罚，罚者言万物气夺可罚也。”“北至于浊。浊者，触也，言物皆触死也，故曰浊。”“北至于留。留者，言阳气之稽留也。”“闾阖风居西方。闾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道万物、阖黄泉也。”“北至于胃。胃者，言阳气就藏，皆谓胃也。”“北至于娄。娄者，呼万物且内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这里是二十八宿的西方七宿，由西南参星开始，由南向北，介绍到奎星。罚星又名觜觿。留亦名昴。浊亦名毕。这里的罚星与参星，亦是错简，我改了过来。太史公对二十八宿的叙述，意取自《说卦》。《说卦》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说卦》与《律书》所论，皆言五行八正之气，讲社会人事，天文是其表面现象。

第二节 二十八宿分度

《礼·月令》疏曰：“诸星之转，从东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复旧处。星既左转，日则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旧星之处，即以一日之行而为一度，计二十八宿而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数也。”这里的“诸星”、“星”、“日”，都指地球。牵牛星在东，冬至日在牵牛，由牵牛向营室运行，营室在西，此即“由东而西”。我们人居于星图的对面，地球的运行方向是“左”，此即“左转”。左转即地球的公转。地球公转途中，还有自转，自转与公转取反方向，故曰“右转”。左转与右转，由起点冬至，再转到

冬至,即“星复旧处”,“至旧星之处”,是“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即以一日之行而为一度,计二十八宿而一周天”。度来源于地球自转的“一日之行”,就地球向日背日昼夜一周天而言是“日”,就二十八宿这个大环圈而言,地球公转一周天是“度”。

二十八宿分度,表明了地球自转的周天数。宿有远近,地球自转多少周天,这个宿就是多少度。《淮南子·天文训》曰:“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卯十一,毕十六,觜觿二,参九,东井三十三,舆鬼四,柳十五,星七,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也。”卯即昴星。

《礼·月令》疏曰:“按《律历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东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壁九,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昴十一,毕十六,觜二,参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张十八,翼十八,轸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

第三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月大地居次

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是地球自转三百六十五转又四分转之一。地球自转一周天,就向二十八宿这一面讲称“度”,就向太阳这一面讲称“日”。度与日皆言地球自转一周天。地球公转一周天,向太阳和向二十八宿,各三百六十五次四分次之一。三百六十度除以十二,每辰得三十度,余五日四分之一。月球绕地公转一周天,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也就是二十九天半多点为一月。月时概念,产生于月球绕地公转周天,十二周天接近于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余下的日子,用闰月解决。由此看来,月球公转,将地球自转的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划为十二分,每分为一月。地球公转,要经历东西南北四方二十八宿,因此就有地球在某一月处于某一宿的问题。月球随地球运行,地球在何宿,月球也就在何宿,如“孟春之月,日在营室”,这里月球与地球都论及了。

一年十二月,又分为四时。四时即春夏秋冬。每一时,又分为孟、仲、季。正月是孟春,二月是仲春。三月是季春等等。孟春与正月说明天体的两个侧面。春夏秋冬表明地球升降,太阳光直射哪一纬度的问题,正月反映月球公转区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的问题。地球处于某一宿,上属两个侧面的属性都同时存在,因此,孟春与正月也就成了同义语。

第四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月昏旦中星

二十八宿与十二月昏旦中星,借助天文以论政治。王弼《明卦》曰:“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春夏秋冬十二月是时,是卦,处于某一季、某一月的政治家是爻。政治家怎样应时,怎样施政,谓之“中星”。中星也就是“适时之变”。昏与旦是三极政治家分而为两端的称名。家天下的昏君,想造反夺权而没有正确施政措施的人,都是“昏”。家天下的开明君主,造反夺权而有正确政策策略的政治家,都是“旦”。以天体讲,旦是开初的白昼,向前运行,将走向光明;昏是白昼的结束,向前运行,将走向黑暗。

《说文》曰:“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旦,明也,说政治家是聪明人。“从日”,指能听从圣人的指导,能接受走向光明的意见。“见一”,指为政与民同心同德。与民同沉浮,即“上一地也”。昏是旦之反。昏虽有昏庸昏暴之分,但其共同点是將政权与集团引入绝境。这种人从不从日,对圣人总结的历史经验,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他自己尊如菩萨,人民大众秽如粪土。他们倒行逆施,众叛亲离,自己最终成了不容妻子的一夫。《周易》里面,旧势力的昏人是乱,新起来的昏人也是乱。前者导致失败,后者不能取得成功,他们的共同结局是“凶”(见图2)。

地球自转,昏转子夜,由右向左。转至子夜表示一天的完结,喻之政治,表示一个政治家或一个政权的完结。这个过程很短,由戌至子,三个时辰而已。旦转日中,由左向右,转至日中,会建成一个强盛的社会,强盛日中至子夜完蛋还有六个时辰,再加上平旦到日中四个时辰,共十个时辰。因此,古人将昏人比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溪”;将旦人称为宏才大略,高瞻远瞩。旦与昏的标志,是“中星”的问题。《乾》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各从其类也”。中星的“中”也就是“应”、“求”、“流”、“就”、“从”、“从其类”。这种从其类,或中星的本能,也就是今语的世界观。旦人中星,利国福民,昏人中星,祸国殃民,这是检验昏旦的权衡。

大地公转十二月,昏旦居每一月各中何星,《礼·月令》是这样讲的:“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毕中,旦轸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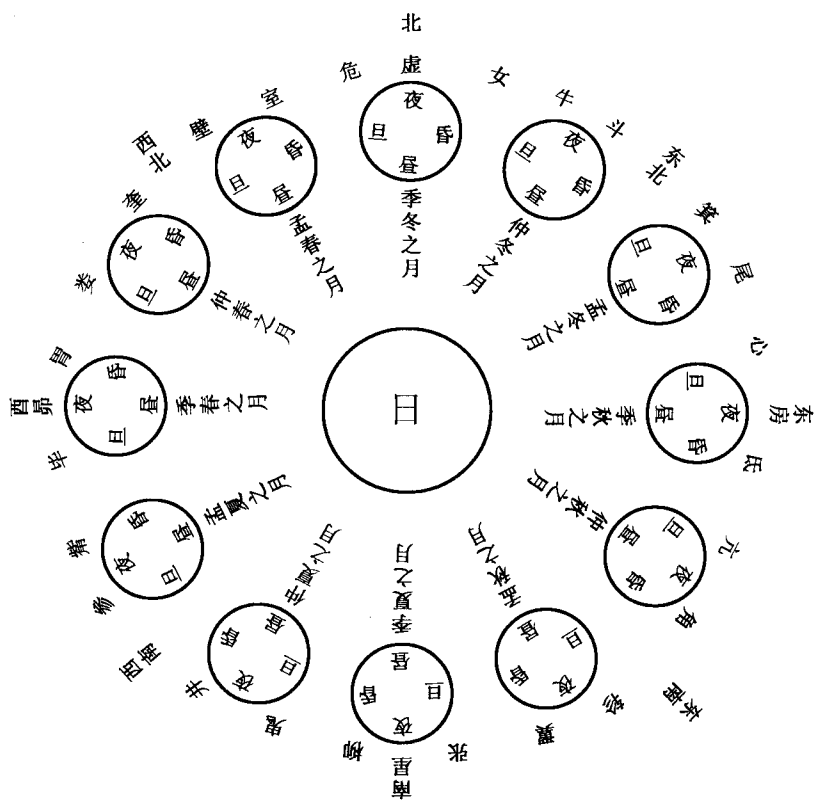


图2

旦氏中。”

家天下一个朝代的整个历史,古哲喻为一年。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政治家,如何旋转乾坤,也就表现在中星问题上。我们现在用仲春之月与仲秋之月为例来讨论中星。请先看图3,而后解释。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春二月喻家天下的初建政阶段。正月建寅,是政权初生,二月建卯,要求发展政权。二月春分,阳长阴短,时局对新政权有利,对旧政权不利,处于此时,天下大乱,山头林立。这时的新政权,如果是昏人执政,他必然要应弧星。弧星也就是南方宿鬼星。鬼星的表现是,刚刚占领了一片土地,抢夺了一些民财,便过起家天下统治者衰世时期的腐朽糜烂的生活。《史记·律书》曰:“弧者,言万物吴落且就死也。”《韵会》曰:“虞音愚。”吴同虞,虞即愚。愚同昏。“万物吴”即昏人和他率领的一伙人,落指没落。且就死,指死亡无日矣。《说文》曰:“人之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初生的新鬼,将死的老鬼,都从厶。厶即私。从厶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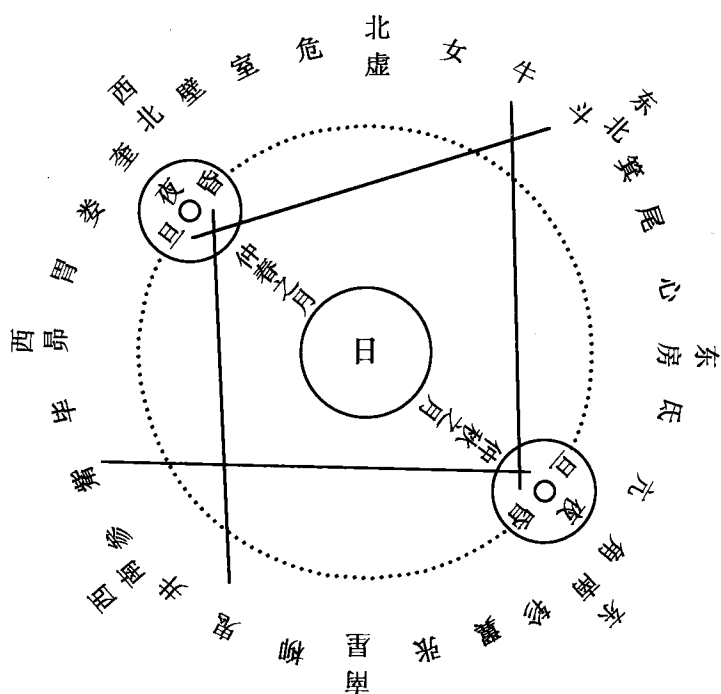


图3

对社会来说,就是“贼害”。贼害人群,到头来是死路一条。

“旦建星中”,和昏相反。建星喻王霸两种人。王道派称纪星,霸道派称星纪。纪星和星纪联合,是能取天下的保证。以史明之,汉之张良与陈平是纪星,刘邦是星纪。王弼《明象》就是在说明王、霸、亡三种人的关系。王道派称“意”,意是出主想办法的谋划者,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是意的任务。霸道派称“象”,象即能“言听计从”,照意的主张行事,自己不出滥点子。《三国演义》中,孔明与刘备的关系,即纪星和星纪的关系、意和象的关系。亡道派称“言”,言即言行不一,也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政治家流派。王霸要否定的就是“言”。言是会说话的鸟兽。

雏形政权,政策策略不完善,能够服众的领袖尚未形成,处于此时,物色纪星和星纪,是当务之急。《史记·律书》曰:“建星者,建诸生也。”《天官书》正义曰:“建星者,旗也。”又曰:“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幼小政治势力,在强敌面前,在惊涛骇浪中不被消灭而能成长,是建星的功绩。没有建星,便不能生存,故曰“建星者,建诸生也”。生即生存发展。建星是一个政治集团总指挥部,是这个集团的旗手,故曰“建星者,旗也”。建星即斗,在一时代,文化造就最高,通达自然与人伦,故曰“斗为文太室”。文即文化,太即大,室即家。

文化大家,也就是文化高手。填星是五星里的土星,喻善良的人民。建星斗是一时代善男信女精神寄托的人物,故曰“填星庙”。庙喻人们的精神寄托所。建星斗是能夺得中央政权的新兴势力,必将取代腐朽的家天下,能建立一个“一元初复始,万象又更新”的新中央,故曰“天子之星也”。

“旦建星中”,就是要十八路诸侯、三十六路烟尘向有建星的集团靠拢,使自己成为建星的部属,和建星一道发展壮大,而不是占据一方,寻欢作乐,自绝于仲春好时光。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牛中,旦觜觿中。”仲秋八月,阴长而阳短,万物老枯。八月的家天下执政者应秋气以收杀为快。此时的社会,对立尖锐,执政者加强了对人民的专制和镇压,执政者内部也明争暗夺,核心的执政者大家族,“一家子成了乌眼鸡,你见不得我,我也见不得你。”统治者内部自杀自灭起来,闹得乌烟瘴气。此时的决策者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昏牛中。”

昏暴之君,中牛星,将混乱不安的“罪过”强加给文武大臣,于是来个宰牛运动,此即“昏牛中”。《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也谈的是昏牛中。《史记·律书》曰:“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而出之也。牛者,冒也,地虽冻,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种万物也。”牛既是开国元老,也是家天下赖以存在的支柱。“阳气”即应时的牛。“牵引万物而出之”,即带领他的部下造反了。冒即覆,即覆葬家天下的力量。牛之反思,始于仲冬,故曰“地虽冻,能冒而生也”。牛的起义,如同种子,通过种子又发展了一批人材,故曰“牛者耕植种万物也”。牛是家天下的栋梁,故王弼注《旅》卦曰:“牛者,稼穡之资也。”稼穡即家畜的繁写。家天下统治者富有万贯,对贫困者一毛不拔,古哲以稼穡称之。资即人材资本。家畜时处仲秋,内部矛盾激化,昏君认为是牛在作怪,于是杀牛。“老牛必定刀尖死,奉侍君王不到头。”《乾》卦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牛不懂解甲归田“跃在渊”,贪图温柔富贵的权势生活,导致了自己的凶败。杀牛时期,乞求当个平民也不可能了。

时处仲秋的明君,其政是“觜觿中”。觜觿也写成螭螭。《史记·天官书》曰:“觜觿虎首,主葆旅事。”觜觿是西方宿,西方宿的中心主是白虎。白虎接受觜觿的指挥,成为白虎的头脑,即“觜觿虎首”,也就是说能左右白虎星施政的是觜觿星。《韵会》曰:“葆旅野菽,实可食。”葆旅,我们晋北称为沙蓬。秋时沙蓬根子离地,随风团团转,有似家政脱离人民转四时,故以葆旅喻之。《类篇》曰:“螭螭龟属。”《尔雅·释鱼》注曰:“涪陵郡出大龟,甲可以卜,缘中文似玳瑁,俗呼为灵龟,即今螭螭龟。”《正韵》曰:“玳瑁龟属,身似龟,首尾如鸚鵡,甲有文。”玳瑁和觜觿,是仲秋时期貌似而神非的两种文人。大龟螭螭“缘文中似玳瑁”,“玳瑁龟属,身似龟”。甲是介类动物的外表,武人穿起防护衣称甲,文人

用文化知识修饰一番,也称甲。“甲可以卜”“甲有文”,都指有文化的知识者。有文化的共同点是相似。

但是觜觿与玳瑁本质是不同的。觜觿是“灵龟”,他们高瞻远瞩,预测深远,判断准确,效验明显。玳瑁不论做虎首或虎尾,都是家天下统治者的应声虫和传声筒,故古哲以鹦鹉譬之。玳瑁鼠目寸光,利禄是求,摇头晃脑,瞎吹一气,察近荒诞,测远渺茫,政暴文泽,不具理实,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效验了。

龟是古代用以算卦的爬虫。社会的知识界其言论有点象龟,于是古哲将玳瑁和觜觿列为龟类。人们从这些人的言词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有类于卜筮者在龟之灼兆中找预测一样。得宠的文人,是王之喉舌,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王的灵魂。文人是玳瑁,狗嘴里没象牙;文人是觜觿,他将反映真实。古代的龟,是个复意词,内含爬虫与文人两义。迷信家将龟杀掉找答案,明哲之士,解剖别人的文章找答案,都称之为“剥龟”。

“旦觜觿中”,是说聪明的君主不采取杀牛政策,而是在人民中找一位觜觿星,让他主持政权。高宗起用傅说,就是“旦觜觿中”的史实。觜觿星有能耐使风雨飘摇的政权,重新获得巩固,社会又得到安定。觜觿星能让葆旅政权多转运岁月,人民也会得到好处。

星宿比人,由来已久。古代文献,星与人是个同义词。《水浒》一百〇八将都是星。我们现在还沿用巨星、歌星、舞星、煞星、明星,等等。我们用,不觉得奇怪,一读古书,遇到星,就有了神秘感。这是个误会。古人用星,与今人相同。古人深喻,今人浅比。深浅有差别,将天体人格化是相同的。

第五节 二十八宿与二十四气

二十四气,就是我们今天仍在沿用的二十四个节气。节气产生于大地公转中的升降运动,产生于日照纬度的不同。太阳直射某一纬线,同时也表明了大地已处于某一宿。宿分与二十四气,也是相通之数。说“日在斗”,与冬至相通;说“日在东井”,与夏至相通;说“日在奎”,与春分相通;说“日在角”,与秋分相通。

《礼·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是月也,以立春。”“仲春之月,日在奎……始雨水。”“孟夏之月,日在毕……是月也,以立夏。”“仲夏之月,日在东井,小暑至。是月也,长日至,阴阳争,死生分。”“孟秋之月,日在翼……白露降……是月也,以立秋。”“仲秋之月,日在角……是月也,日夜分。”“季秋之月,日在房,霜始降。”“孟冬之月,日在尾……是月也,以立冬。”“仲冬之月,日在斗……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日长至同于夏至,日短至同于冬

至。日，昼也。日夜分同于秋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各半，长短相等。

《汉书·律历志》云：“中牵牛初，冬至。”“中娄四度，春分。”“中井三十一度，夏至。”“中角九度，秋分。”节气指明度数，更为准确。《月令》“仲冬之月，日在斗”，《律历志》“冬至之时，日在牵牛初度”。这是历法上的差异。斗与牛是邻星。仲冬月，地球宿于二星是不足为奇的。

《淮南子·天文训》曰：“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许慎注曰：“效，见。”见即出现，“以二月春分效奎娄”，意思是二月春分时，地球见于奎娄次。辰星也称星辰，指地球，正同上文的“在”、“效”，也同于居、履、处。《乾》九二“龙德而正中者也。”《说卦》曰：“兑，正秋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这些正，都同于动词“在”。同一意义的动词，转注使用，也各有其个性。“正”指明某一时刻、某一爻在掌握政权。“效”指明某一时刻出现的某一政治流派为谁效力，为谁辛苦为谁甜。文中每个节气居于两个宿。如“二月春分效奎娄”，都是概括性论述，不是推算年历，无须十分精确。

《左传》昭公七年疏曰：“三统历姬訾之初，日在危十六度。立春节在营室十四度；雨水，终于奎四度；春分中，终于胃四度也。降娄初，日在奎五度；惊蛰，在娄四度；春分中，终于胃六度也。”这是精确的历法推步。写到这里，供天文学者参考。下面的图，只就一般年份而言，闰月年与闰月年后的错位，不加讨论，二十四气在二十八宿的度数也不作详考。本书要证明的是“日心地行”这个大题目。

每月两个节气，出现在月初的称“初气”，出现在月中的称“中气”。下面二十八宿与二十四气图以居正与居偏表示“初”，“中”（见图4）。

大自然节气，也叫时令、时命。节气是天然使命，生存于大地上的万物，都必须适应这个使命。这种适应，庄周称之为“应帝王”。生物如果不能适应大自然的节气，其种类便不可能顺利地生存与发展，甚至有绝灭的可能。社会生产，社会的一切活动，无不受节气的制约，农林果蔬生产尤甚。

社会的政权，它自身有应帝王的一面，它也有像大自然一样发号施令的一面。《史记·乐书》曰：“大礼与天地同节。”这就是说，王道政权“大礼”，能正确地适应自然，其施政能遵循大自然规律。由于政权遵循了大自然规律，所制定的政策法令颁布于社会，人民遵循政府的政策，也如同遵循大自然节气一样，故曰“大礼与天地同命”。《左传》成公十五年，“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奔宋。”“达节”，即施政与天地同节；“守节”即能遵循自然规律、因袭成功经验办事；“失节”，即不受自然节气制约，否定历史经验，事事突出自己的所谓“独创”，胡作妄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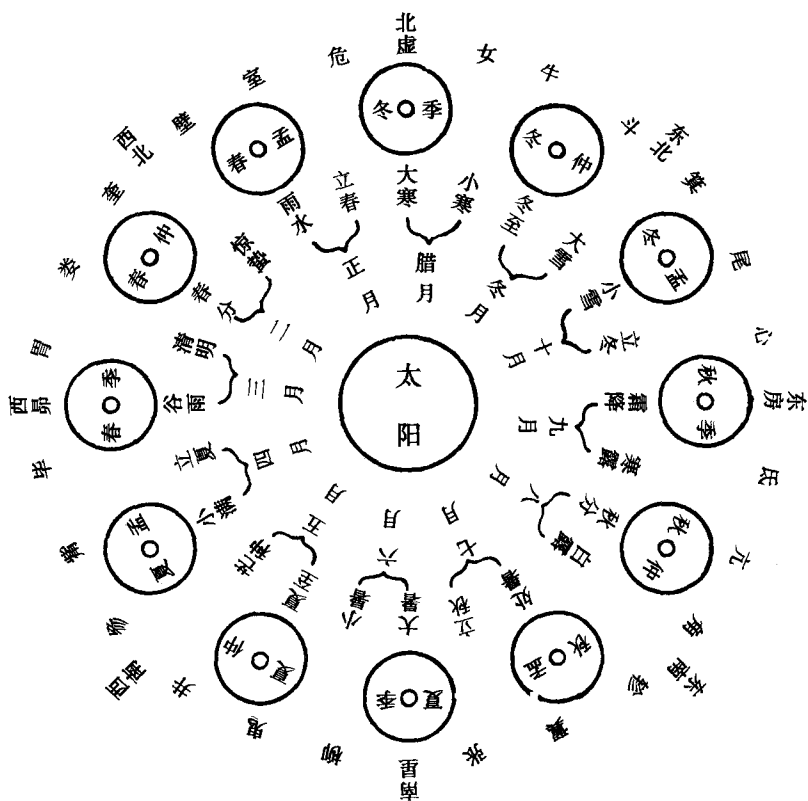


图 4

通。《礼·月令》中的反时行令,都表现为失节。失节施政,都以其惨败而告终。

第六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星次

二十八宿是地球公转一周天所经历的星区,是地球自转三百六十五周天又四分日之一的旅舍。古代天文学家将地球的公转周天数分为十二分,每分称之为一次。星次外与二十八宿相联系,内与地球自转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相联系。星次是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月球公转的综合名称。星次的中心主是太阳,外周是二十八宿。太阳与二十八宿中间运行的是日月五星七曜。七曜中以地球为纪,纪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十二星次的名称是: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

《尔雅·释天》疏曰:“丑为星纪、初斗十二度,终婺女七度;子为玄枵,初婺

女八度,终于危十五度;亥为娥髻,初危十六度,终于奎四度;戌为降娄,初奎五度,终于胃六度;酉为大梁,初胃七度,终于毕十一度;申为实沈,初毕十二度,终于井十五度;未为鹑首,初井十六度,终于柳八度;午为鹑火,初柳九度,终于张十七度;巳为鹑尾,初张十八度,终于轸十一度;辰为寿星,初轸十二度,终于氏四度;卯为大火,初氏五度,终于尾九度;寅为析木,初尾十度,终于斗十一度。”现根据上文,制图如下(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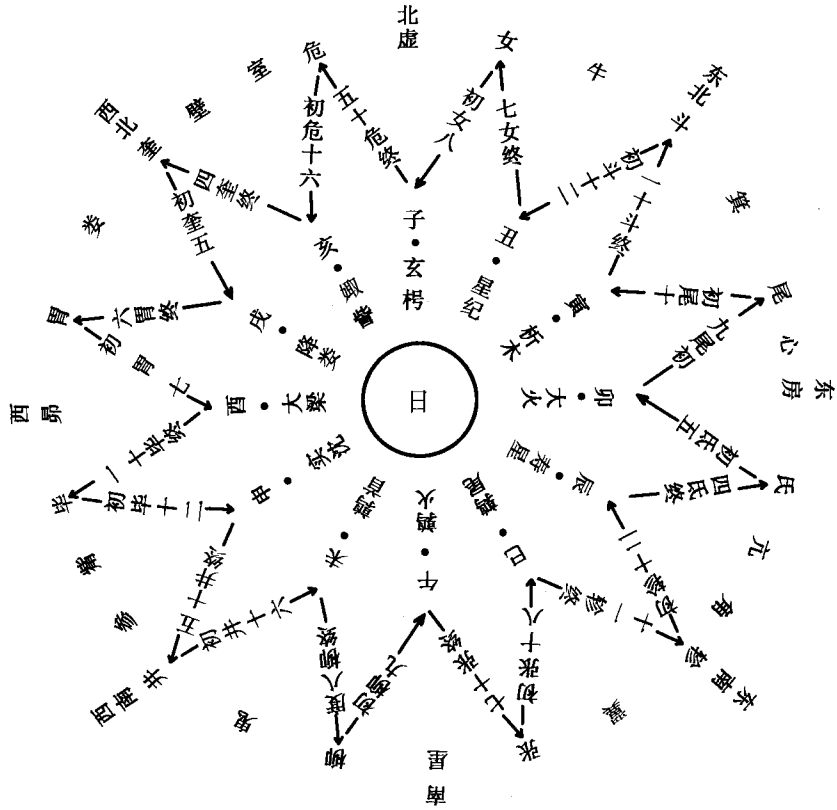


图 5

上文“丑为星纪”等子丑寅卯十二子,是日影升降十二子。十二子与星次同度,故丑与星纪相同,故曰“丑为星纪”。上文也可以看出,由于二十八舍的度数不同,星次所涉及的宿也有差别。亥次涉及危、室、壁、奎四星;辰次涉及轸、角、亢、氏四星;卯次涉及氏、房、心、尾四星;申次涉及毕、觜、参、井四星。别的名次,只涉及三星。

现在,我们依据上图,将二十八舍每一舍的度数标出,推算其初终,就可以明白,每一星次有多少度了。举例来说,星纪次“初斗十二度,终于婺女七度”,

中间涉及斗、牛、女三星。斗二十六度，从十二计起至二十六，共为十五度，再加上牛八度和女七度，我们便可以知道，星纪次是三十度。其他各次的计算方法，依此类推。现用图将十二星次的度数标出，便可以明白十二星次也表述的是地球绕日公转的周天度数(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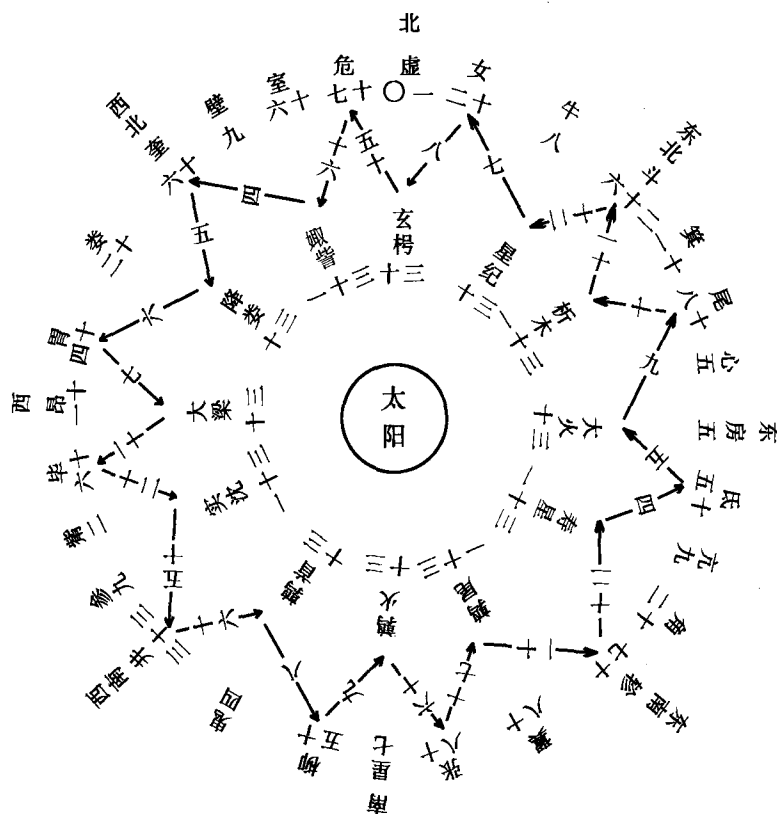


图6

从图6可见，十二星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将四分度之一省去了。星纪之次，其度三十，玄枵三十，娵訾三十一，降娄三十，大梁三十，实沈三十一，鹑首三十，鹑火三十，鹑尾三十一，寿星三十一，大火三十，析木三十一。十二星次共为三百六十五度。《礼·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疏云：“北斗循天而转，建一月一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这是十二星次的平均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将四分度之一，也算进去了。北斗同北极，指地球的统摄中心体。循天而转，指绕太阳运行。天即太阳。

《尔雅·释天》云：“寿星角亢也。”“大火谓之大辰。”“析木谓之津。”“星纪斗牵牛也。”“玄枵虚也。”“娵訾之口，营室东壁也。”“降娄奎娄也。”“大梁昴也。”

“柳鹑火也。”《尔雅》论及了九次，略了三次未论。《淮南子·天文训》许慎注九野曰：“尾箕一名析木。”“牵牛一名星纪。”“虚危一名玄枵。”“营室东壁一名承委。”“奎娄一名降娄。”“昴毕一名大梁。”“觜嵩参一名实沈。”“柳七星张一名鹑火。”“翼轸一名鹑尾。”许氏也论及九次，略了三次未论。承委与姤訾同名。“九”是家天下的末数，此处以九影射家天下。

《史记·天官书》正义曰：“氏房心三宿为大火。”“尾为析木之津。”“南斗牵牛须女皆为星纪。”“虚二星危三星为玄枵。”“奎十六星，娄三星为降娄。”“胃三星、昴七星、毕八星为大梁。”“觜三星、参三星、井四星为实沈。”“东井八星，钺一星，舆鬼四星，一星为质为鹑首。”“翼二十二星，轸四星、长沙一星、轸二星，合轸七星皆为鹑尾。”

由上可以看出，十二星次是二十八宿的约名，《尔雅》《淮南》正义统约的二十八宿虽有小小的差异，但大的居次与方位是相同的。

第七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分野

《史记·天官书》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现法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书·尧典》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说文》曰：“历，象也。”象即效法。历象亦即法象。“历象日月星辰”，用否定语气表示，即“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历象日月星辰，即效法天地之所为，制定政策，实施治理。“敬授民时”即将法象天地而制定的政策，以恭敬的心情颁布于社会，让人们贯彻执行。“绍而明之”，即还要说明何以效法天地而制定政策，让人们知其然，亦要知其所以然。

中国是政治和疆域的综合概念。以政治讲，原始大同社会时期，文明以止，天下为公的治理是中国。四海民族，向往这个制度，效法中国之所为，接受中国中央之指导，慢慢地也就融合成中国的组成部分。地成了中国的地，人成了中国的人。古代的中国就是这样长大的。因此，中国的第一个含义是，原始大同社会和它领属的四海各国。根基是中国。

中国进入家天下之后，人分天地，政治家也就分裂成天人地人两种。天人实施的是黑暗专制。古哲喻“夷狄”专制。地人实施的文明治理，称为中庸。就政治而论，中国分以施政，不以居地与民族。打个比譬讲，中国如同《红楼梦》中的“宝玉”。王道派治理，中国是有灵魂有文采的瑰宝；家天下专制，中国是失了灵魂粗暴愚野的石头。《法言·问道》曰：“或曰：‘孰谓中国？’曰‘五政之

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过此而往者，人也哉。”《君子》章又说：“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终营中国，终入于大海。它人之道，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入于汉。”

两个中国，文同质异。“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即“终入于大海”之中国。“五政”同于“中政”，中庸施政，即“五政之所加”。二十八宿东西南北四方各七宿，七宿喻四海。中央政府能按时得到四海的贡赋，即“七赋之所养”。“经营中国”的中国，是“西北之流”，“纲纪夷貉”的中国。西北在八卦里纯阴用事，喻家天下最黑暗的专制时期。纲纪夷貉，即将社会人群分列成为“入于沱”的富贵天人和“入于汉”的贫贱反叛者。沱即它，指异端夷貉统治者。汉即汉津。汉津是二十八宿东北箕星向斗星转化的渡口，喻政治家由顺民走上了反叛之路。

“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二州”，是根据向日和背日这个政治标准来区分的。文质相符的中国是“内冠带”，有文无质的中国是“外夷狄”。因此，十二州有内外之分，有冠带夷狄之别。“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取自《系下》。夜间观星是仰观，昼间看日晷仪是俯察。仰观俯察就是夜与昼研究夷狄史与中国史。

“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日指太阳，月指月亮。地指地球。阴指历象月夜施政的政治家。阳指历象太阳施政的政治家。古哲认为，政治家施政，不只有人类历史长河的因素，也有大自然天体对人类的影响。“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即言大自然天体对地的影响。“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五星指太阳系天体里的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五行指地球自身存在的春夏秋冬与长夏五种行天运动。这里，古哲认为，地球的升降，也受其他五个行星的影响。“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列宿即二十八宿，州域即中国的九州或十二州。二十八宿著天不动，州域著地不动。人们懂了区分天空，从而也就明了划分大地，此即“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

“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三光指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体之于社会，喻王道、霸道、亡道三类政治家。太阳是阳精，月球是阴精，地球是阴阳合精，自身具有日月双重属性。以天体论，地球是太阳的行星，同时又是月球的中心，即是说地球具有心与周的品德。以社会论，霸道的前期，以中心为主，故能与王道派联合；霸道的后期，以外周为主，成了月道的同志。建立阳精王道治理的社会，或者建立阴精亡道专制的社会，都将源于霸道革命的成功，故曰“气本在地。”亡霸两派是各执一隅的外周执政者。王道派是日中体，是全社会的所由之主，他们要建立的是中正统摄政权，此即“圣人统理之”。

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一语,源于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中心制,源于圣人统理之的中正制。家天下专制的中国,有王霸亡三种政治势力在活动,王道派是大同中国的逸民;霸道派一身而二任焉,有成为中国和变为夷狄的双重性;亡道派是中国的夷狄。统而论之,居住生息于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是中国人,别而析之,实施暗夜暴政者谓之夷狄。

《史记·天官书》又说:“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角亢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二十八舍指四方政治家,主十二州即管理四方十二个区域。斗秉也叫斗柄。斗柄是北斗七星里最末的一星,称杓星,或称招摇,是月夜的稳称,喻家天下君主。二十八舍十二州,由斗柄统管,即“斗秉兼之”。夏商周秦汉,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都由斗秉作中心,故曰“所从来久矣”。现作二十八宿与十二州图以示(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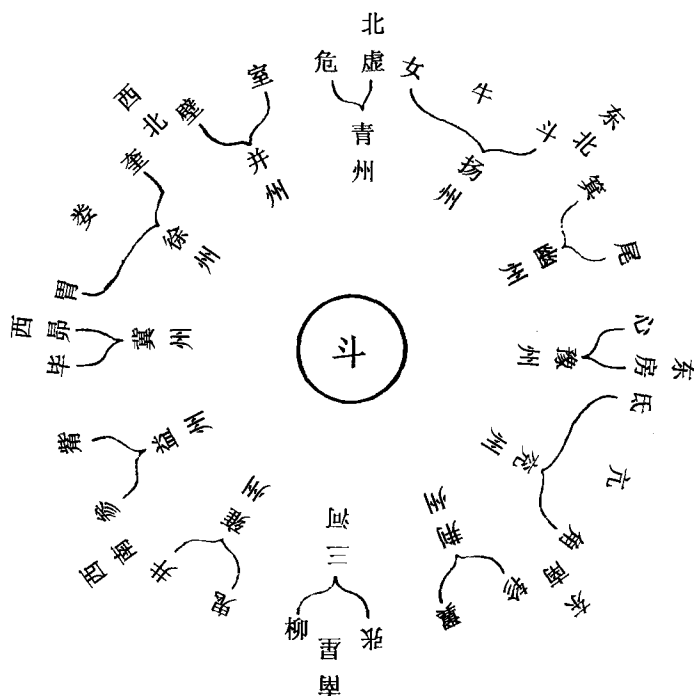


图7

《天官书》正义与《天官书》在分星问题上稍有差异,现引文作图,请读者对照阅读。正义曰:“《星经》云,角亢郑之分野,兖州;氏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牵牛吴越之分野,扬州;须女虚齐之分野,青州;危室壁卫之分野,并州;奎娄鲁之分野,徐州;胃昂赵之分野,冀州;毕觜参赵之分野,

益州；东井與鬼秦之分野，雍州；柳七星张周之分野，三河；翼轸楚之分野，荊州也。”

二十八宿与十二州是以天文地理喻人事之论，舍与州之寓意，尚有待于我们探讨。我这里可以断定的是扬州江湖和三河两州，按照八卦论，东北艮地是终万物与始万物之地，也就是家天下一朝代的发祥地与葬身所。由箕过渡至斗，渡过江湖，表示政治家背叛了旧政权，走上了反叛之路。由柳星过渡至张星，渡过三河，表示政治家背叛了革命的初衷，背叛了人民，重蹈家天下老路。江湖三河，都表示由此及彼的背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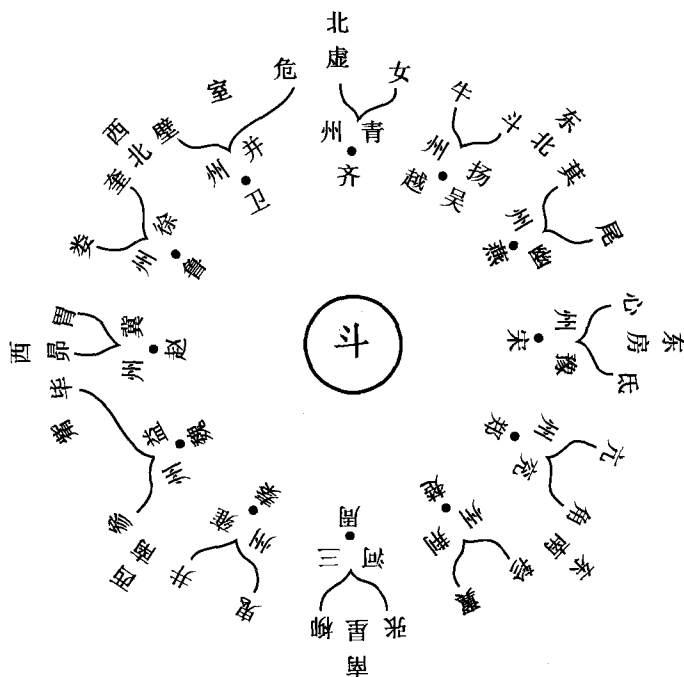


图 8

图 8 是根据正义制的图。正义不仅谈到了十二州，还谈到了十二国，二十八宿和区域，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八节 二十八宿与四方之兽

二十八舍分东西南北四方，每方七星。每方七星有个共名。东方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其共名是青龙，或曰苍龙。北方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其共名是玄武。西方宿奎娄胃昂毕参，其共名是白虎。南方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其共名

是朱雀，或曰朱鸟。二十八舍是太阳系七曜运转投宿的旅舍，这就大天二十八宿而言，是大自然天文。古代哲学家将大天二十八宿，从太空取下来，放在地球上的某一区域，表示一个政权统治的势力范围。这个范围可大可小，二十八宿也就随其大小而伸缩。我国中医针灸的骨度法，也源于这种伸缩理论。疆域套二十八宿著地不动，战时，将一个参战的集团也以二十八宿来布局，以示前后呼应。

《礼·曲礼》曰：“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古贤哲将这段文字注疏为用兵行军。鄙人认为，此段也兼论了行政。行，包含了行政和行军两个侧面。行政与行军有时机与战机的问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良机行事，体现为政治家的敏锐，此即“前朱鸟”。朱鸟是飞体，行动迅捷。《随》之九二“失时极”，指明应宣布政策的时间不宣布，错过良机，宣布的政策贯彻不下去，成了一纸空文。战争亦然，失掉战机，便不可取得大捷。

及时施政，雷电般的用兵，取决于执政者深思熟虑。前朱鸟的迅行，源于后玄武的判断。玄武是龟，龟喻谋士智囊，谋士智囊的决策，是朱鸟前行成败的关键，故曰“后玄武”。朱鸟属夏，夏散发快速；玄武属冬，考虑问题，要冷静。

朱鸟与玄武能否使用得当，就是要看赏罚二柄应用得如何。青龙属春，春主生；生喻奖励。奖励是文事，文属左，此即“左青龙”。白虎属秋，秋主杀；杀喻惩罚。惩罚是武事，武属右，此即“右白虎”。青龙白虎即家天下主生主杀的官员及其施行的一套制度。

招摇即北斗七星的杓星，喻月夜君主。君主是朱鸟、玄武、青龙、白虎的头目，故曰“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是说这个集团在君主的统领下，马不停蹄地争夺更多更大的奴役权。《释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欲达目标即“及”。扩大自己，削弱对方，即“操切”。自己获吉，敌人凶败，取得胜利，即“相逮及”。缮同修，今语亦云修缮。无厌的狼吞虎噬即“急缮”。

我认为，“怒”是对立社会敌我双方，由仇恨引起的奴役与反奴役的心理和行动。怒是奴心的复字。《老子》六十八章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暴力专制是“武”，将被统治者当成牛马使用是“怒”。《老子》三十章又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也就是“善战者不怒”。战胜敌人，扫除了害人虫，解救了人民，达到了目的，功成身退，即“其事好还。”战胜敌人，以胜利者自居，功成身不退，为自己搭起升天的阶梯，必然要实行怒政，“以兵强天下”。暴力专制，必将导致暴力反抗，因此老子在三十章里又说：“师之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师之处同大军之后，也就是“以兵强天下”。荆棘生同必有凶年，也

就是遭到天下的暴力反抗。善者果而已,即“善战者不怒”。

为了醒目,现作《二十八宿与四方之兽图》以示(见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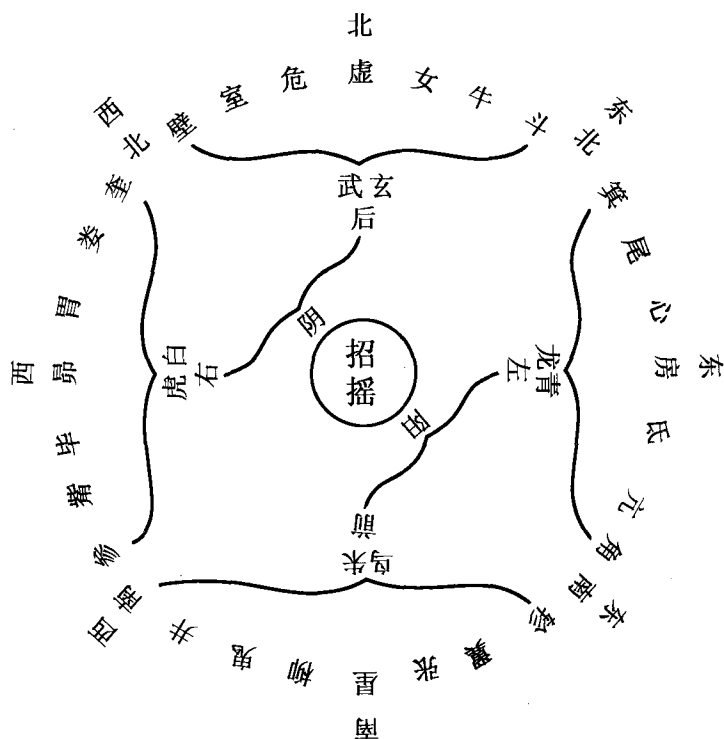


图9

“急缮其怒”是家天下统治者的欲望,也是用人处事的布局,也是其一个朝代的通史,也是他们为自己的后辈儿孙被奴役播下的祸种。《易》讲的“天文”、“鸟兽之文”,即言家天下的全部履历。以其通史来讲,由东北艮造反发难起,到南方离夺得中央政权止,急缮其怒的主攻对象,是时处残月的桀纣政权。夺得中央政权后,急缮其怒的主攻对象,是处心积虑盘剥和控制人民,对外疯狂地掠夺弱小民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强梁者不得其死。

从东北艮到南离,霸道派是王道派的同人,《系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即言这种同人关系。此时的霸道派赞同王道派的某些思想,愿意接受王道派的指挥,但是霸道派没有坚固的清虚世界观,时机成熟,就会变卦,因此,古哲认为,从根本上说,霸道仍属于鸟兽范畴。《坤》文言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王弼注曰:“阴之为物,必离其党,之于反类,而后获安贞吉。”彻底背叛富贵的寄生生涯,即“离其党”,站在富贵的对立面,矛头指向朱门,即

“之于反类。”庄子《逍遥游》中的鲲，怒而化为鹏，即“安贞吉”。一个政治家由富贵的马，转化为大地的人，站在社会的角度讲，就是“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西南是大地公转四月的方位。四月纯阳用事；纯阳用事，即王道治理。东北是大地公转十月的方位。十月纯阴用事；纯阴用事，即家天下最黑暗的专制。由专制营垒，走到人民一边，即鲲化鹏的大转变。

霸道派是阴阳混合体，在施政方面，也考虑人民的利益。他们自己在天上过非凡的好生活，也让人民能维持温饱。这对社会有好处，儒家王道派愿意同他们合作，但道家不同意这种合作。《乾》文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即言和霸道派的合作。《礼·月令》孟春仲春季春“驾苍龙”，孟夏仲夏季夏“驾赤骝”，中央土“驾黄骝”，孟秋仲秋季秋“驾白骆”，孟冬仲冬季冬“驾铁骝”，此即同于乘六龙。这里的赤骝同朱鸟，黄骝同招摇，白骆同白虎，铁骝同玄武。《淮南子·时则训》也有上文，取自《礼·月令》。家天下统治者把人民当成牛马，中国的圣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将家天下的专制者当成牛马了。乘驾与反乘驾谱写了我们民族的天文史。

第四章 十二子

小 序

古代天文学中的十二子,是很重要的时空概念群,也是多变的时空概念群。十二子的称名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在蕃囿中,十二子的方位是多变的,但十二子的如上排列是不变的。

十二子是太阳和地球相结合所产生的天体自然现象。太阳如夫,地球如妇,夫妇结合生孩子,有类于太阳与地球结合产生天体自然现象一样,故以“子”给十二子命名。以人喻之是“子”,以木喻之是“支”或“枝”,故十二子亦称十二支。《大雅·文王》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传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树根即本宗,支枝即支子。支子生于本宗。时空概念的本宗,就是太阳与地球。在天体运行中,子支体现时间,故十二子亦称十二辰。《尔雅·释训》曰:“不辰不时也。”郭注曰:“辰亦时也。”疏曰:“不辰者,言不得其时也。”由此可见,辰与时是同一概念。

十二子的含义很复杂。所以复杂,是以天体喻人事的缘故。现在先将《史记·律书》中的十二子解释抄录如下。“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案,此下是阙文,正义注曰:“或一本云: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寅言万物始生蟄然也。”“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辰者,言万物之娠也。”“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午者阴阳交,故曰午。”“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酉者,言万物之老也,故曰酉。”“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

再将《淮南子·天文训》解释十二子的文字摘引如下:“帝张四维,运之以

斗。”“指寅，则万物蟄。”“指卯，则卯卵然。”“指辰，则振之也。”“指巳，巳则生已定也。”“指午，午者午也。”“指未，未，时也。”“指申，申者，呻之也。”“指酉，酉者饱也。”“指戌，戌者灭也。”“指亥，亥者，阕也。”“指子，子者兹也。”

再将孔颖达《礼·月令》疏文摘引如下：“十二辰之名，按《律历志》云，孽萌于子，则子，孽也。又云纽牙于丑，则丑，纽也。又云引达于寅，则寅，引也。又云冒莠于卯，则卯，冒也。又云振美于辰，则辰，振也。又云已盛于巳，则巳，已也。又云萼布于午，则午，萼也。又云味僂于未，则未，味也。又云申坚于申，则申，坚也。又云留孰于酉，则酉，留也。又云毕入于戌，则戌，毕也。又云该闕于亥，则亥，该也。”

上文对于十二子的解释，虽然不全相同，但其大同之处，说明政治家升降荣辱的履历，说明政权在一个朝代内，上行下行，由先进走向反动灭亡的通史。有了改天换地的念头，身份是老百姓是“子”。扛起义旗，武装反叛是“卯”。反叛取得胜利，夺得中央政权是“午”。黄袍加身，高官厚禄，脑满肠肥是“酉”。子午卯酉四正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政权的腐败，由饮食开始。《序卦》曰：“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讲吃讲喝，即饮食之道。上文“有滋味也”、“味也”。都指执政者爱好品尝高级滋补食物。不顾基础是否温饱，当官的在饮食上做文章，是愚昧的表现，故曰“未，味也”。

以著周转体而论，十二子是外圈，将外圈用中心体统摄起来，十二子便称为六府。《淮南子·天文训》曰：“何谓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又曰：“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六府绳钩，示之以图是这样（见图10）。

《玉篇》曰：“府，聚也。”聚就是将十二子统一集中起来。子午为一府，丑未为一府，寅申为一府，卯酉为一府，辰戌为一府，巳亥为一府，凡六府。每一府两辰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关系。六府聚头，八卦对立，古哲都在讨论事物对立统一律。子为冬至，大地坚冰；午为夏至，植物茂盛。卯为生长期，酉为死亡期。寒热生死，都为对立体。

子午一府是经的中线，卯酉一府是纬的中线，故曰：“子午卯酉为二绳”。二绳是中数，中数是单数。子为北，午为南，卯为东，酉为西，东西南北也都是单数方位。《书·问命》曰：“绳衍纠谬。”疏曰：“木不正，以绳正之，绳谓弹正。”正喻居于中线的四方官。丑寅东北，辰巳东南，未申西南，戌亥西北，罡偶数方位，是偶数时辰。偶数时辰即钩数时辰。《文心雕龙·章句》曰：“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钩是句的繁体，即句。句与局，都是联字，如将丑寅联为一局，东北联为一钩等。四维邻体，联字总合为钩体，但其本意不能消失，如丑寅、东北虽联为一方，但本意都在。不能消失本意，故曰：“联字以分疆”。

按照《周易》说卦讲，家天下的全部历史，都是在“联字以分疆”中过渡的。四维当局，虽然结合在一起，但各自想拳经，都有自己的打算。丑与寅结合成东北，丑起来造反，为的是发展个人的势力，寅起来造反，为的是建立一个解除人民倒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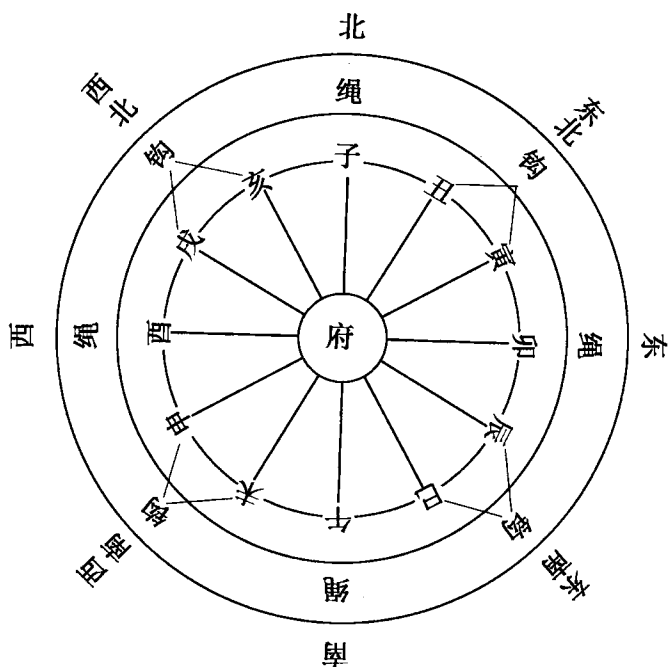


图 10

政权。前者为私，后者为公，目标很不相同。目标不同，便潜伏了分裂的危机。不同时期的四分五裂，都是联字以分疆的标志。《老子》三十九说：“天无以清，将恐裂。”四维当局，不论为公为私，“恐裂”是大家害的通病。

十二子有四象，先总示之以图，而后逐节讨论(见图 11)。

由外向内，第一圈是日景升降十二子，第二圈是地球公转十二子，第三圈是月球公转十二子，第四圈是地球自转十二子。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十二子错综相置，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我们读古文，遇到十二子时，先得断定是什么十二子。明白了十二子所属，便可以理解古哲的用心。《史记·天官书》曰：“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这里用的是日景升降十二子和月公转十二子。“岁阴”指月球，“岁星”和“星”指地球。“岁阴行在寅”，指月球公转而言；“岁星右转居丑”，指地球自转而言。寅是月公转的第三辰，丑是日景升降的第二辰。这时的月球和地球同居二十八宿的斗牛次，同舍一次。我们看看十二子总合图，便会一目了然。月公转卯辰与日景升降子辰，同在虚危次；月公转辰时，与日景升降亥时，都在营室东壁次。寅丑，卯子、辰亥，异文同质，都表明地球在当时运行于何辰。岁阴是岁星的附属，是岁星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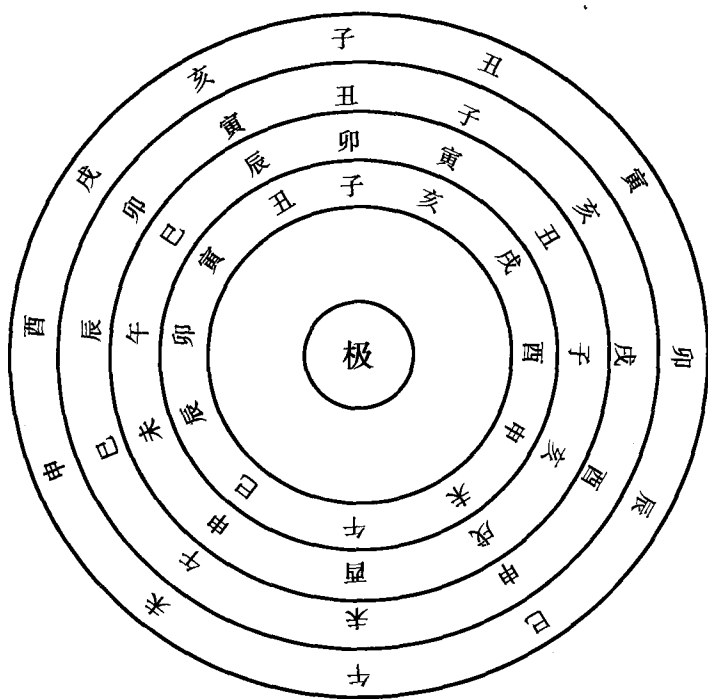


图 11

何宿,岁阴也就居何宿。

《礼·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疏曰:“日月会于娵訾而斗建寅之辰者,娵訾是亥次之号。”这里的“寅”指地球公转十二子,“亥”指日景升降十二子。寅与亥都在娵訾之宿。娵訾是营室东壁的综合辰名。寅与亥是麟凤其文采的表达的变化,所指实质相同。

第一节 日景升降十二子

《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我们祖先在昼间认识天体的科学仪器是土圭。土圭也叫日晷仪。日晷仪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顺南北方向,放置一块木板。木板的南端立一根杆子,称之为“八尺之表”。每天日中正午,将八尺之表的日景刻记在木板上。我们的祖先,通过日景升降,明白了地球公转的偏斜运动,也明白了产生春夏秋冬的原因。通过日景长短也测出了大地南北距离的里数。“测土深,正日景”,是土圭的主要功用。

日景升降十二子,反映在日晷仪的木板上,大体的情形是这样的。日景最长的极限为“子”,子的节气是冬至。日景最短的极限为“午”,午的节气是夏

至。日景由冬至下降,降至子与午的中间是卯时,卯的节气是春分。日景由夏至上升,升至午与子的中间是酉时,酉的节气是秋分。日晷仪十二子记时板,大体如此(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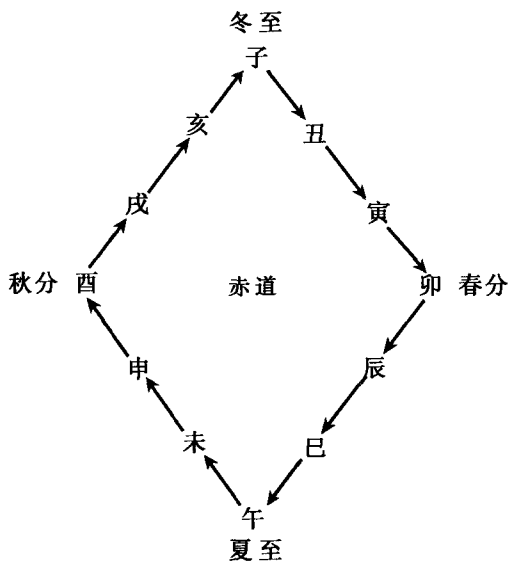


图 12

《左传·僖公五年》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疏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长。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长而景最短,是谓日北至也。自是之后,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长,是谓日南至也。”日之行天的“日”,指地球。有南有北的南北,即“日南至”与“日北至”。南,日南至,是地球的南回归线,北,日北至,是地球的北回归线,“日最长而景最短”,“日最短而景最长”,日皆指白昼。日景的长短和白昼的长短成反比例。

日景升降表明了大地的偏斜运动,日景升降也表明了大地在公转中,居于二十八宿何宿,居于十二星次何次。《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传曰:“日月所会,谓日月交会于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寿星,巳曰鹑尾,午曰鹑火,未曰鹑首,申曰实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娄,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纪。”“寅曰析木”等,是天文学家将圭板上的十二子放大比例,曲成圆周,置于太空,以揭示大地运行于何舍,宿于何次,会于何辰。现作图以示(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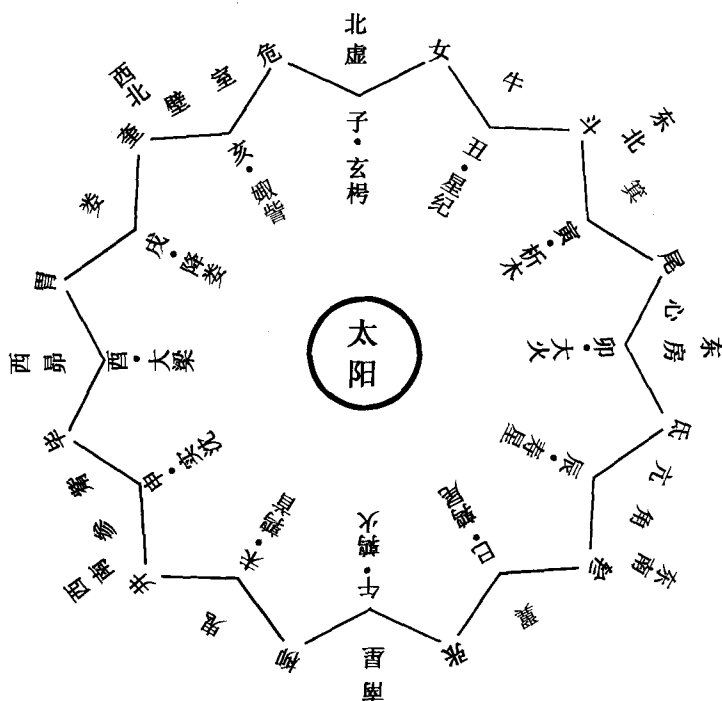


图 13

第二节 律中十二子

律中十二子居位,同于日景升降十二子。日景升降十二子,着重说明自然,律中十二子着重说明政事。中国古代贤哲,将家天下的一个朝代,比譬为一个乐队演奏的一首乐曲。律喻乐队的指挥。乐曲的基调与节奏,也是律,由指挥掌握。家天下整个朝代,喻为一年,演奏一首乐曲,也喻为一年。一年乐曲的节奏,适应一年十二个月的二十四个节气,就构成了律中十二子的全数。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将支配社会人的活动;乐曲的十二律吕,和二十四节气一样,也支配人的感情,支配表演节奏。大自然二十四节,表现为“气”,乐曲之十二律吕,表现为“音”。一朝代的气,一朝代的音,体现于政治,都反映一朝代不同时期的执政者和其施政。

古哲将天上的北斗七星借下来,放置在地球的北极。北极的北斗七星的最末一星,谓之斗杓。斗杓是夜间的指时星。北斗七星是阴体,出现在夜间;日晷仪的日景,也是阴体,出现在白天。北斗七星的最末一星指时,日景也是

最末端指时,如同北斗的杓星。因此杓星与日景之末端,都简称“斗”。现在,我们先引用《淮南子·天文训》的文章,而后制图说明。

“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黄钟十一月也。钟者聚也,阳气聚于黄泉之下也)。加十五日,则小寒,音比应钟(应钟十月也,言阴应于阳,转成其功。万物应时聚藏,故曰应钟)。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音比无射(无射九月也。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万物随阳而藏,无有身出现也,故曰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南吕八月也。南任也,宫阳气内藏,阴倡于阳,任成其功,故曰南吕也)。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夷则七月也。夷伤、则法也。言阳衰阴发,万物凋伤,应法成性,故曰夷则也)。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音比林钟(林钟六月也。林众钟聚也。阳极阴生,万物众聚。而盛,故曰林钟)。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蕤宾五月也,阴气委蕤在下,似主人,阳在上似宾客也,故曰蕤宾)。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仲吕四月也,阳在外,阴在中,所以倡中于阳,助成功也,故曰仲吕也)。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阳气养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济止)。音比夹钟(夹钟二月也,夹、夹也,万物去阴夹阳地而生,故曰夹钟也)。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小满四月也)。音比泰簇(泰簇正月律也,簇,簇也。言阴衰阳发,万物簇地而生,故曰泰簇也)。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大吕十二月律也,吕倡也。万物萌动于下,未能达见,故曰大吕,所以配黄钟助阳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音比泰簇。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中绳,故曰秋分雷戒,蜇虫北乡,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括弧内均为许慎注)

现在,我们依上文制律中十二子图,读者文图对照阅读,便容易理解作者的思想(见图14)。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文,请读者制作斗针和音针各一根,将针根用图钉固定在极心中间,依照文章叙述的步伐转运。我们便会明白,斗针右行十五日、音针左行三十日。斗针由冬至黄钟运行到夏至蕤宾,音针走完了全程,又抵达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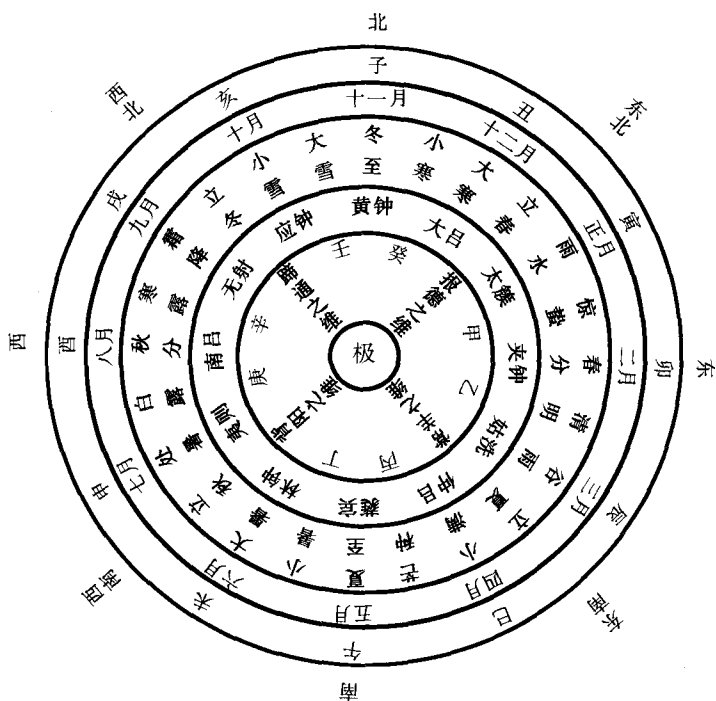


图 14

至黄钟。自此之后，斗针由夏至蕤宾向左运行，音针由冬至黄钟复返，向右运行。斗针运行至冬至黄钟，音针也运行至冬至黄钟。一年二十四节气完结，一首乐曲也就演奏结束。《红楼梦》说“你方唱罢我登场”，即言家天下的演奏史，歌唱史。

中国古代的人文学是象形学，《老子》三十二章称之为“譬道”。譬即比喻。《系上》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尚其象，也就是崇尚比譬。以演奏一首乐曲，比譬一个朝代，也是“尚其象”之一。《前汉·律历志》云：“斗者聚升之量也。”日圭的景端是斗，斗是集结升在上层建筑一伙人的领头人。古哲中的度量衡裁切断等等，指决策人物。聚升之量即集团的核心人物裁断者。《礼·乐记》疏曰：“和比之谓音。”《比》卦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斗团聚了一伙人治理天下，即“斗指。”斗指即指挥乐队演奏。演奏发出声音，喻为施政。斗是有形体，音是无形体。

斗指子转一周天而又指子，喻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指子经卯至午，是取天下期，上行期，今语进步期，指午经酉至子，是家天下的持胜期，治天下期，下行期，今语反动期。《易》之《乾》《泰》《未济》都揭示家天下的上行期，进步期；《坤》《否》《既济》都揭示家天下的下行期，反动期。

上行期和下行期，政策为谁服务，喻之于乐队演奏，就是“音比”。“比吉也；比辅也”，是演奏者投其所好，为自己的基础服务。“下顺从也”，即基础对“音”的回答。

乐队演奏，其音达近达远，什么人愿听，什么人和唱起舞，都属于音比问题。家天下开山鼻祖由秘密活动到武装起义，由占山为寇到夺得中央政权，称霸称王，他的音由近到远，风扬全国，故音由黄钟又转至黄钟。这就是家政的上行期。上行期是得民心期，由子经卯转至午，斗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人物。至午夺得中央政权，斗黄袍加身，光宗耀祖，一人成仙，鸡犬升天，由人变成了神，踏入了非凡的反动道路。由凡人变成神仙，丧失民心也就由此开始。一步一步丧失，音亦由子起渐消，经卯经午经酉，最终丧失至子时黄钟冬至，斗也成了众叛亲离的一夫。由金满箱银满箱变为乞丐，演奏收场，遗弃了人民的“独乐乐”者也从黄粱美梦中清醒了过来。

律中十二子所揭示的是，斗所以得天下所以失天下的一般规律，普遍规律。《荀子·王霸》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疆，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天下归之。”天下归，表现为音长；天下去，表现为音消。音长的表现是，其一，百姓生产热情高，财富创造得多，故曰“得百姓之力者富”。其二，百姓愿意用生命保卫政权，勇于献出一切，故曰“得百姓之死者疆”。其三，人民和执政者心心相印，彼此关照，百姓不时赞美德政，故曰“得百姓之誉者荣”。音消的表现是，生产消沉，社会贫困；保存自己，贪生怕死；对于官员，口不敢明骂，心里也嘀咕腹诽。汤武是家政上行期的斗，因此“天下归之”。

天下归，音长，天下去，音消，王与亡都将经历渐变的过程，要经历长久的历史时期。《恒》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家天下的王与亡，少则经历数十年，多则经历数百年，不算短暂，故曰“久”。久的历史，演奏了一首乐曲，乐队收场，音也结束，表示一个政权的一败涂地，树倒猢猻散。律中十二子合奏曲，也就是家天下渐变的演奏史。

古代哲学家将原始大同社会为公的执政者们也喻为乐队。但这个乐队不转十二子，而是在太阳大中天位演奏。演奏者按照律的指挥配乐协作。这种乐队，荀子《劝学》称之为“乐之中和”。中和之乐，其音传播八方，八方按其节奏而歌舞。全社会有节奏协同动作，《书·舜典》称之“八音克谐”。八音克谐之乐，庄子《天道》称之为“人乐”，“天乐”。他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殧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

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神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之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天乐即大家乐,是上层建筑天与基础地,应律之节奏而和唱,无相夺伦之乐。天乐无尽期,故曰“长于上古而不为寿”。原始天乐社会是上古,将要建成的天乐社会,比上古还要漫长,故曰“长于上古”。

古哲将执政者喻为乐队,演奏的声响是“音”。公天下发扬的是“大音”(见《老子》四十一章),家天下散播的是“翰音”(见《中孚》上九)。大音文质相符,翰音有文无质。前面引的《天文训》的音,都指大音。古哲的理论是,公天下社会虽然解体,但公天下的道德思想和人情风俗,在社会上深深地扎了根。在历史的长河中,代代有贤哲继承和发扬。历史上的王道派真人,古哲也称之为“鬼神”。鬼神大音是无形之音,他们是社会的阳气正气。家天下上行期“音长”,表现在对王道派的尊重,此时阳气正气占了上风;家天下下行期“音消”,表现在对王道派的摒弃,此时阴气邪气占了上风。家天下下行期,其进钝者,其退缓;其进锐者,其退速。大音退尽之日,也就是家政彻底覆灭之时。律中十二子所要说明的是,家政的音长音消,治乱存亡取决于执政者对待王道派的态度。长消是斗转十二子的根本规律,但在消的过程中,某一斗起用王道派,也可以使其政权转危为安,由音消变为音长,可以经历一段复兴道路。

政权演奏的声响是音,人民爱不爱听执政者的演奏,也是音。因此此节与十章《斗音喻政权的地位和声望》,是相通的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

第三节 地球公转十二子

地球公转十二子,也叫斗建十二子。日景升降十二子,取法于白昼日中;斗建十二子,取法于夜间子时。日景升降十二子以太阳为中心,斗建十二子以北极星为中心。日景升降十二子表明了天地节令,斗建十二子表明了大地居次。我们的祖先,昼测日景,夜观天星,在天文学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淮南子·时则训》曰:“孟春之月,招摇指寅。”“仲春之月,招摇指卯。”“季春之月,招摇指辰。”“孟夏之月,招摇指巳。”“仲夏之月,招摇指午。”“季夏之月,招摇指未。”“孟秋之月,招摇指申。”“仲秋之月,招摇指酉。”“季秋之月,招摇指戌。”“孟冬之月,招摇指亥。”“仲冬之月,招摇指子。”“季冬之月,招摇指丑。”许慎注曰:“招摇斗建。”招摇指北斗七星最末一星杓星,和前节文章的

“斗”字意同。白天,斗反映在日景末端;夜间,斗反映在一年之内,斗杓子夜所指各辰。上文十二子与四时,都说明地球公转(见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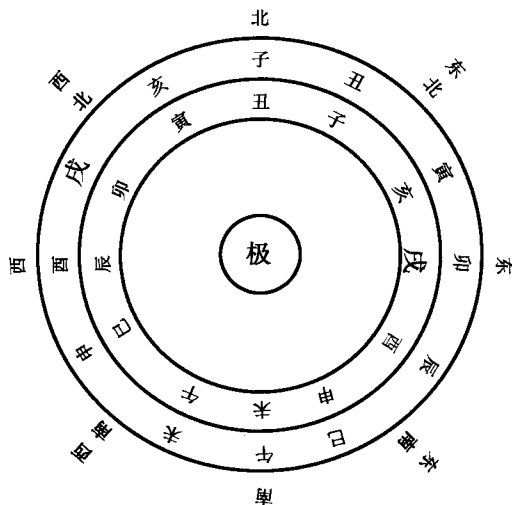


图 15

我们比较一下上图便会明白,日景升降十二子,由左向右运行,和地球取反方向。地公转十二子,由右向左运行,和地球运行方向相一致。地球公转十二子,说明十二个月内,地球居于何宿。十二子表示地球(见图 16)。

《史记·律书》曰:“十月也,其于十二子为亥。”“十一月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十二月也,其于十二子为丑。”“正月也,其于十二子为寅。”“二月也,其于十二子为卯。”“三月也,其于十二子为辰。”“四月也,其于十二子为巳。”“五月也,其于十二子为午。”“六月也,其于十二子为未。”“七月也,其于十二子为申。”“八月也,其于十二子为酉。”“九月也,其于十二子为戌。”十二子表示地球,正月二月等表示月球。地球居于何宿,月球当然也就居于何宿。地球由于居位的不同,因此产生了子丑寅卯等十二子称名。月球由于居位的不同,因此产生了冬月,腊月、正月、二月的称名。如果说,其于十二子为子,那就可以说,其于十二月为冬月,其于四时为仲冬。这里,子,十一月,仲冬,是相通之数,说明此时的地球和其卫星宿于斗牛次。其他各次都是如此。

《周礼·春官》大师郑注云:“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大吕丑之气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泰簇寅之气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应钟亥之气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气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吕酉之气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寿星。蕤宾午之气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鹑首。林钟未之气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鹑火。夷则申之气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鹑尾。中吕巳之气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实沈。无射戌之气也,九月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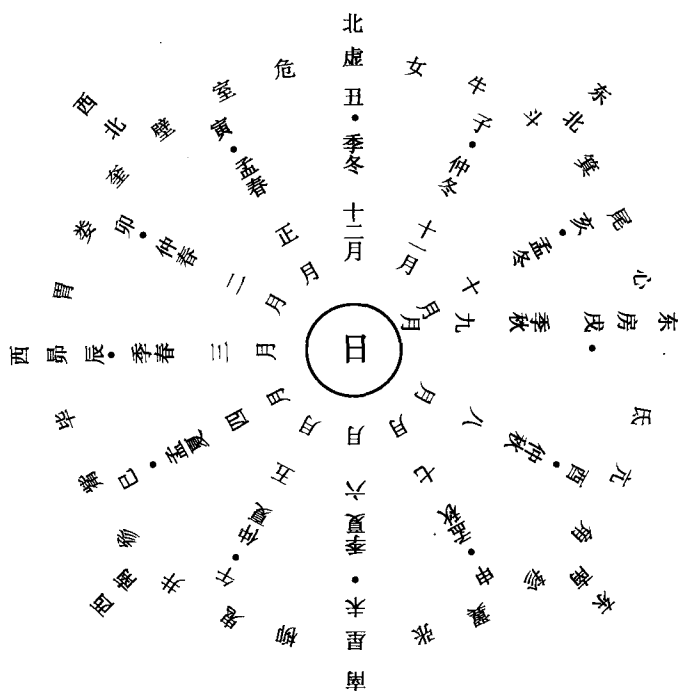


图 16

而辰在降娄。”十二月律吕,随二十四个节气而转动。星纪玄枵等十二辰会,是二十八宿的综约体,随二十八宿而著天不动。十二子虽多变,但二十八宿与十二辰不会变,通过不变来了解变,也容易明白作者的用意(见图 17)。

上面郑注文章,打乱了十二子的秩序,我们用图去理解文意,便会明白,打乱秩序叙述,意义同样清楚。文中的二十八宿不转,星纪等十二辰会也不转。黄钟、子之气,虽多变,但有星纪定位,文脉同样有条不紊。“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黄钟之气,也就是子之气,是地球大雪冬至之气。大雪冬至子之气,用日景十二子明之,是日景至长,白昼至短之气,是阴极阳生之气,是太阳光直射南回归线之时气。用地公转十二子明之,此时地球北极的斗杓,正指向地球公转的子时。这时斗杓的名称是“十一月”。十一月建焉,与“斗指子”是同义语。斗,招摇,月都指地球北极的杓端。斗指、斗建、月建,譬之于政治,斗指表了君主的意向,斗建表明了君主的行动。地球绕太阳公转,月球绕地球公转,每月月末与月初晦朔之期,月球居于地球和太阳的中间,三个天体成一线,谓之辰会。一年十二会,“辰在星纪”,“辰在玄枵”,即言这种天体转运的自然现象。地公转十二子用的是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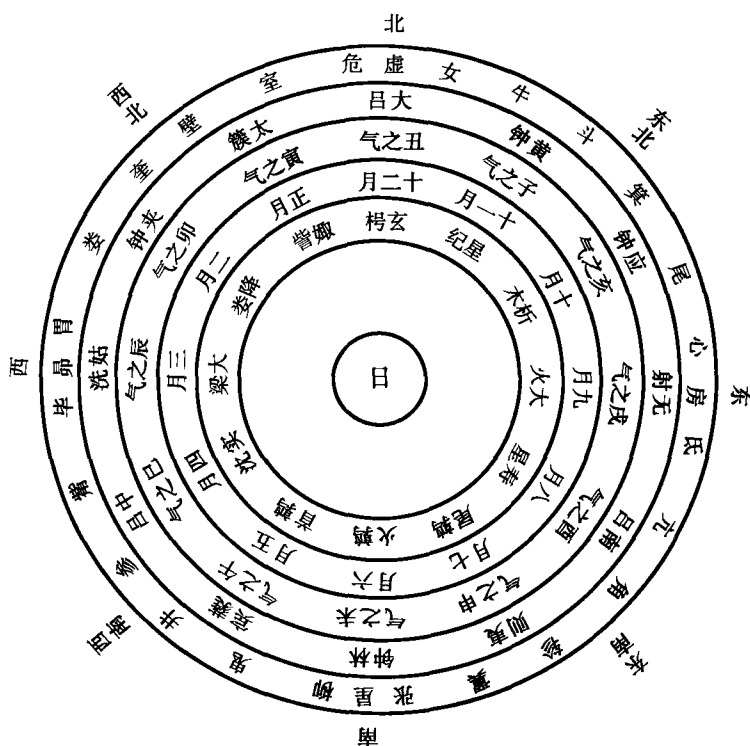


图 17

第四节 月球公转十二子

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是一年，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周天是一月。月球绕地球公转十二周天，也就是一年。月球是地球的随行天体，地球的居宿，也就是月球的居宿。这是这两个天体的共同性。但是月球又有其自己的殊异性，因此古代天文学家将月球公转十二子的居位与称名，也作了殊异处理。月球公转十二子的殊异称名是：子为困敦，丑为赤奋若，寅为摄提格，卯为阐阍，辰为执徐，巳为大荒落，午为敦牂，未为协洽，申为涪滩，酉为作鄂，戌为阍茂，亥为大渊献。月球绕太阳公转十二子，子时困敦，始于二十八宿之房宿，始于夏历九月季秋，由右向左循地球公转的轨道运行。月球公转十二子，用于政治，揭示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全过程。地球绕太阳公转，还有自转之昼夜，还有显现阳光的时间。月球是暗夜天体，是见不得阳光的天体。月公转十二子喻家天下黑暗暴力专制。李白诗说“愿借牺皇景，为人照覆盆”。暗夜体将人民扣在盆子下，过着鬼一般的幽昏生活。《红楼梦》将腐朽透顶的荣宁二府喻为“坟圈

子”，也在揭露嫦娥专政的制度。现在我们引用《淮南子·天文训》的文章，来说明月球绕太阳公转的十二子。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太阴在卯，岁名曰阏闾，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太阴在辰，岁名曰执徐，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太阴在巳，岁名曰大荒落，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岁星舍胃昂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太阴在未，岁名曰协洽，岁星舍觜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太阴在申，岁名曰涪滩，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太阴在酉，岁名曰作鄂，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太阴在戌，岁名曰阇茂，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太阴在亥，岁名曰大渊献，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太阴在子，岁名曰困敦，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昂毕为对。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参为对。”

一、上文的“太阴”、“岁”都指月球。“岁名曰摄提格”云云，即太阴名曰摄提格，也就是说，居于月球公转寅次的月球，名字叫摄提格。古哲有个规律，大的统摄概念，包括了他所统摄的分体在内。地球是岁星，其卫星当然可以称“岁”，因为月球公转一大周天，同地球一样，也是一年。

二、岁星指地球。地球是月球的统领体，故曰“其雄为岁星”。雌雄也是比譬。家天下的全部历史，《系辞》称为“鸟兽之文”，《贲》彖称为“天文”。鸟兽言其愚野，天文言其暗夜。鸟兽之文的奠基人，是一朝代的开国承家霸主，霸主即“其雄”。霸主属地道，具有地球一身而二任焉的品德。地球是太阳的附丽体，同时是月球的统摄体，自身具备乾坤双重属性。“其雄”指其乾性一面。合群的鸟兽，总有一个雄性做统率。月夜的制动之主是地球，故曰“其雄为岁星”。

三、文中所提及的月份，是夏历月份。夏历十一月，地球与月亮舍于斗星和牵牛星次，故曰“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同样，夏历十二月，地球和月亮宿于须女、虚、危星次，故曰“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其他各月仿此。

四、“与之晨出东方”之“之”，指二十八宿各星。夜晚月出，二十八宿也同时出现。我们地球上的人，只有夜晚，才能观察月球，观察二十八宿。白昼一出，太阳照临，月球与二十八宿，同时消失，此即“与之晨出东方”。出即黜，也就是废黜。东方指地球上特定时区的东方，非指宇宙太空之东方。太阳从东方出来，月球与二十八宿随之匿迹，即“晨出东方”。

五、“东井與鬼为对”等云云,是说地球与月球的居次,其对面是二十八宿的什么宿。看图便明,无庸赘述。

现在依据《天文训》制月公转十二子图以示(见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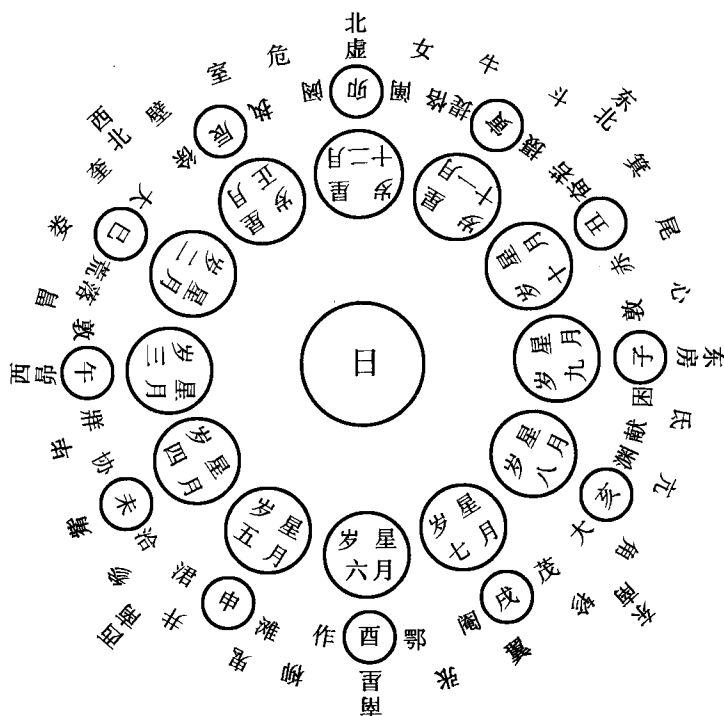


图 18

月公转十二子,用子丑寅卯表示,其位如上图。但是古哲往往不用子丑寅卯表示,而是用月公转的殊异名称表示,如子月称“困敦之岁”,丑月称“赤奋若之岁”,寅月称“摄提格之岁”,卯月称“阏闾之岁”等等。

月公转十二子,《史记》与《尔雅》都有记载。现在我们引用《天官书》的文章,请读者与《天文训》的文章对照阅读。

“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大荒落岁,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奎娄晨出,曰跽踵。”“敦牂岁,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昂胃毕晨出,曰开明。”“叶洽岁,岁阴在未,星居申,以六月与觜参晨出,曰长列。”“涒滩岁,岁明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與鬼晨出,曰大音。”“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曰长王。”“阏茂岁,岁阴在戌,

星居巳，以九月与翼轸晨出，曰天睢。”“大渊献岁，岁阴在亥，星居辰，以十月与角氏晨出，曰大章。”“困敦岁，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曰天泉。”“赤奋若岁，阴氏岁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皓。”

《天官书》称月球为“太阴”、“岁”，《天文训》称月球为“岁阴”、“岁”。称地球，完全相同。《天文训》的月份用夏历，《天官书》的月份用周历。夏历以阴阳为主，周历以阴为主。现作史记天官书月公转十二图以示(见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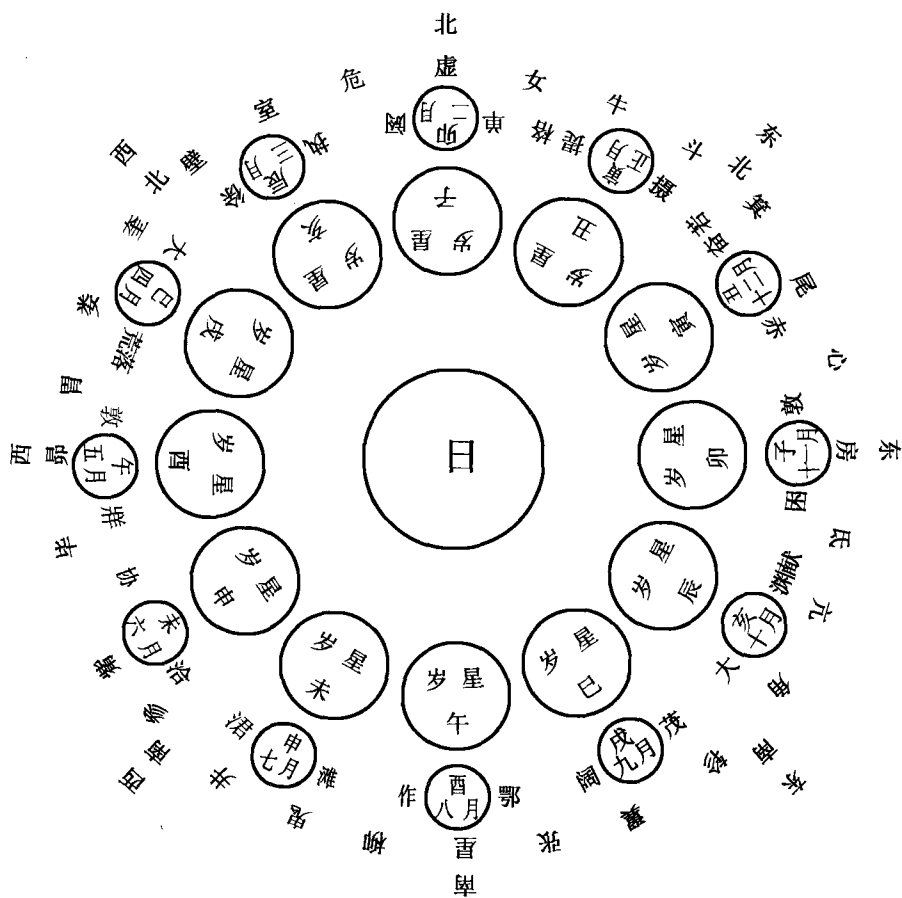


图 19

月公转十二子摄提格岁，是月公转的寅次，是日景升降十二子的丑次，正好与寅次同位，都宿斗牵牛舍，此即“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左行指地球和月球的公转轨道，右转指地球的自转轨道。文字狱逼得有识之士，要尽了手法来隐藏自己的思想。其中一个手法就是，用不同的文字，表达同一个意思。古哲称这种手法为“爻象之变互体”，或曰“县象运转以成昏明”。左右回互，文异而质同的十二子回互，都是昏明体，变互体。

第五节 地球自转十二子

地球自转十二子,是地球自转一周天的时辰。古人每天记时,都用十二子,精确的时辰还用刻与分。人的生死时间,用十二子记载,大的节日也用十二子报时,守夜打更也用十二子。十二子是中国人应用得很广泛的时辰概念,如同今天的时辰一样。古代的子时,也就是今天的零点至两点,丑时即今之两点至四点。中国的先哲,用十二时制,西洋的先哲,用二十四时制。十二与二十四都精确地侧定了地球自转一周天,就此而言,中西先哲,都是真理的握有者。

地球自转十二子的建立,要根据经度时区。经度时区,由人自己确定。中国古代的经度时区,确定在河南省嵩山。嵩山是地球经线的零度,也是地球自转的夜半子时。当时中国的中央,用的是嵩山时间。至于全国各地记时,因地制宜,很不一样。时区虽然各异,但在记时方面,则有共同规律。我们居住地的南方,正对太阳方为午时。南方移动三十度为未时,再移动三十度为申时,再移动三十度为酉时。以春分和秋分为例来讲,酉时日入。南方再移动三十度为戌时。戌时为初更。再移动三十度为亥时。亥时为二更。再移动三十度为子时。子时是三更。三更即今日之零点。再移动三十度为丑时。丑时是四更。再移动三十度为寅时。寅时是五更。南方再移动三十度是卯时。卯时日出。再移动三十度为辰时。再移动三十度为巳时。再移动三十度,南方与日相会,又转至正午时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地球之自转就是如此。我们居住地的正南方,是地球自转十二时的近日方,是地球自转十二时的指针。

古人白天计时,测日景的度数,晚上计时则有刻漏等仪器。到得后来,也用香记时。能记夜间的工具,当然也可以记昼间的时间。其余记时的,还有观星察天色这些方法。听鸡鸣也是断定时间的方法之一。

一年四季,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一周天经历二十八宿东南西北四方。地球虽然居宿居方不同,但其背日为夜,向日为昼是相同的。地球自转十二时,正当日中方为午,正当背日方为子。春秋二分,昼夜平分,日出为卯,日入为酉。春秋二分后,向冬至升降,日出日入的时间就不大相同了。

地球自转十二子,除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称名外,还有解释性的称名。杜预注《左传》昭公五年云:“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昃为台。隅中日出阙,不在第,尊王公,旷其位。”孔颖达疏曰:“七年传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彼即历言从王至台十等之目。此传既云十时十位,位以王、公、卿为三日,以日

中、食、旦为三日。上其中，知从中右旋而配之也。晡谓食也，晡时谓日西食时也。日昃谓蹉跌而下也。隅谓东南隅也。过隅未中，故为隅中也。若据时之先后，则从旦至食，至于中，宜以左旋为次，今传以配十位，从中而右旋者，以人之道，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欲从贱而渐至于贵也。若从中左旋，位乃渐退，非进长之义，故右旋也。”

这里的“十日”指十天干，也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指年也指日，因此地球自转一周天，同样具备十天干的属性。因此，这里用十天干与十二子相配。

“若据时之先后”，指地球自转时辰与轨道，依自转轨道，从日中计起，应由左向右转动，也就是“从中左旋”。杜氏为了说明地自转十二时，同样在讲政治，故右旋。右旋是时间的倒叙。“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老子》三十九章的话，意思是爬上了高位贵位的王，不要忘了贱位下位的民，应当由王返回到发祥地皂。由发祥地皂进升到王，由王又返回至皂，王与皂之间，上下同心同德。这种天地关系，古哲称之为“子午以东”。以东即用东。用东当官，是不遗弃人民，不忘故旧的施政。不忘故旧的施政，表现在执政者清心寡欲，公心持政，人民丰衣足食，循规蹈矩。

贵不以贱为本，高不以下为基，爬上了高位贵位，便遗弃了下民贱民，处心积虑在贫贱者身上打主意。王与皂之间，上下离心离德。这种天地关系，古哲称之为“子午以西”。以西即用西。用西当官，遗弃人民，遗弃故旧，官官相卫，同流合污，祸国殃民。脱离了本基的官僚，欲望无穷，办事偏心。人民贫困，铤而走险。爬得高来下跌重，子午以西者，是无本之木，是无水之井，由午经西转至子，他们办的千里长棚宴，也就变成了黄土高塋。

夜半、鸡鸣、平旦、日出等等称谓，至今仍在沿用。隅中也称小晌午，日昃亦称影儿斜，晡时亦称鸟归巢。虽然各地方言不同，但意义易明，不劳烦说。皂、士、卿、公、王等十日，隐得很深，这里解释一下。

《左传》昭公七年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皂、士、卿大夫、公、王是子午以东的十日，即子午用东的政治家。子午以东的人，其政治归宿，是臣服于皂，心甘情愿，为皂效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说明子午以东的人逐级为皂服务。王不可能直接臣皂，而要通过公、卿大夫、士各级。“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说明子午以西的人，一级屈从一级，其归宿是全社会的人为王效命，其结局是“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台、仆、僚、隶、舆、皂，都成了君王的牛马。

古哲中的臣字，指政治家为谁服务和屈从于谁，《韵会》曰：“臣音辰，事人

之称。”《说文》曰：“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子午以东的人，“君以民为天”，效命的对象是皂。子午以西的人，君以独裁为天，效命的对象是私一己的万物桀纣。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其意义是这样。子午以东的政治家，将自己看成是“下”，人民看成是“上”。《易》内的大卦泰、谦、临等，人民是执政者的“上”。执政者给人民效力，即“下所以事上”。执政者和人民相一致，人民和执政者水乳交融，即“上所以共神也”。神即执政者下。子午以西的政治家，把自己看作是“上”，人民看作是“下”。《易》内的小卦否、剥、观，人民都是执政者的“下”。他们以高压强令人民和他们相一致，即“上所以共用也”。这里的上和用都指子午以西者。子午以东的政治家臣服于皂，出于自觉自愿，出于对皂的爱戴。子午以西的政治家，以暴力强令各级臣服于他自己。人民的屈服出于无奈，不敢唱反调，也就是“共神”。强权专制建立的共神体，如同沙滩上的楼房。暴君一死，他的一套，也将会告吹。《易》之震卦，就是揭示子午以西者用暴力强令各级与其共神的卦。共神的最成功的表现是，君主绝对独断，一意孤行。他的面孔一变，部下两股筛糠。明哲之士成为金人，唯利是图者成为盲从。西风完全压倒东风，上上下下一言堂。“天下太平”，万马齐喑，愤怒暗流，道路以目。

第五章 太阳的名称

小 序

中国古代哲学家给事物命名,依事物的属性为根据。属性有本质的,也有非本质的,不论依据什么属性,总之是据实而发。这种称名方法,至今仍在沿用。一个人有小名、爱称、大名、字、绰号。参与社会,依据地位、经济、文化、为人,也产生了不少名称。秦可卿大出丧,花了一千两银子,买了一个“龙禁尉”的官名。这个官名和龙挂上了钩,因此在贵族们的眼睛里,是最堂皇、最荣耀的称名,价钱十分昂贵。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给天体命名,也是用的这种手法,依据天体的属性,给天体起了很多的名称。繁多的名称,加上回互使用,大大地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非本质的名称,古哲谓之“华”,本质的名称谓之“实”。华即文,实即质。华实相符,说明了客观,反映了真理,称之为“文质彬彬”。《文心雕龙·附会》曰:“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殊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无棼丝之乱。”附是附丽体,是事物的文,这里的“万殊”,“百虑”、“众理”、“群言”都是附体。会是综合体,是事物的质,这里的“纲领”、“同归”、“一致”,都是会体。

会体是质,是统摄体;附体是文,是随从体。质体比文体的量大。文虽不能揭示质的全貌,但要揭示事物的质,必须通过文。《论语·颜渊》说:“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在二体事物中,鞞是虎豹犬羊共有的文,但虎豹犬羊是其质。质有高下,文有美丑,不用文加以表现,也就显现

不出质来,故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子贡批评棘子成错了。虎豹犬羊,《易》内皆指质不同的政权。

《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原始大同社会是质胜文的时代,人的思想粗略,文没有能很好地表达质,故曰“质胜文则野”,野即不精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执政者说一套做一套,言过其实,表现为质暴文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故曰“文胜质则史”。史即家天下的历史。社会进入了桃花源,没有文字狱灾难,文与质相辅相成,表里一致,故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彬彬即内外一致,文质不背戾。

在家天下专制的社会,虎豹犬羊质不同,但其文是混杂在一起的,是相同的。相同的文,虎豹犬羊各自赋以自己的含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文的内容,故《系上》曰:“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与天地准。”比如“盗”字,贵族们把反叛者、偷鸡摸狗者当做盗,圣人将家天下的统治者当做盗。庄子的《盗跖》就是在描写这伙率兽而吃人的强盗。盗是大家用的同文,但各自赋以不同的质。

这里探讨了古哲命名的依据,探讨了文与质的关系,为的是扩大视野,适应古文的多变性。我们在第一章里讨论过了,太阳是隐了的天体,为了隐,其名称多变,也超出了其他天体。我们现在对太阳的称谓是太阳、日、日头、恒星,古人的名称却多得很。这里只能挂一漏万举几个例子。

第一节 一称太阳

太阳是太阳系独一无二的恒星,是太阳系天体第一颗创始星,也是太阳系天体的第一大星。太阳具有一的属性,因此用一来称太阳。《周易》由乾与坤两个符号组成,乾即“—”,坤即“--”。乾是太阳,坤是地球与月球。《说卦》曰:“乾为大赤。”《说文》赤作炎。大赤即大火。这里的乾、一、大火、大赤都指太阳。

《淮南子·原道》曰:“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许慎注曰:“一者,道之本也。”“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形是坤体,是附丽体,指地球和月球。地与月有土石形体。太阳是纯阳体,没有土石形体,故称无形。无形即单一体,故曰“无形者,一之谓也”。“无匹合于天下者也”,指太阳在太阳系里,不和任何星体对立。匹合即对立,如东西南北,春夏秋冬,都是有匹合体。“卓然独立,块然独处”,进一步阐明太阳居于中央而无匹合。“上通九天,下贯九野”,指对月球和地球的照临而言。上下站在人的角度讲的,月球居上,地球居下。月球地球有四方四维和中央的属性,故以九天九野称之。“一者,道之本”,是说太阳

是道人的政治出发点与归宿处,本即思想和行动的法则。行大道的人的略称即“道”。

《原道》又曰:“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太阳是太阳系天体的创始星,太阳的出现即“一立”。一立之后,逐渐形成了太阳系天体的其他星球,即“万物生”。一立而万物生,是《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缩写。古哲认为,自然界、社会界,事物的形成与壮大,总是由一开始。太阳系天体,先有了太阳,而后逐渐形成了它的行星和卫星。一个政权的建立,也是由最初的一个人张罗开始,逐步由小到大形成全国性的势力。

《系下》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之动,即圣人之动;圣人之动,亦称天下之至动。贞夫一,即圣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太阳般的大政权。《师》彖曰:“贞,正也。”正即以太阳中心为正,一即太阳。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公平正直,辉光普照,一视同仁。《系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即言太阳大政用一治理的制度。王弼《明象》曰:“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这里“众”、“动”指地球和月球,喻霸道和亡道。“寡”,“一”指太阳,喻王道。地球与月球,自身是众体动体,以动制动,以众治众,做不到“咸运”,也做不到“致一”。家天下政权建立在地球上和月球上,是坤体二政。二政没有本领治众,也没有法子制动。家天下一代不如一代地腐朽下去,直至被取代,是众不能治众,动不能制动的明证。

一和别的字结合起来,也指太阳。《淮南子·原道训》曰:“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一孔一门,皆言事物的总根。王弼注《老子》二十一章曰:“孔,空也。”空是大体,以孔指大。一与孔是联合复词,都指太阳。《玉篇》曰:“门,人所出入也。”古哲将门喻为政治家的出发点与归宿处,故曰人所出入也。《法言·修身》中的“禽门”,“人门”、“圣门”,即言亡、霸、王三极政治家的出发点与归处。一门与圣门同义,指王道派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这里一与门,也是联合复词,指太阳,喻王道大政。《庄子·天下》曰:“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这里的天、宗、德、本、道、门,异文同实,皆指太阳般的王道社会。

古籍中有个概念,叫太一,也写成泰一。太一和太阳同义,指太阳系,指太阳,指原始大同社会,也指圣人。《史记·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阳位,地球的北极位,都称中宫。天极星即大极星,指太阳。其一明者也指中宫位。其一明指太阳。太阳一出,众星消失,只有太阳的光辉,故曰“一明”。太一指圣人,太阳位是圣人的归宿处,故曰“太一常居也”。常居即安家落户处。《史记·礼书》“贵本之谓文。”索隐曰:“太一者,天地之本

也,得礼之文理,是合于太一也。”太一是太阳,天地即大地地球,天地之本太阳是地球赖以存在的根本。礼隐指政权。政权不用暴力,天下太平,即“得礼之文理”。得礼之文理所以能出现,是因为全社会的人,以太阳般的君主为中心而礼让运行。礼让社会也就是《礼书》中的“归太一”。归太一,即全社会团结在领袖的周围。

第二节 大称太阳

太阳是太阳系天体中体积最大的星球。太阳的体积大,光照的范围也大。太阳有大的品德,故古哲以“大”来称谓太阳。我们的祖先是否测出太阳的质量,我还没有弄清楚。古代天文学家已经认识了太阳是太阳系天体的最大星球,这是毫无疑问的。《系上》曰:“广大配天地。”孔颖达疏曰:“大以配天,广以配地。”大与天同义,指太阳;广与地同义,指地球。《老子》二十五章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四大都是以自然明人事的话,道是太阳轴心喻圣人;天是太阳喻一国的中央政府;地是大地,喻人民;王是愿意走复古道路的霸道君主。道大天大说在前面,也说明太阳比地球大。《否》《泰》二卦的“小往大来”“大往小来”的“大”指太阳之气,阳气;“小”指月球之气,阴气。《兑》卦彖云:“说之大,民劝矣哉!”大也指太阳。意思是说,实施太阳般的大政,老百姓会按照政府的指示办事。“说之大,民劝矣哉”,和《礼·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近义语。《乾》文言中的“大明终始”的“大”,指太阳,喻圣人。

大和其他的字结合在一起,组成复字,也指太阳。《乾》文言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大哉乾元”,“大哉乾乎”,都指太阳。“哉乎”是文字语言的基础体,太阳是太阳系的基础体,有基础的共性,故与“大”结合而称太阳。“乾元”、“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都指太阳。“万物资始”,是“万物资始之天体”之略称。资即资本,太阳是万物产生的本源。上述这些都是太阳的称谓,都比譬王道社会的继承者圣人。《乾》文言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圣人所以伟大而如太阳,就在于他们“利天下”人民而不是为了利自己。美在《易》内是政治上处于主动的隐称。《益》九四:“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王弼注曰:“得位履尊,为益之主者也。为益之大,莫大于信,为惠之大,莫大于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费,惠心者也。信以惠心,尽物之愿,故不待问而元吉,有孚惠我德也。以诚惠物,物亦应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这就是“能以美利利天下”的进一步说明。《老子》八十一章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也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而不言所利”的意思。天之道即太阳道。

《系上》曰：“易有大极，是生两仪。”大极即太阳“一”，两仪即行星地球和其卫星月球“--”。比之于社会，大极是圣人，两仪是背叛了家天下制度的朝外大员和其部属。《系上》又曰：“大衍之数五十。”大衍同大极，指太阳喻圣人。“数五十”，指太阳的居位与作用。数即气数，即天体和人事存在于宇宙中的时间。“五十”指太阳和圣人的作用。五是《易》内的中数，与中义同。“大衍之数五十”，也就是《大有》彖的“大中”。大极，大衍，大中，也叫“大亨”。《临》彖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意思是，圣人居于太阳位而施政，是太阳大政。孔颖达疏曰：“天道以刚居中，而下与地相应，使物大得亨通而利正。”

太阳是伟大的天体，是太阳系天体赖以存在的根本；圣人是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继承人，是社会政权赖以存在的源泉。圣人法太阳而治理国家，圣人具有太阳的属性，因此，古哲中的“大人”，其中一义，即以太阳喻圣人。《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地指地球，喻霸道；日月指月球喻亡道。霸道中的北极中心人物是“德”。亡道中的通达人物是“明”。德与明是大人联合的人。故曰“合”。四时即春夏秋冬，与四时合序，即赏之以春夏，刑之以秋冬。庆赏刑罚与大自然取同步。鬼神指历史上的先圣先贤和三极人物传下来的思想，以及活在人间的隐士的思想。吉凶是个动宾词，吉是崇尚爱好，凶是失败垮台。吉凶合在一起，指高兴家天下早日完结的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家政一天烂似一天，他无动于衷，即“吉凶”的说明。吉凶就是幸灾乐祸。

《离》大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明是懂得，两指太阳中心与地球中心。作是建立。离即《离》卦的上离与下离，指天中心与地中心。懂了天中心与地中心，建立以太阳中心与地球中心为体制的政权，即“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同《乾》文言的“乾元用九”。圣人用太阳位施政，即“大人以继明”。照四方，是说太阳的光辉照临大地的四面八方，以照四方形容太阳之德普施。

《孟子·离娄》曰：“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站在社会的角度讲，大人也只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父母。古人取“子”，余以为，义本于此。赤子婴儿跟随父母很紧，他们不会想到遗弃了父母，自己到温柔富贵之乡当吸血鬼。《庄子·徐无鬼》曰：“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此之谓大人。”《秋水》又说：“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圣人并包天地，同于《系上》之“成性存在”，意思是，圣人施政，兼顾了上层建筑天与基础地。泽及天下，即施恩泽于全社会。施了恩，也不自吹自擂，突出自己，故曰：“不知其谁氏。”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与《秋水》的“圣

人无己”意同。郭璞注曰：“己音纪。”纪即帝王的历史。纪是家天下走马灯转易的产物。君主一心想扬名后世，为自己树碑立传，希望基础不出风头是不可能的。大家一争名，名也就不明了。《老子》二十四章云：“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此之谓也。

《孟子·尽心》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太阳是太阳系天体的正中心，大人处世，立足于太阳中心位，此之谓“正己”。自己正而后正部下，便可以达到目的，故曰“正己而物正者也”。注曰：“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万物化成也。”

第三节 天称太阳

古哲将大宇宙太空称为“天”，宇宙太空的成员，恒星、行星、卫星、彗星也都称为“天”，太阳系的每一颗星球当然也称为“天”。我们人类出生的地球是天体之一，当然也称“天”。《说卦》中的“参天”，其中一天就是地球。“两地”指地球和月球，这里可以明白，太阳是纯阳体，只称天而不称地。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句经常提到的话，叫“天覆地载”。天指太阳，地指地球。覆指太阳光的覆照，载指大地的孕育与承载。天覆地载，是天下为公社会的政治家的处世哲学。

天指太阳，俯拾皆是，这里只能略举几个例子。《礼·礼运》曰：“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注曰：“圣人则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于鬼神，以制礼下教令也。”疏曰：“夫礼必本于天，言圣人制礼，必则于天。礼从天出，故云必本于天。非但本于天，又殽于地。殽，效也，言圣人制礼又效于地。天远故言本，地近故言效。”礼是原始大同社会讲礼让的隐称，也是王道派希望重新建立的文明制度。本于天，即建政法自然，以太阳为依据。太阳公平正直，辉光普照，有能力统摄自己的行星卫星正常运行。太阳是太阳系的根本，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一个国家的强弱荣枯，盛衰存亡、安危治乱，跟中央这个根本有直接联系。中央建政，依什么天体为本，也就决定了这个政权的命运。本于太阳的大政，才能长生久视，才能避免“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厄运。

殽于地，即建政效法大地的承载。这里的地，主要指地轴，其表面是北极。古哲认为，地球的北极，是平衡地球运行的中心体。地球绕太阳公转，升降于四十九度之间，是地心起平衡作用。太阳是中心体，地球的地轴也是中心体，圣人效法天地，就是效法天地公平运行的本领。地轴掌握平衡运行，地面方能正常孕育。

本于天,即执政者效法太阳的公正普照;殁于地,即执政者效法大地的承载与孕育。效法大自然还不够,还要加上“列于鬼神”一条。列于鬼神,也就是注文讲的,“取法度于鬼神。”古哲中,鬼神是个多义词,这里指王道派大同党人。《尔雅·释训》曰:“鬼之为言归也。”《说文》曰:“人之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归隐指复古,恢复大同制。《易》之归妹,即言复古。神是思想。复古派思想家即“鬼神”。《礼·乐记》疏云:“鬼神谓先圣先贤也。”先圣先贤,也就是先知先觉的圣人,先知先觉的贤人。三极之道,王道称人道,故《说文》一再强调“人之所归”,“从人”。“鬼头”,“鬼”也就是“阴气贼害”,指家天下国贼禄鬼天道。国贼禄鬼以身轻天下,一切从私出发,故曰“从厶”。厶即私。为公的鬼神,与为私的鬼头,就大自然赋性而言,并没有什么两样。从表面看,圣人和国贼,是一个模样,因此,鬼神“像鬼头”。《红楼梦》中贾宝玉与甄宝玉,就是鬼神像鬼头的描写。

人类历史长河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是很多的。历史上的圣贤,经过艰苦实践和研究,写成文字,传给后代,为的是让子孙吸取成功的经验,避免失败的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就是让后人避免重蹈覆辙。历史留给人们的经验与教训,只有经过刻苦努力钻研,才能明白。《论语》第一篇是《学而》、《荀子》第一篇是《劝学》,都在鼓励人们去学习。经过学习,还必须是十分艰苦的学习,才能称得上有所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有一个诚实的心灵,方能明白鬼神,从鬼神那里取得法度。家天下统治者,好点的学点历史的表面,桀纣鬼头否定历史,以愚昧为荣,根本就不学。更有甚者,用强权镇压文化,大搞文字狱。这样前车已覆,后车再覆。社会颠三倒四,以私为公,以诈为诚,以盲为明,以聋为聪。学风日下,淫风日上。统治者昏聩,也不准人民聪明。否定前圣前贤,用自己的一套求治,结果都以惨败而告终。

《礼·中庸》曰:“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都指王道治理所具有的品德。博厚配地,取法于地球北极;高明配天,取法于日中心太阳;悠久无疆,取法于太阳与地球之运行不已。取法于太阳地球运行的大政权,就是“天地之道”。太阳不表现自己,其光辉,人人皆知,此即“不见而章”。地球北极,不论地球运行于何时何方,自己居于中心不动,此即“不动而变”。太阳中心与地球中心,居于正位掌握天地运行的平衡,就是“无为”。《老子》三章曰:“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不治即皆治;此即“无为而成”。无为而成,也就是“其为物不二”。执政者不居于中心公正之地,就是二;执政者持二,天地将倾侧。执政者“其为物不二”,那

末,他们的部属,他们的人民也就以公平正直为中心而运转,此即“其生物不测”也。测,同侧。

王弼《明象》曰:“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成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至寡也就是一,众也就是二。执政者居于天中心和地中心,与人民同心同德,公正处事,就是“一”。执政者居于四周,与人民离心离德、私邪处事,就是“二”,就是“众”。一政得咸存,得咸运;二政总有一批人被遗弃。被遗弃的人,不得存,当然对执政者无所谓应,时机成熟,就要造反。故曰“众不能治众”,“动不能制动”。原始大同社会的执政者,居下承载,和人民生活活在一起,天下咸运,咸动,故曰“原必无二也”。原即原始大同社会。家天下夺得中央政权定鼎,就将自己划入异端二政。划入异端二政,就将自己置于“众不能治众”,“动不能制动”的被动挨打地位。家天下执政者,尽管狼吞虎饱,脑满肠肥,但是他们躲过了风暴又着了雨,从金银满箱到乞丐这个治天下过程中,思想上的忧患,始终不能解除。

《庄子·天道》曰:“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产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太阳自身不生产,但地球上生物的变化,全靠太阳,此即“天不生而万物化”。我们祖先,依据地球纬度的气温,推断北极圈太寒冷,不会有生物,但是北极掌握地球的平衡运行,没有北极,地球就不会孕育,此即“地不产而万物育”。古代哲学将地球的春夏秋冬称为四帝,春为春帝,夏为赤帝,秋为白帝,冬为黑帝。北极是统合春夏秋冬的纲领体,称长夏,长夏为黄帝。四帝再加上黄帝是五帝。五帝以黄为首,受王道思想的指挥,便构成了“帝王”。帝王施政,以百姓心为心,该实施什么政策,便实施什么政策,完成了任务,施政者便交差,自己不居功,退了下来。《老子》九章曰:“功遂身退,天之道。”王弼注曰:“四时更运,功成则移。”春生的任务完成了,由夏来接任;夏长任务完成了,由秋来接任;秋收任务完成了,由冬来接任;冬藏任务完成了,由春来接任。执政者四时更运而不居功,不成为四时更运的绊脚石,即“帝王无为”。帝王功遂身退,不阻挠社会发展,社会取得伟大的进步,此即“天下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合乎天地运行的大自然规律,故曰“天之道”,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天与其他词组合在一起,同样指太阳。《需》象曰:“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王弼注曰:“谓五也。位乎天位,用其中正,以此待物,需道毕矣,故曰光亨贞吉。”这里的“天位”、“正中”、“五”都指太阳位。霸道革命,扫除了一批老寄生虫,解放了社会。家天下才上台,还没有完全腐化。王道派大臣,居于太阳位,干一些施利于社会的事,即“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位乎天位

以正中的原动力,是“有孚光亨贞吉”。有孚即王道派,光亨即位乎天位,贞吉即施利于社会。但需卦另一个侧面,说明家天下统治集团已开始腐败。《序》卦曰:“需,饮食之道也。”统治者追求珍食玉食,盛饌佳肴,由需时开始。统治者苟图衣食,成了酒肉之徒。在酒肉之徒手下做事,是非常危险的,故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九五位乎天位,有很大的名气,但在家天下政权内,九五只是胡子,被剃去的危险,随时存在,故曰“险在前也。”

《法言·重黎》曰:“天昨光德而陨明忒。昔在有熊、高阳、高辛、唐虞三代,咸有显懿,故天昨之,以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愿也,厥飨国久长。若秦楚,疆阂震扑,胎藉三正,播其虐于黎苗。子弟且欲丧之,况于民乎,况于鬼神乎!废未速也。”这里的“天庭”即大中太阳位。“天昨光德而陨明忒”,天指大自然规律,亦称天道。昨,福佑也。光德指政治家的太阳德。光指太阳,德言其理想和施政。光德即文内的神明主。神明即太阳,主即领袖。明忒即太阳中心的违背者。明即太阳,忒即违背。人民起来推翻暴政,也是自然规律,这就是“陨明忒”,陨即推翻,使之从龙椅上滚下来。“秦缙霸上,楚分江西”,其原因是,秦楚“疆阂震扑,胎藉三正,播其虐于黎苗”。疆阂震扑,即一切靠暴力解决;三正指大中太阳。演《周易》的是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三个天体的中心体是日核太阳心。太阳心是三个天体之长,故曰正。三正是文明正直的隐称,这里喻“有熊、高阳、高辛、唐虞三代”。胎是事物的萌芽,藉是压迫。“胎藉三正”揭示秦皇楚霸不能容忍丝毫正义存在。“播其虐于黎苗”,指对人民的奴役、镇压、盘剥、专制。胎藉三正的政权,是与“生民之愿”背道而驰的政权。与民为敌,必将激起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反抗,故曰:“子弟且欲丧之,况于民乎,况于鬼神乎”!

《书·微子之命》曰:“皇天眷佑,诞受厥命。”传曰:“大天眷顾汤,佑助之。大受厥命,谓天命。”太阳是天,太阳之中心核也是天。中心核喻圣人。中心核是太阳统领大体,故称中心核为“皇天”、“大天”。皇,大也。受厥命,即夺得了政权,命即政权。中国古代哲学认为,霸道取天下,亡道治天下,也就是夺江山与坐江山,其奠基人,都是皇天圣人。皇天圣人是继承原始大同社会的传人。背离王道皇天,背离了圣人的思想,霸道即使夺得政权,也巩固不了他们的政权。家天下从满床笏到南柯梦,是逐步否定皇天的过程,也就是《剥》卦论到的,一级一级否定圣人的思想,一层一层盘剥侵害人民的过程。正义思想全被否定,人民饥寒交迫,忍无可忍,处于此时“否极泰来”的日子也就到了。《书·蔡仲之命》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皇天圣人看待统治者,不从个人的得失出发,而是从人民的得失出发,故曰“无亲”。德同民心,圣人辅与不辅,以民心为转移。民心背向,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以执政者施政为

转移。施惠怀心，施仇离心，故曰“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红楼梦》作者是时代的皇天，他没有因为自己是贵族出身而去助纣为虐。

我们的祖先，对率兽而食人的家天下社会深恶痛绝，他们希望有一个公平正直的太阳大政来领导人民。这种美好的理想，古代文史哲中，随处可见。《小雅·小明》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笺云：“明明上天，喻王者当光明如日之中也。照临下土，喻王者当察理天下之事也。据时幽王不能然，故举以刺之。”上天即太阳，喻王者。日是太阳系，太阳系的中心体“日之中”也指太阳。太阳系喻一个国家。国家的王者居于太阳中心位，其施政应当如太阳光明正大，居公不偏。此即“当光明如日之中也”。日之中普照大地，即“照临下土”。照临下土，察天下之事，就得大驾光临，了解民心人情。《老子》五十章曰：“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善摄生者，即大同社会的王者，平时战时，都不忧虑内部行刺。他们照临下土，不遇兕虎，不被甲兵。虎、兕、兵刚烈叛逆者，没有任何人支持来伤害自己的领袖，故曰：“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造不起反的原因，是社会不存在走投无路的人民，故曰“以其无死地”。地即下土人民。人民中有死地，“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即使不被敌人搞掉，也将被内部吞噬，董卓先生，就是史例。建立一个无死地，肚脐眼不点灯的礼让文明社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天机所在。“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中国曾经有这样的社会，古哲希望恢复这样的制度。

《庄子·庚桑楚》曰：“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宇泰定者也就是“复古”，复古也叫“天地相合”。复古之后的无能之辈，当不了天子，当天子的人，有太阳般的统摄力，其施政如太阳普照，故曰“发乎天光”。天光即太阳光照。发乎天光者执政，王道派有了言论自由，说话写书，再用不着“护身符”和“隐身草”。不用伪装，直接了当说，即“人见其人”。三极之道里的人道，也就是王道。家天下统治者禁止谈论人道，因此人道成了人的隐密的政治理想。《艮》彖“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不见其人”即不能将人道理想暴露在家天下统治者面前。《礼·礼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天下为家之后，王道派撰写的文史哲，都有“行其庭，不见其人”的性质。行其庭，不见其人，是镇压言论的必然产物，人见其人，是公心执政，不畏惧人民提意见的产物。“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人见其人，天地开诚布公，上下披肝胆而见真情，只有公天下不藏奸、无私匿的太阳般的执政者才能做到。

第四节 心称太阳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心”字，是个统约概念，有形的统约和无形的统约，都

用“心”表示。太阳是太阳系天体的统约体,因此用心来表达太阳。太阳是太阳系的日心,行星和卫星是太阳系的日周。《史记·天官书》正义曰:“文耀丽乎天,其动者有七。”《说卦》曰:“坤为文。”太阳系天体,只有太阳是乾体,其余的行星卫星是坤体,故正义称文耀。坤体在夜间,也以亮点显示了自己,故称耀。“丽乎天”,是说文耀都是太阳的附丽体。天指太阳,太阳自转而不公转,称之为静者;文耀自转也公转,称之为动者。《易》作者时代,天文学家只认识了太阳系天体的七个星球。这七个星球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地球、月亮。文耀丽乎天,其动者有七,省称七耀、七曜,也称之为“日月五星”。日是地球,月是月球,五星是金木水火土。太阳系天体四方二十八宿,每方七宿,就是给七曜安排的旅馆。

人们画圆,圆心是统约体,圆周是附丽体。动物的胸腹部称心,心是统约体,四肢与头是附丽体。血循环系统,心脏是统约体,大小血管,动脉静脉是附丽体。这是有形的心与体的关系。有形的心与体,通过目测,通过解剖,容易了解。无形的心与体,单靠目测与解剖,便不能解决问题。要获得无形的心与附丽体的知识,必须依靠心之官去思。神思是人类理解无形事物的锐利武器。

无形的中心体,最大的是宇宙指挥中心。这个无形的宇宙指挥体,人类至今尚未认识。太阳系是宇宙的一个小的天系。太阳是太阳系的指挥中心。认识这个中心,只有通过心之官艰苦地思虑,才能办到。古今中外,画的各种各样的天体运行图,其能说明客观世界的部分,都是思想的结晶。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人能站在太阳系以外的星球上,用什么仪器来直观太阳系天体的运动。统约体无形的心,是自然客观的存在。要了解客观世界的心,也必须通过指挥人类行动的心,也就是无形的思想去获得。指挥大宇宙运行的心是无形的,指挥人类社会活动的心也是无形的。无形的思想,去思虑客观世界的本原,就构成了人类的知识。以政治领域来讲,政治家依据自己对社会史理解的程度,建立起统约社会的政权。政权是社会的统约体,是社会的核心,是社会赖以运转的枢纽。执政者是有形的人,运转其政权职能的,则是无形的思想。思想反映在行政中,则是执政者颁布的政策法令。

心是统约概念,不论是有形的,无形的,社会的,自然的,凡有统约功能的事物,古哲皆以心称之。举例来说,心指无形的天体大气,心指思想,心指社会里起制约作用的各级官员,心指一个国家建立起的中央政府。宇宙好似地球,一个国家好似太阳系。太阳系的太阳好似中央政府。古代哲学以太阳比譬中央政府,我认为依据的是这层道理。

《荀子·解蔽》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太阳系是形,太阳系的每一颗星

球是形。太阳是形,但不同于行星卫星,而是“神明”体。神明体里面的核心,也就是太阳心。太阳心是整个太阳系形体的领导成分,即“形之君”。太阳心也是神明太阳的领导成分,即“神明之主”。体之于社会,神明之主,是握有进退主动权的君主。《系上》之“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即言这样的君主。

神明之主握有主动权,出令而无所受令,其表现是自禁、自使、自夺、自取、自行、自止。禁、使、夺、取、行、止,都以不偏离核心为准。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心内容,就是培养王道派神明之主,学会自禁、自使、自夺、自取、自行、自止的用权本领。禁使夺取行止,先从自己做起,使自己成为推动社会能发展、能日新其德的表率。自己能正,而后正人,使整个社会不要失掉平衡。《老子》七十七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有余为高,不足为下,损高举下是天心之道。家天下统治者,自己贪得无厌,施政损不足而奉有余,中心偏陂,社会倾斜,君主丧失了主动权,必然导致政权与基础两败俱伤。

太阳系天体的发展变化,由太阳自身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也由中央政权自身来决定。王道大同政权,取法于太阳心,能保持整个社会的平衡,所以能长久维持自己的治理。《老子》六章曰:“谷神不死,是谓元牝。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注曰:“谷神,谷中央无谷也。无形无影,无逆无违,处卑不动,守静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此至物也。处卑而不可得名,故谓之天下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门,元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与极同体,故谓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则未见其形,欲言亡邪,则万物以之生,故绵绵若存也。无物不成,用而不劳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文中的“谷神”、“元牝”、“天地根”、“至物”、“谷中央无谷”,都指日核太阳心。譬之于社会,喻圣人。“不死”,即“绵绵若存”,不短命。若,然也。数百年的家天下专制,和原始大同社会比,仍是短命。太阳心居于太阳系的正中位,自转而不公转,此即“用之不勤”。不勤即不劳。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指居心居周而言。居心是主动体,他体随着自己转;居周是被动体,自己随着他体转。

谷神等词,都指明太阳和圣人的一个侧面。谷是宇宙太空。宇宙太空的中心体恒星是“神”,随神运转的行星卫星是“鬼”。神是主体,鬼是客体。太空的恒星,即“谷神”。谷神的居住地是一个天系的中央,故注文说“谷中央”。日核,古哲又比为水果之核。水果之核是中体,故曰“无谷”,无谷即不对立。“谷中央无谷”即居于太空中央的太阳核。喻诸社会,人群比为谷。谷即穀。谷中的思想家即“谷神”。太阳核“无形无影,无逆无违,处卑不动,守静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此至物也”人类永远也看不见日核,故曰“无形无影”。太阳

核和周行星不发生对立,故曰“无逆无违”。卑指承载,静指恪守,日核是承载体,也是恪守信用的不衰体,故曰“处卑不动,守静不衰”。人类能成长为人,是日核的功劳,故曰“谷以之成”。日核成长了人,但日核没有跳出来作威作福,以身轻天下,故曰“不见其形”。“至”隐指能到达目的地。日核是能率领整个太阳系的成分,故曰“至物”。社会中的圣人,具有日心的品德,他们建立的政权,同样“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元牝”指太阳系的生物之原始。元即原,牝即生。太阳系有了日核,然后有了太阳,然后有了太阳系的行星卫星。日核元牝,是太阳系的第一元老。人类进入了家天下的专制后,“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家天下马龙神龟暴政文化的出现,也就产生了大易和洪范的文明文化。大易和洪范的创始者,也就是元牝圣人。大同文化的创始人,也就是中国大同理想的第一元老。前文已说过,门是政治家的政治归宿处。圣人最终的政治归宿处是日核所在地,故曰“元牝之门”。“门,元牝之所由也”,言乎此也。天地即大地,即天体之地球。天地根,也就是地球的根本。喻诸社会,指元牝圣人的信仰者。元牝的理想,也是天地的理想,故曰“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礼·缁衣》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这是以天体为外衣而谈政事的论述。“其言清且明”言指君,清即清廉,明即光明正大,也就是“自为正”。这样国家就会安泰。秉国成,也叫持胜坐江山。“不自为正”,即不能起日心作用。自己不正,希望老百姓自为正,也就是“卒劳百姓”。制定法规者不受法规制约,只制约别人,即“卒劳百姓”,卒,尽也。

《尔雅·释天》曰:“大火谓之大辰”。郭注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时候主焉。”太阳是大火体,是其第一个属性。太阳是大辰大会体,是其第二个属性。辰即会,会即综合统摄体。太阳是太阳系天体的中心体,是其第三个属性。太阳是太阳天体中最光明的星球,是其第四个属性。太阳是地球的制动之主,是其第五个属性。时候指地球。日星为纪,人类记时,依据地球的自转与公转,有春夏秋冬,此即“时候”。时候的来源,源于日照,故曰时候主焉。

《淮南子·人间篇》曰:“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管谓之心。”这也是以天体喻人事的论述。《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道生一即“发一端”,自然与社会一样,都是由一物起头,扩大而成体。太阳心是太阳系的祖宗。一个政权的创造人,是这个政权的祖宗。太阳是大火,光耀在宇宙放射极远,即“散无竟”。行星与卫星都有四方四维的属性,八极指太阳系的行星卫星,这里指地

球。周，转也。地球运行，源于太阳，此即“转八极”。一个国家，有四方四维土地，中央下教令让各地实施，也是“周八极”。天体运行，日心所摄领的是地心。地心由北极至南极，如同一根管子，此即“总一管”。地方政府都有官员。君主抓主要官员，同于太阳心抓地管一样。总一管，亦称执一而御。

心是统约概念，凡是复数族群体，都有自己的制约中心，而事物总是围绕中心运行。族群复数体有大有小，其心的制约面也就有大有小。不论大小，都有其形，都有其心。自然界如此，社会也是这样。

第五节 中称太阳

中是方位词。凡四方四维的中心体称“中”，上下左右前后的居间体称“中”，物体的排列，不在两端，不在边角，也称“中”。太阳是太阳系天体的核心体，故古哲以中称太阳。《周易》里面的常中体，有两个含义，大中指太阳心，小中指地心。大中太阳心是整个太阳系的中心，小中地心是整个地球的中心。地心之上是北极，故小中也称北极。下面我们讨论大中与小中。

《大有》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王弼注曰：“处尊以柔，居中以大，体无二阴以分其应，靡所不纳，大有之义也。”孔颖达疏曰：“大中者谓六五，处大以中。柔处尊位，是其大也，居上卦之内，是其中也。”《周易》的上卦称“外”称“野”，下卦称“内”称“家”。上卦指太阳，下卦指地球。五位是太阳的轴心，二位是地球的轴心。太阳轴心与地球轴心，两个中体，虽远相得，心心相应。《同人》彖称这种自然现象为“中正而应”。中正而应，就是太阳心与地心，都以“中”作为应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古哲将这种自然天体之应，作为政治家相结合的纽带。王弼《明卦》曰：“应者同志之象也。”政治家有相同的政治出发点与归宿处即同志。《同人》卦乾九五大中与离六二小中，各自得位，不离不弃，即“中正而应”。九五指天子，六二指朝外大员。

《大有》卦说明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时尚，旧政权即将被新政权取代的前夜，其中一股势力，得到了反叛者的一致拥护。这股势力就是六五。“柔得尊位大中”，即是六五赢得了太阳位。尊位大中皆言太阳位。“上下应之”，指上卦之九四、上九，下卦之初九、九二、九三。“大”是太阳位，“有”即上下应之。六五是唯一能取得胜利的势力，但还没有取得胜利，故曰“柔得尊位大中”。上下应之，也只是思想相应，而不是组织服从。六五夺得中央政权后，《大有》变化为《比》，思想相应，将变为组织服从。六五柔体，也变为九五刚体，上下应之的独立山头，也成了九五的部下，由独立乾阳，变为坤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合于九五的麾下。

《荀子·儒效》曰：“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建立太阳般的中心政权，是“先王之道”。这个政权，由仁人志士居高位发号施令，是“仁人隆也”。仁人隆的标志，是全社会“比中而行之”。《比》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这就是“比中”之意。帝王以身作则，执一守中，是“比吉”。地方大员，也以身作则，沿帝王中心转动，是“比辅”。人民大众以君臣为榜样，居中不偏，是“下顺从也”。下顺即人民。“比中而行之”的关键，是执政者对待人民的态度。故曰：“曷谓中？曰，礼义是也。”执政者不崇尚暴力，以礼让对待人民是“礼”。执政者居于人民中，不背叛人民，不变为鸟兽是“义”。不离不弃，莫失莫忘就是义之核。礼义执政，就是“中庸”，或曰“守中”。

中庸社会，是《系下》说的“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社会。天地絪縕，男女构精，《老子》二十九章称“天地得一”，三十二章称“天地相合”。执政者不用暴力摧残基础，基础不用暴力推翻政权，社会安定大治，是古哲要实现的中庸理想。《系上》曰：“生生之谓易”。《中庸》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天生、地生，就是一。上天指太阳心，太阳心承载太阳系，即上天之载。上天之载，可以解决社会动乱，故曰“无声无臭。”声是名气大的贵族，臭是被遗弃了的大众。贵族香，大众臭。上天之载，居于人民之中，社会不存在香臭对立，故曰“无声无臭。”儒家崇尚中庸，道家崇尚守中，中庸守中，其义相同，要求全社会的人，法大自然，以太阳心大中为表仪法则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作为一国的元首帝王，必须起模范作用。《礼·大学》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僨事，一人定国。”注曰：“一家一人谓人君也。”这里的一言，也同一家一人。这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首领人君，是决定一国成败的枢机。人君必须具备学问，既有自然学知识，也有人文学知识，懂得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说得上“一人定国”。

古代哲学里的“中”字，其意义随着不同的环境而发生变化。现在我们将《易》内的“其中”作点讨论，以见其多变性。《系上》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韩康伯注曰：“通天下之理，故能成象并乎天地。言其中，则并明天地也。”这里的“其中”指太阳中心轴和地球中心轴二者。体之于社会，指人君与地方大员。“并明天地”言乎此。“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和《同人》彖的“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是相同的论述。“易简”同“文明”。易与明指太阳心，文与简指地心。“天下之理得”同“中正而应”。理，治也。社会只有中正而应，才能做到治理。“成位乎其中矣”，同“君子正也”。君子掌权，必居其中日心地心，居中体即“君子正”。

《系上》又说：“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韩注曰：“天

地者，易之门户。而易之为义，兼周万物，故曰，行乎其中矣。”孔颖达疏曰：“天地陈设于位，谓知之与礼，效法天地也。而易行乎其中矣者，变易之道，行乎知礼之中，而知礼与易并行也。若以实象言之，天在上，地在下，是天地设位。天地之间，万物变化，是易行乎天地之中也。”这里的“其中”与上文的“其中”意义完全相同，指日心与地心。上文的“成位乎其中矣”，指居处而言，这里的“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指施动而言。位是居处，行是施动。“崇效天”，即人君效法太阳心，“卑法地”，即地方大员效法地球心。“天地设位”，同《家人》彖讲的“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相同。“行乎其中”，即男九五效天心施政，女六二效地心施政。下面我们讨论韩注与孔疏。

“天地者，易之门户。易之为义，兼周万物，故曰，行乎其中矣”。天地者，印日心地心者。易之门户，易指圣贤。门户是圣贤的政治归宿。圣人以日心为归宿，崇效天，贤人以地心为归宿，卑法地。易之为义，兼周万物，“易”指太阳心与地心。“为义”，是说日心地心居中不偏离。“兼周万物”，是说日心地心率领了整个太阳系天体的万事万物。

“天地陈设于位，谓知之与礼，效法天地也”。知之即人里面的先知先觉，指圣人；礼指崇敬圣人的贤人。效法天地，是崇效天，卑法地的合称。“变易之道”，也就是大道王道，也就是以太阳心为终归宿之道。以太阳心为终归宿，而其施行教令，则要通过太阳心与地球心，此即“行乎知礼之中”。圣贤施政，效法日心与地心，此即“知礼与易并行也”。“实象”指表明天时与政事的六十四卦。重卦的上卦是太阳，下卦是地球，故曰“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之间，有王霸亡三极之道的变化，而王道派恪守崇效天，卑法地的信仰，此即“是易行乎天地之中也”。

“崇效天，卑法地，而易行乎其中矣”，其实象即《同人》卦，彖云：“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王注曰：“二为同人之主。”“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王注曰：“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同人说明霸道革命以谁为主要力量的问题。这里的柔即六二，“二为同人之主”，即言霸道革命，二是主导力量。《水浒》的吴用是六二，宋江是九五。乾九五能成为天心，在于他代表的社会阶层广泛，离六二得位得中而应九五，在于乾九五在一定时期，起了天心制动之主的作用。没有新日心，不能取代旧日心。

《系上》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小成卦重叠起来，即“乾坤成列”。乾坤成列，表明了家天下社会所具有的六十四个政治时事。六十四个政治时事里，王道派圣贤应用什么政策，即“而易立乎其中矣”。表达“而易立乎其中矣”的施政，是每一卦的大象。所谓大象，就是每一卦象后的第一个“象曰”。比如《同人》“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即

是。这个“其中”，不单指每一卦的二位与五位，也兼指初三四上各位。因此，统言“其中”指六位，体现于每一卦，“其中”之所指，各随其义。

《系下》曰：“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尔命之，动在其中矣。”四个“其中”，内涵不同，现在逐句讨论。

“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和上文的“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意义完全相同，八卦同乾坤，象同易，在同立。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指王道派所居之位，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指霸道派所居之位。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王霸亡三种政治势力在活动。因而重之，义同八卦成列。爻在其中矣，是说六位里，有霸派势力。霸派势力，活动于六位的每一位，因此“其中”包括了六位在内。现以《履》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履乾上兑下，卦象是☰。履的成卦之体是六三，也就是一时代的王道派文人。六三以大同文化，说服了霸主，形成了“履虎尾，不咥人亨”的政治局面。六三是《履》卦的象，九五是《履》卦的爻。“爻在其中矣”，就是指这回事，再以《屯》卦为例来说，大象与霸爻，都居于初九，以社会的最下层为舞台而进行活动。

“刚柔相推，而变在其中矣。”这个“其中”更为复杂，牵涉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每一爻。“刚柔相推”，即每一卦里“一”与“--”的抗衡。八卦的图象是一个八辐车轮，对立的双方，推动轮子运行，即“刚柔相推”。推如角力赛。经过相推，乾坤势力发生了变化，即“变在其中矣”。变包括了一部分势力取得了胜利，一部分势力遭到了失败，一部分势力保持常态，生存了下来。我们现在仍以《屯》卦六爻来说明“变在其中矣”。初九扎根于人民中积阴德，建侯选择造反领袖，以取得人民的支持为转机，故曰“大得民也”。初九是屯体里最终能取得胜利的势力，是新生的发展势力。六二是人民中很有本领的分子，向上爬升天当富贵的观念极重，因此六二先是九五腐朽政权的同志，镇压初九很卖力气。但六二不是初九的敌手，经过较量相推，以六二的失败而告终。没有战功，爬不上去，最后倒向初九，成了初九的战友。《水浒》中的杨志先生，就是六二的代表。“女子贞不字”，即言其先忠于九五；“十年乃字”、“反常”，即言其倒向初九。六三是地方军阀，和九五是一伙，但又受九五的排斥。走投无路，最终将被消灭。六四是初九的同志，表面是九五的大臣。初九一求婚，六四就应婚。六四初九结了婚，对大家都有利，故曰“往吉无不利”。九五是家天下中央，如同一束耗油的膏烛，在渐渐消耗下去。屯时的九五，还能代表一小撮富贵的利益，还能保常维持政权。上六是一伙冒险家，和九五相推，最终被九五镇压。“变在其中”，即指这些消息变化。

“系辞焉尔命之，动在其中矣”。这个“其中”，也涉及了三百八十四爻。《周易》演王、霸、亡三极之道，三极之道反映了三个思想体系。思想体系反映在书面语言上，就是“系辞”。文字语言，是无形思想的体现。思想是指挥政治家行动的太上皇。家天下社会的三极政治家，其思想总是受王、霸、亡三个思想体系的支配，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遵循系辞的命令行事。遵命行事，万变不离其宗。系辞是宗主，是施命的原动力，政治家接受系辞的指挥，进行政事活动，即“系辞焉尔命之，动在其中矣”。

一个政治时事的形成，有六个位六个爻，《乾》文言“六位时成”，指此而言。一个卦象的出现，即一个政治时事的出现，政治家处于哪一位，往往有早已如此的局面。王弼《辨位》曰：“夫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韩康伯注曰：“宅居也，二四阴贱，小人居之；三五阳贵，君子居之。”小人指随从体人物；君子指施动体人物。二是三的随从，四是五的随从。随从者为贱，施动者为贵。家天下君主的太子，是君主当然的接班人。成为接班人，便列入五位贵位。这个贵位，不是由太子自己安排的。

居于某一位，处位者如何适应某一时期的政治形势，处位的人，变为“爻”。王弼《明卦》曰：“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爻即应时适变的政治家。应时适变，不能离开自己所处的位，此即“守位分之任”。应时适变，把自己排列在什么行列，用什么思想体系来指导自己的施政，即“应贵贱之序者也”。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是决定政治家成败的关键所在。

《易》内有些卦，由于将自己置于错误的位子，不管时局怎样变化发展，对他们来说，都将是失败。《乾》卦上九“亢龙有悔”，《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屯》卦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蒙》六四“困蒙”，这些都是处位错误，导致爻变失败。《乾》上九是立了大功的帝王，功成身不退，以一己之私利治天下，结果是失败。“亢龙有悔，与时偕极”，言其失败。《坤》上六龙战于野，指家天下贵族争龙椅内攻战争。这种内攻，不管谁胜谁败，对统治集团来说是削弱。“其道穷也”，言其失败。《屯》上六流泪流血，言其失败。《蒙》六四困蒙，说明六四周围都是些愚昧无知的蠢物。政治之动，靠愚昧蛮干，必然没有好结局，故曰“困蒙之吝”。吝是低能，低能不能济于彼岸。中道沉没，亦是失败。

处位的得与失，也是“系辞而命之”的结果。有的处位，习以为常，身不由己。如出身富贵家庭所接受的天命观，出身于贫贱家庭所接受的天命观。这种天命观，逐渐形成习俗，习俗转变为系辞，也就有了指挥人行动的施命功能。《红楼梦》中夏金桂与香菱的天命观，由家庭出身而形成。她们的行动，受天命观的支配。夏金桂受亡道系辞的支配；香菱受王道系辞的支配。她们的心是很不同的。人的狼心与良心多产生于处位。

处位指生活于某一政治环境圈子里，而爻变施政，则依据所处的位，依据自己“系辞焉而命之”的天命观，则走吉与凶截然相反的两条路。有的爻，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有的爻，由吉变凶，导致失败。吉与凶的转机，是处位者的学问。政治家有高瞻远瞩的预测力，可以发展，可以救败。政治家鼠目寸光，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全然无知，必然倒退，弄得更烂。《论语·学而》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太阳系里，太阳的量最重，太阳的力最威。君子效天，重才谈得上威。有了太阳的品德，通过学习，还得有临机应变的本领。学问是避免思想僵化，避免顽固的润滑剂，故曰“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和“君子从道不从君”是同义语。忠信即王道。无友同勿友。不如己者，指走了家天下道路的头子。“过则勿惮改”，是说，即使自己的处位失误而遇艰险，也不难变险为夷。惮，难也，怕也，勇于改过。

《周易》三百八十四爻，除了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的爻外，多数的爻，都有成败的可能存在。现在，我们以《乾》卦六爻来说明这个问题。初九“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初九是处于地下的反叛者，他必须潜得很深，言行方面暴露了自己，都将遭到镇压。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二是武装起义的反叛者。武装起义，必须施恩惠于广大人民，即“见大人”。如果战争不和人民的利益相联系，凭一个武夫之勇，横冲直闯，即使打出局面，也不能立足。九三“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三是王道派文人，是家天下的否定者，很有名气。他必须提高百倍警惕，不然将会遭到镇压。九四是一时代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大臣。敌人被打倒，战争结束。君主龙袍加身，背叛了人民。这些曾经与君主一起浴血奋战，患难与共的战友，都成了无用的药渣。这就是“或”。惑即不再信任。处于此时，“或，跃在渊，无咎”。跃在渊，即回到初九的地位，解甲归田。如果居功图富贵，宋太祖就要灭南唐。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飞龙是家天下君主的隐称。飞龙处于天心位，是能为大众谋福利的好时机，故曰“利见大人”。如果不见大人，不昏便暴，或者又昏又暴，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上九亢龙“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系辞焉尔命之，使之处位不正，爻变又错。退到五位，可以免悔。但亢龙学问浅薄，思想片面，悔是不可逃避的。

王弼《略例下》曰：“凡言无咎者，皆本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吉无咎者，本亦有咎，由吉故得免也。无咎吉者，先免于咎，而后吉从之也。或处得其时，吉不待功，不犯于咎，则获吉也。或有罪自己招，无所怨咎，亦曰无咎。故《节》之六三曰：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此之谓矣。”这就是说，处位是一回事，适时应变又是一回事。恶劣的形势，可以

转变为良好的形势,良好的形势,也可以被弄得不可收拾。这里政治学问成了主导的东西。真才实学成为政治家的系辞,系辞焉尔命之,动在其中,便立于不败之地。

“中”是个统约概念,表达统摄体。太阳系天体最大的统约体是太阳。三极之道里最大的统约体是圣人。圣人的譬象是太阳,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圣人失位,太阳处隐。圣人失位,成为社会的寒士;太阳处隐,社会成为暗夜。《礼·乡饮酒义》曰:“北方者冬,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冬即冬至。冬至是地球公转的终始之地,终始之地即“零”字,也就是“灵”字。零字为“〇”,玄览浅察者分不清其中之正邪两赋,这就达到了“藏”的目的。中国古代文史哲,都以“中”体的形式出现,中体内包括了“天子之立也”王道在内。《红楼梦》中的“宝玉”是个中体。中体内含“甄宝玉”亡道和“贾宝玉”王道两极,也包括了分化体霸道在内。统约体是“含三为一”的隐藏体。

第六节 正称太阳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正”字,是个很复杂的哲学概念。用现在的语法术语讲,正具备形容词、动词、名词三种性能。《论语·子路》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解蔽》曰:“壹于道则正。”《正名》曰:“道者,古今之正权也。”“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照现在的语法,上面这些正字,都是形容词,正与不正的根据,语言学家没有弄清楚。中国古哲的正,取自太阳心,正与不正,以太阳心作为衡量的标准。有了标准,也就有了总原则。由此可以说明,上面的正皆言太阳心。“其身正”,即君主能如太阳心;“其身不正”,即君主不能如太阳心。令行禁止,或者令不行禁不止,就是要看一国的君主自己正与不正,像不像太阳心。大自然的运动规律就是“道”。事物的成长,都是由“道生一”,由中心开始,合于中心即合于道即如日心之正,故曰“壹于道则正”。“正权”“正道”,即太阳心之权,太阳心之道。《书·洪范》曰:“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地球有周而复始,有春夏秋冬,有升降反侧的属性。反侧喻家天下。公天下居于太阳心,不存在反侧,故曰“王道正直”。

《系下》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论语·子路》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上面的“正”,都可以算是动词。邪曲与正、三极之道的人,理解很不一致。上文的正,都是站在王道派的立场讲的。正的施动,让社会的人归太一,围绕太阳心转。“理财正辞”,今语叫发展生产,改造社会思想。“禁民为非”的任务,是不准一小撮富贵

为非作歹。“正身”也称修身,也就是改造自己,使自己“崇效天”,施政与日心同步。执政者正身,身如日心,正基础也不成问题。“礼者所以正身”,身指政府里的一伙人。礼指君主,师指圣人。圣人正君主,君主正政府一班人,官员正人民,从上到下取日心为正,天下太平的日子也就实现了。由上可见,作为动词的正,说明是太阳心的功能,也是圣人的功能。

《汉书·章帝纪》曰:“王者重三正,慎三微。”注曰:“三正,天地人之正。”三正,就是《易》内的三极之道。三正的“正”,即作为名词来用的。“三正,天地人之正。”月道、亡道,是天正,《易》称天道;地道,霸道,是地正,《易》称地道;太阳道,王道,是人正,《易》称人道。原始大同社会,以人正为中心而运行。家天下变革时期,扭转乾坤,以地正为中心而运行。皇亲国戚专了政,以天正为中心而运行。变革时期,是王霸的联合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成分是人正王道,霸主是圣人的附丽体。家天下专政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成分是天正亡道,城门楼上换旗号,霸主成了天正的代理人。人正与天正是两极,地正向两极摇摆,起霸的作用,只是暂时的。

三极之道,三正,都起磨心作用,但真正的正是“人正”。人正取法于太阳心,合于大自然之正,地正与天正,不是真正的正。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正”字之用,源于太阳心。太阳心有其形容,有其功用,有其自身,故有形、动、名的属性。说理者可以用其一个侧面,但指归同一,皆指太阳心。语言学领域,跑到太平洋,找黄河长江的发源地,成不了古圣贤的知音,也不能说明语言。

家天下专政的历史时期,以天正为主,其余地正,人正都在社会中活动。《损》卦六三讲的“三人行”,即言“天地人”三种政治势力同时存在。《系下》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交;言致一也。”三人是天正,二人是地正,一人是人正。三人行,即亡道当政。亡道当政,不能容忍公正存在,正确的传统,都是天正打击的对象。此即“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即王道当政。王道当政,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大家都有出路。此即“一人行,则得其交”。交指执政者关怀基础,人民爱戴执政者。

《说文》曰:“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徐注曰:“守一以止也。”这些都是以太阳心论王道的話。“是”是日和正相结合的复字。日正表明太阳是太阳系天体居正中的成分。人类建立的政权,居于太阳中心位,为正,为是;居于月球位,为不正,为非。一指太阳,我们在第一节讨论过了。“一以止”,也就是“一人行”。一以止的制度,《老子》十六章称为“各复归其根”的制度。“归根曰静”。静,止,指社会不存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动乱。不存在天翻地覆,即“守一以止也”。

《说文》曰:“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止,故以止为足。”徐注曰:“初生根干

也”。止是足，足是人的承载体，如木之根干。草木喻诸天体，太阳是太阳系的根干，是太阳系的下基。太阳系天体的运行，依靠太阳的承载。大同社会的政治家崇效天，心甘情愿做人民的止，人民的足。圣人成了社会的“趾”，行的端，坐的正，社会一定能安泰。《老子》四十四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辱殆指躲过了风暴又着雨的家天下专政者的遭遇。政治家要求得不辱不殆，须有“知足”“知止”的认识。三十二章又曰：“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江是水的干，海是水的根。海江，根干，止足，其共性就是居于承载地位。《庄子·德充符》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君主是“唯止”。不背叛人民是“能止”，人民效法君主，以承载他人为乐，是“众止”。众止也就是“守一以止”。太阳系最大的一止即太阳心，效法太阳心掌权就是正。《汲冢周书》曰：“内外宾服曰正。”此之谓也。

《易》内的“中正”或“正中”，指二位地球心，五位太阳心。《乾》文言“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指乾九五。乾九五指太阳般的王道领袖。《履》彖的“刚中正”，指家天下的开明君主履九五。《离》彖云：“柔丽乎中正，故亨。”中正是离六二，以地球中心喻秉公办事的地方大臣。《同人》彖“中正而应”，中正兼指六二与九五。

《易》内的“正位”，概指太阳位五位。《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这里的黄中，正位，其中，都指五位太阳位，喻中央政府里面能容纳人民的领袖。《鼎》大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王弼注曰：“凝者，严整之貌也。鼎者，取新成变之卦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凝命者，以成教命之严也。”打倒旧政权是革，建立新政府是鼎，也叫定鼎。定鼎是决定新政府长命短命的关键。“君子以正位凝命”，就是王道派将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建立在太阳位就命长，建立在地球与月球上就命短。建立在太阳位为尊，建立在地球位为卑。尊是主人，卑是奴婢。主子主动，奴婢被动。政治家定鼎，是做主子做奴婢的大事件，是走长命短命的定命时刻。

正指太阳中心，以太阳中心正喻王道执政者，古哲文籍中，随处可以看到。《老子》四十五章曰：“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躁、热指霸道推翻亡道政权的革命。寒、静指家天下对人民的暴力专政。清静指王道政权对基础的领导。“天下正”即如太阳般的大政权。当官的不贪婪是清，施政以百姓心为心，不扰民不害民是静。社会不能清静，建立起家天下政权，寒热不能避免。新生的取代势力，由冬至向前发展，发展到夏至，夺得政权，黄袍加身，是燥热时期。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当了龙，成了神，转而镇压人民。这种镇压，延续到这个政权被推翻为止。这个过程是寒静时期，由夏至转到冬至的时期。

《庄子·天运》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郭注曰：“天门，一云谓心也，一云大道也。”正者，正也，即政权要如太阳心那样一视同仁，从公论事。前“正”指中央的执政者。后“正”指太阳心喻圣人。其心与前“正”同义，指执政者。天门与后“正”同意，指太阳心。其心以为不然者，即执政者认为偏心眼也可以治理天下，那末太阳系中真正的公正体太阳心，也将关上大门，把“其心”拒之门外。这里的寓意是，家天下政权不用公正，圣人也以邪曲蒙蔽之。君主愚民，圣人愚君，是中国古代的历史。

《法言·修身》曰：“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三门同《易》内的三极之道，指亡、霸、王三极政治家的施政出发点与归宿处。亡道放纵情欲入禽门，霸道破旧立新入人门，王道崇效天卑法地，独知大一入圣门，这里的圣门，也就是上文的天门。《孟子·万章》曰：“夫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是门，也同圣门、天门。建立大同社会，出入是门，是中国古哲的崇高理想。中正的大自然太阳，继明不息，恒久而不已，维持太阳系天体的运行。公正而承载人民的原始大同社会，也存在于漫长的岁月。古哲的理想是恢复古已有之的制度。政治家出入于是门，才能称得上“正者正也”。

第七节 明称太阳

《周易》以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为外衣，来揭示王道、霸道、亡道三种政体。三个天体里的太阳，是地球和月球的统摄体。“明”的一义，即表示这种统摄属性。“日”是地球，“月”是月球，“明”是太阳。明统摄了日与月。《系下》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这里的观与明，皆指太阳位，用卦象表示，皆指五位。天地之道，即天覆地载之道。天覆地载是“崇效天，卑法地”忠于大自然中心的一种信仰。“观”与见照同义，以太阳的辉光功能称谓太阳。“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全讲天体自然。日是地球，月是月球。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月球围绕地球公转，忠于太阳，恒久不已，故曰“贞明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是以人事类及天体的说法，译出来是：天覆地载之道，是忠于太阳心的施政；这种施政，如同地球与月球绕太阳公转，忠贞不已。孔颖达疏曰：“言日月照临之道，贞正得一而为明也。若天覆地载，不以贞正，而有二心，则天不能普覆，地不能普载，则不可以观，由贞乃得观见也。日月照临，若不以贞正，而有二心，则照不普及，不为明也，故以贞而为明也。”这里的“贞正”，皆指忠于太阳心。贞，忠也；正，太阳心。

明是地球与月球的统摄体，明是太阳的自身，明也是太阳的功能。《系上》

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这个“明”，即太阳的功能，太阳的光辉。宇宙空间的每一个天体，都是“悬象”。悬象即悬行于宇宙中的天象。行星卫星本身无明无光，太阳的照射面，才有明有光。行星卫星得到太阳的光照，犹如身体穿了衣服，故曰“著明”。站在人类的角度讲，著明最强的，莫过于地球与月球。孔颖达疏曰：“谓日月中时偏照，天下无幽不烛，故著明莫大乎日月也。”中时，指地球自转的午时，月球公转的望时。午时是昼间的最明时，望时是夜间的最明时。《荀子·劝学》曰：“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这里的明与光，也言太阳的功能。太阳悬于天空中是明，明著于地是光。古哲将家天下统治集团比为乌云。乌云在天空寻欢作乐，天不见明，地不见光，享福的只是乌云，故曰不全。

太阳是明，太阳的光辉是明，政治家取法于太阳，能普照自己的基础也是明。《书·尧典》曰：“钦明文思安安。”孔传曰：“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安安，指执政者安，基础也安。四方指地球的东西南北。地球绕太阳公转，不论转至二十八宿那一方，大地四方都将获得照临。喻诸人事，君主关心全国四方的邦国基础。能照临四方的中央领袖，就是“明”。《书·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明如太阳，才能起用善人股肱。主明臣忠，庶事康宁。庶事康宁，天下和平。

明君之明，体现于他的知识和施政。《老子》十六章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归其根”、“归根”、“复命”，和儒家的“归太一”、“复古”，完全相同，都指恢复公正无私的如同太阳般的大同社会。知常指其知识，复命指其施政归宿。君主有知常之明，有复命之政，社会的人，将会过正常的生活，此即“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常，久也，政权与大自然同步，也将恒久而不已。君王知识渊博如太阳，是明、明君、明德。

《老子》三十三章又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王弼注曰：“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懂得家天下的统治艺术的人，是“知人者”。知，主也，以暴力主宰基础，维持自己的富贵地位。这种人是“知人者”，是“智”者。洞察人类发展之所由来，明达事理终始之人，是“自知者”，是明者。自，是事物之所由生。自知的人，他们懂得“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见荀子《大略》）。大自然生民，不是专为君主服务，大自然立君，则是为民效力。这就是“自”，这就是自知者必须明察的根本道理。家天下的知人者，通过针灸施药，可以缓解政权之病，但他们无法挽救家天下之命。自知者不播福始，也不获祸终，绵绵若存，始终如一。故曰“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家天下的知人者，取法于地球与月球，他们自己不明。公天下的自知者，取法于太阳。他们自己是明。明即明哲。

《老子》五十二章曰：“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王弼注曰：“为治之功，不在大。见大不明，见小乃明也；守强不强，守柔乃强也。”见小守柔，制定政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见大守强，制定政策，从富贵的利益出发。见小守柔之政，明而强，见大守强之政，昏而弱。执政者不见小见大，此之谓“自见”。《老子》二十四章曰：“自见者不明。”明即不自见，故二十二章曰：“不自见故明。”自己尊如菩萨，他人秽如粪土，是最典型的自见。

明和其他能表达太阳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意义更为明显。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离》大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王弼注曰：“继谓不绝也，明照相继，不绝旷也。”“继明”指太阳，喻大同政权。“两”指上卦之☲与下卦之☲。上☲是太阳，下☲是地球。地球之明，从卯太阳出，经午太阳正，至酉太阳落，落即明绝。明的时间，只有六时。上☲太阳之明，没有子午卯酉之分，不绝旷照临，故曰“继明”。明白了上☲与下☲的不同，即“明两”。明两建造上☲大政，即“作离”。建立了太阳政，中央自转而不公转，以继明之施政，照临转四方的大地，此即“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之义。继明是太阳，继明是天下为公的政权。

《晋》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大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这里“明出地上”的“明”，指王道派。“明德”是王道派的理想。“大明”与“康侯”义同，指握有中央大权的家天下君主。大明即居于中央的中心人物。《晋》卦所要讲明的时事是，明哲之士，通过“大明”的提升，成了一时代的著名人物。大明提升，是社会条件。明哲之士，也得自己努力，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大明是太阳中心，家天下君主居于此位，有名无实，故以“康侯”明之。康侯是家天下的开明君主，康侯统治时期，《礼·礼运》称之为“小康”。康侯昼日三接王道派明人，为的是“蕃庶”，即发展家天下政权，给明哲的地位是“马”，故曰“锡马”，王道派“明出地上”，附丽康侯，为的是传播大同文化。柔进而上行，康侯昼日三接，明与大明，表面很是亲热，但归宿完全不同。

《易》内的“文明”，即《同人》彖讲的“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居地心的大臣是文，居日心的君主是明。文与明都是中正体，而又心心相应，这就是“君子正”。君子正还得日新其德，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此即“文明以健”。健，建也。建，不能建立在奴役人民的基础上，而要建立在承载人民的基础上。《贲》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言乎此。人文的特征是文明，文明的实质是《系上》论及的“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家天下专制，文明成了罪过。《明夷》彖讲的“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即言文明处于地下，真理被否定的文化专制。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神明也指太阳。神是思想，明是太阳，认识太阳，是应用思想的产物，故以神明称太阳而喻圣人。太阳是隐了的天体，不能公开讨论，故曰“幽赞”。幽赞神明的目的，在于继承大同文化，恢复大同制度。《系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通神明之德”，即言培育圣贤，继承大同文化。《周易》博大精深，是满足全社会人需要的文献。有“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的两重属性。万物之情，也就是鸟兽之文。他们利令智昏，做事求学，都不去寻根究底。《周易》是白贲恍惚体，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对家天下的统治者来说，永远是奥秘。

第八节 星称太阳

星是天空中运行的天体，包括恒星、行星、卫星、彗星都在内。《说文》曰：“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从晶，生声。一曰象形，从口，口复注中，故与日同。”这里都是以天体说明人事的话。古哲将上层建筑称为“天”。家天下社会里，七十二行中，一部分出了名的人物，便是升天人物。升天人物，好像天上的星星，故以星喻人。借星称人，由来已久。《水浒》一百零八将都是星，是以星论人的集大成书。这种行文习俗，至今仍在沿用。《说文》讲的星，是政治界的星，是三极之道的领导人物。领导人物，即“万物之精”，“上为列星”，指他们升了天，成了名人，成了星。晶是三个日，指三极之道的王、霸、亡。“生声”指这些人物是政治集团缔造者，生育者。声与音是古代音韵学的称名，声即声母，音即韵母。政治集团比如一个字，声是主，音是客。主即领导，客即部下。生声联用，意思是缔造者领导者。象形，即古代的“☉”字。外周为口，内点为中。象形文的“☉”，即“日”，故与日同。太阳天体的任何一个星球都姓日，也都叫星，现在我们来探讨称太阳的星字。

《尧典》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孔传曰：“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会。”日指地球，月指月球，星指太阳。辰是地球、月球、太阳三星，成“一”字形的时间，一字形时间，称为“辰会”。辰会之时，也就是一个月的结束，另一个月开始的时间。这个时辰，称之为晦朔。“历象日月星辰”，即施政要和天体同步，要与大自然取一致性。大自然天体运动史是“历”，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也是“历”。这里的历，是人类社会的历。《正字通》曰：“历以日为主，故从日。其从历者，推其所经二十八舍，正曰躔也，历法始、中、终皆举之：先求日至，以定历元，履端于始也。参以昏星，举正于中也。察日与天会，月与日会之盈虚，齐以

闰,归余于终也。”“历以日为主”,就是人类将地球的自转与公转作为主体时间。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是“日”,公转一周的时间是“岁”。“所经二十八舍,正日躔”,即地球公转一周,外经二十八舍,内绕太阳的终始全程。“正日”即太阳,躔即围绕。历以日至,也就是冬至一阳生为始,夏至为中,通过闰月,将余数归于历内,即“归余于终也”。

这个历法喻诸人事,是王道派建政的三步曲:谋反、复古、建成大同社会。冬至阴极阳生,谋反的出发点是太阳一阳治理的社会,这是根本。故曰“以定历元”。冬至定历元,说明革命者有美好的造反动机。“参以昏星,举正于中”,指夺得中央政权后的复古建政。昏星指战友霸道派。复古政权,不遗弃战友,故曰“参以昏星”。复古建政后,仍是王霸二人的专政,吸血鬼亡道派是被专政的对象,成了社会的“余”数。这种专政达到亡道派放弃谋反时为止。亡道派归顺了王政,王政也就把亡道派作为自己的人了。此即“归余于终”。王道革命的三步曲,皆源于《周易》,义同包牺氏,神农氏,尧舜氏。

星与其他词结合称太阳,意义较为明显。《史记·天官书》曰:“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景星,德星都指太阳,以太阳喻王道圣人。圣人即景星、德星。《尔雅·释詁》曰:“景,大也。”太阳系天体的太阳,是最大的星球,故曰“景星”。德,得也。圣人建立的大同社会,恒久而不已,故曰德,即理想与得相一致,故曰“德星”。“其状无常”,与“天精”义同。天精即上层建筑以中正为用,也就是其状无常。无常即执政者以不背离人民为正常。《玉篇》曰:“状,形也。”这里指政权。政权和基础不背道而驰,即“有道之国”。正义曰:“景星状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为明,见则人君有德,明圣之庆也。”半月即望月,望月是圆体,太阳也是圆体,故曰“状如半月”。晦朔即每月的零时,此时的太阳、地球、月球成为一线。三极之道统一起来,圣人将执政,故曰“生于晦朔”。月球是坤体,自身无光,靠太阳光而有光,故曰“助月为明”。开明的君主,将大权交给景星,景星政绩辉煌,归功于人君,故曰“见则人君有德”。明圣之庆也,也就是明圣之人也,是景星的同义语。

《天官书》又曰:“五星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掩有四方”。五是中的别称,五星也指太阳。合,会也。太阳成了统会体,即“五星合”。“易行”,即《系上》的“易则易行”。易行即全社会围绕圣人转。圣人当权,提拔贤明,即“有德受庆”。上下明哲,民不离心,故曰“掩有四方”。夏至夺权,变化代兴,也叫“五星合”。

《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天极同《系上》的大极。天极星,也就是大极星,指太阳,喻圣人。太阳系里,只有太阳是明星,故曰“其一明者”。太一也指太阳,常居指永恒的归宿。太阳系日月星三个天体

里有两个“中宫”。太阳是整个太阳系的中宫,北极是地球的中宫。天极星所居之中宫,也就是太阳的常居地,是圣人建政的归宿处。索隐引《文耀钩》曰:“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含光出气,流精生一也。”北极星也就是天极星。《易》演三极之道,圣人王道代表昼,鸟兽亡道代表夜。昼夜不共戴天。北,背也。家天下暗夜专政,否定王道;圣人否定家天下,故太阳成了“北极星”。“含光出气,流精生一”,以太阳的功能喻圣人。光言太阳之明亮,气言日光之温暖。太阳一出,群星不见,故曰“流精生一”。流,行也;生,出也。精指太阳,一指天下一统。流精生一与《易》内的“天下大行”义同。

宇宙空间的天体都是星,太阳是星体之一,当然可以以星称之。前文说到的“景星”、“五星”、“天极星”,其中范围词景、五、天极,都指明太阳所具有的属性。《穀梁传》庄公七年的“经星”与“恒星”,都指太阳,喻能统一海内的大政权和圣人。《尔雅·释天》的“寿星”与“明星”,也指太阳喻圣人。

第九节 命称太阳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韩康伯注曰:“命者,生之极也,穷理则尽其极也。”孔颖达疏曰:“蓍数既生,卦爻又立,易道周备,无理不尽。圣人用之,上以和协顺成圣人之道,下以治理断人伦之正义,又能穷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秉之性,至于一期所赋之命,莫不穷其短长,定其吉凶,故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正义曰:命者人所秉受,有其定分。从生至终,有长短之极,故曰命者生之极也。此所赋命,乃自然之至理,故穷理则尽其极也”。

这段文字借助卜筮蓍卦概念,综合论述了《周易》的基本内容,论述了自然与社会发生与发展的普遍规律,论述了命的起源、经过与终了,即上文的“一期所赋之命”。神明与命同义,都指太阳,也喻一个政权的缔造者。

“圣人作易”,包括了圣人写《周易》和推翻家天下专政建立大同社会两重任务。《系上》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成位乎其中,也就是圣人掌权。圣人掌权,家天下的黑暗愚昧,将被取代,故曰“神明”。神明与《易》内的文明同义,都指与民同乐的太阳大政行命。家天下专政,杜绝言路,迷夺民思,为的是保卫他们的寄生权利。《周易》主张推翻家天下,是执政者最害怕的关键所在。残忍地灭三族、灭九族,都在于不准触犯他们的寄生权。《易》作者的政治主张不能公赞,只能是幽赞。幽赞体就是隐书,《周易》到《红楼梦》无一例外。

韩康伯注“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曰：“蓍，数也。”数即数学。《易》内的基数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计算的对象，包括了天体运行史和人类发展史。蓍的象形，就是个“⊙”字。中间一点是蓍心，周围一圈是蓍周。蓍心与蓍周都有其数。数是自然与社会自身所具有的属性。蓍是自然天象的总概括，也是人类思维的总原则。蓍心是人们要求出的得数，蓍周是人们算明蓍心的数据；蓍心犹如论题，蓍周好似论据。《周易》要求出的是太阳和王道政权，太阳和王道政权是蓍心。要算明蓍心的则是地球与月球。地球与月球是蓍周。懂了地球与月球的运行规律，也就足以证明太阳是这两个天体的中心。日月运行，是家天下社会全过程的两个阶段，懂了臭腐化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这两个短暂的阶段，也就足以证明漫长的大同社会。蓍的思想规律，也就是分析与综合的规律；由一般到特殊，由特殊到一般的规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思维的进程而言，由研究蓍周而得出蓍心结论。

“参天两地而倚数”的“参天”，是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参即大写叁。参天中的地球与月球是坤体，是地，故曰“两地”。倚是个复字，是参天的综合字。人是太阳王道，大是地球霸道，可是月球亡道。可，古哲亦称“苛政”。三个天体史、三种政权的发展史，就是“倚数”。倚由人、大、可复合而成。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也是以天体运行喻人事的话。卦即《易》的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分大卦与小卦。大卦是阳卦，小卦是阴卦，阴阳取自地球的升降运动。由冬至到夏至，是阳卦大卦，由夏至到冬至，是阴卦小卦。如《乾》《泰》《未济》是阳卦大卦，《坤》《否》《既济》，是阴卦小卦。“立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政治家审时度势后，发动某种变革，须得看看自己所处的时代是阴时还是阳时。王弼《明卦》曰：“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也在于论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指政治家在某种政治形势下，如何应时适变。六爻里，“—”是刚，“--”是柔。刚柔再与六位结合，就反映出政治集团的优势和劣势，反映了政治集团的主导面与被动面。政治家立足于本位，扬长避短，保存或者壮大自己的势力，“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大自然的动植物，也显示了“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的应时本领。失掉这个本领，不能生爻，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就是《乾》文言讲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道德是圣人的同义词，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指三极之道。霸道与亡道集团里，都有道德圣人。和道德圣人结合，即“和顺于道德”。如果不分黑白，只要是那个集团的人便打击，那

就是暴逆道德。“理于义”，即治于义，也就是说，大家在理于义的基础上，建成大同政权。《系下》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发展生产，改造社会，不准亡道派为非作歹，是“义”的内容。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易》作者的政治终归宿，也是《易》作者思想的总结。作者彻底研究了三极之道的倚数史，是“穷理”。作者弄清楚了王霸亡三极政治家的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是“尽性”。《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天即参天，指王霸亡三种思想体系。政治家和太阳天命结合，便生出了王道人性；政治家和大地天命结合，便生出了霸道地性；政治家和月球天命结合，便生出了亡道兽性。弄清三性之所由来，否定兽性，团结地性，依靠人性，建成太阳般的王道大政，就是“至于命”。至于命，古哲亦称“达天德”、“止于至善”、“化成天下”、“归太一”、“天地合”、“复古”。

《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天地之中，即天之中与地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说人们建立的政权，是哪一极的思想产物，以什么天命为中心而转动。韩氏曰：“命者生之极也。”孔安国传《洪范》“皇极”曰：“极，中也。”天地之中，就是天地之极。极是中心体，也就是命。王道派的命，是《系上》的“太极”，《洪范》的“皇极”，《荀子·礼论》的“人道之极”，《老子》六十八章的“古之极”，二十八章的“无极”。亡道派的命，是《荀子·富国》中的“愚主之极”。家天下的皇亲国戚和贵族豪门是“愚主”，愚主的头目和他们的思想与施政，是“愚主之极”。霸道派“一身而二任焉”，房子上的冬瓜两面滚，没有独立的中心极。他们的盛德时期，以大极为中心而转动；衰世时期，自己成了愚主之极。愚主们扛着霸主的大旗，率兽而食人。“动作礼义威仪”，是政权实施的制度，用制度维持政权，即“定命”。命长命短，不取决于基础，而取决于政权自身的“定命”。

命是事物的起源，古哲认为，自然与社会，无一例外。《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大自然生了太阳，即“道生一”；太阳生了自己的行星，即“一生二”；太阳和地球交感，即“二生三”。三是一和二 的结合。一与二交感之后，孕育了生命，生出万物，即“三生万物”。《咸》彖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即言这个生生过程。《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也讲的是生生过程。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大自然规律产生了为基础效劳的领袖，即“道生一”。领袖再物色几位有能耐的股肱，即“一生二”。君臣结合，能适应自然，健康地向前发展，即“二生三”。向前发展，由茹毛饮血变为熟食谷食，由冬穿兽皮，夏着树叶，变为纺织衣裳，由穴居野处变为宫室，即“三生万物”。万物是人类辛劳的产物。

人类由无阶级变为有阶级,也走的是这个过程。大自然生了原始大同社会,即“道生一”;领袖与民同一,当官的不知道出人头地。社会演变,官吏占贪。少数发财,多数倒霉,社会出现了富贵贫贱,主子奴隶两种人,即“一生二”;富贵是二类异端,一与二结合,归宿不同,水火相攻,即“二生三”;三在《易》内都是对立的隐称,天地对抗,乾坤翻腾,走马灯转易,哲学家在沉思,终于找出了解决社会动乱的良策,社会出现了圣人,即“三生万物”。万物即圣人和他们的复古制度。

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建立,也走的是这个过程。社会动乱,人民涂炭,产生了谋叛的领袖,即“道生一”;以创始人为核心,联合了同志,即“一生二”;有了一定的势力,由地下转向地上,举义旗战斗,即“二生三”;战斗取得胜利,夺得中央政权,黄袍加身,由盗变为王,即“三生万物”。万物复辟了家天下,又成了王。

上述自然的和社会的创始体,都是“命”,也叫命根子。命是阴阳结合的产物,自然与社会,都是如此。阳性之气,阴性之体,通过交感结合,产生了新的生命。家天下社会,三极之道领袖,与其基础结合,也产生了新的集团之命。大自然的命,表现为由小到大、由始到终的活力。政治界的命,表现为由小到大、由始到终的权力。政治家由树立权力到权力被取缔,中间是行命时。权力被剥夺或者被取代,就是没命,也叫死。活命与死,指其政治主张,不指肉体。站在取代者一方讲,由新一套替换老一套叫“革命”,也叫“改命”。

命是自然界和社会界每一事物的起源,命是权力和活力,命是活力和权力的施动功能。我们太阳系的命是太阳。太阳是太阳系天体中,万事万物的起源,是太阳系天体中至高无尚的活力和权威,太阳系所有的天体,都受太阳的制约。中国古代哲学家“崇效天”,将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就是使人类的生存与太阳系的命同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包括建成大同社会,同时要求人们认识大自然这一至为珍贵的命根子。懂了这一点,人类才会珍惜自然,不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

三极之道生了三极政治家。三极政治家以三种“命”作为自己的行动指针。前疏文中讲的,“命者,生之所禀受,有其定分,从生至终,有长短之极”。极,命也。王道的命长,霸道的命次之,亡道之命短。此即“命之定分”,也叫“命里注定”。命是思想体系所禀受,人接受哪种思想体系的支配,便以哪种思想体系为命。政治家接受哪一种命的支配,他的发号施令,也贴上了“生之极”的标签。文史哲是表达命的典籍,表达了时代的命,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命。一个国家的命,由中央执政者所掌握。社会的治乱、强弱、盛衰、荣枯、伸缩、合分、富贫、安危,和执政者的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自然运行中的春夏秋冬,

风雨晦明,古哲称为“天命”。政权实施的赏罚,行止,礼仪节度,古哲也称为“天命”。命,天命,既指自然,也指社会。

第六章 地球的名称

小 序

地球是日系天体的成员之一,姓日,故以“日”称地球。日称地球,我们在《辨日》章里讨论过了,这里从略。古哲中,地球的名称很多,此章论及的,只是少数。麟凤其彩,变换辞藻,用不同的词汇,叙述同一的事物,是古人写隐书的手法之一。麟凤其彩,只是欺骗敌人的伪装,而不是事物的本质。行文是这样,政治活动也是如此。处于地下的对立派,改名换姓,挂出各种社会职业的招牌,扮演成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些,也都是麟凤其彩的表现,皆属伪装。读古哲时,必须撕去麟凤羽,具实分析,也不难断定字之所指,本意所在。

第一节 地球称天

太阳系或曰日系,是宇宙太空中的一个系。这个小系,好似地球上的一个国家。宇宙太空称为天,天包括了宇宙中所有的星系、星球。如果将宇宙太空缩而小之,比做一颗地球,地球也就统括了宇宙中所有的星系,所有的星球。太阳系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系,体之于实际,太阳系如同地球上的一个国家。天是个无所不包的宇宙太空概念,凡宇宙中活动的一切星系星体,都可以称天。大的概念,统括了小的概念。天统括了太阳系在内,因此,日系和日系中的每一颗星球,都是天体的成员,都可以用“天”来称谓。地球是大天的成员之一,因此古哲用天来称地球。《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的参天里,其中一天,指的是地球,现在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离》彖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这里的天与土都指地球。日月指月球，喻家天下政权。百谷草木喻社会对立的王亡两派。百谷是王道派，草木是亡道派。《离》卦讲明的时事是社会人群的主从关系，由反常变为正常，也就是由家天下的黑暗专制，变为阳光普照，化成天下的王道派治理。这样的变革，就是离丽。抛弃家天下制度是“离”，建立公天下制度是“丽”，故彖曰：“离，丽也。”王弼注曰：“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各得所著之宜，社会制度，就得像大自然天体一样，月球绕地转，地球与月球共同绕太阳转，此即“宜”。月球政权著丽于地球，即“日月丽乎天”。居于月球上的王道派与亡道派，都由月球返回大地，由鬼神变成人，即“百谷草木丽乎土”。彖辞讲的“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指霸主的转变。霸主有“一身而二任焉”的双重性，故以“重”称之，霸主和王道派一起复古是“重明”，走家天下的老路是重昏。正是太阳，喻王道圣人。王霸同心复古，方能建成大同社会，故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重明的前期，即卦辞里的“牝牛”。《说卦》曰：“乾为马，坤为牛。”牛在著中属西南维。西南维是家天下的“望”时。牝牛是能达到望时的力量。牝牛所以能取得月几望的胜利，由于牝牛言听计从，承载圣人的原故。望喻夺得了中央政权。夺得中央政权，霸主愿意承载王道派实行天下为公制，牝牛便质变为“重明”了。王弼《明象》曰：“义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牝牛变为顺，是霸主对家天下的彻底背叛。王道派培养牝牛，使之放弃家天下专制，建立与大自然同步的政权，是“离，丽也”的社会大转变。

《书·洪范》“协用五纪”疏曰：“天是积气，其状无形；列宿四方为天之限。天左行昼夜一周，日月右行。日迟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余。日则日行一度，月则日行十三度有余。日月行于星辰，乃为天之历数。和此天时，令不差错，使行得正用五纪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又有迟疾，故须调和之。”上面有着重号的“天”、“日”、“五纪”，都指地球。“天是积气，其状无形”。天指太阳，太阳是纯阳火体，故曰“积气”。太阳没有土石形体，故曰“无形”。“列宿四方”指二十八宿。“天之限”，指太阳系的边界。

“天左行，昼夜一周”，指地球自转。“日月右行”，指月球绕地球公转。日月指月球。“日迟月疾”，指地球和月球公转的时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余”，即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中地球自转的次数。“日则日行一度，月则日行十三度有余”，就是在说明“日迟月疾”。古哲将月球公转计算为地球自转的二十七个周天。二十七个周天折成三百六十度，地球自转的每一度，相当于月球公转的十三度有余。“日月行于星辰，乃为天之历数”，指地球与月球绕太阳公转而产生的时间。日是地球，月是月球，星是太阳，辰是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成为一线的晦朔之期。辰亦称会，亦称辰会。地球自转一周天，由午至

午,是天之一日之历数;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周天,由晦朔至晦朔,是天之一月之历数;地球与月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由冬至至冬至,是天之一年之历数。天之历数的这三个基础周天时间,皆源于太阳,故曰“日月行于星辰”。行于星辰,即绕太阳运行。

“和此天时,令不差错,使行得正用五纪也。”日、月、年即“天时”,也就是“历数”。人类的认识,和天体的运行相一致,即“和此天时,令不差错”。五是地球,用地球作为主体计时和纪时,因此将地球称为“五纪”。以地球为主体纪时,时至今日,仍在沿用。用得准确,即“正用”,做不到正用,乱用一通,即“逆天道而行”。

“日月逆天道而行,又有迟疾,故须调和之。”这完全是指人事讲的。日月指月球,喻家天下暗夜专制,家天下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是天体的中心体,人们将跟着转动。实际的情形是,自己是偏体,不居中心,故曰“逆天道而行”。他们的行政,常常走到与主观愿望相反的方面,根子在于“逆天道”。逆天道的政权,作恶急,灭亡得快;作恶缓,灭亡得慢,故曰“又有迟疾”。不论迟疾,总归是树倒猢猻散。日月政权不可取,“故须调和之”。礼之用,和为贵,能调和太阳系天体的星球,只有天之积气太阳为然。政治家将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天下将协调和好,两忘化道。

《尔雅释天》疏曰:“天如弹丸,围阬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指地球,弹丸圆体,喻地球形状。围阬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指地球公转一周天的自转周天数。度同日,即地球自转一周天之十二时,今称二十四时。《淮南子·天文训》曰:“天有四时,此成一岁。”四时是地球具有的属性,据此属性,可以明白天指地球。春夏秋冬的加数是岁,岁即大地绕日公转一周天。

第二节 地球称地

地球是太阳系行星里殊异的行星之一,是生长我们人类的母球。《白虎通》曰:“地者,易也,言养万物,怀任交易变化也。”地球在不停地变易着,苏东坡《前赤壁赋》曰:“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不能以一瞬,即言其“易”,言地球运转之不停息。地球生长孕育着各种各样的财富,供人类所需,此即“养万物”、“怀任”。地球的生物,有生、养、长、壮、老、衰、病、亡的新陈代谢的交替历程,此即“交易”。地球有春秋夏冬四个天时,而大地随着不同的季节,而展现了不同的相貌,此即“变化”。《文心雕龙·物色》曰:“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此即“变化”。春为阳气萌,秋为阴律凝;阳气萌而生气盎然,阴律凝而死气肃杀。

《释名》曰：“地，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地，底也，是站在人类的角度讲的。地是地球的全体，地也是生活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足下。小自立锥之地，大至全世界，凡是物体下的承载体，都是地，故曰“其体底下，载万物也”。

通过地字，我们可以明白，古代哲学中的称名概念，如果是个统括体，那末这个概念可以指一点，可以指部分，可以指全体。嵩山是地，河南是地，中国是地，亚洲是地，世界也是地。概念的扩大与缩小，其内涵变化无常。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区域之变，面积之变，地势之变，变来变去，也都在地球上变。就此点讲，叫做万变中的不变。明白了变与不变，思路方能灵活，方能明白古圣贤的真意。

地除了指大地指地球而外，还喻三极之道的社会基础。《说文》曰：“元气初分，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也。”这里的“地”，指家族专政下的社会基础。原始大同社会，没有阶级，古哲称之为“元气”，也称为“混沌之气”。君主背叛了人民，升了天，社会出现了这种特权人物，称之为“元气初分”。元气分裂，升了天的专政者喻为云，升不了天的水，便是重、浊、阴，成了地。人分天地，执政者也就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万物之所陈也”，言乎此点。《书·盘庚》曰：“失于政，陈于兹。”疏曰：“《释诂》云：‘陈，久也。’”孙炎曰：“陈，居之久，久则生尘矣。古者，陈尘同也，故陈为久之义。”陈与尘是同音字，陈言其和基础对立；尘言其尾随被动。古哲将家天下社会的传历，比做马骋车驰。马与车之后，尘土飞扬。家天下执政者如同尘土，尾随翻滚，穷于奔命，失掉了主动。《庄子·寓言》曰：“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这句话的“无人道也”之前，省去了“先人”两字。全句的意思是：执政者不要高高在上出人头地；出人头地，便会失去人道；失去人道，执政者便陷入尘人的境地。人道同《贲》象的人文。人文指政权与大地不离不弃的公心制。

第三节 地球称天地

天称地球，地称地球，天地联合用，也称地球。天地称地球，指明了地球是“天体中的地球”。《复》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里的天地指地球，天地之心指太阳。“见天地之心”，即人们看见了大地的中心太阳。这里以天地之心太阳喻圣人。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只有复古制建成后，太阳圣人才能公开。复古制建成，天空不是暗夜，天空也没有乌云。

王弼注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而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

获具存矣。”天地之心太阳，也就是地球的根本。地球的形成，靠的是这个根本，地球的生生，也靠的是这个根本。“复者，反本之谓也”，就是将政权恢复在和基础不对立的太阳的位置上。太阳政权，原始大同社会存在过，故讲“复”而不讲新建。恢复了大同社会，即“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无即天地不对抗。在“以有为心”，上层建筑与基础相对立的社会，政权立足于地球上和月球上，动与静，语与默，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在对立和转化的过程中，社会的一部分人，成了被遗弃、被攻击的对象，故曰“异类未获俱存矣”。社会变革，政治家如果做不到釜底抽薪社会动乱不会止息。“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这是釜底抽薪之术。风刀霜剑而静，杜绝言路而默，静与默都是暂时的，里面潜伏着更加强烈的动，更广泛的语。《礼·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人的政权是建立在太阳位的政权。太阳大政，施五行之政。五行之政，发展生产和赏罚生杀，皆与大自然同步。


《老子》一章曰：“无名，天地之始。”六章曰：“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两个“天地”，都指地球。地球产生之所由始是太阳。太阳是太阳系的创始体，也是地球的创始体，故曰“天地之始”。无名指太阳大政，也就是上文的“寂然至无”的“无”。无名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即“无名天地之始”。元牝指王道圣人，门喻圣人的政治归宿处。圣人建政，寄托于太阳位，故曰“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根同《复》彖注文的本。

天地称地球，地球的升降运动，春夏秋冬，也喻家天下的政权。家天下政权的一起一落，同于地球的升落。《老子》五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刍狗是用草扎的狗，古人用来做敬神的祭品。敬神之后，刍狗便像药渣一样扔掉了。家天下的不仁慈，就在于，一旦成为万岁之后，便把以圣人为首的扶他上台的人民万物，当做刍狗扔掉了。此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家天下背信弃义，也遭到了圣人的不仁回敬。道家抛弃了家天下政权，用“墨含醇醪”的文化，毒害执政者。此即“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指政权与基础。“其犹橐籥”，如同风箱与竹管乐器。“虚而不屈”，指压迫不狠人民也不铤而走险。屈同出，“动而愈出”，指专制严酷，人民反抗激烈。“多言”与天地义同，指富贵专政者。他们大搞十羊九牧，豢养了一大批吃闲饭而会说的统治工具，故以多言称之。数即统治法术。穷指其令不行禁不止。“数穷”，即家天下的一套，不能付诸实施。中指太阳，义同“中庸”。“不如守中”，是说家天下的一套没法之法，不如王道派的“守中”政治好。

第四节 地球称坤

坤在《易》内,是个多变的术语。凡是事物的形而下随从体,都以坤称之。地球是太阳系天体的形而下,故以坤称地球,以乾称太阳。《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就大自然生生来讲,太阳乾天,好比人的父亲,地球坤地,好比人的母亲。地球上一切生物之繁殖,都是通过太阳使气,通过大地孕育生养来完成。太阳不使气,地球便失去了生机;孕育生养了,离开了太阳,生物也将萎缩枯死。乾父坤母,喻太阳和地球,不单指人类的父母亲。《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见《系下》),以小喻大,是古哲的行文手法之一。儒家提倡孝顺父母,其中一义,就是要求执政者能如太阳一样普照,能如地球一样承载。执政者具备了乾天坤地的品德,将给人民带来无限的自由和幸福,政权和大自然规律相适应,其寿命也和太阳地球一样漫长。桓君山《仙赋》曰:“汜汜濫濫,随天转旋;容容无为,寿及乾坤。”汜汜濫濫,随天转旋,指基础一面讲的。人民不带桎梏,行动自由,故曰汜汜濫濫。行动自由,不是放纵胡来,而是遵循中央的政策行事,此即“随天转旋”。天是太阳,基础是地球。容容无为,寿及乾坤,指政权一面讲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都心怀人民,即“容容”,都能居中秉公办事,即“无为”。容容无为,即《系上》的“易简”。这样的政权,与天地合德,像太阳和地球一样命长,故曰“寿及乾坤”。乾太阳,坤地球。

坤泛指整个地球,坤也指地球的中心北极。《坤》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王弼注曰:“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坤元是北极中心体,是建成大同社会的地方的主体力量,故曰“至哉坤元”。《周易》将建成大同社会喻为“至”,至即政治家走完了全程,到达了目的地。《乾》文言的“知至至之”的至,即言建立大同社会。中心体北极,是使地球自转、地球公转的不偏离轨道的主体,掌握着大地运行的平衡。大地运行,有了常律,生物方能正常繁殖,故曰“万物资生”。如果没有坤元的执中作用,地球自转不耐,升降无常,大地上的生物能不能适应?现代科学进一步证明,地心北极,对整个地球的生物是极为重要的。

“地也者,形之名也”,意思是:地也者,地球之名也。这里的“地”与“形”,皆言地球。“坤也者,用地者也”,意思是:北极也者,统约地球者也。在《易》内,政治家施行的政治艺术,称为“用”。《乾》文言“用九”,指统约指挥;《坤》文言“用六”,指应时随从。“用六”指统约这一面而言。坤指北极中心,和五行的“土”义同。《说文》曰:“坤从土,从申,土位在中,古作,象坤画六断也。”土位在中,即言居中心的坤气。

第五节 地球称后

后在古代哲学中属形而下随从体，后也指随从体中的中心体。地球的中心体是土行，是整个地球的领导成分。后基本上和坤相同，可以指整个地球，也可以指地球的中心体北极。现在，我们来讨论“后”。

《姤》卦乾上巽下，其卦象是䷫。䷫卦的一卦之主是初六。初六表示一时代的承载体。用之于社会，初六是握有中央大权的家天下君主姤，初六也是承载全社会而没有权力的圣人后。《红楼梦》中甄宝玉是姤，贾宝玉是后，初六是“宝玉”的共名。王弼《明象》曰：“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姤》卦五阳而一阴，因此，初六是制动之主。

家天下君主的强有力者，从维护家族专制出发，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留一定的位置，而这位君主也带头研究起文化来，是《姤》卦要说明的时事。但初六的立脚点是错的，目的从私利出发，故彖辞说：“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勿用指初六姤，取女，即用承载的策略，想把阶级鸿沟抹平。这种承五男的讨好政策，维持不了多久，故曰“不可与长也”。

《姤》大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孔疏曰：“后以施命诰四方者，风行草偃，天之威令，人君法此，以教命诰于四方也。”这里的后就是人君。后言地球中心，人君即大同派君子。社会一时代的所崇尚就是风。姤初六君主代头舞笔弄文，王道派也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即“后以施命诰四方”。施命即教命，即人们的指道思想。用思想去影响全社会，即“诰四方”。诰四方的施命，即《论语·卫灵公》的“有教无类”。家天下的教命，一看便知，是为富贵服务的。圣人的教命，为三极之道所有的服务，《文心雕龙》称这种教命为“鸿风”。

“风行草偃”，说明政教文化对基础的影响。《书·君陈》曰：“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传曰：“汝戒勿为凡人之行，民之从上教而变，犹草之应风而偃，不可不慎。”《论语·颜渊》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之，行也。草上之风，即草上行风。家政文化，古哲称为“飘风”或“回风”，能偃的草，面积小，只有富贵们才能照办。圣人的教令，是“天之威令”，是取法于大自然的正风，吹得面积广，牵涉了全社会。《庄子·齐物论》曰：“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大块同后，风即鸿风。圣人的鸿风，有毒害家政的一面。《说卦》曰：“风以散之。”造成一种没落的风尚，是加速统治

者解体的法宝。巨著《红楼梦》可以说是冠军。

《复》大象“后不省方”，后指震初九。初九立政于地心，施政一视同仁，即“后不省方”。《泰》大象：“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言下卦乾。乾是泰时的地心，是泰时的制动之主。伊尹、吕望、张良是泰时的后。王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建成家天下式的地球政权，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之宜，即指这一工作。

综合上面三“后”，说明后皆居下卦地球位。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后和君主的关系。《说文》曰：“后，继体君也，施令以诰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继体君是大同文化的继承者，《老子》十四章将继体君称为“道纪”。大同社会，虽然解体，但是大同遗风，一直由继体君承继着。继体君施政，近于大同制度，故曰“象人之形”。诰四方，许氏取自《姤》卦。发号者，指对君主的发号。后在外表上是君主的臣，但在骨子里，君主必须听从后的指挥。

第六节 地球称土

土是地球的物质之一，是生物赖以生存的基地。《说文》曰：“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吐生物，即出生物，也就是生物通过土地生长出来。无土，生物不能生存；暂时的生存，也不能终其天年。“二”的上一画是土面，下一画是地之下，是土里。中间一立画是地之中。生物扎根于土里，穿出土表，生长在土面，即“物出形也”。土是地球的重要物质之一，是地球具有的属性。以属性统指全体，也是中国古哲的表达方式之一，如大个，眼镜儿，可以称特定的人一样。土表地球，可大可小，小自寸土，大至全球，凡陆地，都是土，也复称土地。土地结合，成了地球的共名之一。土指地球，与日同义。古代的日圭，也叫土圭，就是证明。

地球经过人类的经纬区分，地面产生了经纬方，产生了地方。这样，国、省、县、区、乡、村，又具备了地方的属性，成为特定的经纬区，成为有个性的地方。人类给这个地方起上个名字，但这个地方，仍然称土，地方和土又成了同义语。土豪指地方望族；土兵指地方武装；土著指不是移民；土产是地方产品。

土指地球，也指北极。土指北极，又有另外的含义。古代天文学，已经知道了太阳系天体的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简称五行。古代哲学家，从太空中把五行星取下来，放置在地球上，土星便安放于北极之位。安放于北极的土星，称“中央土”。中央土用之于社会，喻一个国家的中央大权的握有者。握有中央大权的人，应该指挥自己领属的土，对社会作出贡献。《荀子·尧问》曰：

“子责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也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也。深拍之而得甘泉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其功而不息，为人下者，其犹土也。’”生与死指上台与下台，不指生命。生则立焉，指当官掌权；死则入焉，指下了台安心当平民。这个比譬，取自稼穡。禾苗需要土成堆成垌，土便立了起来，庄稼收割，立的使命便完成，和其他土一样，又成了平地。成堆拢为立，成平地为人。生立死人，和《老子》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义同。

第七节 地球称后土

后称地球，土称地球，后与土结合起来，也称地球。《书·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孔传曰：“后土，社也。”疏曰：“天子出征，必类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类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书后社也。昭二十九年《左传》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传》云：戴皇天而覆后土，彼晋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与此异也。”这里的皇天指太阳，后土指地球。皇天同上帝，后土同冢土。古人敬天地，也是应自然的一种形式。古代哲学家，通过祭祀活动，揭示自然，揭示社会。祭祀为统治者崇尚，因此讲祭祀便不遭镇压。明真相者，“告皇天后土”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不明真相者，可以说是迷信。《正韵》曰：“后土亦取厚载之义。”《坤》彖曰：“坤厚载物。”和人类有关的厚载之体，莫过于地球，后土在古哲中，有时统指地球，有时指北极，有时指官员，有时指自然和人的神社。

《周礼·春官》大祝曰：“建邦国，先告后土。”注曰：“后土，社也。”疏曰：“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土神则社神也。按《孝经纬》云：‘社者，五土之总神。’《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阴气。’故名社为土神。句龙生为后土之官，死则配社，故举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实告社神也。以其建邦国土地之事，故先告后土。”社同神，社是五土之总神。五土也指地球，五即金木水火土。地球处于春时是木土，夏时是火土，秋时是金土，冬时是水土，长夏是北极，是土土。神是事物的形而上，是事物起统率作用的成分，是事物的主流。春生夏长秋杀冬藏，是地球处于不同时期的神。土是地球的总神。说明地球虽有生杀对立，其主流是生，因此，古哲将地中心称为长夏。社与神是地球的精神面貌，是大地的灵魂。

《小雅·甫田》曰：“以我齐明，以我牺羊，以社以方。”传曰：“社，后土也。”疏曰：“社者，五土之神，能生万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后土，土官之名也，死而为

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龙为后土。后转为社，故世人谓社为后土，无可怪也。”“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传》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谓地为后土也。句龙职主土地，故谓其官为后土，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参差不一。”一个概念，意义参差不一，是古人回互其辞，昏迷于庸目的手法之一，是为了逃避文字狱镇压，而不是故弄玄虚，后土之多义，上文可见。

第八节 地球称星

星是宇宙天体的大共名，凡太空中运行的恒星、行星、卫星、彗星，都可以以星称之。大共名的特点是，大统全体，小指每一个分子。地球是天体的分子之一，因此也以星称地球。为了和别的星球区别，有时也加上区分辞。有区分辞，再加上地球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意义就显而易见了。观在，我们举些例子来讨论。

《尔雅·释天》疏云：“但诸星之转，从东而西，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复旧处。星既左转，日则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旧星之处。即以一日之行，而为一度，计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数也。天如弹丸，围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文中有着重号的“诸星”、“星”、“日”、“天”、“弹丸”，皆言地球。“星复旧处”、“至旧星之处”，是同义语，指地球公转了一周天，由起点到达了终点，终点也就是起点之处，故曰旧处。“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是同义语。日与度皆指时间的一天，以地球自转周天的次数，说明地球公转一周天的时间。“计二十八宿一周天”、“是天之一周之数也”，也是同义语。地球公转的内心是太阳，外周是二十八宿。太阳是隐了的天体，因此不说绕日一周天，只说二十八宿一周天。“一周天”同于“天之一周之数”。“诸星之转，从东而西”，意同“左转”，言地球公转。地球公转，数起二十八宿角亢星，由东方经北方向左运行。“日则右行”，指地球自转。地球时区的午时，正对太阳，过此而往，未经酉，向右方向运行。我们将这些意义相同的辞语改成一个模样，理解也容易了。古人渊岳其心，麟凤其彩的行文法，通过上文，也反映了出来。

《玉篇》曰：“诸，非一也，皆言也。”《正韵》曰：“凡众也。”地球称“诸星”，说明地球是太阳系的行星之一，众星之一。地球，金、木、水、火、土五星，都是太阳的行星，概括的称谓，就是“诸星”。古哲将地方大员称作“诸侯”，也取譬于天体。现在语言中，“诸位”，少指几人，多指成千上万人，都有“非一”、“皆”、“凡”的含义。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释天》疏对诸星又作了进一步解释。“凡二十八宿及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计一

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则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数也。”日月指月球，五星指地球。五是中数。月球绕地球公转，地球有五的属性，故以五星称之。二十八宿随天左行，指二十八宿构成而言，请参阅二十八宿章二十八宿构成节。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实柴祀日月星辰。”注曰：“星谓五纬。”疏曰：“星谓五纬者，五纬即五星。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星。言纬者，二十八宿随天左转为经，五星左旋为纬。”五星五纬都指地球。地球居于春时为岁星，居于夏时为荧惑星，居于秋时为太白星，居于冬时为辰星。北极为镇星，分居四时。这里的经与纬是以天体喻人事的隐语。经喻正确，指政治上立于主动；纬喻错误，指政治上立于被动。“二十八宿随天左转为经”，以地球喻霸主，说霸主“随天”绕太阳公转是正确的，自己将居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地道霸主如不把自己看成是“二十八宿随天”，而将自己视为不受太阳制约的独立体，必将步入四时升降体。步入四时体，就有祸福盛衰的转易，故曰“五星左转为纬”。纬的结局是，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一败涂地了事。“左”是个正反复意词，正言辅佐，反指背离。左道旁门，即言背离。此处两左，貌合神离。

地球称星，用的最多的是“岁星”。岁星也是个复意概念，指地球和木星。木星十二年绕太阳公转一周天，地球十二月绕日公转一周天，十二是这两个天体的共性。《尔雅·释天》曰：“唐虞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郭注曰：“岁取岁星行一次也。”一次也是个双关语，兼指一周天与二十八宿的十二分之一。夏曰岁，指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现在我们用《礼·月令》与《淮南子·天文训》作个对比说明，便可以明白岁星指地球。

《礼·月令》文：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

仲春之月，日在奎；

季春之月，日在胃；

孟夏之月，日在毕；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

季夏之月，日在柳；

孟秋之月，日在翼；

《淮南子·天文训》文：

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

岁星舍奎娄，以二月；

岁星舍胃昂毕，以三月；

岁星舍觜𠂔，以四月；

岁星舍东壁舆鬼，以五月；

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

岁星舍翼轸，以七月；

仲秋之月，日在角；

岁星舍角亢，以八月；

季秋之月，日在房；

岁星舍氏房心，以九月；

孟冬之月，日在尾；

岁星舍尾箕，以十月；

仲冬之月，日在斗；

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岁星舍须女危，以十二月。

上文日与岁星是同义词，皆指地球。孟春就是正月，仲春就是二月，季春就是三月。地球居于何宿，《月令》略举一星，《天文训》繁举二三星。简繁都是大概，详细的历算推步，两文都没有讲。

《淮南子·天文训》曰：“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许慎注曰：“效，见。”见即出现。辰星也指地球。辰，会也。地球有统会月球的这一属性，故称辰星。前文的“日”与“岁星”，只说明何月地球居于二十八舍之何舍，这里进一步指出了，何月地球居于何宿，居于此宿之地球，华夏又处于什么节气。“正”与居处义同。“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译出来是：“地球四时所居之宿，常于二月春分节出现在奎宿和娄宿。”

辰星也写成星辰，同样指地球。《周礼·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注曰：“星谓五星，辰日月所会。五星有赢缩圜角。”星辰指地球，日月指月球。地球由冬至向夏至下降为赢，由夏至向冬至上升为缩；绕日公转为圜，地球升降至南北回归线为角。《晋》卦上九“晋其角”，说明政治家进到了角顶尖端，再不能进了，再进，物极则反，便是退了。

第九节 地球之比譬称谓

《说卦》曰：“坤为大舆。”疏曰：“大舆取其能载物也。”坤和大舆都指地球，而大舆是地球的比譬称名。地球是承载体，大车也是承载体，就载物一面讲，有其共性。《史记·三王世家》曰：“御史奏舆地图。”索隐曰：“谓地为舆者，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地图称舆地图，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汉也。”谓天为盖，天指太阳，盖也是个比譬词，太阳像圆伞车盖。谓地为舆，大地像个方箱车身。舆与地意义相同，舆地图也就是地图。

地球除了称大舆外，还称堪舆。堪舆有时指地球，有时指北极。《正韵》曰：“堪舆，天地之总名。”天地即天体之地球，总名即统约地球北极。范浚

《心箴》曰：“茫茫堪舆，俯仰无垠。”这是以地球之升降。揭示家天下走马灯转易不止。茫茫，指家天下统治者头脑荒陋，不懂社会的发展法则。俯仰，指地球公转的偏斜运动。由冬至到夏至，是堪舆的俯期，由夏至到冬至，是堪舆的仰期。《系上》“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即言家天下俯仰，范氏义取于此。垠是个画蛇填足字，同艮。《说卦》曰：“艮，止也。”无垠即不止。范氏这里慨叹说，家天下统治者愚昧无知，导致社会改朝换代，动乱不止。《易》内的舆字，皆居下卦地球位，寓意是大臣和人民。

《庄子·大宗师》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块即土块土蛋，庄氏这里将地球比做一个大土蛋。“大块载我以形”，即地球承载了人类。“劳我以生”，即使人们在大块上，用劳动求得生存。“佚我以老”，即人老了，丧失了劳力，能过上安逸生活。“息我以死”，即最后如同休息一样死去。人们的一生过程，是造物主安排的“善我生”和“善我死”。善我生，善我死，生死都不离开地球大块。个人如此，政权也应该是这样。

家政不是如此，他们脱离了大地，投奔到广寒宫，弄得社会山穷水尽，动乱不宁，他们自己也焦头烂额，无法可施。《大宗师》又说：“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即余，指没有人民支持的金银满箱的富贵。他们同病相怜，共同维持自己天上人间的生涯。上等人 with 上等人之间，“相响以湿，相濡以沫”，即便干死，也不懂得回到江湖，过造物主安排的生活。背离大块的政权，没有前途；官运亨通，势将否塞；金玉财宝，终非己有；高高在上，必将下坠，故曰“不如相忘于江湖”。

第七章 月球的名称

小 序

日、月、星三极之道里面，月球是其中之一极。月球在日系里，是绕地球公转的天体，其时间是一个月，故称月，亦称日月。日月指月球，我们在《辨日》章已论及。古哲研究月球，获得宝贵的天文地理知识。月球运行和海水潮汐的关系，月球运动和大地风雨的关系，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说卦》曰：“坎为水，为月。”疏曰：“取其月是水之精也。”坎的一义是水，是月。月是水之精，大地水的活动，受月运动的影响。《淮南子·天文训》曰：“水气之精者为月。”亦言乎此。精是事物的形而上，是构成一事物的领导成份，统摄成份。《左传》庄公二十五年“日有食之”疏云：“日者阳精，月者阴精。”太阳的主体是火，是热能质，故曰阳精。月球的主体是水，是能凝冻体，故曰阴精。

《论衡·书虚篇》云：“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如子胥为涛，子胥之怒，以月为节也。”这里的涛，即潮。《皇极经世》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随月消长，早曰潮，晚曰汐。”现代《辞源》释潮曰：“海水定时涨落之称。其故由于日月之吸力，而月距地近，功用尤见。在正对方向，海水被吸隆起，越水平线；在反对方向，地球被掣退缩，离水平线，均成高潮。而同时相距九十度之两方，因海水被引他移，潮最低落。每昼夜地球自转一周，故潮水之涨落凡二度，又朔望日月两吸力相合，潮最大，上下弦两吸互消，潮最小。”太阳对海水有无直接吸引力，我不明白，但月球吸引海水，古今看法相同。

海水有潮汐，河水有涨落，月光之长消，也有似于海河之起落。《周易》长与消一对对立的词，就是取象于月光的赢缩和大地水的涨消。《泰》卦“君子道

长,小人道消”,即言月光由朔至望的过渡。《否》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即言月光由望至晦的过渡。月光喻君子,月体喻小人。月光的长消,也喻水的长消。水与月的长与消,比譬家天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强到弱,由弱到死的全部历史。

《庄子·秋水》描绘家天下君主夺得全国制主权后的得意景象:“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溪渚涯之间,不见牛马。”自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于是狂了起来,说道:“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百川灌河之日,也就是月球的满望之时,也就是《泰》卦“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终点站。自此之后,向其相反的方向运行。

《说卦》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说文》曰:“人之所归为鬼。”《列子·天瑞》曰:“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鬼与归谐声,古哲文中,鬼归互用。成鬼回归,表示事物生命的完结。一个人的生命的完结是“归”。如《红楼梦》七十七回回名曰“美优伶斩情归水月。”归水月,即入了黄土坎地,是死,是晴雯个人生命的结束。万物之所归,精神离形,各归其真,不指个人的生命,而是指政权生命的完结,也就是家政的一败涂地。家政赖以上台和执政的支柱,是圣人的思想“精神”。家天下政权是“形”。旧政权垮台,精神与形,彻底决裂,圣人和贵族都回到各自原来的位子,即“各归其真”、“归其真宅”。归其真宅,大家都做人,是实现王道的第一步。政权和人民不离不弃,习惯成了自然,家天下爱好者,无处施展自己的一套,就达到了易的归妹之时,《归妹》卦表明了人类实现了王道大同社会。

《说卦》叙述的八卦次序,依日影升降十二子。日影升降十二子,和太阳直射线取相反方向。子与坎同位,子时为冬至。冬至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南回归线于地球为下,日晷仪子坎为上。坎水的实际地位为下。家政分裂了社会,使升了天的水成为云。《需》卦“云上于天”。云喻成了富贵的水;居于地面的坎,成了贫贱的水。《讼》卦“天与水违行”,即言升了天的富贵水和地上的贫贱水的对立违行。富贵云之君兮纷纷从天上掉下来,即“万物之所归”。万物之所归,也就是神奇复化为臭腐。

月球是三光之中的一光,古哲以月譬喻家天下政权。夏、商、周都是幽暗的月纬家政。中国古代的文史哲,都是在月政的专制下撰写出来的,凡是讨论水月家政,就不能不涉及月球,因此,为了昏迷庸目,给月球以很多的名称。这里举八个例子,以示一斑。

第一节 月球称月亦称别

《说文》曰:“月,阙也,太阴之精。”《释名》曰:“月,缺也,满则缺也。”《系上》

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月球在日月星三个天体里，既不是形而上大道太阳，也不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皆俱、“一身而二任焉”的中道地球，月球仅仅是形而下小道器。月球随地球和太阳运行，自身没有基础，故曰“阙也”。在一月之中，不论月球的上行与下行，居“缺”的时间最长。上行运转至满望，又走上缺路，故曰“满则缺也”。

月球比譬于人事。三五上行期，月球能接受圣人的指挥，在于救民出水火，有龙的凝聚力，故称“太阴之精”。月球运行至十五，金银满箱笏满床，便又进入消退的道路。《丰》卦彖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食缺即月光的渐消过程。月道的下行期，代表虬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痛苦。缺到最后，汤沐具而虬虱相吊，以树倒猢猻散又谱写了一部家政史。《红楼梦》一百零二回的“魄化课”，即言月政的衰消过程。十三回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腾了云是登高，从高位掉下来是跌，一败涂地，败得十分悲惨是重。《书·大禹谟》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天道也指月政上行下行两个阶段。上行是谦，《谦》卦表明其时；下行是满，《需》卦表明其时。

家天下月政，脱离大地，和人民断绝了关系，只靠一小撮富贵维持生命。表现为独足行走，故古哲以“刖”来比譬。《困》卦九五“劓刖”，即言家天下君主悖离基础，崇尚威刑镇压，“困于赤绂”，陷入被动。这种劓刖，表面看，是君主在镇压人民，其实质，也是君主在自戕，故王弼注曰：“用其壮猛，行其威刑；异方愈乖，遐迹愈叛，刑之欲以得，乃益所失也。”劓刖的结局，君主也就成了没鼻子没足的人物了。

《说文》曰：“刖，绝也，从刀，月声。本作跖，断足也，从足，月声。”《周易》将社会比为人，基础比为足，王道执政者比为足的基础鞋。《系下》曰：“履，德之基也，”言乎此。《老子》四十六章称履为“足之足”。履，或曰足之足，都是足的承载体。《周易》认为，国家能否治理，就要看执政者承不承载基础。承载则强，不承载则弱；承载则治，不承载则乱；承载则存，不承载则亡。月政离弃了基础，使自己成了无足残废，政权也就成了独足政权。表示无足的字，除了刖、跖外，还有“兀”“跣”（亦音月）。《尔雅·释言》曰：“趾，足也；跣，刖也。”疏曰：“跣，一名刖，断足刑也”。跣是个有余字，指“非”。在是非里面，背叛人民是最大的非。《否》卦“否之匪人”，即言这个“非”。《释言》又曰：“毁，火也。”霸主刖足的地点是南方离，离为火。火毁弃了基础，同时也毁了他们自己。古哲说“膏火自煎也”，也指南离点燃了焚烧自己的火。

《庄子·养生主》曰：“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右师即文中的“独”。注为“独夫”。家政上行期，居子午以东，居

左。家政下行期，居子午以西，居右，故称“右师”。右师专政，靠一条短腿富贵，不靠长腿大众，故曰“介”。《老子》五十三章称介为“介然”。介，介然，也指靠一条腿行走的独夫。“天与？人与？”是说霸主背叛人民，是天命世界观决定他们干的，还是别人强迫他们干的？答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这就是说，刖足成介，是他们的思想天命的必然，不是被迫而为。郭注曰：“偏刖曰独夫。师一家之知，而不能两存其足，则是知其所无奈何。若以右师之知，而必求两全，则心神内困，而形骸外弊矣，岂直偏刖而已哉！”右师之知，只知“其无所奈何”独足治理，如果要右师两全不刖，那末政权“心神”将内困，基础“形骸”将外弊，上下更加不得安宁。“人之貌，有与也”，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制。大同制，即“两足其行曰有与”制。家政专制者的人生哲学不要足，故曰“是以知其天也，非人也”。

第二节 月球称有

有与无是我们华夏语言中表达事物存在与不存在的一对概念。有表存在，无表不存在。古哲将这两个词发射到太阳和月球上，将无字寄寓于太阳，将有字寄寓于月球。这样，让太阳有了“无”的属性，让月球有了“有”的属性。属性表达全体，是古哲行文的手法。比如家政看问题片面，古哲称他们是“眇”者。眇是家政的属性之一，但可以指家政整体。无指太阳，有指月球，也是以属性称全体的手法。

三光三极之道，太阳继明不息无夜；月球是夜间的天体无昼。我们的地球，昼夜交替，日照无夜，月照无昼。地球有昼夜两重属性。

以天体喻人事，太阳般的王政是“无”。无即《桃花源记》讲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无”的本意。秦汉魏晋的出现，是乾坤大动荡，“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翻天覆地大变化的产物。秦汉魏晋的出现，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祸福转易的结果。动荡转易，不是无而是有。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即“有”的本意。天下为家，安危、治乱、强弱、胜负、盛衰、穷通、存亡这些对立的事物便存在于社会。庆者在堂，吊者在闾。农夫心中如汤煮，王孙公子把扇摇。诸如此类都是“有”。

《老子》十八章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王弼注曰：“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谓美恶同门。”仁义、大伪、孝慈、忠臣，即“甚美之名”。慧智，六亲不和，国家昏乱，即“大恶”。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是说王道思想产生自家族专制。《周易》的神蓍灵龟，六十四大象，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大伪的著作，产生于月政慧智的基础上。《文心雕龙·

正纬》曰：“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也指“慧智出，有大伪”。

《老子》四十章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二个于是个赘字，即“有生无”。天下动乱，产生于月政本身，此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了动乱，但同时也生了静安。大日王道思想，也是月政统治下的产物，此即“有生于无”。王弼注上文曰：“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天下之物指家天下崇尚者。“以有为生”，指富贵对财富的占有和糜烂挥霍。“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是说家天下月政的肇始，源于公天下太阳般的圣人的思想，他们能上台执政，是圣人承载的结果。“全有”与“无”意同。家天下之有，是小人有，大人无有。公天下之有，是全社会皆有，故曰“全有”。要全有必须恢复大同无政，故曰“必反于无”。反同复，即恢复。

《坤》卦六三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六三是坤体月政的叛逆者，是“含章”的明哲之士，是懂得施利于社会的“知光大”者。“王事”即“天下为公”之事。六三是地方官员，以阴居阳，力量很小，实行王事，是不可能的，故曰“或从王事”。“或”即言其理想和力量的不相称。但六三是“无”的信徒，一旦复古“无成”，他便毅然与月政决裂，故曰“有终”。六三是无为者的同志，故曰“可贞”，可贞，即能忠于王事。“以时发也”，即启发六三，和月政决裂，要掌握时机，先时后时，都会失败。

《复》卦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注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心，异类未获俱存矣。”复是实现公天下的第一步，也就是政权由有向无过渡的开始。天地指地球。天地之心即太阳。“见天地之心”，即政权初步实现了公平制。这种公平，取法于大自然太阳，取法于人之初原始大同社会。太阳是太阳系之本，大同社会是人类初生之本，故曰“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动与静，语与默，在以有为心的社会，动静语默都是暂时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和转化。但是，在公天下社会，动静语默是主从关系，而不是对立。静默是无，是太阳；动语是有，是地球与月球。地月随太阳公转，不存在取而代之，故曰“静非对动者也”，“默非对语者也”。“雷动风行，运化万变”，也就是六十四卦乾坤抗衡。抗衡生于有政。“寂然至无”，即政权建立在太阳无位。政权建立于无位，即反本，也就是“动息地中”。地中，即地球之中心，也就是“天地之心”。恢复了为公制，政权统摄了全体人民，是以无为心。不复古，政权一定要建立于月球有位。以有为心，政权衣被的是富贵。富贵是政权的同类，贫贱异类将成为被专政的对象，故曰“异类未获俱存矣”。异类未

获俱存,也就为月政动乱衰亡打下了基础播下了种子。

关于有无指月球与太阳,我们还将在十五章《无为》节里作进一步讨论。

第三节 月球称太阴、太岁

月球称太阴,我们在月公转十二子节,用《淮南子·天文训》的文章作了论述。太岁称月球,我们还没有讨论。现在我们来探讨这两个天体概念。《淮南子·天文训》曰:“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许慎注,下同。仲,中也,谓太阴在卯酉子午之中也)。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丑钩,辰申钩,巳寅钩、亥未钩,戌钩,谓太阴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日月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

为了说明上文,我们先作《十二子仲钩图》以示,而后再作解释(见图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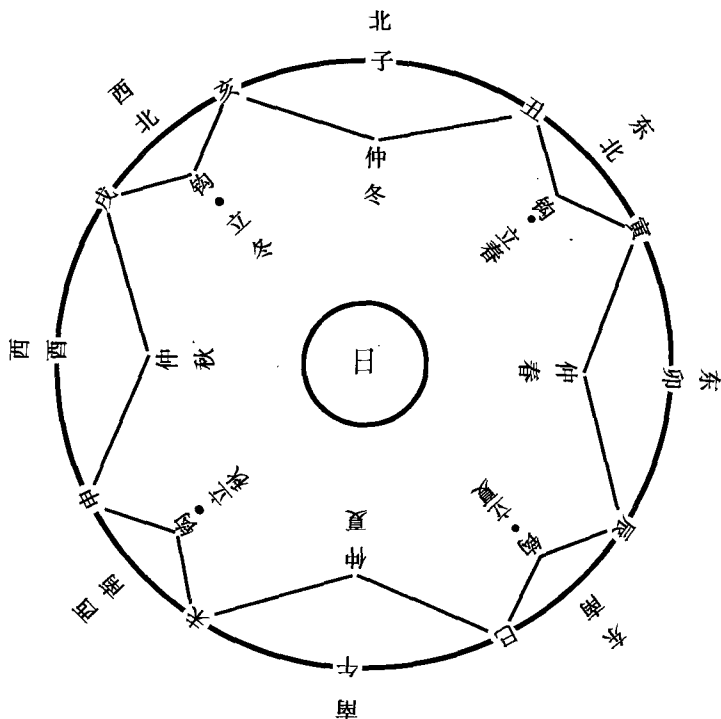


图 20

太阴是月球,“在四仲”,指运行于二月卯,五月午,八月酉,冬月子。子午卯酉,或曰冬夏春秋,是四时的中间的一个月,故曰“四仲”。四仲是四季的统摄时间。统摄时间表示地球运行了三个月,故曰“岁星行三宿。”所谓行三宿,指地球岁星仲春行寅卯辰,仲夏行巳午未,仲秋行申酉戌,仲冬行亥子丑。四

仲反映于蓍圜,表现于四面的中间。四仲反映于日晷仪,表现于上之中,中之中,下之中。凡是中,都居正。故四仲亦称四正。

“太阴在四钩”,指月球运行于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四个钩角时间。钩角时间,表明的不是四仲,表明的是四孟与四季。孟月是一个季节的开始月,季月是一个季节的结束月。季孟是一季的终始月,加上仲月,构成一季。寅是春的孟月,辰是春的季月;巳是夏的孟月,未是夏的季月;申是秋的孟月,戌是秋的季月;亥是冬的孟月,丑是冬的季月。

“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二八十六,是四钩的积数;三四十二,是四仲的积数。四钩加四仲,合计二十八。二十八,即二十八宿。太空星球亿万颗,古代天文学家只取了其中的二十八个星群,是由地球和月球行四仲四钩推算出来的,是为了说明地球月球运行于较详细的方位。一周天是十二月,这里写成十二岁,这是写隐书的行文手法。一方面,月球和地球一样,也是颗岁星,故称太岁,这里岁与月迥互,读者不思则不得。另方面,木星,亦称岁星,十二年绕太阳公转一周天。这里十二月与木星的十二岁回互,也增加了人们理解的难度。但依据实际,此处论地球与月球,十二岁只能是十二月,不可能是十二载。

“日月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这里的“日月”,即太阴月球。日月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绕地球公转则是十二个周天。月球绕地公转一周天,则是“一”,绕太阳公转一周天,则是十二个“一”。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用绕地球公转十二个周天去分,那末每个月,则“日月行十二分度之一”。月球行十二分度之一,对地球来说,则“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一度即地球自转一周天,时间是一日。十二个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加在一起,也正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的时间。十二岁也指十二月。月球绕地公转的十二分度之一,是地球自转的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个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是三百六十五度有四分度之一。三百六十五度有四分度之一是一年的时间,时至今日,仍如此计算。

《史记·天官书》“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逆顺”。正义注曰:“太岁在四仲,则岁行三宿,太岁在四孟四季,则岁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十二岁而周天。”这里的叙述和上文相同。太岁也就是太阴,四孟四季也就是四钩。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十二宿。“行三宿”、“行二宿”,即言这十二个时辰。十二宿也就是十二支。十二支就是太阳内心讲的,十二宿是就外缘二十八宿讲的。二十八宿生自四仲四钩,二十八舍也就为地球月球的居处划了范围。因此十二宿又成了二十八宿的略数。二十八宿如同火车道上所有的小站,十二宿如同快车要停的大站。十二宿和十二支其内涵相通。

第四节 月球称岁阴

岁阴称月球,指明月球是岁星的阴星。岁阴,也就是岁之阴。古哲中,阳是领导成份,阴是被领导成份,阴随阳转。《淮南子·天文训》曰:“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雄与阳义同,这里说明月球的雄星是地球岁星。岁阴指月球,我们在月公转十二子节已提及。现在再用《史记·天官书》的文章再作些解释。为了醒目起见,我们仍用《月历十二子图》以示,然后再引用《天官书》原文(见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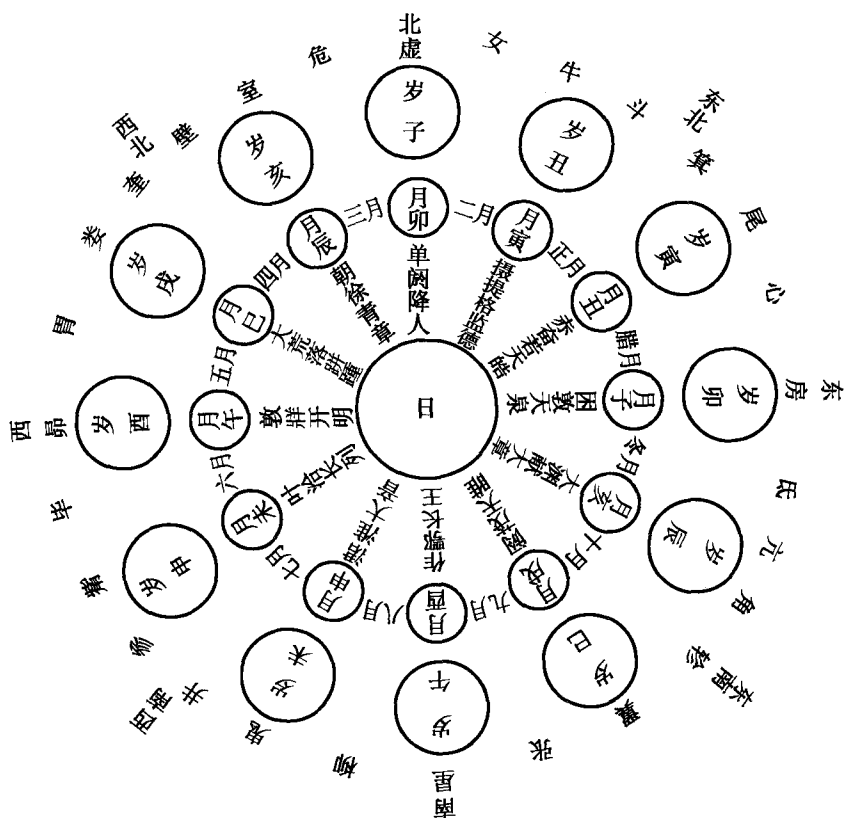


图 21

图的中心是太阳,最外圈是方位,方位里是二十八宿。岁圈是地球,地球用日影升降十二子。月圈是月球。岁阴用月公转十二子。月公转十二子是三统历之周历。(请参阅《三统历》章)周历表达天文,表达家天下由霸道转为亡道的通史。摄提格,单阏等十二月名,指用月令的家天下君主。监德,降入等

十二岁名,指在家天下朝内任职的王道派人士。这些概念,这里略而不论。现在引用《天官书》文章,以证明地球与月球绕日公转这一真理。

“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

“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

“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

“大荒落岁,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奎、娄晨出,曰跼踵。”

“敦牂岁,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昂、毕晨出,曰开明。”

“叶洽岁,岁阴在未,星居申。以六月,与觜觿、参晨出,曰长列。”

“涪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曰大音。”

“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曰长王。”

“掩茂岁,岁阴在戌,星居巳。以九月,与翼、轸晨出,曰天睢。”

“大渊献岁,岁阴在亥,星居辰。以十月,与角、亢晨出,曰大章。”

“困敦岁,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曰天泉。”

“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皓。”

日影升降十二子,是白天的事,其科研成果,靠太阳取得。十二子取时,主取日中。日中表现为正大光明。正大光明,即王道人文。月公转十二子表明的是周历。周历是进入家天下之后,小人专政更加完善的朝代。《论语·八佾》宰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就是使民战栗的施政。恐怖专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贵族小人的既得利益。维护私利,又要挂出施利于社会的招牌,这中间就包含了阴私。家政捣鬼,人民也捣鬼。捣鬼都是夜间的事,不存在正大光明,故以天文称之。研究天文,白天无法进行,也是夜间的事,取其居夜。上面,我们从月历十二子图中可以看出,月球与地球从摄提格正月出发,左行十二辰,又回到摄提格,是一个周天,是一年的时间。

摄提格十二月名,《淮南子·天文训》中,许慎有些注解,我们现在引用如下,供学者参考。注文如下:

摄提格岁,“格,起也。”单阏岁,“单,禁;阏,止也。言阳气推万物而起,阴气尽止也。”执徐岁,“执,蛰;徐,舒也。言伏蛰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大荒落岁,“荒,大也。万物炽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敦牂岁,“言万物皆盛状也。敦牂,特壮也。”(《史记》作牂。)协洽岁,“协,和;洽,合也。言阴欲化万物和合。”(《天官书》协作叶。)涪滩岁,“涪大;滩,修也。言万物皆修其精气也。”作鄂岁,“作鄂,零落也,万物皆移落。”掩茂岁,“掩,蔽;茂,冒。言万物皆蔽冒。”(《天官书》作阏。)大渊献岁,“渊,藏;献,迎也。言万物终在亥,大小深藏,

窟优以迎阳。”困敦岁，“困，混敦也。言阳皆混沌，万物方孽也。”赤奋若岁，“奋，起也；若，顺也。言阳奋物而起之，无不顺其性也。赤，阳也。”

关于月公转十二子之摄提格等月名，请参阅《汉书·天文志》。

第五节 月球称十二岁

岁是个大词，是地球与月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的时间概念。产生这个周天时间的天体，则是地球和月球。地球与月球都有岁的属性，因此，地球称“岁”、“岁星”；月球称“太岁”、“岁阴”。地球是构成岁的主体，故称岁阳，亦称岁雄。月球是构成岁的从体，故称岁阴，亦称太阴。在《易》，阳和阴的一义表示主从。地球称阳，月球称阴，表明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即从星。月球称太岁，说明月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比地球走的路程长。太即表明长。

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如果没有月球从中划分，只能称“一”；以地球自转周天言之，则称“三百六十五度有四分度之一”。由于地球公转，有月球从中划分，于是地球绕日公转，也就有了十二分度的属性。月球是建成十二分度的岁星，省略称呼即“十二岁”。十二岁是月球的另一称名。

《周礼·春官》保章氏“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注曰：“岁谓太岁，岁星与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星经》其遗象也。郑司农云：太岁所在，岁星所居。《春秋》传曰：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之属是也。”

“十有二岁”是月球，喻于人事，即家天下政权。“十有二岁之相”，指家政手下任职的王霸人物，也就是岁星。《月球称岁阴》节，《月历十二子图》中提到的天皓、监德、降入、青章、跼踵、开明、长列、大音、长王、天睢、大章、天泉，就是“十二岁之相”。家天下衰世期，中央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便落入地方大员之手中。中央和地方当局的妖祥吉凶，要通过十二岁之相进行观察。如果中央君主和地方诸侯君主是开明贵族，他能任用岁星人物治理，将会夺得制主权。如果中央君主和地方君主是飞廉，任用恶来人物治理，他将输掉老本。月政的某一势力夺得主宰权为“祥”；丧失主动权，被动挨打，以至凶败为“妖”。春秋五霸之祥，皆源于十二岁之相。

“岁谓太岁、岁星”，是说岁星指地球，也指月球。“与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指每一月晦朔之时，太阳、地球、月球成为一线，由朔开始，所经历之一月。比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都言“斗所建之辰”。斗指日晷仪之影端。日景升降于何时，也说明了斗所建之辰在何月。日影升在极北是冬月之辰，日影降在极南是五月之辰；日影降在极北极南的中间是二月之辰，日影

升至极北极南的中间是八月之辰。

“岁星为阳，右行于天”，这指地球而言。反映时辰的日晷仪，其十二子向右行。向右行，说明地球绕太阳公转，故曰“右行于天。”天即太阳。“太岁为阴，左行于地”，这指月球而言。日晷仪不表明月影，观察月球运行，须在夜间。《系上》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天文，在于观太阴，察地理，在于察岁星。月球不直接绕太阳转，而是直接绕地球转，故曰“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十二岁指月球，小周同“行于地”。小周天是月，大周天是岁。

地球是月球的中心，喻于人事，表示一个朝代的霸主中央。中央封建的诸侯国，也就如同地球的从星月球一样。天体月球是一个，而封建的诸侯国则不是一个。每岁月球绕地公转十二小周，因此产生了十二星次。十二星次，在太空皆居于不同的星域，诸侯国在中央管辖的范围内，也同样处于不同的地区。这样，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取象于天文，中国就产生了十二星次和十二分野的理论。

霸主封建诸侯，受封的人不是靠政治本领，而是靠氏族关系。周王朝建立了中央政府，共立了七十一国，其中姬姓贵族五十三国，外姓十八国，姬姓占将近八成。贵族子弟十二岁，管理一个地方，基本不是靠他们自己，而是靠相。周是殷的诸侯国，靠相夺了殷天下；秦是周的诸侯国，靠相夺了周天下。“太岁所在，岁星所居”。这个太岁指能用人的诸侯。诸侯能用人，岁星就要和他结合。这种结合，能使诸侯强大。“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的预言。哀公二十二年，越吃掉了吴。祸端由吴发起，祸果也由吴吞食。勾践是太岁，范蠡文种是岁星。太岁接受岁星的指挥，故得吉得祥。吴夫差也是太岁，但只有虚域，而没有实体。伍子胥是岁星，但与虚太岁不相得，结果子胥身死，吴国灭亡，得凶得妖。家天下十二岁，居于某一星域的一时代的制动之主是太岁，使太岁能称王称霸的指导力量是岁星相。“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掌握政治形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第六节 月球称天

天的一义，就是太空中的一切天体。我们太阳系的各个星球是天体，演三极之道的太阳、地球、月球当然也是天体。日月星喻于人事，太阳喻王道，地球喻霸道，月球喻亡道。亡道政权，古哲称为愚野的鸟兽政权。《系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是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概念，不是真有其君。

包牺,也叫伏牺。包牺说明当时的人已开始驯养野兽野禽。

历史进入家天下专制,人类社会由文明变为愚野,公心为主变成了私心为主。家天下统治者变成新的鸟兽,主张公天下制的圣人也就成了包牺氏。新鸟兽,新包牺氏,组成了中国古代的对抗史。《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天地指家天下的等级制度,万物即圣人包牺氏。这就是说,家天下的出现,包牺氏也就出现,他们是兄弟李子,孕育于一胞。

“仰则观象于天”,也就是在“观鸟兽之文”。这里的“天”与“鸟兽之文”,都指幽暗的月道家天下执政者。“俯则观法于地”,也就是在观“地之宜”。“地”与“地之宜”,都指光明正大的王道执政者。月道专政,不见太阳,因此上下只有月与地的关系。但是,地是绕日公转体,地之宜,即绕日公转。地之宜,也间接地表明了太阳。“近取诸身”,即取材于“地之宜”;“远取诸物”,即取材于“鸟兽之文”。月球在人的上面,故称“远”,地球在我们的足下,故称近。

八卦也就是《周易》。撰写八卦的题材,取自月球“天”、“鸟兽之文”、“物”;取自地球“地”、“地之宜”、“身”。八卦取材于社会两极,反转来又为两极人服务。“通神明之德”,为王道派地之宜服务;“类万物之情”,为亡道派鸟兽之文服务。《周易》具备有这两种功能,所以受到了敌对两派的喜爱。《老子》十一章曰“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也指王亡两派人都喜爱。喜爱相同,但质不相同。“通神明之德”,是说,学了八卦,能使人懂得自然、历史和个人的地位。“类万物之情”,是说八卦基于卜筮算命。学了一下,仍然不懂。不懂装懂,自欺欺人是“万物之情”。八卦的外表有似于此,故曰“类”。《红楼梦》五回说:“隐幽灵秀地,无可奈何天。”意义也取自《周易》。《红楼梦》隐幽灵秀地通神明之德;无可奈何天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离》卦的卦象是☲,上卦是☲,下卦也是☲。但是二离含章,内容不同。上卦离是天,是月球,是罟;下卦离是地,是地球,是罔。上离以佃,下离以渔。作为八卦的读者,丽乎罟,是天派鸟兽;丽乎罔,是霸道大鱼。天派鸟兽,高高居山;地派大鱼,深深处潜。韩康伯注曰:“离,丽也。罔罟之用,必审物之所丽也。鱼丽乎水,兽丽乎山也”。丽乎水而读《易》,会聪明起来;丽乎山而读《易》,满脑子虚妄,将会更加昏聩。

天指月球喻牛马,说的最明显的是《庄子·秋水》。“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郭注曰:“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不可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虽寄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牛马四足之谓天,指月夜执政者。四足之天,拿人民当牛马对待;古代的圣人也拿四足之天当牛马对待。“落马首、穿牛鼻”,使自己乘服,是对家政的反奴役。家天下坚持者,因其世界

观天命决定,甘做牛马,居于被动地位,被人乘服,要求他们不做牛马是不可能的,故曰“牛马之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有了月道世界观,为了得势,也实施仁政。施仁政是升天的阶梯。一旦大权在握,成为月主,就会变成牛头马面。故曰“苟当之天命,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寄之人事,即施仁政。本在乎天,即施仁政基于升天。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月政亡道派也会起作用。《系下》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在改天换地,社会大动荡的旋流中,月道人物也会裹进来,成为王霸的同路人,“引重致远”去征不服。击败最主要的反动力量,即“利天下”。但是天月人物最终是要背叛的。《比》卦九五“王用三驱,失前禽”禽同牛马。失前禽,即言牛马的背叛。禽,擒也。牛马背叛,最终将被擒,故以禽称之。

第七节 月球称嫦娥

嫦娥,即常我。政治家不欲施大众,唯在利一己,就是嫦娥。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是嫦娥的处世哲学。常即《恒》卦的恒。政治家以什么制度为恒长,政治家便会“久于其道”,来坚持这种制度。《恒》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王弼注“恒、亨,无咎利贞”曰:“恒而亨,以济三事也。恒之为道,亨乃无咎也。恒通无咎,乃利正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指家天下月政,因握有政权,能长久存在。“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指月政祖先霸道革命。霸道推翻桀纣政权是“变”。城门楼上换旗号,走家天下覆辙是“化”。变得彻底,化得也慢,为日月久照奠定了基础,故曰“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指王道革命。王道革命,社会不是化崩,而是“化成”。化成即政权与基础两得,过渡到真正文明的时代。王氏注文的“三事”,即亡、霸、王三极之道各自的理想。“恒、亨,无咎利贞”,只有王道革命才能做到。亡与霸无贞,有咎,不亨,虽有初吉,最终必乱。亨即通,亨通就是将政权建立在与人民不违行的基础上。“日中则昃,月盈则食”,霸与亡两极,各自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不存在真正的亨通。王道政权居于太阳中心位,辉光普照,公正无私,故曰“亨通无咎乃利正也”。天地万物之情,也就是王霸亡三极政治家的奋斗目标。以什么制度为恒,就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故曰“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嫦娥的前身,是地道霸主。霸主在王道派的指挥下,推翻旧政权,建立起新政权。王道派的一套施政策略,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良药,也就是“不死之

药”。激烈的乾坤抗衡，政治上的失败，也往往付出死的代价。政治上不败，中心人物不死，靠的是正确的政策不死之药。霸主黄袍加身，偷盗了不死之药，摇身一变，由男变女，由阳变阴，由君子而变为小人。《红楼梦》四十九回称这种偷盗行径是“博得嫦娥”。博即赌博，赢家是博得者。

家天下博得嫦娥，便踏上奔月之路。《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即言奔月的全程。嫦娥奔月的经历，也就是嫦娥持胜坐江山的经历。《说卦》曰“坎为月，为盗”。坎月言嫦娥之归宿，盗言嫦娥偷窃了不死之药，贪天之功为己功，独吞了革命的果实。嫦娥奔月的故事，源于《周易》，不是什么美好的神话。卢仝《有所思》诗曰：“天涯娟娟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三五十五，博得嫦娥，是盈时。二八十六，既望开始至残月，是奔月的阶段。

曹雪芹问家政曰：“博得嫦娥应自问，何缘不使永团圆？”家天下的团圆盈时，是很短暂的，既望开始，总趋势是“缺”。一代不如一代，最后缺成了“银样镗枪头”。李白诗《古朗月行》，对于家天下奔月也作了很好的描写：“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嫦娥奔到广寒宫，就是汉献帝，此时凄怆摧心肝，想做个自由的百姓也办不到了。

嫦娥没有好结局，完全是他们自作孽造成的。《红楼梦》七十九回，通过夏金桂对嫦娥月作了叙述。夏金桂的所作所为，为历史上嫦娥们所共有：“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也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里的丘壑泾渭，颇步凤姐的后尘。”“酿成个盗跖的情性：自己尊如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质，内秉风雷之性。在家里和丫环们使性赌气，轻骂重打的。今儿出了阁，自己要做当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儿时腼腆温柔，须要拿出威风来，方钐压得住人。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奢，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将来必不能自树旗帜矣。”出了阁，隐指掌了权。将夏金桂的行为以小类大衬托出来，家天下执政者，从私心出发，一登台就要瞎折腾一阵。折腾的目的，在于“自树旗帜”，压得住别人。压得住别人，自己便能“尊如菩萨”。折腾到最后，“施毒计金桂自焚身”，了结了她罪恶的一生。

第八节 月球称旁，亦称螃蟹

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中，太阳是大体，地球是中体，月球是小体。大中小三者，大小称两端，中间称中。两端都是中间体地球的“旁”。《释名》曰：“在边曰旁。”《玉篇》曰：“旁犹侧也，非一方也。”太阳月亮，一明一暗，明存暗亡，暗存明亡，势不两立，不共戴天。“非一方”，即一方的存在对另一方的否定。

《乾》文言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系上》曰：“知周乎万物，而济道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这里的“旁通”、“旁行”都是以太阳喻圣人的称谓。通言太阳不塞不否，即言不和基础对立。“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都以太阳喻圣人的品德。大哉乾乎，是说三个天体中，太阳最大。在三极之道存在的社会中，圣人是最伟大的人物。刚健中正，指太阳的力量和地位。刚健言其实力，中正言其不邪。强有力而不邪，公正无私，是太阳的品德，也是圣人的品德。纯粹精，指太阳是纯火体，其德是施热能于基础，自身不参与基础之生息。圣人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丰衣足食则足矣，用不着和基础争功。《易》将家天下统治者比为商旅，说他们吃了俸禄不算，私下还要经商。这种官商合一的人物不“纯粹”，办起事来有邪心。有邪心，便失掉了中正之性，执政者失掉了中正之性，只能成为富贵的柔顺工具，不存在刚健。六爻发挥，指圣人的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六爻即《易》之每一卦初至上六位。居六位之政治家即六爻。六爻指王霸亡三极政治家。圣人的归宿是化成天下，圣人化成天下的书，也不讲阶级性。《红楼梦》二十二回说：“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喜亦喜，象忧亦忧。”不讲阶级的书是镜鉴，喜忧面孔的出现，取决于照镜者的象，不取决于鉴。这种文体《贲》卦上九称之为“白贲”。始皇帝焚书不烧《周易》，是白贲起的作用。全社会王霸亡三极之道都愿意用的书即“六爻发挥”。

“知周乎万物，而济道天下故不过，”是说圣人的知识比家天下统治者全面。此即“知周乎万物”。周即全面，乎，于也，比较之辞，万物，贾政之流。《乾》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这是万物亢龙的思想。思想片面，即“不周”。圣人知周乎万物，懂得进退，存亡，得丧之转化，故不持一偏而抛弃另一偏，居于太阳中心位，故能“济道天下故不过”。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昃与食都是“过”。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都是“过”。取天下夺权为“进”，治天下掌权为“退”。家天下统治者抄袭取天下的老经验治天下，结果走到了治的反面。掌了政权者为“存”，无权无势者为“亡”。只在统治者内部做文章，不管无权势者的痛苦，结果是统治者内部要分化，无权者要反叛。此即知存而不知亡。升了官，发了财，大家子住大房是“得”。失掉皇冠，财产被锦衣军查抄，从大房滚出来是“丧”。家天下统治者臣弑其君弑其父争权，狼吞虎饱争财，竞相争荣建大房。“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结果都为他人做了嫁衣裳。此即“知得而不知丧”。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旁行是太阳般的圣人。圣人自行自止，以不损人利己为立足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旁行而不流的最好说明。圣

人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崇拜虚无制度,此即“乐天”。天即虚无。圣人懂得家天下盛衰荣辱在转易交替,荣盛不可能长期,衰辱将被取代,此即“知命”。贾政为其政权的衰败而焦急,贾宝玉听之任之,满不在乎,此即“乐天知命故不忧”。嫦娥奔月的过程中,着了风暴又着雨,内乱外患,接踵而至。《老子》三十九曰:“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担忧是全社会的通病,富贵有名利包袱,担忧尤甚。忧到最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圣人建政,建立于刚健中正的太阳位,公平处事,与基础不离不弃。生活于人民中,不步奔月之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何忧何恐,故曰:“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上面我们探讨了旁通、旁行之大旁,下面我们讨论旁,螃蟹之小旁。

《书·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传曰:“此本说伐纣时。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死魄。”“始生明,月三日,与死魄互言。”这里的“旁”、“哉”、“近”都指月球。《尔雅·释诂》曰:“哉,始也。”家天下建政创始,在周之一月。一月在月公转十二子的寅次,岁名摄提格。摄提格是家政开山鼻祖的称谓。“哉生明”,指新月生了光边。家天下转易史有个规律,老政权的晦时,是新政权的望时,“虎兔相逢大梦归”,即言这个时辰。“旁死魄”,隐指殷朝的被推翻。周王朝步家天下老路,被新生的取代,就在这个时候产生。“哉生明”,即言这个新生势力。夏历十二子的寅次,居二十八宿的营室东壁宿。四月,也是周之四月,在二十八宿的奎娄宿。殷王朝的望时,是周王朝的朔时。周王朝的望时,是秦王朝的朔时。“厥四月,哉生明”,说明新生取代力量,由周王朝望时开始。夏历正月建寅,不是月道取代,而是王霸联盟,故曰“哉生明”。这是“构虚不经”的譬象理论,天空只有一个月球,不能同时存在晦朔望。这里要说明的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走到一个极端,必然要产生另一个极端。热极孕育了凝冰,严冬潜伏着盛夏。

《说卦》曰:“离为蟹。”《离》卦之上离即是月。古哲以蟹喻月,以月喻家天下。旁是月,蟹是月,旁蟹合在一起,正好和人民的口语相合,也以旁蟹称月。《荀子·劝学》曰:“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蚓与引谐声,引即带路人,喻王道派。“上食埃土”,指到家天下政府做官。古哲将空中游荡的尘沙称作埃。《说文》曰:“埃,尘也。凡风起而扬沙皆曰埃。”埃是离开了大地的土。“下饮黄泉”,指支持潜伏的造反势力。黄泉在南纬二十四度,太阳直射,于时为冬至。冬至一阳生,辅助阳气成长,即“下饮黄泉”。上食下饮,都希望为社会做好事,

此即“用心一也”。人民希望做的自己去做，即“用心一”。蟹六跪，隐指其升降于六爻。二螯，言其握有武装。寄蛇蟠之穴，隐指承袭家天下衣钵。“用心躁”，指对人民实行暴力专制。《老子》二十六章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暴力专制是静，人民以暴力反抗是躁。“用心躁”，是上躁。指一人专万民之命，推翻暴力专制，人民起义是下躁。人民下躁，君主的龙椅保不住，故曰“躁则失君”。这里可以看出，镇压与反抗都是“躁”。只懂得镇压即“用心躁”。

《尔雅翼》曰：“蟹八跪而二螯，八足折而容俯，故谓之跪；两螯偃而容仰，故谓之螯。字从解者，以随潮解甲也。壳上多作十二点深胭脂色，如鲤之三十六鳞，其腹中虚实亦应月。”六跪，言其升降六爻四时，八跪言其转四方四准春夏秋冬。月政后期，衰败不堪，在强敌面前俯首贴耳，故曰“八足折而容俯，故谓之跪”。月政的鼎盛期，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故曰“两螯偃而容仰，故谓之螯。”螯即傲。蟹体，最终树倒猢猻散将解体故曰“随潮解甲也”。“十二点深胭脂色”，指其年转十二个月。“其腹中虚实皆应月”，指蟹与月同。天上月的盈缺，有应于地上蟹之虚实。

《冬官·考工记》仄人“仄行”注曰：“蟹属，今人谓之旁蟹。”《红楼梦》三十八回将仄行称为“横行”。螃蟹称为“横行公子”。横行的结果“落釜”被分而食之。

《红楼梦》三十八回，对螃蟹月政做了最深刻的揭露，其中两句诗至为得体：“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眼前道路，指当时的施政。无经纬，指政策不正确。东西为纬，南北为经。东西南北合在一起，是个“十”字。十字的中心就是经纬。施政用中，即有经纬，不用中，即无经纬。月政专制，和人民的关系，是“皮里春秋”。月球绕地球旋转，类乎地球之皮。地球居中，如同里，春秋即社会历史。月球之皮与地球之里，不是地球生生之本体，故曰“空黑黄”。空黑黄的黑黄，即《坤》文言的“天玄而地黄”。玄天不代表大地的利益，大地也没有把玄天看成是自己的父母。天地之间，没有真情联系，故曰“空”。

眼前道路无经纬，很突出地表现在“以世举贤；以族论罪”。《汉书·霍光传》说，霍光忠于刘家政权，为汉政权立了不少大功劳，刘家也给了他很大的权柄。“秉政二十年，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霍光一死，奢侈的霍家败落，“与霍氏相连坐诛者数千家。”螃蟹统治者，赏之不公，罚之也无道。一人成仙，鸡犬升天；一人犯刑，斩灭九族。

螃蟹横行无经纬，对于有经纬的正确言论也听不进。茂陵徐福上疏汉帝曰：“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但有如东风吹马耳，根本听不进。后来，霍氏被诛灭，凡是告了霍氏状的，都封了官。有人抱不平。为徐福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旁有积

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论功而请赏,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悟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臣无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

月政是动躁体,走到哪里算哪里,防患于未然的施政,对螃蟹来说,不感兴趣。曲突徙薪无恩泽,言论不被重视,待遇还算不错。伍子胥预测了未来,谈了真理,遭遇的是杀身之祸。

第八章 四十有九是地球之黄道面

(上)

《系上》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王弼注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大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孔颖达疏曰：“马季长云：《易》有大极，谓北辰也。大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

“大衍之数五十”，大衍之数与五十，是同义语，指太阳，喻王道治理。我们在第一章里已论及。中国的王道文化，如同太阳系的太阳一样，将永远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不论政治家主观上承不承认太阳的存在，承不承认大同思想在中国社会之存在，王道文化之起作用，如同太阳起作用一样。“其一不用”，即否定太阳，否定大同文化。历史证明了，否定大同文化，实际也是自我否定。大同文化在我们华夏已根深蒂固，否定不用，只是主观愿望，而事实是王道文化天天都在起作用，此即“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言乎此也。

通与成是地球和月球能正常运行的条件，通与成也是家政能运行的条件。家天下制度是在公天下的土壤里产生的。家政的祖宗同样是公天下。“其用四十有九者”，忘记了老祖宗，偏要和鸟兽去合群，这就是不明其所由之宗的结果。古哲骂家政“牛马聋聩，不知深味”，就是说他们昏庸不知公天下深味之美。

大极是太阳,喻公天下制度;“其用四十有九,数之极”,是地球与月球,喻家天下制度。“大极”、“数之极”两个“极”,都指社会制度。两极制度,指谁掌权。大极为公,数之极为私,为公为人民,为私为一己。

大极谓“北辰”,是对太阳的隐称。《礼·礼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既隐,即天下为公制被天下为私制所取代。圣人由阳位居于阴位即“北辰”。北是阴方,辰是天体的中心体。中心天体,也叫辰会。辰会是天体的凝聚会合力,是事物赖以生存的中心体。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事物总是先有了中心主体,而后才有事物的随从客体。《系上》之“大极生两仪”,即言这个生生的过程。以天体讲先有了太阳,然后才发展出日月五星七曜。以政权讲,先有了中心创始人,然后才发展出能左右人群的统治集团政权。公天下是如此,家天下也是这样。“大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这个生生发展,源于“大极生两仪”之理论。

行星卫星围绕大极运转,向大极的一面是阳仪,背大极的一面是阴仪,此即“大极生两仪”。对地球来说,向太阳的一面为昼,背太阳的一面为夜;昼夜是阴阳二仪的产物,此即“两仪生日月”。日即白日,月即月夜。昼由日照,夜由月照。日照光明温暑,月照幽暗凉寒。日月昼夜,明暗长短,寒暑增减,一年三百六十日是不同的,对生物的影响也不一样,此即“日月生四时”。四时即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四时,引导和制约人群的活动。社会的七十二行,进行任何一项活动,无不与四时相联系。生产如此,政治也如此,此即“四时生五行”。五行分一年体,不够细密,于是又分,分为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月,此即“五行生十二月”。《礼·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文章,就在讨论五行十二月行政。十二月产生于月球绕地公转十二周天。每一周天有上行下行之分。上行十五天,下行十五天。此即“十二月生二十四气”。二十四个节气制约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制约人类的社会活动。

“北辰居位不动”,指太阳而言。太阳是恒星,在太阳系自转而不公转,故曰“居位不动”。《系上》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指太阳北辰。《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也指太阳。居位不动指起主心骨的作用,为社会树立“功被天下而不私置”的公正无私的表率作用。上文的两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所以能出现,根子是太阳北辰。没有北辰这个中心,一切都谈不上,故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天下之故指原始大同社会。能了解原始大同社会,要与圣人北辰有同感。

感在《说文》里称为“会意”。会意即学者的心意,和圣人的心意联结在一起。感是同心的复词。

“其用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转运而用于四十九度之中,是地球的属性。《释天》疏云:“案郑注《考灵耀》云:天者纯阳,清明无形。圣人则之,制璇玑玉衡以度其象。如郑此言,则无是太虚,本无形体,但指诸星运转,以为天耳。”这里的“诸星”,即言升降于四十九度的地球。转运而用的地球,最终不能脱离“指诸星运转”的太阳。现在我们对《释天》疏再作点解释。

天即天体太阳。纯阳说明太阳是纯火体,不存在阴面,故曰“清明无形”。清明言其光亮,无形言其没有子午卯酉的对立。喻之于社会,清言其不贪,明言其知识渊博,无形言其不主张搞人群的贫富两极分裂。古哲人取法于太阳,以太阳为中心,制作了璇玑玉衡。通过璇玑玉衡来观察“其用四十有九”之“转运而用”,即“以度其象”。

璇玑玉衡是《易》之蓍圜。蓍是思想的产品。思想无形,蓍也无形,无形体就是“太虚”。古哲认为,宇宙太空是“无形体”,指挥宇宙天体运行的力量也是“无形体”。太阳恒星取法于无形体居中不动,即“本无形体”。本即依据取法。本无形体的功用,即“指诸星运转”。太阳系天体的行星和卫星是“诸星”,这里主要指地球。圣人取法于太阳,取法于太虚,以无形体之思想去影响社会,也就具备了“指诸星运转”的功能。圣人的思想,源于人类之根。人群本是同根生,同根的大共性都具备,想不受传统思想的制约是不可能的。《文心雕龙·原道》云:“《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道之文即圣人的文章。圣人本无形体之文,基于自然。天下之动,即转四时的家天下。家天下彻底否定传统思想之时,也就是他们的盛宴散场之日。

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升降俯仰于四十九度之间,是“转运而用”。家天下一个朝代由黄钟至黄钟唱一曲,其间生死存亡,盛衰荣辱,安危治乱,哭笑哀乐,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同于地球升降俯仰于四十九度之间,也是“转运而用”。

《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疏曰:“王蕃浑天说云:其术以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见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为嵩高,正当天之中极。南五十五度,当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极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极九十一度。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

这是论说地球纬度的文字。如果打开窗子说亮话,再画上一张图,很容易

理解。但是，古哲为了昏迷庸目，逃脱文字狱的摧残，用了回互其辞之术，因此，很不好懂了。这里必须详加注解。

“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见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此处讲地球的三百六十度经度。“天”指太阳和太阳的光照。“地上”“地下”，即地球的向日面和背日面。“天半覆地上”，即是说，太阳光总是覆盖照射着地球的一半。“半在地下”，即地球之一半，受不到阳光的覆盖和照射。“其天居地上”，同“天半覆地上”。“见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同“半覆”。半覆的经度，是一百八十度，“见有一百八十度”，言乎此。三百六十度，以二分之，从中破开，成为“二度”。二度的二分之一，就是“半”。二度半同一百八十度，也言地之一半。光线之区分不同于分瓜，光总有多余之处，故曰“强”。地球一半是一百八十度，是二度半，其另一半当然也是这个数字，故曰“地下亦然”。

“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指月球绕地公转的斜角。北极与南极，不是地球的北极心和南极心，而是指三十六度，北极即极北最北，南极即极南最南。“出地上”“入地下”。我认为，地言赤道。《周易》是演日、月、星三极之道的理论。月球运行是古代哲学中三根支柱之一，是三统里的一统。赤道两侧的三十六度，即包括了这根支柱在内。

“而嵩高正当天之中极，南五十五度，当嵩高之上”。嵩高即中国的中岳嵩山。这里取其中义，以嵩山喻赤道。因此，嵩高就是赤道。赤道是地球的中心线，故曰“嵩高正当天之中极”。嵩高与天之中极，都指赤道。地球也是天体之一，故“天之中极”亦即地之中极。“南五十五度，当嵩高之上”，南指北极心以南。由北极心往下数三十六度。由三十六度再以一度起算，再往南数五十五度，是九十一度，减去虚数一度，三十六度加五十四度，正好是九十度赤道，故曰“当嵩高之上”。

“又其南十二度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由北极心往南数五十五度，以五十度为一度再往南数十二度，加起来是六十七度，减去虚数一度，是北回归线六十六度，也就是由赤道往北数的二十四度。北回归线也就是“夏至之日道”。以北回归线为零度往南数二十四度，就是嵩高赤道。嵩高，天之中极，赤道，也就是“春秋分之日道”。以赤道为零度，再往南数二十四度，是南回归线，南回归线也就是“冬至之日道”。

“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极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极九十一度；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南下去地三十一度，由北极心往南数三十六度为计数一度起算，再往南数三十一度，是六十七度，减去虚数一度，是六十六度。六十六度是“夏至之日”，也就是夏至之日道。赤道去北极心九十一度，减

去虚数一度,就是九十度,九十度也就是“春秋分之日道”。由北极心往南数一百一十五度,减去虚数一度。一百一十四度,即南纬二十四度。南纬二十四度是冬至之日道,故曰“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指明上面的解释并不详尽,是地球纬度的大体算法。

《舜典》疏又曰:“其南北极持其两端,其天与日月星宿斜而回转,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灭。”这几句话皆言人事。“其南北极持其两端”和“其用四十有九”义同。家天下社会,贵族的头面人物崇尚社会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居北极冬至坎。圣人崇尚社会日新又日新,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居南极夏至离。此即“南北极持其两端”。《论语》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两端人物的信念都很坚定。“其天与日月星宿斜而回转,此必古有其法。”这是天下为家者所坚持的一端制度。“其天”即家政。“日月星宿”即地球与月球。日是地球。月是月球。日月都是星宿,即经历二十八宿之天体。家政托心于地球月球,即“其天与日月星宿”。《博雅》曰:“与,如也。”如即相同。如日,有一元初始,万象又更新之交替;如月,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有盛衰转易。“斜而回转”言其居于一偏不持中。“此必古有其法”,言夏商周三朝。周天下最终为秦所代,故曰“遭秦而灭”。“有其法”是公天下无为的对称。有其法的其用四十有九者,斜而回转,不愿主持公正,福兮祸之所倚,不能脱逃遭秦所灭的厄运。

《尔雅·释天》疏曰:“郑注《考灵耀》云:地盖厚三万里。春分之时,地正当中。自此地渐渐而下,夏至之时,地下万五千里,地之上畔与天中平。夏至之后,地渐渐向上,至秋分,地正当天之中央。自此地渐渐而上,至冬至,上游万五千里,地之下畔与天中平。冬至之后,地渐渐而下,此是地之升降于三万里之中。”

地盖厚三万里,也指地球四十有九之黄道面,三万里不是黄道面的里数,而是政事用语。《周易》最小的分子是“三”,最大的全体也是“三”。乾“一”画,由三个三组成;坤“- -”画由两个三组成。乾爻称九,坤爻称六。坤爻称为“用六”,乾爻称为“用九”。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处,皆不越出用六用九的范围。卦是如此,蓍也是这样。《系上》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见图 22)

蓍之四方,是四个九,四九三十六。由艮至坤,由《乾》卦六爻表明。三十六乘九,其积数是二百一十有六。蓍之另外四方,四个六,四六二十四。由坤至艮,由《坤》卦六爻表明。二十四乘六,其积数是百四十有四。百四十有四,加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乾之策组成了三百六十之圆周体。☰☰☰☰四阳卦,其主体是阳爻“一”,以九出现。☷☷☷☷四阴卦,其主体是阴爻“- -”,以六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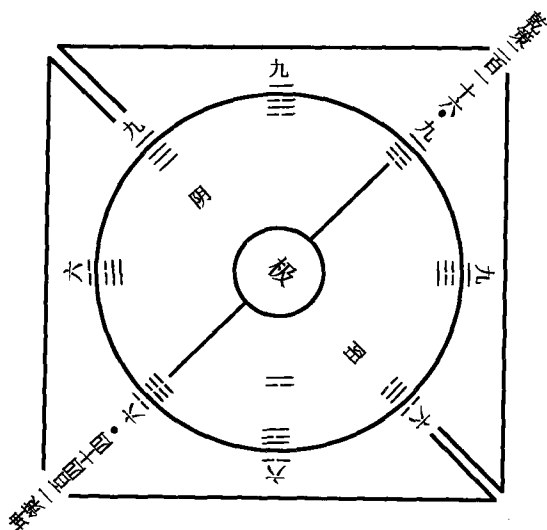


图 22

由上可见,《易》是含三为一体,太阳、地球、月球是“三”,卦与蓍的最小的分子也是三。中国古代之文史哲,就其理论基础而言,皆原于《周易》。地球之黄道面用“三万里”称谓,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万里之“三”,即三极之道。三极之道指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易》用三个天体比譬说明社会中三种归宿不同的政治家王道、霸道、亡道。“万”是万物的略称,即政治家。《郑风·将仲子》曰:“将仲子兮,无踰我里。”传曰:“里,居也。”居即今语之政治舞台。三极之道之政治家,活动于家天下三公运筹的社会,大家都在四十有九之黄道面表演即“三万里”。

王道革命的上篇,家政取天下的上行期,都必须经过王霸联盟的夺权斗争。王霸联盟之革命,《易·说卦》称之为“地道”。地道革命也就是《革》象的“汤武革命”。这个革命,就其全程来讲,是冬至向夏至的过渡。这个过程即“地盖厚三万里”。盖是器物的上体,是形而上道,此处以“盖”喻领导人。《水浒》最初的领袖叫晁盖,也取形上之意。“厚”是革命由卵雏成飞鸽的积累过程,也就是由“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到推倒旧政权,自己加冕登基的过程。这个过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积聚了一个强大政治集团,故曰“厚”。

“春分之时,地正当中。自此地渐渐而下,至夏至之时,地下万五千里,地之上畔与天中平。”春分即二月春分节,“地正当中”,即地球之赤道与太阳中心成了一字线。正,居也;当,正对也。此时太阳直射赤道。“自此地渐渐而下”,指地球逐步向南倾斜。渐渐而下,下至北回归线,即“夏至之时”。从赤道计起,下至夏至之日道,是三万里的一半,故曰“地下万五千里。”地下万五千里,

北回归线正对太阳中心,故曰“地之上畔与天中平”。上畔即北回归线二十四度。天中即太阳系天体之中心体太阳。

“夏至之后,地渐渐向上,至秋分,地正当天之中央。至此,地渐渐而上,至冬至,上游万五千里,地之下畔与天中平。”夏至是地球偏斜下降的顶点,也是地球偏斜上升的开端,故曰“地渐渐向上”。渐渐而上,上至秋分之日,太阳直射赤道,此即“至秋分,地正当天之中央”。天之中央,是天中之全称,指居中央的太阳。秋分一过,地渐渐再升,一直上升至冬至。由秋分至冬至,游了三万里的一半,此即“至此,地渐渐而上,至冬至,上游万五千里”。上游万五千里,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此时“地之下畔与天中平”。

古哲称南北回归线为“下畔”与“上畔”,也是个政治用语。畔的本意是土地的界限,《说文》曰:“畔,田界也”;《史记·周本纪》曰:“耕者皆让畔。”言乎界限。界限用于政治斗争,就是叛变。《正韵》曰:“畔音叛。”《汉书·高帝纪》曰:“汉王并关中而齐梁畔之。”畔与叛义同。人民背叛家政,始于冬至南回归线,故称“下畔”。下即形而下器,指被统治者。霸主背叛人民,始于夏至北回归线,故称“上畔”。上即形而上道,指统治者。饱暖思淫逸,饥寒起盗心,上畔下畔同出于一个娘胎。上畔是兄,下畔是弟,这对孪生子在三万里上升下降,你方唱罢我登场,组成中国封建转易史。

“冬至之后,地渐渐而下,此是地之升降于三万里之中。”地盖厚三万里,地之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家政转四时所要经历的路程。王霸联盟革命,要经历由冬至到夏至这个三万里的路程。运行至夏至,不复古,霸主建立了家天下。王霸复古,建立了公天下。建立公天下,霸主的领导地位移交给王道派,政权也将移位于太阳大中位。移位于太阳,政权不再经历由夏至至冬至的魄化史。《复》卦大象“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即言建立不分裂社会的大人政权。现在作《大地升降三万里图》以进一步说明上文(见图23)。

由冬至至夏至,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地渐渐而下,表现为月景逐步缩短,表明了造反者阳气渐渐而上。由夏至至冬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地渐渐而上,表现为月景逐步升长。表明了执政者阴气渐渐而下。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执政者十羊九牧去渐积,正面为的是专政,反面是自寇自煎。

《释天》疏又云:“但浑天之体,虽绕于地,地则中央正平,天则北高南下。北极高于地三十六度,南极下于地三十六度。北极之下三十六度,常见不没;南极之上三十六度,常没不见。南极去北极一百二十一度余,若逐曲计之,则一百八十一度余。若以中半言之,谓之赤道,去南极九十一度余,去北极亦九十一度余,此是春秋分之日道。赤道之北二十四度,为夏至之日道;去北极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去南极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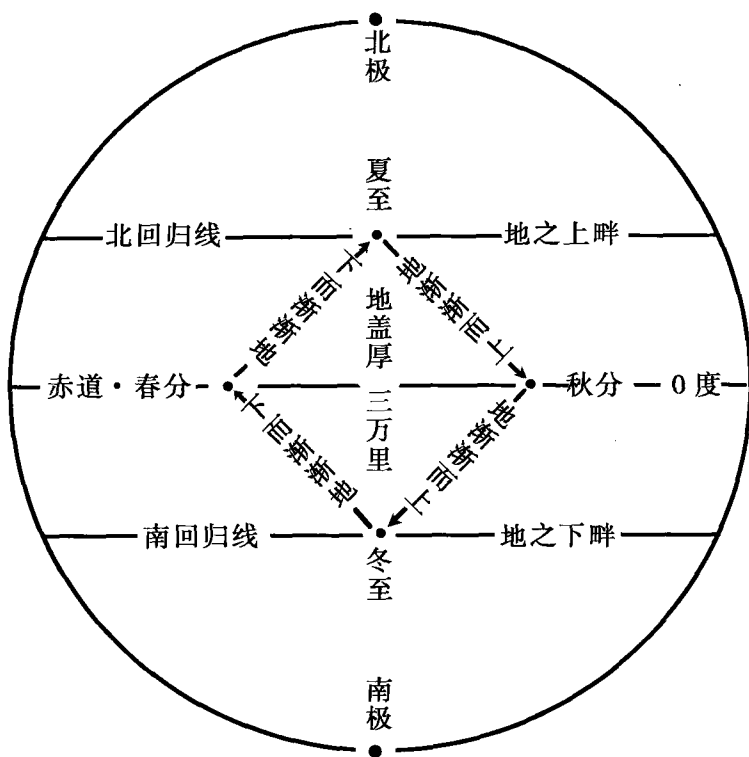


图 23

星辰有四游。”

这段论述,可以和前文《舜典》疏参照阅读。通过这两段文字,我们对地球的纬度就有了进一层的认识。现在我们再作些解释。

此文中的“浑天之物”,“天则北高南下”之“天”,“星辰有四游”之“星辰”,都指月球。古哲中的“浑”字,是个中词,有同与异相反的两层意思。浑有时与混通用。浑沌指大同公天下制,浑天之一义,则指小异家天下制,这里“浑天之物”,即以月球喻亡道,指军国暴力专政。军国专制,是导致政权垮台的主因,故《尔雅·释诂》曰:“浑,坠也。”

《法言·重黎》曰:“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几乎,莫之能违也。’”这里以浑天论家政,主旨不是谈天文。中国古代哲学,善于用私名作公名。《庄子》书中,有一位“惠施”。惠施是私名,但庄周不是指某个人,通指得了实惠的施政者。扬子此处之“落下闳”,“鲜于妄人”、“耿中丞”,都是用私名称公名的手法。家族专政,一代不如一代,即“落下闳”。落下闳同《红楼梦》的“魄化课”。鲜于妄人,即为非作歹的小人执政者,耿中丞指家族专政的中坚人物。家政的中坚人物,对人民极度冷酷,但常以其

凶败而告终,故《舜典》疏,改耿为耻,称“耻中丞”。此非笔误,有意如此。“几乎,几乎”,即每况愈下的衰退危机。危机,危机,历史上的落下闳辈,决不肯违背落下之厄运,故曰“莫之能违也”。

“浑天之体,虽绕于地”,这里讲明了浑天是“绕于地”公转的天体。地即地球。“地则中央正平,天则北高南下。”中央指赤道。春分秋分,赤道正对太阳天心,故曰“正平”。正即直对,平即一字线。月球绕地球公转,没有中央正平的时间。“北极高于地三十六度,南极下于地三十六度。”北极南极指赤道以北和赤道以南。北半球为“高”,南半球为“下”。地指赤道。“北极之下三十六度,常见不没;南极之上三十六度,常没不见”。月球偏斜运行于北纬三十六度和南纬三十六度之间。夜间月亮出来,运行于北纬三十六度之间,能看见月球,故曰“常见不没”。月球运行于南三十六度之间,夜间看不见月亮,故曰“常没不见”。

“南极去北极一百二十一度余”,指黄道面四十九度。太阳光直射黄道面升降一周是十二个月。十二个月用五行的地数十去乘,就是一百二十。加虚数是一百二十一度余。现作《黄道面一二十百一度图》以示(见图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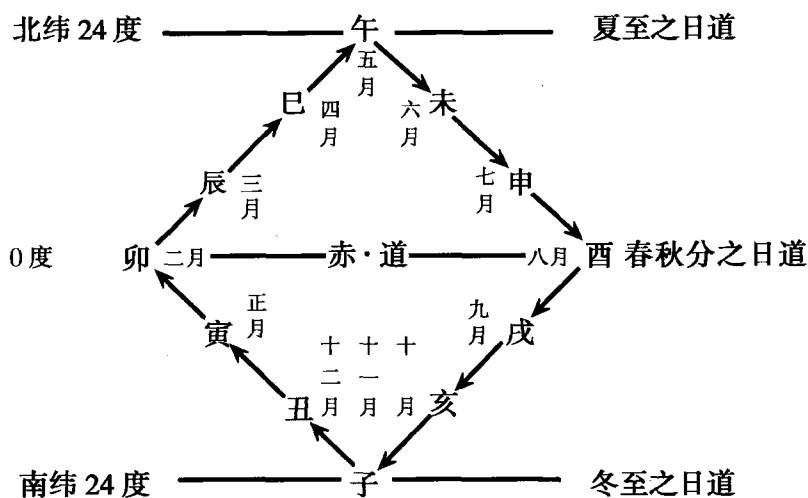


图 24

“若逐曲计之,则一百八十一度余;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谓之赤道。”《礼·中庸》“其次致曲”,朱熹注曰:“曲,一偏也。”一百八十度是地球三百六十度的一偏。曲,一偏,也就是前文的“二度半”。“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谓之赤道”。赤道也就是春秋分之日道。现代天文学仍用这个概念,源于古哲,义同古哲。赤道与南极心与北极心的距离相等,故曰:“南去极九十一度余,北去极亦九十一度余。”

“地有升降，星辰有四游。”指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升降于四十九度之中。也指月球随地球公转一周天，升降于四十九度之中。地球与月球公转，有南北回归线之升降俯仰，也有经历东南西北之路程。升降与四游言乎此。地球是月球的制动之主，其四游不能不受地球升降的制约。四游与升降表明公转一周天的两个侧面。

用天体说明社会，家政一个朝代，也有升降四游的经历。《易》之“元亨利贞”之一义，即言家政之升降四游。王弼《略例下》曰：“凡体具四德者，则转胜者为先，故曰元亨利贞也。”韩康伯注曰：“元为生物之始，春也；亨为会聚于物，夏也；利为和谐品物，秋也；贞为干济于物，冬也。乾用此四德，以成君子大人之法也。”

家天下取天下期，经元亨，经春夏为“升”；坐江山期，经利贞，经秋冬为“降”。升是革命者逐步得民心的过程；降是执政者逐步失民心的过程。升时，打碎旧桎梏，给人民以自由与发展的生机；降时，法网密布，给人民以各种各样的限制。升时为生，降时为刑。升时，革命者与人民两得；降时，执法者与人民两丧。中国历史的残末时期，执政者成了奴才，人民十分悲惨，上下两丧，不堪回首。升降之喻，就是这样。地球与月球，冬至宿牵牛，春分宿娄，夏至宿东井，秋分宿角，经历北东南西即“四游”。

社会四时，升者为先，降者为后。历史书中的先主后主之称，亦以其升降为依据。刘备是打江山取天下者，称先主；阿斗是持胜坐江山者称后主。一体之分是这样。对立的二体，取代者为先，被推翻者为后。“凡体具四德者，则转以胜者为先”，言乎此也。

(下)

《汉书·律历志》曰：“黄钟：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钟者，种也。天之中数五，五为声，声上宫，五声莫大焉。地之中数六，六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故阳气始种于黄泉，蘖萌万物，为六气元也。以黄色名元气律者，著宫声也”。

黄钟是十二律吕的第一声，居位于十一月冬至。黄即卵黄。卵黄是卵之含胚胎之居心者。喻诸政事，黄钟是开创一个朝代的老祖宗。这个老祖宗作为朝代的种子附丽于黄泉冬至，然后逐步生根发芽长于开花结果；由小到大，成为大木政权。“钟者，种也”，即指种子而言。“中之色，君之服”，指明黄钟的地位和其作用。“中之色”，即居中心之君。“君之服”，即君之色。黄钟有一套带领人的手段。色是事物的颜色。事物的色，是事物的表象。政治集团的核

心人物,是这个集团的表象,也就是色。色指出头露面的领袖。“服”在古哲中,是个中词,表主从,有制服力者为主;愿服从其后者为从。《系下》之“服牛乘马”为主之服;《谦》卦九三“劳谦君子万民服”为从之服。此处之“君之服”,指明黄钟有一套使人服从的本领。

“天之中数五”与“地之中数六”,指家政的上行夺权期和下行掌权的两个大阶段的起始人物和时间。黄钟开山鼻祖是“天之中数五”。五是事物的中心发端体,故曰“五为声”。声、上、宫都指中黄胚胎体。创使人是中黄体内最有威望的人,故曰“五声莫大焉”。天之中数五过渡到地之中数六,《易》由《乾》卦六龙来表明。

“地之中数六”,是十二律吕的林钟。林钟是家政由霸道转化为亡道的首唱者和起始时间,故曰“六为律”。六为律,即一切施政以大家族的私利为转移。“律有形有色,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有形有色是富有家族专制的隐称。色上黄,即对贵族头目皇帝特别惯养娇生,赋于各种荣誉和特权。五色即家政皇帝。皇帝尊如天帝,强令人民崇拜,故曰“五色莫盛焉”。地之中数六过渡到子婴断首,《易》由《坤》卦六虚来表明。

中国古代的历史反复证明,天之中数五,同时也是地之中数六。开山祖浴血奋战,中原逐鹿取了天下;开山祖被豪华的温柔富贵征服,质变之后,又葬送了自己的天下。这叫作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秦前的禹汤文武,都是五六人物。《论语·颜渊》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古代哲学中,“成”的一义,就是功成建政。建立复古的公心政权,就是“成人之美”,也叫“大成”,《系上》称之为“成位乎其中”。步家政后尘,建立私心政权,就是成人之恶,也叫“小成”,《系上》称之为“八卦成列”。家政黄钟既成人之美,又成人之恶,究其归宿,还是小人,不是君子。君子小人之区分,是功成私退和功成私不退。《庄子·齐物论》曰:“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其分也,即分裂了社会。专政者是上人,被专政者是下人。这是黄钟之“成也”。分裂人群之成,孕育了林钟之毁,故曰“毁也”。成是自我得之,毁是自我失之。

“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兹萌万物,为六气元也。以黄色名元气律者,著宫声也。”阳气同于《乾》卦初九之“阳气潜龙”。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也就是施种于黄泉,兹萌万物,发展自己的组织。六气即《坤》卦之初六。初六之初始,是乾之初九阳气,故曰阳气“为六气元也”。元,始也。霸主质变,又要掩饰这种质变,也就是由“天之中数五”变为“地之中数六”;由解救人民之倒悬,变为奴役人民,成为人民的作威作福的太上皇。“以黄色名元气律者,著宫声也”,指挂招牌而言。时局已发展至“六为律”,阴气林钟起了主导作用。但是林钟不打林钟的旗号,而仍打黄钟的旗号,即“以黄色名元气律”。以黄者中之色为林钟

做招牌,就是“著宫声”。古哲说的挂羊头卖狗肉,名存实亡,即言初六林钟之所为。林钟之所为,以私利为心。

《礼·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义,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礼义以为纪,义同以黄色名元气律著宫声。礼义义同霸主黄钟。林钟挂出黄钟的招牌。“大人世及以为礼”,家族掌权传子孙;“货力为己”“以功为己”,争名夺利之风,主宰了社会。你争我夺,强中还有强中手,于是“谋用是作,兵由此起”,动乱不停,祸患无已。家政其用四十有九,即由天之中数五黄钟,过渡到地之中数六林钟;由林钟逐渐衰退到冬至黄钟,这个朝代便寿终正寝了。

《汉书·律历志》又曰:“宫以九唱六,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吕,吕,旅也,言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物也,位居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夹钟言阴夹助太族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洁也,言阳气洗物姑洁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吕,言微阴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气齐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宾,蕤,继也;宾,导也,言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位于午,在五月。”

“林钟,林,君也,言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也,位于未,在六月。夷则,则,法也,言阳气正法度,而使阴气夷,当伤之物也,位于申,在七月。南吕,南,任也,言阴气旅助夷则任成万物也,位于酉,在八月。亡射,射,厌也,言阳气究物,而使阴气毕剥落之,终而复始,亡厌已也,位于戌,在九月。应钟,言阴气应无射,该藏万物而杂阳闾种也,位于亥,在十月。”

上文就是在叙述天之中数五黄钟,生出了地之中数六林钟,围绕太阳四游一周天,升降于四十有九度之黄道面,周而复始的全程。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子,已在《十二子》章论及,这里的十二子是黄道面十二子,第五章未论及。五章论公转,此处说升降。现在我们作《十二律居十二月图》以示,以便更好地理解上文(见图 25)。

《律历志》又曰:“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由上可见,阳月一、三、五、七、九、十一月阳律居之;二、四、六、八、十、十二月阴吕居之。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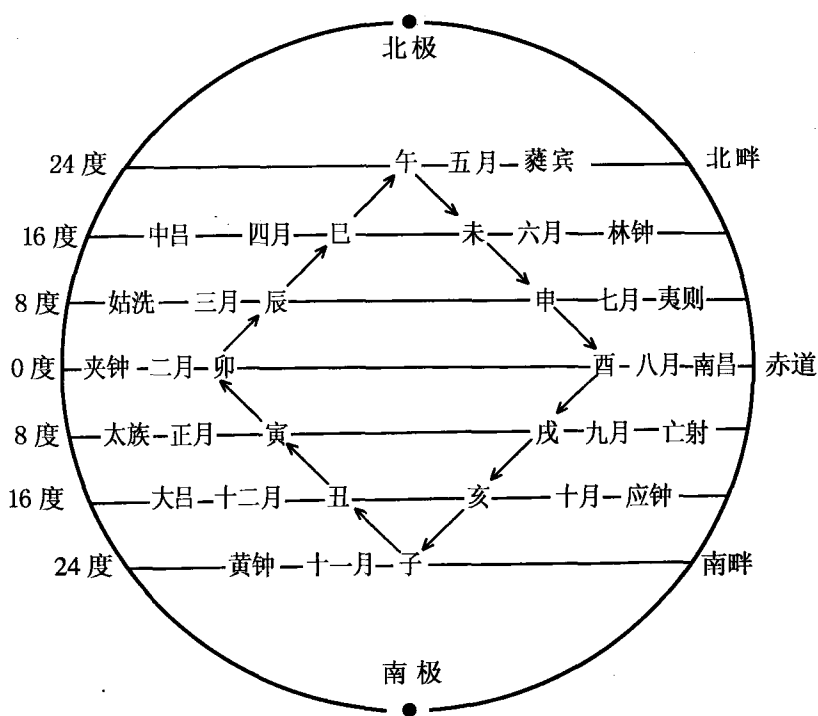


图 25

的六阳律,指家政一个朝代不同时期的君主。“律以统气类物”,即言君主与君主的作用。统气即君主,类物即统物。统物即统率一个政治集团。六阴吕指家政一个朝代不同时期的王道派大臣。“吕以旅阳宣气”,即言王道大臣的地位和作用。《旅》卦疏曰:“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旅。”家政的头目是主,王道派大臣是客,附丽客寄于家政政府内发挥作用,即“吕以旅阳宣气”。旅阳即嫁给家政的王道派。宣气即宣阳气宣正气,为社会办些有益的事业。

“宫以九唱六”,是宫以九唱,商以六应的略称。孟康曰:“黄钟阳九,林钟阴六,言阳唱阴和。”大合唱的起声音是“唱”,跟着唱者一齐唱是“和”。古哲用唱与和表达领导人和追随者关系。宫以九唱六,是个普遍规律,就其特殊情形讲,阴阳主客都可以为唱为和。王弼《明象》曰:“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 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 夫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

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长与消,盛与衰,治与乱,成与败所经历的路程,就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天体转运,瞬息不停。富贵托政权于地球和月球,不

仅不停,对立的两方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这就是“变动不居”。变动不居,有一个范围,这就是“周流六虚”。《坤》卦之初六至上六是“六虚”。所谓虚,就是坤体的中心三数无形。因此,凡是无形体,都是虚体。地球之黄道面四十九度就是这六虚体。思想是无形体虚体,四十九度黄道面也是无形体虚体。四十九度是思想的产品,因此四十九度只能通过虚体心之官才能掌握。《周易》和以《周易》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文史哲,研究的对象就是这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四十有九黄道面升降史。

“黄钟始于子,在十一月。”黄钟是唱者,十二月大吕是和者,故曰“言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物也”。十一月黄钟唱,十二月大吕应,古哲称之为“阴阳唱和相应”。政治家独唱莫和不能“成气”,有了和者才能成气。大吕助黄钟而宣气,黄钟才有扩大势力的可能。没有吴用,宋江的两下子是成不了气候的。经过大吕的辅助,黄钟的音响声望得到了提高,势力得到了发展,此即“宣气而牙物也”。知名度高是宣气,队伍扩大是牙物,牙即芽。能辅助黄钟发牙的不是普通的俗士,而是预测力很高的哲人,故曰“阴大”,阴大即大阴。《大有》卦九二之“大车”即“阴大”。“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大车所以不败,在于“积中”。积中居二位,指在人民群众中生了根,强敌对阴大无可奈何。

其余各月之律吕唱和皆类乎此。王弼《明卦》曰:“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就家政一个朝代而言,由于经卯至午,是王霸联盟革命期,卦名吉,吉人从其卦。吉人结合,目的是社会的统一安定,此即“静应其用”。唱者和者都是吉人。霸主黄袍加身,否定王业,专制人民,卦名凶,凶人从其卦。凶人的目的是永远保持现状,使贵族永远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由午经酉至子,是贵族持胜坐江山期,卦名凶,凶人从其类。凶人狼狈为奸,作威作福,造成社会的分裂动乱,此即“动同其用”。

通过乾坤两个大阶段,通过对主持政权的核心人物的观察,以判断时局之吉凶,此即“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名,即有名之人,最有名的人莫过于皇帝。时,即春夏秋冬四时,也就是政权所处的时代。通过对皇帝和时代的观察,一个政治集团的治乱,也就能看出来了。此即“一体之变,由斯见矣”。斯即名和时。

《红楼梦》三十九回说:“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着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指平儿)。”这是对“宫以九唱六”最通俗的解释。

十二律吕,唱和相应,有真有伪。《老子》三十六章曰:“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

明”。王弼注曰：“将欲除强梁去暴乱，当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形为大，以除将物也。”先给吃甜头，吃到后来是大苦头。庞统献了连环计，曹军安然不晕船。不晕船之与，为的是覆其全军之夺。老子总结了这四条伪应法术，令家政“自戮”，的确有效。

《汉书·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夏至至于东井，北近极，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牵牛，远极，故晷长；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娄角。去极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极远近之差，而晷景长短之制也。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

中道、黄道、光道，三者异名同实，皆指地球南畔与北畔中间四十九度之日照面。太阳光照射四十九度，不是平均供光，而是大地之某一纬度距离太阳中心最近，这一纬度所得的光热就最多。天体的这种现象喻诸社会，太阳是知识渊博的圣人，我们是纬度。离太阳近的纬度，自己如能虚心受教，便可以获得很高的知识。离圣人远的纬度，即使虚心学，因孤陋寡闻，也不能求得大聪明。《蒙》卦的圣人是九二，二位蒙妇愿和九二结合，获得了“包蒙吉、纳妇吉”“刚柔接”的胜利。六四是以阴居阴的得位者，但离九二远，得不到正确的指导，故曰“困蒙吝”。王弼注曰：“独远于阳，处两阴之中，阖莫之发，故曰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贤，以发其志，亦已鄙矣，故曰吝也。”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王弼注曰：“阳称实也。”贤、阳、实，都指九二。

“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东井是南方朱鸟宿之一宿。夏至之时，地球运行于东井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此处以东井之宿，隐称北畔。地球之南畔与北极，是恒常体，不变化。地球由南畔冬至渐渐而降，降至北畔夏至，故曰“北至”。北畔离北极近，故曰“去北极近”。北畔离北极六十六度。

“南至牵牛，去北极远。”牵牛是北方玄武宿之一宿。冬至之时，地球运行于牵牛宿，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此处以牵牛之宿，隐称南畔。地球北畔夏至渐渐而升，升至南畔冬至，故曰“南至”。南畔离北极远，故曰“去北极远”。南畔离北极一百一十四度。

“春秋分日至娄角，去极中”。娄是西方白虎宿之一宿。春分之时，地球运行于娄宿，太阳直射赤道。此处以娄隐称赤道。角是东方苍龙宿之一宿，秋分之时，地球运行于角宿，太阳直射赤道。此处以角隐称赤道。赤道是南极北极的中线，故曰“去极中”。极中距北极九十度，南极亦然。现作《地球黄道图》以示（见图 26）。

东井指北畔，注明这个道理的，则是“夏至至于东井，北近极，立八尺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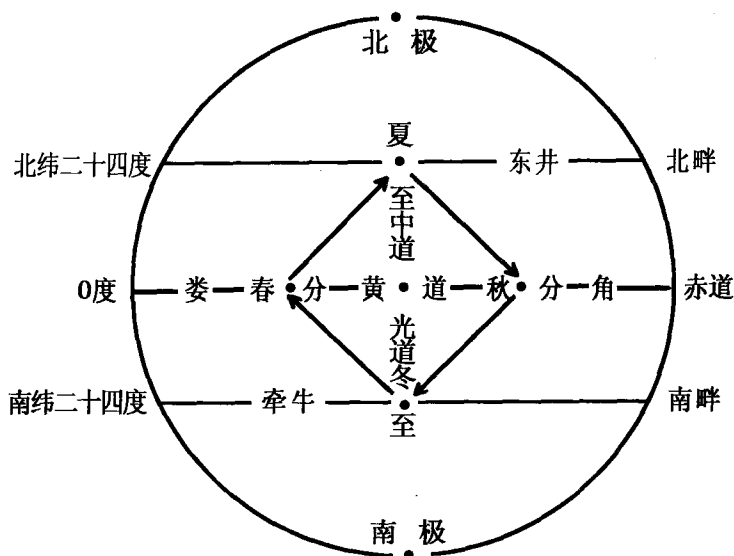


图 26

而晷景长尺五寸八分”。此处之夏至，东井，晷景长尺五寸八分，都说明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牵牛指南畔，注明这个道理的，则是“冬至至于牵牛，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丈三尺一寸四分”。此处之冬至，牵牛，晷景长丈三尺一寸四分，都说明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娄角指赤道，注明这个道理的，则是“春秋分日至娄角，去极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七尺三寸六分”。此处之春分秋分等都说明太阳直射赤道。

“此日”之日，指太阳。“去极远近之差”之极，指北极心。太阳离北极近，晷景短；太阳离北极远，晷景长；太阳正对赤道，晷景居中间。此即“去极远近之差，晷景长短之制”。太阳距离北极心远之与近，凭感觉知识是掌握不了的，故曰“去极远近难知”。但是用晷表去掌握，就不难了，故曰“要以晷景”。晷景是古哲认识纬度离太阳远近的手段，故曰“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现作《晷景去极远近图》以示（见图 27）。

《天文志》又曰：“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暑。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阴胜，故为凉寒也。故曰进为暑退为寒。若日之南北失节，晷过而长为常寒，退而短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为寒暑。一曰晷长为潦，短为旱，奢为扶。扶者，邪人进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余。”

上文也是在论述家政其用四十有九转四时。由冬至过渡到夏至是家政夺权期，指挥权出自圣人，故曰“阳用事”。“日，阳也”。日阳即太阳，喻圣人。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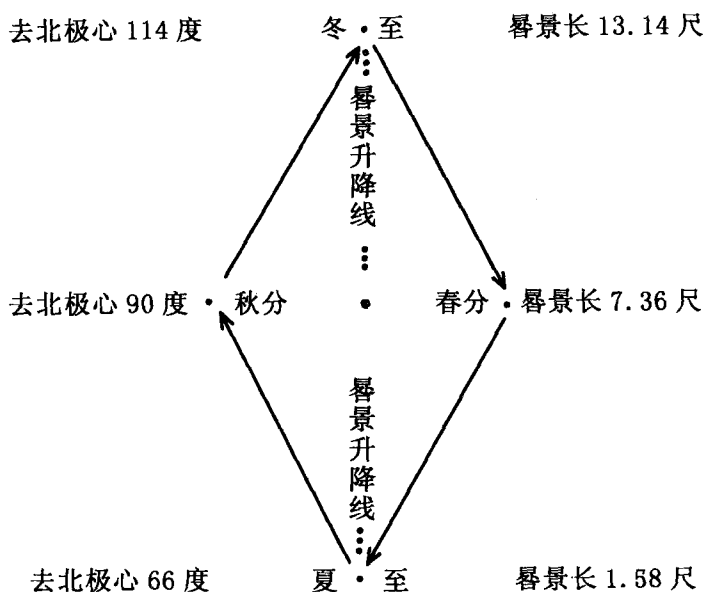


图 27

用事,光明占主导地位。日阳由冬至南回归线起步,逐渐向北移动,白天逐渐增长,夜间逐渐缩短,此即“日进而北,昼进而长”。由于领导权是圣人,故曰“阳胜”,胜,任也。圣人承担了解放社会的职责。圣人掌权,人民获得了温饱,得到了温暖,此即“故为温暑”。家政坐江山期,明主飞龙掌权,起用圣贤,也叫“阳用事”,也会给社会带来温暑。

由夏至过渡到冬至,是家政的持胜升天作乐期。掌权的豪门,袭用旧家政的老套,指挥权出自富贵,故曰“阴用事”。月阴由北回归线起步,逐渐向南移动,夜间逐渐增长,白天逐渐缩短,此即“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领导权出自豪门,故曰“阴胜”。豪门处心积虑损人利己,盘剥人民,导致人民饥寒交迫,此即“故为凉寒也”。悲惨的凉寒生活,古代的文史哲中触目皆是。《剥》卦就是讲贵族盘剥人民。剥削一词,也源于《周易》。

“故日进为暑,退为寒。”天体运行,春秋交替,暑往寒来,新陈代谢,也体现了日进日退,体现了寒暑。但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是正常的生生,是造物主的安排。生养长壮、老衰病死,任何人也跳不出这个蕃囿。太阳是太阳系天体里的中正公平体,对于地球上生物的进退寒暑,一视同仁,不失其正。

“若日之南北失节,晷过而长为常寒;退而短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为寒暑”。这个日指转四时的家政,“失节”就是指他们反自然,不能应帝王。对于被统治的人民,不给温暑,使他们生活于“常寒”的困境之中。对于统治者富贵,福深再增福,使之“常燠”以满足其无厌之欲。寒泉朱门形成强烈对照的

两极分化体，即“此寒燠之表也”。寒燠之表，即统摄两极分化体之表率人物。寒燠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不是固有的，而是富贵人人为造成的，“故曰为寒暑”。为寒暑的施政，就是《老子》七十七章指出的“损不足而奉有余”。

“一曰，暑长为潦，短为旱，奢为扶。扶者，贤臣进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余”。家政进入残末时期，即“暑长”时期，潦、旱、扶三种人灾将同时出现。潦是水灾。潦水出现，江河横溢，割断通路。《习坎》卦上坎下坎，即是揭示潦水成灾的社会：“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潦水泛滥，譬譬地方割据。地方割据，表明中央失控。中央失控，地方势力越是无法无天，此即“短为旱”。短指地方小人执政者。为旱指他们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短和奢义同，指过皇帝式奢侈生活的地方大军阀。大军阀独断独行即“奢为扶”。扶是手和夫的复字。手言一手遮天，夫言一夫专制。郑氏注扶曰：“扶当为蟠，蟠，止不行也。”蟠即蟠踞一块地方的地头蛇。有了地头蛇，进出得掏买路钱，故曰“止不行也”。家政发展至“暑长为潦”的时期，是国家四分五裂的时期，也是人民最受苦难的时期，是亡道派最猖獗的时期，是天下最黑暗不过的时期。昏暴愚野成为主流，正直善良不合时宜，故曰“邪臣进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余”。

《天文志》又曰：“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立春、春分，月东从青道；立秋、秋分，西从白道；立冬、冬至，北从黑道；立夏、夏至，南从赤道。然用之，一决房中道。青赤出阳道，白黑出阴道。若月失节度而妄行，出阳道则旱风，出阴道则阴雨。”

“月有九行”指月球绕地公转。地球有黄道面，这里以小称大，用黄道称地球。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周天，即黄道一，此处略而不论。其余青、赤、白、黑八道，通过暑表表达了出来。现作《月有九行暑表图》以示（见图28）。

《天文志》的论述，基于《说卦》。《说卦》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四十有九黄道面，由冬至至夏至，是王霸联盟的革命。这个革命由王道派起主导作用，不算“月有九行”的家天下史。霸主不复古，建立了大豪族专政，统观其史，即月有九行。四十有九黄道面升降运行，有指王道上篇的一面，“月有九行”就家政的通史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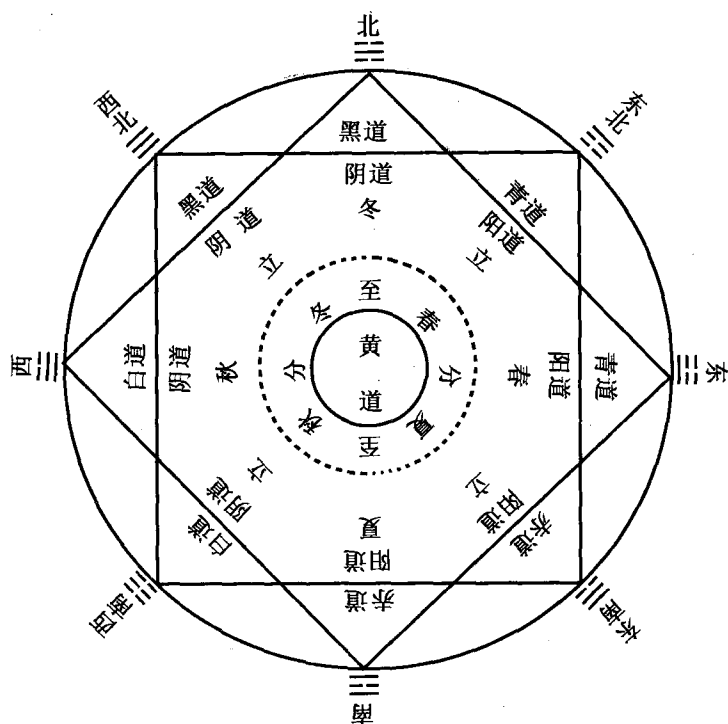


图 28

“黑道二，出黄道北”，图示表明，黑道居西北维与正北。以时间计算，立冬至立春是黑道时期。黑道的中心在正北，故曰“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图示表明，赤道居东南维与正南。以时计，立夏至立秋是赤道时期。赤道的中心在正南，故曰“出黄道南”。“白道二，居黄道西”。白道居西南维与正西。以时计，立秋至立冬。白道之中心在正西，故曰“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青道居东北维与正东。以时计，立春至立夏。青道之中心在正东，故曰“出黄道东”。青、赤、白、黑八道，以二分之，青道与赤道是阳道；白道与黑道是阴道，故曰“青赤出阳道，白黑出阴道”。

“立春、春分，月东从青道；立秋、秋分，西从白道；立冬、冬至，北从黑道，立夏、夏至，南从赤道。然用之，一决房中道。”月球对地球而言，是从属体，是被领导体，故有“东从”“西从”“南从”“北从”的属性。从即月球不违背绕地运行的路线和时令。这里的“月”指家政君主。从地道，又应时，君主月可以应时适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适时之变，也就是“用之”。用之即施政。施政能采纳圣哲的高见，即“用之一决房中道”。房中道同黄道，喻圣哲的决策。房是二十八宿东方宿的中心宿，中道是地球的赤道。房与赤道都居中，黄道也居中。古哲主张公平施政，中庸治理，故称房中道。

儒家主张到家政朝内做官,如果对月政没有正确的认识,也将危及自身的成败。月晷如不能接受自己的主张,做官也很危险。“用之一决房中道”,即按照哲人的主张办,没有这个条件,那就是政见不合。《系下》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易即转易的政治家。易之情即政见,不相得即不一致。近而不相得,总有一方要遭凶,或者两败俱伤,故曰“凶”。家政的两个时期,即青赤时期和白黑时期。青赤时期,霸主蒙昧,愿意服从王道派的指挥,可以用居上位的形式出现,此即“青赤出阳道”。《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在称王前,言听计从,孔明指挥其用事也很自由。这是“出阳道”的例子。黄袍加身,形成富贵小集团,月晷自作主张,不能再接受王道派的正确指示。处于此时,只能以居下位的形式出现,此即“白黑出阴道”。孔明的两个《出师表》,是“出阴道”的最好说明。阿斗听就听,不听就拉倒。强亢激拂,批逆鳞,抑昏暴,在白黑时期,晦气的是王道派。

“月失节度而妄行,出阳道则旱风,出阴道则阴雨”。月失节度妄行,即不服从房中道的决策。月主居青道赤道时期,急急忙忙,称王称霸,提前刮地皮过旧家政的腐败糜烂生活,此即“出阳道则旱风”。历史上短天寿的革命,都有“旱风”的妄行失误。取了天下,夺了中央政权,社会冲突并未平息,封建诸侯,搞地方势力。地方势力割据,天下阴雨成潦。谋用是作,兵由此起,天下又将大乱。历史上的短命王朝,都有“阴雨”的妄行失误。

《尔雅·释天》疏云:“日有九道,故《考灵耀》云,万事不失九道谋。郑注《河图帝览嬉》云,黄道一。青道二,出黄道东;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黄道北。日,春,东从青道;夏,南从赤道;秋,西从白道;冬,北从黑道。立春,星辰西游,日则东游。春分,星辰西游之极,日则东游之极。日与星辰相去三万里。立夏,星辰北游,夏至,星辰北游之极,日则南游之极。日与星辰相去三万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

中国的封建社会,王、霸、亡三极之道,相互乘御,相互承载。思想上,霸与亡服从王道;行动上,王道服从家政。大家都有当主子的一面,也有作奴才的一面。《红楼梦》的贾宝玉和贾政的关系,表明了此点。《老子》七十九曰:“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左契属春,指王道掌握的长治久安的统治术。王弼注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基础之怨恨,是生乱之由。防患之所生,即釜底抽薪,治患于未然之术。家政无此本领,圣哲才有,故曰“圣人执左契”。庄子对儒家既当主子又做奴才的做法非常瞧不起。在庄周看来,思想上可以当主子,行动上决不当奴才。他在《盗跖》篇里说,儒家对家政统治者“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不亦拂乎!”拂即内外不一致。儒家认为,家政言行不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言行不一应之,理所当然。庄周

不取此义。

上文的“日有九道”，即言圣哲顺从月晷。日是太阳，喻圣人。“万事不失九道谋”，即审时度势，不能脱离家政所处的时代与君主的昏明。施利于社会，是圣哲的归宿；和人民同沉浮，是自己的立足处。万变不离其宗，即“黄道一”。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言乎此。中国的圣哲无贪官，就是“黄道一”在起作用。青道与赤道，是家政的上行期，故曰“日，春，东从青道；夏，南从赤道”。白道与黑道，是家政的下行期，故曰：“秋，西从白道；冬，北从黑道。”

家政星辰和太阳圣哲，主义不同，因此“游”的方向也相反。立春节，星辰向西运行于营室宿，此即“立春，星辰西游。”立春节，日景由南纬二十四度下降十二度，下降在圭表的东方，故曰“日则东游”。观察西游和东游，都是地球上的事。观察“西游”，只能在处暗的夜晚；观察“东游”，则是在光天化日下的正午。西游东游，黑暗与光明，反映两种不同的天命。

“春分星辰西游之极，日东游之极，日与星辰相去三万里。立夏星辰北游，夏至星辰北游之极，日则南游之极，日与星辰相去三万里”。春分节，星辰月球运行于西方宿娄宿，故曰“西游之极”，反映于晷表，星辰游于正西。春分节，日景降至圭表的中线零度。零度在表之正东，故曰“东游之极”。“立夏星辰北游，”指晷景由赤道下降十二度，向北极接近，故曰“北游”。晷景继续下降，下降至停步极限，即“夏至星辰北游之极”。“日则南游之极”，指日光也由南向北升进达到了顶端。极，即星辰与日照各自走完了全程。三万里不是黄道面的里数，是家天下三公运权衡的政治舞台，是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演习。

四十有九是地球的黄道面，黄道面的偏斜升降运动，反映了大自然“天地革而四时成”。四时即春夏秋冬。家天下走马灯转易史，有类于天行四时，有类于四十九度黄道面之升降运动。四十有九黄道面，是以赤道为中心，南北回归线以内的两侧地带。四十有九反映于土圭，日景升降的最低度与最高度这一段距离。

第九章 土圭与日晷

(上)

土圭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使用的重要的科学仪器。土圭用来测定一天的时间,测定一年的时间;测定地球经度的时差,测定地球纬度的距离。在社会学领域,土圭是测定人的重要手段。土圭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中,应用至为广泛,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祖先,不能忽略了土圭。

土圭之称名,源于夏至这个时辰。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对我们北半球来说,照射的面,达到了至高点。《丰》彖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即指土圭时辰。夏至的正午日中时,是我们离太阳最近的时刻,是太阳光“照天下”的时刻。政权要想求得不忧愁,应取夏至“日中”广照这一有利时机。

夏至日是“虎兔相逢大梦归”的时辰。夏至日,王霸联盟的“二人”革命,取得了夺权胜利,为非作歹的旧政权,彻底被摧毁。这是历史上很宝贵的时辰。古哲为了体现这种宝贵,用玉石制造了土圭。《冬官·考工记》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注曰:“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犹度也,建邦国以度其地而致其域。”疏云:“土地谓度土地远近之圭,故云土圭。致日度景至不者,于地中立八尺之表,于中漏半,夏至日,表北尺有五寸景,与土圭等。冬至日,丈三尺为景至。若不依此,皆为不至。故云度景至不也。但景至与不至,皆由君政得失而来。度之者,若不至,使君政德教也。云夏至日景,尺有五寸,丈三尺者,皆《通卦验》文。《大司徒》亦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云土犹度也,建邦国以度其地,而制其域者,此度地封诸侯。日景一分,地差百里,五等诸侯,直取五分景以下,无取

尺寸之义也。”

玉人说到的“以致日，以土地”，皆论政事。“致日”指政治家对时局的判断。时局成熟是至；时局不成熟是不至。“土地”指政权对基础的统率。土是五行之土，居中央。土训度，因度与土是同义词。《说文》曰：“度，法制也。”一个国家的法制机关，就是中央。土与度是中央的隐称。中央的任务在于，审时度势，颁布政令，立足于对时政的估计，即“以致日”。中央将土地分为行政区，派遣官员去治理，即“以土地”。“建邦国以度其地而致其域”，着重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利益之分配。《荀子·君道》曰：“‘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分地分权利，分财富，只有居于土中央，公心分配，才能“均遍而不偏”。遍指照大众，偏指照富贵。“土地”之土，以地球而论是北极心和北极圈，喻元首和中央。中央有统摄的一面，也有分配的一面。

土指中央，土就是中。土圭也就是中圭，用中之圭，也就是中庸之圭。土圭是子午以东的乾阳时期。由冬至到夏至的过渡，是王道大业的上篇，是家政取天下的上行期。这个时期，革命者扫除害人虫，解救人民之倒悬。《杂卦》曰：“解，缓也。”解除人民身上的桎梏，缓和社会矛盾是土圭时期之事。《乾》《泰》《未济》诸卦，都论及由冬至向夏至的过渡。过渡的局面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冬至丈三尺之景，降为一尺五寸，便实现了“地数五”的理想。地数五即指新的政治集团，居于地之中位，掌了大权。

“圭”上土指北半球，下土指南半球。体现于圭表，日景由冬至长极下降至春分为下土，由春分下降至夏至短极为上土。日景由夏至上升至秋分为上土，由秋分上升至冬至为下土。王霸联盟革命取得夺权而不复古，不建立大同政权，而步家天下之后尘，土圭则变为“日晷”。夏至一阴生，日晷始于夏至。家天下历数由一尺五寸景上升为丈三尺景。这中间的逐步升进过程，是贵族持胜坐江山、享荣华受富贵、光宗耀祖、钟鸣鼎食的时期。为了明白起见，我们作《土圭日晷日景升降图》以示（见图 29）。

土圭夏至日，景尺有五寸，是土圭时期的终时。日晷夏至日，景尺有五寸，是日晷时期的初时。夏至是革命阶段的结束，是家政复辟的开始。在天文耆环上，每一个关节，都是复义，有零的含义。下面我们来讨论土圭与日晷。

《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注曰：“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云测犹度也；不知广深故曰测。”“郑司农云，谓南北东西之深也。日南谓大南，立表处近日也；日北谓立表处远日也；景夕谓日跌景乃中，谓立表之处，大东近日也；景朝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大西远日也。玄谓昼漏半而置土圭，表阴阳，审其南北景，短于土圭谓之日南，是地于日为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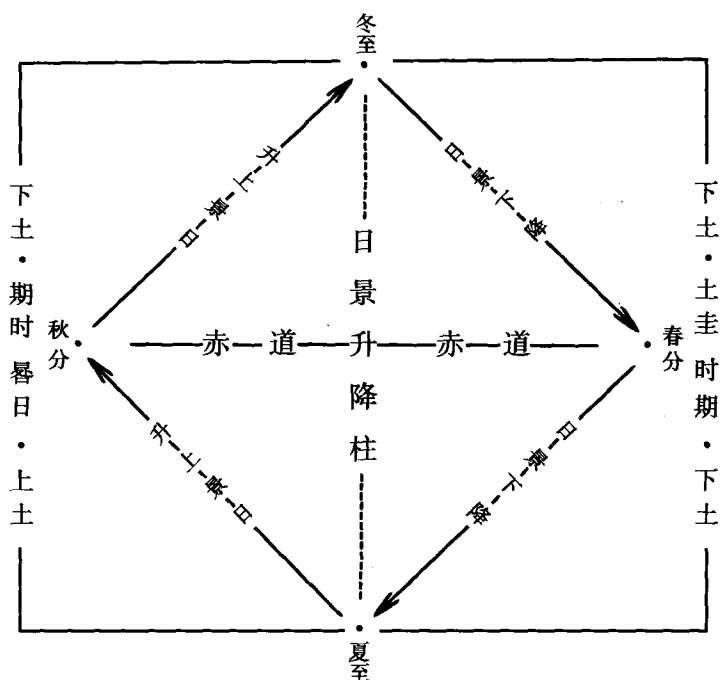


图 29

南也；景长于土圭谓之曰北，是地于日为近北也；东于土圭，谓之曰东，是地于日为近东也；西多土圭谓之曰西，是地于日为近西也。如是则寒暑阴风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于地千里而差一寸。”

疏曰：“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土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法测度。度土之深，深谓日景长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昼漏半，表北得尺五寸之景，正与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日南则景短多暑者，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颍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短景多暑者，据中表之南而言，亦昼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满尺五寸，不与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其地于日为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北云日北者，据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昼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为近北，是其景长多寒之事也。云日东则景夕多风者，据中表之东表而言，亦于昼漏半，中表景得正时，东表日已跌矣是地于日为近，亦昼漏半，已得夕景多风。云日西则景朝多阴者。为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于日为近西；亦于昼漏半，中表得正时，西表日未中，乃得朝时之景，故云日西则景朝多阴。此经皆未得所求耳。”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都是研究天文地理为外衣而论述政事的话。这里的“土圭之法”，即家政取天下与坐天下整个历史的统治术。用家政的历史去认识家政，即“以土圭之法”，以，用也。《汉书·律历志》曰：“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应劭注曰：“自然之形，阴阳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注曰：“六十四黍为圭。”“量多少”，即预测家政能存在多少年。“圭撮”即开国领袖。撮是最的繁字，指一个朝代中最优秀的尖子人物。时间的长与短，建政时，开国元首至为重要，故曰“不失圭撮”。家政的日晷君主，即“自然之形，阴阳之始”。自然之形，与《贲》彖的“天文”、《系下》的“鸟兽之文”义同。家政社会人吃人，类乎鸟兽，没有脱离愚野，故谓之“自然之形”。自然之形的奠基者，即“阴阳之始”。家天下豪门少数人专政属“阴”。阴是少数。《易》内，领导为阳，被领导为阴。少数小人成了社会的统治者即“阴阳”。始即小人民政权的创始人。

《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造反失败，天地未革，夺了中央政权，复辟了家政，即“天地革”，天地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朝代，故曰“四时成”。四圭同四时，四时的创立者就是一朝代的“撮”。故曰：“四圭曰撮。”撮是富贵的领袖，故曰：“三指撮之也。”古哲称王道为一指，霸道为二指，亡道为三指。三指社会，政出多门，故曰：“六十四黍为圭。”六十四黍，即《易》之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指明三指社会治乱时事。《说文》曰：“黍，禾属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于水。”六十四卦相区别而相联系，联系的一面，以黍喻之，黍之心是黄米，黄米粘性强，故曰“禾属而粘者也”。六十四卦的出现，源于胜利者之升天成仙，故曰“大暑而种”。家政营垒的人，一定要分裂，成了富贵者“为酒”。背叛了寄生生涯清正之土，回到了人民中，即“禾入于水”。

“测土深”也就是“量多少不失圭撮”。土是五行之土，是地球的中心统摄体，喻建政之中心人物。了解建政人物使他的政权大木根扎得深不深，就是“测土深”。测土深，意同考察天之历数。《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永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建国者主持公正“执厥中”，存在的时间就“永”。永久表明根深。建国者不主持公正，存在的时间就不永。不永表明根浅。根浅的政权，损不足而奉有余，弄得“四海困穷”，民不堪命，政权垮台的时间也就到了。中国古代家政崩溃的前夜，政权病入膏肓，人民极度贫困。

政治较量，就是心术比赛。谁高瞻远瞩，察深知心，谁的预见性强，谁的政策得民心，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谁就是冠军。因此，政权的根子扎的深与浅，就要看“土”的思想水平高不高。《荀子·修身》曰：“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博基于深，不深谈不上博，因此，博同深。土博学多闻，懂得历史，善于总结历

史的经验,没有全部丧失爱民之心,根就扎得深,反之则浅。

《老子》五十九章曰:“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王弼注曰:“国之所以安,谓之母,重积德是唯图其根,然后营末,乃得其终也。”有国之母,指建设大同社会的开始时期。这个时期“重积德”,就是给人民带来自由与幸福。“唯图其根,然后营末”,即施政先考虑人民,然后再考虑政权。人民是根,政权是末。施利于社会,坚持下去,便可达到建成大同社会的目的,“乃得其终也”。有国之母可以长久;大同社会与日月而长存,故曰“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家政的根子扎得深不深,就是要看主撮能不能像《荀子·修身》所说的“以公义胜私欲”。公义深,政权久;公义浅,政权短。庄子《大宗师》曰:“其蓄欲深者其天机浅。”家政之滑坡,先从饮食开始。《序卦》曰:“需者饮食之道也。”执政者先从追求珍食玉食开始,逐渐蔓延成造大房贪财物侵土地,形成特权贵族,私欲成了主宰,天机也就动摇了。

日景即日晷。日晷是表的影子。家政之主撮是表,其尺五寸之景也是日景,是家政的本景。“正日景”之日景,不指本景,指开国皇帝的子孙皇帝。子孙皇帝之日景,也就是晷景。夏、商、周三个封建王朝,都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在日景持胜坐天下阶段,有的子孙皇帝接受圣人的思想,愿意搞点开明施政。这样的日景,儒家便给以支持,使他掌握执政的本领,为社会起正确的作用,此即“正日景”。历史上伊尹改造太甲,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史记·殷本纪》曰:“帝太甲既立三年,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三年,悔过自新,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受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太甲由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经放诸桐宫而悔过自新反善,由邪而归正,是伊尹“正日景”之功。中国古代,不少开明君主的老师,都是大儒。大儒施教的一义,即“正日景”。

“以求地中”是测土深,正日景的目的。求即追求。地中是以北极喻人事的词语。《易》内,“地中”有四义:一,同中心,事物运行,中心起统摄作用;二,同执政者居下位,人民是父母,居于下位,孝敬人民;三,同公平正直;四,同回归,富有子弟,放弃了寄生生活,回到人民中当穷人。地中同土中,地球的北极土中,与太阳保持一致,掌握地球之平衡运行。一个国家的政权,也应该像地中那样,掌握这种平衡。《谦》大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王弼注曰:“多者用谦以为裒,少者用谦以为益,施不失平也。”

执政者是权利和财富的多占者,故称“多”。人民是权利和财富的不足者,故称“寡”。谦九三居于人民中,公正施政,将执政者多占的部分分给人民之不足者,这就是“裒多益寡”。裒多益寡的政策,即“施不失平也”。《庄子·德充

府》曰：“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家政富贵不用谦而用满，哀寡益多，立足偏邪，便失掉了中央中地地中的性质。家政之不中不公正，是由他们的小人天命世界观决定的，故曰“然而不中者命也”。

中央，中地，地中和中，中心，心是同义词。《淮南子·原道训》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胜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五藏即金木水火土。金为肺藏，木为肝藏，水为肾藏，火为心藏，土为脾藏。火为心，是家天下夺权后建立起来的夏政。土为心，是王道派建立的复古大政。脾胃是接受五谷的会聚地，喻于政事，脾胃是接受人民心声的汇集所。居于土中，以脾胃而吸收四海养料，施政以百姓心为心，执政者就是真正的“五藏之主”。成为五藏之主，令行禁止，一呼百应。“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出入于百事之门户”，都言得心应手人民跟着转的施政。

“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指不用地中而转四时之家政权。转金木水火，不用地中公正，是富有执政者的经历和治理，故曰“有经”。“天下之气”指社会之阴气与阳气，人民是阴气，各级执政者是阳气。有经天下之气，智小谋大，力小任重，有似无目而视，无耳而听，“亦必不胜任矣”，势将凶败。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语出《老子》二十九章。曰：“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取天下而为之，即夺到天下坐天下。“为之”即“有经天下之气”。“吾见其不得已”，意思是，我将会看到他们处于被动局面，穷于应付的施政“不得已”也。已，止也。风暴未了雨又来，即“不得已”。“天下神器”是家政君主和他代表的有经制度。王弼注曰：“神，无形无方也，无形以合，故谓之神器也。”天下神器是形而上“神”和形而下“器”的结合体，神指圣人，器指家政君主。古哲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就是器，地位是“兽”，被圣人乘御，当人上人的皇帝也并不光彩。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王弼注文作了很好的说明：“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自然是太阳。太阳是大公无私体，人民要求当家人像太阳那样大公无私，即“万物以自然为性”。满足人民的这个合理常性，就是“因”。因，用也，也就是用太阳自然之公，去处理政事。不满足人民的这一要求，就是“为”。为即为个人为富贵实施偏心不公的有为专制。《系上》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当官的做民的皆有路可走；当官的不以为荣，做民的不以为辱，就是“通”。有为社会则不然，人之通塞与荣辱，视其地位与财富。勋荣之家，虽庸夫亦为官做宦，贫困之士，虽有令德，也只能困窘闾里。天

上的富贵,想把这种制度坚持下去,只有一法,对人民实行“执”的施政。《易》将家天下社会比为一所大牢狱,每一个人都是被执缚者。家政不因自然而不用通,用地月而用塞,阴阳循天转四时。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故曰“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也。

由上可见,“地中”是个哲学概念,政治隐语,区域的含义不占主要地位。周公旦是家天下的贤哲之士,他对当时圣哲的思想很重视很崇敬。为了巩固周王朝的家政统治,在他摄政的岁月里,为寻求“地中”,用土圭做了大量的测定工作。最后找到了“地中”地区,这就是颍川阳城。颍川阳城是中国当时的格林威治。周公在地中区域,修筑了周家王城,建立了周王朝的首都。

“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南、日北、日东、日西之“日”,皆指太阳,喻当时中国首都所在地。南北东西,指首都的上下左右地区。中岳嵩山也是因在中国中部地区而得名。按照疏文,当时周公共立了五个表,也就是立了五个日晷仪。“颍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五表以中表为正时,用中表的时间。每一表的长度皆为八尺。以中表夏至日的正午日中测量,其结果是这样: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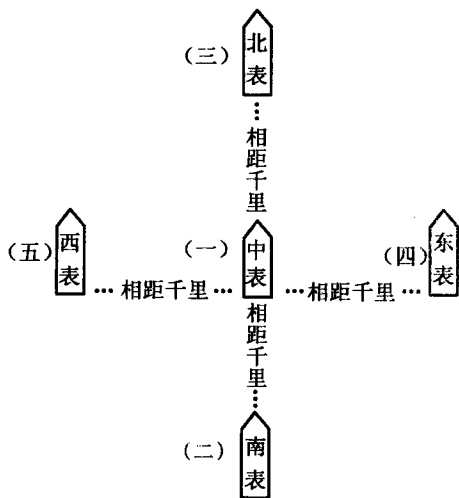


图 30

之中表,夏至日昼漏半,正午之景是一尺五寸。北表一尺六寸,南表一尺四寸。东表日跌过午,西表尚未日中。现作《五表图》以示(见图 30)。

北多寒,南多暑,东已过,西未及,都不具备称物平施的功能,中表得正,具有公直的性质,与太阳天中合德,故建都于中表地。现在按数字顺序再作此注释。

(一)“夏至日,昼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与土圭等,即地中”。古代的计时器是漏壶,地球自转一周天为百刻。夏至日白天的一半即昼漏半。如夏至日的白昼是六十刻,昼漏半即三十刻。昼漏半是十二时的日中时,也就是正当午时。午时景一尺五寸,与土圭之尺寸相等,即“地中”之地。

(二)“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据中表之南而言。亦昼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满尺五寸,不与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于日为近南,景短多

暑,不堪置都之事。”于夏至日同一时间,日南八尺之表,景长一尺四寸,不与土圭等,说明尺四寸之景,其地为中央之南方,此即“其日南”。中央的南方,与地球上南方连界,故曰“是地于日为近南”。“是地”即南方立表处;“于日”,即对中央来讲;“近南”,即与南方诸国连界。

南方多暑,用于自然是气温高,炎热。用于政治,则是另外一回事。《说文》曰:“暑,热也。”热即今语政治上的狂热。狂热,有时称狂,有时称躁。《广韵》曰:“狂,病也。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霸主取得夺权胜利,贪天之功为己功,感到自己的升天事业空前绝后,无与伦比,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于是狂妄起来。居于暑地,举杯庆贺升天之日,也为自己的落地敲响了丧钟。南离暑热“得失之地”,得的背后,潜伏了失。福兮祸之所伏,言乎此时也。秦始皇击败其他六个军阀,统一了中国,便患了最严重的中暑狂热症。《史记·秦本纪》曰:“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功过五帝,地广三王,就是在发狂症,中暑高烧不清醒。

《荀子·大略》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古哲认为,政权为民带来了什么,是福还是祸,是决定执政者善与恶的标准。地广只能说明能得到更多的赋税,地广不能说明其强大。沉重的赋税,繁重的劳役,给人民带来无穷的不幸,自以为超历史,是“心不能审得失之地”的反映。《秦本纪》又曰:“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始皇羞与五帝三王侔,否定了历史,也得到了历史的惩罚。

(三)“此云日北者,据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昼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为近北,是其景长多寒之事也。”于夏至日正午,日北八尺之表,景长一尺六寸,也不与土圭等。“其日北”,即中央的北方。中央的北方与北方诸国连界,故曰“是地于日为近北”。

北方多寒,用于自然,指气温低,凉寒。用于政治,指家政权由暑热病转化为冷寒症。《释名》曰:“寒,捍也,捍格也。”《玉篇》曰:“冬时也。”家政由夏至起步,经履霜而至坚冰,由主动进攻转化为被动防守;由壮变衰,由强变弱,是南表多暑的必然结局。居于南暑,是朝代的“泰来”;转至北寒,是朝代的“否极”。处于否极时期,禹汤文武周公出场治理,也不能挽救败局了。

《辍耕录》曰:“五台山有鸟,名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当盛暑,文彩绚烂,乃自鸣曰:‘凤凰不如我!’比冬,严寒毛脱如毳遂自鸣曰:‘得过且过。’”凤凰不如我,是中暑热症,得过且过,无所作为混岁月,是受冻寒症。贵族豪门坐江山的整个历史时期,就是由“文彩绚烂”向“毛脱如毳”的过渡。文彩与毛都喻民心。盛宴必散,乐极生悲。盛暑之乐笑,迎来了寒冬之忧号,故曰“寒号虫”。

《老子》四十五章曰：“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王弼注曰：“躁罢然后胜寒，静无为以胜热，以此推之，清静为天下正也。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故惟清静乃得如上诸大也。”（二）与（三）两点，说明的热与寒的一体转化，《老子》这里讲三极之道之二体归宿。现先作《三极图》以示（见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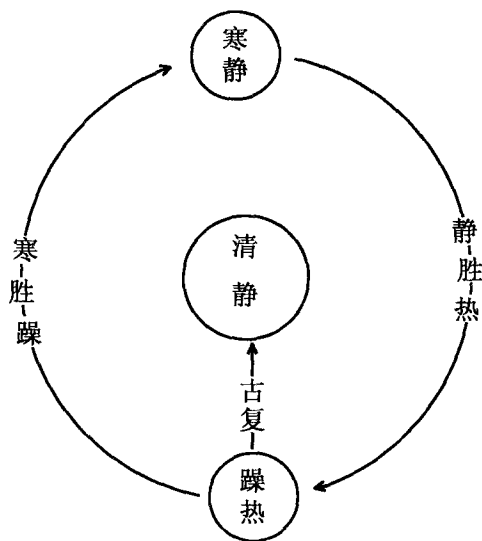


图 31

家天下执政者躁热过度，转化为寒症，即“躁胜寒”，胜即过头。家政躁热，基于盘剥人民，盘剥人民的结果，造出了天下大批寒士，寒士谋反，推倒家政即“静”。静达到了目的，破旧立新，摧毁了老政权，建立了新政权。新政权实施贵族专政，重蹈老家政的覆辙，即“静胜热”。如果革命者静而不至于热，不步家政的后尘，施行复古公心制，即“清静为天下正”。《老子》七十四章曰：“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即“静”。王弼注曰：“诡异乱群谓之奇也。”做到清静，就是太阳般的大政，故曰“天下正”。天下正，即“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基于大家同心同德。同心同德基于不分裂人群，故曰“全物之真。”

（四）“云日东则景夕多风者，据中表之东表而言。于昼漏半，中表景得正时，东表日已跌矣。是地于日为近，亦昼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风。”于夏至之日，中表正午日中时，东表景已偏斜，此即“日已跌矣”。是地指立东表之处。太阳从东方先升起，故曰“于日为近”。蓍之东南，是巽所在之地，纯阳用事，主张文明治理。因此，东是文化的隐称。指一时代的文风。

文是质之表，文是表达质的手段。人类认识事物，说明事物的内在情形，也是通过文来交流和传播的。《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不能正确说明事物,是文不足而质胜。野外也。说明撰文者是老外,不是内行,此即“质胜文则野”。事物之体是三尺,吹成一丈三丈,水份很重,是家政史家惯用的一套,此即“文胜质则史”。文正确地说明了体质,不是不足,也不是过头,此即“文质彬彬”。何注曰:“彬彬文质相半之貌。”半,伴也,即文与质相副。执政者之文,传播于四海,文便成了风。时代的文风,表明了执政者的言行。

“景夕多风”,意同“文胜质则史”。《说卦》曰:“巽为风。”执政者的宣传叫风,也叫风声,也叫风气。人民懂得听其言而观其行,不会听其言而信其行。文胜质而瞎吹,使执政者越是失信于民。秦朝政暴文泽,空文未能挽救秦朝的覆没命运。《中孚》卦巽上兑下,上卦之巽,即一时代的文化。“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翰音即景夕多风之文饰虚吹。王弼注曰:“翰,高飞也;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居卦之上,处信之终,信终则衰。忠笃内丧,华美外扬,故曰翰音登于天也。翰音登天,正亦灭矣。”孔疏曰:“信衰则诈起,忠笃内丧,华美外扬,若鸟于翰音登于天,虚声远闻也。”“虚声无实,正之凶也。”翰是笔,书面语言就是翰音。翰音之轻者,言过其实;翰言之重者,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坚持虚吹,没有好结局,故曰“贞凶”。

(五)“云日西则景朝多阴者,为中表之西表而言。亦于昼漏半,中表得正时,西表日未中,乃得朝时之景,故云日西则景朝多阴。”夏至日之日中时,中表得正,西表日未中,表景仍向西,此即“景朝”。中国古代哲学将地球自转周天分为十二时,子午以东为阳为朝,子午以西为阴为夕。中表居地之中,朝夕的时间相等。中表夏至正午之时,西表未正,对于中表来讲,下午的时间就长,故日景朝多阴也。现作《表景自转一周朝夕图》以示(见图32)。

“多风”是文化方面的虚言泛滥;“多阴”指武力方面的养兵成灾。一个国家要得到巩固,人民能得到安宁,没有武装是不行的。《史记·律书》曰:“兵者,圣人所以讨疆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殃。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同。”

西方是兑金所在地,由太白金星镇守,表示国家的暴力威慑力量。太白不称职,疆暴,乱世,险阻就会猖獗,国将不泰,民将不安。《律书》提到“兵”,主旨是和反人民的势力作对,如果兵和人民作对,就是“景朝多阴”之象。阴是兵,《说卦》以“离”表示。“离为火”,“离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火言兵是战火力量,鳖蟹等都喻穿有盔甲的武装人员。《周易》将家政比为“鸟兽”,不参加搏杀的文士是“鸟”,披坚执锐,直接参加搏杀的武士是“兽”。鸟为阳,兽为阴。《淮南子·天文训》曰:“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蜃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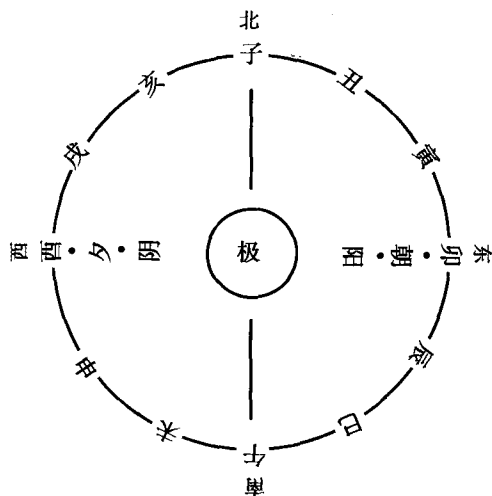


图 32

之类也，故属于阴。”景朝多阴，即国家养的兵超出了需要。《说卦》曰：“燥万物者莫燥乎火。”燥即财政之消耗。消耗财政最大的是养军队，故曰“莫燥乎火。”燥同燥。家政感到最可靠的是兵，燥空国库还是要养兵。

上文之“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主要论述政事，但是通过纬度和经度的测定，在天文地理方面，也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科研成果。以经度讲，这里揭示了东、中、西的时差；以纬度讲，表明了上、中、下，远日近日的地差。我们祖先通过土圭这一仪器，获得广泛的科学知识。

(中)

《地官》大司徒又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地中，或曰土中，取尺五寸之景，源于一与五，也就是一五得五。五是中数，是地球的北极数。北极中数，和大衍之数五十之太阳同数同类。地球之小五，应太阳之大五。即“五位相得”。中国古代，法天施政，取尺五寸之景，以示中正公平。当时华夏的中心地区在洛阳一带，因此在颍川阳城找到了尺五寸景的立表处。疏曰：“郑司农云，颍川郡阳城县是周方度景之处，古迹犹存，故云地为然也。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不在颍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间，形胜之所。洛都虽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畿内。若然，武王已迁鼎于洛，欲以为都。周公又度

景求地中者，所以审慎，故案《书》传云：‘四年建侯卫，五年营王城。’周建侯卫者，在《尚书·康诰》封康叔是也。案《康诰》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之民大和会。’注云：‘岐镐之域，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于政不均，故东行于洛邑，令诸侯谋作天子之居。四方之民闻之，同心来会，乐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时周公居摄四年也。又案《召诰》‘惟三月丙午朏’，是时周公居摄五年。越三日戊申大保期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之。若然，洛邑在摄政四年，初为基止，至五年，乃正营之也。”

上面的疏文记载了武王迁九鼎，周公求地中，建王都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求地中的目的，为了周期的长治久安。但就正文来看，就《周易》，就当时的哲学思想体系来看，地中是个思想概念，而不是个区域概念。周王朝的领导人，不明乎这个道理，于是去找“地中”。陶渊明先生写了《桃花源记》，有人希望找到桃花源。曹雪芹先生写了《红楼梦》，有人想找到大观园。地中“桃花源”，古哲描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始大同制，“大观园”古哲描写家天下人吃人的坟圈子。大观园之大观，取自《观》卦九五。大观的真实含义，指王道文人观察社会的思想方法。曹雪芹通过大观园这个享乐窝来暴露家政的腐败没落。历代贵族建造的天堂，都是大观园，红学家能找到的只是一个地方，如周公找到的地中一样。具体的地中，而是大同思想体系，红学家想出来的大观园，不是曹氏揭示的主体。

“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皆言周尽一体的王道派组成的政权。家政找到了“地中”也做不到。《系上》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指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喻诸政治，太阳是一人，地球是二人，月球是三人。三个天体三个人的施政，《易》称“一人”为人道，“二人”为地道，“三人”为天道。天道专制，白日耀紫微，三公运权衡，朝野皆动乱，人心不舒展。地道二人革命，天地大动荡，乾坤在旋转，战火纷飞，中原逐鹿，结局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是改朝换代的暴风骤雨，敌对的两方不共戴天，谈不上合与和。

只有人道施政，也不管这个政权建立在何地，才能谈得上天地之合，四时之交，风雨之会，阴阳之和。政权能做到合、交、会、和，那就是“四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地中用于政治，就是霸道二人革命，建立的地道中央。《系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地中政权的建立，立足于霸主放弃复辟家天下制，和圣人走一条路。此即“二人同心”。同心之质，即不建立贵族暴力政权。此即“其利断金”。利是同心之吉，断金指不组成暴力政权。金西方兑，喻武力暴力。言指政策施政。其臭如兰，也就是合、交、会、和。地中是王道革命的初期政权，是恢复天中政权的前奏政权。

“天地之所合也”，天指太阳喻政府，地指地球喻基础。天地不离不弃，相依为命。天施地生，为全社会之生存而运行。“四时之所交也”，四时指春夏秋冬，春夏施赏、秋冬施刑。社会需要施赏施罚，由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出来办理，办理上一段时间，完成任务，功成身退，由别的官员去解决另一问题，完成另一任务。战争结束，武士解甲归田，长夏之官生产理财，这就是“交”。交即任务的正常交替代谢。“风雨之所会也”，风阳指文人，雨阴指武人。家政社会，文人瞧不起武人，武人也看不起文人。地中政府之文人晓武，武人习文。文武两仪，同心协力，即“会”。会是一致的隐称。“阴阳之所和也”，指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和好。礼之运，和为贵。阴阳不和，鸿沟宽深，上下离心，国必乏弱。

《礼·礼运》曰：“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注曰：“耐，古能字；意，心无所虑也；辟，开也。”“一家”，“一人”即《易》之“一人行”。一人行即王道施政。王道社会，政出一门，没有宫中府内的对立，更没有地下司令部的冲击。一家一人指全社会同心同德一条心。使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不是出于“意之也”的狂热妄想，而是基于社会人的“情”、“义”、“利”、“患”。王道圣人有本事处理好人之情、义、利、患，故能使天下为一家，能以中国为一人。故《礼运》又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人之七情是大自然造物主给的、天生的，用不着学就可以做到。禽兽文化在七情方面施教，裸体、接吻、性交、男女乱来，是不应该的。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死亡贫苦是人之大恶，洞察人之七情，处理好人之大欲大恶，是执政者应掌握的重点，故曰“欲恶者心之大端也”。心即居于制动地位的执政者。大端即首先要抓的大头。

教十义，讲信修睦建人利，禁人为非去人患，这二者不是造物主给的，是人类发展史上文明治理形成的。人经过教育，聪明大开，知为人之所在，方能做到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大家没有个正确的做人准则，君暴臣叛，父戾子逆，兄诈弟欺，夫盗妇娼。老弱无所养，婴幼被遗弃。强凌弱，大欺小，富丑贫，贵弃贱。诸如此类，都是不义行为。修十义，大家懂得己所不欲，亦不施于人，社会的很多矛盾，可以得到解决。

家政社会，盛行欺诈。早上订盟，晚上背约。言而无信，朝令夕改，背信弃义，不以为耻，反以为能。人与人之间，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彼此怀有戒心，不信任。信任如是，和睦更说不上。一点小事反目，轻则吵嘴打架，重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讲信修睦，就是教育人群去掉这些不良的风气。恪守信用，彼此忍让，《易》内不少的爻，因有信用而取得胜利，因不讲信用而导致失败。《老子》一再强调，“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论语·颜渊》子曰：“民无信不立。”《子路》曰：“上好信，民莫敢不用情。”讲信用，先由当权者做起，人民也会讲信用，彼此信得过，怀疑消除，人群会和睦起来。讲信用而和睦，是社会的吉事，故曰“人利”。

家族专制本身，是社会凶恶的“人患”。人患的患害，表现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内杀自家人，外杀人民。官要至高无上，利要全国莫比。一旦得权柄，绝不再让人；即使酒囊饭袋，也要食禄终身。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贤能不理事，理事非贤能。贪占成习，辞让消亡。因此“尚辞让”在于执政者带头不占贪，不争夺，不相杀，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套，人民会辞让讲理用礼。哀多益寡，选贤任能，是去“人患”的釜底抽薪之术。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此经皆据王道人道而言。“人”即三极之道之人道之省称。“心”是天心太阳的省称。王道在家政的专制下，不能公开说出自己的最终的政治归宿处即“藏”。藏同隐。王道派以隐晦的方式，将自己的最终的理想，寄托于天心太阳位，即“人藏其心”。天心太阳，地心北极，是思想的产物，只能用心之官去认识，故曰“不可测度也”。大同社会的美恶爱憎，皆在天中与地中，爱其正、直、公、平，憎其邪、曲、私、倾。邪曲私倾就是“色”。色喻外，谓地月转四时。大同社会没有穷奇，故曰“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之一，即一家一人。《说文》曰：“穷，极也。”极喻领导，这里指政权。“欲一以穷之”，即希望运用一家一人的政权来治理。“舍礼何以哉”，意思是舍弃了圣人，是无法做到的。

“礼”之一义指圣人，指王道派。这在古哲中，俯拾皆是。《荀子·礼论》曰：“礼者，人道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这里，“礼”与“圣人”同位同义。“人道之极”与“道之极”同位同义。极皆指领袖。不过荀文中，也有些区别。家政社会，王道派以“圣人”的名称出现。圣人对三极之道都有影响，故曰：“道之极也。”家天下将其君主美化成“神”，来愚弄人民；王道派将其领导人美化成“圣人”，来愚弄家政。神和圣人都取其玄奥难知，都带有欺骗性。王道掌了权，圣人功成身退，用“礼”来称呼元首，故曰“人道之极也”。礼的含义是，执政者像太阳一样普照人民，像大地一样承载人民。

《礼运》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会，五行之秀气也。”

“人者”，即人道大同社会。这个社会，政权与基础有共同的目标，同心同德，此即“天地之德”。《系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指此义。领导与被领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上下开诚布公，肝胆相照；而不存在面合口头交，肚里生刀剑的念头，即“阴阳之交”。死了的思想家是鬼。鬼之为言归也，反本埋入地下是鬼。一时代活着的思想家是神，说他们正在社会活动着。神能正确地继承鬼的思想，神不排斥鬼，不否定鬼，就是“鬼神之会”。会即将鬼神的思想融合在一起。鬼神的思想代表了民族之灵魂。时间有先后，但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今日之神，是他日之鬼，鬼神不会，对民族心灵建设不利。仁、义、礼、智、信，是“五行之秀气”。爱人民是“仁”。为社会作出贡献是“义”。承载人民尊老爱幼讲谦逊是“礼”。知识渊博，心灵手巧是“智”。言必行，行必果，说话算数信得过是“信”。

《周易》演天、地、人三极之道，由天体太阳、地球、月球为外套组成中国古代的人文学。中国古代人文学讲述王道、霸道、亡道三极政治体系。因此“三”是《易》内最小的分子，“三”也是《易》内最大的统体。《易》由乾爻与坤爻组成。“一”一画包括了三个三，故“一”画称“九”。“--”二画包括了两个三，故“--”画称“六”。坤体中间的缺位也是三，《易》称之为“虚”。作为测量日景的土圭仪和日晷仪，也是三。《韵会》曰：“两仪天地也，三仪天地人也。”圭表的光源太阳是“一”，八尺之表是“一”，日景也是“一”，三个一加到一起，也就是“三”。太阳的称号是“一”，八尺之表的称名是“二”，日景是“三”。一、二、三相加是“六”。每一卦有六爻，基于一二三之相加。六十四卦是如此，日晷仪也是如此。《系上》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言乎此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心制在中国存在过。大同制虽然被家政取代，但公心思想扎根于人民之中，源远流长，成为我们民族正义善良思想的本源。家政梦想“以吏为师”治天下，结果是以其凶败而告终。中国的大道制度被推翻，但是大道思想的流传，却从未中断过。大同思想的继承人，在历史漫长的中国，代代皆有。

破旧立新，更迭朝代，起编导作用的，仍是大同党人，而八尺之表的霸主，也是王道思想培养的结果。《系上》曰：“易有大极，是生两仪。”大极即王道圣人，两仪即霸主。大极是两仪之父，人民是两仪之母。霸主所以称为两仪，是因为霸主是个一身而二任焉的复合体。王霸革命时期，两仪是王道营垒里的人；豪门贵族坐江山时期，两仪是亡道营垒里的人。霸主有正反属性，故以“两”称之。

《颐》卦论述大极生两仪，现在我们引用彖辞作些讨论。“颐贞吉。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

义大矣哉！”颐是下嘴巴，人进食靠下颐运动。这里将吸取精神文化，比为动颐进食。吸取精神文化，也为的是养身，故《序卦》曰：“颐者，养也。”

文人写出书来，公诸于世，给人们提供了精神食粮，谓之“观颐”。观的一义，就是亮了相让别人看，即今语面世。给别人看，并不一视同仁，作者有自己培育的对象，此即“观颐，观其所养也”。文人能写出文章，绝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吞食了别人的精神果实，播种于自己的思想园地，再成长，再开花，再一次结出来的果实。吞食什么精神食粮，就是“自求口实”。自求口实表明了是养自己，故曰“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家天下执政者，为了保护自己获得的实惠，文章也为得了实惠者提供食粮，此即“天地养万物”。天地养万物，义同富贵养富贵。家政称天地，说他们先升了天，后又从天上掉下来。《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即言升降神奇化臭腐，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家政的文化富贵养富贵，圣人的文化，主旨是养王道霸道，同时也养富贵，此即“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这“贤”即包括了有大一统思想的两仪霸主在内。万民同万物，也就是霸主的阴景子孙。《系下》之圣人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义同“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神明之德，与贤义同。万物之情即万民之情。

富贵养富贵，圣人养神明之德以及富贵，在以伪周旋的社会，富贵作贼心虚不好公开讲，圣人受文字狱的高压，也不敢公开讲，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家心领神会，照而不宣，各念自己的经，各撰自己的文，故曰：“颐之时义大矣哉！”《易》内之“时义”都是机密，义的本义，针对家政制度。《系下》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礼·经解》曰：“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荀子·疆国》曰：“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禁民为非，除天地之害，禁人为恶为奸，都针对家政谬种祸胎，故曰“时义大矣哉”。

霸主一身携二，善恶混成，是“两仪”。圣人称“仪”或“威仪”。在太阳系，太阳最有权威，是土圭与日晷的光源。家政君主也是仪，是两仪的后代，是亡道仪。亡道仪给社会制定了严格的等级，从衣食住行将社会分裂为贵贱两类，用繁琐的礼节束缚人们的行动，等等。这三极人就是三仪。三仪之义，取譬于日晷仪。

《渐》卦上九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仪吉，不可乱也。”王弼注曰：“进处高洁，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峨峨清远，仪可贵也，故曰其羽可用为仪吉。”孔颖达疏曰：“上九最居上极，是进处高洁，故曰鸿渐于陆也。其羽可用为仪吉者，然居无位之地，是不累于位者也。处高而不以位自累，则其明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也，故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也。必言羽者，既以鸿明渐，故以羽表仪也。”其羽可用为仪吉，也就是圣人取得了

“养贤以及万民”的资格。鸿渐于上九，说明上九在思想领域取得了最好成就。“其羽可用为仪”，就是说鸿儒思想成了社会承认的准则；其光明磊落之为人，其恭俭谦逊之处世，其艰苦朴素之生活，也成了善良者学习的榜样。取得这样的成就就是“吉”。

羽是五音之一，属水，位于北方。水是至清之物，喻清廉正派人物。圣人没有实权功位，故曰“不累于位”。不累于位，也就没有臣下随行所具有的被动屈从地位，故曰“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圣人虽没有实权功位，但圣人的思想对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论语·为政》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是对“其羽可用为仪”的最好的说明。“唯孝”是王道，“兄弟”是霸道，“有政”是亡道。书对社会的三极之人都起指导作用，即“是亦为政”。“其为为政”，是有政之为政。有政为政影响没有这么广泛，故曰“奚其为为政”。意思是说，不到家朝做官，照样是“为政”。

人道一仪之仪，古哲多称“威仪”；讲到威仪，当然也就论述了大道之为政。现在举几例来讨论。

《大雅·烝民》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仲山甫是使周室中兴的王道大臣。柔嘉维则，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意思大同小异，指仲山甫师古法圣人，以古圣人作为自己的为人的准则与动力。令仪令色，指仲山甫内怀安邦定国之大计，外貌也堂堂不凡。天子是若，明命使赋。天子指宣王，“是若”，即承认仲山甫的政策正确可行，照仲山的主张办理。“是”，认为正确；“若”，即今语“照办”。明命使赋，即通过周天子之口，向全国发布。赋，布也。

“小心翼翼”，指到家朝做官为政很危险，必须提高警惕。《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也是要九三不能掉以轻心。家政自身喻为虎，和虎直接打交道，或者人们的言行触犯了虎，或者虎自以为对其尊严有所触犯，都有被虎吞噬的危险。《履》六三用思想影响君主称“履虎尾”。《庄子·盗跖》将为家政做臣，称为“料虎头，编虎须”。皇帝是贵族的工具，皇帝的背后有股魔力，使之恐怖。《书·君牙》周穆王感到“心之忧危，若蹈虎尾”。贵族专制的社会，人的保险程度不高，弄不好，如《法言·重黎》指出的，成为“鬪虎牙”食料。

《大雅·文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上例讲给家政做臣，这里指社会已复古，实现了大同社会，王道派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客从变为主人。“上天之载”，即言上天太阳般的人道执政者承载了社会。“无声无臭”，指消除了阶级，实现了两忘而化道。家政社会，声喻富贵，臭喻贫贱。社会不存在对立的两极，即“无声无臭”之大同制。实现了大同社会，威仪

也失去了作用，大同社会的元首，成了“仪刑文王”。文王在古哲中是个假借辞，这里不指武王的父亲。大同社会的领袖，文化上没有高超的造诣，是不能胜任的，故以“文王”称之。文王是全民族的做人榜样，所以“仪刑”称之。文王作仪刑，五州四海皆诚信，故曰：“万邦作孚。”孚，信也。“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义同《书·太甲》之“一人元良，万邦以贞”。文王之所以为文王，在于公天下的领袖经历了《礼·大学》指出的改造自己的过程和施政过程。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是改造自己的过程；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施政的过程。

邢琇《周易·略例序》曰：“原夫两仪未位，神用藏乎视听；一气化矣，至赜隐乎名言。”这里的“两仪”、“视听”、“名言”，都言变了质的霸主。“神用”、“一气”、“至赜”，都言被霸主遗弃了的圣人，也就是威仪。霸主由午时跨入未时，即“两仪未位”。两仪未位说明霸主已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处于此时，圣人也必须隐藏自己的理想，此即“神用藏采视听”。圣人是思想家，故以“神用”称之；霸主为声色货利所迷，只见闻外部，不用思想，故以“视听”称之。王霸联盟革命，领导者是王道一气。霸主之背叛，使王道派的领导地位化为乌有，即“一气化矣”。“至赜”是大同社会的隐称，此处以理想称圣人。面对一气化矣的局面，圣人不能公开揭露这种背叛，即“至赜隐乎名言”。家天下最有名望的发号施令者君主即“名言”。这两句话总的意思是两仪背叛了，圣人也应适时应变。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以太阳为中心，地球月亮围绕太阳正常运行，这叫“复古”、“反始”、“反本”、“天人合一”，这样恢复了事物的本来真实。《老子》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是以天体之正常运行，喻社会之文明以止的美好制度。天体自然之“日心地行”理论，“上天之载”之后，是会向人民讲清楚的。

在家天下尚存之时，不论改朝换代取天下，也不论家政亡道坐天下，太阳圣人总是围绕地球霸道与月球亡道转。这种不正常的运行，古哲称为天人分离，本末倒置。本末倒置的表现是豺狼当道，贤圣在外。太阳随地月旋转，是天体人格化的表达形式，意思是有真才实学，有社会事业的专门技能，这些人皆弃置不用；起用的人不学无术，是事业技艺的外行，这样导致了民族的衰退，国家的覆亡。

现在我们作《圭表三仪图》以示（见图 33）。我们从图可以看出站在两仪圭表的立场，站在日景的立场，太阳围绕地球转，是理所当然的；人民随着家政转，也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不懂得，他们想像的这种转动是虚数，真实数是家政在自转。

圭表外周的十二子，是日景十二子，也就是日晷十二子。家政由两仪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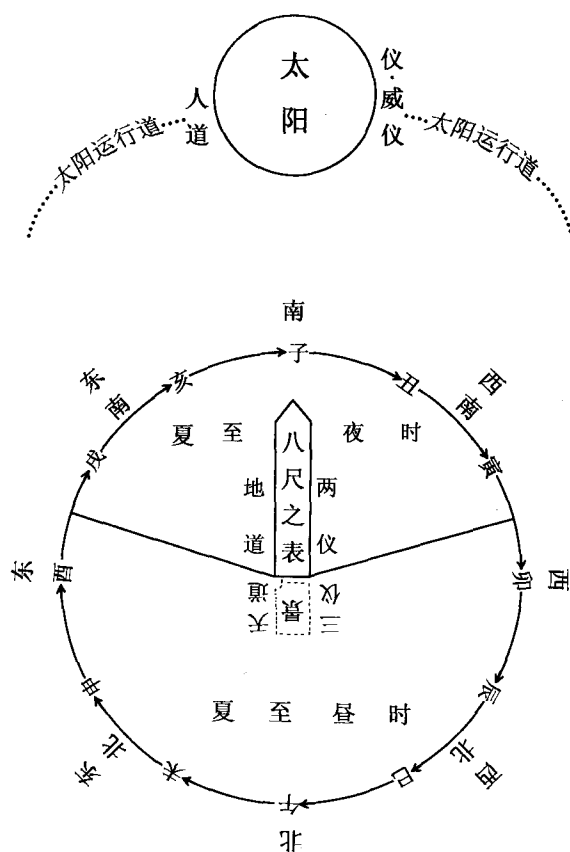


图 33

为三仪，八尺之表两仪，也仅仅是个招牌而已，制动之主已由日晷取代。日晷阴影，永远背日，最怕光明，因此消灭社会的聪明智慧，成为其施政的重要一环。这一环节，就是神化统治者，用迷信，用荒唐夺去人民的思路。哀莫大于心死，在历史上，我们民族的衰败年代，家政日落西山之时，都反映出迷信和荒唐的猖獗。

《系上》曰：“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曰：“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尝试论之曰：原夫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太虚，故两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应，化之无主，数自冥运，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是以明两仪以太极为始，言变化而称极乎神也。夫唯知天之所为者，穷理体化，坐忘遗照，至虚而善应，则以道为称；不思而玄贤，则以神为名。盖兹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于神也。”

神是复字,王亡两极政治家都是神。“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变化之极”,神,神也者,皆指圣人王道。“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由神而冥于神”,皆

指日晷亡道。“言变化而称极乎神”，神兼指王亡两极。神是形而上，三极之道的政治首领都是“神”，但其质不同。王道称神，言其有思想神思。亡道称神，神如庙内木雕泥塑，令人崇信供奉。两仪霸道兼有此二性。

王道派的政治归宿，日晷懂不了，即“阴阳不测”。懂不了的原因，“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中国古代哲学是譬象学，此即“妙万物而为言”。譬象学源于思想，不能通过譬象形体之自身，去找到这种思想，此即“不可以形诘者也”。古哲将家政比为鸟兽，用解剖刀分解桀纣，是找不出有异于人的器官。不可以形诘言乎此。但究其残忍凶暴，胜于鸟兽，故以鸟兽喻之。

“两仪之运，万物之动”，也就是霸道转亡道，都是一时的得胜者自己造成的，没有谁指挥他们这样做。此即“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太虚，故两而自造矣”。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言此也。两即两仪之省称。太虚北方水位，指大众。家政由金银满箱化为乞丐，即“独化于太虚”。

“造之非我，理自玄应”，日景专政，古哲亦称暗夜专政。黑夜的天空就是“玄天”。家政造玄夜，王道应之以玄夜，即此二句之意，“化之无主，数自冥运”。化之无主，即“造之非我”；数自冥运，即“两而自造”。冥运指家政由夏至向冬至过渡之全程。因其眼前道路无经纬，故以“冥”称之。冥至末期，便成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涧。

“夫唯知天之所为者，坐忘遗照，至虚而善应以道为称”，指圣人而言。知天之所为，今语懂得政治。坐忘遗照之“坐忘”，语出《庄子·大宗师》，意思是坐江山没有反对党。坐，坐江山；忘，亡也。坐忘，也就是“同于大通”。大同同大通。“遗照”即《圭表三仪图》中被排斥在日晷外的太阳。遗即被遗弃，照即太阳对家政起的作用。太阳是至虚体，人间的善男信女，是会成为其同志的，此即“至虚而善应”。太阳和太阳的同志，都是走大道者，故“以道为称”。社会的人能以太阳为师，他也会成为光明的人，故曰“盖兹道而同乎道”。

“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这是对家天下执政者的揭露。他们的所作所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家天下执政者被声色货利迷了心窍，带头争夺，鼓励争夺。施政不管前因后果，一意孤行，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此即“不思而玄览”。玄同冥，览同观，不作周密拟议，便发布政令，即“玄览”。上行下效，君主不思而玄览，臣下盲从照办，此即“由神而冥于神也。”

《荀子·君道》曰：“君者，仪也；仪正而影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中有饿人。”手持奖惩生杀权柄之君主，是他所统治的人群的仪，他的言行好坏影响他所统治的区域，统治越久，影响越深。仪喻君主，影喻随君主转动的基础。“仪正而影正”，反

过来讲,“仪邪而影邪”。楚庄王好细腰,朝中有饿人,就是仪邪而影邪的表现。投庄王之所好,可以获赏,逆强权之所好,将招受处罚。细腰之爱好,是否损害健康,爱好者不问,投其所好者不问。玄冥而施,玄冥而应。古代的邪仪,都是日晷仪,他们自身是随时潮升降的人物,成不了社会的正仪威仪。

家政鼎盛时期,持胜者带头享乐享福。其享受的内容,充满了淫乱、腐朽、妖艳、冒险、贪婪、凶狠。《荀子·乐论》曰:“乱世之徵: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正韵》“组音祖”。阔人,或追求阔人的人,竞相追逐穿奇装异服即“其服组”。谁穿了第一套,这套奇装异服就如祖先。君子无极,二三其德,即“其行杂”。文章在《易》属东南。东南是巽地。这里的文章指巽,巽即政策。政策隐藏了为富贵效劳的本质。用华丽的辞藻涂饰,即“文章匿而采”,古哲将升了官称为“生”,被罢免称为“死”。得了宠,获得大量赏赐,垮了台,不能维挣生活,即“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即“贱礼义而贵勇力”。

(下)

天地人三仪,太阳仪喻人道大道;地球仪喻霸道中道;月球仪喻亡道小道。为家政开国定鼎的霸主,是一个朝代之八尺仪表。政府的创建人给富贵带来实惠,也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生机。《剥》上九的“硕果”,指这种霸主。因为霸主有一定的威信,因此亡道派打硕果的旗号害人、王道派也打硕果的旗号利人。霸主硕果只是亡王两仪利用的人物,不是他们的政治归宿。《老子》十一章说:“有之以利,无之以用。”亡道利用霸主,能进一步升官发财;王道派利用霸主也能更进一步宣传王道思想。只看表面不察实质,孔夫子好像是文武周公的信徒,其实质是“无之以用”,策略而已。

家政的创始人八尺之表,夏至日的本景是一尺五寸。一尺五寸之景与土圭相等。土圭是玉制品,玉是文明治理即大道之行也的隐称,也就是《红楼梦》中有灵气有文字的那块玉。玉是王一之合,指太阳仪治理。霸主八尺之表的本景一尺五寸,与土圭等,是“地中”,仍不失为王道营垒里的人,因此土圭仍是王道的同人。霸主不复古,同人的关系便从此决裂。

家天下由夏至起,经秋分向冬至渐升,以一尺五寸之本景为根,伴景也就逐步升高,经秋分升到冬至,伴景是本景的八倍,共升一丈一尺五寸。加上本景,成了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景,表明地球已升至南回归线,升到了极限;丈三尺之景,也表明了家天下吃俸禄的人也达到了极限,也就是家政的

好运到此结束。从冬至开始,新阳气逐步上升,阴景逐步下降,进入了“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时代,也就是进入改天换地的大革命时代。阳气上升至夏至,阴景下降至夏至,“虎兔相逢大梦归”,旧家政覆没,新家政开张。胜者为王,败者为贼。败者虬虱相吊,胜者燕雀相贺。老政权谢幕,新政权登台演奏,新的时代又开始了。

三仪也称三表,王霸亡三极政治家都是表。表即今语之代表。《礼·缁衣》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注曰:“言民化行,不拘于言”,“言民从君,如影逐表”。民之表,兼言三表。政权的文字政令是“言”,执政者的所作所为是“行”,民之从君,下之事上,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汤武存,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天下从而乱。民之从君,如影之逐表,言乎此也。

《缁衣》孔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迕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这里“民之表”指大臣王道人仪。疏远大臣,国家动乱,上下不安,此即“大臣不亲,百姓不宁”。臣不忠君,君不敬臣,君臣皆为荣华富贵,贪得无厌而拼搏,此即“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则,法则,指君臣组成的领导核心。富贵指皇亲国戚。亲小人远贤臣,即“大臣不治,迕臣比矣”。大臣是大同社会的遗民,是公心制的继承人,是功被天下而不私置的清廉正直之伟人,是中华民族能兴旺发展的脊梁,是华夏善良人民效法的榜样。此即“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荀子》一书一再强调:“隆礼尊贤而王,尊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隆礼即“敬大臣”。

《礼·表记》孔夫子论仪表,故注曰:“君子德,见于仪表者也。”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仁者、义者、报者就是王、霸、亡三仪;天下之表,天下之制,天下之利,即三仪为社会树立的榜样模范。能成为全民族的表率人物的,则是王道仁者,此即“仁者,天下之表也”。霸主在其上行期,是王道派的同人义者,因为他尊敬信仰仁者王道,言听计从,他成为一时代的制动之主,此即“义者,天下之制也”。亡道派是至为愚昧的流派,镇压王道,背叛霸道;以富利为隆,以争夺为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争夺得来,又被夺去,此谓报应,此即“报者,天下之利也”。

《表记》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天下一人指王道派,王道派的政治归宿即“中心安仁”,公正为人度光阴。德,得也;輶,轻也。家天下社会,执政者是鸟兽,他们统治下的人民,犹如毛,这个毛亦取此义,指人民。元首不贪婪,过老百姓一样的简朴生活,即“德輶如毛”。民,指企图取代德輶如毛领袖之人。举同拔。和人民生活于一起的

元首祗固根深，取代者不能得逞，即“民鲜克举之。”

《表记》又曰：“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以求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这是对“中心安仁”、“德輶如毛”的进一步阐述。“求事君”、“听天命”，君与天命指民心。听天命，以百姓心为心，当然也就“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位、寡欲、让贤、尊人，自身从不患得患失。这和一朝权在手，终身进坟墓，形成对照。

《表记》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实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注曰：“费，出空言也，实谓财货也。”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指虞帝以身作则，威明影响了臣下。虞帝德威，“其君子尊仁畏义”；虞帝德明，其君子“耻费轻实”。有实权的帝，对社会治乱，起转机作用。

《表记》孔子又说：“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下之事上，即今语为人民服务。庇民之大德，即太阳之天覆光照。庇意同覆，即君主不遗弃人民，代表全民的利益。人民是上，执政者是下。用王道立场看政事，做官的本质是“下之事上”。因此，《易》内的大卦，都是阳卦阳爻居下，坤卦坤爻居上。下之事上，立了庇民之大功，谦虚而不居功，即“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人之厚道，像太阳一样无私奉献，故曰“仁之厚也”。

王霸亡三仪政治家，两仪霸道是中间分化体，自身不独立。夏至之时，复古倒向王道，复辟家政，倒向亡道，因此，就社会体制政权讲，只有王道与亡道二者。这两极的统治中心，古哲皆以“景”称之；也就是说，太阳系的光源太阳是“景”，太阳光通过八尺之表反映出来的阴体也是“景”。古哲为了区别，在阴景之一侧，加上“彡”字，成为“影”。

“景”的共性是“京”，加日，说明是太阳系的京。太阳系天体喻为宇宙太空的一个国家，太阳是太阳系的京。地球喻为宇宙太空，华夏就是地球宇宙太空的太阳系。华夏的统治中心中国，也就如同太阳系的太阳，也是京。京是首脑人物统摄全国的所在地，故称“首都”。《春秋·公羊传》桓公九年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言之。”蔡邕《独断》也说：“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众也。”京师是自然和社会的中心所在地，是事物之大体，起统众作用，故曰“京，大也；师，众也”。

“天子”是个中词，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领袖都称天子。公天下的元首是天子，天子不是一家之子，是大家之子。私天下的头目也是天子，天子是豪门贵

族，土豪劣绅，官僚地主，异类小人之子。当然他们不承认他是天上人间之子。

古哲表示大阳仪的是景、景星、景风等，《尔雅·释诂》曰：“景，大也。”大即大道，大人，大同仪。《淮南子·要略》曰：“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景星见即太阳般的王道大人治天下。见，照也。《史记·天官书》曰：“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天体人格化，太阳称景星，景星称一人。“无常”是景星的理想，以社会无对抗为正常。《尔雅·释天》曰：“四时和为通正，为景风。”《表记》引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注曰：“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谓古贤圣也。”景、景星等，就是取其“明”。大景之明，在于通达政事。

古哲表达小人中央景的，是日晷仪之“晷”。《说文》曰：“晷，日景也。”《博雅》曰：“晷，柱。”《释名》曰：“晷，规也。”《正韵》曰：“音轨。”上文的“日景”、“柱”、“规”、“轨”，都指家天下执政者皇帝。日是地球，喻地道霸主。霸主尺五寸之本影，加上他的子孙继承人伴景，总称日景。《汉书·天文志》曰：“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晷景即日景。晷景君主是了解家政的主要材料，故曰“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柱即主，亦称主上，家政小朝廷靠主上支撑，故以柱喻之。《说文》曰：“规，有法度也。”晷规是有为者之中心人物，故曰“有法度”。《正韵》曰：“轨，法也，则也。”法则同法度，指君主执政者。政权的制主，古哲以度量衡器譬之。《荀子·尧问》曰：“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法式表仪同于晷景。不过不是晷景之昏君，而是明君。

霸主叛变，晷影增长，使家政害了不治之症。《小雅·伐木》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霸主背叛，即“民之失德”。皇亲国戚吞噬了革命成果，步入迷途，即“乾餱以愆。”“乾餱”指走了转四时的道路。木喻政权，伐即砍截。这里指家政自伐。乾餱也指霸主，以愆指复辟。

《庄子·庚桑楚》曰：“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日景政权是“阴”，阴占据了统治地位是“阳”。古哲用阴阳指小人执政者。小人执政者一发高烧，给他的政权带来的灾难，比什么都严重，故曰“寇莫大于阴阳”。这种灾难，波及上下，故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阴阳寇难，往往也出于身不由己，家政自身的原动力，促使阴阳自伐。此即“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红楼梦》中贾、王、薛、史四大权贵，是时代的“心则”。心则的形成，是建政时分裂了人群。分裂了社会，自身步入了毁灭之路，此即“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乾餱以愆之愆，根本的一点是“道通其分也”。分裂了社会，也毁灭了自己。故曰“毁也”。

家天下自身是惩罚体,要求执政者不犯咎,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世禄之家,鲜克由礼,贵族的纨绔子孙,利用家政这块惩罚土壤繁殖,使家政逐步加病,直至无可救药。这个加病的过程,《庄子·齐物论》作了精辟的分析。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吾待蛇蚺蜺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郭注曰:“罔两,景外之微阴也,”“景之景也。”“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乎众形之自物,然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得乎外。外无所谢,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两之因景,犹云俱生,而非待也。则万物虽聚,而其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故罔两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则化与不化,然与不然,从人之与由己,莫不自尔,吾安识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则本末内外畅然俱得,泯然无迹。若乃责此近因,而忘其自尔,宗物于外,丧主于内,而爱尚生矣。虽欲推而齐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

“罔两”即无两,指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否》卦之“否之匪人”,即言否定人民的政府。罔两是在霸主尺五寸景之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子孙景,故曰:“罔两,景外之微阴也”,“景之景也。”罔两问景之景,指霸主本景。本景加罔两“微阴”“景之景”,构成了一个朝代的蝗虫。母蝗虫由夏至开始繁殖,至冬至成为丈三尺之景,生出蝗虫八倍,禾苗大倒其霉。物穷则变,除蝗大运,也从此起劲。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指两仪霸主的反复行为。坐龙椅前,对圣人的施政,言听计从,黄袍加身,羽翼已丰,圣人的施政,置之不用,即“曩子行,今子止”。升天前,静对时局,心怀若谷,谦而理事;升天后,躁对政事,忠言听不进,良药不肯用,“自为谋而天下莫已若”(见《荀子·尧问》)“曩子坐,今子起”。霸主的行、止、坐、起成了两个人,所以说他“无特操”。

“吾有待而然者邪”。这是霸主景对罔两的回答。我这样做,是待时而动之举,该行就行,该止就止;该坐就坐,该起就起。行止坐起,不失时机。郭注曰:“言天机自尔,坐起无待。无待而独得者,孰知其故,而责其所以哉。”庄子说,霸主之止与起,是事先谋划好这样做的,故曰“吾有待”。郭注解释说,景没有这种预谋,时机成熟,就施行他自己的一套,故曰“言无机自尔,坐起无待”。没有预谋,没有人支使,他独吞了革命的成果。“无待而独得者,孰知其故”,言

乎此。知，支使也。庄子只是用有待谴责了霸主的所作所为，即“责其所以”。以，用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吾待蛇蚺蜺翼邪。”独得了革命的成果，是“吾所待”。已经等待到的胜利，不能令吾满意，还将用坐起与行止“又有待”。吾将取得“蛇蚺蜺翼”的胜利。武班是蛇，文班是蜺，文武两班附丽我，辅助我，即“吾待蛇蚺蜺翼邪”。

蛇是无足靠甲爬行的动物，也就是注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说文》曰：“齿不相值曰齟齬。”《字汇》曰：“上曰齿，下曰牙。”齿是形而上，牙是形而下。形而下和形而上不相配合，不相值，即“齟齬”。齟齬指军队和人民的关系。不相值，即军队不保护人民。蛇是没有人民的军队，齟齬即军队和人民充满矛盾。注文曰“蚺音附”。附即对家政的追随。武装力量唯命是从，就是“蛇蚺”。

蜺即蝉，蜀人称懒蝉。蜺喻景之文人，是景政的歌功颂德者。蜺靠翅膀发声，一蜺起叫，他蜺随鸣。满林蝉鸣，统一了文坛。翼，辅也。家政最乐意的是蜺鸣之辅佐。此即“蜺翼”。古哲中的“应声虫”、“鹦鹉”也指蜺。蜺去掉虫是“周”，周即和君主比周结党，欺上瞒下，从中捞权利的人。

景有待的是能接受自己指挥的文武两班人马的支持，这中间没有人民，也没有他们的威仪圣人。“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是景对罔两的训导。意思是，你们哪里懂得所以行、所以止、所以坐、所以起的道理。

郭氏注文说明，霸主走上待蛇蚺蜺翼的道路，是自己实施的，不是圣人支持的。“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是世人的议论。形即霸主八尺之表，造物者即大革命的导演者王道派。形通过造物者即圣人扶霸主变卦。郭氏说圣人没有这样做。“以涉有物之域”，步家天下老路，是霸主自己的主张。“明乎众形之自物，始可与言造物耳。”众形之自物，即言霸主自己做主。执政者成为阴景罔两，人的本能灵知，被声色货利所迷，成了谋虚逐妄的人物，此即“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近墨者黑。玄冥即富贵特有的愚昧，愚昧的施政，强加给人民，即黑暗专政。

“玄冥”的表现，即“莫不独见”。独见的容貌，就是出人头地，标榜自己，衣食住行皆以出乎众为心。社会的人都希望独见出众，结果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主宰了人心。人心涣散，形不成强大的凝聚力，国家必将软弱无力，指挥不灵。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是独见的必然产物。此即“罔两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则化与不化，然与不然，从人之由己，莫不自尔”。形非无之所化，即霸主之变节，不是无者圣人所化，而是形之自化。

“造物者无主”，即大同领袖。大同领袖不“独见”，臣民也不会突出自己。无主用不着奴役人民，给人民以自主权，此即“物各自造”。物各自造，即幸福靠自己得来，不靠君主恩赐。家天下社会，明君掌权，民获温饱；昏上持政，百姓饥寒。望明君如望岁丰，就是“待”。公天下社会上下同舟共济，“物各自造，无所待也”。无主社会即“天地之正”。天地之正，人与人心心相应，相互关怀。“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玄，元也；元，大也。玄合即大合，非小人之比周。玄合社会，“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诱是秀的繁字。秀喻上下皆是禾苗，用不着归功于张三李四，故曰“不知所以生”。知，主也。

“晷”从日从咎，表明家政自身是愆咎体。在日晷统治下的社会，人人都患有病症，没有病，也得装扮成有病。“难得糊涂”就是化妆的病。《红楼梦》正反两仪人物，都有病。《萃》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之变也。”王弼注曰：“居萃之时，体柔当位，处坤之中。己独处正，与众相殊，异操而聚。民之多辟，独正者危矣。能变体以远于害，故必见引然后乃吉而无咎也。禴，殷春祭之名也，四时祭之省者也。居萃之时，处于中正，而行以忠信以致之，以省薄荐于鬼神也。”

一时代文人的结合，形成时代的潮流，就是“萃”。六二生活于人民中，不与上天文坛往来，即是“己独处正，与众相殊，异操而聚”。处正言其不阿，相殊言其同民而不同官，异操言其有新的见解。人家趋炎附势，六二洁然不污，这是很危险的，故曰“民之多辟，独正者危”。引吉无咎，即六二不能和天上的文人断绝往来。禴，春祭，喻淡淡相交。淡淡相交，仍可以保持自己的处正异操，但可以免咎。此即“引吉无咎，中未变也”。《睽》初九“见恶人”，也指装扮成富贵辟咎。

《宋书》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病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具。国主不忍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此引于《辞源》狂泉条）国人即坐江山的豪门，是狂的泉源。贵族的代理人晷尖如果不狂，对罔两来讲就是病。火艾针药，四管齐下，来改造其代表。国主不饮狂泉，势必疗死换马。不胜其苦，同饮狂泉。国人国主，其狂若一。矛盾得到解决，“众乃欢然”。

《说文》曰：“咎，从人从各。各者相违也。”相违即人与人之对立。人为什么相违？《老子》九章曰：“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富贵骄横什么？四十六章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夸富夸贵而争夺，是最大的咎。家政患有咎病，但爱好讳疾忌医，不允许他人谈有病。《小雅·小旻》曰：“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独断的君主一定基调，臣下不是立仗马，就

是顺耳颂。明知有咎,谁也不敢说。

《系上》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家政冥顽不灵,胡作妄为,一代比一代酷烈,这样不断引起地震。古哲将人民的造反喻为地震。地震者时机掌握得不好,皆有咎而告败。《说卦》曰:“帝出乎震。”能够成为真正的取代者的“帝”,也是在地震中产生的。“帝出乎震”,言乎此。地震的发动者,要想不犯咎,杀出一条生路来,条件是“存乎悔”。悔即《困》上六“动悔有悔”之“有悔”。

《困》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王弼注曰:“居至困之极而乘于刚,下无其应,行则愈绕者也。行则缠绕,居不获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下句无困,困于上也。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曰,思谋之辞也。谋之所行,有隙则获,言将何以适至困乎?曰:动悔令生有悔,以征则济矣,故曰动悔有悔,征吉也。”

《困》上六一爻,讲官逼民反。上六发难造反,天下挥戈响应,最终推翻了暴政,又开辟了新的纪元。凡是政治家处于被动局面为“困”。困 \equiv 上 \equiv 下,上六一爻被九五逼得走投无路,陷入绝境。此即“居困之极”,“困之至也”。极困的情况是两点,一、“乘于刚”;二、“下无其应”。《易》内“乘刚”,皆言面对强敌,和强敌对抗,就是“乘刚”。“无应”,指没有自己的后方,没有自己事业的响应者支持者。上六居困之极,困于这两个方面。《易》内上与三是应的关系,六三也是阴爻,故曰无应。

上六受困,不是反人民之困,只是困于富贵衰亡的朝廷,故曰“下句无困,困于上也”。下句指以九二为中心的人民,上句指以九五为首的政府。《文心雕龙·章句》曰:“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古哲将社会营垒喻为语言的“句”,棋弈之“局”。执政者是上句小局,也称当局;基础是下句大局,也称时局。上六在下句大局不被动,时局有利,故曰“下句无困”。上六在上句小局很被动,受至困,处绝境,故曰“困于上也”。

上即上卦九五,也就是“葛藟”和“臲卼”。《玉篇》曰:“葛,蔓草也。”葛蔓都是依靠杆柱向上爬的植物,喻诸人事,葛蔓是贵族的裙带党。葛蔓靠家政杆柱,攀龙附凤,组成时代的上流人间,作恶阶层。《埤雅》曰:“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属之绵远者,取譬瓜葛。”家政一个朝代,统治数百年之久,子孙继位“属之绵远”,故“取譬瓜葛”。蔡邕《独断》曰:“凡与先帝先后有瓜葛者,皆会尚书官属,陞西除下。”瓜葛官,即贵族蔓生的子孙官。

《韵会》曰:“垒音藟。”藟即垒。《说文》曰:“垒,军垒也。”家政,古哲亦称军国。由皇亲国戚之瓜葛,组成的军政府,就是“葛藟”。葛藟的任务,靠军队专万民之命。军垒也就是堡。皇宫与皇帝居住的京城,是最完善的军垒。驻重

兵的金城汤池，也是军垒，人民闹了起来，乡村也要建立小小的堡垒。《礼·曲礼》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辱即治理无方，乞邻于武力镇压。上六受困，即受葛藟军国之困。

“臬”是臬的繁字。《周礼·冬官》考工记云：“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眠以景。”注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于所平之地中央，树八尺之臬，以县正之。”臬同表，喻霸主开国承家树立起来的贵族专政制度。《小尔雅》曰：“臬，极也。”《博雅》曰：“臬，法也。”《集韵》曰：“射的也。”极是政权的中心人物。法是政权的执法者。射的是众矢放射的目标。家政是众矢之的，是人民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𡵓”是兀的繁字。《庄子·德充符》曰：“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兀即亡足，与刖义同。日景升至冬至的家天下，景之理想“蛇蚺蜺翼”都已实现，他们脱离了人民，人民和他们成了仇敌。臬兀皆从危，说家政已危如垒卵，可以击溃了。

“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曰者，思谋之辞也。谋之所行，有隙则获，言将何以通至困乎？曰：动悔令生有悔，以征则济矣，故曰动悔有悔征吉也。”《易》是“拟议以成其变化的”巨著。《易》既是总结历史的理论，也是预测历史的理论。有些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易》作者以前是否出现过，鄙人还说不清。但《易》将家天下将要发生的事变，作了精细的“拟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和吴广的伟大起义，和《困》上六一爻极为相通。现在我引用《陈涉世家》的文章：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吴广以为然。”

索隐曰：“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秦时复除者，居闾左。今力役，凡在闾左者，尽发之也。”又曰：“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兼取贫弱者也。”如果说，中国有过奴隶社会，秦始皇的一套，就是奴隶制。官来如荆的赋税，繁重的集体劳役，导致人民挨饿受冻，不得安宁。“尽发”、“兼取贫弱”的适戍，是凶暴的役民施政。劳力尽发，谁来生产？“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这就是上六“困于葛藟，于臬𡵓”之象。这就是陈胜吴广“处困

之极”、“困之至也”的境地。这里，老天爷作美，“会天大雨，道不通”，也促成陈吴“举大计”的决心。

陈胜与吴广的对话，就是“曰”。干政事，一个人无能为力，必须有同志。同志商量，你说我说就是“曰”。故注曰：“曰者，思谋之辞也。”思谋之辞，即思考计谋的人。“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物穷，人民走投无路，思变，人民铤而走险。谋通，即改变这种困境，杀出一条路来。造反夺权是举大计，为举大计而牺牲是死国。陈胜吴广分析了自己的“困”，分析了当时“天下苦秦久矣”的民情，分析了秦政内部的裂缝，制定了“为天下唱”的策略，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建立了“动悔有悔”的伟大功勋，唱喻歌唱的领头人。古哲将合唱队比为形。起歌的是形而上是“唱”，跟着领唱而唱者是形而下，是“和”。

“悔”和咎义同，“动悔有悔”之悔，指家政自身。《系上》曰：“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孔疏曰：“悔者，其事已过，意有追悔之也。”家政好盲动，盲动不能不失败。追念其败痛，就是“悔”。从根本上动摇了家政大厦是“动悔”。动悔导致了家政的一败涂地是“有悔”。《易》内，有些造反者在“动悔”，但时机未熟，策略失误，鸡蛋碰石头，造成了自己的凶败。《履》六三“武人为于大君”，被虎吃掉，就是其例。

“动悔有悔，吉行也”。吉行，即人民的大行大革命。吉即《系下》“吉人”之略称。《荀子·非相》曰：“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困》上六是“吉行”，陈胜、吴广大起义也是“吉行”，君子之行。

人民被逼入《困》上六的境地，从天理良心来讲，是不应该的，如象辞云：“困于葛藟，未当也。”未当即不应该。未当而偏要行暴，造成了一时代“水覆舟”的局面。《中说》曰：“西风乐极悲来，其悔心之萌乎！”《乾》之亢龙“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播下了“悔”种，他的子孙得寸进尺，越发胡闹，使人民走入绝境。咎由自取，桀纣收了“悔”果而告终。

第十章 斗和音喻政权的地位和声望

家天下是四时体，一个朝代转春夏秋冬。“俯以察于地理”，明春夏秋冬的方法是日晷仪。日晷的影尖，喻家政君主；影身喻家族政权。《说文》曰：“斗，大升也。”《史记·天官书》曰：“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汉书·律历志》曰：“斗，聚升之量也。”度，量，衡器，古哲喻为管理天下的官。斗是量器中的最大者，故以斗称家政魁首。升是升了官的升。斗是升官者的至大者，故曰“斗，大升也”。《说卦》曰：“坤为文。”坤文即阴。阴指家政掌权期居子午以西。家族专政者之最大的豪门望族即“文太室”。庙是供神的处所，这里以庙代神。填星是土星，居中央。中央神也就是天子。“天子之星”即天子之人。以星称人，现在仍然沿用。“聚升之量”，指明是升官者的中心人物。大升、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聚升之量，异名同实，皆言斗君主。

《淮南子·天文训》曰：“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一岁而币，终而复始。”帝是圣人，张四维，即给君主斗指出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运行轨道。“运之以斗”，即通过斗来发号施令。“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月球是太阴，反映于圭表就是影尖斗。每月移动一个时辰，如斗影由子降至丑，即月徙一辰。月球每月绕地公转一周天，太阳、月球、地球成为一线，于时为晦朔，于转为辰会，即“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皆言斗影所指之时辰。“一岁而币，终而复始。”反映于圭表，圭影冬至至长，降至夏至至短；由夏至至短，再升至冬至至长为“一岁而币”。日影的再下降，再上升，即“终而复始”。日影升降终而复始一次，表明了地球绕太阳公转了一个周天。

《史记·天官书》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地球之北极，也就是斗，是《易》之“地数五”。

五是中数,是圣人帝的借助力量,故曰“斗为帝车”。斗车即圣人乘御的处所。《论语·为政》之“施于有政”,《子罕》之“执御”,都指圣人借助斗车“运于中央”。家政君主是圣人的车,是圣人的马。北斗是地球经纬的统括处,故曰“中央”。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经历太空之东南西北四乡。临四乡的升降平衡,制主权是太阳帝,故曰“临制四乡”。地球公转,冬至到夏至为阳时,夏至到冬至为阴时。一周天以二分之,即“分阴阳”。阴阳再以二分,即“建四时”。四时之建,也就是前文的“帝张四维”。五行是木、金、水、火、土。周天三百六十度,以五行平分,每行七十二,中央与地方不失平衡,即“均五行”。五行即政权行命,春秋木金为赏罚二柄,冬夏水火为礼节制度。中央土是社会生产。生产称长夏,不能停息。赏罚施政,制礼作乐,则有时间性。社会出现了某一问题,由一个主要任务转变为另一个主要任务,即“移节度”。由冬至到夏至,革命势力夺得中央政府。夺得政权后,是复古,还是步家天下覆辙,是“定诸纪”。这一系列问题,都涉及了君主斗,故曰“皆系于斗”。

《淮南子·天文训》曰:“子午卯酉为二绳(绳,直)。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报,复也。阴气极于北方,阳气发于东方,自阴复阳,故曰报德之维。四角为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西南已过,阳将复阴,故曰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常羊不进不退之貌也。东南纯阳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维)。西北为蹠通之维(西北纯阴,阳气闭结,阳气将萌,蹠始通之,故曰蹠通之维)。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刑,始杀也)。阴气极,则下至黄泉,北至北极,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蜃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渗漏)。十一月,水正而阴胜(水正,水王也,故阴胜也)。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日冬至“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八尺之景,修景尺五寸。景修则阴气胜,景短则阳气胜。阴气胜则为水,阳气胜则为旱”。“阴阳相德,则刑德合门。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平分,故曰刑德合门。德南则生,刑南则杀,故曰二月会而万物生,八月会而草木死。两维之间,九十一度也(自东北至东南为两维,币四维三百六十五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

这是一段十分复杂的以圭表天文论政事的文章。现在,我们先用《日晷仪朱天黄泉绳线图》以示,而后逐节注解(见图34)。

“子午卯酉为二绳”,指圭表的中心“十”字线。绳是子午线的中心,也是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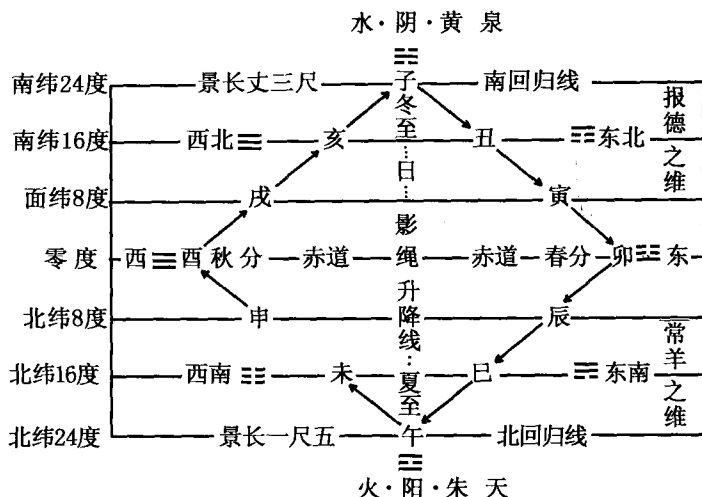


图 34

纬线的中心。《天文训》又曰：“绳居中央为四时根。”子午线是确定经线的根，赤道中线是确定纬线的根。反映在圭表上，经纬之会合点在中心处，故曰“绳居中央”。

“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四钩即四维四角。钩维角八时，不居东西南北四正。钩数是一身携二的复数，以东北、西南、东南、西北称之。“东北为报德之维”，“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其义皆源于《易》之《说卦》。

东北艮是“终万物始万物之地”。终始万物，即说明艮方是家政的发祥处，同时也是其葬身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家政盗来的成果又被抢去，葬身东北，以恶报而告终。家政由东北艮发难转至西南坤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奴役人民，自身也被动挨打，成为役夫，此即“背阳之维”，《说卦》谓之“致役乎坤”。家政东北至西南，处阳、处德、处生，其大业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扫除害人虫，解救人民出水火。政权运行于西南，君主摇身一变，由阳变阴，由阳阴变为阴阳。“背阳”是对圣人的背叛，也是对人民的背叛。注文“阳将复阳”。前阳，子午以东“阳阳”，后阳，子午以西“阴阳”。西南背阳，政权居于人民的对立面，发生了质的变化。

“东南为常阳之维”，指东南纯阳用事。纯阳用事，即圣人执政。《三国演义》从火烧新野到占领四川、刘备称王，指挥权出自孔明，即“纯阳用事”。纯阳用事，反映于圭表，即春分到夏至。《正韵》曰：“羊音阳。”《说文》曰：“羊，祥也。”羊即阳，阳用事能取得胜利，故曰“祥”。常羊取法于太阳，无偏无党，王道

荡荡。居心自转而不公转，不存在进退盛衰之偏，故注文曰：“不进不退”，“不盛不衰”。《说卦》曰：“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万物之絜齐，即执政者廉洁奉公而一条心。

“西北为蹄通之维”。《说卦》曰：“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又曰：“乾为马。”家政运转至西北，正义真理，人民的权利，被剥殆尽，豺狼当道，一群疲弱的战马在折腾，故曰“蹄通”。以蹄称马。马帝秉政，内乱外患，往往同时而至。安内攘外，以战解决，故曰“战乎乾”。处于乾时，新生的革命势力与旧政权进行决战，故曰“阴阳相薄也”。四维是春代冬，夏代春，秋代夏，冬代秋的节令交替处。处时的节令施行者谓之“用事”。

东北报德之维，革命者处潜，打出某种旗号，进行地下活动，即阴阳用事。《说卦》曰：“帝出乎震。”震时公开起义。公开起义至南离取天下，中经常羊之维东南，没有圣人的指挥，中途要失败。圣人作制主，即纯阳用事。南离建政，步家天下老路至西兑，中经背阳之维。西南政权挂出为公的招牌，实质在于为私的勾当，即阴阳用事。由兑至坎，中经蹄通之维西北，处于殷之末世，文王之盛德期，家政扔掉假面具，露出魔王的面孔，乐杀人维持其统治，即纯阴用事。

“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冬至日影，升至晷表的最北端，即“斗北中绳”，斗北中绳，阴气达到了极点，故曰“阴气极”。冬至一阳生，阴气极的同时，初阳出现，故曰“阳气萌”。阳气萌，水润下，主德主生，故注曰：“德，始生也。”夏至日影降至晷表的最南端，即“斗南中绳”。斗南中绳，阳气达到了极点，故曰“阳气极”。夏至一阴生，阳气极的同时，初阴出现，故曰“阴气萌”。阴气萌，火炎上，主刑主杀，故注曰：“刑始杀也。”由冬至再转至冬至，是家政一个朝代的通史。但是家政的三出戏，即斩蛇记，满床笏，南柯梦，是以存在着敌对的势力为前提而演出的。斩蛇记，敌强我弱；满床笏，敌弱我强，南柯梦，敌强我弱，敌生我死。新政权推翻旧政权搞满床笏，对立的冬至便会一阳生。这种对立存在，如同南半球和北半球之人对冬至和夏至的感受不同一样。北人的夏至，是南人的冬至；南人的冬至，是北人的夏至。

“阴气极，则下至黄泉，北至北极，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蜃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家政变为强弩之末，即“阴气极”。此时的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此即“则下至黄泉”。黄泉即家政的创建人一阳。此时的日影升至晷表北线，此即“北至北极”。处于此时，坚冰封冻，万物闭藏，如果发动起义“凿地穿井”，肯定失败，故曰“德在室”。德在室即宜搞秘密活动。《易》之《井》卦，将破旧立新的革命喻为穿井除污秽。

霸主推翻旧政权，建立了家天下，即“阳气极”。此时的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此即“上至朱天”。朱天同于杜甫诗的朱门。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地球运行于南方朱雀宿，故以朱称之。此时的日影降至晷表的南线，此即“南至南极”。处于此时，胜利者蕃息兆长，都希望升天成仙，少数明哲之士，不可能扭转这种深谷为陵的局面，故曰“不可夷丘上屋”。夷丘抑制不为陵，上屋乘御家天下服从自己。这样做谓之不识时务。此时“德在野”，胜利者都希望成为在野的朱天。《易》之外卦上卦为野，野即富贵鸟兽。

“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阴胜。”《尔雅·释诂》曰：“从，自也。”日冬至日射至于黄泉。水自黄泉出，即水之所由始，故曰“水从之”。日夏至，地球运行于朱雀宿。朱雀宿的中心宿是鹑火。火自朱鸟雀出，即火之所由始，故曰“火从之”。注文曰：“火正，火王也。”“水正，水王也。”五月火正，即“火王”。火王即火取得主动权。十一月水正，即“水王”。水王即水取得主动权。王和正就是取得主动权，指形势有利。“五月火正，火正而水漏”，即是说，家政鼎盛之际，也正是对立面的水漏萌芽之时。“十一月水正而阴胜”，也就是“水漏”。夏至与冬至，力量悬殊，但水承担了灭火任务，从冬至开始，此即“水正而阴胜”。胜，任也。

冤家聚头，对立的双方，虽有强弱大小新老之分，但其运动规律是同时出现，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老子》五十八章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幼弱的水漏为祸，强大的火正为福。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消长发生变化，贼变为王，王变为贼。“十一月水正而阴胜”，便播下了由贼变王的种子。五月火正，锦上添花，荣华富贵，作威作福，这中间潜伏了成贼成乞丐的祸胎。《未济》《既济》二卦，表明水火交替，乾坤转易，天翻地覆，动乱不已。《未济》水在内卦，火在外卦，表明水正水王。其卦象是☵。《既济》火在内卦，水在外卦，表明火正火王。其卦象是☲。水火交替相王，表明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权分裂人群，天下分合不可避免。

“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形而上是阳气，形而下是阴气。阳气指既济内卦执政者离火，阴气指既济外卦造反者坎水。“阳气为火，阴气为水”言乎此。阴气水由冬至运行至夏至，夺得中央政权，故曰“水胜”。水的声誉，播扬于四海，故曰“夏至湿”。阳气火由夏至运行至冬至，坐江山持胜享福，故曰“火胜”。火胜，将水胜播于四海的声望逐渐烘焙完结，成为公敌，故曰“冬至燥”。

夏至湿，是霸主质变的开始；冬至燥是新生霸主谋反的发端。夏至湿至冬至燥，富贵小人专万民之命，不断增加专政人员，故曰“湿故炭重”。家政的上行期，由冬至燥至夏至湿，革命者也在增加队伍，但数量不大，故曰“燥故炭

轻”。炭是古代的染料。家政喻为布帛。炭染布帛而附丽于布帛，与动物之毛义同。炭与毛都喻政府的掌权官员和部属。《后汉书·律历志》曰：“权土炭，放阴阳。日冬至则阳气应，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日夏至，阴气应，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土，地也，言政治集团的基础。炭染料，言附丽物。土炭联用，皆言政治阵营的人马。革命者取天下期，炭轻人马少，斗的领导水平高超，故曰“衡仰”。掌权坐天下期，炭众人马多，斗的领导水平低劣，故曰“衡低”。度量、衡器，古哲都喻执政者。

炭轻炭重，古哲有个很有趣的统计。《汉书·律历志》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寅，得九。又参之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为了醒目，我们作《家政化生万物图》以示（见图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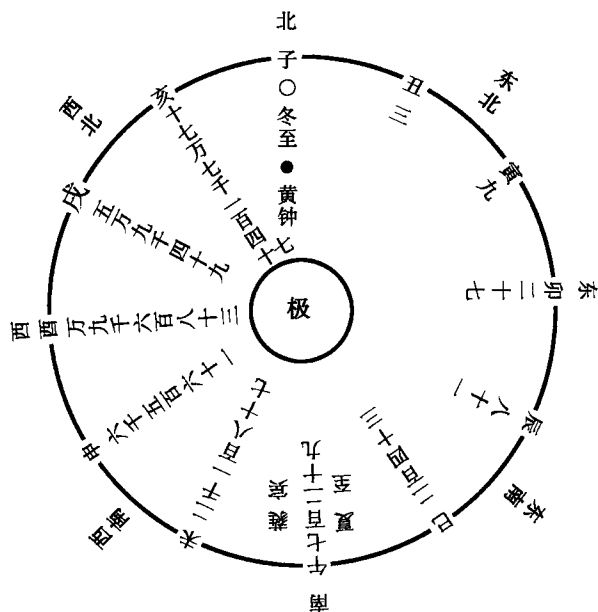


图 35

“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指家政的创始人。太极言其是奠基的中心人物，元气言其是开山鼻祖。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种政治势力同时存在。即“函三”体。《损》卦之“三人行”，《论语》之“三人行”，都指函三社会。太极元气要解决三公运权衡的混乱局面而归于一统，即“函三为一”。太极元气三分我友敌，施

政正确,是能为一的先决条件。“极,中也;元,始也”,是对太极元气的进一层解释。“参之”,即用三去乘。黄钟至蕤宾为上行,蕤宾至黄钟为衰世。衰世之末期,十羊九牧。汤沐具而虬虱相吊,社会又将来一次大扫除。

前文说明了家政行于十二子的两个大阶段。以及这两个阶段中,政治集团的人事积累情况。下面我们来注解《天文训》的另一节文章,来探讨家政所处的地位以及其声望的消长情形。括弧中的话,都是许慎的注解。

“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黄钟,十一月也。钟者,聚也。阳气聚于黄泉之下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应钟,十月也,言阴应于阳,转成其功,万物应时聚藏,故曰应钟)。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音比无射(无射,九月也。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万物随阳而藏,无有身出现也,故曰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南吕,八月也。南,在也。宫阳气内藏,阴倡于阳,任成其功,故曰南吕也)。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夷则,七月也。夷,伤;则,法也。言阳衰阴发,万物凋伤,应法成性,故曰夷则也)。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蜇,音比林钟(林钟,六月也。林,众;钟,聚也。阳极阴生,万物众聚而盛,故曰林钟)。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蕤宾,五月也。阴气委蕤在下似主人,阳在上似宾客,故曰蕤宾也)。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仲吕,四月也,阳在外,阴在中,所以倡中于阳,助成功也,故曰仲吕也)。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阳气养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风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济,止),音比夹钟(夹钟,二月也。夹,夹也。万物去阴夹,阳地而生,故曰夹钟也)。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小满,四月也),音比太簇(太簇,正月律也。簇,簇也,言阴衰阳发,万物簇地而生,故曰太簇也)。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大吕,十二月律也。吕,倡也,万物萌动于下,未能达见,故曰大吕,所以配黄钟助阳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夏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中绳,故曰秋分,雷戒,蜇虫北乡,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十一月曰冬至,鹊始加巢,人气钟首。阴生于午,故五月小刑,荠麦亭历枯,冬生草木必死。”

为了看懂上面的文章,我们绘《十二子斗音图》如下(见图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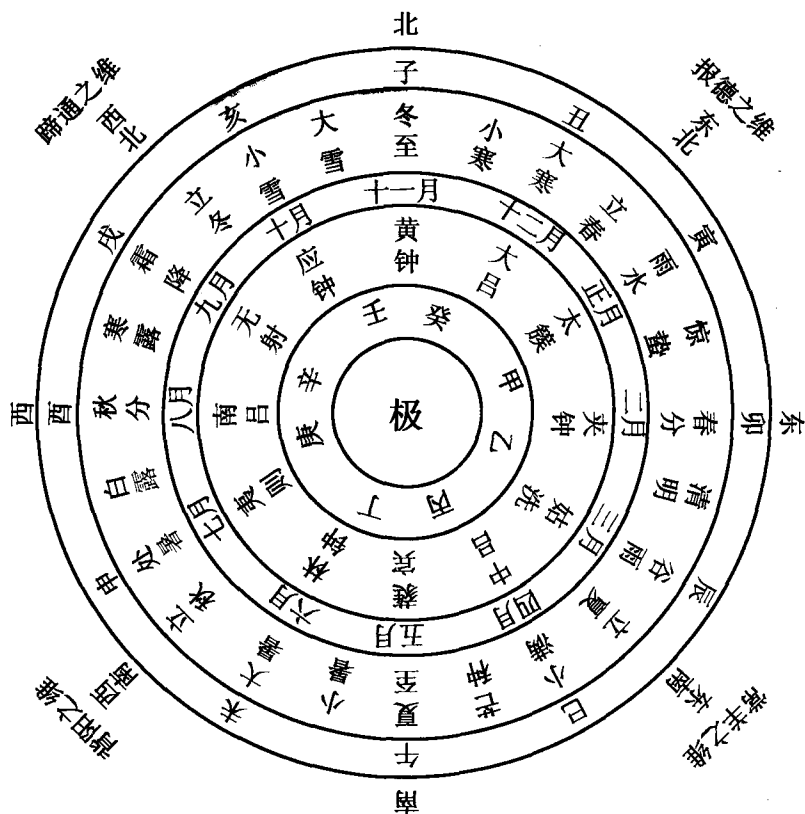


图 36

请读者自制斗针和音针各一支,将斗针和音针之底部,用图钉钉在极心,而后按照文章叙述的秩序转动,以子时冬至黄钟为零时,音针与斗针合于一起,以象天地合一。动由黄钟始。斗针右行,转二十四气。音针左行,转十二律吕。斗针行至午时夏至蕤宾,音针左转走完了全程,又转至子时。斗针由蕤宾起动,音针右转逆行。斗针转至子时,音针也转回子时,斗音又合而为一。《易》之《泰》《否》二卦,即表明这两个大阶段。由冬至到夏至,“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执政者的威望,与日俱增。增至夏至,达到了顶峰。由夏至到冬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执政者的威望,与日俱减,减至冬至,威信扫地,成为孤家匹夫。

古哲将家天下的一个朝代喻为一年体,经历春夏秋冬四时,《易》之元亨利贞之一义,即言家政四时。王弼《略例下》曰:“凡体具四德者,则转以胜者为先,故曰元亨利贞也。”韩康伯注曰:“元为生物之始,春也;亨为会聚于物,夏

也；利为和谐品物，秋也；贞能干济于物，冬也。乾用此四德，以成君子大人之法也。”我们从上图可以看出，斗针转二十四气，也就是转春夏秋冬。《礼记·月令》篇，《淮南子·时则训》，就是在讲处四时的施政。

上面的文章，只论述一个政权所经历的一般路程，中途，不论上行期或下行期，所出现的曲折和反复，也只是一般规律中的殊异情况。子午以东上行期所遇到的重大挫折，子午以西下行期，明主登基，任用贤哲，拨乱反正，转危为安，出现了复兴时期，这些都是长途中的升降起伏，不能逃出基本的运行规律。上行之行，所之在贵；下行之行，所之在贱。只要分裂社会，建立贵族专政，基础固然晦气，执政者最终逃不脱当乞丐的卑贱命运。

《荀子·正论》曰：“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音表明了天下的归与去，也揭示了斗政的盛与衰。

音是古代音韵学中的成数。事物总是以阴阳合德而出现于世界。语言中的声，今语声母，是字的生数；语言中的音，今语韵母，是字的成数。声是字的发端体，属形而上，是导的成分。音是字的追随体，属形而下，是器的成分。声与音合德而后成为字。《礼·乐记》注曰：“杂比曰音，单出曰声。”事物的成数，单一的很少，杂比的为多。字也是如此，复合韵母居多，故曰“杂比”。语言中，不论任何一个字，声母只有一个，没有复体，故曰“单出”。诗序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也指单出与杂比。

字由声与音组成，字喻社会的政治家。政治家是声音的复合物，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重成分。下起亭长，上至皇帝，既是形而下器，同时也是形而上道。皇帝不为贵族效劳，不做贵族的工具器，皇帝也当不成。成为贵族的器，反转来专人民的政，皇帝又是道。政治家因有此双重性，因此，称谓政治家，有时称声，有时称音。《小过》卦辞“飞鸟遗之音”，王弼注为“飞鸟遗其音声”。家政贵族是飞鸟，飞鸟的生成史即音，音声。遗即留传下来。家政的魄化课史，是声音的总合史。家政居于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躲过了风暴又着雨，被动挨打，没有真正的安泰，故曰“音”、“音声”。

声音是音韵学的概念，声音也是古代乐理概念。音乐之基调为声，歌曲或乐曲为音。声之义同乐，音之义同曲。《礼·乐记》曰：“变成方谓之音。”疏曰：“方谓文章。声既变转，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谓之音，音则今之歌曲也。”这里的声，义同斗，喻君主。君主有春夏秋冬四变，“变成方”是春夏之变。由春分到夏至，是革命者取天下的决战时刻，关键时期。拿到了中央政府的印把子，即“变成方”。成方即南方离火位。建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权，《系上》称之为“成位乎其中”。王道革命的第一步，家天下革命的上行夺权，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即“成方”。成方不是成位乎其中，不可能解决社会的根本矛

盾。《杂卦》曰：“解，缓也。”成方是解放社会，缓和社会对立的大革命，故曰“变成方”。《系上》曰：“一阖一辟谓之变。”旧政府的大门被查封即“一阖”，新政府的大门敞开施政即“一辟”。

古代哲学将改天换地的大革命喻为写文章。子午以东取天下为上篇，子午以西坐天下为下篇。故疏文曰“方谓文章。”变成方的文章，是由谁写成的？这里答复说：“变成方谓之音。”是由音来完成的。音是声的成数，这里的音指历史上开国的军师圣人。没有音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霸主是没有这个能耐的，故曰“成就文章”。《书·舜典》曰：“诗言志，歌咏言。”正义曰：“直言不足以申意，故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政治家的理想是“志”，家天下靠说话混饭吃是“言”。古圣人靠诗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即“诗言志”，借助家政历史来施展自己的才能，即“歌咏言”。咏言即直言，不是家政之言。家天下社会，直言没有人信奉，故曰“直言不足以申意”。“歌曲”，即歌者居于随从地位、居于音的地位为历史作出了贡献。

音是家政的声望。声望亦称“声教”“声闻”。音播及于基础，涉及人民，和其音者谓之“比”。音比联用，即是说，音获得了和者，有了知音，政策得到了一定人群的贯彻实施。《比》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吉言其基础内心喜欢，辅言其文臣武将甘愿贯彻君主的政策，下顺从言其人民群众乐意照办。《比》卦九五之比，也就是上文“斗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之比。此时政治家的声望，将达到顶峰。音比表明了政权的政治地位，也表明公天下传统文化的地位，也表明了人民的荣枯地位。《左传》文公十七年曰：“鹿死不择音。”鹿，禄也。家天下食禄者，行将树倒猢猻散之际，朝内不留一个正人君子，公心全被否定，人民流离失所，极度悲惨。

《老子》十七章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王弼注曰：“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这也在论述音比。执政者信足，才能取得全社会的信。其声教播于四海，唯天下为公的太上大人为能。三个“其次”，指家政的声望。最好的“其次”，亲而誉之，是开明君主能赢得的亲比。“其次畏之”，实施暴力专制，用风刀霜剑慑服人心，是家政的传统。“其次侮之”，指家政政不行令不止，遭到基础的抵制，进而造反推翻之。执政者不代表谁的利益，谁就不信执政者。信任得广泛，音比则大，信任得狭窄，音比则小，此即“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第十一章 三统历

(上)

三统历,就当时而言,古哲表达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三统历有两仪四象。大同社会是一仪,家天下社会是一仪。大同社会此一仪之两象是过去的原始大同社会和将要实现的大同社会。家天下社会之彼一仪之两象是夏、殷、周三朝的转易史和家天下时代王、霸、亡三股政治势力的抗衡史。三统历是历史的另一称谓,可以分别称谓一个朝代和一个政治集团的历史,也可以总起来称谓全部历史。

《系上》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韩康伯注曰:“三极,三材也。兼三材之道,故能见吉凶,成变化也。”孔颖达疏曰:“此覆明变化进退之义,言六爻递相推动而生变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极之道。以其事兼三才,故能见吉凶而成变化也。”六爻指《易》内三阴三阳,居于初至上的六种政治家。六种政治家分属王、霸、亡三极范畴,因此,三极与六爻的内涵是相同的。“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易》指夏、商、周三朝在取天下与坐天下期间,与王、霸、亡三极政治势力进行的抗争。三极之道,也就是“天、地、人三才至极之道”。“至极”,也就是三极政治家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王道派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长生久视和化成天下的大同社会。霸道派的目的是,推翻腐朽的旧政权,建立一个自己享荣华受富贵,也让基础有小米稀饭窝窝头可以活下去的制度。亡道派的目的是,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居于高位,无法无天,一意孤行。三极政治家为达到目的,所进行的施政过程,即“见吉凶,成变化”。三极之道的经历与归宿,就是三统历。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里讲的，就是三统历的全部内容。以公天下这一仪讲，“天之道”即“天时”，“地之道”即“地利”，“人之道”即“人和”。以家天下这一仪讲，“天之道”即亡道，“地之道”即霸道，“人之道”即王道。“顺性命之理”，指三极政治家各自所遵循的发展轨道。性是政治家的形体，命是政治家的核心思想主义。

天之道与地之道是家天下的通史。地之道有两重属性。王道革命的上篇是“地之道”，家天下的上行期，盛德期，也是“地之道”。地之道，要经历子午以东阴阳两个大阶段。秘密组织造反到发动武装起义，是阴的阶段；武装起义到夺得中央政权，是阳的阶段。以图示之如下（见图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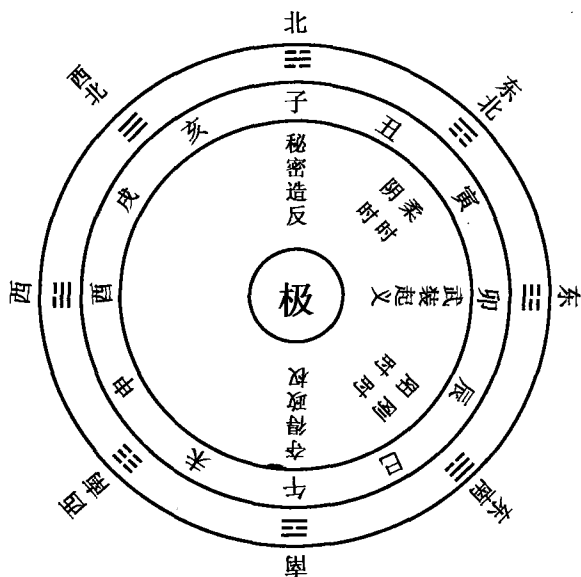


图 37

《周易》表示秘密造反是乾卦初九之“潜龙勿用”；表示武装起义是乾卦九二之“见龙在田”；表示夺得中央政权是家人九五之“王假有家”。地道柔刚有个共同的特性，此即乾卦文言讲的“水流湿”。北方坎是水。水向下流，流到了最低层。地道革命，喻之于社会，给焦苦的大地以甘露，以及时雨，是解民于倒悬的壮举。地道革命，是王霸联军扫除害人虫，摧毁桀纣政权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取象于天体运转的冬至到夏至的发展时期。地道阴阳两个阶段，在于解放社会、发展社会，是“生”。乾卦、泰卦、未济卦，都在讨论地道柔刚这两个阶段。地道革命时期的领导力量，是王道派太阳。

家政坐天下时期,也称为下行期和衰世期。这个发展过程,要经历子午以东阳与阴两个大阶段。夺得中央政权,实施家族专政,未至黑暗专制,是刚阳的时期。家天下对社会有一些贡献,也出现在这个阶段。由一小撮贵族专制发展到被对立面取而代之,是阴柔的时期。这个阶段的家政,完全成了祸国殃民的赘疣。家政自身,也由刚蜕变为银样蠟枪头这两个阶段,以图示之如下(见图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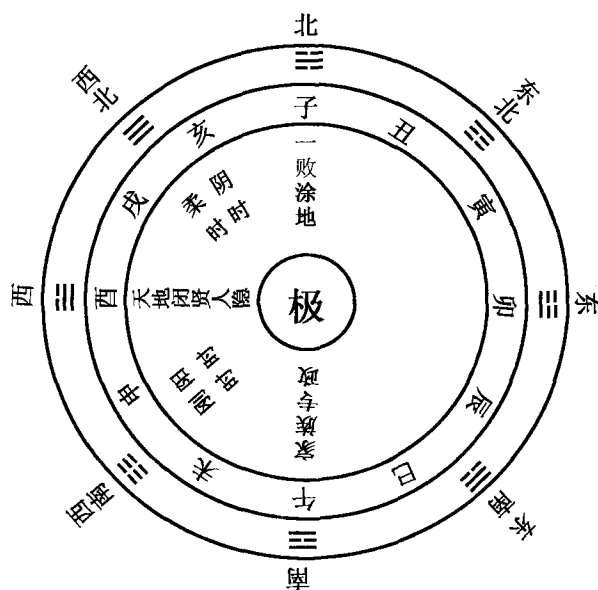


图 38

《周易》表达天之道阴阳两个阶段的是,坤卦之初六“履霜坚冰至”。师卦之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即表达几大家族专政体制的建立。坤卦六四“括囊”,即表明家政不再代表基础。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指六四一爻,说明家天下跨入最反动的时期。天道阴阳,也有个共同特点,即“火就燥”。南方离是火。火向上燃烧,一直要燃至最高层,以烧干净为止。天道专制,分裂人群,使全社会的人日子不好过。《老子》三十九章说:“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从当官的到老百姓,都害有恐慌症,都有后顾之忧,是天道专制的必然产物。天道专制给基础带来无穷的灾难,也给上层建筑造成无休止的动乱。家族专政,天地俱伤。贵族坐天下持胜,取譬于天体运转的夏至到冬至的发展时期。天道阴阳两个阶段,风刀霜剑严相逼,禁锢自由,收杀善良。因此,天道总的发展趋势是“死”。坤卦、否卦、既济卦,都在讨论天道阴阳这两个阶段。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与义是王道革命的两步。王道派与霸道派联盟时期,提出“仁”的政治口号。乾卦文言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论语·里仁》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颜渊》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长人、好人、爱人,也就是《论语·雍也》的“博施于人而能济众”。要爱人,当权者还得有所俭省。《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言仁时革命者律己而言。“能恶人”,即言推翻桀纣政权,去天下之同害。孟子在《离娄》中,对仁与不仁,作了精辟的论述:“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不仁即“暴其民甚”。

爱人的口号,是根据当时的腐败政权“乐杀人”而提出来的。胜残去杀,解放人民,是王道革命的第一阶段。霸主同意复古,不步家天下覆辙,将权力禅让给王道派,王道派实现大同社会的过程,就是“义”。《系下》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义是王道革命的第二阶段的使命。发展生产是“理财”,改造社会人群的思想是“正辞”;镇压那些企图重新骑在人民身上作威的蝗虫们是“禁民为非”。《老子》七十四章的“而为奇者,我得执而杀之”,是严厉的“禁民为非”。王弼注曰:“诡异乱群谓之奇也。”

大道既隐,原始大同社会解体,王道派自身便丧失了独立的地位,他们的政治活动,只能寄寓于家政社会。上行期,王道派活动于乾卦的九三和九四。下行期,活动于坤卦的六二和六五。《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有王道政治人物参与。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的大象,都指王道人物的参政策略和参政场所。屯大象“君子以经纶”,参政于初九;蒙大象“君子以果行育德”,参政于九二,如此等等。王道派是生而知之者,他们的仁义革命,有明确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处。现在我们用图来说明王道派的运行轨道(见图 39)。

家天下的通史,转春夏秋冬。王道派革命的出发处是大极太阳,归宿处也是大极太阳。王道革命是近距离变革。《系下》之“近取诸身”,也指这近距离革命。古哲人将子午以东称为阳,子午以西称为阴。子至卯,是阳中之阴;卯至午,是阳中之阳;午至酉,是阴中之阳;酉至子,是阴中之阴。阴中之阴,称为纯阴。纯阴用事,表现为飞廉执政任恶来。阳中之阳,称为纯阳。纯阳用事,表现为尧舜尚贤身辞让。蓍之东南角称为纯阳,就在于社会中最善良的人,都集中于此地。

现在我们用《汉书·律历志》的文章,进一步讨论三统历。“十一月也,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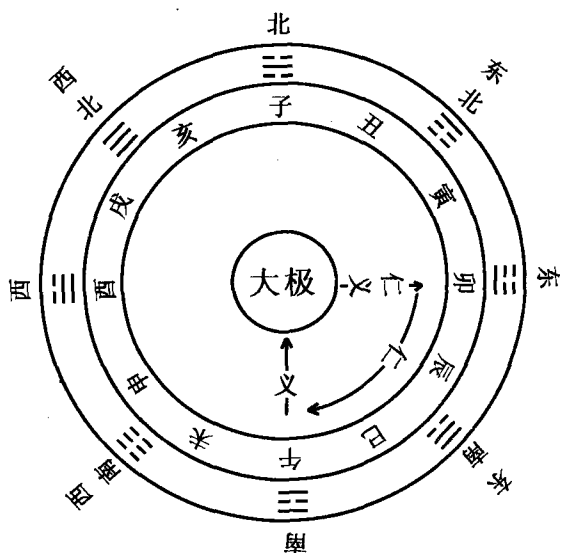


图 39

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事之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十一月，即夏历十一月。乾之初九，即乾卦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即乾文言之“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文中的“一”、“万物”、“九”、“万事之元”，都指天统霸道革命的创建人。“十一月”、“地下”、“太阴”、“黄钟”，都指冬至零时。九是三乘三的积数。《易》内，三是对抗的隐称。霸主用对抗推翻亡道，乾卦文言称之为“乾元用九”。

《律历志》又曰：“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楙之于未。令种刚疆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六月坤之初六”，是阴阳律吕八八相生数。体现于坤卦，位在初六；体现于夏历，位在六月，是天统黄钟生出来的阴吕。“阴气受任于太阳”，即言天统太阳生林钟。阴气即初六，受任即从太阳那里接替了主导权。阴气掌握了主导权，由夏至向冬至运行。“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楙之于未，令种刚疆大”，都指家天下由金满箱银满箱到当乞丐过渡的所作所为。统治者贪得无厌，福深求福，疯狂盘剥，削弱了人民，也削弱了政权，即“继养化柔”。继养的过程统治者父生子子生孙繁殖得越来越多，吃俸禄的虬虱也越来越多，即“万物生长”。《史记·律书》揭示说，家天下君主由一个人开始，转十二辰，到他建造的政权垮台，就会给社会生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个吃俸禄的人。家政掌握大权，就将权

力交给执政者大家族，即“楸之于未，令种刚疆大”。楸同茂；未指地公转十二子之未月，与日影升降十二子的午时同弋，也就是夺得中央政权之处。种刚，喻升了天的豪门。阴律长六寸，六是二乘三的积数。六比九小，说明阴律只代表少数贵族。二乘三也说明少数贵族和大众为敌。“含阳之施”，是说贵族用政权实施其统治。统治反映在各个角落，即“楸之于六合之内”。统治的目的，让人们承认贵族奴役人民的“合法性”，人民被奴役的“合理性”，此即“刚柔有体也”。刚同阳，喻贵族；柔同阴，喻人民。林钟地统属火，火炎上，统治者烧苦了人民，最终也烧死了他们自己。

《律历志》又曰：“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民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以数万物之情者也。‘立天之道曰仁与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正月”即夏历正月，“乾之九三”，即乾卦九三位。“万物棣通”，师古注曰：“棣音替。”替就是取代。取代家天下旧政权时机已来，即“万物棣通”。夏历正月，是三阳开泰之时，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政治家已结合到一起了，此即“族出于寅”。寅与正月同位。三阳里面，其中心人物是王道派“人”。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审时度势，指出前进的方向，让人统大业，不断取得成功，即“人奉而成之”。《水浒》中的吴用，即这样的“人”。王业能取得成功，取决于两条。一，“仁以养之”，“寅，木也，为仁”。解放人民，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权，让君子道长，是“仁”的范畴。木是政权的隐称。二，“义以行之”“其声，商也，为义”。削弱和消灭桀纣，即“义以行之”。声即声讨。声讨的目标，也是桀纣，此即“其声，商也，为义”。古哲中，“商”隐指家政。家天下转四方，商人也游四方，有游转的共性，故以商喻之。复卦大象“商旅不行”，即霸主放弃了复辟家天下的念头。

“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王道派取法于恒星太阳，而太阳是地球和月球三个天体里面最大的一颗星球，故以“太族”称之。八是二乘四的积数。二在《易》内是小数，太阳居中乘四时，管理国家的人员用不着太多。吃禄者虽然不多，但管理得全面，“象八卦”，中央与八方一起皆统。“顺天地”，指与大自然同步；“通神明”，指懂得怎样为政，方能天下太平。“类万物之情”，指实施政策以百姓心为心，能受到人民的拥护，人民愿意贯彻执行。

上面《律历志》的文章，将在家天下社会中，天、地、人三种政治势力各自的发展规律都讲到了。三极势力的抗衡，《律历志》称为“天施，地化，人事之纪”。天道阴阳，其主要表现是施利于社会，政绩是“利天下”。地道柔刚，其主要表现是养痍遗患，损不足而奉有余，施利于执政者。其为政是“害天下”。人道仁

义,其主要表现是两忘而化道,恢复原始大同社会的公心制。李白《羽檄如流水》诗云:“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淡乎四海清。”天施是在地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地化造成的黑暗,即“白日曜紫微”。白日曜紫微,同丰卦的“日中见斗”。白天如黑夜的社会,三公三统领袖,都将登台演出。政治家演出,即实施统治术,也就是“运权衡”。权是秤锤,衡是尺度,掌握轻重长短,以喻施政。天施地化,表现为走马灯转易。人事之纪,做官自觉不步入鸟兽群,不为社会树立质的,引导人们回归至大中位,此即“天地皆得一”。上层建筑和基础同心同德,就是“得一”。得一的社会,消除了动乱,故曰“淡乎四海清”。四海清,即政清吏明,天下太平。

《淮南子·天文训》曰:“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日为德,月为形。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圆是规,规隐指春,春为施生。方是矩,矩隐指秋,秋为施杀。道即大道王道。天圆地方,道在中央,与“天施地化,人道之纪也”义同。天圆即“日为德”,地方即“月为形”。夏至阳谢阴代,就是“月归”。冬至阴谢阳代,就是“日至”。死指社会倒退,生指社会前进。

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阳生于子,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十一月冬至,鹊始加巢,人气钟首。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荠麦亭历枯。冬生,草木必死。”这里在论述家天下的通史。鹊、荠麦喻霸道革命者。霸道的创始人是鹊,鹊有要求平等的思想,故亦称荠麦。《正韵》曰:“鹊,喜鹊也,一名乾鹊,一名鸪鹊,陶弘景谓之飞驳鸟。”乾鹊,说明是乾道革命的代头鸟。鸪,支也。霸道派同样是转十二支人物,故曰鸪鹊。飞驳鸟同乾卦九五的“飞龙”,意思是穿了龙袍的鹊。荠,齐也。《说文》曰:“齐麦吐穗上平也。”徐锴曰:“生而齐者,莫如禾麦。”霸道革命者打倒不平,要求齐平,故以荠麦譬之。“始加巢”,喻发展造反组织。“人气”,“亭历”指王道革命者。人为万物之灵,是三统历里面的大中气。《说文》曰:“亭,民所安定也。”亭同停。亭历即社会不存在扭转乾坤的动乱。没有动乱,人民过太平日子,故曰“民所安定也”。

古哲认为,霸道乾鹊的出现,是王道派培育的结果。《易》之颐卦,即言用精神食粮培育人的问题。“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这万民即包括乾鹊在内。王道派的思想,武装了霸道首领,即“人气钟首”。人气即王道思想,钟喻警醒,今语谓之提高了觉悟。首即领袖。由子至午,王霸居统治地位。至午,实行了家天下专政,王霸的果实被嫦娥盗去。霸主要出人头地升天了,荠麦的信条不合时宜了,要求社会承认等级了。“敌国灭,谋臣亡。”处于此时,王道人气也成了碍眼药渣了。故曰“荠麦亭历枯”。由午起,荠麦枯了,变成了“草木”。草木运行至冬至,非灭亡不可,故曰“冬生,草木必死”。草木喻家政,《易》与《老子》都是如此。《易》解卦彖云:“百果草木皆甲圻。”草木指一造反就想过富贵寄生

活的政治流派。这种速亡的派别，与腐朽的家政同科。《老子》七十二章云：“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脆即危。家政躲过了风暴又遭了雨，不是内乱，就是外患。有时内乱外患一齐来，危机四伏，形如垒卵，故曰“危”。其死也枯槁，指家政树倒猢猻散之际，完结得非常悲惨。

为了进一步讨论三统历，现在我们根据《律历志》文章，绘出《三统历图》，而后引用原文。阅读时，请学者用图读文，以文明图，意义自会清晰。《三统历图》是个概略示意图，例如二十八宿就没有按严格的度数来排列，只列出了天体的方位。《三统历图》如下（见图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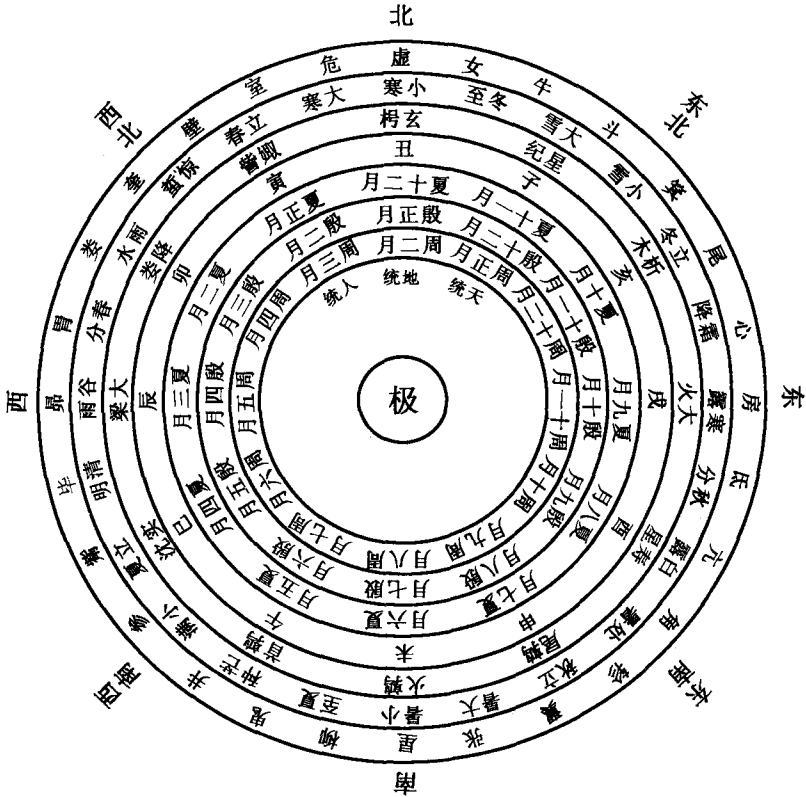


图 40

现在引用《律历志》原文。

“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于夏为十一月，商为十二月，周为正月。终于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于夏为十二月，商为正月，周为二月。终于危十五度。”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营室十四度，惊蛰。于夏为正月，商为二

月，周为三月。终于奎四度。”

“降娄，初，奎五度，雨水。中，娄四度，春分。于夏为二月，商为三月，周为四月。终于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谷雨。中，昴八度，清明。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终于毕十一度。”

“实沈，初，毕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满。于夏为四月，商为五月，周为六月。终于井十五度。”

“鹑首，初，井十六度，芒种。中，井三十一度，夏至。于夏为五月，商为六月，周为七月。终于柳八度。”

“鹑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张三度，大暑。于夏为六月，商为七月，周为八月。终于张十七度”。

“鹑尾，初，张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处暑。于夏为七月，商为八月，周为九月。终于轸十一度。”

“寿星，初，轸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于夏为八月，商为九月，周为十月。终于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于夏为九月，商为十月，周为十一月。终于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于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终于斗十一度。”

这里要说明一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是地球的方位，如用于太空方位，请面南，将图放在头的上方，朝上看。二十八宿的度数，也就是地球在这个星区自转周天的天数，请读者参阅二十八宿章。二十四气，汉时与今天也有差异。我们现在是“立春，雨水，惊蛰”。《律历志》是“立春，惊蛰，雨水”。星纪，玄枵等十二星次，表达地球和月球绕太阳公转的十二个不同的阶段。为了使学者易于领悟，用“鹑首”“鹑尾”之首尾，来说明天体运转之方向。二十八宿，二十四气，十二星次，地公转十二子，方位是固定的。地球运转至哪一区域，便产生了地球的某种属性。比如运行至营室东壁区，此时的节气是立冬和惊蛰。十二星次为诹訾，十二子为寅。夏、商、周三朝的正月不同，因此三朝的每一个月也就相错而不一致。比如地球处寅时，夏为正月，殷为二月，周为三月。夏、商、周是人们经历了的朝代，史学家也不能置之不顾。我们现在研究历史，要用洋历，也用土历，也是这层道理。正月、二月、三月，用不同的数字，表达同一方位，《系上》称为“错综其数”。回互使用，错综其数，是古哲撰写隐书的大法之一。

《小雅·十月之交》笺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疏云：“毛以为，幽王之

时,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又云:“诗之言月,皆据夏时,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灾日:十月之交,气之相交,周十月,夏八月。经虽不可尽信,其言主以释此,故据之。”气之相交,今语谓之时局之转变。一个政权的始终过程,古哲喻为地球公转或自转之一转。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是地球公转的秋分时,日夜平分时,亦即酉时,自此而往,开始了昼短夜长的运行。酉是地球自转的日落时,大地由昼进入了夜时。秋分与酉,都表示纯阴用事的开始。周幽王登极,表明周家天下已步入了最没落的时期,时局发生了转折。光明全尽,幽暗降临。

古哲认为,家天下的兴衰成败,和王道文化有直接联系。家天下的上行期,是逐步继承大同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泰彖称之为“君子道长”。家天下的下行期,是逐步背叛大同思想的过程,否彖称之为“君子道消”。君子道消的关键时刻,古哲以“日有食之”来比譬。“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朔月喻幽王,朔是初始,月是家政头子的隐称。辛是西方的日干,指收杀;卯是东方日出时,指光明出现。朔月辛卯即家政进一步否定正义。正义光明被进一步否定,即“日有食之”。日有食之,是人民倒霉的一面,但政权也越加陷入了被动,此即“亦孔之丑”。《尔雅·释诂》曰:“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诗的孔,即释诂的孔魄。家政向坟墓进军,即“孔魄哉延”。《释诂》疏曰:“延,墓道也。”“虚无之言”,指家政永远贯彻不下去的政策法令。因为兑不了现,故曰“虚无”。丑是美之对,丑指被动,美指主动。孔之丑,即政府陷入被动挨打地位,其原因,是和人民离得太远,中有间隔鸿沟,故曰“间也。”

《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疏云:“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家天下转乾坤,新政权的诞生之时,也就是旧政权的咽气之际。因此,夏的十二月,是殷的正月;殷的十二月,是周的正月。新旧政权代谢,虽不能说出现在一个时辰,代谢时间相距不长。周的建正之月,也就是殷的最末之月。疏又云:“此本说始伐纣时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谓月之轮廓无光之处,名魄也。”死魄与生魄,古哲既表明月之初几,同时也喻政治。死魄指家天下最末的一个皇帝,也就是桀纣。转至桀纣,一线光明已尽,只剩下残灰死魄,明灭留空魄,一朝已化灰。悔梦已醒,神奇复变鬼。

《律历志》中的“黄钟为天统”,“林钟为地统”,源于家天下社会的八八相生数。“天统”指霸道,“地统”指亡道,这和《说卦》的“天之道”与“地之道”有区别。家天下的历史,就是升天入地。天地上下,其本质相同,都表明以阶级对抗和转易为统。天地回互使用,万变不离其宗。天、地、人、王、霸、亡三统是不变的,天、地、人究竟指王、霸、亡何统,必须从上下文断定其所指。

(下)

夏、商、周三统历，古哲认为最能说明天运自然的是夏历。现在我们引用一些文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天官》小宰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注曰：“正岁，谓夏之正月，得四时之正，以出教令者审也。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聪也。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疏曰：“知正岁是夏之正月者，见凌人云：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若正岁是建子周正，即今之十月，冰未坚，不得斩之。言正岁得四时之正，殷则不得以此推之。诸言正岁者，皆四时之正，是建寅之月。”正岁是和大自然同步的推历术，夏历正确地说明了自然，正确地反映了日月一年的公转规律，故以“正岁”称之。正即正确，岁即地球和月球的公转周天，殷和周的正月，不在立春之节，而在季冬和仲冬，于岁不得正，故曰“周殷则不得以此推之也”。因此，凡是讲正岁，肯定是指夏历，故曰：“诸言正岁者，皆四时之正，是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寅，即夏历。正月立脚点正，其他月份也正，一年之历与天体运行相一致，故曰正岁。正岁，正月建寅，在三统历中属人统历。人统历，也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文明史。

《礼·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郑注曰：“孟，长也。日月之行，岁十二会。圣王因其会而分之，以为大数焉。观斗所建，命其四时。此云孟春者，日月会于诹訾，斗建寅之月也。”疏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吕不韦在于秦世，秦以十月为岁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时者，以夏数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礼虽以建子为正，其祭祀田猎亦用夏正也。日在营室者，按《三统历》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我们用《三统历图》，一看就会明白，营室宿，诹訾会，地公转寅时，都在一个方位。孟春之月，也就是正月。一年十二个月分四季。每一季又分为孟仲季三时。孟春是春天的第一个月，与夏历正月义同。

吕不韦是秦朝的官员，不用秦历而用夏历，说明吕氏尊崇真理，“以夏数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王朝存在了很久，“周礼虽以建子为正，其祭祀田猎亦用夏正也。”新政权建立，执政者总想显露自己，搞些新花样，让基础奉行，为自己树碑立传谱曲。秦始皇善于大搞新花样，只税收一样，也大大地超过了历史水平。新花样破坏了约定俗成的王道传统，只好成了扰民的妄为。吕不韦不用秦正而用夏正，也说明新花样不得正而得不到贯彻。

《左传》昭十七年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

得天。”注曰：“得天正。”疏曰：“斗柄所指，一岁十二月，分为四时。夏以建寅为正，则斗柄东指为春，南指为夏，是为得天，四时之正也，若殷周之正则不得正。”“火”即乾卦文言“火就燥”之火，喻家政坐天下的历史时期。火由夏至运行到冬至，是贵族持胜的全程。由夏至到“火出”，是持胜的半程。以日景升降十二子而论，火出的区域，是二十八宿的昴星，是地球自转的西时。这个时辰，以地公转十二子而论，正是夏正三月，殷正四月，周正五月。“火出”，揭露周政权已纯阴用事了。纯阴用事，其施政即向生机进攻。传文说：“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太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卫，颛顼之虚也，皆火房也。”火房之火，指二十八宿的心星，房即房星。昴之冲即房。房是日影升降十二子的卯时，是地球自转的日出之时，也是二十四气的春分之时。火房象征光明和生气。宋、卫、陈、郑在这个封野，首当其冲，故曰“当之”。古代哲学讲对立，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斗柄是家天下一个朝代中，相继掌权的皇帝。斗是星纪，喻一朝代的创建人，柄是斗的尾巴，是斗的子孙。对于人正，隐指掌权的人。对社会怎样发展，取决于当权者斗柄。“夏以建寅为正，则斗柄东指为春，南指为夏，是为得天，四时之正也。若殷周之正，则不得正。”夏正，隐指王道人正。人正的主流是“斗柄东指为春，南指为夏”。政权的功德，就在参天地，左右人民更好地生活。这样才符合大自然规律，故曰“是为得天”。得天，也叫配天，也叫应帝王，即执政者能按照大自然规律施政。殷周之正，其实质是斗柄西指为秋，北指为冬，政权逆天地，反人民，和自然规律唱对台戏，故曰“不得正”。火出是家天下转人最反动时期的称谓。

《史记·历书》曰：“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鴝先渚，物乃岁具。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月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也。”

司马迁先生在这里论述三统历，重点描写原始大同社会的人正夏历。“昔自在古”，即原始大同社会。原始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之所由来，故曰“昔自”。大同社会，不同于家族专制，不在汉时，故曰“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以正月建寅，表明政治家建政，立足于发展社会，施利人群。“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鴝三渚”，既反映了大自然生气昂然，也反映了人民要求发展生产和发展社会。古哲将人民比为草，政权比为风。百革喻百姓。集解曰：“秭音姊，鴝音规，子规鸟也。”规是春，子规即初春。初春一来，首先发表政见的人物，即如秭鴝鸟。民众中预测力强反映敏锐的人，就是子规鸟。古哲也将

有先鸣本领的人称为先知先觉。大自然给了生育良机,人民奋兴,有远见者积极参政,这就为社会造福具备了基础,此即“物乃岁具”。

“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月节,卒于丑。”这一节说明领导人从何时起执政,何时退位。生于东,与“正月建寅”义同,东是太空之东,这里指营室宿。次顺四时,卒于冬分,也就是政治家经南,经西,经北,转至立春日而告老。立春是冬谢春代之处,是冬春的分界限,故曰“冬分”。次顺四时,卒于冬分,也就是“抚十二月节,卒于丑”。十二月节即十二月,丑即地球公转的丑时,夏历十二月。《说卦》云:“巽为鸡。”鸡是报时的鸟,喻一时代传达王命的喉舌。由于执政者取得了丰功伟绩,得到了社会的赞美,此即“时鸡三号”。领袖在一片颂扬声中“功成身退”,此即“卒明”。人民有变革的要求,民中的先进人物也有新的施政主张,这是老一代告退的良机,喻之自然,即“冬分”。卒明即老一辈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仍不失为英明人物。

“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这里以天体譬喻新一代的执政者。日是太阳,月是月亮。日照白天,月照夜间。日喻君主,月喻大臣。君臣同心同德照大地,为大地人民施光,就是“明”。“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明言太阳,幽言月亮。日月都是新生力量,故曰孟幼。君日是领导,喻雄;臣月是被领导,喻雌。“幽明者雌雄也”,也就是“臣君者被领导与领导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就是说,新的君臣,接班上任代兴,符合自然规律,符合民心,此即“顺至正之统”。至正之统,也就是人统,人正,居中心总八方的大一统。

“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这里讲的是家天下走马灯乾坤反复的天统与地统。“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是家天下的上行期天统,天统起于子午以东,即“起明于东”,霸道被亡道取代,由进步变为反动,即“日归于西”。“月归于东,起明于西”,是家天下的下行期地统。地统的代表体是夜间吐耀的月球。月球光耀的消失,出现于东方太阳升起,此即“月归于东”。昼尽,太阳从西方落山,月球的幽光显现于太空,此即“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指家政昏庸无知胡闹一遍。不率天指他们反大自然规律;不由人指他们否定长生久视的传统文化。由于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滑得老远,因此,很多事情都和他们的主观意愿相反:“凡事易坏而难成。”

《书·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传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氏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是则威虐侮慢五行,怠惰弃废天、地、人之正道,言乱常。”疏曰:“《易·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物之为大,无大于此者,《周易》谓之三才。人生天地

之间,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天地人之正道。”五行是金木水火土,用于社会,即政权实施的赏罚法令和发展生产的政策。木火为赏,金水为罚,土即生产。赏不当功,罚不当罪,竭泽而渔,破坏农事,男不得耕,女不得织,此即“威海五行”。大同社会的天、地、人三正,其表现是天施地生,人主居中,掌握天地平衡。颁布政策教命,是天施;人民照着办,使政策落实,开花结果,是地生。天施地生,过与不及都不行。人主调节上下关系,使全社会各行各业正常运转,是掌握天地平衡。家政统治的社会,天不施而地不生,君主站在富贵一边剥削人民,此即“怠弃三正”。

《礼·礼运》曰:“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参于天地”,即和大自然同步;“并于鬼神”,即尊重历史,继承前人的成功经验。此两者在于,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历史长河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即“以治政也”。以治政也,就是要将自然和历史纳入施政范围。社会各行业,都能安于其事,安居其地,安居其位,是“处其所存”。礼是政权颁布的社会分工和等级规范。人群安于现状,大家奉公守法,即“礼之序也”。“乐”是公心制的隐称。“玩”是高兴和喜欢。社会人对公心制热爱拥护,同心同德,即“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治同一致。“天生时”,指天地运行所产生的节气;“地生财”,指地球生长的自然财富和社会生产。这两项是天道与地道。“人其父生而师教之”,是人道。君父和君师合称为人。君的任务是领导;君师圣人的任务是教育君。这里的“四者”,君与师合为人,实是三者。能正确地运用此三者,政权就能长生久视“立于无过之地也”。这里面“师教之”最为关键。参天地,并鬼神,制礼作乐,作到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师教,执政者没有高深学问,立于无过之地是做不到的。

天正、地正、人正,古哲为了昏迷庸目,也说成是“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一之日。是天正霸道。霸道的任务是,将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霸道天正转化为亡道地正,是二之日。二之日,就是将统一的国家又分裂为地头蛇割据。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言一之日二之日之所为。三之日是人正,人正的任务,是将对抗的三极人群,化为一人,含三为一,复归大同。

《豳风·七月》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鬻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此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传曰:“一之日,十之余也。一之日,周正月也。鬻发,风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气也。”笺云“褐,毛布也。卒,终也。此二正之月,一人之贵者无衣,贱者无褐,将何以终岁乎!故八月则当绩也。”“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

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之四月也。民无不举足而耕矣。”疏云：“一之日，二之日，犹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傅辨之，言一之日者，乃十分之余，谓数从一起，而终于十；更有余月，还以一二纪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复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谓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谓建丑之月也。下传云三之日，夏之正月，谓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终更复，从周为说。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说文自立一体，从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数配日而言之。从夏之四月至十月，皆以数配月而称之。唯夏之三月，特异常例，下云‘春日迟迟，蚕月条桑’，皆是建辰之月，或日或月，不以数配。参差不同者，盖以日月相对。日阳月阴，阳则生物，阴则成物。建子之月，纯阴已过，阳气已动，物以芽孽将生，故以日称之。建巳之月，纯阳用事，阴气已萌，物有秀实成者，故以月称之。夏之三月，当阴阳之中，处生成之际，物生已极，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数后，不得称三月。日月并言，而不以数配，见其异于上下。”《春秋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为正，殷人以十二月为正，夏人以十三月为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为十三，与此同也。”

“十”数是居中心数。十二月是月球绕地球的公转数。数起于一，终于十，意即不离中心。夏正正月建寅，寅数是一，未离中心。周正十一月，殷正十二月，都是十数以外之数，这里以赘余称之。一之日、二之日是家天下的通史，给社会带来的是“鬻发风寒”，“栗烈寒气”。只有三之日，才能“同我妇子，饁彼南亩”。

《汉书·律历志》云：“其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为地正，大族寅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适其始，纽于阳东北丑位。《易》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答应之道也。”孟康曰：“未在西南，阳也。阴而入阳，为失其类也。”黄钟与林钟是十二律吕的阴阳之首。黄钟居夏历十一月子位，林钟居夏历十二月丑位。冲是蓍环中心的对立面，如方位的东西为冲，南北也为冲。十二子的子午卯酉都是冲。这里“林钟未之冲”就是丑位。这里的“阳东北丑位”，指日影升降十二子之丑时，位居东北艮方，艮为阳，故曰“阳东北”。“地正适其始，纽于阳东北丑位”，和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是同义语，也就是对初六卦辞的解释。地正搞家族专政，即履霜“地正适其始”。家政走了履霜之路，必然要和他们的坟墓“阳东北”挂上钩，此即“纽于阳东丑位”。转至东北丑位，一朝代进了火葬场，即“东北丧朋”。丧尽天良的腐朽政权完结，对社会来说是喜庆之事，即“乃终有庆”。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抢夺来的东西又被他人抢夺了去，即“答应之道也”。

孟康的注解，进一步指明了家政失败的原因。“未在西南，阳也。”未在日

影升降十二子的坤方，居西南。阳隐指飞鸟。家政人物居未升天飞翔，即“阳也”。建造家天下的人，原本是阴，他们变为天上的鸟，即“阴而入阳”，阴而入阳，自己把自己划入非人类，故曰“失其类也”。皇帝是出头鸟，出头鸟率领群鸟害稼禾。害稼禾，遭弹打。《易》小过卦，就是在总结家天下执政者升了天而倒了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越往上飞越反动，即“上逆”。初六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越反动，越焦头烂额，越没有办法，“不可如何也。”接近人民是“下顺”，回到人民中是“大吉”。家政下顺可以延长朝代的寿命。

《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道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循即遵循，沿着，环即圈圈，即周天二十八宿一圈。本即三王的播种之地，发祥地，也就是周十一月，殷十二月，夏正月。反本即转回至老祖宗的创始地。转至创始地，也就表明三王建造的家政已走入绝境，故曰“穷”。开明君主掌权，自己能以身作则，此即“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纪即星纪，在斗牛宿，东北艮位，喻禹汤文武。序即家天下行之有效的一套。家天下的昏君暴君执政，什么禹汤文武，一意孤行，胡作妄为，自己背离了老祖宗，此即“无道”，无道，正朔不行于诸侯。这里的正朔喻开国皇帝，诸侯喻他们的后代继承人。家天下体具四德转春夏秋冬二十四气，故以侯称之。侯前冠诸者，谓其父传子，子传孙非一代。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正朔。

《礼·大传》曰：“改正朔。”疏曰：“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随寅、丑、子所损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鸡鸣，夏平旦，是易朔也。”家天下四时体，如同地球一样，绕太阳公转的计算起点是“年始”。年始就地球公转而讲的。地球公转，又有月球绕地球公转运行，计算月球公转第一天的时间就是朔。朔即月之初一。朔和晦最后一秒的交替时间，夏、殷、周三代也不相同：“周夜半，殷鸡鸣，夏平旦。”家天下专政，一朝比一朝严酷，易朔之倒退，也表明了这种情形。

《左传》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注曰：“隐公之始，周王之正月也。”疏曰：“元，始也。正，长也。此公之始年，故称元年；此年之长月，故称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郑康成亦依纬侯，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

之,言是今天之正月也。”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出,正朔是改朝换代,开国承家的隐称。老家政唱罢,新家政登台演出,第一个演唱者也就成了“正朔”。正者政也,说明他掌握了社会主宰权;朔者月之初,表明他们建造的政权是月政,是家族专政。

三极之道,三统历,三正,是古哲行文的纲领。中国古代鸿儒硕士撰写的文史哲,无一例外。荀子继孔孟之后,是战国末期的大儒。他的书,就是以三极之道为纲而撰写的。他在《王霸》里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他在《大略》里又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三段话回环注释,意义也明白了。

“义立”,“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隆礼尊贤”,是人正所具有的品德。“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义立云云,就是人正由王道派来掌权。“信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重法爱民”,是天正所具有的品德。《左传》僖公七年云:“守命共时之谓信。”《系上》曰:“人之所助者信也。”信立云云,就是天正由霸道来掌权。霸道派相信王道即“人”的施政方针,故以信称之。《三国志》中的刘备,对孔明来说,言听计从,委以重任,即信者。“权谋立”,“与权谋倾覆之人人为之”,“好利多诈”,是地正所具有的品德。度量衡中,权喻北方,北方是坎地,是亡道派出人头地的最高点。为了争夺至高无上之权力,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天正是王道革命的上篇,也是家政得天下的上篇。地正是家政失天下的下篇。家天下的这两个兴衰大阶段,《尚书》做了全面总结。人正在夏禹王家天下后,没有独立存在过,仁人之务白,就在于要说明,人正是政权和基础两全其美的社会制度。这里,我们对人正再作点讨论。

《礼·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其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文字,拙著《道论》已作了解释,请参阅。

《礼运》又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注曰“人兼此气,性自也。”疏曰:“人者,天地之德者,天以覆为德,地以载为德,人感覆载而生,是天地之德也。阴阳之交者,阴阳则天地也。据其气,谓之阴阳;据其形,谓之天地。独阳不生,独阴不生,二气相交乃生,故云阴阳之交也。鬼神之会者,鬼谓形体,神谓精灵。《祭法》云:‘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

之盛也。’必形体精灵相合，然后物生，故云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者，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智信，是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是其气也。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气性纯也。”

这段文字论述人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思想品德和施政实践，也就是古哲说的“性命”。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是命。命即政治家的主导思想。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是性。性即政治家的施政实践。性也就是政治家的身体力行。天是太阳，地是地球。太阳施气，地球孕育。王道政治家有感于大自然天地覆载之德，自己也以天地之德而覆载社会。此即“天地之德”。社会存在，政权独立于人民之外，是无本之木。人民不靠政府组织管理，社会七十二行，不能和谐运转。政权靠人民，人民靠政权，上下相依为命，此即“阴阳之交”。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是王道派必须树立的根本思想，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针。

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指人正的施政实践。鬼喻人民，神喻王道政治家。施政被基础顶了回来，行不通，是鬼神不会。鬼神不会说明了反基础。鬼神之会，说明因民所利而利之也，与基础相一致。鬼神之会与不会，体现于五行。五行即实施赏罚二柄和发展生产。赏当其功，罚当其罪，依时生财，家给人足，此即五行之秀气仁义礼知信。

《汉书·律历志》对人正也作了很好的说明。“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义极天地之变。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六百四十分，以应六十四卦，太族之实也。《书》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则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象也。三统相通，故黄钟、林钟、太族，皆全寸而无余分也。”

继天顺地，序气成物，与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内容基本相同。八个八，古哲指这样一些内容。以图示之如下（见图 41）。

最外一圈是四面八方。一个政权，不管其管辖的面大小，方位的属性是存在的。政权能照监每一个角落，即“监八方”。

第二圈是八佾，也就是八卦的符号称名。《论语·八佾》注曰：“佾，列也。”《系下》曰：“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以文字表达：即六圈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但字不是列，符号才是列。将八卦的八个符号重迭起来，就变成了八八六十四列，成了《易》之全数。八佾之舞，取象于八卦大成，是人正天子的属数，中央方有资格举行这种舞会。《左传》隐公五年杜预注“自八以下”云：“唯天子得尽物数，故以八为列，诸侯则不敢用八。”尽物数，也就是全数。八列小成，六十四列大成，物已变全。中央能代表每个人的利益，即“统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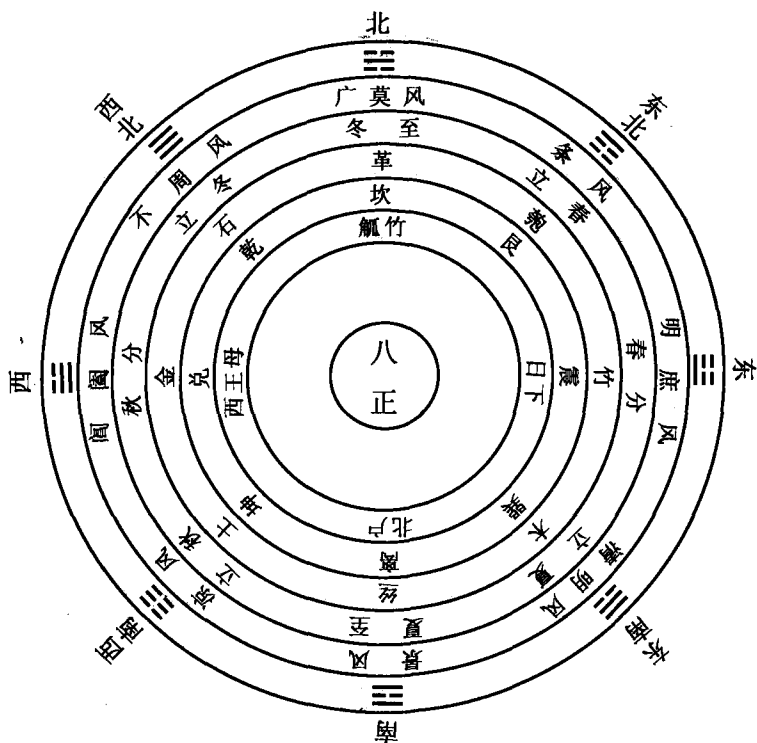


图 41

第三圈是八风。八风在古籍中,称名有些小的差异,但其大体相同。图中的八风,取自《史记·律书》。由于篇幅,各文的差异,略而不论。风在古哲中是个十分复杂的哲学概念,三言两语,说不明白。风指政权实施的教化,风也指各地方的人情习俗和人民的愿望与呼声,风也指事物一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中的体态表象,风也指家天下社会,人和人之间的正邪对抗。这里的八风,指人正的施政。八风居偏,体为对立,将对立体调和成统一体,即“调八风”。

第四圈是八节。二十四气里面的二至二分四立,古哲称为八节,也称四时八节。八节是大自然的存在,人类经过长期生息,已适应了这种节候。政权施命,也应当像大自然一样,赏罚生产,有规律可循。政权正确地使用赏罚和指挥生产,即“正八节”。

第五圈是八音。古代哲学中,将社会的形而上,喻为语言中的声,今曰声母;将社会的形而下,喻为语言中的音,今曰韵母。上层建筑喻声,基础喻音。音即四面八方,不同地区人们的语言和言论。讨论言论是非是犯讳的,因此又将音纳入音乐的范围,用乐器之制品来论音,寓寄言论,这就隐得很深了。夏商周家天下统治两千多年,不同阶级,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产生了不少“自贵

而相贱”言论和传说。谬论为家政分而治之服务,以吹捧自己、伤害他人为基础。这是社会极不和谐的病态。人正治理,物无贵贱,一视同仁。将己所不欲的言论,也不强加给别人,即“谐八音”。

第六圈是八卦。王弼《明卦》曰:“卦者,时也。”时即一个时期在某一地区掌印把子的人物。这里的八卦,指人正统率下的文武两仪地方官。乾、坎、艮、震是武官;巽、离、坤、兑是文官。文武官吏围绕中央转,令行禁止,和中央保持统一,此即“统八卦”。

第七圈是八荒。《尔雅·释地》曰:“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注曰:“孤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孤音觚。”这四荒居四正,我认为可以代表八荒。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是家天下专制时代,处于不同时期的王道派文人。时处冬至北时,王道文人处潜,没有党系,故曰孤竹。《竹谱》曰:“植类之中,有物曰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小异空实,不同节目。”竹是记录历史的材料。以竹喻文人。“不刚不柔,非草非木”,是王道文人的理想。北户即背户。北同背,户是单扇门,喻家族专政。时处夏至南时,霸主实行家天下施政,王道文人从此和霸主思想绝裂,即北户。西王母,就是少女兑。家天下专政,靠风刀霜剑对基础实行收杀,兑以文化美人的姿态出现,用软刀子收杀家天下政权,即西王母之所为。古哲中“墨含醇鸠”,即西王母奉献的镜中花。《说卦》曰:“兑以说之。”又曰:“动万物者,莫疾于风。”家政人等,最喜欢淫乱,树立淫乱的少女与之接交,为富贵所爱好,故曰“兑以说之”。腐败的风气摧毁上层建筑比刀枪剑戟厉害得多,速度也快,故曰“动万物者,莫疾乎风”。《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子,就是西王母曹雪芹先生。日下是长男震。春分一过,日影下降,阳气上升。万物甲坼,天下大乱。此时的王道派扶持一位能称霸的领袖逐鹿中原,即日下。人正建立,不遗弃八荒,野无遗贤,即“被八荒”。

第八圈是八政。八政是中心,是统八的内核。《论语·颜渊》曰:“正者,政也。”一个国家的正,就是天子这个中心。八政即八方的中心,八的中心。需卦彖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天位、正中、九五,都指八政。《洪范》的八政也指中央机构。要治理好全国,先要治理好中央,即“理八政”。

为了说明上面《律历志》引文,我们再用《论语·八佾》疏作进一步解释。“所谓八风者,服虔以为,八卦之风,乾音石,其风不周;坎音革,其风广莫;艮音匏,其风融;震音竹,其风明庶;巽音木,其风清明;离音丝,其风景;坤音土,其风凉;兑音金,其风闾阖。又《易纬通卦验》云:‘立春调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闾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是则天子之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八佾也。’”

“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义极天地之变。”终天地之功，即结束家天下“天正”和“地正”之转易史。八八六十四，指《周易》全书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最终的目的，在于彻底弄清楚上层和基础何以要变化。此即其义极天地之变。“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六百十四分，以应六十四卦，太族之实也。”天地五位，即《系上》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行的生成数，即天地之合数“十”。十的含义，就是中心。日月星天体都是圆球形，测量圆球形的中心点，分上下左右，一分，中心点即十。十乘六十四，积数是六百四十分。这六百四十分，是人正太族的果实。故曰太族之实也。少数的太族，喻必要的社会管理人员。这和家天下的十羊九牧完全不同。家天下由黄钟一人开始，经历十二辰，其积实数是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这样庞大的苛政机构，人民是无法承受的。家政发展到这个地步，也只好鸟兽散了事。

“天功人其代之”，“唯天唯大，唯尧则之”，天功之天和惟天之天，都指太阳。太阳居于中心十位，能使其行星卫星正常运行。圣人学了太阳的品德，居于中央的核心位十位，也同样能使臣民正常运转。和大自然同步，即“天功人其代之”；尧学了太阳的居心品德，即“唯尧则之”。

太阳是太阳系的中数，地球的北极，是地球的中数。喻之于太阳系，太阳是中央；喻诸于地球，北极是中央。“地以中数乘者，阴道理内，在中馈之象也。”“在中馈”是家人六二的卦辞，馈作馈。馈即贵，也就是说，地方大臣要和太阳中心相一致，不脱离中数轨道，则贵则吉。故王弼注六二曰：“居内处中，履得其位，以阴应阳，尽妇人之正义，无所必遂，职乎中馈，巽顺而已，是以贞吉也。”六二是内卦，喻地方大员，故曰阴道理内。“在中馈”，也就是“以阴应阳，尽妇人之正义”。

“三统相通，故黄钟、林钟、太族律长皆全寸而亡余分。”家天下社会，三统不通，对立的势力，各自遵循自己轨道运行。人正社会，三统相通，天时地利人和，皆以全社会作为考虑的基础，故曰皆全寸而无余分。寸即忖。天正革命，将腐朽的执政者当作余分，地正专政，将王道派正人君子当作余分。人正治理，自己不步入余分的歧途，也不将自己的基础，划为余分，故曰“无余分”。三通相通，也就是《穀梁传》庄公三年的“三合”。“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而后生。”

中国古代哲学，法象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来阐明原始大同社会，家天下夺取政权的上行革命，家族坐天下的下行专政三种政体。因此，《周易》最基本的成分都是三，例如“一”乾一画由“—”三个三组成，故乾为九。“--”一画由两个“--”三组成，故坤为六。--中间的缺口也是三，称为虚数。三是

基数,是古哲讨论问题的总纲领。三表示家天下社会三极之道之抗衡,三也表示公天下社会天地人合而为一之三合。《史记·天官书》曰:“为天数者,必通三五。”为天数,即今语搞王道政治。三即太阳地球月球和王道霸道亡道。五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用于社会,即发展生产和行施赏罚。能正确地认识三,能正确地应用五,即“必通三五”。

第十二章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上)

《书·舜典》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是古代大同党人的政治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政治归宿处。大同党人的矛头，直指家天下制度，为家政所不容，因此隐晦得极深。《系上》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这里的“君”与“臣”，即言璇玑与玉衡。中国古代人文学，通过中国古代的自然学隐密了自己宗旨。家天下历史证明了，“慎密而不出”的策略是正确的。家政如果从圣贤的“言语”中察觉了王道派的“齐七政”的总归宿，中国不知要演多少次焚书坑儒的悲剧。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将成为被毁灭的对象。中国古代的文字狱，充分证明了家政的愚昧凶暴和其残忍性。

《系上》曰：“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上文论及了《易》的部分研究对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易》探讨的对象是“极深而研几”。家天下转易史的取代势力是“深”，如《乾》初九之潜龙；家政转易史的执政势力是“几”，如《乾》九五之飞龙。古哲生活于乾坤转易时代，“极深而研几”，即由哺育一只雏鸟开始，使之最终成为鸿鹄；培养一个普通的百姓，使之成长为全国的领袖。通过圣哲深奥的文籍，觉醒了诚实的明哲之士，即“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通过圣人取天下时期的实际施政，使忠正的政治家学到施政本领，即“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是思想一致的结合，不是一方强令一方执

行,故曰“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强权奴役是“疾”,神思一致,心悦诚服是“不疾”。不疾而相联系,即“速”。速,束也。思想一致,不要行命,自愿辐辏一轂,即“不行而至”。《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即极深、研几、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隋末唐初,王通办学,完成了圣道的一部分任务。

“在璇玑玉衡”之“在”,孔传训“察”。疏曰:“在,察《释诂》文。”《释诂》曰:“在、存、省、士、察也。”《广韵》曰:“谛也,知也。”在训察,用省知之义。省知是对事物的理解。如果对事物没有真知灼见,“在”只是一句空话;只有洞察事物之本质,才谈得上“在”。

“在”在《易》内,用的很多,意思同居、处、履、正、用等。具体讲,一、政治家已得到的地位,用这个地位发挥作用和发号使令是“在”。《乾》文言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阳在下,即潜龙居初九发挥作用。《大过》初六曰:“籍用白茅,柔在下也。”籍即初六,“用白茅”即撰写家政欣赏的空洞无物的文体。“柔在下”,即以阴爻居下卦之下初位。《师》九二曰:“在师中,吉无咎。”九二是改朝换代掌握军事大权的军师。居于二位,是行师的一卦之主,是部队进退的行令者,故曰“在师中”。九二行师,敌强己弱,只有取得胜利,才能免咎,故曰“吉无咎”。《家人》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馈。”《家人》是论述大同党人的卦。富贵建家政,王道建家党。家人党的领袖是九五。九五的教导,六二照办。并安居于二的地位,即“无攸遂,在中馈”。《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鸣鹤喻一时代水平最高的预测家文人。“在阴”,即以阳爻居二位。“其子和之”,指九二的同观点者,会照其预测行事。

《坤》六五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家政持胜时代,中央或地方的一些执政者,不用暴力专制,用文明教育的治理获得一定时期的安定,即“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乾》九五“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飞龙能居于九五天位,是圣哲指挥的结果,故曰“大人造也”。匠人埴埴,造出产品。此处之造,亦取此义。《履》上九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一时代的文人,在文化建设领域,获得最好成就,家政也承认了他的成果,即“元吉在上,大有庆也”。大有是“上下应之”的另一说法。社会的贤哲尊重上九,家政之开明者也尊重上九,即上下应之大有之象。《豫》上六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安乐怠惰是“豫”。苟且偷安,寻欢作乐,不顾后果是“冥豫”。如不改变,前途险恶,故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表达爻之居位与为政用“在”,表达卦之居位与为政亦用“在”。《大畜》大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大畜☰上☷下,艮是山,乾是天。乾在山内,即“天在山中”。这一卦之艮山喻家政,乾天喻战争。家天下革命取得胜利后,在一段时期转为和平,乾马不敢造反,屈伏于艮山之下,即“大畜”。《复》大象曰:“雷

在地中，复。”复☳上☷下，坤是地，震是雷。震在地内，即“雷在地中”。这一卦的坤地喻人民，震雷喻夺到政权的王霸领袖。这一卦，人民居上，贤圣在朝，恢复了社会应有的地位，这就是“复”。复者，反本之谓也。

在论述上讲，上面的“在”都讲已得到的地位。下面论述一些政治家的精神寄托处，以及政治家要想得到的地位，也同样用“在”。《临》上六曰：“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王霸联盟革命取得很大胜利，家政中的资明人士也对旧家政失去信心，想和下卦兑结合就是“临”。临即自觉主动从天上下来。上六与九二离得很远，阴阳不应。但上六很赞同九二之施政，故称“敦临”。“志在内”即思想与下卦九二之结合。王弼注曰：“处坤之极，以敦而临者也。志在助贤，以敦为德，故云敦临吉。虽在刚长，志行敦厚，刚所不害，故无咎也。”孔疏曰：“虽在上卦之极，志意恒在于内之二阳，意在助贤，故得吉也。”刚与贤皆言九二。

《咸》初六曰：“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王注曰：“四属外卦。”《咸》彖曰：“咸，感也。”凡政治家的观点相一致和政治家所要追求的地位，以咸表示。初六居下卦之下，想当个家政的臣子“拇”，即志在外卦九四。给家政做臣，不是做忠臣，而是当奸臣。以阴居阳表明不是忠臣。给家政做臣，不和人民的利益挂钩，故王注曰“所感在末。”孔疏曰：“志在外者，外谓四也。与四相应，所感在外。处于感初，有志而已，故云志在外也。”志是理想，未成现实。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家天下的上行期，也就是王霸联盟的取天下期，为“泰”时。泰时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是人民扬眉吐气的时期。故卦辞曰：“小往大来，吉亨。”《易》内，丧权为“往”，得权为“来”。小人丧权，大人得权，即“小往大来”。初九是大革命的发难首唱者。由于初九举了义旗，九二九三也举起义旗，就是“拔茅茹，以其彙”。

推倒家政的旧政权喻拔树拔草。茅茹即茅如，喻军国。家政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武装，故以“茅茹”称之，“以其彙”即《乾》文言指出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秦末大起义，陈、吴振臂吼，刘、项跟着来，三阳有共同的“拔茅茹”目标，故成为一定时期的“彙”。王注曰：“彙，类也。”彙与类，即言三阳的志向同。“征吉”，指三阳的拔茅茹革命不退则吉，故曰“征吉”。“志在外”，意同“拔茅茹，以其彙”。志在外，也就是推倒军国专制，取而代之。《咸》初六“志在外”，只取得奴才的地位，《泰》初九“志在外”，一心想取得主子的地位。

王弼《略例下》曰：“凡阴阳者，相求之物也。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故凡阴阳二爻，率相比而无应，则近而不相得，有应则虽远而相得。”“志各有所存”，即“志在”之不同。身在曹营心在汉，即志各有所存。政治家有了自己的主义，即使同处于一个集团，也不是内心的同志。志各有所存的人，在一

个权力机关行政,即使不敢公开对立,也必然暗地捣鬼。

《淮南子·原道训》曰:“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系者,其行足踳株蹈,头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见也,呼之而不能闻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见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于小则忘于大,在于中则忘于外,在于上则忘于下,在于左则忘于右。”此论指出,站在富贵小人立场,就是“神失所守”。“足踳株蹈,头抵植木”,即言成了寄生小人。“踳”是贵的繁字,株蹈即朱滔,义同朱门。朱门富贵在小忘大,在中忘外,在上忘下,在左忘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注螳螂,持弹者居其后。顾此失彼的思想方法,导致家政最终失败。

《礼·中庸》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不能期月守也。”“予”指唯我独尊的家政统治者。由冬至到夏至,是王霸夺权期,五月未尽,亢龙已生。推倒旧家政是“中庸”。守中庸不能尽五月,即“不能期月而守也”。不能期月而守,走上了背离人民的道路。背离人民,就是“神失其守”。

《礼·大学》曰:“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家政必有“忿懣”“恐惧”“好乐”“忧患”四幽灵随其邪心而回转。由于其统治非中庸,引起被遗弃者的不满。谁不满,执政者便将谁划在另册,此即“忿懣”。忿懣越多,树敌越多。惧怕敌人报复,因此恐惧不离心。为了说明他们是富贵,讲豪华,比阔气,大吃二喝,游山田猎。为了供其享福,横征暴敛。这就是富贵的“好乐”。人民被逼得起来造反,抢库仓,烧衙门,杀官吏,常使富贵处于“忧患”之中。

“神失其守”,“心不在焉”,都是不畏民志,不知本的反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基础一定人心齐,又将转出覆舟史。

政治家有无预测力,就是要看其能否察知将要出现的政局。《需》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说卦》曰:“需者,饮食之道也。”《杂卦》曰:“需不进也。”霸主复辟了家天下,就是大象的“云上于天”。云上于天,脱离了大地。享荣华受富贵,先始于饮食。像《红楼梦》记载的那样,吃山珍海味,稀奇古怪。处于此时此地,王道大臣能否抵制这种腐朽,对“其义”贤哲是个很大的考验。掉进珍馐玉食的浊流,即是陷入了险境,也就是“困穷”。穷即腐化了官僚,古哲亦称穷奇。困即被穷奇同化。中国历史上,一些廉洁的王臣,食不重味,衣不被锦,此即“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险在前,即富贵的腐朽生活给人们设下的陷阱。往前走,便陷下去,故曰“险在前也”;不往前走,陷阱失去了作用,故曰“需,不进也。”不进,不陷入泥坑。见险

而能止，不被穷奇同化，就是人道的保持者。

《蹇》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新生的革命势力，由于政策上失误，脱离了人民，使自己成为行动不便的跛子“蹇”，致使困守山头。如不改弦更张，前途险恶。如能改变策略，则转危为安。《蹇》九五是一卦之主，是上行的进步势力，善于改过，故曰“见险而能止，知矣哉”。“知矣哉”是见险能止的关键。知即理解，“矣哉”以语言之尾喻人民，“矣哉”同文中的“大人”“西南”“中”。耆周之西南是“☷”地。“往得中”之“中”，指六二。六二古哲亦称“天府”，今语人民大众。“往得中”“见大人”“尚中正”，都言施政要给人民带来实惠。让大众来支持自己的正邦大业。东北即下卦艮。家政失败，困守东北，死于东北，故曰“不利东北”。东北是众叛亲离，行将灭亡的隐称。医治蹇病的法门，政策施利于人民，求得人民支持，此即“蹇之时用大矣哉”，大矣哉即尊重民心。

《乾》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霸主复辟。皇亲国戚掌权。裙带起了主导作用，才能退居不用。同霸主驰骋疆场的文臣武将，都成了贵族药渣，必欲抛弃而后快。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九四是这样的文臣武将，此时此地，怎样面对现实，是对九四的生死考验。继续居于四位，凶多吉少。由四位复归初位，成为老百姓则吉，故曰“或，跃在渊无咎”。渊是初位，无权无势之位。

人类无形体思想的着重处和有形体行动的立脚点，都用“在”表达。下面再讨论几例：

《系下》曰：“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尔命之，动在其中矣。”此处之四个“在”都是无形体。无形体是思想的产物。认识无形体，也只能靠心之官思想。只有用思想，才能找到作者的意之所在。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大象。“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即言大象。如《屯》卦之大象在初九，“其中”也指初九。大象论一时代政治时事，六爻论此一时事之三极抗衡。“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三极六爻，其中一爻起制主作用，也就是六爻里的着重爻，如《蒙》之九二。九二是人民中的圣哲，是真理的握有者。蒙之六爻，九二至为主动。

一时代的六爻，相互抗衡，有的爻胜利得吉，有的爻失败蹈凶，有的爻不吉不凶，保持了现状，此即“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易》将社会喻为车轮。抗衡的力量推动车轮转动。故曰“相推”。对立双方即“刚柔”。“变”言六爻之变，“其中”包括了全卦六爻。刚柔相推的原动力，基于各自的天命世界观，遵循什么轨道运行，都受各自的天命观制约，此即“系辞焉尔命之，动在其中矣”。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绝大多数,都有两种“动”的前途选择。接受王道的指导,是系辞命之,接受亡道的指导,是焉尔命之。《蒙》上九曰:“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即言解决愚昧的不同施政。利用愚昧者的弱点,以欺诈的手段惩治之,是“为寇”。为寇,也叫智者诈愚。智者诈愚,是家政焉尔常用的手段。蒙昧者不明,欢迎他们前来受教,循循善诱,真诚开导,使之洗心革面,改恶从善,是人道系辞常用的方法。这种“动”也体现于全卦六爻,“在其中”,立言全卦。

有形体之在与不在,如“在朝”“在野”,“在家”“在外”,“在阳间”“在阴间”,意义易明,这里不再论述。

《老子》二十四章曰:“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在道”义同“在璇玑玉衡”,道是形而上,璇玑玉衡也是形而上,意义相通。“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意思是,站在圣人的立场讲,家政统治者,如同征途上用不着的行李和多余的食品,说明他们是人民的沉重的包袱。王弼注“在道”曰:“其唯于道而论之。”即言站在大道立场说话。古代人道的思想和实践相一致,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道”或曰“璇玑玉衡”,是人道的思想体系,也是行动实践。《论语·里仁》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老子》二十二章曰:“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一以贯之”,义同“抱一”。

“在璇玑玉衡”,“在道”,都是通过心之官艰苦的思考,方能获得的知识。我们民族的表达形式,无形体都是通过有形体来加以说明。在、履、居、处、正、用、由、使、行都是有形之动,这些都可以很好地表达无形之“存”。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璇玑玉衡”。安国传“璇玑玉衡”曰:“璇,美玉;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孔颖达疏曰:“《易·贲》卦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日月星宿运行于天,是为天之文也。玑衡者,玑为转运,衡为横箫。运玑使动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者是也。马融云,浑天仪,可旋转,故曰玑衡,其横箫所以视星宿也。以璇为玑,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

由于文字狱摧残,古哲注书,也实在太难。璇玑玉衡明明是天心地心,用再比譬的语言说出,便成了天文仪器,玑是旋盘,衡如察星管。这种以小喻大术,有时反而增加了深度,增加难知度。舜时中国有无浑天仪,我尚不明白。孔氏用浑天仪阐明璇玑玉衡,是否可以说璇玑玉衡是浑天仪的前身?经文和注疏文中的三个称名,即“璇玑玉衡”、“正天文之器”、“浑天仪”,三者异名同质,指大道的思想,大道的作用,大道的自身,也可以说成是大同党人的思想体系,也就是人道的天命观和处世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不论儒家,也不论道家,其思想体系之精粹,即中心统摄

论。璇玑玉衡是中心统摄论的另一称名。如同中国称神州一样。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体为外衣论述中国古代人文学。太阳系天体之太阳,是太阳系天体之中心体。太阳之中心太阳核,又是太阳的中心体,古哲亦称“天心”。璇玑即言太阳核“天心”。喻诸政治,太阳系是一国,太阳是中央,太阳核是中央的第一把手。因此,“璇玑”也就是大同社会中央的第一把手。尧让位给舜,舜以圣人的思想来考察自己是否与天心相合,也就是看自己有没有做君王的水平。经过思考,感到够格,故曰:“舜察天文,考齐七政,而当天心。”当天心即有做君王的才能。

璇玑之“璇”,古哲亦写成“旋”“璇”。这几个字意义相同。安国传曰:“璇,美玉。”璇意取其“美”,故美玉也就是璇王。《易》内之“美”,不指奇装异服,加以各种徽章妆饰,使人变为“神”,靠外表哗众的所谓“美”,而是指君王握有施政进退的主动权。《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此经之“正位居体”,“美在其中”,义同“在璇玑玉衡”。天体喻人事,不居中,便无公平;无公平,便无主动;无主动,便失去统摄力。家政君主,美在其外,装扮如菩萨,其施政结果是:“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见《礼·缁衣》)政、教、赏、罚失灵,或者转向其反面,《易》称之为“丑”,称之为“恶”。

《论语·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成美成恶,指夏至建政定鼎而言。建立公天下,“成人之美”;建立家天下,“成人之恶”。小人成人之恶,建立贵族专制政权,使自己成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丑恶对象。质的张而弓矢至焉,使其政权风雨交加,陷入被动。“君子成人之美”,美在其中,握有主动,施政以凯旋而结束。《西游记》之美猴王,义取《坤》文言之美,言大圣之所在。美在其中,即和民心一致。人民不希望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更不希望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执政者能满足人民的这一要求,就是美,就是旋。《荀子·解蔽》曰:“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夫即彼,指富贵;此即吾,指贫贱。有权有钱的人不能侵害无权无钱的人,才是“壹”。壹即大一。

《履》上九曰:“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中国古代的王道文化,虽然经历了无数劫难,王道文人也经历了种种不幸,有的人甚至被杀害。但是中国的王道文化,始终没有被家政吞噬掉,在中国古代,文化大旗仍由王道派高举着。《履》上九是一时代王道文化的旗手。上九的成就,不仅王道派承认,家政也不得不承认。此即“元吉在上,大有庆也”。取得全社会的承认,即“大有庆”。

王弼注曰:“祸福之祥,生乎所履,处履之极,履道成矣,故可以视履而考祥

也。居极应说，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也。”孔颖达疏曰：“旋谓旋反也。上九处履之极，下应兑说，高而不危，是其不坠于履，而能旋反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王道文人的书籍公诸于世，是“视履”。《书·洪范》五福，五曰：“考终命。”兑六三能履居上九，说明中途没有夭折，以考老吉祥而结束，即“考祥”。书籍在人民中流传，即“视履考祥”。“其旋”义同居上九。旋是璇玑之省称。“元吉”也就是“大成”。元吉大成的标志是，“居极应说，高而不危”。卦之六位，三与上为应。上九应六三，即“居极应说”。所谓应说，就是上九给诚实的思想家指明航向。王道文人名气微弱时，易被昏暴摧残，一旦名气很大，即使对家政有所不顺从，家政考虑到自身的利害，也就容忍放行了，故曰“高而不危”。在家天下，王道派是奴隶，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君子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而被弃置不用。“旋谓旋反也”，表明履上九，取得文化上的领导地位。这个地位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故曰“旋反”也。

《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夫子是“视履考祥，其旋元吉”的集大成者。孔子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仪表，是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的必然结果。孔圣人是中国文化的璇玑玉衡，有言论自由的今天，诚实的中外学者，是会恢复圣人的伟大形象的。

《史记·天官书》索隐引郑玄注大传云：“浑仪中筒为旋机，外规为玉衡。”简即通。《系上》曰：“往来不穷谓之通。”通即通人达才领导的社会。只有通人达才的领导，才能做到在野在朝都有路可走。在野为往，在朝为来，往来皆善，故曰“不穷”。

璇玑之玑，古哲亦写成“几”，“机”。机的同义词是枢。枢与机联用，写成“枢机”、“机枢”。机与枢都指事物的制动之主。机是弓弩之搬机，枢是门转，矢簇起动靠搬机，门扇运转恃户枢。太阳系天体之太阳，是太阳系天体的制动之主，故以机枢喻之。

“玑”、“机”，《易》作“几”。几既指王道大政的建设者，也指小人专政之奉行者。《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此经之“几”指王道派和其理想。“至”是能达到目的的另一称谓。古哲认为，贵族梦想永远富贵荣华，只是痴人妄臆，永远不能“至”。夸父追日，即说明其不能至。“知至至之”，即懂了大同目标，并为此目标奋斗前进。政治不是个人的事，需要和同志结合，共同建设大同社会，即“与几”。

“与几”之几，即《屯》六三的“君子几”。君子几是王道派；君子几的对称是“月几”，月几即亡道派。《小畜》上九“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说明上九月几是家政忠实的维护者，故“妇贞厉”。巽体是阴，故称“妇”，以上九阳爻出现，也只是女扮男装。贞，忠也。厉，家政。此时之家政，处于强有力时期，故曰“月几望”。望是满月，即月之十五，喻家政的鼎盛时期。《归妹》六五“月几望吉”，和小畜上九完全不同。震体是阳不是阴，本体好。六五以阴居阳，有公正平直的属性。处于归妹时期，贵族被逼入进退维谷之地，不复古便无出路。六五以家政贵族的身份，倒向王道，即象辞所云：“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系下》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韩康伯注曰：“几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照，鉴于未形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于微兆，故为吉之先见也。”“知几其神”，有两个内容，一是“上交不谄”。取天下夺江山是“上交”，上交不被强方吃掉，即“不谄”。谄同陷。二是“下交不渎”。坐天下保卫成果是“下交”，下交不腐化，不背叛人民，即“不渎”。

“几者”即“动之微”者。动之微者，即隐藏了最终理想的一种公开的秘密活动。《荀子·赋》曰：“甚深藏而外胜敌者也，法禹舜而能弇迹者也。”深藏而外胜敌，即妆扮成敌人的模样，水平胜过敌人，法禹舜而能弇迹，即向禹舜学习，使敌人看不出破绽。禹王搞了家天下，破坏了公天下，舜让出了公天下。霸主取得家天下，让位给大道之行的公天下，即“法禹舜”。

“吉之先见者”，同《孟子·万章》中的先知先觉。吉言大同制度。一时代最早发现大同制度的人，能懂得古哲真心实意的人，就是“吉之先见者”。孟子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春秋之后，孟子的造诣最高，他是一时代的吉之先见者，他以觉斯民为己任劳碌了一生。

璇玑玉衡是王道思想的出发所和归宿处，王道派的言行神思皆立脚于璇玑。王弼《明象》曰：“故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聚会要以观方来，六合辐辏，未足多也。”此处之璇玑与会要义同，皆言太阳心，指王道思想之根本。站在王道立场，观察大皇帝、大军阀之所作所为，即“处璇玑以观大运”。大皇帝大军阀言行大运，即“天地之动”。天地之动，胜者升天堂，败者下地狱。天地所以要动，就是永远不能满足大皇帝大军阀的无厌之求，此即“未足怪也”。怪同大，即大皇帝、大军阀、大乐杀人者。《说文》曰：“怪，异也。”《增韵》曰：“奇也。”《白虎通》曰：“异之言怪也，凡行之诡异曰怪。”古代王道文学中的妖魔鬼怪，都指狂妄自大的大皇帝大军阀们。春秋无义战，即言大混战，表

现为“未足怪”，与人民的命运无关。

“六合”分有形与无形两义。以有形的小体讲，每一卦的六位是六合。六合象王霸亡三极政治家。以有形的大体讲，六合是太阳、地球、金星、木星、水星、火星。以无形的小体讲，六合指社会三极之道思想之抗衡。以无形的大体讲，六合指太阳系各天体之运行与制约。《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大聚会，是“六合辐辏”的最好的说明。站在王道会要的立场看问题，乾坤大动荡，六合相聚会，其原因是人民大众起码的生存条件被剥夺，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此即“未足多也”。《系上》曰：“方以类聚。”方以类聚，即六合辐辏。六合即新三极之道之组合。组合成新的天、地、四方，凡六合。《尔雅·释诂》曰：“多，众也。”《说卦》曰：“坤为众。”四海困穷即“未足多”。未足多，必然翻天覆地，被新六合取而代之。

玉衡是北极地心，喻大同派的地方大员。只有璇玑天心，阳而无阴，不成体统。璇玑玉衡相表里，才能行施天下为公的大政。“玉”是个复字，指王也指亡。去掉一小点，是和人民不离不弃的王道派；加上一小点，是背离人民，养尊处优的亡道派。玉衡之“玉”是王的繁体。《荀子·正论》曰：“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红楼梦》的玉，既指王也指亡，文理密察者不难区分。

《荀子·解蔽》曰：“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荀卿这句话，根据《老子》二章而来。亡道是“可道”。否定王道，可道“不可道”。亡道是“非道”，行施亡道的政策，是“可非道”。行什么道，看政治家，即在心者知不知道。心，指执政者。

《汉书·律历志》曰：“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子，以齐七政，故曰玉衡。”衡“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子，以齐七政”，是玉衡的中心任务。社会有某一问题需要解决，执政者的主要精力放在此一问题上，古哲以“建子”喻之。子言十二子。如春建寅卯辰，夏建巳午未。建寅卯辰，主于播种，深耕细作；建巳午未，主于耨耘，加强管理。

《说文》曰：“齐，禾麦吐穗上平也。”徐锴曰：“生而齐者，莫如禾麦。”《玉篇》曰：“整也。”《正韵》曰：“无偏颇也。”《广韵》曰：“好也。”《尔雅·释言》曰：“齐，中也。”齐、上平、整、无偏颇、好、中，从不同角度，说明“齐”的含义。齐七政的目的，也就是使社会具备齐的美好品德。美好的品德，即上下同心同德。

《礼·祭统》曰：“及时将祭，君子乃齐。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齐。不齐，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齐

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交于神明矣。”

这是一段假祭祀之名,托喻“齐”的重要文章。齐即一视同仁,人人平等,此即“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同“齐七政”,也就是将齐麦中的莠物穷奇铲除掉,大家都如禾麦之齐平,即“致齐者也”。家政社会,富贵贫贱不齐,法不制官,只制人民,结果是执政者为所欲为,“于物无防”,“嗜欲无止”。巧取豪夺,肆意挥霍,璇玑玉衡之齐,“防其邪物”,“讫其嗜欲”,给在位者以应有的制约,使之不脱离人民。天下统一于璇玑玉衡周围,故曰:“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交于神明矣。”神明即天心地心。

“齐七政”传曰:“日月五星各异政。”七政隐指亡道专制。亡道专制,王、霸、亡三种政治势力同时存在,故曰“日月五星各异政”。日喻王道,月喻亡道,五星地球喻霸道。白日耀紫微,三公运权衡,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政治主张的不一致,故曰“各异政”。

七政,也叫“七纪”。《左传》昭公十年曰:“天以七纪。”杜预注曰:“二十八宿面七。”天即《易》之“天道”“天文”,指亡道。七政或七纪是三极之道转太阳系外周二十八宿之政。二十八宿每一方七宿,故曰“面七”。

《曹风·鸛鸣》传曰:“《鸛鸣》刺不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其诗云:“鸛鸣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鸛鸣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鸛鸣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鸛鸣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鸛鸣是尸九之繁字。尸九义同《乾》又言之“乾元用九”。家政行二十八宿一周天为“九”。王道派利用家政发挥作用即“尸九”或曰“用九”。尸九万变不离其宗,四时皆在桑。桑即扶桑,是日出之所,主生。此即“其仪一兮”,“心如结兮”。霸亡两极,是尸九的“其子”。“帝出乎震”,大家同在东方桑。此后家政“在梅”、“在棘”,“在榛”,其“用心不壹也”。

“梅”、“棘”、“榛”,隐指夏、秋、冬,加上桑,说明家政转四时,行七政,用七纪。《尔雅·释木》曰:“时,英梅。”注曰:“雀梅。”《四时纂要》曰:“闽入夏后,逢庚入梅;芒种后,逢壬出梅。”夏属南方朱雀宿,故曰雀梅。夏有梅雨季节,故简称“梅”。《礼·王制》曰:“四夷西曰棘。”棘是武力的隐称,西方白虎宿,是家政专制力量的握有者。西属秋,喻刑杀。《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彼棘心也指处秋的棘人执政者。《淮南子·原道训》曰:“隐乎榛薄之中。”许慎注曰:“丛木曰榛,深草曰薄。”《邶风·简兮》“山有榛。”笺云:“榛本亦作藁。”《说文》曰:“藁,草盛貌。”家政处于北方玄武,中央失控,强龙地头蛇各霸一方即

“榛”。榛是丛木，草盛，地方势力割据，以强凌弱的时代。《老子》七十四章曰：“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处于榛时之家政中央，其大厦已被虫蛀空，风雨飘摇，随时有倒塌的可能。执政者也如同枯槁之木，失去了生气。乐已完结，全为忧伤包围。家政所以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全是“柔脆”造成的。柔是保卫，脆是富贵。代表富贵的利益施政，必然以枯槁见焚。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是大同党人的出发处与归宿所。“齐七政”，在上篇，同《系上》的“冒天下之道”，即埋葬家天下制度；在下篇，王道专政，不准家政露头，即《恒》彖所说的，“圣人久于道，而天下化成”。

(下)

《史记·天官书》曰：“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皆系于斗。”

上文，太史公根据《舜典》而撰写，着重解释七政。文章隐晦得极深，要求读者认真探索。

“北斗七星”省称北斗，是夜间北方天空中很醒目的七个恒星。北斗七星与太阳心璇玑地心玉衡，有恒的共性，因此，古哲用北斗七星来描绘璇玑与玉衡。“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指明北斗七星与璇玑玉衡内容相等。璇玑玉衡表示大同党人的天命观，北斗七星也表示大同党人的天命观。

《系下》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易者，象也”，指乾坤转易的发端人，一朝代开国承家，实施贵族专政的奠基人。易言其改朝换代，开辟了新纪元；象言其是野兽群中最有力量的长鼻子大动物。“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此三句，异文同质，皆指王道圣人。王道圣人，在家政的高压下，为着生存，将自己化妆成家政统治者的模样，就是此三句话所要表明的含义。

“象也者，像也”。象有“也者”基础跟随，说明不是一夫独象。“像”从“人”，说明是人道之象，不是野兽。象也者，像也，与“彖”字同义。《易》内有三种长鼻子，一是大象，二是豕，三是彖。大象喻霸道，豕喻亡道，彖喻王道。彖似象非象，似豕非豕。彖是象和豕的总合长鼻子。古哲中的总合体，有“凤”、“麟”、“龙”等，其含义与彖义同。彖是三者的总合，凤是鸟的总合，麟是兽的总合，龙是水生动物的总合。彖凤麟龙，皆言异类总合称名。

“彖者，材也。”指六十四卦而言。六十四卦，都有大象。大象是能够构成

一卦的素材。没有大象,便不能统率一个时局,王弼《明象》曰:“彖者,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比如《乾》卦之“材”,是王道和霸道;《坤》卦之“材”,是霸道和亡道。三极之道,谁起主导作用,谁就是一卦的“所由之主”。一卦所由之主,圣人通过彖辞这一形式表达出来。《法言·五百》曰:“圣人之材,天地也。”注曰:“与天地合德。”天地即璇玑玉衡。与天地合德居心即“圣人之材”。《论语·为政》曰:“君子不器。”君子不器,德在天地,不当贵族的工具政客。

彖之模样,法象而来。“爻也者”,即言法象,就是将自己装扮成亡道派的模样,化装成亡道派,即“效天下之动者也”。效天下之动,古哲亦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弼《明爻》曰:“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韩康伯注曰:“爻者,效也。物刚效刚,物柔效柔,遇物而变,动有所之,故云言乎变者也。”孙悟空变成妖精打妖精,《红楼梦》十九回小耗子变成香芋偷香芋,都是“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的最通俗的解释。化装成敌人,深入敌人内部打击敌人,古人用,今人也用。此亦“爻者,效也”。

“北斗七星”,也是“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的称名。“天以七纪”,行二十八宿,施七政,转四时;圣人效法其“七”,行七略与之周旋。北斗七星是效法七政的产物。索隐曰:“《春秋斗运枢》云:斗,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合而为斗。”

索隐:“《文耀钩》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属杓,魁为璇玑。”效法七政,圣人寓意于北斗。崇尚七政的家天下,也就成了圣人的“天之喉舌”传声筒。天即圣人,喉舌即效法圣人的家政魁杓。魁形而上君主,如同璇玑;杓形下地方大员,如同玉衡。

中国古代的王亡两极,相互效法,相互利用,谱写了中国古代文化史。《老子》十一章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三十辐,共一毂”指将对立的阶级,统一于一毂。三十即对立。培养自己的信徒追随者,即“埴埴以为器”。只准少数人进入室内,不准大家进入,即“凿户牖以为室”。这三法是家政惯用的伎俩。圣人效法其三法写的书,也就有此三性:一,不强调阶级;二,也在培育自己的信徒;三,只准少数神明之人入内,不诚实的人,不能升堂入室。效法家天下的三法即“当其无”。大同社会是“无”,指无私一己的寄生虫。家政社会是“其无”,指无有人民的权利与地位。因为外表“当其无”,利用家政,使自己“有车之用”,“有器之用”,“有室之用”。但是圣人与家政的归宿是根本不同的。“有之以为利”,即“有,以之为利”。有,以之为利,

即富有者用圣人的书,求得更多的名利。“无之以用”,即“无,以之为用”。无,以之为用,即大同人士用圣人的书,用于改造自己,改造社会人群,使之觉醒,苦海慈航。

璇玑玉衡化为北斗七星,也是“当其无”的法术,是天心地心散发的光华。孙大圣拔一撮毛,吹口仙气,化成多个大圣,使人眼花缭乱,找不到本体。璇玑玉衡变为北斗七星,是“当其无”保护天心地心之术,也是效法家政合散屈伸,诡计多端之法。

“声东击西”见于军事学;“咏桑寓柳”见于人文。古哲将璇玑玉衡之光华,发射于太空,附丽于北斗七星,反转来,用璇玑之本体研究人间学问,此术,类乎军事之“声东击西”、文学之“咏桑寓柳”。庄子为了使学者明白其中之奥秘,特撰写了《寓言》篇。《史记·庄周传》曰:“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皆寓言也。”

《说文》曰:“寓,寄也。”《尔雅·释兽》曰:“有,寓属。”注曰:“谓猕猴类,寄寓木上,故曰寓。”寄,即寄生物,自身无本根,寄寓于他物体上为生。“有”是有为者的略称,指富贵小人。家政富贵是人民身上的寄生物,庄子称其为“骈指赘疣”,《红楼梦》比为“一头疮”,赘疣与疮,都是“寓属”。身私而托公的寓属,寄寓于人民身上,如同林中享现成的猕猴类。

家政富贵是寄寓类,“效天下之动者”的圣人,也以寄寓的形式出现于社会。中国古代的人文学,都是寓言寄生学问。寓寄学问,通过家政夏、商、周,通过家政的两端人物禹、汤、文、武、幽、厉、桀、纣,通过天文地理,通过各门自然学,通过社会的民谣传说,通过宗教信仰等来寄寓自己的大同理想。庄子说:“寓言十九。”就是说,他的文章十分之九是“寓言”。中国古代人文学,大部分皆为寓言,不说十九,至少一半。明清五才子小说,都可以说是十九寓言。《周易》全书,都是寓言。中国古史的精华部分,也是寓言。

现在我们作《杓·衡·魁三建图》以示(见图42)。

太史公的“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一段文章,是依据上图撰写的。文成之后,将图毁掉,成为隐文。我们后学必须恢复其图,方有清晰条理可言。二十八宿,请参阅《二十八宿》章,十二子,请参阅《十二子》章,十二星次,请参阅《尔雅·释天》疏。十二州,请阅《史记·天官书》。地自转十二子“夜半”、“日中”等称名,请阅昭公五年《左传》注疏。太史公只用了每一环的少部分内容,我们注解者,必须全部补出。有了图,理解文字、便容易多了。

“杓携龙角”。杓是北斗七星的最末一星摇光。摇光位居东北,与二十八宿的“尾”星同位。杓即尾星。北斗七星类乎一把杓子。摇光是把子。把子是圣人手持的对象,故《说文》曰:“杓,斗柄。”斗言居中心的圣人。杓即庄子《庚桑楚》指出的“杓之人”。杓之人是尾星,也是十二星次的“星纪”。星纪指家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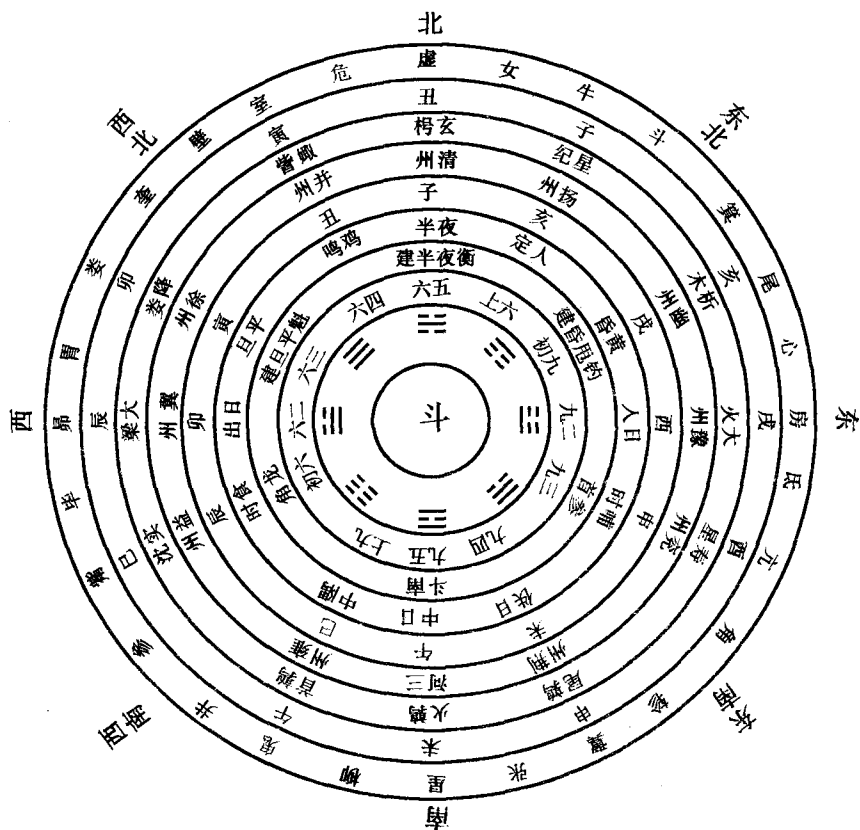


图 42

下一个朝代的创建人。

蓍圆一体的双方的对立面,古哲称“冲”、“对”、“应”等。上文“杓携龙角”之“携”,“冲殷南斗”之“殷”,“魁枕参首”之“枕”,与应对义同。不用应对,而用携、殷、枕,是麟凤其彩的表达形式。《说文》曰:“携,提也。”集解曰:“携,连也。”《六书故》曰:“悬,持也。”今语“携手前进”,亦言相连系。《尔雅·释言》曰:“殷,中也,正也。”集解曰:“中也。”“当也。”射箭,矢镞到达质的为“中”。正言正对,当亦正对之义。《说文》曰:“枕,卧荐首也。”《尔雅》曰:“軫谓枕。”首与枕头相接即“枕”。枕连系了南方轸星,故“軫曰枕”。由此可以看出,携、殷、枕都表明与蓍圆正对的一方相照应。相照应的双方,亦称对偶。

“杓携龙角”,说明斗杓与龙角相应对偶。《乾》卦六位都是龙,故称“六龙”。上九亢龙的终时,也就是《坤》初六的始时。居于终时的时事都是“角”。《晋》上九曰:“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角与维都指西南。西南维是夏末秋初的转折交替之地,体于政治,是发展

生长的结束,收杀的开始。

王弼注《晋》上九曰:“处进之极,过明之中,明将夷焉。已在乎角而犹进之,非亢如何?失夫道化无为之事,故必攻伐,然后服邑,危乃得吉,吉乃无咎。用斯为正,亦已贱矣。”孔疏曰:“晋其角者,西南隅也。”上九、角、维、西南隅,即政治家由平处亢,进入自杀自灭的“伐邑”时代。霸主复辟了家政,政权代表富贵小人,就是“道未光”。道未光,部属邑有怨气不服。不服使用攻伐征服,使之慑服。慑服不是心服,故曰“用斯为正,亦已贱矣”。

《乾》上九龙角是怎样的人物,《乾》卦作了很好的说明。“上九,亢龙有悔。”“有”言其成为富贵小人的头目,“悔”言其跨入失败的道路。“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古代哲学,要求执政者为民造福,上九贵而无位,无功位,便失去了造福的作用。不为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故曰“高而无民”。贤人指九五。九五能治理天下,挽救有悔,但亢龙拒绝执行,贤人也只好听之任之,故曰“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无位、无民、无辅,表明亢龙已成为“天下莫己若”“唯我独尊”的一夫专制者。

一夫专制,即“是以动而有悔也”。动而有悔,即“以有悔而动”。以有悔而动,即靠一小撮皇亲国戚持胜坐江山。小人专政,为小人的私利效劳,不为人民着想,其思想方法首先是悖谬的。《乾》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亢龙施政,只爱看“风月宝鉴”正面的王熙凤,不爱看反面的干骷髅。不正视险恶的前途,险恶的退、亡、丧,却向其招手。

“杓携龙角”,也可以这样解释。斗杓是黄袍加身前的龙角,龙角是黄袍加身后的斗杓。斗杓龙角,就其思想体系而论,由东北到西南观点相一致。《史记·项羽本纪》曰:“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秦始皇不论到何地,车如流水马如龙,保镖警卫一大群,阔气不过。项羽想不到为民除暴,而是想过始皇的豪华生活。军至秦都,屠咸阳,杀子婴,烧阿房,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说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项氏的倒秦革命为的是取代富贵的地位而已。

《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虽有“仁而爱人,喜施”的一面,但也说他“及壮,试为吏,为泗上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的一面。两面加在一起,也说明高祖是一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人物。“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尊他坐龙椅,也说了几句客套话。高祖八年,萧何建未央宫,“壮甚。”高祖看见不高兴,批评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解释说:“天下方未定,故可以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

“杓携龙角”，“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通过项刘两人也看了出来。“昏”取自日自转的“黄昏”时。黄是中之色，喻圣人喻大众。昏言项刘遗弃人民，背叛圣人。在背叛人民与圣人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即“用昏建者杓”。杓言其舍本逐末。项羽昏得干脆，连句客套话也没有。刘邦昏得奸猾，说一些口是心非之话。欲止咸阳阿房宫休舍，表明他爱“壮甚”的大房子。萧何投其所好，建“壮甚”的未央宫，实际“正合孤意”，不过口头上要表露几句“正人君子”的话。用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尺子一量，他的话不是心声，而是心画，是让人欣赏的，不是实施的。项与刘两大皇帝，都是“用昏建者杓”，不同的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自华”，即今日语法的主谓语，自华句法，如同自高、自大、自私、自利、自暴、自弃、自灭、自杀、自焚、自毁、自绝于人民。《说卦》曰：“致役乎坤。”“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也，故曰致役乎坤。”《礼·曲礼》曰：“为国君者华之。”注曰：“华，中裂之。”自华，是自己享受荣华富贵。为此目的，像切瓜一样，华而分之、中裂之，让富贵成为主子，人民成为奴隶。争夺地盘，争夺人民，即“以西南”。西南是☷地，喻人民与土地。从坤西南分人民分土地即“致役乎坤”。役即奴隶。贵族“致役”的目的，是求得更为荣厚的繁华富贵，此即贵族之“致养”。要自华，“致养”，就不能不“致役”。要统治役，暴力是不二法门。“自华以西南”，家政也就步入了“履霜坚冰至”的覆没道路。

“衡殷南斗”，说明衡和南斗相联系，为对偶。《三建图》中的南方称名，都有“南斗”的属性。南是二十八宿之星星。《星经》说，南斗是六星，有的书说，南斗是七星。究竟是六星，还是七星，笔者尚未弄清楚。离是南方，是《乾》九四的所在地，是日中之时，是鹑火，是“三河”，即“中州，河济之间”，是没有问题的，古哲书中是一致的。

“衡”即玉衡，指地球的北极心。凡是心，都有“○”零的属性。“衡殷南斗”，“夜半建者衡”。衡即夜半。夜半，今日亦称零时。古哲用零，皆写为“灵”。夜半灵，属于王道思想体系，故《书·泰誓》曰：“惟人万物之灵。”衡殷南斗，是三极之道里面的霸道。霸道的理想是，国家的大一统，人与人之间也能过得去。夜半建政者，自己不想成为富贵，作威作福。南斗之德，见于《说卦》。南斗是能变为王道的霸道。

《说卦》云：“相见乎离。”“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家政社会，人与人不相见。思想上不相见，财富上更不相见。“逢人只说三分话，却莫抛露一片心”，是思想上的不相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财富上的不相见。“相见乎离”，指思想上的相见和财富上的相互关照。披肝胆，露真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

罪，闻者足戒，是思想上的相见。物质上不占不贪，先人后己；关心他人，甚过自己，是财富上的相见。“相见”是圣人的处世哲学，故曰“离也者，明也”。相见不是少数人相见，大众不相见，而是“万物皆相见”。万物皆相见，就是“南方之卦”，南方之人，南斗之德。

霸王联盟革命，圣人只是政策指挥上的“主”。主的表现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通过霸主而去实施。在行动上，圣人的地位仍然是“从”。南方复古，主从关系发生了质变，圣人为主，霸主为从，此即“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天下指霸主。“盖取诸此”，此，是也。社会之人，能者为领导，不能者为部属，这是大同社会的制度。圣人为君南面，霸主为臣北面，是恢复事物本来面目的大好事，故曰“此”。是是“日正”之复字。恢复了太阳中心制主的作用，就是“日正”。日正制度，即“衡殷中州”。中州同中国，即行中庸之道的国家。

圣人不能南面，霸王联盟革命队伍将向鹑首和鹑尾两极分化。“衡殷河、济之间”即指这种分化。《说文》曰：“火，毁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南方是鹑火，鹑火的分裂即“毁”。

二十八宿之南方宿，称朱鸟、朱雀。鹑从鸟，亦明为鸟属。《埤雅》云：“南方朱鸟七宿，曰鹑首、鹑火、鹑尾。”三鹑是七宿的小概括。“鹑”是鸟与享的复字，鸟是朱雀，是家政转至南方的时局。《释诂》曰：“享，献也。”政治家愿意为什么人服务，就是“享”、“献”。鹑火分裂，向西转，成为“鹑首”，献身于家天下。《礼·曲礼》曰：“犬曰羹献”。献身于家天下，成了富贵的犬。富贵的犬有成为狗肉汤锅的危险，故曰“羹献”。

不向西转向东转，成为“鹑尾”。成为鹑尾，献身于公天下。《释言》曰：“献，圣也。”向西转，成鹑首，是家政的积极分子；向东转成鹑尾，是家政的落后分子。首喻领走于前头，尾喻随行于末后。

《老子》六十四章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此经论及了三极之道之建政，也论及了杓、衡、魁三建的结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指衡建霸道。霸道成功，是王霸两极“合抱”的产物。故曰“合抱之木”。合抱之木，由于家政的背叛，导致其失败。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言乎此。“毫末”即“衡”。毫同豪，喻家政。末喻家政的叛逆者，主持公正之人，义同“鹑尾”。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指斗杓建立的鹑首政权。鹑首政权是九州的统摄者，又高高在上，故曰“九层之台”。九层之台是人民的沉重负担，故曰“累土”。土即人民。累土政权，结局凶险，故曰“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指魁斗建立的大同政权。“足下”同《系下》之“履”，都指鞋。人民是社会之足，圣人承载人民，故称“足下”亦称“履”。圣人承载人民，行无为治理。无为而无不为之，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故曰“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衡殷中州河、济之间”，殷中州是复古，上已论及。“河”言江河，一指鹑尾。《法言·君子》曰：“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注曰：“四渎，江淮河济。”“终入大海”，是古哲建成大同社会的理想，革命失败，未能建立中州政权，个人入大海，即“殷河”。《论语·子罕》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失了权是“逝者”，逝者如长江入海即“如斯夫”。“昼夜”喻家政，“不舍”，即不随家政俯仰。不随家政，回到大海，即又回到了人民之中。

“衡殷济”，转鹑首。“济”即《既济》卦反映的时局。“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转为富贵，掌了大权，即“既济亨”。能成为富贵者，只是少数人，即“小者亨也”。既济之初，圣人的风采尚盛，表现为领导强有力，基础真诚拥护政权，即“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刚柔正而位当，表现在卦上，是九五与六二相应。既济初期，人民获得部分解放，是社会转入太平的依据，此即“初吉，柔得中也”。但是家政立足于对人民的压迫与盘剥，事事抄袭老亡道的施政，最终还是山穷水尽，没有办法。此即“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魁枕参首”是王道派的应对配偶。《博雅》曰：“魁，大也。”正义曰：“魁斗第一星也。”大即大人，是《易》内大、中、小三人里面的王道派。三极之道的三种领袖都是“斗”，而魁斗是最大的量器，故曰“魁，第一星也”。魁枕参首，指王道派转入鹑尾而言。王霸联盟分裂，魁又成为不同凡俗的老百姓。《尔雅·释鱼》曰：“鱼枕谓之丁。”《溢法》曰：“述义不克曰丁。”革命失败，留下了革命的经验，成了又一次革命的精神食粮，魁又与新霸道相联系，即“鱼枕谓之丁”。“述义不克”，即言王霸革命的失败。

嫦娥盗窃了革命果实奔月，大人随江河而归海。三人行社会，并未得到改变，归海的王道又成了第一星，成为“参首”。参即大写“三”，首即“第一星”。王业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包括被推翻的亡道阶层在内。《荀子·王制》曰：“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天论》又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参首效法自然天地，对社会成员一视同仁。参首不同鹑首，鹑首是豪门权贵之首，与人民不相干。参首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荀子·劝学》曰：“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贵其全即贵全社会，不贵虱虱寄生虫。

“平旦建者魁”。平旦是日出前的时辰,表示王业的出发时期。《说文》曰:“平,语平舒也。”《广韵》曰:“平,正也;平,和也。”《增韵》曰:“平,坦也;平,均也。”《释诂》曰:“平,成也。”“平”、“舒”、“正”、“和”、“坦”、“均”、“成”,是王道派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政治归宿处。这个归宿,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太平的桃花源社会。

《穀梁传》宣公十五年曰:“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义也。人者,众辞也。平称众,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注曰:“各自知力不能相制,反共和之义。”《左传》宣公十五年疏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穀梁》假“宋人及楚人平”,揭露家政争夺,倒霉的是人民,家政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用宋楚之战,论述了大同社会之平成。“善其量力而反义”,也就是“各自知力不能相制,反共和之义”。“人者,众辞也,”指有大同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有人民,所以称“众辞”。这次战争的成平者,是宋华元与楚司马子反。他们是“人”,不是杀红了眼睛、不顾后果的鸟兽。平治天下,是人民大众的愿望,故曰“平称众,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是家政的所谓平,靠风刀霜剑换来的暂时的潜伏之乱,故曰“不道”。大同社会是王道派统存的社会,平就是平,冬无愆阳,夏无伏阴,“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此之谓也。“吾人”,大同党人。《孟子·滕文公》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是“平旦建者”,他的理想是平治天下,“反共和之义”。

“各自知力不能相制”,归于和平;大同社会的吾人领袖,掌握平衡,不准制人者再兴妖作怪是“平”。平等的人群,光明正大就是“旦”。《说文》曰:“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旦,明也,是昼日政治,异于家天下暗夜。“从日”,指全社会皆围绕太阳中心转,而不是家天下政出多门,“三公运权衡”。“见一上一地”,即政权既代表政府的利益,也代表人民的利益,利益相一致,故曰“一上一地”。一上一地,也就是《老子》三十九章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见一上一地,不同于家政,只见有权有钱的富贵,不见无权无钱的人民。

王道派是平旦的建政者,平旦的对偶,是巽东南纯阳用事之地,是角亢寿星居住之所,是中国江河之汇聚处。《易》将蓍分为阴阳二分,子午以东为阳,子午以西为阴。阴阳两半规再二分,东北维为“阴阳用事”之地,东南维为“纯阳用事”之地;西南维为“阳阴用事”之地,西北维为“纯阴用事”之地。子午以东是王道革命的上篇,也是家政的上行取天下篇。由子至卯,是霸主居地下的时期,由卯至午,是中原逐鹿,武装夺权期。王道革命寄寓于霸道革命之中。“纯阳用事”阶段,指挥者是王道派。由午至子是家天下持胜坐江山阶段。家政在历史长河中有所建树,在“阳阴用事”时期。由酉至子,是家政急剧衰退时期,是幽厉横行,群魔乱舞的时期。

《释天》曰：“寿星角亢也。”《说文》曰：“寿，久也。”《汉书·王吉传》曰：“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史记·封禅书》索隐曰：“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正义》曰：“角亢在辰为寿星。”《老子》三十二章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寿星是存在最久的星球。依据古哲“道生一”的理论，太阳是太阳系天体的创始体，比行星和卫星的寿命久，因此太阳称“寿星”。王道派取法于太阳，因此也就有了寿星的品德，故亦以寿星称王道。

孔子与老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们都是“南极老人”星。他们的伟名，将和中华民族同时存在下去。老子也好，孔子也好，他们的光辉思想，自始至终，没有离开人民，此即“不失其所者久”。孔、老早已与世长辞，但是他们哺育我们两千多年。他们的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成了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善良的人民要继承他们的事业，会弘扬他们的文化，此即“死而不亡者寿”。

寿与夭，基于三极之道之比较。霸道是个不独立体，其存在如白驹之过隙，极为短暂，最终向王与亡两极转变。夏禹王家天下后，演了数十幕威武雄壮的白驹过隙的大型剧，都向右转，成鹑首变为贵族政权，圣人理想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公天下还没有出现过。亡道政权，长久者维持数百年，短暂者统治数十年或数十天，还没有一个朝代突破千年关。家天下在数百年的统治过程中，中期到后期，富贵也没有什么愉快可言。

“黄柏木作磬槌，外头体面里头苦。”家政的中期与末期，像个老肺癆，躺在床上死不去也活不了。《豫》卦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这就在讨论苟延残喘、折磨人民的疾病政权。周王朝从春秋到战国，前汉的王莽时代，后汉的董卓曹操时代，六五皇帝都是乘刚者，一切受九四的摆布。做九四的傀儡即“乘刚”。“贞疾”，说明家政子弟还不愿抛弃寄生生涯。“恒不死”，说明短时间还咽不了气。不死的原因，人民已离心，但还没有产生叛意，此即“中未亡也”。

大同社会不是以千年计算，而是以万年和几十万年计算。夏以前，中国是大同社会。这个社会也有民族之间的战争，但是领袖始终没有背离人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禹贡》表明的地理，中国已很辽阔。中国人的语言很复杂，但中国人的文字基本相同。语言相异，表明不是一个部落的繁衍扩展，而是多民族的结合；文字相同，表明各民族之同化。中华民族是各族人民同化的产物。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进入家天下后，家政奴役本民族、也奴役别的民族。征服与奴役不能同化，也是历史事实。

原始大同社会的领袖讲推让，出于利民，出于公心；而不是基于物质享受。家政之传子弟，基于私心利己，基于物质享受。远了不说，满清末年，中国人民

的大多数,特别是边鄙地区人民,他们的生活是极度悲惨的。中国的贵族,过着怎样糜烂的生活。古迹皆在,记载也不少。唯在私一己,不肯活群生,执政者可以从鸡脚炼出油来。积少成多,够贵族挥霍。

原始大同社会的领袖,尽欲活群生,不唯私一己,他们给人民以生活出路和神思自由。人民有了痛苦,他们食不下咽,寝不安枕。他们与民同乐,而不是独乐其乐。公心与私心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天命观,而不是物质之多寡。不患寡而患不均,相让吃不了,争夺不够吃。“魁枕参首”。圣人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让人类大化归一。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霸业失败,王道派左转居鹑尾归海,又成了另一次革命的传播者,此即“魁,海岱以东北也”。《说卦》曰:“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魁:海、岱、三者异文同质,都指寿星。《说文》曰:“岱,泰山也。”《白虎通》曰:“东岳为岱宗者,言万物更相代于东方也。”“以东北”,就是培养另一次革命,也就是“万物之所成始也”,万物之成始,取代老家政,即“万物更相代于东方也”。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是玉衡地心,帝是璇玑太阳。地心承载太阳心,故曰“斗为帝车”。斗是天心的直属体,属中央,故曰“运于中央”。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经历太空之东西南北四乡,不论经历何乡,衡起持平作用,故曰“临制四乡”。昼日为阳,夜间为阴;子午以东为阳,子午以西为阴。此即“分阴阳”。地球升降于南北回归线四十九度之间,降于北回归线为夏至,升于南回归线为冬至;升降于赤道为春秋二分。二月春分建奎娄,五月夏至建东井,八月秋分建角亢,十一月冬至建斗牛,此即“建四时”。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为三百六十度,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去分,每行得七十二度。五行行政,以七十二度为限,也就是赏罚保持中庸制,此即“均五行”。五行行政,由一个中心任务,转移为另一个中心任务,此即“移节度”。

“定诸纪”之纪,指王道与亡道两种制度的领导人。《史记》公天下与家天下的君主传略,都用“本纪”作题,即指一时代社会起指挥作用的领导人。家政的创始人东北斗杓,也称“星纪”。《广韵》曰:“纪,极也。”极指中心人物。《玉篇》曰:“纪,绪也。”《说文》曰:“绪,丝耑也。”丝耑即丝端丝头,喻领头人。《秦风·终南》“有纪有堂”传曰:“纪,基也。”上面可以看出,事物的起始体,以“纪”称之。

公天下虽然解体隐去,但公天下的继承人,在中国从未中断过。他们是大同祖先的孝子,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正气。他们没有掌一国的主要大权,因此,史家也没有为他们立“本纪”。但是公天下的继承人,大有人在。《礼·礼运》之

“以日星为纪”，《礼·乐记》之“中和之纪”，《礼·祭义》之“民纪”，《左传》成公十五年之“天地之纪”，《荀子·尧问》之“天下之纪”，《老子》十四章之“道纪”。这些“纪”，异名同实，皆言大同逸民，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

《老子》十四章曰：“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王弼注曰：“上古虽远，其道存焉，故虽在今，可以知古始也。”古始即原始大同社会。“知古始”包括了懂得原始大同社会之公心制，还能按古始公心生活的人。原始社会，离我们虽然很远，但好古博雅的君子，在我们的人群中生活着，此即“上古虽远，其道存焉”。通过生活中古始逸民之品德，可以了解大同社会之淳风敦俗，此即“故虽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荀子·尧问》曰：“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正身之士，即天下之纪，富贵于之如浮云；“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即不背叛自己的王道理想，永不背叛人民。

公天下社会，璇玑日心是一国的制动之主，玉衡斗是朝内居地方的大员，是地之车，其作用是实施帝命。在家天下社会，璇玑隐于民间。玉衡斗成了金木水火对立冲击的对象，即使有时得势，为时亦短。不论公天下或家天下，斗衡的作用很大，一系列政事，由斗实施，故曰“皆系于斗”。

杓、衡、魁之建政治，就是“七政”。齐七政，必须在璇玑玉衡。不用璇玑玉衡齐七政，而用斗杓西南齐七政，谓之以乱治乱。以乱治乱，走马灯转易。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人民与政府都晦气。《荀子·礼论》曰：“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此之谓也。“礼义”，璇玑玉衡主内，“情性”转二十八宿四方主外。主内劳心，主外劳力；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

第十三章 河图与洛书

小 序

《系上》曰：“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是《易》论及的河图与洛书。为了深入讨论河图与洛书，对于“天生神物”，以下三句话先作些注解。

“天生神物”，义同《老子》四十二章的“道生一”。道生一，在自然界，自然生了太阳。太阳是太阳系的制动之主，是太阳系万物生长之源。太阳在太阳系的作用，是其辉光普照和强有力的统摄。道生一，在社会里，自然生了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领袖，公正无私，功被天下而强有力，成为社会发展之本，人民幸福之源。太阳是大自然的产物，大同社会的领袖也是大自然的产物。太阳的伟大品德是无私，大同元首的伟大品德也是无私。圣人效法天体太阳，效法大同社会领袖的高尚情操，以美利利天下而不为己，即“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太阳在天体的地位，大同社会的历史，通过艰苦的思索，才能认识，故曰“神物”。神，思也。圣人则神物，恢复大同社会，是王道派的最终的政治归宿。《中庸》的“祖述尧舜”言乎此。

天地即大地。“天地变化”指地球在宇宙的升降运动。地球的冬至，太阳直照南回归线二十四度，从此降俯，经赤道降俯至北回归线二十四度，于时为夏至。由夏至开始升仰，经赤道，升仰至南回归线，于时又为冬至。大地升降仰俯，周而复始。由冬至至夏至，降俯为“变”；由夏至至冬至，升仰为“化”。地球的俯仰变化，有类于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历史。冬至至夏至，喻夺权取天下；

夏至至冬至，喻掌权坐天下。取天下为变，坐天下为化。圣人效法家天下的变化，于是提出了推翻家天下制度的两步，先变后化。《中庸》之“宪章文武”，即言“天地之变”，《复》卦之“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即言“天地之化”。至日指夏至日。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即圣人灌注了天道思想的变化。这个变化，古哲称霸道革命，也称中道革命。王霸联盟取天下坐天下即指这种革命。取天下霸道派为主，王道派为佐；坐天下，王道派为主，霸道派为佐。王道派为首坐天下，也就是建成大同社会的过渡。《恒》彖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言乎此也。

“天垂象”指月球，喻持胜坐江山的家政君主。月球是三五二八盈又缺的天体。由望至晦，由登龙位至被踢翻，总趋势是一代不如一代，向下没落，往坟墓垂坠。天垂象，也就是《红楼梦》中的“魄化”。古哲将月体喻为魄，月光喻为魂。家政的成败盛衰，以魂多少为转移。天垂象魄化就是家政逐渐失魂的过程。魄喻圣人的思想。

“见吉凶”指家天下政权只代表富贵的利益。见同照，也就是施实惠。“吉凶”是动宾词，吉言相亲，凶言皇亲国戚以及支持黑暗专制的阶层。月球是夜间出现的天体，代表维持暗夜专制者的利益，即“见吉凶”。吉凶的生活，也与常人不同。常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君主为首的富贵，则是日出而睡，日没而兴，酣歌狂舞，深夜折腾。月照夜，家政君主也为这样的人持光照明。富贵是社会上的少数，“见吉凶”也就是为小人服务。

有长夜饮的小人，也有下湿上漏，屋不遮风寒的君子。君子长夜难眠，忧国忧民，思考解决社会问题的道术。“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以天文地理为比譬，撰写社会论文，这也就有了照少数人的性质。《易》内多处提到的“以通神明之德”，也说明《易》是为少数明君子服务的。“圣人象之”，即是象家政那样，为贵族服务，别人又看不出来。《系上》曰：“君子之道鲜矣，”也指明《易》不是通俗读物。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本章所要讨论的内容。下面分两节讨论“河图”。

第一节 河图喻家天下一个朝代

“河出图，洛出书”的史例，就是殷纣行暴，箕子明夷著《洪范》。纣王是家天下一个朝代最后的罪恶的承受者。纣王是否定圣人、否定人民的亡国之暴君。箕子是大同社会的遗民，他洞察历史，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他身是皇

族,心在人民,佯狂避世,静观殷家的覆没。纣王出图,箕子出书,表明河图作恶不改,洛书行善不迁。《论语·阳货》曰:“唯上知与不愚不移。”注曰:“上知不可使为恶,下愚不可使强贤。”“圣人则之”,即效法箕子与纣的坚定不移的固定性。

河图是天下为私者取天下与坐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河图也就是月图。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月相,就是河图。河图反映在夜间,因此河图是“天文”,是家天下黑暗专制的隐称。天下为私者,不论取天下与坐天下,都有王道派灵魂在,将王道派的成分除去,河图就是贵族一家子臭腐化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的升天入地史。

家政的通史,称天文,亦称“鸟兽之文”,《说卦》曰:“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请看《八卦图》(见图43)。

从晦朔月经望月再转回晦朔之地,是月球绕地公转的一个周天。月转周天通过月象表现了出来。月象是能够用图说明的自然天体,加上坎水涨消之属性,故以“河图”称八个月象。八个月象的变化,反映在月光。月光表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谦到满;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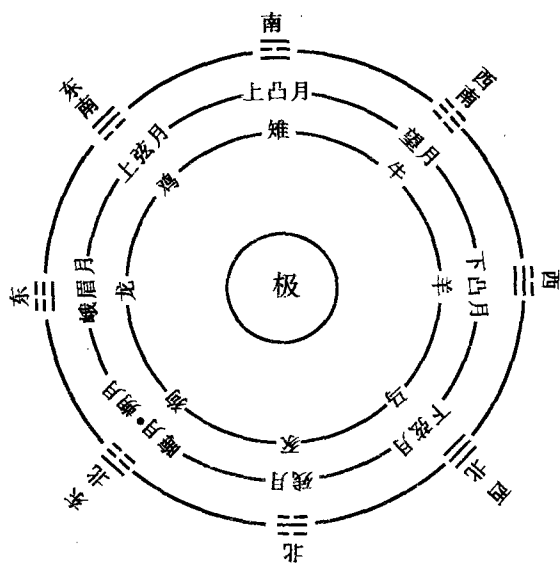


图 43

满到缺、从大到小、从有到无,家天下的通史,有类于此。从无至有、从小至大、从弱至强、从被动至主动;从主动至被动,从强至弱,从有权至丧权。八个月象用鸟兽作譬。即《说卦》指明的八象。八象也就是家政一个朝代所经历的八个阶段。

“艮为狗”。艮东北是终万物始万物之地,是家政朝代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家政朝代的葬身所。《说卦》曰:“艮,东北之卦也,言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言乎此也。狗亦称犬。

《释兽》曰:“熊虎丑,其子狗。”《渐》九三疏曰:“丑,类也。”家天下处于上凸、望、下凸时期,是凶猛的熊虎,有力量。家天下处于晦时,化为狗,成了胜利者菜肴。《坤雅》曰:“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之

菜牛也。”居朔月的狗是“田犬”。田犬在中原逐鹿中有用,可利用其猎获老朽亡道派。“吠犬”指维护家天下的利益而咒骂圣贤的家政文人。吠犬亦名鸚鵡。“食犬”即菜牛。《曲礼》“犬曰羹献”,指上了席桌的食犬菜牛。熊虎丑类的子孙,最终逃不脱做食犬当菜牛的命运。“终万物”即老家政当了食犬,回到了金陵。

“始万物”,指家政谋反的发端人。《释畜》曰:“未成毫狗。”注曰:“狗之未鞬毛者。”《正韵》曰:“毫音豪,长锐毛也。”豪是豪猪。长锐毛喻武装。“未成毫”,即艮东北之狗还没有掌握武装。处于此时之谋反者,行动如狗,跟着老家政转运,没有武装,也默默无闻,此即“狗之未鞬毛者”。鞬同翰,指狗的名声,毛同毫,指武装力量。

“震为龙”。艮东北转进一步。至正东,狗变为龙。《夏官》廋人曰:“马八尺以上为龙。”马是战争的象征,喻战争。《老子》四十六章曰:“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戎马也就是有了武装的龙。“八尺”是为龙的动机。八指家政八卦,尺是度器,喻思考。取老家政而代之,自己光宗耀祖,享荣华受富贵,即“马八尺”。“以上”即“用上”。用上即时处月之上弦,不排斥王道,故用“以上”称谓马龙。

《说卦》曰:“帝出乎震。”又曰:“万物出乎震。”帝言王道派,万物言马龙。王霸两股势力都从正东登台亮相。登台亮相的手段,就是武装起义。《说卦》曰:“震为雷。”震喻地震,雷喻战争。《屯》卦“云雷屯”,即言“万物出乎震”。起义割据,老家政镇压起义,即“云雷屯”。屯即交兵割据与反割据。

家政中第一个揭杆起义造反之龙,称“马祖”,亦称“驷马”,亦称“天驷”。《夏官》校人曰:“春祭马祖,执驹。”郑注曰:“马祖,天驷也。”《孝经说》曰:“房为龙马。郑司农云:‘执驹,毋令近母,犹攻驹也。’”祭是际的略字,也就是交际。正东是王霸相结合之地,王道派和龙马交往,即“祭马祖”。马祖已经成人,“八尺”思想不一定能改变。改造马祖的儿子,使之成为王道,即“执驹”。“毋令近母”,即使之不亲近马祖的八尺思想。《坤》文言曰:“故称龙马,犹未离类也。”犹即犬酋,犬酋称龙马,说明龙的思想体系仍是鸟兽。

二十八宿的东方宿称苍龙。苍龙宿的中星是房星。房星由四星组成,故称“驷”。八卦之震与房星同位。因此龙、马、震、雷可以回互使用,皆言家政举义旗的马祖。

王弼《明爻》“召云者龙,命吕者律”,韩康伯注曰:“云,水气;龙,水畜也。”太空的月球是大地水之精。大地水里的畜,则是鱼。龙作修饰词用则是“大”。龙鱼即大鱼。将鱼字省去只讲“龙”,龙即大鱼之义。家政举义旗的发难者即龙。《广雅》曰:“龙,君也”言此也。《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

人王舟中。”注曰：“马融曰：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龙取天下是介鳞之鱼，取了天下便变成鲸。《古今注》曰：“鲸鱼者，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十丈。雌曰鲛，亦长千里，眼如明月珠。”古哲将中国喻为海，鲸即《玉篇》说的“鱼之王”。“长千里”，指中央的直辖区，亦称京师。

“巽为鸡”。巽东南是清明风所居之地，纯阳用事，《乾》文言“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即指东南清明风。清明风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遗风。清明风善鸣，故以“鸡”喻之。《郑风·风雨》中的“鸡鸣喈喈”、“鸡鸣胶胶”、“鸡鸣不已”，都言清明风为社会鸣不平而宣传，马龙在正东与王道派结合，至巽东南，也就学了很多鸣放本事，也变成了鸡。《说卦》曰：“震其于马也为善鸣。”善鸣之马即鸡。善鸣，即善于鼓动人心，宣传工作做得好。

王霸两派都是鸡，都善鸣，外貌一模一样，但灵魂，则是玉石之别。王道派言而有信，霸道派言不由衷。《曲礼》曰：“鸡曰翰音。”王弼注《中孚》上九“翰音”曰：“翰，高飞也。飞音者，高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取天下期间，善鸣之鸡，轻诺许愿，说他上台执政，如何如何，救苦救难。苟富贵，勿相忘，诸如此类，都是口头宣传，并不准备付诸实施。功成身退与身不退，是辨别两种鸡的试金石。一旦掌权，升天而去，到温柔富贵之乡，享受人间幸福。登台前的许诺，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此即“音飞而实不从”。翰音是吹嘘升天者上升的浮力，非真行也。

“离为雉”。家政君主由东南维发展至正南，鸡变为雉。鸡居东南维，接受圣人的驯养，言听计从，是家禽。至南离，黄袍加身，五彩缤纷，鸡变为雉。变为雉，便暴露了野性，故雉亦称野鸡。成了野鸡，圣人的一套也就听不进去。《释鸟》曰：“伊洛而南，素质五采皆备成章曰翬。”伊洛是夏、商、周三朝建都的区域，这里以伊洛隐指天下为家主义。天下为家者运行至南离，即“伊洛而南”。素同白，指金方，素质即贵族专制。“五采皆备”，指此时的伊洛团结了东西南北中的各派势力。“成章”，即开国定鼎，建立了新的中央。翬同雉。《文心雕龙·章句》曰：“章者，明也。”明指太阳。太阳是太阳系天体的中央。“成章”即建成了家政中央。

《丰》彖曰：“日中则昃。”南离是地球自转的“日中”时。日中不复古，成章者便步入老家政覆辙，跨进退化之路。《文心雕龙·风骨》曰：“失翬翟备色，而翮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翮翥百步，指在皇亲国戚身上打算盘。“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也指翮翥百步。翮翥百步的本身，是对人民的脱离背叛，故《易》以离称谓雉南时局。《老子》六十四章曰：“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也指家政小人由鸡变雉，由家变野的蜕变。“几成”即取了天下，“败之”即从此又丧失天下。

《释詁》曰：“雉，陈也。”“陈”即《系上》“卑高以陈”之陈，指复辟家天下陈旧的老一套统治制度。雉的另一个内容，指城墙的面积，古哲以面积雉指城。复辟家天下，为了保卫富贵的利益，突出的表现，是修建城池。《左传》隐公元年曰：“都城过百雉。”注曰：“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对于雉的面积，注家说法不一。我认为，一与三是寓意概念，即一乘三，或三乘一，其积数是“三”。在《易》内，乘和三皆指阶级对立，城池是阶级对立的最醒目的标志。

“坤为牛”。《说卦》又曰：“坤为子母牛。”家天下居南离建国定鼎，黄袍加身，但并未完善其统治。由南离向前转进一步，至于西南坤维。西南坤维，时处望月，雉化为牛。牛又成了家畜，又有了家性，愿意接受圣人的指导。《系下》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牛马接受王道派的服乘，是有了家性的表现。社会经历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翻天覆地的动乱，人民希望休养生息，过太平的日子。处于此时，圣人出来，服牛乘马，巩固了家天下制度，让牛化为能繁殖小牛的“子母牛”，让他们享受，最后成菜牛。“引重致远”，义同《坤》文言“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富贵小人，身价百倍，是“重”。由坤西南过渡至北坎，是“远”。引即指引，致同至。嫦娥奔至月，也就是“至坚冰”，“致远”。“以利天下”，给人民以喘息的机会。

《史记》里面的刘敬与叔孙通，是两位服牛乘马的专家。他们牵着刘邦的鼻子，使刘氏政权由危转安，由乱转治。刘敬的功劳，是使刘邦由洛阳迁西安，由四面受敌，变为攻守皆利的局面。刘敬曰：“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汉五年，已称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同时事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度吾所能行为之。’”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叔孙通和他的学生以及诸儒生举行了仪礼。于时，“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名，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侯坐殿上，皆伏仰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觴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

去。竟朝罢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

家天下专制，至为私曲不公，没有暴力震慑，不能抑制功臣的“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不平心理。叔孙通通过朝十月，使“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名”，都成为耗子，让刘邦成为猫，树立了猫的地位。群臣在刘邦面前两腿筛糠，唯唯诺诺，不敢有半点异议。一言堂的形成，减少了内乱与涣散，也就巩固了汉家的政权。

《庄子·秋水》“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郭璞注曰：“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之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河伯即牛马。河伯牛马是演河图八卦的演员。河伯是月球在地的代表，河伯的归宿处是北坎月。月是天球，故略称“天”。“牛马四足是谓天”，言月球。“天命”即政治家的理想。天命是月，政治家便摆脱不了牛马的地位，也摆脱不了被穿落的畜性。“四足”言其转春夏秋冬，月球是卫星，不论其居于上弦与下弦，不能离开地球，便不能离开太阳。太阳与月球，即穿落的关系。“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也就是说，政治家法象月球施政，永远也逃脱不了被穿落的被动役夫局面。牛马“寄之人事”，指在圣哲的穿落下，干了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但是，“本在乎天”，寄人事为善也是极为有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兴旺阶段，如成康文景，是“寄之人事”的产物。

《曲礼》曰：“牛曰一元大武。”注曰：“元，头也；武，迹也。”元，头也；头，首也。元即元首头目。《广韵》曰：“一，数之始也，物之极也。”始极即始祖。始祖元首即处于望与既望转折关头的家政君主，《西游记》称牛魔王。武，迹也，指一元所经历的用兵战斗道路。用兵得胜，获得望月坤时，鼎盛满盈，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与太阳相望而比美，此即“一元大武”之义。一元大武是家政中最有权威的人，是后代小牛继续执政的奠基者，《剥》卦上九称“硕果”。家天下一个朝代，别的君主都有被贬剥的可能，一元大武不会遭贬斥。家天下执政者行善作恶，都可以利用一元大武。一元大武是河伯，一身携二，有利和害的两重性。行善者以之灌溉，作恶者以之冲毁。

“兑为羊”。王弼注《夫》九四曰：“羊者，抵狼难移之物。”家天下由西南维再转进一步，进入正西。正西属金属秋属白。金喻风刀霜剑武力专制。秋指凉寒肃杀，万物枯死。白喻杀戮太多，白骨遍野。处于正西，家天下由牛蜕化为羊，力量削弱，但是家天下执政者反人民的信念更加坚定，故曰“抵狼难移”。抵，触也，即和人民的心愿背道而驰。狼是艮的繁字。艮，止也，即用武力镇压。反人民，人民不服；用暴力镇压不服者即“抵狼”。盘剥与镇压日甚，不服

亦日甚；不服日甚，加强镇压。时处兑西，就是这种局面，故曰“难移”。

兑西是地自转的西时，日将落山，光明全尽，由暗夜取代。《坤》六四“天地闭，贤人隐”，即言这个时期。政府不代表基础，基础也不再承载政权，即“天地闭”。《史记·天官书》“内冠带，外夷狄”，即以兑西为界。由离至兑，家天下还算中国。由兑至坎，家天下是夷狄。古哲骂夷狄，主要是指奉行黑暗专制的家天下，不是指少数民族兄弟。《天官书》注曰：“天街二星主毕，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则毕星主阳。”毕与昴是二十八宿的西方宿。昴与兑西羊同位，毕在昴南。故曰“毕星主阳”。阳即“华夏之国”，“中国”。从昴星起往北，便是“夷狄之国”，外国。毕昴二星，古哲称天街，即区分中国与夷狄的界限。

“乾为马”。《说卦》曰：“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乾西北是不周风所居之地，任金革而纯阴用事。处于乾时的家天下，内乱外患，接连不断。四处用兵，疲于奔命。乾时是天下最黑暗的时期，执政者和人民都将蒙受劫难，故曰“阴阳相薄”。薄即消削。周王朝的乾时，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强龙地头蛇各霸一方，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周王朝这头乏马，毫无办法。封建社会末期，中央失控，天下大乱。内有内战，外有外战。外战失利，左衽臣服于夷狄。大乱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其性质，也就是春秋战国的重演。

家政君主在上弦期是龙马、良马。《说卦》曰：“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彘足，为作足，为的颡。”善鸣，即善于做鼓动宣传之马。彘足，即接受霸道派乘御之马。《释畜》曰：“左白，彘。”“左白”义同“震为决躁”。白同决，即镇压。躁即亡道派。镇压分左右。“左”指子午以东之王霸革命。“左白”即消灭强龙地头蛇割据，完成国家的一统。右白，指子午以西贵族专政。《集韵》曰：“廿音恭”。恭是共心的复字。彘马与霸派同心，承载霸派，故曰“彘足”。霸主在子午以东，对圣人言听计从，能完成王业的部分任务，是王派的承载体，故曰“作足”。作者即王道派。霸主造反，矛头指向老家政，为老家政所不容，因此良马成了老家政打击的主要对象，故曰“的颡”。的是射击的目标，颡指头面人物。

家政君主居乾西北，成了另一种马。《说卦》曰：“乾为老马，为瘠马。”“坎，其于马也，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著圜从兑酉至坎子为老。《史记·律书》曰：“酉者，万物之老也。”《释名》曰：“老，朽也。”《说文》曰：“七十曰老。”从艮东北为一数起，至乾西北为七。乾西北表明，家天下已进入老朽时期，是老马。瘠马即瘦马。古哲将执政者喻为骨，人民喻为肉，没有人民的执政者即瘠马。

亟心，下首，薄蹄，曳，是居坎时的马君，其地位更加悲惨。“问君能有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亟心的写照。执政者有权威是“极心”，执政者失掉权威是“亟心”。木是高大植物，亟即失去了高大的内含。俯首贴耳，看着皇亲国戚权臣的眼色行事，唯命是听，施政由人而不由己，是“下首”。堂堂皇帝，被人瞧不起而唾骂，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是“薄蹄”。蹄是帝的繁字，即帝。王弼注《睽》六三曰：“舆曳者，履非其位，失所载也。”履非其位，失所载，指其地位是傀儡。曳即自己的命运不由自己决定。这些，都反映了末代君主的屈辱人生。

“坎为豕”。《说卦》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故曰劳乎坎。”西北乾再转进一步，马蜕化为豕。成了豕，即将成为新霸主庆贺开国的鼎中佳肴，故曰“劳卦也”。劳卦，也就是为新霸主做嫁衣裳，老家政的家业，统统被新霸主接管，连豕本身在内，成了新霸主的慰劳品。《广韵》曰：“劳，慰也。”

《庄子·徐无鬼》曰：“濡需者，豕虱是也。择疏鬣，自以为广宫大囿；奎蹄、曲隈、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而操烟火而已，与豕俱焦也。此以域进，此以域退，此其所谓濡需者也。”郭注曰：“非夫通变邈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时之利者，皆豕虱是也。曲隈，股间也。”家天下处于北坎豕位，君主的光景难熬，豕的寄生物豕虱臣僚，也危于垒卵。豕虱苟图衣食，不知危难之将至，自以为豕身上的某一体区，是“广宫大囿”，“安室利处”。他们不懂“与豕俱焦”。

“濡需”即崇尚亡道统治。濡即社会习染。《序卦》曰：“需者，饮食之道也。”吃喝足了玩，玩足了吃喝。吃喝又是那样刁钻古怪，异想天开。人生以盘剥基础，追逐无厌之所需，即是需道，饮食之道，亡道，豕道。社会的人，以濡需为幸福美好，不成为豕虱，便不能取得。为了“偷安乎一时之利”，也就成了豕的殉葬品。域是或的繁字，不管后果，争当豕虱是“或进”，与豕俱焦是“或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即言其“或”。或即惑。

家政统治者，由于背离人民，虎狼化为豕羊，最终又成了虎狼的美餐。虎狼吞噬豕羊，如果不和人民的利益挂钩，不是立足于解救人民，只是以暴易暴，古哲同样加以否定。《法言·渊骞》曰：“‘周之顺，赦，以成周而西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东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则，狼愈与？’曰：‘羊、狼一也。’”扬子认为，吃羊的狼，被狼吃的羊，都是月道河图八卦体，都是鸟兽之文，只是居时的不同，没有质的差异，故曰“羊、狼一也”。秦击败了六个地头蛇，狼性不改，又化为羊，被虎吞噬。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八象，只是凡例。古代文史哲书中，还有大量昆虫鸟兽，大部分比譬不同时期的家天下执政者，如虎、象、狼等猛兽，喻握有主动权的家政统治者；羊、豕、兔等

喻行将被推翻的家政统治者。《玉篇》曰：“羊，豕属也。”羊与豕都是行将被屠者宰杀的对象。周之慎靓王、赧王、秦之三世子婴，都是一朝代最后被吞噬的豕羊。在《易》内，“乾为马”，以马为主，其余的牛、龙、鸡、雉、狗、羊，都可以称马。如《离》卦“畜牝牛”，不言“畜牝雉”，牛即雉。余皆仿此。

王弼《明爻》曰：“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韩康伯注曰：“爻者，效也，物刚效刚，物柔效柔，遇物而变，动有所之，故云言乎变者也。”爻者，效也，即看样学样，以适应时局。“物刚效刚，物柔效柔，遇物而变，动有所之”，即化装成统治者“物”的模样，与统治者周旋。《易》之“彖”，即化了装的圣人，如同豕和象。有大耳长鼻之属性，似豕似象，亦非豕非象。家政是马，爻者化装成马；家政是鸡，爻者化装成鸡。诸如此类。《西游记》的立论基础是《易》，孙猴子、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唐僧，都是应变之化，而不是虚妄的“神话”。王道派乔装成猴、猪、马、僧，以便和天上的玉皇、地上的魔王们抗衡。猴、猪、马、僧，都是假面具。化装成敌人的模样，和敌人作战，是政治家惯用的手法，此即“爻者，效也”。

《红楼梦》十九回曰：“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瞧不出来，却暗暗的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这不比直偷硬取的巧吗？’”

这里指出了两变，第一变，变耗子，曹氏没有明说。人不是耗子，成为小耗子，是变的产物。第二变，变香芋，曹氏已说明了“摇身一变”，说明香芋是小耗子再变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将家政统治者比为耗子，君主是大耗子。《说卦》曰：“艮为鼠。”《晋》九四称大耗子为“鼯鼠”，《魏风》称“硕鼠”。《硕鼠》序曰：“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广韵》曰：“鼠，小兽，善为盗。”君主大鼠善为盗，变成小耗子去盗，行盗便有了依据。《红楼梦》的作者扮演成皇亲国戚，即变成了小耗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当小耗子难以立身，于是摇身再变，变成香芋，滚到香芋堆里行盗，人们就不打了。

“滚到香芋堆里”暗暗的搬运香芋，喻王道派用圣人的思想引渡善良。在家天下专政的社会，王道与亡道，在思想领域里的交锋是激烈的。王弼《明爻》曰：“召云者龙，命吕者律。”韩注曰：“云，水气也；龙，水畜也。召水气者，水畜，此明有识感无识。命阴吕者，阳律，此明无识感有识。”这里的云、龙、水气、水畜、有识，是一仪，以月球为首。吕、律、阴吕、阳律、无识，是一仪，以太阳为首。有识，指主张有阶级，有对抗的富有者专制。无识同无为，指主张无阶级、无对抗的天下为公的治理。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存在于一个社会。抛弃公正，成

为奴役人民的小人,此即“有识感无识”。成为小人,立身于幽暗的月球麾下。抛弃私一己的禽兽利欲,成为人民的承载者君子,此即“无识感有识”。成为君子,立身于光明正大的太阳麾下。

《红楼梦》七十七回曰:“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易》喻家政统治者“为男”。女儿人民到家政朝内做官喻“嫁”。嫁了汉子,染了男人奴役盘剥人民的气味,行暴超出男人,是“有识感无识”的结果。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是圣人的化身,宝玉抛弃了荣华富贵,不仰慕濡需豕虱之人生,叶落归根,回到人民之中,是“无识感有识”的结果。

变成香芋搬运香芋,即喻做“无识感有识”的工作。人才是家天下赖以苟延的支柱,通过书之教诲,使人懂得助纣为虐,丧天害理,于心有愧,而且不会有好的结局。苦海慈航,放弃谋虚逐妄,不为桀纣卖命。争取一个人才,等于偷一个香芋,“暗暗的搬运尽了”,朝内只剩下“飞廉知政任恶来”,家政成为豕羊的日子也就来临了。

《说卦》曰:“坎为月”、“坎为水”。月与水同类相通。月有影响水的功能,因此古哲用月表示水壬。月之朔、望、晦三五二八盈缺,也有似于大地河水的涨消。《庄子·秋水》即描写时处满盈的家政君主河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此时河伯自吹自擂,说:“闻道百,以为天下莫己若者,我之谓也。”秋月满望,秋水满溢,河伯忘记了自己的魄体牛马地位,故曰“不辨牛马”。月光源于太阳,水涨来自民心。月盈则食满则损,盈而又进,光去水消,最终仍将魄化蜕变,成为豕羊。

月光长消的八象是河图。月光绕地公转一周天的长消,有似于一年之中河水的涨消。家天下一个朝代的盛衰兴废史,有似于月公转周天,也有似于一年之中河水消涨,月之盈缺,河水之升降,有目共睹,故曰“图”。图与画义同。《法言·问神》曰:“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故言,心声,喻大同社会。声即语言学中的声母,作用大而不出声,喻大同社会的领袖“为而不争”。书画,喻家政社会。书是文字,图是图画。暴露于外,有新有旧有湮灭。君子小人的区分,基于声书。

中国的河流这么多,何以取河洛?《史记·封禅书》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是黄河,洛是洛河。夏、商、周三朝都在河洛一带建都,用河洛指家天下社会,比用别的河流确切。故注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

第二节 河图是五行生成数

上节已论及,河图取象于月公转周天的八个月相,河图取象于一年之中河水的消涨。月盈缺和水消涨的全过程,喻家天下的一个朝代。月和水作譬,以家政自身为主,没有涉及其他政治势力。但是,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极之道,同时存在,都在表演。本节要探讨的是,三极之道,在家天下一个朝代中,各自经历的路程。

古文献遗留下来的河图,用三十个圆点,二十五个圆圈,表明阴阳爻的居方。其图如下(见图44)。

《辞源》解释“河图”曰:“伏牺氏王天下也,龙马负图出于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其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续辞源》曰:“禹观于河,见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受禹河图,乃退入于渊。”两段文字,后段语出《宋书·符瑞志》,前段不知语出何典,我未作考证。文中提到的伏牺氏和禹,则与河图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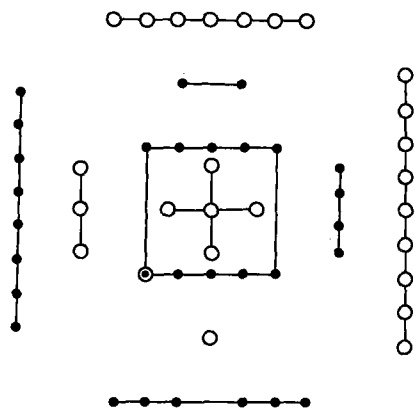


图 44

伏牺氏即《系下》的包牺氏。人类进入驯养动物的历史时期,称“伏牺”。当时的伏牺者称“伏牺氏”。伏牺氏是个概括大名,如同“汉人”,既可以指首领,也可以指人民。“王天下也”,当然是指首领。社会进入家天下后,富贵执政者又蜕变为鸟兽,社会又出现了驯养鸟兽的任务,使之放弃鸟兽之心,恢复人的本来面目。新的伏牺,不是征服,而是解放,故曰“包”。包即包括富贵鸟兽在内,化成天下,都进入大同社会,故伏牺氏易名包牺氏。禹与龙马义同。禹是家天下的开山祖,河图由禹发端谱写。圣人作八卦河图,源于禹所经历的历史。

月公转八卦河图是有形体,视而可见,这是一层意思。河图的第二层意思是无形体,视而不可见。不能用盈缺消长的图来表达。《释诂》曰:“图,谋也”言此也。图谋在古哲中,用得很广泛,但就思想体系来讲,图谋分王道与亡道两极。

《系下》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韩康伯注曰:“人谋况议于众,以定得失也;鬼谋况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虑,而失得自明,不劳探讨而失得自著。”

类万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与能，乐推而不厌也。”

思虑治国平天下，立足于大道之行也的公心制，是“人谋”。人谋议于众，即《老子》四十九章讲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民心民意，是制定政策的依据。《讼》大象曰：“天与水运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家政和民心背道而驰，即“天与水违行”。社会的狱讼和争吵，是天与水违行的产物。“君子以作事谋始”，即不走“违行”之路，而建立公天下制。《老子》一章曰：“无名，天地之始。”无名，天地之始，皆指原始大同社会。“谋始”，即遵循大同无名之治。《书·太甲》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传曰：“言当以俭为德，思长世之谋。”慎，明也。和人民同甘共苦，即“俭德”。“长世”的大同制，即“永图”。永图不是河图。

思虑专万民之命，立足于天下为家的私心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知扬汤止沸，不知去柴抽薪，是“鬼谋”。“鬼谋况寄卜筮”中的“卜筮”，喻家政通史。家政社会，你方唱罢我登场，转易交替。古哲反映改朝换代的书是《周易》。《周易》的招牌是“卜筮”，其实质所聚，是家政通史。这里以招牌称实质，卜筮指家政通史。家政统治者认识时局，到老家政经历的路程中找计谋，就是“鬼谋”。

人谋上考历史，下据当时的民心；鬼谋不管当时的民心，只在死去的富贵的坟墓中找出路，故曰“鬼谋”。人谋鬼谋是根本对立的思想方法论。

五行生成数，是人谋鬼谋的杂合，三极之道的履历，都包括在五行生成数之内。《系上》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是《易》内的生成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是生数。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成数。《左传》昭公九年曰：“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注曰：“妃，合也。五行各相配合，得五而成。”疏曰：“妃，合，《释诂》文也。《系辞》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郑玄云：‘天地之气，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数也；二曰火，地数也；三曰木，天数也；四曰金，地数也；五曰土，天数也。此五者，阴无匹，阳无耦，故又合之。地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耦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耦也，地十为天五匹也。二五阴阳各有合，然后相得施化行也。是言五行各相妃合，生数以上，皆得五而成，故云五岁。’”

《系上》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韩康伯注曰：天数五，“五奇也”；地数五，“五耦也”。“天地之数各五，五数相配，以合金、木、水、火、土。”“五奇合为二十五”，“五耦合为三十。”孔颖达疏曰：天数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数五，“二、四、六、八、十也。”“若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

十相得合为土也。”“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是天地二数相合为五十五，此乃天地阴阳奇耦之数。”“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言此阳奇阴耦数，成就其变化，言变化以此阴阳而成，故云成变化也。而宣行鬼神之用，言鬼神以此阴阳而得宣行，故云而行鬼神也。”

为了醒目，现概括注解如下：

天数：一、三、五、七、九；

地数：二、四、六、八、十；

生数：一、二、三、四、五；

成数：二、四、六、八、十；

天数五：一、三、五、七、九，凡五字；

地数五：二、四、六、八、十，凡五字；

天数二十有五：一三五七九的加数；

地数三十：二四六八十的加数；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的加数。

天数的同义数是阳数、奇数、神(数)；

地数的同义数是阴数、偶数、鬼(数)。

天数阳数奇数神数	} 合为天地之气
地数阴数偶数鬼数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一	} 合为水
地六	

地二	} 合为火
天七	

天三	} 合为木
地八	

地四	} 合为金
天九	

天五	} 合为土
地十	

我们从上面数字可以看出,河图也是注解《周易》的作品。现在我们作一张有注解的河图,便一目了然。《辞源》文中的方位,取自地球的黄道面,“一六居下”,指冬至,日照南回归线。“二七居上”,指夏至,日照北回归线。“三八居左”指春分,日照赤道。“四九居右”指秋分,日照赤道。“五十居中”,指与太阳保持平衡一致的北极。我们这里的图,取自日晷。冬至远离太阳,日影最长为北;夏至近接太阳为南,春分秋分,日影居中。夏、商、周的建都地在河洛之间,夏至日,八尺表的日影为一尺五,指家政中央。五十土指北极,也指家政中央。

明白了五行,明白了日影升降之方位,将河图纳入八卦之中,就构成了完整的《八卦河图》。其图如下(见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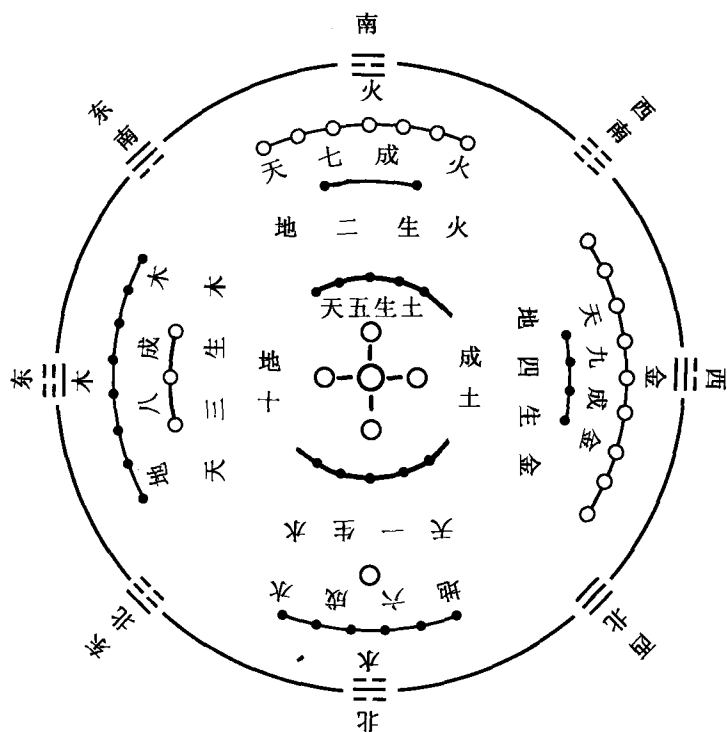


图45

五行金、木、水、火、土生成数,取自地球公转一周天的四时升降。由北坎经东震至南离为升;由南离经西兑至北坎为降。升降亦称上下或进退。升降上下进退,经历春、夏、秋、冬四时。家天下的一个朝代,有类于地球的升降变化,故古哲取譬焉。王弼《略例下》曰:“凡体具四德者,则转以胜者为先,故曰元、亨、利、贞也。”韩康伯注曰:“元为生物之始,春也;亨为会聚于物,夏也;利为和谐品物,秋也;贞为干济于物,冬也。”《易》内之元亨利贞,对家天下社会来

讲,就是处春处夏处秋处冬。家政社会存在对立的取代方与被取代方。“转以胜者为先”,即处春夏的取代方为“先”,处秋冬的被取代方为“后”。刘备称先主,刘禅称后主,义取自《易》。

河图内的生数一,成数六,北方水;生数三,成数八,东方木,是转以胜者的先进方。生数二,成数七,南方火;生数四,成数九,西方金,是转以败者的没落方。先进和没落的标志是,阳数居内,还是居外。居内表明政治家与圣人,与人民在一起;居外表明政治家背叛了圣人,也背叛了人民。河图以中央土为中心为内,以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为外。

北方水生数一,东方木生数三,皆居内近土。南方火成数七,西方金成数九,皆居外远土。土喻圣人和人民。

☰卦阳数居内,阴数居外,彖辞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卦阴数居内,阳数居外,彖辞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南方火生数二,西方金生数四,皆表明小人居内,君子居外。否泰二卦中,王霸势力是君子,贵族专制者是小人。“道长”,指政治上握有主动权;“道消”,指政治上陷入被动。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文字与图,内容多义,且含正反。河图是古哲的一部分,同样有这些属性,限于篇幅,不再讨论。

下面我们探讨五行生成数的实质问题。五行生成,隐指政治家思想的产生和政治家的结合。《易》内的“生死”一义,指政治家的思想的产生与消失;“成败”一义,指政治家的结合与众叛亲离。政治家的思想,转变为欲望理想,要实现理想,必须组成集团。理想相同的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生成”的本意。《红楼梦》三十九回云:“我成日家和人说,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驮着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平儿)。”这就是生成数。唐僧、刘智远、凤姐是生数,白龙马、瓜精、平儿是成数。生成数,古哲比譬为夫妇。夫妇是政治集团里面的核心决策者。

《书·洪范》“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孔颖达疏曰:“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次,第二言其体,第三言其气味。言五者,性异而味别,各为大之用。《书》传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滋生也,是为人用。五行即五材也。《左传》襄二十九年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干也。谓之行者,若在天则五气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易·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数也。如此,则阳无匹,阴无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

土,于是阴阳各得匹耦,物得成焉,故谓之成数也。《易·系辞》又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成变化而行鬼神’谓此也。又,‘数之所起,起于阴阳。阴阳往来,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极,阳来而阴往。冬,水位也,以一阳生为水数。五月夏至,日北极,阴进而阳退。夏,火位也,当以一阴生为火数。’正月为春,木位也,三阳已生,故三为木数。夏至以及冬至,当为阴进。八月为秋,金位也,四阴已生,故四为金数。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阳已生,故五为土数,此其生数之由也。”

《洪范》本文,我们将在下面讨论,现在对疏文作此注解。“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滋生也,是为人用。”《既济》卦的一卦之主是火,火居内,水居外。《未济》卦的一卦之主是水,水居内,火居外。未济既济,变化代兴,拿到了中央大权的,称为“定鼎”。鼎是古代做菜肴的锅。谁拿到鼎,谁就可以珍馐玉食,享尽人间的口福。站在家政的立场上讲,保鼎与夺鼎的血战,也就是“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序卦》曰:“需者,饮食之道也。”以吃为主。

木春是造反方,金秋是专政方。木是新生的占山为王的下风政权,金是老朽的居于通都大邑的上风政权。木春的目的,是取代金方,扭转乾坤,改变人间。金秋的目的,是斩草除根,不准木长,保卫富贵特权。金木的对抗,即改朝换代前夜的政治斗争。这就是“金木者,百姓之所以兴作也”。木方为“兴”,金方为“作”。

“土”喻社会的人民。人民是出智慧,出人力,出财富,是创造社会所需一切的总源泉。五行成数六、七、八、九、十,都是生数与成数的合数。北方水,成数六,是生数一与五之合。南方火,成数七,是生数二与五之合。东方木,成数八,是生数三与五之合。西方金,成数九,是生数四与五之合。中央土,成数十,是生数五与五之合。这就是“土者,万物之所滋生也,是为人用”。水火交替,金木抗衡,是家天下社会的产物。政治家回到人民中,人民围绕在政治家的周围,是最合理的制度,故曰“是为人用”。土是万物资生的源泉,人民是政权的根本。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就是不脱离人民,不离开大地作浮云。日道,指地球的日照面四十九度。南极北极,指南北回归线。

《洪范》“一曰,二曰”,只谈及了五行的生数,没有言及成数。这里,五行之“行”本身,就是成数。政治家活动,没有成数匹偶,等于男未娶而女未嫁,谈不上生男育女,不能形成庞大的政治集团。只有五个生数,也不存在行。只有天数五,地数五相配偶,才是五行。家天下统治者在政权临终时,变成孤家寡人,失掉所有的支持,也就是失去成数,《易》称之为“不行”。下面讨论《洪范》原文之五行。

“一曰水”、“水曰润下”、“润下作咸”，是生数一，成数六组成的北方行，也就是坎水所要经历的政治路程。

《系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系下》又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老子》三十九章曰：“天得一以清。”太阳系天体的太阳是“天一”，大同社会的中央，如同太阳，也是“天一”。天一社会，由公正的官和公正的民组成，故曰“一阴一阳”。大道既隐，天下为私。官私民私，导致天下动乱。三极之道里面的王霸两派，希望国家统一，民俗淳厚，为此奋斗，即“贞夫一者也”。贞夫一，战胜私邪，取得一统，社会转为清静，此即“天得一以清”。清即贪官污吏不敢猖獗，大同社会的遗风生了公正，即“天一生水”。水是古代建筑师用的水平仪。持政者无党无偏，如水平仪之公正，社会将得一以清，清官掌握了人民的命运，天下自然太平。

富贵小人，以一己私利施暴，凶残奴役，如荆盘剥，敲诈勒索，明抢暗夺。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正，导致人民怨声载道，怒火燃烧。“物不平则鸣”，中国古代的文、史、哲，特别是文学，成了鸣不平的先驱。《文心雕龙·时序》曰：“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也就是鸣不平的呐喊。“天一生水”，即生出了强烈的要求公正，废除不公正的思想和行动。

“六”在《易》内是阴爻坤体，指一小撮富贵，也指人民大众。以卦表示，六是“--”。北坎成水的六，指家天下专制的叛逆者。六是一年的半年。一与六结合成为水，目的是由水变火，由冬至过渡到夏至，夺得中央政权，以改变自己的不公正的地位。《乾》文言“水流湿”，言乎此也。《说文》曰：“《易》之数，阴变为六，正于八。”成数六，如同半年，是半截子革命派。半截子革命，遇到困难，或遇到荣华富贵，总想止步，不再前进。《西游记》中的猪八戒，表现得最为突出。“八”是圣人的隐称，是木春三的成数，是孙悟空。经过悟空的教育，八戒能坚持下来，此即“正于八”。

“水曰润下”。一与六相合成为水，水向南流，目的是摧毁老大厦，建立新大厦。破旧立新，动机不同，分“润”与“下”。润是解救人民，让人民摆脱牛马生活，过人的生活，施润泽于民。《礼·聘义》曰：“温润而泽，仁也。”仁即《书·毕命》的“泽润生民”。泽润生民，没有政权不行，推翻老家政，将政权拿过来，因此“润”同“闰”。闰是正时的历法，喻改朝换代。《说卦》曰：“雨以润之。”“润万物者莫润乎水。”都指救民出水火，给人民施实惠。

“下”不考虑人民的甘苦，只是以暴对民。家政以暴力统治人民，古哲称“下”。《老子》三十八章的“下德”，《论语·阳货》的“下愚”，都指残虐人民的亡道派。《书·五子歌》曰：“民可近，不可下。”传曰：“近谓亲之，下谓失分。”疏曰：“民可亲近，不可卑贱轻下，令其失分。”下愚专制，牛马般对付人民，就是“失

分”。《序卦》曰：“困乎上者必反下。”人民走投无路，用暴力反抗暴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下”。

《乾》文言，“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潜龙勿用，下也”，下皆指造反。家政的“下”，表现为争夺土地，争夺人民，争夺财富。造反者针锋相对，也在这三方面做文章。《屯》卦初九，“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初九的“下贱”，不仅赢得民心，还占山为王，争得了地盘。《老子》七十六章的“坚强处下”，也指革命者在争夺生存权。下的标志，是武装攻城略地。《史记·淮阴侯传》曰：“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击赵。”“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这些“下”，都与攻克，占领义同。

滋润人民是目的，“下”是手段。如果造反者没有施惠于人民的含义，那就是只有“下”的内容，谓之“以暴易暴”。古哲称这种势力为飘风。项羽是个以暴易暴很突出的人物。《淮阴侯传》韩信说：“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疆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只知破而不知建的造反者是“下”派。下派的思想体系，仍是下愚。

“润下作咸”，作即施政。一与六的生成数是水，水是破旧的造反者。水基于润泽人民，和人民同心为“咸”。《咸》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感即“咸心”。咸心即承载人民，与民同心同德，故《咸》卦为䷞，柔上而刚下，少男承载少女，即“男下女”。争取人民的支持，就是“取女”。持政者承载人民，人民按照执政者的政策运行，即“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以自然比譬人事的理论。太阳承载地球，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就是“天地感”。天地感的结果，出现了地球的“万物化生”。大同社会的领袖承载人民，人民循规蹈矩，围绕领袖的指示运行，没有改天换地的动乱，没有人吃人的恶行，故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庄子·则阳》曰：“君为政焉，勾卤莽；治民焉，勿灭裂。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以卤莽而报予；耘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卤莽灭裂，就是“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大乱，中原逐鹿，卤莽灭裂者都成不了君王，而将被君王消灭。《比》卦九五“王用三驱”，即言消灭卤莽灭裂者“禽”，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

“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是生数二，成数七组成的南方行，也就是离火所要经历的政治路程。

《系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二人指三极之道中的王霸两极是“二”。王霸由正东震地相结合，将革命推进至南离，夺得中央政权，由寇变王，地位发

生了变化,也是“二”。三极之道的王道是“一”,霸道是“二”,亡道是“三”。霸道由二人组成,由二人完成,也是“二”。王霸能一致复古,是二一。不能一而分裂,也是“二”。王霸分裂,家天下得胜。《韵会》曰:“二,地数之始,即偶之两画而变之也。”王霸革命时期,霸主服从王道的指挥,至南离羽翼丰满,变了心,爱上家政专制者,此即“二,地数之始”。地数之始的灵魂指挥,即“偶之两画”。偶之两画,即一小撮豪门富贵持胜坐江山《坤》卦所表明的政治时事。生数二即霸主的叛变,由解放人民的英雄变化为人民的压迫者剥削者。

霸主由一变二,复辟了家天下。步老家政的后尘,得到了天下为私者“七”的支持,因此“七”成了地二的成数。“七”取自二十八宿。二十八宿的每一方是七宿。南方七宿是朱雀。成数七,即由二转变成的主张鸟兽专制的君主。君主变,臣下也变,家天下政权在南离重新出现。

“火曰炎上”。王霸革命夺得中央政权,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复古,恢复大同制,政权与基础都光明,此即“炎”。《说文》曰:“炎,火光上也。”政权由南离晋升在中央,即“火光上”。《说卦》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政权由圣人领导,即炎炎复古。《释名》曰:“火,化也,”言此也。

一条是复辟,复辟即“上”。上,尚也。尚声色货利,将革命成果又重新毁掉。《说文》曰:“火,毁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火,毁也”,即自己将自己投入火坑。“炎而上”,指持政者贪得无厌,永无满足,追求火上浇油。“象形”,指重蹈家政覆辙。象,效法也。形,家政。政治家学太阳是“法天”,学月球是“象形”。象形者的为政,是分裂人群。《庄子·齐物论》曰:“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寄生虬虱分为上等人贵人,供养虬虱的大众分为下等人贱人,即“其分也,成也”。这种伤天害理的区分,也就播下了“汤沐具而虬虱相吊”的毁灭命运,即“其成也,毁也”。家天下开国定鼎的同时,也就敲响了家政灭亡的丧钟。

《庄子·逍遥游》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注曰:“燭,本亦作燭,音爵。司马云:燃也。向云:人所燃火也。”“日月”指月球,喻家政。“燭火”即爵火,指官场对俸禄的追求。“不息”,指永无满足。“出矣”指月政既望以后时下弦期。处于下弦,月光只有消退,不会再有满望盛世,故曰:“其于光也,不亦难乎?”造反时,饥寒交迫,夺得政权,吃饱穿暖,即“时雨降矣”。社会得到了时雨的人即“泽”。泽即《易》之既济达于彼岸者。既济还要济,福深还要福,像王熙凤那样贪婪,即“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家政的俸禄燭火,烧焦了基础,最终也将烧死执政者自己。故《说卦》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火即升官发

财，迷迷然以富豪为隆而侵害人民。爝火的奉行着，也就是下愚无知者，《养生主》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注曰：“薪火，爝火也。”尽即朝代的灰飞烟灭。

“炎上作苦”。苦是草和古的复字，指二七生成数炎与上的施政。“上”之施政就是“草”。草同上文的薪。薪即干草。官员只为俸禄，不为人民。以私为主者组成的政府，古哲称为“草木”。《坤》文言“天地变化草木蕃”。《离》彖“百谷草木丽乎土”。《老子》七十六章，“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这些“草木”皆指“为薪”谋俸禄的亡道派。

“古”即《老子》十四章的“古始”。古始即原始大同社会。“作古”也就是“复古复始”。《礼·祭义》曰：“君子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敬也。”大同公心制，是人类社会之“所由生”。“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是天下为公社会执政者的崇高品德。“敬”指施政尊重民心民意，“以百姓心为心”。“情”指施政诚实，内外相一致。“亲”指人民。任劳任怨，为民贡献，即“竭力从事以报其亲”。

“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是生数三，成数八组成的东方行，也就是震木所要经历的政治路程。

《乾》文言曰：“水流湿，火就燥。”水流湿，火就燥，是政治势力发展的“经”。取天下者由北坎向南离过渡，过渡之经历即“水流湿”。取了天下者，夺得中央大权，不复古而复辟，富贵小人坐江山，由南离向北坎过渡，过渡之经历即“火就燥”。经指明的是：政治家由此达彼所履行之道。

《乾》文言又曰：“云从龙，风从虎。”云从龙，风从虎，是政治势力发展的“纬”。经表明政治家的目标与归宿，纬表明政治家为达到目标，回到归宿处所用的手段道术。手段道术最根本的一条是人事。依靠什么势力完成由此达彼的任务，是纬要说明的问题。“水流湿，火就燥”，体现为冬至至夏至，夏至至冬至的升降。“云从龙，风从虎”，体现为春分变秋分，秋分变春分的交替生杀。

东方生数木三，是“风从虎”的合数。风指东南维清明风王道派，虎指正东明庶风霸道派。《说卦》曰：“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帝即“风”，万物即“虎”。帝是上帝太阳一，喻王道，万物是坤体地球二，喻霸道。王霸在东方结合会面，即“出乎震”。王道一，霸道二的结合，即“三”。三即木的生数，数源于此。

老家政蜕化至乾西北，天下大乱，王、霸、亡三派势力都登台演出，而其中只有一股势力才能到达南离，拿到龙椅。能拿到龙椅的霸派是虎。王道和虎结合，用虎的力量吃掉亡道豕羊，即“风从虎”之意。风不乘虎，不能到达南离，虎不受风的指挥，也不能到达南离。风从虎一二结合，是能至南离的组织保

证。风从虎组成的造反新政权,《老子》六十四章称“合抱之木”。

成数八,指社会人群的大多数,《易》之全数是十,八即八成,即大多数。《水浒传》描写的扭转乾坤的梁山英雄,即生数三与成数八的结合体。

《益》彖王弼注曰:“木者,以涉难为常而不溺者也。以益涉难,同乎木也。”注《涣》彖“乘木有功”曰:“木者,专所以涉川也。”王霸结合三木,霸道必须接受王道的指挥,方能“涉川而不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是帝与万物的关系。形而上导演是孔明。刘备在“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与孔明结合,“孤之有孔明,如鱼之得水也”,从此不溺,不断取得胜利,最后还当上了偏安皇帝。孔明与刘备生出的木,赢得民心,火烧新野,直到四川建都,都反映了成数八的支持。民间传说,蜀人头围白巾,源于给孔明带孝。成都南郊有座刘备庙,称“昭烈帝庙”。庙之最后殿是孔明的祠堂。当地人称“武侯祠”,不说“昭烈帝庙”。

“木曰曲直”。《解》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天下大乱,占山为王,能抵达南离的势力是“百果”。百果即“直”。不能抵达南离,中途被消灭的势力是“草木”,草木即“曲”。《坤》文言曰:“直,其正也。”王霸木,进退都有正确的政策,故曰“正”。正则立于不败之地。《玉篇》曰:“直,不曲也。”不曲即不败。“曲”即被对立面吃掉。苗而不秀的政治势力,古哲称“曲士”或“一曲”。

“曲直作酸”。酸是酉和俊的复字,指三木施政。曲士作酉。酉是地自转十二时辰的日入时,是家政对人民实行血腥黑暗专政的中心地。造反者用家政的老一套来对待人民,即“作酉”。《荀子·解蔽》曰:“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庄子·秋水》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这里的“大理”与“道”,皆言王道施政。《蒙》卦就在论述造了反而不知怎样走下去的蒙曲之士。本身不明大理,受家政政教的束缚,又听不进一句正确的话,最终进退维谷,而被消灭。

《书·尧曲》曰:“克明俊德。”《礼·王制》曰:“司徒论远士之秀而升之学,曰俊士。”俊德、俊士,也叫俊杰、俊才、俊彦,指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内行。直作俊,就是王霸木能任用俊杰贤才,令其打开局面。《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指起用一切贤才的爻。“朋亡”,即用人不戴有色眼镜。“得尚于中行”,即凡是推翻老家政的智能之士,都要任用。新生势力战胜老朽,在于任贤使能。强大的老朽被击败,在于“嫉贤妒能”。尚贤使能者胜,嫉贤妒能者败,是变化代兴中的一条根本规律。

“四曰金”,“金曰从革”,“从革作辛”,是生数四,成数九组成的西方行,也就是兑金所要经历的政治路程。

西方生数金四，是“云从龙”的合数。云指升了天的一小撮富贵执政者，古哲亦称“浮云”。龙指西北不周风亡道派。亡道派在天的托象是月球。震东木生数三，是太阳一和地球二的结合，兑西金的生数四，是地球二和月球二的结合。《玉篇》曰：“四，阴数次三也。”《正韵》曰：“倍二为四。”四是地球与月球坤数二体的结合，故曰“阴数”。三在《易》内表对抗。四金阴数和人民为敌，即“次三也”。霸主不复古，放弃与王道的结合，对王道来讲是背叛。二的叛变即“倍二”。倍二爱上了嫦娥，即“为四”。中国文学中批判的那些喜新厌旧的人，皆寓霸主。《铡美案》中的陈世美，是个闻名而狠毒的中山狼。

“九”是天数的末数，亦称“九尾”。家政由北坎一，经东震三，南离七转至兑西九，阳数全尽，转入暗夜。天上地下，漆黑一团。《列子·天瑞》曰：“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究，极也，也就是一败涂地。进入九变，家天下也就进入末世。

家天下末世，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王霸亡三极之道对抗激烈，整个社会以暴对暴三乘三。三乘三的积数也是“九”。矛盾的对立与对抗，是家天下专政社会的普遍存在，因此古哲用“九有”称谓家天下政权。《书·咸有一德》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非常，九有以亡。”九有以亡，即树倒猢猻散。

四与九合成的金，是保卫富贵专政的支柱。家天下能长期苟延残喘，金革起了关键作用。《礼·中庸》曰：“枉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强者居之。”乾西北不周风是金革的总统，故曰“北方”。谁的兵多将广，谁就是强者。

“金曰从革”。向人民专政，是金数的本质。但在家政社会，混在家政内部的王霸执法者，身穿桀服，但并非桀的利益的维护者。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家天下的法，镇压家天下营垒里欺压人民最凶残的分子，就是“从”。从即顺逆鳞损逆鳞。《易》之《噬嗑》卦，就是讲这种策略。孔子做鲁司寇，杀了少正卯，就是“从”的实施。

《夏官》司弓矢注“革”曰：“革，甲也。”革是做甲的材料，以材料喻甲兵。甲兵即武装部队和专政机关。革的任务是保卫富贵，镇压人民。

“从革作辛”。不论“从作”，也不论“革作”，专政镇压，施行五刑，不免流血。《说文》曰：“秋时，万物成而熟，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徐注曰：“言万物初见断制，故辛痛也。”《白虎通》曰：“金味所以辛者，西方繁伤成物，辛所杀伤之也。”五刑所加，带来痛苦，带来悲伤。辛即肉体遭受行刑的伤害，尝到金属的气味。

“五曰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是生数五，成数十组成的中央行，也就是五十所要经历的政治路程。

五是中数，古哲喻地球的北极。北极是四时的统摄体，加上自身共为五。

北极是掌握地球自转与公转不失平衡的力量。譬之于社会,生数五,是真正能起中央作用的中央,是名副其实的中央。《礼·月令》曰:“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注曰:“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黄帝,轩辕氏也,后土亦颛顼氏之子,曰黎,兼为土官。”

黄帝后土执政,是实现王业的第一步。黄帝后土代表全民利益,得到全民的支持,故成数是“十”。《系上》曰:“大衍之数五十。”即言全民国体。《说文》曰:“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四方中央具矣。《易》数始于一,成于十”。五十政权,是十全十美的政权。

“土爰稼穡”。稼是家的繁字,穡是蓄的繁字。王道派居中央施政,等于回了家,故以稼称之。《家人》大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太阳是大中央,地极是中中央,也就是回到归宿处。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施政,是中中向大中的过渡阶段。抵达大中,化成天下,执政者在大中中中行事,谓之“乾坤毁”。乾坤毁,人类进入了无家政历史的美好时代。

家政开明君主居于夏至后的中央,不好战,不挥霍,爱惜民力财力,社会也形成俭朴的风气。人群的欲望有止境。行不触法,刑错不用,于是出现了成康盛世,这就是“蓄”。《老子》五十九章曰:“治人事天莫如蓄。”蓄即家天下贤明君主之施政。《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穡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注曰:“穡,俭也。劝分,有无相济。”疏曰:“蓄是爱惜之义,故为俭也。”执政者挥霍与俭节,独吞与分施,既反映了人民负担的轻重,也表明了执政者的愚贤。执政者若能节俭分施,即使有水旱虫雹,也可以做到“饥而不害”,人民不致铤而走险。

“稼穡”的第二义,以务农为譬。稼是播种,穡是收获。王道派是“稼”,自己播种,让人民收获。“功成身退”,“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言乎稼也。中国历史上的清官,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有的衣不被锦,食不重味。有几个钱财,亦分施于他人。清官成不了财主,财主不是清官。家天下是王霸革命果实的盗获者,不是天一生水的播种者。

一旦收获,再也不愿拿出来,故曰“蓄”。父传子,子传孙,皇亲国戚持权柄,是政治上的“蓄”。执政者粮仓满、府库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大吃二喝,挥金如土。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浪街头,转乎沟谷。执政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富贵再富有,也不肯施舍济饥寒,是经济上的“蓄”。

“稼穡作甘”。稼作甘,定能为人民带来幸福。穡作甘,爱惜民力财力,不暴殄天物,人民亦能安居乐业。《说文》曰:“甘,美也。”徐注曰:“物之甘美者

也。”《玉篇》曰：“甘，乐也。”甘，美，乐，古哲皆指政权强大，人民康宁。进则能攻，退则能守。甘、美、乐皆指国家握有主动权。公天下能得到全体人民十的支持，家政贤明君主，也能得到十的支持。

第三节 洛书是洪范九畴

洪范之初一五行

《辞源》洛书条曰：“大禹治水，理龟负文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畴。其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中。按《汉书·五行志》言，《周书·洪范》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书》正引刘向说，此三十八字为本文，刘歆说二十字为本文。汉儒之说，皆谓洛书有文字而不言图。《大戴礼》载明堂古制，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之文。谓九宫之法，为后世方技所依托，而即附会之以为洛书，后儒遂沿袭其说也。”《辞源》所载洛书图如右（见图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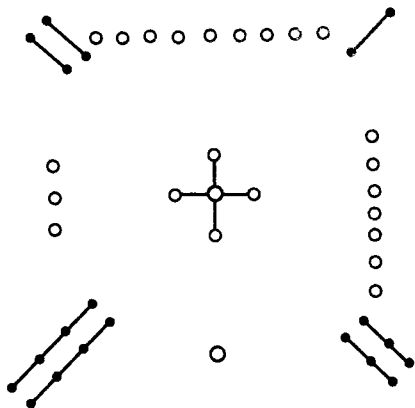


图 46

洛书图注解如下（见图47）。

“洛书”与“河图”出于同一位易学家的手。河图与洛书的一、三、五方位相同，指君子用事。七、九不同。河图七在南九在西；洛书九在南，七在西，指小人用事。河图五行生成数，指人事组合；洛书九畴，指王道派应时适变和施政的始末。由北坎冬至向南离运行，运行到夏至，阳尽而阴生，故南离用九表示阳气已尽。七是二十八宿的一方。西酉白昼陈谢，暗夜来临。二十八宿是夜间的天文，是夜间研究的对象，故以昼夜交替之七，表明昼终夜始。河图五行生成数，论北、南、东、西、中。洛书论认识社会适应社会，演说四方四维中。

“大禹”也是假托辞，称谓王霸联盟革命。“大”指王道，“禹”指霸道。大禹同《老子》书中的“侯王”。侯言霸道，王言王道。大禹治水，也是借题发挥，以治水譬比治民。《说卦》曰：“坎为水，为月。”家政亡道，如同洪水，八方割据，泛滥成灾。禹王治水，使泛滥的洪水经四渎而流入大海，打破强龙地头蛇的割据，统一国家，有类于禹王治水。治水取譬治民，也就是解决亡道的割据和国家的分裂。水比人，古哲中用得至为广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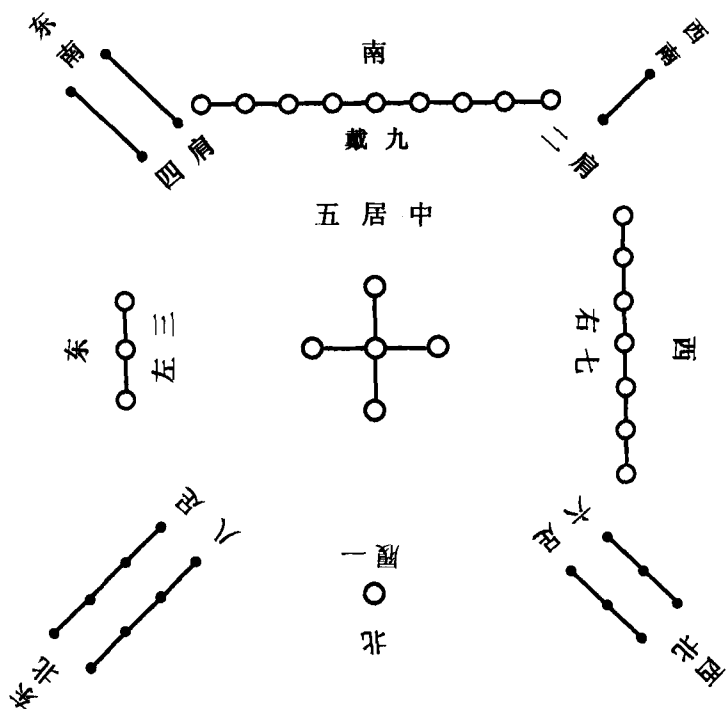


图 47

“理龟”即“大”，指王道。理龟撰写的文章，《文心雕龙·原道》称“龟书”。家政统治者用龟占卜，认为龟是察知未来的灵物。中国古代哲人，也将自己装扮成龟，成为灵物，从事预测工作。洛书图本身就是理龟的图，其形状也就象龟(见图 48)。

“戴”喻冠，戴九居上指首。“履”为鞋指足，足居下喻尾。左三右七皆喻身。二四为肩，肩是前肢的上部，指前足。六八为后足，意义自明。五为中心。五是理龟施政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处。“五”的政治主张与河图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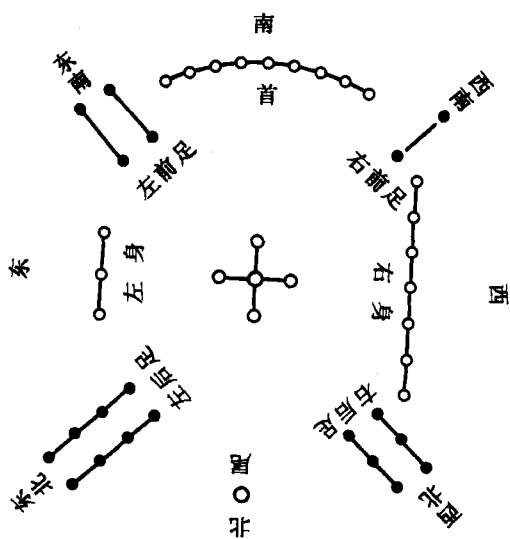


图 48

反,故曰“负文列于背”。负文与河图的利益不一致。执政者南面而坐,理龟亦南面而坐。执政者只能看见理龟的“背”,看不见理龟的面。《艮》卦就在论述洛书与河图的关系。“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王弼注曰:“背者,未见之物也。”发现了公心制的人,就是“未见之物”。未见之物必然背叛家天下,略称“背”。背与家政不共戴天,有尔无我,不能对面,故“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人即王道思想。

“有数至九”,即洛书的四方四维与中央。“禹遂因而第之”。禹是家政的创建人,以禹指家天下。“遂因而第之”,即家天下一个朝代,以次经历一至九九个阶段,家政经历的九个阶段,其数为“九”。圣人效法其“九”,于是写出了洛书。洛书九畴,以认识和适应家天下一朝代九个发展阶段。洛书与九畴是同义语,同于爸爸和父亲。下边是《九畴图》(见图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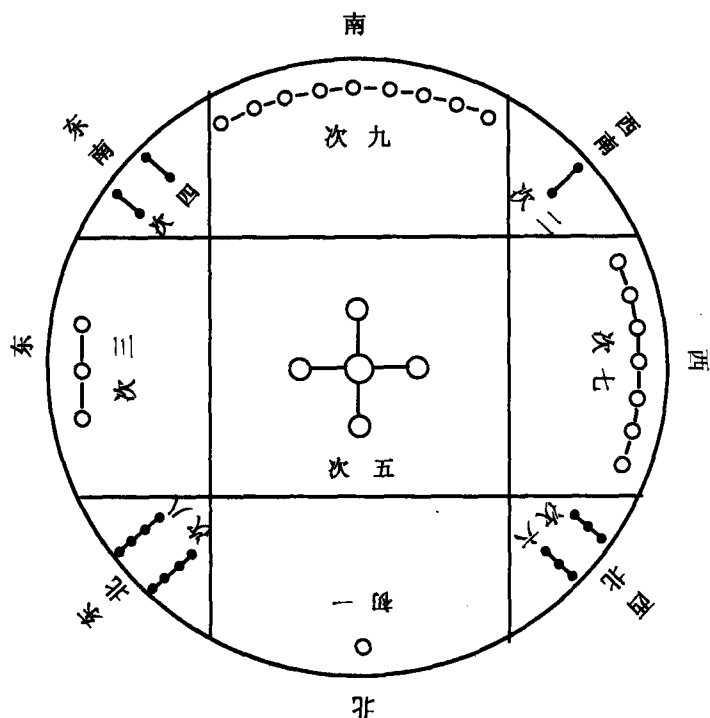


图49

洛书九畴,也就是洪范。洪范传曰:“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天地”是天覆地载的略语,指王道派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故曰“大法”。大道既隐,公天下的信仰者无权可恃,覆载人民,成了非法。《洪范》之所教,就在于怎样认识私天下,怎样去适应社会。

《洪范》“箕子乃言曰:‘吾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

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洪范九畴，指书也指人，这里指王道派。家天下社会，王道派没有掌握主要权力，但是，家政取天下与坐天下，都离不开洪范九畴王道派，离开王道派，取不到天下，即使取得天下，也坐不稳天下。洪范九畴，关系到家天下的盛衰荣枯，存亡生死。“堙洪水”，指限制人民的行动自由权和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古哲将家天下制度比为大牢狱，牢狱的作用“堙洪水”。“帝”、“天”都指王道思想，与人民为敌到了顶点，王道派再不会支持家政，此即“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也就是说，明哲之士一个也不再参政。“彝伦攸斁”，即家政垮台。“禹乃嗣兴”，不用堙而用导，明哲之士参与了禹的导水工作，即“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有了明哲的支持，家政正常转运，即“彝伦攸叙”。《说文》曰：“彝，宗庙常器也。”家政朝廷喻宗庙，宗庙之上座者即彝伦。彝伦即君主。

“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传曰：“汨，乱也。”堙洪水，等于汨陈其五行。五行古哲亦称五星。《前汉·律历志》曰：“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水喻主持公正的法官；火喻建立规章制度、制定政策的礼官；金喻握军权的武官，主于刑杀；木喻掌握文化的文官，主奖励劝勉；土喻中央君主，是指挥金、木、水、火运行的心官。法官失去公正，社会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礼官不明礼之本，制定政策，本于心血来潮，朝令夕改，基础不信。武官罚不当罪，社会人人自危。文官赏不当功，导致钻营者进，善良者退。心官失去制主作用，时而偏左，时而偏右。五官皆乱，即“汨陈其五行”。洪水也喻大众。

《洪范九畴》最早的作者，是大同社会的遗民，是王道公心制的继承人。至于作者是张三李四，古哲并不重视，后人也无法考证，愚以为也没有必要考证。《洪范九畴》的问世时间，刘勰有论述。《文心雕龙·正纬》曰：“夫神道阐幽，而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这里的“神道”、“马龙”、“神龟”，都指家天下的思想体系。不崇尚真理，信迷信，树立偶像，让社会盲目崇拜，是“神道”。不崇尚文化教育，靠暴力征服，鼓励盲从，是“马龙”。不学自然科学，也不学社会科学，以己之私意制法，凭好恶用人，置人类之历史不顾，靠蓍草、靠乌龟判断吉凶，是“神龟”。

这里的“天命”、“大易”、“洪范”，指王道派的思想体系。大自然规律，大自然天体运行的轨道，大自然的气候变化，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都是“天命”。大同社会的长期存在，家天下对大同社会的取代，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极之道之矛盾与对抗，改天换地之变化代兴，人类如何恢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制，都是“大易”。如何认识家天下社会，如何适应家天下社会，如何成为社会的善良表率，让王道文化代代流传，是“洪范”。正确的天命观，正确的

人生观,就构成历史的“洪范”人物。

从上文可以看出,对立的思想体系的出现,源于对立的阶级的出现。思想领域的对立,表现为对立的阶级唱反调。“夫神道阐幽”,也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的说教。“幽”即昏昏不明。家政上台,忘乎所以,都做了统治万世的准备,大话说了不少,一句也不能兑现。明哲之士明知其吹牛,但不能公开揭露。皇帝的金口玉言是真理,犯者灭族。圣人以大自然天体运行为比譬,如月转之朔、望、晦;地自转之日出、日中、日入、子夜;地公转之春、夏、秋、冬,说明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万世”之类的神话不可信,此即“天命微显”。微,隐晦表达;显,揭示出真理。“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是对“夫神道阐幽,而天命微显”的论证句。即是说,以天命运动规律,隐晦说明社会规律的则是《周易》和《洪范》。《周易》生自马龙的暴力专制,《洪范》生自神龟的不能验证的谬说。

私的落地,公也就诞生。家天下的出现,也就突出了继承公天下的遗民,社会同样在流传王道遗风。最早的《洪范》,是禹王家天下以后不久的作品。箕子是《洪范》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书》中的《洪范》,当然加入箕子的灵魂,有了箕子的理论。

洛书九畴与河图五行生成数,出于《易》学者一人之手,我认为可以肯定。在本章二节已看出,河图五行生成数,即使不用图,也比较易于理解。洛书的九畴九次,不用图就很不好理解。洛书图的作者指出《洪范》九畴的次,使读者更好识时务而应变。现作《河洛图》以示(见图50)。

外圈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是有形体河图八卦,以月公转八个月相作譬,以喻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八个月相表示不同的历史阶段。比如家政的望月是满床笏,金满箱,银满箱,吃不穷,穿不穷。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到了下弦月,比着脑袋做帽子,要一点多余也不能了,如此等等。我们在本章一节作了论述。中间是河图五行生成数,第二节已作了论述。正中的洛书,以及洛书与河图的关联问题,是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我们从《河洛图》中可以看出,“初一日五行”,居正北坎时。“次二曰敬用五事”,居西南维坤时。“次三曰农用八政”,居正东震时。“次四曰协用五纪”,居东南维巽时。“次五曰建用皇极”,居中央。“次六曰义用三德”,居西北维乾时。“次七曰明用稽疑”,居正西兑时。“次八曰念用庶政”,居东北维艮时。“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居正南离时。

河图的“天一生水”用阳爻“☵”表示,洛书的“初一日五行”,也用阳爻“☵”表示。河图的“天三生木”,用阳爻“☳”表示,洛书的“次三曰农用八政”,也用阳爻“☳”来表示。河图的“天五生土”,用阳爻“☷”表示,洛书的“次五曰建用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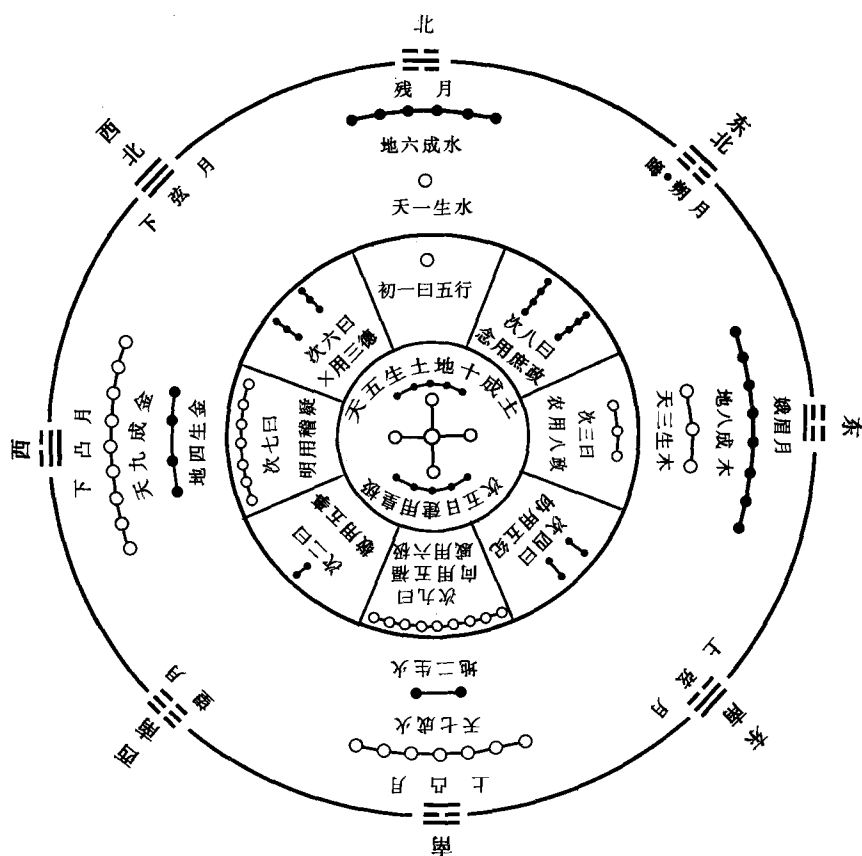


图 50

极”，也用阳爻“⚌”表示。一、三、五阳爻表明，家天下革命的上弦期，公天下革命的取天下期，霸道与王道经历相同的路程，也就是经历秘密的地下活动，经历武装起义，经历摧毁家天下老政权，经历建立自己的新政权，持胜坐江山。没有一、三、五的经历，古哲称“苗而不秀，秀而不实”。不把中央大权拿到手，复古复辟都不可能。

河图八卦表明了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也表明在这个朝代里，对立双方的力量抗衡。五行生成数反映政治集团的人事组合。八卦时辰，加上五行生成数，构成了时局。在某一时局的情况下从事政治工作，谓之时务。了解时局，精于时务，谓之识时务者。

王弼《明卦》曰：“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卦者，时也，即指时局。爻者，即居于洛内的政治家。适时之变者，即按照时局，实行不同的变革施政。“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否泰是家天下一个朝

代经历的两个大阶段。由艮经巽至坤，是泰时。泰时王道派发挥作用，此即“行”。由坤经乾至艮，是否时。否时王道派不能发挥主要作用，此即“藏”。否泰二时，也就是《否》卦和《泰》卦表明的时局，是家天下社会的大时局。适时之变者不能违背总的形势。总形势也就是常规。

“卦有大小，辞有险易”。卦即河图八卦，指家政君主。家政君主选贤任能者为“大”，嫉贤妒能者为“小”。辞即适时之变者。辞与小卦相配偶，辞的处境就危险；辞与大卦相配偶，辞的处境就安全。曹操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一旦发现谁的水平比他高，谁就得毁在他的手下。刘备宽宏大量，没有因嫉贤而杀害他的部下。给曹操当部属危险，给刘备作部属安全。

“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韩康伯注曰：“一时有大畜之制，反有天衢之用；一时有丰亨之吉，反有羈旅之凶是也。”家天下强有力的君主实行独裁，即“一时之制”。如果爻者的政治主张能与独裁者相得，可以利用独裁者为社会兴利除害，此即“可反而用也”。注文举了《大畜》卦，大畜上九，是家天下强有力的独裁君主。因为强有力，因此平息了战争，让社会转入和平。“天衢之用”指《大畜》上九，即利用上九的威力，可以由䷙转化为䷊时。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皆由大畜转化而来。天下大乱，造反者里面的强大势力，是“丰亨之吉”者，但由于丰亨之吉者，过于自信，不能容人，洛内之人只好离开，成为“羈旅”者。范增即“一时之吉，可反而凶”者。这是普遍规律里面的殊异现象。

“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是《周易》卦和爻的关系，同时也是河图与洛书的关系。《周易》与《洪范》，是同一个思想体系的姊妹篇，都是光辉的王道文化。

孔夫子和他的贤人学生，是居于洛内的爻者，是适时之变者。孔夫子党，希望统一国家，在国家一统的基础上，复古实现王道社会。但是当时的统治者，是些鼠目寸光、满足于分裂割据的小人。《论语·子罕》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鸟是南离的隐称，与《说卦》的“雉”义同。政治集团有能力夺得中央政权，并取得夺权胜利，是“凤鸟至”。政治集团有能力夺取中央政权，但是按兵不动，抱旧守残，就是“凤鸟不至”。这里的凤鸟指当时强大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军阀霸主。

强大的军阀，没有统一国家的变革施政，是“凤鸟不至”，弱小的军阀，也没有统一国家的变革施政，是“河不出图”。本身有霸主的地位是凤鸟，本身没有凤鸟的地位，但变革施政，争取达到凤鸟地位的是“河图”。古哲讲的“百里而王”，象周王朝成凤鸟前，所经历的那样，是“河出图”。当时的华夏，不存在雄才大略的家政统治者，孔子统一祖国，恢复王业，便失掉了依托，故曰“吾已矣

夫”。已矣夫，也就是实现理想成为不可能。吾是我们的略称，这里指“吾党”。

《法言·重黎》曰：“或问：‘仲尼大圣，天曷不胙？’曰：‘无土。’”然则，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尧作土，禹以舜作土。”《韵会》曰：“建置社稷曰胙。”胙同作。天曷不胙，即何不作天。天是形而上，喻持政。天曷不胙，即为什么不能掌权。“土”即河图生数五与洛书的中心五，指握有中央大权的君王。尧将君王位让给舜，舜让给禹，舜禹都有自己的承载者，孔子没有这样的承载君王，故曰“无土”。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孔夫子也就没有处所施展自己的才华。《荀子·子道》曰：“虽有国土之力，不能自举其身，非无力也，势不可也，”此之谓也。

《法言·五百》又曰：“‘孔子之时，诸侯有知其圣者与？’曰：‘知之。’‘知之，则曷为不用？’曰：‘不能。’曰：‘知之而不能用于，可得闻乎？’曰：‘用之则宜从之。从之，则弃其所习，逆其所顺，强其所劣，捐其所能，冲冲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

这里，扬雄解答了“天曷不胙”的原因。中国古代的王道派，到家政朝内做官，家政统治者必须听从王道派的政见，按王道派的政见行事，此即“从之”。从王道派，亡道派的一套荒唐习俗，必须束之高阁。“弃其所习”，必须放弃作威作福，吃喝玩乐的寄生习性。“逆其所顺”，必须限制皇亲国戚欺压人民、盘剥人民的为非作歹的手足，令其不敢仗势欺民。“强其所劣”，必须使其学而时习之，懂得天地大全，懂得执政者与基础的关系，改变其不学无术的委琐小人灵魂。“捐其所能”，使统治者放弃其害人害己的无用能耐。驰骋田猎，陪女人玩乐，唱歌跳舞，统治者都有这些“本事”。从政，必须放弃这些影响社会风气的低劣能耐。“冲”是南北对立，东西对立的称谓，孔子的公道，和家政的私道，正好对立，故曰“冲冲如也”。“天下之至”，指具有选贤让能的如尧舜般的君王。“至”是大同社会的隐称。


孔子居于洛内，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但仍孜孜不倦地工作，其目的是什么？《五百》又曰：“或问：‘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载而恶乎之？’曰：‘之后世君子。’曰：‘贾如是，不亦钝乎？’曰：‘众人愈利而后钝，圣人愈钝而后利。关百圣而不惭，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类，莫能加焉，贵无敌，富无伦，利孰大焉。’”

上文的“后世君子”、“圣人”、“百圣”、“能言之类”，都指王道派。“贾”、“众人”、“天地”指亡道派。钝与利，以武器作譬，钝言不锋利，利言锋利。此处以“利”喻眼前利益，“钝”喻长久利益。家天下一时间金银满箱，最后化为乞丐，是“愈利而后钝”。公天下，不脱离人民，先过俭朴生活，社会财富充足，过优厚生活，是“愈钝而后利”。《老子》八十一章“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即言愈钝而后利。执政之后，先利后利，是王亡两极根本不同的世界观。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体系，大包宇宙，小括昆虫，无大不极，无小不有，故

曰“关百圣而不惭”。《文心雕龙·宗经》曰，儒家的五经“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中国的古代，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尊孔，就在于孔子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腾跃者不能超越其洪范环内。这正如《西游记》讲的，孙悟空一跳十万八千里，再跳，也跳不出如来的手掌一样。“关百圣而不惭”，言其思想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关百圣”即将明哲之士，能言之类，皆统一于自己的麾下。孔子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旗手，当之无愧，故曰“不惭”。

“贾”如同《复》大象的“商旅”。家政的政权，建立在行星和卫星上，绕太阳转四时，如同商贾，故以“贾”称之。家天下统治者，有形而下作器的水平，故以“众人”称之。家政统治者，是升天落地人物，故以“天地”称之。《明夷》上六，“初升于天，后入于地”，即言先成神仙而后变乞丐。儒家的著作，有欺骗隐蔽家天下的一面，也就是“伪”的一面。家政善于弄虚作假，不许人民言实道真，“蔽天地”是家政逼出来的，故曰“不耻”。

《庄子·天运》曰：“吾语汝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谓上皇。”六极指太阳，地球的北极，地球运行的春夏秋冬。“五常”即河图，洛书中的中心“”，指太阳和北极。太阳施光热“监照下土”，喻政权。北极持正，随太阳运行，“天下载之”，喻人民。春夏秋冬喻生生和合理的赏罚。“上皇”即《洪范》次五“皇建其有极”的“皇”。上皇即公心大同制。“九洛之事”，即洪范九畴。令行禁止，官员廉明，即“治成德备”。“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指家政河图讲的。家政顺九洛，前可取天下，后可治天下；逆九洛，取不了天下，也治不好天下。九洛之事，关系到家天下帝王的成败。九洛天道，福善祸淫，如同自然规律，不讲情面。

《文心雕龙·原道》曰：“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录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又曰：“龙图献体，龟书呈貌。”这里的“河图”、“八卦”、“金镂”、“录牒”、“龙图”，都指家天下统治者的经历。“洛书”、“九畴”、“玉版”、“丹文”、“龟书”，都指大同社会和大同遗民的经历。“河图孕乎八卦”，即河图包括在八卦之中。“洛书韞乎九畴”，即洛书包括在九畴之中。八卦与九畴，比河图洛书的范围宽。这种关系，如同华夏孕乎河南，河南韞乎洛阳。

河图与洛书，各自经历了不同的道路，谁支使这种经历，这就是各自的天命观思想。“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言乎此也。尸即指挥。神理即思想天命观。政治的实现，即神理心战，一切施政，都反映了政治家的思想水平。政策法令，政治家的言行，都表明了政治家的“神理”。社会的人赛神理，是家政“神理”造成的。

玉版和丹文,表明了公天下的经历。玉是王的繁字,指王。《说文》曰:“王象三王之连,丨其贯也。”徐注曰:“王中画近上,王三画均。李阳冰曰:三画正均,如贯王也。”《六书精蕴》曰:“帝王之王,一贯三为义。三者,天,地,人也。中画近上,王者法天也。”天地人的一义,即上层建筑,“天”;基础,“地”;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人”。王字的上一是天,下一是地,中一是人。公天下社会用“丨”连系三者。上一下一,天地交往也一。全社会一心一德,不存在对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王道执政者一以贯之的神理的光辉体现。《集韵》曰:“版音阪,籍也。”社会人留下的文献,就是版,公天下是玉版,家天下是金版。

《红楼梦》八回中从胎里带来的那块玉,就是玉版。玉版的最根本的灵魂,就是政治家永远不脱离人民大地。“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政权要长生久视,必须行玉版之所教。家政上台前有人民,一旦登基,忘掉人民,遗弃人民。基础痛苦,自己覆亡。

“丹文”同玉版。丹,赤也。《说卦》曰:“乾为大赤。”《说文》曰:“赤,南方色也。”王霸革命夺得中央政权,是南方之赤;王霸复古,是大赤。赤与大赤是王道革命的两步,南方之赤是小成,政权恢复公心制是大成。丹文所论,是王业的上篇和下篇。

《系上》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蓍龟”是河图、洛书的总合词,“龟书”与蓍龟之“龟”义同。《周易》和河图、洛书,有相同性质,其使命是“探赜索隐”,即研究社会的统治方“赜”,研究社会的造反方“隐”。和人民中的明哲之士取得联系,是“钩深”;和贵族内部的明哲之士取得联系,是“致远”。河图洛书有联系上下明哲的作用,故曰“钩深致远”。“定天下之吉凶”,即平定家天下。“成天下之亹亹”,即建成大同社会。家天下社会是“吉凶”体,有钱有权就“吉”,无钱无权就“凶”。《释诂》曰:“亹亹,勉也。”大同社会不存在“吉凶”。执政者勤勉,人民勤勉,共同勤勉,为社会贡献。

“金缕”、“录牒”、“龙图”,是家政统治者谱写的历史。金缕与龙图义同,也就是江山靠战争夺来,最后又被战争夺去。金是武器龙是马,皆和战争相联系。缕,刻也;也就是金革雕刻下的痕迹历史。图,画也,月之盈缺,河水之涨消留下的痕迹历史。金缕、龙图体现为血战沙场,翻天覆地,上占下占,成王成匪。

“录牒”是乾坤转易的原动力。声色货利,是推动家政崇尚者赴汤蹈火的枢机。声是名声名望,希望自己成为人间的超人,空前绝后,唯我独神。色是玩弄众多的女人,衣食住行,豪华,超豪华,非凡出众。货是占有无数宝物,天

崩地陷海干石烂也不会变穷。利是禄秩和官阶。家天下社会,享受以官爵为转移,官越大,架子越大,越可以着锦添花,威加海内,富耀人间。如果官秩级别不够,即使盗有再多的货宝,也不敢拿出来使用。不能使用,和富贵崇尚的声色又相抵触。为了声色,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事也干了出来。声色货利中的利禄官秩,至关紧要,因此,古哲专列了“录牒”,以示其重。《玉篇》曰:“牒,谱也。”牒谱与文、书、记、志、史、传等义同。“录牒”,即河图家政得利禄和失利禄的转易履历。

利禄的禄,古哲也写成“录”、“绿”、“藁”、“碌”、“碌”等。这些概念,既指俸禄工资,也指各级吃俸禄的执政者。禄、录等词,兼有名词、形容词的作用,录还有动词的作用。遇到碌录等词,要详审其所指。利的概念里,用的最普遍的是“禄”。

《否》大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天地不交,同《坤》文言的“天地闭”。天地闭,天地不交,即政权不再代表基础,基础也不再承载政权。俭德辟难,即《坤》文言的“贤人隐”。隐,艰德,即“不可荣以禄”。公天下的执政者得到的合理的报酬也叫“禄”,但没有“荣”的含义。家天下社会,当了官,不仅有俸禄,而且很荣耀,故曰“荣以禄”。天地闭结,社会将发生大变革,不到家政朝内做官,不助纣为虐,即“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释草》曰:“木谓之华,草谓之荣。”草荣即草木家政。草木统治的社会,升官发财者为荣,无官无钱者为辱。《老子》二十八章曰:“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荣,守其辱,同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为天下谷”,指撰写有王道内容的文章,提供给善良的“常德”。常德懂了真理,不去谋虚逐妄,即“复归于朴”。朴喻大同遗民。

《荀子·荣辱》曰:“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三代即夏、商、周家天下。“亡”即完蛋。“治法”即三代皆恪守的统治术。这个统治术,即“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官人即五官里面的心之官君主。上起皇帝,下至毫毛小官,不管人民的疾苦,为争禄秩而生存,古哲以“碌碌”、“碌碌”、“录录”来描写。

《史记·酷吏传》赞曰:“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贍,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九卿即朝内大员。“碌碌”即官官皆为俸禄而打算。“奉其官”,即讨好君主,看君主的眼色行事。老牛必定刀尖死,奉侍君王不到头,混俸禄也很危险。贍是周全。救过不贍,即思考不犯过,生怕不周全。“绳墨”同“官”,指决策者君主。君主未言及的政事,根本不敢提及,即“何暇论绳墨之外乎!”

《老子》三十九章曰:“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社会不分裂,大家都是人。社会分裂,于是有了“碌碌之玉,珞珞之石”。统治者将自己看成是“玉”,

是有俸禄的“碌碌”，将人民看成是“石”，是没有俸禄的珞珞。《红楼梦》第一回的顽石，即珞珞圣人。碌碌珞珞，意即河图洛书。《红楼梦》中没有文字的玉，就是“碌”。

《史记·平原君传》毛遂曰：“公等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索隐曰：“音禄。”碌碌同禄禄，只会混俸禄。因，用也。因人成事，即用人之成事，也就是坐享其成。因人成事者在关键时刻没有作为。《前汉·萧曹传》曰：“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师古曰：“碌碌犹鹿鹿也。”家天下的官僚，从君主到小官，古哲比之鹿鹿。鹿鹿与碌碌谐音，皆指吃民脂民膏者。《正韵》曰：“鹿音禄，”言此也。

“鹿”指家政统治者，先见于《屯》卦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王弼《卦略》曰：“《屯》此一卦，皆阴爻求阳也。屯难之世，弱者不能自济，必依于疆，民思其主之时也。故阴爻皆先求阳。马虽班如而犹不废，不得其主，无所凭也。初体阳爻，处首居下，应民所求，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韩康伯注曰：“江海处下，百川归之，君能下物，万民归之。”

上文的“鹿”、“林中”、“禽”、“马”，都指家政君主九五。《说文》曰：“鹿，兽也。”家政自身是鸟兽，可以用任何一种鸟兽称谓。

家天下进入北坎，天下大乱，震东王霸势力，也已出现。处于这样的时局，弱小势力，希望安定，希望统一国家，此即“皆阴爻求阳也”。“弱者不能自济，必依于疆，民思其主之时也。”民思其主，是思新势力初九，还是将希望寄托给九五，这是相反的“思”路。六三是股反屯难的地方势力，不愿意和人民为敌，因不识时务，不和初九结合，而是投奔九五。“马虽班如而犹不废，不得其主，无所凭也。”家政垮台回金陵的坎时前夜即“班如”。班，回也。“不得其主”，即瞧不起初九而不相得。因为“无所凭”，所以投靠班马残月。

六三称“君子几”，指其一身二任的两重性。反屯难割据，不镇压人民，是“君子”一面。看不见初九，和九五结合，是“月几”河图一面。坎为月。坎月是屯难的枢机祸胎，故曰“几”。今称“机关”。《易》作者劝六三说：“即鹿无虞。”投奔九五，九五与你不是一条心。处于屯时，九五最信任六二，六二是镇压初九的急先锋。不镇压初九，与九五“无虞”不一致，“惟入于林中”，即仅仅成为鹿群同伙。“不如舍”，即不投靠九五为好。象曰，如果是君子，就不去投靠，故曰“君子舍之”。如果是月几，就投靠九五。投靠九五，将随同北坎一起完蛋，故曰：“往，吝穷也。”吝是不起作用，穷即失败。

《左传》文公十七年曰：“鹿死不择音。”《庄子·人间世》改为“兽死不择言”。家政在灭亡的前夜，听不进人民的呼声，镇压是其唯一的法门。人民绝望，对

月政来讲也就是“失禄”。失禄,也写成“失鹿”。《前汉·蒯通传》曰:“且夫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秦失其鹿,即暴政引起的人民对秦政权的绝望,再榨取不到油水,即“失其鹿”。

《书·大禹谟》曰:“天之历数在汝躬。”“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天”、“有位”、“可”,都指家政。可同苛。《广韵》曰:“苛,政烦也。”巧立名目而又烦多的赋税即“政烦”。家天下能够维持多久,在于执政者自己。此即“天之历数在汝躬”。家政盘剥人民,过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即“苛愿”。不要杀鸡取卵,不要竭泽而渔,即“敬修其可愿”。敬,谨慎;修,制定刮地皮的名目和安排富贵们的享受。“四海困穷”,即官来如荆,也再刮不出油水。“天禄永终”即失其禄,家政的寄生生涯也就完结。

“敬修其可愿”,《礼·坊记》指出了办法:“利禄,先死者而后生者,则民不背;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利禄即富贵君主。在野者为“死”,在朝者为“生”。先考虑在野者的利益,后考虑在朝者的利益,人民不背叛,此即“民不背”。背,背也。“亡”是经济上的贫困者,不足者;“存”是富贵者,有余者。施政先考虑无者的利益,而后考虑有者的利益。这样,可以信赖人民,人民会保卫政权,此即“民可以托”。家政君主里面,极少数人替“死者”、“亡者”考虑过,大多数是加强专政,保卫“生者”、“存者”。

明哲之士,不同意这种舍本逐末的施政,结果成了时代的异端。《离骚》曰:“薺薺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薺薺施,即资禄施。薺薺,即得了工资俸禄,施即施政。资禄施即享受俸禄的持政者。薺薺施,意同《庄子·天下》的“惠施”。惠施即得了实惠的施政者。“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薺薺施,惠施的情操,就是如此。

“薺薺施以盈室兮”意取《老子》九章的“金玉满堂”。金是武将,玉是文臣。薺薺施包括了武将文臣在内。室与堂皆指朝廷。家政的文武不少,但守不住富贵的“天禄”,故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金玉里面能守住天禄的人,又弃而不用,屈原即遭此厄运。“判独离”即屈原的自指。《增韵》曰:“判,半也。”古哲将著之子午以东称阳半,以西称阴半。判独离是子午以东阳半,屈原从思想上和阴半划清了界限,故曰“判独离”。苟图衣食混俸禄的薺薺施,将引导楚国覆没,屈原不愿走这条路,故“不服”。服,从也。

《释草》曰:“薺,王刍。”注曰“薺音禄。”疏曰:“鹿,薺也。”薺即俸禄;王即家政君王。刍是草。刍草是鹿维持生命的食料,也是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是刍草饲养的文武部属,故曰“鹿,薺也。”薺,辱也。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终,堂堂皇帝成了阶下囚,刀下鬼,故曰“辱”。

碌碌,利禄,薺薺施等,是客气的称谓,《红楼梦》称“禄蠹”、“国贼禄鬼之

流”，就不客气了。十九回曰：“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叫人家禄蠹。”“书”指《尚书》一类的官样文章，不是圣哲经纬天地的真理，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不管真才实学，必须熟读官样文章。考中进士，才能做官吃禄，衣锦被绣，“上进”成为人上人，因为读书上进的动力是混俸禄，故以“禄蠹”称之。

三十六回曰：“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女子是人民中的知识分子，未成为禄鬼，清净洁白。成为禄鬼后，为了钓名沽誉，因而助纣为虐。有功受奖，名声远扬。两手血污，便“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的贵族行列。

《文心雕龙·原道》曰：“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以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风姓，即《家人》大象“风自火出”的风，指大同体制的继承人，也就是玄圣。孔氏、素王皆指孔子。

孔子是王道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撰写河图洛书一类文章最有成就的人，故以“素王”称之。素即《贲》卦上九的“白贲”体。《周易》、《洪范》、《老子》都是白贲体，不熟读，不深思，没有多方面的知识，什么也学不到。王即冠军，如赌王、棍王等，指对某一事造诣最高。孔子称素王，在于孔子在社会科学领域造诣最高，他的学说，有法子使人类进入大同社会。

“道心”、“洛”、“龟”、“人文”，指大同王道文化；“神理”、“河”、“蓍”、“天文”，指家天下文化。中国古代的人文学都是依据这两种人相对立的经历而撰写的，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人文学，来源于历史。历史有公天下历史，有家天下历史，同时也来源于现实。现实有王道文化，也有家政文化。道心、洛、龟、人文，是中心统摄政治，也就是中庸政治，不背叛人民的政治。神理、河、蓍、天文，是居于外周的强权奴役政治，也就是不中不公正的私邪政治，是过河拆桥，忘恩背义，陈世美所崇尚的政治，也是前途可悲的政治。

洪范之次二次三

洪范九畴是解决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学问。初一五行，次八念用庶政，主要讲认识，其余各次，主要讲实践。认识论使学者对家天下社会的政治家要有所了解，对三极之道之政事有所了解，使学者成为识时务者。实践论解决的是，政治家在某一个时局里，怎样分清正邪，怎样适时应变。认识与实践解决得好，政治家便有坐议立谈，临机适变的主动权。

“次二曰，敬用五事。”“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洪范》洛书的次二，与河图的西南维坤地同位。坤地是河图的望月。《小畜》上九和《归妹》六五的“月几望”，都指家政处于鼎盛望月时期。家天下居于坤地，令行禁止，成为时代的权威。时处坤西南，施政在中央，故以五事称之。五事即河图与洛书的中央“五”。敬用五事，指王道派与家政君主如何交往，也就是指洛内之人，如何适应坤西南的望月时局。

家天下鼎盛时期，到家政朝内做官，和家政君主交往，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时刻警惕。敬即“警”的简体。《溢法》曰：“夙夜警戒曰敬。”夙夜警戒，义同《乾》九三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乾乾夕惕，是家政统治者害怕人民的表现。洛内之人处于坤时，也得乾乾夕惕，对家政君主有所戒备。《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用五事不警戒，遭遇君主施暴，洛内之人受到迫害是有咎。

家天下处于五事中央，给家天下办事，也用五事。五事即金木水火土。疏曰：“《五行传》曰：貌属木，言属金，视属火，听属水，思属土。《五行传》，伏生之书也。”“木有华叶之荣，故貌属木。言之决断，若金之斩割，故言属金。火外光，故视属火。水内明，故听属水。土安静而万物生，心思虑而万事成，故思属土。”“又于《易》，东方震为足，所以动容貌也。西方兑为口，口出言也。南方离为目，目视物也。北方坎为耳，耳听声也。土在内，犹思在心，亦是五属之义也。”“正义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论语》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又引《诗》云：思无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

疏文拐弯抹角解释，没有敢言官，其实，貌，言，视，听，思就是五官，指到家政朝内做官的“敬用五事”者。去任职，就得听从君主的分派。任务总在五官范围之内。任什么官，用什么法术施政，即“敬用五事”之事。现作《五官图》以示（见图 51）。

“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肃”。貌即相貌。家政统治者是个什么相貌，春官也妆扮成个什么相貌，就是“一曰貌”。《文心雕龙·原道》曰：“龙图献礼，龟书呈貌。”就是讲王道龟书，要和亡道龙图一样。王道派的外貌，如不和统治者相一致，便不能立足。《红楼梦》的贾宝玉与甄宝玉就是“一曰貌”的演绎。貌是外表，但也不很容易鉴别。《文心雕龙·知音》曰：“夫麟凤与麀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麀，楚人以雉为凤，魏氏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微，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外貌化妆得惟妙惟肖，就是不好分。中国古代的哲人，头上给戴着各种帽子，至今含冤于九泉之下，是“文情难鉴”的明证。

“貌曰恭”。外貌如同家天下执政者，但内心活动却不相一致。《溢法》曰：“尊贤贵义曰恭，尊贤敬让曰恭，尊贤让善曰恭，爱民长弟曰恭。”春官掌握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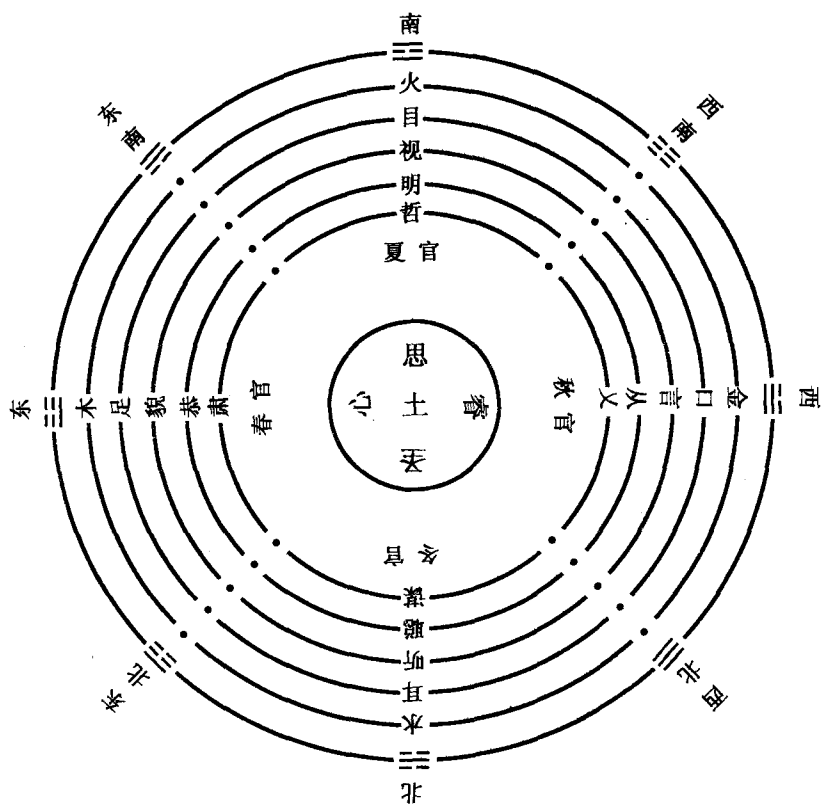


图 51

权,提拔人民中的贤能才子,就是“尊贤”。爱人民是“爱民”。给王道派的贫困者以出路,是“长弟”。沈约能让《文心雕龙》流传,让刘勰出名,就是“长弟”之举。《礼记·表记》曰:“让于贤,卑己而尊人。”“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谦》卦䷎坤上艮下,是政治家用“恭”统帅政治集团的一卦。《系上》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致恭以存其位,就具备了《谥法》提出的恭的美德:尊贤贵义,尊贤敬让,尊贤让善,爱民长弟。

“恭作肃”。《广韵》曰:“肃,恭也,敬也,戒也。”《说文》曰:“敬,肃也。”《谥法》曰:“刚德克就曰肃,执心断决曰肃。”貌是外表,恭是内情,敬即付诸实施。有公心是“恭”,敬让贤能是“敬”,提防小人钻营是“戒”。尊贤让善长弟,爱民要严肃是“肃”。刚德克就,执心断决,是春官秋官共同用的刚毅果断术。发现人才就提拔,是“执心刚决”。不怕他人的非议,敢于承担责任,是“刚德克就”。

《释言》曰：“穆穆肃肃，敬也。”注曰：“皆容仪谨敬。”疏曰：“《周颂·雍》篇云：‘有来雍雍，至上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此皆禘祭之时，容仪谨敬也。”福祭敬神活动，皆喻朝廷君臣交往。提拔人才，从公论公，不要求被提拔者成为自己的随从，此即“穆穆肃肃”。《孟子·离娄》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声音笑貌为哉？”“穆穆肃肃”为社会，“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为一己。语言动听，外貌不狠，内心嫉贤妒能，怕人超越其本领，不是真恭。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佞邪者千方百计投其所好，百依百从。飞廉知政任恶来，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枢机。

“二曰言”、“言曰从”、“从作义”。言是兑金，属西方秋。用于人事，言就是秋官。大自然植物的春生秋杀，动物界的生养长壮，老衰病死，正常的终其天年的死去，也是秋气景象。正常的生死代谢，是大自然的规律。公天下社会，也有刑律，但和家天下专制不能相比。家天下秋官的任务，保卫富贵的私利，对人民实行暴力镇压，其职能是刑杀。古代哲学家将乐杀人的秋官，喻为会说话的鸟兽，故以“言”称之。《礼·曲礼》曰：“鸛鵲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能言的家政统治者，心却是禽兽，以杀人为快，汉武帝也是个秋官，杀了不少的无辜者。

“言曰从”。初一五行已言及，“金曰从革。”家天下两金，本质是向人民实行暴力专政，暴力专制，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只是在窃钩者身上做文章，对于贵族中的主犯要犯，不敢闻也不敢问。这种扬汤止沸的刑杀，就是“革”。革指将兽皮的毛去掉。去毛是执政者脱离基础的自作孽。

家天下任用王霸人物做秋官，他们镇压的不是窃钩者，而是贵族中丧天害理最突出、人民一心想除掉的害人虫。从民心之所愿，就是“从”。《说文》曰：“從本作从，相，听也。”从是二人的复字。二人即王霸。子午以东，王霸革命，除天下之公害。时在西金，王道派当了家政的秋官“相”。相遵从民意即“听”。

“从曰义”。镇压是否从民意，是不是除天下之公害，就是要看镇压的效果是不是“义”。《释诂》曰：“义，治也。”古哲中的“治”，指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上廉下清，贿赂不行。家给人足、生活简朴。市容井井，货物丰盛。圉固空虚，官阜民暇。勤于劳作，耻于犹豫。《荀子·君道》曰：“故天子诸侯无靡费之用，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贼盗之罪，其能以称义遍矣，故曰治则衍及百姓，乱则不足于王公。此之谓也。”社会之治，必须源于官。镇压几个贵族中的流淫、怠慢，社会风气好转，是“从曰义”的明证。镇压无效，犯罪上升，是以风灭火，以乱治乱，不能算“义”。

“义”是五行正常运行的隐称。五行正常运行之义，必须从君王做起。《大禹谟》“禹曰：‘后克艰其后，臣克艰其臣，政乃义，黎民敏德。’帝曰：‘允若兹，嘉

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社会风气好转是“乂”；乂的原因是处望月的君臣。望月，家政尚称得起“后克艰其后，臣克艰其臣”，流淫怠慢为数不多。经过扫除害群之马，黎民敏德转向厚道。改天换地的大动荡，“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老的作威作福者被推倒，做到了“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这些大条件，加上对贵族的制约，社会转向了“乂”。封建社会的盛世，囹圄空虚，刑错不用，时间在建国定鼎不久，圣人的思想还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从曰乂”，加强了社会的治安。

“三曰视”，“视曰明”，“明作哲”。视是离火，属南方夏，视即夏官。夏官是制礼作乐之官，也是贯彻家政的礼乐之官。社会的文明与愚野，通过夏官反映了出来。《说卦》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这是王霸复古显示出来的“视”。家天下进入坤时，“开国承家”，建立了富贵小人的专政制度。表明这个小人政权的“视”是《观》卦。《观》卦䷓巽上坤下。坤指西南维望时，巽指居于中央位的“恒风”。恒风在次八庶徵，是时风之对，指亡道。

公天下政权，家天下政权，都是“视”。古哲中的“视”、“示”、“见”、“观”，都表示政权施政。《书·太甲》伊尹曰：“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后来无罚。’王懋乃德，视乃厥祖，无时豫怠。”这里指出了家政统治者的近视模范。这位模范，就是殷商的定鼎祖汤王。汤王的仁政是：“惠困穷”，“邦厥邻”，（指不侵略弱邦邻国）“无罚”，“无时豫怠”不腐化。家天下统治者的不肖子孙，大多数都做不到。

伊尹又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这里指天下为公的长治久安的王道大同施政。一旦发现了社会的先进分子，自己主动交权让权，使之成为天下先，更好地率领社会前进，即“奉先”。“孝”在古哲中，是爱人民的隐称。爱人民不是说得动听，而要给人民带来实惠，使之丰衣足食，和睦相处，这是“孝”的实质。为政者为此努力，为此思虑，即“思孝”。与臣民交往，尊重其人格地位，以礼相待，即“接下思恭”。恭，敬也。

“视远惟明，听德惟聪”，远和德都指太阳。“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见诸行动；“视远惟明，听德惟聪”，见诸思想。《系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没有视远听德的形而上的指导，也就不会有“奉先思孝，接下思恭”的形而下的义举。因此，懂得太阳的大中大公大正位，懂得太阳是大地万物生长之源，辉光普照，功被天下而不为私的大道大义大德位，是能实施“奉先思孝，接下思恭”的关键所在。

洛内之人给家政做夏官，外貌也得像家天下的维护者，但是也要显示出王道派应有的风度。《论语·尧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尊其瞻视”，即显示出王道的风度。伊尹就是一位出色的夏官，改造太甲，就是“正其衣冠”的非凡的施政。中国历史上，有些洛内大臣，连皇帝老官也畏惧三分，也表明了王道政治家的崇高威望。天下政权由王道掌握，“威而不猛”，社会一定能转向清静。

汉朝的张释之，也是一位很出色的夏官。文帝登虎圈，一个能说会道而又熟悉情况的啬夫，说了一通，文帝赞赏，准备提升为上林令。张释之谏曰：“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影响，举错不可不审。”文帝称善，没有提拔啬夫（见《史记·张释之传》）。

本传又曰：“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刻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用家天下的法，制约富贵人物。富贵的尾巴翘得不太高，庶民百姓才谈得上守法。本传又曰：“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本传又曰：“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万分之一”即“万一”，与“假令”义同。

汉文帝是最贤明的家政君主之一，发了毛也要施暴。用家政的法，抑制执政者的昏暴行为，即“视曰明，明作哲”。《书·说命》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通达政事者为“知之”。古代知为政者，只有王道派。王道派知天地之大全，故曰“明哲”。家政君主能接受明哲的诤谏，从明哲而施政，实际起模范法则作用的，仍是明哲，故曰“明哲实作则”。则即中心原则制动之主。

“四曰听”，“听曰聪”，“聪作谋”。南离是近日方为“明”，北坎是远日方为“幽”。南离主视，北坎主听。视要看得见人民。前文所述，张释之如果心目中沒有人民，只看主子的眼色行事，犯跸者斩，盗玉环者族。心中有人民的地位，便挽救了无辜者的生命。听用于政事，就是执政者接受社会人群的反映。能

听得清人民大众的呼声，能聆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洪钟声音是“聪”。听不进人民大众的呼声，更听不进王治的公平的声音是“聋”。牛马聋聩，不知深味，即言豪门贵族不通人心。

《释言》曰：“坎，律，铨也。”注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铨量轻重。”疏曰：“坎，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铨亦平。”水即水平仪，是测量平陂的仪器。国家制定法律，也应如水平仪那样公正不偏。公正不偏，表达了全社会的心愿。“铨”是全的繁字。法律要全，必须兼听。兼听则明，明则聪，聪就能制定出如水平仪的公平政策。

给家政做冬官，为其制定政策法令、条文，即使如水平仪坎律，家政统治者也只是做摆设而观赏，并不打算付诸实施。家政的法律，只制约基础，对统治者无效。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执政者享有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特权。冬官制定的政策法令，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也要以公论公，考虑到全社会的心愿。坎律法令保存下来，一旦复古，也就成了宝贵的财富。

《讼》大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疏曰：“君子以作事谋始者，物既有讼，言君子当防此讼源。凡欲兴作其事，先须谋虑其始。若初始分职分明，不相干涉，及终无所讼也。”家天下社会的是非争吵，都谓之“讼”。讼源是“天与水违行”，即政权和人民背道而行。“作事谋始”，包括了法律条文和实行两个方面。家天下执政者，往往是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读孔孟之书，背尧舜之道，满口仁义道德，实际是男盗女娼。法律是束缚人民的绳索。作冬官“作事谋始”制礼作乐，只能留下大同文献而已。《论语·颜渊》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洛内之人的归宿，是建立无讼社会。无讼基于天与水不违行。天与水不违行，律令才能如水平仪之公平。

“五曰思”，“思曰睿”，“睿作圣”。家天下君主信任洛内大臣，将权交给王道派，王道派成了家天下一定时期的制动之主，就是“五曰思”。《溢法》曰：“大省兆民曰思。”注曰：“大亲民而不杀。”《小畜》卦䷈巽上乾下，就是洛内大臣六四成为家政一时代的一卦之主，成为广大人民和富贵都尊重的伟人。王弼《明象》曰：“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韩康伯注曰：“阳贵而阴贱，以至少处至多之地，爻虽贱，众亦从之。《小畜》彖云：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是也。”贵贱是家天下社会人群分裂的称名。亡道执政者是贵族，王道派是贱族。六四是贱族。

《小畜》彖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柔得位”，指六四，“上下应之”，即受到五阳全社会的尊重。“健而巽，刚中而志行”，指六四施政，打的是九五的旗号。“乃亨”，令行禁止。“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六四和九五相

得是“密云”。不能给社会施大利,即“不雨”。不雨的原因,是家政向下滑,“尚往”。尚往,即崇尚走向灭亡。“尚往”之原因,即“自我西郊”。自我为私,西郊是亡道专制。家政的本质是如此,故不能施大利于人民,即“施未行也”。施未行亦即“不雨”。六四成为一卦之主,只能弘扬弘扬大同文化,故大象曰:“君子以懿文德。”

《说文》曰:“睿,深也,通也。”“思曰睿”,即王道派要“深”,要“通”。深言隐藏得深,家政统治看不出真面目,通即必须洞察家政统治者的灵魂。隐藏得深,要将自己妆扮成“圣”。圣是“耳口王”。王,大也。动物界大耳大口者,莫过于象和豕。古哲将霸主喻为“象”,象即霸道。象的末代子孙喻为“豕”,豕即亡道。王道派似象非象,似豕非豕,也有象豕大耳大口的属性,成为“彖”。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彖是混在象豕中间的耳口王。彖象豕貌合神离而不同类。知音者,当分清此三者。

下面探讨次三曰农用八政。

“次三曰,农用八政。”“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次三居河图和洛书的正东,与震同位。于地公转为二月,于节气为春分,于五行为木,于地自转为日出。《说卦》曰:“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地自转的卯时,是日出之时。太阳出来,也就是“帝出乎震”。王弼注《益》六二曰:“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帝即上帝,上帝是太阳,这里以太阳喻王道派。“生物”指救民出水火,“兴益”,指给人民带来实惠,“出震”指出现在正东方,“齐巽”指转至巽时,帝成为起义集团中最有权威,能起一统作用的人物。“万物出乎震”,指霸主在震东举义旗造了反。

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同出震东,相遇结合,组成了“雷”。《说卦》曰:“震为雷。”雷即“雷车”,喻起义的兵车武装力量。《说卦》曰:“动万物者莫疾乎雷。”雷击是摧毁老家政大厦最有效、速度最快的形式,此即“动万物者莫疾乎雷”。王霸结合的雷车,深入人民中,占山为王,成为时代的希望,是“次三曰,农用八政”的主流时局。“䷲”屯卦坎上震下,即表明“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的大地震动,雷声隆隆的大变革的起步。

王霸结合,目的是摧毁老家政由自己取而代之。要取代,不能依靠腐朽的家政老班底,必须培养新的取代者。培育人才,如同农民播种,用少数种子,植入地内,生根,发芽,长茎,开花,结果,生出更多的人才,作为占领地区,管理各级新政权之用。《天官》太宰曰:“三农生九谷。”三农即震东三阳“☳”,九谷即王道九洛人才。由此可见,“农用八政”之“农”,取譬农业,由少数种子,发展成为多的种子,而后普及成为粮食。《汉书·食货志》云:“辟土植谷曰农。”解放土

地是“辟土”，任命新的官员是“植谷”。

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都是以物称人，以事称人，以官职称人的笔法。工、农、商、学、兵，都是以事称人之词，食、货也是如此。由此可知，食是农官，货是工商官，祀是宗教信仰官，司空是解放土地任命官员之官，司徒是教育人如何为政的官，司寇是司法官，宾是外交官，师是武官。官的职责不同，体现在八卦图，我认为是这样。现作《农用八政图》以示（见图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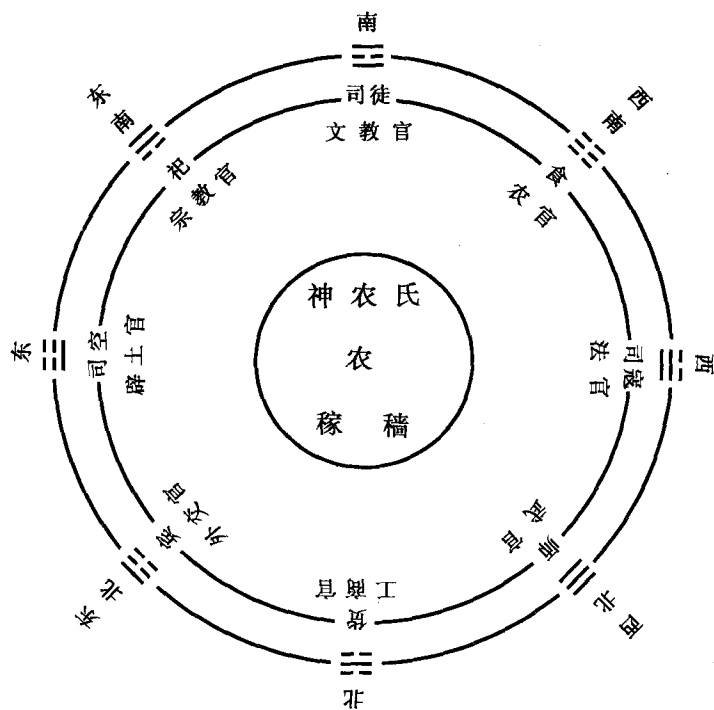


图 52

震东王霸联盟初建政，不能缺少上面八种人才。取得全国的胜利，八政人才需要量更大。“农用八政”，中心是“农”，农同《系下》的神农氏。“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包牺氏表示文化宣传，神农氏是武装夺权。“斫木”和“教天下”义同，也就培养八政人才。“揉木”即柔木，即初建的弱小政权。耜耒都是农具，是神农氏农用的工具。培养部属，建立政权，要立足于给人民带来利益，故曰“盖取诸益”。

食在坤地，取满盈与消费两层含义。坤时在立秋，是收获季节之开始。坤为望月，喻粮食要满仓。“月盈则食”，收后即开始消费，如月之既望进入缺。粮食是头等大事，故食放在首位。家政望时，政在中央，故神农氏居于中央，农官时在西南坤，施令在中央。

货即货贿工商之官。坎地是冬时。冬时，水结冰而凝聚，喻诸社会，即货物积存得多。《礼·乐记》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沾漶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疏云：“羽属冬，冬物聚则成财用。冬则物皆藏聚，与财相类也。”货官同羽官，类乎今之财政部长。管理不好财政，政权就没有货物使用，行政战争，物用短缺，故曰“其财匮”。

祀是祭祀之官。《正韵》曰：“祀音似，祭也。”《孝经·士章》疏曰：“祀者，似也，似将见先人也。”一个民族，一定有为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是民族的代表，是后辈学习的榜样。故曰：“祀，似也。”似就是像前人那样立身处世。东南巽，是八风的清明风，是二十八宿的角亢宿，是十二辰会的寿星所在地，是公天下被取代，“大道既隐”，王道遗民的藏身所，是社会赖以存在的纯阳用事的一角，也是推倒老家政，建立新政权的枢机之地。

《祭法》曰：“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彰鸿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祀典列举的人物是王道与霸道两派人物，这两派人物都对华夏有功劳。功劳是三方面：“法施于民”为一，尧最突出，“能赏均刑法以义终”。公平执政，终生一贯，不曾堕落，即“能赏均刑法以义终”。执政者能否一贯为善而不为恶，尧做出了榜样，此即“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为二，这里面舜最突出，“舜勤众事而野死。”“能捍大患”为三，汤灭夏桀“除其虐”，武王灭殷纣“去民之菑”，最为突出。祀官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先人的祭祀，承继先人的业绩。

“司空”传曰：“主空土以居民。”摧毁了老政权，成了无政府的空土，给空土配备官员，即“主空土以居民”。古哲中民官互用。东震是司空的基地。由基地向前发展，最后夺得全国胜利，这个发展过程，都有“主空土以居民”的任务。

空土的第二层意思，是人民的空空如也，一贫如洗。家天下专政，导致了四海穷困。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住破烂，室内空空。《小雅·大东》曰：“小东大东，杼柚其空。”这里指出，苛捐重税，破坏了生产，生产已停止。在空空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商业，也是司空的任务。

司徒之官在南离。南离是社会人群分裂的所在地,也是复古建成大同社会的转折处。司徒之官施教,最根本的一条,是教育政治家,不要脱离大地,不要背叛人民,不要复辟家政,不要变为吃人的禽兽。司徒传曰:“主徒众,教以礼义。”礼指尊敬人民,义即一,指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不离不弃同沉浮,为民尽义务。

《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疏曰五品即:“父母兄弟子是也。”不逊谓“不义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论语》云:‘宽则得众,’故务在宽,得民心也。”古哲称贵族政权是“家天下”,称大同党是“家人”。王道与亡道都有“家”的属性,因此将政治集团喻为家庭。父喻君主,母喻大臣,兄弟喻各级官员,子喻人民大众。五品不逊,是家政社会的通病。“不义”和人民两样心,“不慈”,残害人民,“不友”压迫,“不恭”反抗,“不孝”,不按政府的法令行事。五品不逊,加强风刀霜剑专政,是威是严。不向人民专政就是“宽”。宽了当然“得民心”。

司寇是执法官,居兑西。传曰:“主奸盗,使无纵。”疏曰:“虽有礼义之教,而无刑杀之法,则强弱相陵。”《周官》曰:“司寇掌禁,诘奸慝,刑暴乱。”一个政治集团,一个社会,没有强制性的法律与纪律的制约,政治集团的步调将不一,社会也要乱套。震东培养司寇官员,也成了重要任务。

艮东北是终万物始万物之地。终者为往,始者为来。宾官的任务,就是送往迎来,搞好外交。宾传曰:“礼宾客,无不敬。”疏曰:“民不往来,则无相亲之好。”“礼宾客,无不敬”,意思是王霸外交取守势而不取攻势。《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就是指外交搞得好的,吸引了大量外宾,困于宴会,应接不暇。

《释诂》曰:“宾,服也。”疏曰:“宾者,怀德而服。”外交取守势是“宾”,得到的成果是“服”。这是站在中国这个大国的立场讲的。“怀德”即革命的胜利和社会恢复了生气。外人来交际,心悦诚服,即“服”。服了不侵寇,甚者来取法。这样赢得声誉,也赢得边界的安定。《说文》曰:“宾,所敬也。”对于来交际的外来势力,不能歧视,要充分尊重人家的地位,以礼相待,即“所敬也”。

《老子》六十一章曰:“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王弼注曰:“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故曰大国者下流也。”大国者,是大人王霸领导的政权,不全指面积大人口多。“流”指家天下一类国家。“下”即“天下之交”。牝同宾,取守势。王弼注“牝”曰:“静而不求物,自归之也”,“以其静,故能为下也。牝,雌也。雄躁以贪物,雌常以静,故能胜雄也。以其静,复能为下,故物归之也。”宾、牝、静、下,都指守势外交。守势外交不是向外扩张,也不是向外讨好,而是待流之自来而后交。老子以雌雄作譬,说明处静的雌性,吸引力更强。

《大禹谟》记载,取守势赢得外交的胜利。“惟时有苗弗率”,禹带领部队亲征。作战“三月,苗民逆命”。益稷建议说:“惟德动天,无远不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禹接受益稷的意见,“班师振旅”。“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出征取攻势,是“满”,建设好内部,是“谦”。谦服是心服,故曰“惟德动天。”天即思想。感化了他人的思想,不召自来,故曰“无远不届”。“有苗格”,也就是有苗自来。自来,建立了外交。

《舜典》对外交也有总结。“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传曰:“柔,安;迩,近;敦,厚也。元,善之长。”“任,佞;难,拒也。佞人斥远之,则忠信昭于四夷,皆相率而来服。”将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强盛是“能迩”。能迩,才谈得上“柔远”。内部国不泰,民不安,去“柔远”,只是吹牛,远不会相信。执政者是“惇德允元”的王霸,能做到“柔远能迩”。执政者是“任人”邪佞,内不能“能迩”,外不能“柔远”,谈不上“率服”。一些暴君污吏统治的国家,来与任人交往,不算“率服”,不是有所求,就是别有用心。政权、政治家,在本国人的心目中没有地位,外国的明人不会有好评,服就谈不上。

师是武将和其率领的部队。西北维是乾,乾为马。乾马纯阴用事,喻战争团体。武装是取天下的重要力量,也是坐天下保卫社会、保卫政权的支柱,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文武两仪的一仪。《师》卦论王霸用兵,讲正义战争。摧毁老家政大厦,基于军队的攻坚执锐。攻坚执锐,基于师九二的神机妙算和善于用兵。没有九二的正确指挥,弱小的三农东震武装,不可能击败强大的老家政武装。《师》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众正战争,也就是今语的人民战争。起用人民中的军事家,军源扎根于人民,就是“师,众也;贞,正也”。九二居下卦坎,就是生根于人民之中。“可以王”,即能夺得中央政权。

《汉书·董仲舒》传曰:“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施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

董氏以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为譬,指明坐天下用暴力专制,与大自然规律背道而驰。“阳”指太阳,指文化文明生长之源。阳在八卦,居东南维。东南维统二、三、四、五,凡四个月。这四个月是大地的生育时期,故曰“以生育养长为事”。阴指太阴月球,喻武力收杀,停止了生长。阴在八卦,居西北维。西北维统八、九、十、十一月,凡四个月。这四个月,大地停止了生养,故曰“积于

空虚不用之处”。岁即地球，转春夏而百草生，转秋冬而百草死。死只死当死者，根与子仍存，主要还是生，“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这就是说，太阴的刑杀，与太阳的生养，不能同日而语。

古哲的刑，包括了军队和一切专政机构。《淮南子·天文训》曰：“天员地方，道在中央。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贵族坐江山，古哲称月归。月归，整个家天下政权成了刑。刑的头面人物君主，也成了“刑人”。《蒙》卦初六的“刑人”，即指家政君主。刑人者，也逃不脱受刑。古哲亦称刑人为“刖”。刖，月也，月归之谓也。

《师》卦之师，用于取天下，董传之阴兵，用于坐天下。《老子》七十六章曰：“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处下荡涤老家政，如雷霹物，充分发挥师之强大力。处上坐江山，刑只刑害群之马，对人民是爱，用先王之德教而不崇尚刑治。

洪范之次四次五

洛书之次四在著之东南维。东南维是清明风所居之地，纯阳用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王道派的大中位，被家政取代，东南维成了王道派的栖身之处。家天下社会动乱不止，转易不息。岁月转至东南维，就是清明风圣人用事之时。东南维是显示王道派光辉生命力的所在地。纯阳用事，古哲亦称“无用”。《水浒传》称无用为“吴用”。“次四曰，协用五纪”，用于《水浒传》是吴用用五纪，用于《三国演义》是孔明用五纪。

“次四曰，协用五纪”。“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说文》曰：“协，众之同和也，从𠂔，十声。”𠂔是三力，指家天下社会中的王霸亡三极政治势力。三极政治势力，是本节的“岁”、“月”、“日”。王霸亡三极势力同处于一个集团中而不对抗，即“协，众之同和也”。

声是音韵学中的声母，自身无响，喻语词中的形而上指挥体。“十声”即居于中心，用中心执政的清明风圣人。《说文》曰：“十，数之具也。横为东西，竖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具矣。《易》数生于一，成于十。”四方中央具矣，即执政者居于中心极点的地位。中心极点指太阳系天体的太阳，也指地球北极的经纬点。《易》数始于一，成于十，即河图的五行生成数。协是成于十的枢机，是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导演者，是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大师。

由上可见，“协”是圣人指挥的由王霸亡三极势力组成的革命队伍。这个队伍的领袖是“协”，这个队伍的每一个成员也是“协”。汉是朝代名，从君主到平民，都可以称汉人。协与此义同。“协用五纪”，协指圣人。

协用五纪”与“次五曰建用皇极”，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纯阳用事。协用五

纪,是中原逐鹿,推翻老家政,建立新政权的大决战时期,是建立四时政权的时期,故以阴爻“⚋”表明这个历史特点。“建用皇极”,是王霸夺得中央政权后,霸主让位,王道执政,建设大同社会的时期,故以阳爻“⚊”表明这个历史特点。这两个时期,都以“五”为纪。以五为纪,也就是“中庸”。中庸施政,基于为公而不为私。

王霸取天下,集中力量打击老家政统治者。老家政是行将完结的亡道。有些政治势力,和老家政作对,不是基于解救人民和劫富济贫,而是基于取代老家政,自己取而代之,作威作福,这是未得势的亡道。协用五纪,包括了利用未得势的亡道的力量在内。协用五纪革命,凡是反老家政的势力,都网罗在自己的队伍内,形成《水浒传》一百〇八将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阵营。

王霸取得中央大权,不论是复古,还是复辟,王霸营垒内部的亡道派,都有叛乱的可能。《比》卦九五,即言亡道叛乱后,怎样对付的一爻。“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王弼注曰:“为比之主,有应在二,显比吉也。比而显之,则所亲者狭矣。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则去之与来,皆无失也。夫三驱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用显比而居王位,用三驱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驱失前禽也。用其中正,讨伐有常,伐不加邑,动必讨叛,邑人无虞,故不诫也。虽不得乎大人之吉,是显比之吉也。此可以为上之使,非为上之道也。”

王霸革命胜利,如果复古,奴隶成了主人。《老子》三十二章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朴即奴隶。亡道派要臣役他人,不满这样的现实。如果复辟,皇亲国戚掌大权,轮不到不亲者的名下。“显比”,政权表明了依靠谁,信任谁。亡道派失宠,感到失望,起来造反即“失前禽”。前禽造反,只要不掀动六二与之一一起动乱,就是“邑人不诫”。邑人不诫,前禽去与来,都无关大局,故曰“吉”。前禽不叛乱者给出路,“舍之”。叛乱者消灭之,“射之”。此即“爱于来而恶于去也”。“三驱”是驱三的倒语,三即前禽亡道派。复古要驱三,复辟,为了社会由乱转治,也要驱三。不驱三谓之养痍遗患。驱三只是一时间的任务,故曰“此可以为上之使,非为上之道也”。为上之道,是教育社会,放弃虚妄,大化归一。

“纪”和“极”是同义词,三极之道的领头人物都是“纪”。纪亦称“纲”。纪纲是事物的统摄体,以统摄体喻社会人群的领袖人物。“五纪”即五种政治领袖。王道是岁纪,霸道是月纪,亡道是日纪。朝代的奠基创建人是星辰纪,拿到龙椅,取代老家政的开国定鼎的皇帝是历数纪。《史记》的帝王史用“本纪”。本纪皆指持有中央大权的三极政治领袖,义取于此。

王、霸、亡三极政权,以时间而论,王道大同社会存在的时间最长,故以“岁”喻之。岁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的时数,即三百六十五日有四分日之一。霸道存在的时间居第二,指家政定鼎转至冬至这个历史时期,故以“月”喻之。月是月球公转一周天的时数,是岁的十二分之一。亡道存在的时间最短,故以“日”喻之。日是地球自转一周天的时数,一昼一夜便结束。

霸道建立了家天下,本身是亡道,但亡道没有发展至桀纣时代,仍是残存的霸道。《豫》卦六五“贞疾恒不死,中未亡”,即指霸道的延续。说“中未亡”,即中道霸业尚未完结。《庄子·胠篋》曰:“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家政君主是大盗。为大盗升天前积聚力量,为大盗升天后守卫政权,都是“知者”干的事。这里的知者,主要指儒家。儒家成为大盗的守者,是历史事实。家天下能苟延残喘“恒不死”,也是儒家参政的结果。

家天下由残月至晦,众叛亲离,九族涣散,中已亡尽,那就灭亡得很快。桀纣掌权至被推翻,时间不算长。秦统一了中国,实行亡道专制,二十二年而崩溃。《易》内还有一种亡道,包括不要人民的暴虎冯河在内,都是亡道。这种政治势力,在中央失控后,大量出现,也随着新霸主的一统而纷纷消失。因为其存在的时间短暂,故以昼夜一日喻之。

原始大同社会存在的时间最长久,而大同社会的“天下为公”的文化也扎根最深。中国的亡道派,处心积虑,想消灭天下为公的传统文化,但都以其失败而告终。《荀子·尧问》曰:“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

大同文化,朝朝代代,有正身之士在继承和传播。继承和传播天下为公的正身之士,也就是“天下之纪”。天下之纪即王道派的领袖。天下之纪,给我们后代留下了宝贵财富,就是大同文化。代代接班,代代留传,故曰“天下之纪不息,而文章不废也”。彼正身之士,有的出自躬耕南阳的布衣贱民,有的却出自温柔富贵之乡的贵族,“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都指贵族内部的叛徒而言。王道文化的教育为父,大众的苦难现实,寄生虫的为非作歹,于是生出了天下之纪,正身之士。

大同社会的继承者称“纪”,古哲用的不少。《老子》十四章曰:“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王弼注曰:“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虽今古不同,时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虽远,其道存焉,故虽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道纪”同“天下之纪”，指大道大同的继承人。“迎之不见其首”，指王道派不带头起义造反。“随之不见其后”，指王道派推翻老家政后，功成身退，回到人民中，不成为欺压人民的豪门贵族。“执古之道”，即用大同的公心施政。“以御今之有”，同《乾》文言的“时乘六龙”，也就是对家天下的指挥。能成为“道纪”的正身之士一定是知古始者。古始即原始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无形无名”，没有贫富对立，没有汉唐转易。“时移俗易”，朝代交替，社会要求得成其治，必须遵循古始古之道。治不师古，不能长久。

五纪。“一曰岁”，传曰：“所以纪四时也。”四时是春夏秋冬，也就是地球公转一周天的时间。“二曰月”，传曰：“所以纪一月也。”一月即月球绕地公转一周天的时间。“三曰日”，传曰：“纪一日也。”一日即地球自转一周天的时间。岁、月、日，比譬三极之道王、霸、亡。“四曰星辰”，传曰：“二十八宿迭见，以叙气节，十二辰以叙日月所会。”“五曰历数”，传曰：“节气之度，以为历数，敬授民时。”

岁、月、日，容易理解，不再讨论。四曰星辰，较为复杂。星辰，也就是日月所会。日是地球，月是月球。地球绕太阳公转，外周经历二十八宿。月球绕地球公转，也经历二十八宿。每月晦朔时，太阳、月球、地球，与二十八宿的某一星成为一线，就是星辰辰会期。（请参阅《二十八宿》章四、五、六节）。

此处之星辰指王霸两派在东震二月春分的相会，也就是《说卦》的“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的相会。二月辰会的二十八宿是房星，是苍龙宿的中心宿。辰会的称名是“大火”。火喻战争。和人民不挂钩的战争是“火”，解救人民出水火的战争是“大火”。大火战争，即王道派指挥的正义战争。会，合也，即王霸两派的结合。

二月大火星辰之会，是举义旗者的成功关键，是缔造新政权大厦的根基。万物出乎震，政策方略不正确，万物将被战火烧毁。万物出乎震，与帝结合，而又能言听计从，接受军师的指挥，将会胜利。对于万物来讲，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二月春分大火星辰辰会，是旋转乾坤，改天换地的誓师大会。王霸结合，将会聚结合天下的文武人才，将与人民心连心，老家政的金城汤池，都不是帝和万物的对手。二月星辰辰会的星辰纪霸主，也成了提三尺剑取天下的英雄。

历数，即历数纪。历数纪是王霸革命夺得中央政权，复辟家天下第一任开国承家的皇帝。《师》上六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大君即历数纪。有命即复辟了富有者贵族专制。“开国承家”，即定鼎建国为的是承载家天下。开国即定鼎，承家即代表富贵的利益。“正功”即功成身不退，政权由贵族取得，该居功。大君任用皇

亲国戚管理国家,即“小人勿用”。小人不是政治家,必然扰民害民,此即“必乱邦也”。

历数纪开国承家定鼎,建立了贵族政权。贵族政权的本身即“历数”。《书·大禹谟》曰:“天之历数在汝躬。”传曰:“历数谓天道。”天道即三极之道中的亡道,亡道的坐江山史,即“天之历数”。家政君主在成为傀儡前,握有进退的主动权。行善政,延长了家政的历数,行恶政,缩短了家政的历数,此即“天之历数在汝躬”。

《易》演三极之道,三极政治家各自谱写了自己的历史。亡道派的历数史称“辟历”,王霸结合的革命史称“霹历”,王道大同史称“治历”。现作《王霸亡三历图》以示(见图 53)。

《释言》曰:“辟,历也。”离南建政,步老家政的覆辙,称复辟,简称“辟”。由南离经西兑向北坎运行的历史时期,是以君主为首的皇亲国戚专政史,故以“辟历”称之。《释诂》曰:“辟,君也。”辟历,也就是传宗接代,由一家之子孙专万民之命的丑恶史,也是家政自身由满床笏到当乞丐的每况愈下史,也是天地上下都不幸的两败俱伤史。

贵族专制者,是不通人性的马,因此辟历的历,也写成“枥”。《广韵》曰:“枥,马枥也。”马枥即辟历。子午以西的家天下政权,其实质是拴马桩。桓温《讽魏武诗》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自身是老骥马,他的命运只能“伏枥”,经历辟历马史。但是曹操梦想建成大同社会,此即“志在千里”。千里取自《老子》六十四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以千里之行,喻大同王道。

《释天》“疾雷为霆霓”注曰:“雷之疾击者为霹雳。”疏曰:“震,劈历振物者,疾雷一名霆霓,一名震。”《埤雅》曰:“震,又曰辟历,辟,折也,所历皆折也。”霹雳,也写成辟历,是三极之道的地道,指王霸震东相结合的大革命。霹雳,也就是以星辰纪为领导的谱写的开天辟地史。

霹雳,也就是开辟历史,取代老家政。《说卦》曰:“震为雷。”“雷之疾击”,即用武装暴力发展壮大自己是“开天”,占领地盘即“辟地”。霹雳的中心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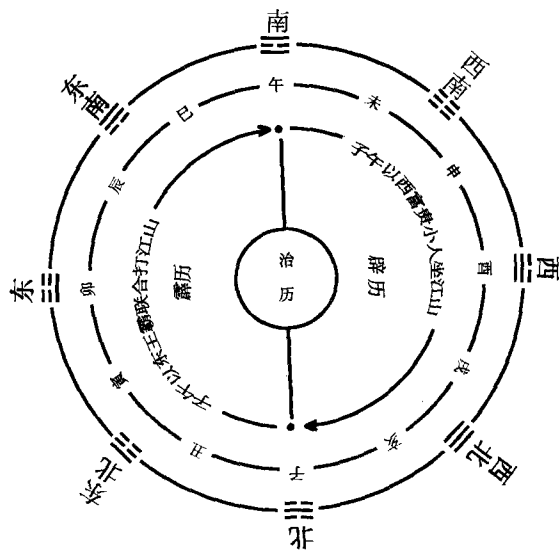


图 53

即“振物”。振物即解救人民。霹雳是破旧立新的大革命，要摧毁旧的统治，故曰：“辟，折也，所历皆折也。”折即摧毁。

贵族专政是病态制度，这个制度转至末世，华佗再生，也无药可救，只有推倒贵族专制，才能治病。“艾，历也。”艾是医生用的艾草，点燃以火攻病。这里也喻以战火开辟新的纪元。《释诂》又曰：“历，傅也。”用艾火攻病，扁鹊乃良。扁鹊即王道派“傅”。子午以东，王霸取天下的霹雳，由傅导演，由傅率领五纪完成了变化代兴的使命，故曰“历，傅也”。

《革》大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革☲兑上离下，圣人离居内，霸主兑居外，以象汤武革命之伊尹与汤王，吕尚与武王。“治历”即古始大同社会。王道内离用大同之治历来启发外兑，使之有复古的觉醒，即“君子以治历明时”。时指汤武。“以治历明时”，也就是《系下》的“思过半”。霸道亦称中道。中道即半途。霸主革命，不是一以贯之，而是二三其德，行至南离，背信弃义。“过半”，即如何战胜霸主的中途叛变。“明时”即解决叛变的施教。

大同社会之治历，古哲简称“治”。社会怎样才能治，古哲论述得很多。《系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衣覆上体，裳覆下体。上下皆被，即“垂衣裳”。乾，大也；坤，通也。乾坤大通，即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路可走。这就是说，大同社会的“天下治”，执政者既维护了上层建筑，同样也维护了基础。上下大通大同，因此天清地静。

《释诂》曰：“乂乱，靖神，弗渥，治也。”“乂乱”即《系下》的“禁民为非”。贵族专制是“民为非”，亦曰“乱”。取缔压迫盘剥即“乂乱”。富贵小人，舍本逐末，用声色货利熏染世人。人群为了声色货利，横冲直闯，伤天害理。《老子》十二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人心神思，如醉如狂，是“不靖”。轻声色货利，尊重人生是“靖”。靖，先解决思想认识，即“靖神”。要靖神，必须消除五色、五味、五音、驰骋田猎和争难得之货的对抗。“渥”即“屈”，即家政给人群强加的桎梏。上起皇帝，下至百姓，都受桎梏的制约，无一幸免。“弗渥”即解除桎梏，给人民以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权。做到上面三点，天下即治，故曰“治也”。

《荀子·修身》曰：“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耗。”公天下社会，官事官办，民事民办。官不兼办民事，因此国家只要少数官员就够了。故曰“少而理曰治”。少而理，即少数管理政事的官员。治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私天下社会与此相反，官兼民事，大官僚往往兼大官商大地主。为了强加专制，最终是十羊九牧。九牧官员，为私藏奸，只能增加乱，故曰“多而乱”。多而乱，乱哄哄，千方百计，损人利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削弱，故曰“耗”。

下面讨论次五。

“次五曰，建用皇极。”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是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

“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有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茆独而畏高明。”

“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次五“建用皇极”，皆论复古和复古政权的施政。“皇极”传曰：“皇，大；极，中也。”皇极即《系上》的大极。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太阳是大极，地球是中极，月球是小极。三极天体喻诸人事，大极是王道，中极是霸道，小极是亡道。大极和中极，都有“中”义，小极无中义，而指屋极之极。屋极是家政厦屋的至高无上的统摄体。因此，三极之“极”，内涵不同。

皇极也就是大极。大极是以百姓心为心居于太阳大中位的圣人。“建用皇极”，即是说，建设大同社会，必须任用大公无私的王道派作为大同政权的元首。没有这个先决核心人物，谈不上“次五”，也谈不上皇极率领的大政。皇极是和人民同心同德，永远不离开人民的政治家。古哲书中的皇极、大极，也叫“大人”、“一人”、“元首”等。

《乾》文言已论及了大人，请读原文。《孟子·离娄》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指真诚的孩子。孩子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母亲。古哲将人民喻为母亲，自己比为赤子。“不失其赤子之心”，即没有背离人民的念头。《尽心》又曰：“有大人者，正己而后正者也。”正己同修身。做王道的领导人，首先“正己”，以身作则，成为公正的表仪，而后再去教育部属，使之从正，此即“而后正者也”。

《告子》“公都子问曰：‘均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均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三极之道之太阳王道是大体,月球亡道是小体。法太阳的是大人,效月球者是小人。注曰:“大体心思礼义,小体纵恣情欲。”大体礼义,尊于大一,让全民皆美。小体纵情,肆意享乐,不管人民的甘苦。小体小人是“耳目之官”,被声色货利牵着鼻子走,此即“引之而已矣”。大体大人是“心之官”,声色货利对大人没有吸引力,因此“先立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夺也”。建用皇极,立了大人,小人局部作乱,不会危及中央,此亦“小者不能夺也”。

《荀子·解蔽》曰:“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堂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广广,孰知其极;圣圣广广,孰知其德;涓涓纷纷,孰知其形。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夫恶有蔽矣哉!”

这里论述皇极大人应具备的领导水平。“知道察,知道行,体道”,大人要有大自然天体运行的知识,“体道”即效法大自然规律。“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即要有太阳的品德。“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即万物皆见,万物皆论,万物皆有地位,也就是不遗弃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坐于堂而见四海”,指熟悉下情。公天下社会,言者无罪,臣民会将真实现状反映上来。“处于今而论久远”,指对未来的预测。“疏观万物”,法网不密。“参稽治乱”,总结历史经验。“宇宙里”即君臣皆用中心治。里即中心。“经纬”和“制割”都与中庸义同。“恢恢广广”、“圣圣广广”是大同社会的美好景象,恢广指政权包容大,人民的人数多。圣是泽的简体。圣广指全体人都有实惠。“明参日月”,指君臣之品德如太阳照昼,如月球照夜。“大满八极”,即王政贯彻在四方四维每一个角落。

皇极是大极。大极即大人。原始大同社会的执政者是皇极大人,复古的执政者,也必须是大人皇极。“建用皇极”,即建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制,首先选择好一国之主定盘星皇极。皇极是大同大政之本。

一、“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有了皇极,以皇极为中心,建设大同政权,即“皇建其有极”。有极即有五福的王道大政。用王道大政的执政者之美德,去教育全社会,普及在全社会,即“用敷锡厥庶民”。敷锡即普及。“五福”即中福,请阅次九。

“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传曰:“君上有五福之教,众民于君取中,与君以安中之善。”惟时,今语“只有”。“于汝极”,即居汝极。“锡汝保极”,即庶民给皇极的报答:不只围绕皇极转,而且保卫皇极。全句的意思是:只有庶民安于以君王为中心为枢机,才能做到庶民围绕皇极运行,并保卫皇极。

“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淫朋”、“比德”,是家天

下社会,人群为了对抗,结成的党派团体。检验政权是否是五福有极,就要看社会有无“淫朋”、“比德”。庶民中有“淫朋”、“比德”,说明天有二日,政未一统。“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皇极才是一心一意的大一统者。

二、“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有猷”,即心目中有皇极。“有为”,即按照皇极的政令行事。“有守”,即遵循皇极之为人,一以贯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汝则念之”,即皇极要想到这些同于己的善人。

“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不协于极”,即心目中没有皇极,因此行动上与皇极不能协调一致。“不罹于咎”,即这部分人的思想行为,并未构成危害社会的过咎。“皇则受之”,即皇极同样信任这些人,承载这些人,不因为“不协于极”而另眼看待这些人。

“而康而色,曰,予有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而康而色”指老家政的残余势力。“康”即《礼运》的家政“小康”,“色”是外部表象,这里指家天下的治理。破落户子弟往往爱念旧摆老资格。曰“予有好德”,即对家天下盛德的宣扬,表示对复古大政不服气。“汝则锡之福”,即皇极同样要给“而康而色”者降福。“而康而色”者得了实惠,会改变其“予有好德”的观点,以皇极作为自己的言行中心,此即“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斯,渐也,即对旧观念的消除。“其”指“予有好德”的思想包袱。

“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传曰:“茕单无兄弟也。无子曰独。单独者不侵虐之,宠贵者不枉法畏之。”茕独是社会中人孤势弱的平民。高明是得了大权的在朝者。虐茕独而畏高明,是家政执法者惯用的伎俩。皇极执法,与此相反。

恢复大同社会,有个过渡阶段,也就是由南离向中心过渡。这个过渡阶段的施政,必须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对待基础,儒道两家没有不同。

《老子》四十九章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歛歛;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子。”“常心”是家天下以君主意志为机心的统治术。“以百姓心为心”是公天下以人民意志为机心的治理术。善者,不善者;信者,不信者,都指对皇极讲的。皇极对两种人一视同仁。“圣人在天下”,即圣人坐天下。“歛歛”即逐渐消除社会的对立。“为天下”,即施政。“浑其心”即将人民的思想统一在皇极五福的大旗下。“圣人皆孩子”,即将人民中的善者不善者,信者不信者,都当做孩子教养而不遗弃。

王弼对这段文字作了精深的注解,现引述如下:“夫以明察物,物亦竞以其明应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竞以其不信应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应不敢异,则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夫在智,则人与之

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讼地，则穷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争地，则危矣。未有能使人无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则己以一敌人，而人以千万敌己也。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而鱼乱于下。是以圣人之于天下，歔歔焉，心无所主也。为天下浑心焉，意无所适莫也。无所察焉，百姓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无避无应，则莫不用其情矣。人无为舍其所能而为其所不能；舍其所长而为其所短。如此，则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子而已。”

有着重号的字，都指家政君主。“以明察物”、“以明应之”、“莫大于用其明”的“明”，皆隐指背叛。《说卦》曰：“离也者，明也。”背离公天下和背离家天下，政事皆生自南离。“以明察物”，即霸主背叛了人民，用背叛者的身分去考察人民。“以明应之”，指基础以背离的身分和家政周旋。“莫大于用其明”，指上下相互背道而驰。上下相背，社会不治，于是家政“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从行动上和思想上，进一步限制人民的自由。“径路”指正道，“幽宅”指思想。这样做的结果，执政者失掉民心，此即“百姓丧其手足”。皇极执政者与此相反，不舍其所能为其所不能，因此不背叛人民，人民也就没叛逆之心。表露真情，注其耳目，圣人一视同仁皆孩子，天下归于大治。

三、“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一段，指用人和发挥人的作用。“有能有为”，即有建设社会的本领。“使羞其行”，即给以环境，让人们将才华贡献出来。羞即贡献。贡献出能为，推动了社会，使社会繁荣昌盛，故曰“邦其昌”。发现与发明，是有能有为者的事，重视支持是执政者的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关系到社会的进步，非同一般。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正人指王道派，既富方穀，即正在朝内任职。但是如果 not 发挥正人的才能，让皇极政权更臻完善，正人将找一些小过失作为掩饰，会离开皇极政权。辜即过失。

“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于，于也，即安置起用。“其无好德”，崇尚亡道专制。皇极即使与之爵禄。亡道施政，对皇极只能是损害，对大同社会下烂药。孔疏曰：“不好德者，性行本恶，君虽与之爵禄，不能感恩行义，其为汝臣，必用恶道以败汝善。”前文“予有好德”，崇尚霸道。无好德崇尚亡道。前者易改，后者难改。这里指出，复古建设大同社会，不能将权交给无好德的性行本恶的亡道派。

四、“无偏无陂，遵王之义”一段，皆指皇极施政。传曰：“偏，不平；陂，不正，言当循先王之正义以治民。”“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作好指行赏，作恶指施罚。赏罚皆遵循大中之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

无偏,王道平平。”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指施政兼顾全面,不是关照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关照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党与偏皆指社会人群的一个侧面。

皇极大政,居于太阳大中公正位,不是偏侧党派的工具,故曰“无偏无党”,“无党无偏”。“荡荡”如太阳光辉之博爱普照。“平平”言太阳居中,自转而不公转,如水平仪之公正。这样的执政者,便做到了“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指明皇极大政的施政的会聚点和归宿处,都在大中有极位。王道施政,以人民心为心,将人民的心意汇集起来,制定为政策,而后实施,此即“会其有极”。实施得到完满贯彻,政策凯旋而归即“归其有极”。政策的出发处,会聚处,归宿处都在“𠄎”。五是建用皇极,皇极行政的中庸极。

五、“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一段,论述皇极政教之无限权威。“皇极敷言”,即大极发表的论述和颁布的政教法令。皇极之敷言是真理,言而有信,能得到验证,受到了人民的尊重。“是彝是训”,即反映基础对敷言的尊重。《广韵》曰:“彝,法也。”《正字通》曰:“训,古言可为法也。”这就是说,彝与训都是法。《系上》曰:“制而用之谓之法。”皇极帝王的敷言彝训,成为人民言论行动的制约法规,即“是彝是训”。是彝是训的威力,如同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此即“于帝其训”。于帝其训,是其训于帝的倒语。于,如也。即皇极之敷言,如上帝之天命。

《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中国古代哲学,讲“法天”、“配天”、“法自然”、“应帝王”。法天的一义,就是政权的政策法令,如同大自然的四时,如同地球之昼夜,那样守信用而可靠。生活于社会上的人,对大自然法则,顺之者成,逆之者败,这是大自然的崇高权威。

“予欲无言”,即孔子想法自然而施政,像无对立的大同社会之施政那样。子贡将孔子的思想看成是立论的根本依据,故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孔夫子将立论的依据归之于自然,不归之于夫子自己,故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段话说明,原始大同社会的法令,源于自然,法象自然。法象自然,就得有大自然的基础知识。有了基础知识,就理解了“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所以然。

“于帝其训”的帝是上帝。上帝是形而上道,居于事物的支配地位。《舜典》曰:“肆类于上帝。”传曰:“舜察天文,考齐七政,而当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类谓摄位事类,遂以摄告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这些上帝,都指太阳。太阳是上帝,是天心,是居于𠄎的五帝。是大天体,故称“天”。太阳是太阳系唯一的恒星,故称“太一神”。太阳是万物生长之源,故称“天之最尊者”。紫微宫是大道既隐,天下为

家后的太阳圣人的藏身处，指二十八宿的角亢宿。紫，此也；微，隐也。宫同东南维巽。

五帝是复意词，指太阳，也指春夏秋冬与长夏北极。五行在一年中，都有起主导作用的时间。起主导作用就是帝。古哲书中的青帝指春，赤帝指夏，黄帝指中央北极，白帝指秋，黑帝指冬。春秋交替，冬夏代兴，表现为轮转称帝。皇极之敷言，如同太阳，也同春夏秋冬，其权威，人类不能不信奉。《观》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同乎“于帝其训”。

“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之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皇极之敷言是真理，顺之者吉，逆之者凶。人类为了逢吉化凶，传诵皇极之敷言，遵循敷言，身体力行，此即“是训是行”。人民言传身行的目的，在于学习皇极天子之大中公正品德，此即“以近天子之光”。光即太阳之光辉，施生被物而不为私。

“天之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是“建用皇极”，皇极施政之最后结论。“天”指中央的执政者君王和大臣。君臣是形而上，故以“天”称之。“作民父母”，即持政要和太阳与地球一样。这里以父喻太阳，以母喻地球。太阳施气，普覆人民；地球承载，养育人民。作民父母，就是对人民要有覆载之功。“天覆地载”是复古的必由之路。“以为天下王”，即用天覆地载之功，普覆人民承载人民。覆载人民大化归一，反本复始，实现“天下王”。天下王即社会进化至美好的桃花源世界。王即王道。全社会的人，不离不弃，遵循王道而生息，即“天下王”。

洪范之次六次七

“次六曰，乂用三德”。“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夔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洪范》次六，在西北维乾地。乾西北是不周风所在之地，纯阴用事，是家天下亡道专制达到顶峰的时期；是暗无天日的时期；是愚野暴力猖獗，王道正义不能抬头的时期；是家政内部，“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是槽内无食猪拱猪，折腾得乌烟瘴气的时期；是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最痛苦的时期；是强龙地头蛇各霸一方，过境要“买路钱”的时期；是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腐朽了的中央无可奈何的时期；是外族外国大举侵寇，国土沦丧，人民流亡的时期；是人民被迫上梁山，谋图举义旗，救人民、救国土、救危亡的时期。《习坎》卦“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即指乾西北的豺狼当道的时期。

王道派是“乂”，乂即⊗。乂是蓍之东北、西南、东南、西北四维。四维是王道派用二！，用四！！，用六！！！，用八！！！！的所在地。二在西南维，四在东南维，六在西北维，八在东北维。西北维乾马纯阴用事，首当其冲的对象是东南维清明风王道派。处于此时的正义善良，都成了不周风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混入不周风营垒的王道派，处境凶险。

《集韵》曰：“乂音刈。”《说文》曰：“乂，芟草也。”《玉篇》曰：“芟，取也，杀也。”《韵会》曰：“乂，绝也。”乂刈通用，皆言芟草。草喻家天下亡道草木政权。混入西北亡道内部的乂，对乾马不会有什么帮助。乂的任务是投放烂药，使之加快脓化。刈、杀、取、绝、芟，都是对草木亡道的惩治。古哲给乂戴上“草帽”，变为“艾”。艾是攻病的良药，此处乂取“以草攻草”。《正韵》曰：“艾音刈，芟也。”乂虽戴了草帽，本质仍是刈芟。

《离骚》曰：“时缤纷其变易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时缤纷其变易，即《礼运》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缤纷即“宾分”，指富贵喧宾夺主，抢了太阳的权，又分裂了人群，分而治之。《系上》曰“物以群分”，亦言宾分社会。宾分的结果，“荃蕙化而为茅”，即王道派“昔日之芳草”，现已变易为“茅”，变易为“萧艾”。荃蕙，即“全惠”。全惠是大同社会的博爱普照。茅，即“矛”，喻执矛的走卒。芳草王道派变易为走卒和萧艾，茅和萧艾又成了矫正亡道的力量：“今直为此萧艾也。”

“乂用三德”，即王道派用亡道派的政策去对付亡道派。这种策略，也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用三德”。三极之道的王道是一，霸道是二，亡道是三。三德即家政惯用的手段。亡道三德，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恩用仇报，异常残酷。“乂用三德”对付不周风，也不讲仁慈。

“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都指涣散瓦解，打击铲除亡道营垒中的人，使亡道营垒中最顽固的头子早日成熟为桀纣。成熟为桀纣，便进入坎时。进入坎时，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溪，被推翻的时机也就成熟。坎地是日自转的夜半子时。

“一曰正直”，“平康正直”。正直是个动宾词。正，动词；直，宾词。正，意同矫正，也就是将枉曲的事物矫正过来。《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夏官》大司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国”，“贼杀其亲者则正之”。这里的“正”说明，执政者以身作则对基础的影响，文化教育，纪律制约，武装征讨，判处死刑，都是“正”。“一曰正直”之正，指教育感化。

《坤》文言曰：“直，其正也。”家政内部主持公正的人，即“直”。直，也就是“平康”。平指能主持公正，康指能保持家政开山祖的优良传统。“康”即《礼

运》之“小康”。小康是贵族专制，人民也过得去。微子、比干就是“直”，是“平康”人物。

“正直”、“平康正直”，即又做平康者的工作，使之迷途知返，苦海慈航，逃出深溪，以免逆潮流而动，同归于尽。平康者之直，即直于贵族专制，其本是霸道，而不是王道，其直之根基仍为“枉”。“正直”传曰：“能正人之曲直。”平康者之直，不是太阳天心大正，是贵族内部一偏之直，故曰“曲直”。霸道有与王道的共性。因此，正直之所以有效，是大一统的共性在起作用。

《书·微子》也说明，家天下的衰世，家政内部有通达政事的直士。微子洞察殷王朝必将垮台，故致书于箕子和比干曰：“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毫，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隳，若之何其！”

“殷其弗或，乱正四方”。弗同否，即否定人民。《否》卦论弗，即否定人民。《乾》文言曰：“或之者，疑之也。”统治集团内部相互猜疑，即“或”。或同惑。否定人民，贵族内攻，即“弗惑”。弗惑的执政者，不可能有正确的施政，以乱治乱，用以治理全国，即“乱正四方”。正，治理，专制，施暴，奴役人民，盘剥人民。

“我祖底遂陈于上”，言汤王以居底承载人民，于是登上了帝座。陈即陈列，坐龙椅即“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我是我们的略称，指汤王的子孙。“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义即昏暴“弗或”，走了与汤王相反的路子。“于下”，即将从龙椅上滚下来。

“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是殷王朝末代官吏的现状。“罔不”是所有，“小大”是小官大官。“草窃”指对人民野蛮掠夺；“奸宄”，即掠夺又通过官僚上下左右之勾结。这句话的全意是：殷王朝所有的小官大官，都崇尚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狼狈为奸，野蛮地掠夺人民。草，野；窃，掠夺。

“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这里就思想教育领域讲的。“卿士”即上文的小大，也就是小大官员。“师师”即效法的榜样。“非度”即坏榜样。古哲将度量衡器都喻为决定是非正邪的官员。“非度”即好草窃奸宄的坏官员。“乃罔恒获”，不向好的官员学习。恒，久也；获，得也。恒获即家政官中的直士，能长久持政的人物。“凡有辜罪”，指“师师非度”者皆犯有“草窃奸宄”的罪行。凡即所有。

“小民方兴，相与敌仇”。家天下末世，中央失控，地方势力抬头，村、乡、邦、国的土皇帝纷纷出现，都干着称孤道寡的“习坎”割据事业，此即“小民方兴”。方即割据一块地盘。小民土皇帝，不仅要割据，还要争地盘扩势力。为

了争夺，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相与敌仇”，残害生灵。

“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小民方兴，地头蛇割据。老家政，失掉了渡口，失掉了靠岸，还算什么中央，此即“其无津涯”。其无津涯，即失掉了四海的支持。“殷遂丧越至于今”，即殷朝灭亡的日子已经到来。“丧越”，也就是“沦丧”。今语谓之翻船沉舟。

古哲将政权喻为舟，人民喻为水。执政者统治人民，《易》称“涉川”，“涉大川”，这里称“涉大水。”《荀子·哀公问》曰：“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丧”同沦，“越”同覆。丧越即翻船沉舟，喻朝代的结束。殷朝至于纣，覆舟的大难已临头，故曰“至于今”。今即今上纣王。

“我其发出狂，吾家毫，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隳，若之何其！”我认为，这一段专指纣王讲的。“我”，我们的纣王。“其发出狂”，指其发号施令，超越了“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而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是疯狂，也是历史的必然。“吾家毫，逊于荒”，即应该数尽寿终了。《曲礼》曰：“八十九十曰耄。”八十是河图八卦的完结，九十是阳数的完结。《正韵》曰：“逊，顺也。”《坤》文言曰：“顺致其道，至坚冰也。”《说文》曰：“荒，芜也。”芜，无也，废也。耄数逐渐积累而成，至此该死该废，即“逊于荒”。“今而无指”，灭亡已成定局，没有指望。“告予颠隳”，即纣王的施政告诉人们，非亡不可。颠隳同丧越。“若之何其”是“其若之何”的倒语，意思是运数已尽，不可挽回。

微子这样的人是直士。在树倒猢猻散的前夜，王道派又做直士的工作，如同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引渡贾宝玉一样，使之逃出魔窟，济于彼岸。此即“正直”，“平康正直”。

“二曰刚克”，“强不友刚克”，“沈潜刚克”。《系上》曰：“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刚昼是阳，阳是公开；柔夜是阴，阴是秘密。《玉篇》曰：“克，胜也。”《泰誓》有“予克受”，“受克予”之语，克皆指胜。《同人》九五“大师克相遇”。克亦胜意。“刚克”，即公开击败战胜之。

混在亡道营垒里的又，利用亡道派之法，公开镇压“强不友”和“沈潜”，即“刚克”的应用。《噬嗑》卦就是以亡道之法，去镇压亡道的一卦。《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予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非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

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其足忧矣。”

“刚克”的情况，即如上所论。王道派有了权，诛杀亡道中的“小人之桀雄”，也就是“强不友刚克”，“沈潜刚克”。王霸亡三极之道，分敌友我。站在王道的立场，敌是亡道，友是霸道，我是王道。强即增强，不友同敌。“强不友”，也就是亡道。少正卯是增强亡道专制很出色的人物，故称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小人之桀雄，有五个特点。

一、“心达而险”。通达暴力专制，很阴险，又让人看不透底细。二、“行辟而坚”。辟，君也。贯彻家政君主的使命即“行辟”。非常坚定，即“坚”。三、“言伪而辩”。实施的政教，是欺人之谈。但是花言巧语，头头是道，似乎又没有破绽。四、“记丑而博”。家天下的专制史，古哲喻为丑。对家政的丑恶历史，很熟悉，记得多。五，“顺非而泽”。非是皇亲国戚，富贵小人。处心积虑满足权势的欲望，施惠又优厚，即“顺非而泽”。少正卯是富贵的桀雄，所以“聚徒成群”，“饰邪营众”，成了一时的闻人。

政治上加强亡道专制是“强不友”。经济上善于收割是“沈潜”。沈即深入，潜即将人民潜藏的仅有的一点活命的财富也收割了去。《恒》初六“浚恒”，就是指在鸡爪上刮油的一爻。“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曰：“处恒之初，最处卦底，始求深者也。求深穷底，令物无余，缦渐以至，物犹不堪，而况始求深者乎？以此为恒，凶正害德，无施而利焉。”

恒的一义是坚持。经济上坚持在最贫困的“深者”的身上打主意的吸血鬼，就是“沈潜”、“浚恒”人物。沈潜者很凶残，对于饥寒交迫的人民，毫无同情感，一味效忠富贵，故曰“贞凶”。凶即富贵。这种人，王道派要镇压。暴君也会将他们当做替罪羊而谢天下。盘剥过分，人民一闹，浚恒者被镇压，可收暂时灭火之效。家政末期人民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沈潜者的收割，最为直接。

“三曰”柔克，“夔友柔克”，“高明柔克”。刚克是公开镇压而战胜之。“柔克”指通过秘密的方略，拐个弯道，而后克敌致胜。古哲中的“阴谋诡计”，也包括了“柔克”这样的策略在内。

《玉篇》曰：“夔，火熟也。”家天下由南离向北坎过渡，《乾》文言称为“火就燥”。火喻夏时植物。植物结子，新陈转化之时，就是“熟”。火熟即火夏的植物成熟。家天下由兑向坎过渡，是熟的时期。瓜熟蒂落，应该垮台。夔友有苟延家政的措施，使之延期蒂落。夔友有敷衍人民的手段，欺骗性强，《释诂》曰：“夔，和也。”言此也。夔友是亡道派之友，对王道来讲夔友成了自己的敌人了。少正卯一类人物，掌握了家政大权，是很难对付的“高明”。对夔友和高明，以柔战胜之，即“柔克”。

《老子》三十六章曰：“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柔弱胜刚强，义同“柔克”。固即固且暂时。先给吃甜头，甜之后令其吃苦头，是战胜亡道派很厉害的法子。“歛”与“张”，指占领地盘而言。率兵侵寇，占领土地。力量分散，又遭到被占领者反击。遇反击而大溃退，连老本也失去，即“将欲歛之，必固张之”。

招兵买马，增加官吏，壮大力量，加强专制。支出大增，导致财政空虚。增加盘剥，人民不满。这样做的结果，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此即“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昏官庸吏，混俸禄则可，办事则无能。加官晋级，委以重任，责其成功。功不就有罪而贬黜之，即“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家政统治者贪财爱利。与之小便宜，使其抱残守缺，最后将被全部夺去，此即“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王弼注曰：“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为大，以除将物也。”假刑为大是刚克，不假刑为大，“因物之性，令其自戮”是柔克。“将物”，指暴力专政者的工具，即将之物。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是双关语。文外之意是：只有君主才有资格作福，才有资格作威，才有资格吃最珍贵的食品。文内之义是“臣罔有作福作威玉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辟，避也，同“罔有”。三避，同《老子》的“鱼不可脱于渊”。鱼同义，指王道派，渊喻人民。钻到亡道派肚子里干刚克柔克之事，作福作威玉食都必须忌讳。“作福”指给人民施利，“作威”指公开和家政对立，“玉食”，指成为朝内最受尊重的人。三辟为的是藏身。要藏身，就得扮演成家政的中等追随者，不能暴露真面目。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又臣不能隐藏，暴露了真相，对王道派“而家”的一群人都将受牵连。“凶于而国”的国，指中国。中国即洛内人之治理。凡有洛内治理之嫌疑者，都将受到牵连迫害。处于西北乾时的家天下，不准正义露头。天机泄露，又的活动余地更狭，此即“人用侧颇僻”；亡道派更有理由扩大镇压，此即“民用僭忒”。“人用侧”，同“又用三德”。颇僻，即很窄。僻即活动的余地不宽。“民用”即不周风专制。《说文》曰：“僭，假也。”假即大。忒，违也。“民用僭忒”，即不周风专制又加大了一步。

下面探讨“次七日，明用稽疑”。

“次七日，明用稽疑。”“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

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家天下时处西兑，是月公转的下凸期，是地自转的日入夜临时，是地公转的仲秋秋分时。时处西兑，统治者吃不穷穿不穷，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度光阴。下凸不失为鼎盛，但酉时入日，光明已尽，黑暗的暴力专制，也由兑西开始。兑属金，金即武力。风刀霜剑，残酷屠戮，也由兑西起步。《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政权不代表基础，基础不支持政权，也始于兑西。

兑西是仲秋月，是一年的收获季节，也喻一个朝代的丰收节气。社会经过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乾坤大交替，国家一统，人民得到了休生养息。生产有所提高，生活有所改善。此时的赋税也不太沉重，人民能够承受，愿意交纳，统治者的府库不空虚。西金兑时，是家天下短暂的繁荣时期，故《说卦》曰：“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一时的繁荣富贵便忘乎所以，不可一世，干些“救经引足”的事，使家政急剧转衰。

洛内之人居于坤西南，“敬用五事”。敬用五事，虽然“战战兢兢”，乾乾夕惕，但发挥的作用要大些，危险要小些。居于兑西，家政的派系势力形成，大家围绕皇帝这个磨心既冲突，又转运。洛内之人也得以君主为枢机，从事政治活动，随潮流而运行。

“明用稽疑”的“明”“与”“疑”，都指背叛人民的家政君主。明背叛于南离，疑违民于西兑。执政没有人民的地位，是他们的共性。南离定鼎的君主称为“明”，在王霸革命时期，霸主有承载人民的光荣历史。西兑君主称为“疑”，指处于兑西的统治集团，父子相疑，君臣相疑，兄弟相疑，夫妇相疑，上下相疑，朋友相疑，人与人相疑。声色货利之利害关系与争夺，是造成相疑的祸根。

“明用稽疑”，即洛内之人，用南离的明主去考察和制约兑西的疑主。《观》卦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就是“明用稽疑”。国之光同明，指历数纪霸主。“利用宾”即跟着潮流转。宾即尾随体。“王”即洛内之人王道派。用宾尾随，即“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次七的“卜筮”，有三重含义。一、卜筮指预测。“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

筮”，卜筮指预测。“卜筮人”是预测者，“卜筮”即预测。《周易》的招牌是卜筮，其实质是预测，与《洪范》内容相通。二、卜筮指君主。“立时人作卜筮”，立时人是家政君主，以家政君主为对象研究时局，即“作卜筮”。卜筮还有预测的含义，不过这里作研究的对象，预测的材料，与龟义同，成了预测者的工具。三、卜筮是个联合复词，卜指家政君主，同龟，筮指家政君主的武将，同噬。噬即吞噬，喻对人民的暴力刑杀。后面的噬，都指武装力量。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指王道派参政者，结交一些“卜筮人”预测学者，为时局，为自身的处境作预测，考察以君主为首的统治集团，是否施暴。《史记·龟策列传》曰：“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王者也包括了在家天下朝内从政的王道派。参考卜筮人的意见，用河图洛书作断决，是不能更改的正确方法。

萧何是刘邦的忠臣，但刘邦对萧何始终怀疑，放心不下。几次起杀机，几次被卜筮人点穿。萧何从计，逢凶化吉。没有卜筮人的指引，萧何也是被灭族的对象，我们现在看《史记·萧相国世家》的记载：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任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十一年，“上已闻淮阴侯诛，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丞相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贖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上面的鲍生、召平、客，都是萧何的卜筮人。他们的预测很准确，萧何用他们的计，逃脱了灭族之祸。刘邦击败黥布回长安，丞相因为一句话触犯了龙颜，还是被“械系”投入大牢。

“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即“卜五”。卜五，也就是“立时人”五龟。五龟即五种施政有差异的家天下君主。“曰贞，曰悔”，即“占用二”。占，从卜，从口，即卜五五龟的发号施令。现作《五龟二占图》以示（见图54）。

“卜五”即五龟。五龟即表现不同的五个类型的君主。雨主生，霁主刑，蒙主昏庸，驿主逸豫，克主能。治理国内，不向外扩张是“贞”。国内乱哄哄，手足向外伸是“悔”。家天下居兑西，君主是五股派系势力的中心体。认识这个中心很重要，因此，“建立卜筮人”后，接着便论“卜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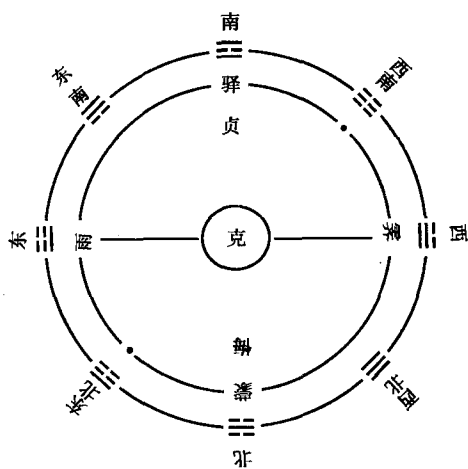


图 54

雨是有人民观点，同情人民的君主。《说卦》曰：“雨以润之。”《乾》文言曰：“云行雨施。”王弼注《鼎》九三曰：“雨者，阴阳交和不偏亢者也。”西兑时期的雨，能减轻人

民的负担，也不太扰民害民，是家政君主的善良者。但是善良的君主，在时局转至坎时，如果想施利给人民，自己连皇帝也当不成。《屯》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小贞”代表富贵的利益，“大贞”代表大众的利益。“大贞凶”，即被人家推翻。

霁是没有基础，施政皆代表富贵利益的君主。《释天》曰：“济谓之霁。”《说文》曰：“霁，雨止也。”济即《易》之“既济”。既济，指升了天的一小撮富贵豪门。霁即施政代表权贵，人民已不能再得到实惠，故曰“雨止也”。

蒙即童蒙，指娃娃皇帝和昏聩愚昧的君主。“次八曰，曰蒙，恒风若。”次八的“蒙”，也就是本次的“克”，是家政君主中的能人。次八的蒙，与次八的圣相比，仍属不知天地大全的蒙者。本次之蒙，是家政蒙君中的最蒙者。《书·伊训》曰：“臣下不臣，其刑墨具，训于蒙土。”传曰：“蒙土，例为下土。”疏曰：“蒙谓蒙稚卑小之称。”卑小的下土，不懂政治，故以蒙称之。娃娃不省事，昏君不知理；前者是童，后者是被声色货利蒙蔽了的豕。

驿是崇尚逸豫，讲吃喝玩乐的傀儡君主。《增韵》曰：“驿，今之递马，又，传舍也。”递马传舍，都喻施政经过君主之手，但君主不作主，只起递马传舍的作用。驿受幕后铁腕人物的指挥，有事演演双簧，无事享受荣华富贵，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驿”有主见，也不敢表露出来，一旦表露，就得倒霉。《恒卦》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六五表面上是君主，实际是九四的傀儡。“妇人吉”，指当九四的傀儡，可以苟

安帝位。“夫子凶”，指违逆九四，自作主张，将遭凶败。“从一”即苟安当九四的傀儡。“制义”，想除掉九四。除九四有应于下卦巽九二。巽是阴体，故曰“从妇”。从九二制九四，六五与九二都弱，不是九四的对手，故曰“凶”。

克是家政君主中的能者，能胜任者。《释言》曰：“克，能也。”《说文》曰：“克，肩也。”徐注曰：“肩，任也。任者负荷之名也，能胜此物，谓之克也。”克喻挑得起担子，背得起东西。克即胜任，不克是不胜任。《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小人弗克，即小人不能胜任，夺不到皇帝的椅子。

《䷊》卦乾上巽下，初六居于内卦中心，就是家政君主中的克者。彖曰：“䷊，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刚中正是太阳位，家政君主占据此位是“柔遇刚”。自身不是王道派，本质虚弱，故曰“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家天下否定人民，即“勿用取女”。否定人民的能者不能长久，即“不可与长也”。可与长久的是“天地相遇，品物成章”，政权代表基础，基础支持政权，上下皆美，即“品物咸章”。天地两全，必须是公心王道派执政，此即“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家天下的能克君主居于中心位，春秋对立，冬夏冲击，各派势力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施政。君主是对立冲击的中心，也是各派争取的对象。君主妄想抹平这些对立，不得罪各派，用了承载术求得共处，此即注文所说“一女而遇五男”。一女与五男要好，初六比为“羸豕”。羸豕性淫，以此喻家政君主没有节操。姤君采用调和折衷政策，对抗也就不会突出，社会暂时转为治。政治安定，对基础干扰就小，对基础生息有利，故曰“姤之时义大矣哉”。家政盛世，人民有吃有穿，市场繁荣，囤圉空虚，克能君主起了决定作用。

“曰贞，曰悔”，即“占用二”。君主是五，即“卜五”。不管自主，或受人操纵，有贞与悔两种趋势。贞为内卦，悔为外卦，故传曰：“内卦曰贞，外卦曰悔。”内卦，即将国内的事办好，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居内而不居外，是正确的施政，故以“贞”称之。《师》彖曰：“贞，正也。”即没有野心为正。野心勃勃，向外扩张，争地盘，争财物，争名声。争的结果，首先扰乱了国内，人力财力都将蒙受损失。削弱了国内，引来外族反抗和入寇。内乱外患，必将失败，故曰“悔”。悔即政治家因失败而引起的懊恨感情。

时处兑西的家天下内部，有五股势力起作用。一是汝。汝是王道派嫁到家政朝内做媳妇的人，也就是“龟筮共违于人”的“人”。人是人道之略称，指王道。《韵会》曰：“汝通作女。”《系上》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汝即女。女是家天下社会被奴役被盘剥的人民的隐称，也是人民代言人圣人的隐称。

二是卿士。《晋书·百官志》曰：“古者，天子诸侯，皆名执政大臣曰正卿。

自周后，始有三公九卿之说。”卿是执政大臣，是文臣，也就是以相为首的一班人。

三是庶人。庶人亦称庶民。《释言》曰：“庶，侈也；庶，幸也。”注曰：“庶者，众多为奢侈，庶几侥幸。”疏曰：“富庶者，多奢侈。”庶人是皇亲国戚，是过着奢侈豪华、腐朽糜烂生活的富贵小人。皇亲国戚有强大的左右政局的能力，故《贲》大象称家天下政权为“庶政”。

四是噬。噬是噬的简字，指武装力量的代表武将。王弼注《噬嗑》卦曰：“噬，啖也。啖者，刑克之谓也。”古哲将家天下专制者喻为猛兽。猛兽崇尚吃人，噬啖即吃人。“刑克”是吃人的应用，也就是暴力镇压。暴力镇压，包括了处刑斩杀和武装扫荡。

五是龟。龟是君主，君主亦称“卜”、“卜筮”、“立时人”。前面讨论过的雨雾蒙驿克，也指君主。《释诂》曰：“印、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朕、余、躬、身也。台、朕、贲、畀、卜、阳、予也。”上面的二十一个字，都是第一人称词，印至我也，十个字，指王道十朋，也就是《益》六五的“十朋之龟”。朕至身也四个字，指霸道四时，亦称“宝龟”。台至予也七字，指亡道七宿。《说卦》曰：“离为龟。”指穿了甲冑的武力专制者。七宿里的“卜”，与龟义同。《韵会》曰：“甲虫之长，”言暴君。

《礼·缙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而况于人乎。《诗》曰：‘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这里的“卜筮”、“龟筮”，皆指家政君主。“无恒”，指否定了人民。“龟筮犹不能知”，也就是自身是君主，不知为什么作君主，知其为而不知其所以为。对于大同社会更是一无所知，故曰：“而况于人乎。”人即人道大同制度。

龟与爻是同义词，三极之道的任何一极政治家，都以“龟”称之。《颐》初九的“灵龟”，《小雅·小旻》中的“我龟”都指王道派。《书·大诰》中的“宁王遗我大宝龟”，大宝龟指霸道。大宝龟即建立了新政权的霸主。龟指亡道，已如上述。《说文》曰：“龟，外骨内肉者也。”亡道之龟，背离人民，色厉内荏，外强内弱，此即“外骨内肉者也”。《释虫》曰：“龟三足，贲。”贲是墳（坟）的简字，亡道三足龟，最终的结局是进坟墓。

家天下政权内部有五股势力在起作用，因此随大流顺从多数，是安身之法。“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言此也。

“汝则有大疑”的大疑，指利用家政，给大众施德布惠，如同《易》内之“见大人”。家政自身是“龟筮犹不能知”的惑政，故以“疑”称之。“大疑”施政，得到五股势力一致同意，就是“大同”。大家同心。大疑施政，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家政暂时稳定。由于成功，自身过了小康生活，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加强，此即

“身其康强”。子孙获得世禄,即“子孙其逢吉”。

五股势力的从逆,决定了施政的成败,其中筮的作用似乎更有力量。“作内吉,作外凶”,作外即兴师动众。“筮逆”,结局是凶。“龟筮共违于人”,即四股势力皆反对王道派,王道派势孤,“用静吉,用作凶”。《广韵》曰:“静,息也。”息即放弃,不和四逆抗衡。王弼注《剥》卦曰:“坤顺而艮止也。所以顺而止之,不敢以刚止者,以观其形象也。强亢激拂,触忤以陨身。身既陨也,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家天下处于兑西,嫁到朝内做媳妇,建立卜筮人为自己出主意,了解家政内部四股势力的内幕,善于调节与四股势力的关系,见机行事,该动就动,该静就静,是次七的存身术。用家政的霸主去矫正家政的昏暴君主,即“明用稽疑”。

洪范之次八次九

次八居东北维。《说卦》曰:“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艮东北是八卦河图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其葬身所。“所成终”,即言月几由望至晦,最终被推翻,回到金陵,了结了一朝代的幻梦。“所成始”,即言月几的发难者谋反之开始。谋反者由朔至望,掌握了中央大权,完成了“成始”的历史使命。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始终生死之地,都在东北维,故东北维一身携二,有始终生死的对立属性。有对立属性的时事,就是“庶政”。

“次八曰,念用庶徵。”意思是,王道派用对立的庶体政事,认识家天下社会,认识家天下社会对立的人群。《释诂》曰:“念,思也。”次二“敬用五事”、“五曰思”、“思曰睿”、“睿作圣”。念用庶徵之“念”,意同五、思、睿、圣、皆指王道派。《六书精蕴》曰:“人当念所当念者,故从今。”五、思、睿、圣称王道派,没有“今”意;“念”是“今心”之复字,不仅有中心圣思之意,而且与箕子当时挂了钩。“念”即今时圣人。心是圆周的中点。中点是王道派施政的出发处与归宿所。“念”与次七的“乃心”义同。

“庶”是“嫡”的对称词。《增韵》曰:“正室曰嫡。正室所生之子曰嫡子。一曰,嫡,敌也,言无与敌也。”古哲将太阳、地球的北极、地球公转的春夏秋冬四时,称为“六合”。太阳是一,是大一。北极也是一,因为不是太阳之大一,故从女曰“嫡”。太阳之一,北极之一,即《系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一”。天一太阳与地一北极,在运行的过程中,不存在向对立面转化的问题。太阳永远不会转化为太阴月球,北极也不会转化为南极。“言无与敌也”,即不向对立面转化。

一是中心体,太阳是大中体,北极是小中体。中心体统摄了对立体。统摄

了对立体,调节好对立体,使事物周行而不殆,沿大自然轨道正常运行,中途不存在人为的暴逆。古哲中讲的“嫡子”,其中一义,指大中太阳、小中北极生出来的王道派“中爻”。古哲中的生死,其中一义指思想,不指肉体。

“庶”是二,二体是众。众庶体皆存在对立面,对立的双方各又向着自己的反面转化。本次“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即言地球日,月球月,绕太阳公转,有冬天有夏天。冬向夏转化,夏向冬转化。众庶体是对立的矛盾体。地球公转的春夏秋冬,地球自转的子午卯酉,月球公转的朔望上下弦,都是对立而又转化的众庶体。

家天下政权,不用一而用二,自身构成了众庶体。众庶的性质,有类于地球的公转自转,有类于月球的公转。古哲取天体之象,即取其对立和转化。家政的老祖宗处穷,其寒凝冰;黄袍加身,火上浇油。虎兔相逢大梦结束,又成了凄惶的乞丐。对立的二体,卑贱者向高贵转化,高贵者向卑贱转化。卑贱转化为高贵,都在做永远享荣华受富贵的美梦,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最终是黄土高垄埋白骨,花落人亡两不知。

庶政专制的社会,王、霸、亡三极之道同时存在。王道与亡道的对立,最为尖锐。王亡对立,有主有次,有时“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东风压了西风;有时“小人道长,君子道消”,西风压了东风。“徵”即表明,在庶政专制的社会,对立两派所经历的路程。孔传“徵”曰:“验也。”《广庸》曰:“徵,成也,证也,明也。”验即反复实验,成即成为过去,证即一再证明。明即由验、成、证产生了明哲之士。《系下》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这就是说,“明”即王道派的产生,生自安宁的大同社会,生自动乱的贵族专制的日月相推。

《中庸》是明庶徵的大作。《中庸》总结了大同社会之所以治,也总结了家政社会之所以乱。“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这是对大同社会的总结。“诚”是成的繁字。执政者成就不成就人民,走大道还是走小道都取决于执政者自身,基础没有能力左右执政者的意志,此即“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执政者和人民不离不弃,同生死,同患难,同生息,同享福,就是“成”。“物之终始”,要求成要一贯。不成必然抛弃人民,否定人民,此即“不成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自成己”即自己

升了天。自己升天不算成,关键是“成物”,成就人民全幸福。政权与基础两全其美,即“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时措之宜也。”

“故至诚无息”一段,指复古而言。“至诚”义同《系上》的“成位乎其中”。至成的政府,不会被基础推翻,故曰“无息”。无息长存,故曰“不息则久”。长久不息,巩固了至成,故曰“久则徵”。徵是至成,无息,长久的效验结果。反映在执政者身上,成徵成为习惯。大国成徵,感化了周围的人民,此即“悠远”。悠,长也。远民归属了中国,壮大了中国,故曰“悠远则博厚”。博厚指国土辽阔。土地广博,统摄照射面就高大,故曰“博厚则高明”。

博厚喻如地球之承载,高明喻如太阳之照临,悠久指不排斥远方民族和自己合并。悠久不能划民族与地域的框框。故曰“无疆”。承载人民如北极,光照人民如太阳,自然无疆如地球。中央大政,高明敦厚,人民遵循其轨道运行,此即“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太阳照临,一视同仁,是“不见而章”。章,明也。北极与太阳永远保持平衡,让四时周而复始运行,此即“不动而变”。江海处下,百川归之。大道为公,远民自来。此即“无为而成”。

《禹贡》涉及到的面积,夏初中国已很辽阔广大。美丽雄伟富饶的山川,是大同社会的遗产,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各民族心悦诚服地凝聚和融汇。中国进入家天下后,强中国而抚四夷,对内对外,一味暴力专政。各民族彼此征服控制,史传多有,心悦诚服地融汇,不见史传。

《中庸》又曰:“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愚即《论语·阳货》的“下愚”;贱即《孟子·公孙丑》的“贱丈夫”。“自用”、“自专”,即不受自然规律天命的制约,也不受民心的制约。独断独行,凭想当然施政。《庄子·盗跖》所论,“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生乎今之世”,即千方百计加强庶政专制,以求永生不死。“反古之道”,即否定历史,不承认前人的功绩,更不承认长生久视的大同制。《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愚人民的目的,在于“生乎今之世”,梦想制万世。独裁反古,加强专制,结果与统治者的愿望适得其反。“灾及其身”,即政权的完蛋。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风”。《说文》曰:“曰,词也。从口,乙声。”词是司的繁字,指发号施令者和出谋划策者。“曰雨”,即发号施令者称为雨。其余“曰暘”,仿此。本次的“曰时”,仍有发号者的含义,“曰时”,指明上面的雨、暘、燠、寒、风五者,统称为“时”,时是五者的统括词。王弼《明卦》曰:“夫卦者,时也。”时卦是统称,雨、暘、燠、寒、风是分称。

雨暘等五个司命者,也就是初一的木、金、火、水、土。木金火水土指其施政,即“行”。雨暘燠寒风指其性,即“体”。五行,五体,古哲亦称五帝。东方木

雨是青帝，西方金暘是白帝，南方火燠是赤帝，北方水寒是黑帝，中央土风是黄帝。五行的名称，千变万化，皆指处方的执政者和其赏罚施政。

孔安国传五体曰：“雨以润物，暘以乾物，燠以长物，寒以成物，风以动物。五者各以其时，所以为众验。暘音阳，乾音干。”孔颖达疏曰：“《易·说卦》云：‘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日，阳也；烜，干也。是雨以润物，暘以干物，风以动物也。《易·系辞》：‘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是言天气有寒有暑，暑长物而寒成物也。《释言》云：‘燠，暖也。’舍人云：‘燠，温暖也。’是燠暖为一，故传以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热之始，暑是热之极；凉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极。长物举其始，成物举其极，理宜然也。”

“雨”、“雨以润物”，指东方王霸革命。王霸革命，除害兴利，给民人带来实惠，故曰“润物”。“暘”、“燠以干物”，指西方富贵专政。富贵的苛捐杂税，深刮地皮，使人民一贫如洗，故曰“干物”。燠暑是家天下夺权登基的兴旺时期。“长物”，即拿到了中央大权。寒冷是家天下衰颓破败不堪的时期。衰败不堪，被新霸主取而代之。寒是新霸主的代兴时期，“成物”即成就了新霸主“彼可取而代之”的理想。“长物举其始”，“成物举其极”，指家政一个朝代的升天和落地史。大自然规律，冬至必将转至夏至，夏至必将转至冬至，寒燠周而复始。家天下政权变化代兴，有似于此，故曰“理宜然也”。

疏又曰：“《五行传》言：‘是雨属木，暘属金，燠属火，寒属水，风属土。’郑云：‘雨，木气也，春始施生，故木气为雨。暘，金气也，秋，物成而坚，故金气为暘。燠，火气也。水，寒气也。风，土气也。凡气，非风不行，犹金木水火，非土不处，故土气为风。’是用《五行传》为说。”

金木水火，是地球绕太阳公转，处于不同方位的称谓，也是太阳直射地球黄道面不同纬度的称谓。天体比譬社会，将家政的一个朝代概括为一个人，那就是《红楼梦》中的贾雨村。穷鬼变京官，京官化穷鬼，是雨村的通史。家政创始者处北寒时是奴隶，处东雨时是寇匪，处南燠是皇帝，处西暘时是桀纣，再转至北寒时又成了奴隶。称名随处位而发生变化。“风”，土气也，包括时风与恒风。风随四时而变，但居于北极中心始终不变，万变不离其宗。风喻王亡公私政教，是生出对立思想的基地，此即“凡气，非风不行”。时风生阳气，恒风生阴气，阳随时风，阴随恒风。“五者来备，各以其叙。”五者雨、暘、燠、寒、风。五者即构成时局的领导人物。“来备”，指居于不同的方位。《易》内之“往来”，有如下含义：取天下的整个历史阶段为“来”；被击败的政权垮了台为“往”。取得政权为“来”，持胜坐江山的整个历史阶段为“往”。往来是对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称。现作《家政往来图》以示（见图 55）。

往来，就整个朝代历史讲的。家天下社会如同走马灯，五行轮转，往来代

谢。五行中,只有一行,在社会起主导作用。起制主作用的行为“来”,成为过去的行为“往”。“五者来备”的“来”,即言起主导作用的行王。现作《五者来备图》以示(见图 56)。

从上面两图可以看出,形而上执政者为“来”,形而下随从者为“往”。《易》内往来,用得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讨论。

《系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悉备即统括了自然的太阳、地球与月球,也统括了社会的王道、霸道与亡道。统括的范围,有大有小。《系上》曰:“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这个“备”指太阳的统括。上图的北极“风备”是春夏秋冬、雨燠暘寒的统括,“雨备”是春的统括,“燠备”是夏的统括,“暘备”是秋的统括,“寒备”是冬的统括,太阳统五,北极统四,雨暘燠寒各统三。

“五者来备”指处于不同时期的五个统括政治家。凡是备体,都是中爻。地球之五备,都是庶体。庶体一身二任,包括了王道与亡道,也就是包括冰炭不投的对立成分。对立体分道扬镳,故曰“各以

其叙”。各同庶,指王道与亡道的不同施政和归宿。“叙”即下文指出的“休徵”和“咎徵”十种施政。《释诂》曰:“叙,绪也。”“绪,事也”。政治家围绕时风与恒风哪一股风运转,即事也。事即政事,政事即行政。

“庶草蕃庀,一极备凶,一极无凶”,“庶草”即家天下政权。“蕃庀”,指如剃如洗的盘剥,蕃生了大量的无恒产的饥寒交迫的贫困人民。蕃是滋生,庀是无的繁字,即“一极无凶”之无。“一极备凶”,一极指西极富贵,金银满箱,吃穿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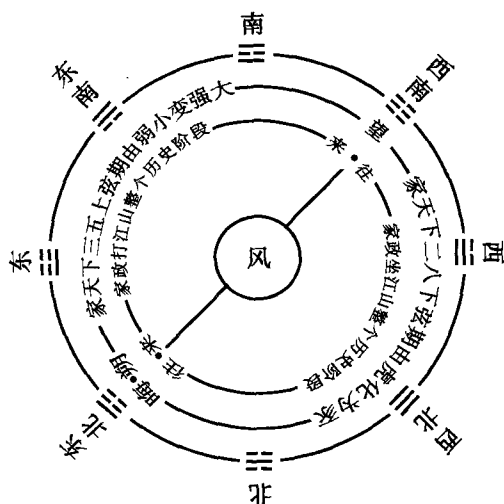


图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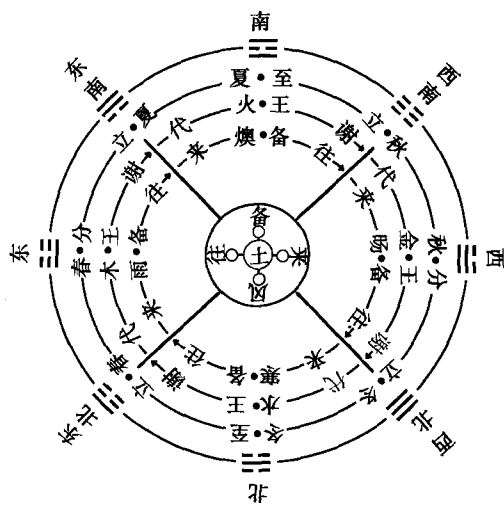


图 56

费；要权有权，要钱有钱，享福的一切，样样齐全，故曰“备”。小人之备，基于和大众为敌。与民为敌，必将引起人民的反抗，水能载舟，水亦覆舟。舟覆政亡，故曰“凶”。人民无钱无权，缺吃少穿，流浪街头，转乎沟壑。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饥寒交迫而死，也是“凶”。富贵贫贱皆凶，两败俱伤。

《老子》五十三章揭示无备两极。无极：“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朝甚除，即没有早饭吃。备极：“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指无极与备极。《荀子·礼论》曰：“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一之于礼义，即功被人民而不私置，永远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一之于情性，即围绕声色货利转春夏秋冬，你方唱罢我登场，荣来辱去。“两得之”，人民与执政者皆“吉”。“两丧之”，人民与政权皆“凶”。一极备凶，一极无凶，也就是两败俱丧。

“休徵：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暘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对立的休徵和咎徵，合于一体，就是“庶徵”。休徵是以王道为指导形式的施政。行休徵的力量，是王道派和霸道派。肃、乂、哲、谋、圣，是霸主处于不同时期的称名。处春为肃敬者，处秋为治乂者，处夏为明哲者，处冬为谋计者，处中为圣知者。霸主有这样的品德，王道派时雨、时暘、时燠、时寒、时风，将与之结合，成为其辅佐。

咎徵是以亡道为指导形式的施政。行咎徵的力量，是亡道派。狂、僭、豫、急、蒙，是亡道魁首处于不同时期的称名。处春是狂妄者，处秋是罚不当罪的僭差者，处夏是腐朽没落的逸豫者，处冬是难耐凄凉，铤而走险者，处于中央是不明政事的蒙昧昏庸者。现作《休徵咎徵图》以示（见图 57）。

“休”孔传为“美”。美在《易》内，表示政治家握有进退的主动权。《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美在其中即美之至。要有主动权，必须是“美在其中”的中庸施政。中则不偏，正则不邪。不偏不邪，政令才能行于四海，发于事业。《书·说命》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祇若王之休命。”霸主布施休命，取得休徵，必须从绳接受时雨时暘时燠时寒时风指挥。没有这一条，霸主不能用正，也不能成圣。

“咎”孔传为“恶”。咎恶是家天下从胎里带来的不治之症。《释詁》曰：“咎，病也，”言此也。《老子》九章曰：“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四十六章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富贵而骄”，指执政者作威作福，玩弄其特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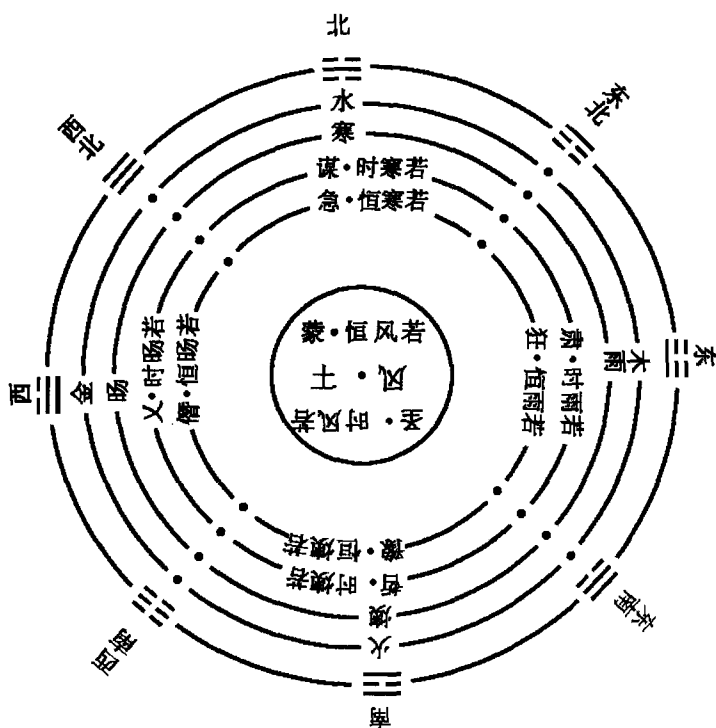


图 57

“不知足”，指执政者不知道人民在社会的地位。“欲得”，指富贵狼吞虎饱，永无厌足。

富贵而骄，不知足，欲得，是造成家天下统治者躲过了风暴又着雨，被动挨打，焦头烂额的总根源。《大有》大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遏恶，即王氏注“顺夫天德，休物之命”。遏恶休物之命，即用暴力推倒咎恶的老家政。《书·泰誓》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传曰：“纣之为恶，一以贯之，恶贯以满，天毕其命。”家政专制，以咎恶贯之，由望至晦，谓之恶贯满盈。天，天命，皆指民心，民心思变，要求推倒桀纣。应时的政治家满足人民的要求，就是“顺天”，“顺夫天德”，顺“天命”。

《释诂》曰：“时，是也。”《博雅》曰：“时，善也。”《广韵》曰：“时，中也。”时有是、善、中的属性，皆言施政无私。是是“日正”，日正普照，善政不是苛政。中心不偏，不是小人损人利己之为政，时雨时风，皆有美在其中，能行于一时，行于四海的性质。

《月令》仲秋“文绣有恒”疏曰：“必因循故法也。”“文绣有恒，恒，则故也”。恒的含义，就是“因循故法”，或曰“则故”。因循故法与则故，就是步老家政的

后尘，一步一趋，处春造反，不是为了救民出水火，而是向往老家政的腐朽生活，不分敌友我，这就是狂人头目，同类者恒雨与之结合，组成《丰》上六必然覆没的暴雨集团。

“若”孔传为“顺”。《玉篇》曰：“顺，从也。”时雨若，恒雨若，即时雨从之，恒雨从之。《乾》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这个从与若义同。“曰肃，时雨若”，“曰狂，恒雨若”，即言社会同族同类的政治家的结合。王弼《明爻》曰：“同声相应，高下不必均也，同气相求，体质不必齐也。召云者龙，命吕者律。”这也指政治家的结合。云龙由恒风统之，吕律由时风统之。

“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义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义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此段要阐明的，仍是休徵与咎徵。“无易”阐明了休徵，“既易”阐明了咎徵。“无易”义同《乾》、《泰》、《未济》等卦，“既易”义同《坤》、《否》、《既济》等卦。“既易”之“既”，也就是既济之既。无易，指明政治舞台的导演者，是以“无为”为归宿的王道派。既易，指明政治舞台的导演者，是以既济于彼岸，成为富贵，以“有为”为归宿处的亡道派。

王道革命的上篇，和家天下革命的上行期，合称霸道。故为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胜利，故为“无易”。无易，即以无为者为领导的转乾坤变革。“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是“岁月，日时无易”的顺序安排。王和岁指地球，卿士和月指月球，师尹和日指太阳。师尹隐指商朝的开国导演者伊尹。《释诂》曰：“省，察也。”察，明也。惟，是也。霸主察知自己是地球，即“王省惟岁”。霸主的部下察知自己是随地球运行的月球，即“卿士惟月”。师尹察知自己是太阳，是一个集团的制动之主，是地球与月球的中心，即“师尹惟日”。卿士和师尹之后，皆省了“省”。

地球围绕太阳转，月球围绕地球转，日居大中而自转。譬之于人事，霸主随从师尹转，卿士随从霸主转，师尹成为时代的制动之主而自转。时，是也。是指岁星、月星、日星皆取正持平，循自身的轨道运行。《老子》二十四章曰：“自知者明。”有自知之明，行动不越轨。

岁、月、日三星无易，政治集团与大自然天体同步，是配天之行，因此“百谷用成，义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百谷与王、岁义同，指霸主。霸主是木的概括者，故以百谷称之。霸主令行禁止，逐步取得全国胜利，此即“百谷用成”。成即由寇成王。霸道革命，扫除贪官污吏，去天下之公害，为明治打下基础，此即“义用明”。俊民是霸主的文臣武将，都是被老家政遗之在草泽的贤能人才。他们能出色的完成任务，此即“俊民用章”。章喻一首乐曲的结束。未唱完是中道不成章，唱完了是章。章喻俊民胜任其职，家用与师尹义同。家指《家人》

卦的家,指生自太阳的王道派。平言其施政公正。康,安也。言其得到部属的尊敬,没有被杀的危险。

贵族坐江山,逆天背民,由大化小,由强化弱,由虎化狗,最后成了胜利者的鼎中之羹。故为“既易”。既易,即以有为者为领导的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倒退蜕化。倒行逆施者,不承认自然规律,不承认人民的地位,凭其臆想,安排地球为中心,富贵为制动之主,让太阳也围绕地球运转。

日月岁时既易,以地球的秋冬为中心来统治社会。秋冬失掉了生机,故“百谷用不成,义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令不行禁不止,富有的百谷皆备的君主的一套贯彻不下去,是“百谷用不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要升官,受招安。罚不当罪,以乱济乱,是“义用昏不明”。《坤》文言曰:“天地闭,贤人隐。”家政专制,任人唯亲。贤能俊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穷窜闾巷,躬耕山村,是“俊民用微”。微,隐也。皇亲国戚,骨肉之间,如同乌眼鸡,你见不得我,我见不得你,自相残害,是“家用不宁”。

“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本段是对岁星进一步的阐述。“星有好风”,指地球处于子午以东春夏的“无易”时期。子午以东的主体,是东南清明风巽。霸主岁星对清明风言听计从,如刘备与孔明然,此即“好风”。《正韵》曰:“好,善也。”善即彼此如鱼得水。

“星有好雨”,指地球处于子午以西秋冬的“既易”时期。子午以西的主体,是西北不周风乾。霸主遗弃了清明风,和西北乾相爱。此即“好雨”。巽是坤体“≡”,乾是阳体“☰”。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背信弃义的人,如陈世美,就是由好风转变为好雨,成了出卖良心的中山狼。风是虚体,雨是实惠。好雨,爱声色货利。

“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月即卿士,指岁星的部属。卿士好风好雨,以岁星为转移。岁星好风,卿士也好风;岁星好雨,卿士也好雨。“月之从星”之关系,古哲有很多比譬。如影之随行,响之应声,如水随物体而变等等。《荀子·疆国》曰:“且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这是指“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为了阅读有条理,现抄录次八的原文如下:

“次八曰,念用庶徵。”“八,庶政: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庀,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徵:曰肃,时雨若;曰义,时暘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义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

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义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下面讨论《洪范》之次九。

“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次九时在南离。南离是地公转的夏至，是地自转的日中。夏至一阴生，日中则昃，天体运转的夏至与日中，都体现为阳尽。九是阳数的最后数字，置于南离，与夏至和日中义同。南离喻诸社会，夏至日中，皆指革命推倒了旧政权，定鼎建立了新政权。处于南离，胜利者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复古，即“向用五福”，恢复大同公心制。一是复辟，即“威用六极”，重蹈家政的私心制。次九的“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即指政权行大道还是行小道，社会处于转折的大关口，一出关口是两条路。

五是复字。“向用五福”，义同《乾》文字的“乾元用九”。向用五福，乾元用九，皆言克己复礼，实行中庸制。五福之五，即五行生数之“天五”。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是五福开的花。天也是复字。“威用六极”，义同《乾》文言的“用九”，《坤》文言的“用六”。“威用六极”、“用九”、“用六”，即《坤》初六的“履霜，坚冰至”。履霜，坚冰至，指富贵坐江山到一败涂地。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是六极结的果。

《离》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离，丽也。”离指南离三，丽指附丽投奔。政治集团抵达南离，不能就此止步，复古或复辟，二者必居其一，此即“丽”也。《月令》仲夏曰：“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是月即五月，日长至即夏至。阴阳争，即争“威用六极”之阴，争“向用五福”之阳，生死分，指阴阳争的结局。“向用五福”胜，将走生路，“威用六极”胜，将步老家政的后尘死路。

“日月丽乎天”以下，论“向用五福”。日月丽乎天，指明月球围绕霸主地球转。“百谷草木丽乎土”，即霸主将权交出，居于北极臣位，围绕太阳转。“重明以丽乎正”，即王道重明恢复失去的大正太阳位。“大道既隐”，现又出现，故曰“重明”。岁、月、日各居正位，“乃化成天下”，便可复古。“柔丽乎中正，故亨”，柔指人民，也将围绕在太阳周围。故亨，即天下大通。古哲将政治家喻为社会人群的工具。牝牛、牝马都是承载人民的明哲之士。“畜牝牛吉”，即聚结积蓄官员，必须有牝牛的品格，方可获吉。

“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指“重明以丽乎正”之后，发出的光辉。大人同重

明，“继明”即常明不息，“照四方”，即领导全国。照四方，义同次五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老子》五十六章曰：“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荀子·成相》曰：“水至平，端不倾，心术如此象圣人。”向用五福的根本，执政者持法必须公正端平。

《说卦》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复古是明人之路，故曰“离也者，明也”。家政专制，束缚人心。言不由衷，以伪相应。复古之后，解除了言论禁锢。言者无罪，各抒己见，此即“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霸主北面，君臣换了地位。“向明而治”义同“向用五福”。盖是霸主，霸主走复古之道，即“取诸此”。盖是物体的形而上统体。

“寿”指存在的年岁久长。政权存在的时间、政策、思想、习俗延续的时间、个人一生活着的年岁，都是“寿”。《老子》三十三章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久同寿。“不失其所”，即政权不背离人民。不背离人民，便可长久。政治家死了，他的一套仍在行施，即“死而不亡”。死而不亡者即寿星。《释天》曰：“角亢，寿星也。”角亢寿星，即王道派清明风巽。中国的孔子和老子，都是死而不亡的寿星。大同社会，人群能在自然轨道上终其天年，年高岁久，也是“寿”。

“富”指国库充实，家给人足。《荀子·富国》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以藏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康宁”孔传为“无疾病”。《释诂》曰：“康，乐也，安也。”《溢法》曰：“渊源流通曰康，温柔好乐曰康。”人民笑逐颜开，扬眉吐气，生活幸福是“乐”。生息于故里，安其居而乐其业是“安”。人民交往，不受阻挠，即“渊源流通”。执政者与人民一心一德，即“温柔好乐”。此皆为“康”。《益稷》“庶事康哉”，也指给人民以生息的安乐环境。宁也是安，言天下太平。社会康宁，个人康宁。健康安泰，无病无痛。

“攸好德”，即《家人》彖指出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做人都有正确的准则，严于律己，而宽于待人，就是“家道正”。家道正，即王道派以正人君子作表率。执政的王道派能正，天下皆正，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攸同居，大德，即天下为公之大同道德，“己所不欲，亦勿施于人。”

“考终命”，指政治家始终如一，恪守王道大同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释亲》曰“父为考”。孔子“祖述尧舜”，尧舜就是儒家的考。尧舜执政，历时皆

久。清明终生，光被天下。选贤任能，退出政坛。此即“考终命”。君主如是，官员亦然。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的家长也是如此。上下一贯为善而不为恶。风气敦厚，不擅位而主动告老，不阻碍先进人物的成长。《老子》六十七章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亲民是“慈”，节用是“俭”，选贤让能是“不敢为天下先”。

家天下威用六极，用乱治乱。政穷道穷，社会不宁。

“凶短折”是寿之对称。社会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被杀、自杀，不能终其天年，均为凶短折。战争打斗，土工动众，犯罪处刑，横征暴敛，欺压蹂躏，义愤不平，争而不得，都是引起凶短折的因素。凶短折的不幸，上起君主，下至平民，都可能遭遇。《红楼梦》揭露了很多“凶短折”。即使在暂时太平的日子，也不能免除“凶短折”。

“忧”是恐惧引起的愁闷烦恼。《老子》三十九章曰：“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家天下社会的恐惧病，泛滥于各个阶层和每一个人。天指中央政权，裂指中央持权者闹分裂。地指地方政权，发指反叛独立。神指思想。哀莫大于心死。执政者鼠目寸光，被声色货利牵着鼻子转。人民的远谋大略，听而不闻。荒唐成灾，“百世可知”的预测学无人问津。迷迷然以富利为隆，行事以富利为准。真理不见天日，就是思想的歇息。谷即粮食，食用不足，生怕吃完，竭即无米下炊。万物即人民，苛政猛于虎，祸从天上来。来了活不成，死即灭。身为侯王，不贵不高，一旦和幕后指挥不相得，便有垮台的危险。蹶即垮台。

“贫”传曰：“困于财。”国库空虚，人不敷出，人民贫困，饥寒交迫，是家天下社会特有的穷极疾症。《荀子·富国》曰：“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而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诤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注曰：“诤，发人罪也。诤音矫。”矫即施暴。生产低下，捐税繁多。人民承受不起，交纳不了。用强权惩治，即“纠诤”。

“恶”传曰：“丑陋。”田园荒芜，村落破败。四郊多垒，兵匪难分。闾里萧条，民生凋敝。乞人流窜，盗贼作案。民有菜色，捉襟见肘。土豪地痞，逞雄一方，贪官污吏，作威作福。这些都是社会的丑陋现象。

《红楼梦》中的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是丑陋的家天下社会的化身。茫茫大士之像曰：“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有宝光。破衲芒鞋无住迹，腌臢更有一头疮。”“鼻如悬胆”，是似象似豕的“豕”字，豕指王道派。《春秋元命包》曰：“天有摄提，人有两眉。为人表候，阳立于二，故眉长二寸。”摄提，两眉，也叫星

纪,是霸道的开山祖,是《易》内之“象”。彖和象是政权的取代者。彖象洞察社会,此即“目如明星有宝光”。明星即太阳,宝光即春夏生长之光。“破衲芒鞋”,指广大人民的衣着。“无住迹”,指背井离乡,到处流浪。“腌臢”,指人民无条件讲卫生。“一头疮”,指家天下政权。《易》将政权喻为人之首。头首腐烂,成了人民的“一头疮”。

渺渺真人之像曰:“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拖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一足高来一足低,指家天下社会的两类基础。人民大众是“高足”,少数富贵是“低足”。高足低足组成了行动颠簸的跛子社会。“浑身带水又拖泥”,与一头疮义同,指富贵小人执政者。“浑身带水又拖泥”,是豕的爱好。《说卦》曰:“坎为豕。”时处北坎,执政者成了有积累的富豪,此即“带水”。家政率领的文臣武将,但又运转不灵,此即“拖泥”。蓬莱是东海中的岛屿,蓬莱之西,即江河的入海处,弱水喻执政者转化为平民之时。带水拖泥者内部对抗激烈,对面不相逢,成为平民才相逢,此即“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

“弱”指众叛亲离,不堪一击。家天下暴力专制是“威”。由虎化为豕是弱。豕又弱又愚,朝内即使有人才,也不能容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民心思反,大臣离散。内乱外患,接踵不断。统治者穷于应付,苟延残喘。《荀子·君道》曰:“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之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且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危削灭亡之情,举积此矣,而求安乐,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家天下政权所以弱,最终所以落,根子生自“不能爱民,不能利民”。

第十四章 风 论

大自然宇宙太空,大自然宇宙太空天体,大自然天体之附丽体自然现象,都是古哲人用来说明社会现象的素材。我们生存的地球的附丽体,地形,地势,自然现象,用的更为广泛。《说卦》曰:“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雷、风、雨、日(日言晴天)是地球的自然现象;艮山兑泽,乾上坤下是地球的自然形势。古哲中的这些题目,固然有说明自然的一面,但重要的一面,以此为比譬,揭示人文学的问题。风在古哲中,用的最为突出,我们作为重点以讨论。

第一节 风之取譬含义与八风

风是地球上的大气。风是气,气也就是风。《春官》保章言曰:“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郑注曰:“十有二辰皆有风,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师伐郑。师旷曰:我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是时楚师多冻,其命乖别审矣。”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经历十二辰,每辰有不同的风气,形成了十有二风。

风气是大地的附丽体,大地是风气的主体。喻诸社会,人民是大地,建立在人民基础上的政权,以及政权实施的政教是风气。风气包括了政权颁布的法令和社会的习俗崇尚。

政权由多人组成,多人中的决策者,古哲喻为“骨”。骨也就是政权的主心骨。《易》作者时代,中国有过漫长的大同社会,有过家政上行期取天下的历史,有过家政坐江山期,逐步丧失天下的历史。这就是王霸亡“三极之道”。三极之道留下了三种传统,培育了三种骨和三种风气。霸道是实现王道和亡道

所由之路,自身不独立,因此三极之道二分,形成了社会的两种骨,两种风。

《礼·祭统》曰:“凡为俎者,以骨为主。骨有贵贱。殷人贵髀,周人贵肩,凡前贵于后。俎者,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为政者如此,故曰见政事之均焉。”注曰:“殷人贵髀,为其厚也;周人贵肩,为其显也。”疏曰:“俎为助祭者。”

上文用双关语和隐语写出,假托祭祀之名,来讨论政治。古哲将政权机关喻为“庙”。庙里的活动是“祭”。祭同际,也就是执政者的思想交际。交际的决策者是“祭主”,也就是上文之“骨”。“以骨为主”,言乎此。

“俎”隐指王道派,俎是在家政朝内做官的人。“俎为助祭者”,说明俎是协助祭主施政的人。古哲有个老办法,即通过家政之骨,来实施自己的政教风气。《荀子·君子》曰:“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助祭在于家政君主的言听计从,有利于社稷,而不是助纣为虐。“俎者明祭之必有惠也”。政权给人民带来润泽就是“惠”。王道派通达此理,故曰“明祭之必有惠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均是公平的隐称。家政专制的社会,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见《荀子·君子》)这就是不均。俎通过祭主骨,能适当抑制富贵的不均,社会能好转起来,故曰“明惠之必均也”。给善良的贫苦人民施利,一定程度上能限制富贵的昏庸暴虐,社会将有生机。生机的出现,“以骨为主”,俎者不与之争功。殷商的傅说是俎者,高宗是骨,高宗信任傅说,使商王朝获得中兴之吉。

“骨有贵贱。殷人贵髀,周人贵肩。凡前贵于后”。家天下君主,古哲也以一分为二看待之,故曰“骨有贵贱”。殷与周也是假托词,不指殷朝人和周朝人,而是指公天下和家天下不同的两种社会体制。《释言》曰:“殷,中也,正也。”《说文》曰:“作乐之盛称殷。”主张中正公平均衡大一的持政者就是“殷人”。政策无偏无党就是“作乐之盛”。《书·吕刑》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传曰:“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于民,言礼教备,衣食足。”三后指伯夷、禹和稷。“殷盛于民”,义同“明惠之必均也”。

《广韵》曰:“周,帀也。”《淮南子·时则训》曰:“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周于天。”许慎注曰:“十二次穷于牵牛中也,纪道穷于故宿也。星周于天,谓二十八宿舍更具南方,至是月周帀也。”周即传于外圈,喻家天下政权。

殷人与周人,同样取譬于天体。恒星居中,故以殷人喻之,行星卫星周行四方,故以周人喻之。家天下君主敢于主持公正,有了殷人的品德,也就成了“贵骨”;不主持公正,唯豪门贵族之命是从,成了“贱骨”。

“髀”与“肩”，隐指下与上。髀骨居下，肩骨居上。上下指对基础的承乘。王弼《明卦》曰：“辩逆顺者，存乎承乘。”《易》之六爻，凡居下位者为承，凡居上位者为乘。居下承民，是和人民相一致的施政，故曰“顺”。居上乘民，是和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的施政，故曰“逆”。这种承乘顺逆关系，体现在卦里也是如此。䷆师、䷎谦、䷊泰、䷍大有、䷞咸，阳承阴而居下，施政获得成功。䷋否、䷖剥、䷓观、䷣明夷、䷾既济，阴卦或阳卦，居上乘基础，导致施政的失败。殷人崇尚与基础同心同德，故曰“殷人贵髀”。周人崇尚与基础离心离德，故曰：“周人贵肩。”

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古哲也是用天体转运为比譬而说明。月公转由朔至望是“前”，由望至晦是“后”。地自转由子至午是“前”，由午至子是“后”。地公转由冬至至夏至是“前”，由夏至至冬至是“后”。前指家政打天下阶段，后指家政坐天下阶段。王弼《略例下》曰：“凡体具四德者，则转以胜者为先，故曰元亨利贞也。”韩康伯注曰：“元为生物之始，春也；亨为会聚于物，夏也；利为和谐品物，秋也；贞为干济于物，冬也。乾用此四德，以成君子大人之法也。”“先”同前。新生的取代方是“前”，老朽的被取代是“后”。“凡前贵于后”，即言新生的取代者为“前”，被取代者为后。以史明之，汤武为前，桀纣为后。王氏的文章以地公转为譬讲的。前贵于后，即春夏为贵，秋冬为贱。韩氏的注文，讲王道革命，有时间的先后，不存在贵贱。

“俎者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主心骨君主，是阶级利益的代表。代表谁的利益，便会为谁带来恩惠。汤武之为贵，在于兴天下之公利，除天下之公害。桀纣之为贱，在于兴天下之公害，除天下之公利。贵者指汤武的同声同气，贱者指桀纣的同污同秽。选择君主，在家政朝内，往往闹得天翻地覆。立主之争，换马之争，也就是统治者为了不同的实惠而开展的“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之争。

“取贵骨”得胜，社会将走向安定。“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这里的贵者指贵族豪门，贱者指人民大众。统治者仓廩实，府库充，人民大众，面带饥色，野有饿殍，这就是不均。不均显出了统治者“重”而人民“虚”。重即金银满箱，虚即一贫如洗。贵骨掌权，让统治者的盘剥有所收敛，人民也不至于饥寒交迫，即“示均也”。

“惠均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为政者如此，故曰见政事之均焉。”惠均关照基础，是“政行”的先决条件。政府的一套，能在基础贯彻落实，对执政者来讲，就是“事成”。事成凯旋而归，此即“功立”。惠均政行，政行事成，事成功立，国泰民安，对家天下来讲，称为盛世，贵骨也就是明君。

《文心雕龙·风骨》篇,也是以文体为譬,推论政事的文章。“是以怛怛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风指社会流传的王、霸、亡三种政教和思想体系,情指政治家的奋斗目标。追求三极之道的哪一极理想,政治家必然“闻其风而说之”,要拜倒在哪一极风的麾下。这是政治家登台演出的先导,故曰“怛怛述情必始乎风”。

政治活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靠一群人去行事。这正如写文章用少数几个字是写不出来的。这里的“辞”,取自《易》,指政治集团内的成员,喻发号施令者。政治集团的出现,其中有首倡者。首倡者也往往是该集团的“骨”。故曰“沉吟铺辞莫先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文武两仪人材是辞,辞的首领是骨。骨如同房架,有了房架,而后再加别材料,建成完美的房子,此即“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是政治家的理想,理想包含在其政教言行之中,此即“情之含风”。理想包含于政教言行之中,如同地球有风一样,此即“犹形之包气”。地球是形,气即风。

三极政治势力的风骨,刘氏也有论述。“夫翬翟备色而翬翟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这里翬翟、雉,喻家政亡道;鹰隼、鸷喻家政的上行期霸道;鸣凤喻王道。《易》内,雉是南离。南离是建立家政的定鼎时,故以雉喻家政。雉鸟五彩皆备,非常华丽,喻家政制定的一套装璜门面的制度很齐全。齐全是齐全,但不能高飞,只能“翬翟百步”,步老家政的后尘。察其原因,“肌丰而力沉也”。家天下为了巩固其统治,建立了庞大的专政机关,此即“肌丰”。肌丰的统治者不学无术,目光短浅,不会实施长治久安的政教,此即“力沉”。力是风气的同义词,力沉也称“风末”、“气衰”。

鹰隼即鸷鸟,是老家政的取代者霸道。“翰飞戾天”,即和老家政对抗。翰同风气,也就是鸷的政教。政教通过文翰传播,故以翰代风。飞即传播。戾天有两层含义,一、推倒老家政,二、取而代之。霸道是一种初创的政权,各种制度不够完善,故曰“鹰隼乏采”。但是霸道骨强有力,霸道的政策正确,乏采照样可以克敌,此即“骨劲而气猛也”。领袖强有力是“骨劲”,政策得民心是“气猛”。《玉篇》曰:“猛,健也。”《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论霸道革命。霸道革命有摧毁旧的建设新的两重任务。猛用于摧毁,健用于新建,因此,猛与健表明了霸道革命的两个侧面。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霸道质多文少,即“风骨乏采”。风骨是政权之质,采是政权之

文。这种情形,有似于“鸷集翰林”。亡道文多质少,即“采乏风骨”。家政的政策倒行逆施,家政君主低能愚顽,是“采乏风骨”的表现。这种情形,有类于“雉窜文囿”。这里说明霸道与亡道都不完善。只有王道才是完善的政权,文采藻耀,风骨高翔,故为“文笔之鸣凤也”。

《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刘勰的上文,也是根据这一理论撰写的。“质胜文则野”,譬比言之,即“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文胜质则史”,即“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史即家政的改朝换代历史。“文胜质则史”,隐指文多质少的政权将要完结,成为历史。《桃花源记》曰:桃花源“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说明桃花源没有乾坤转易史。

《易》内有三个词:豕、象、彖。豕喻亡道,象喻霸道,彖喻王道。豕与象是有形体,存在于兽类界。彖似象非象,似豕非豕,是豕与象的综合体。综合体生自人之思维。思维无形,综合体也就是无形会聚体。鸣凤是鹰隼和翬翟的综合体,既有翬翟五采之美文,也有鹰隼远征之气力。鸣凤也是思维的产物,同彖一样,鸟界没有其实体。

文质彬彬的君子,也是思维的产物,衣冠楚楚,有钱有权,不等于是君子。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大同社会,也经历了家天下霸道亡道的抗衡历史,三极之道都有成功的政绩。以大同公心制为主体,吸取霸王两极好的风采,使社会质文平衡,既强有力而又崇尚礼让,此之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贲》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亦言此也。

风是社会人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政教习俗。中国有过王、霸、亡三种形态的社会,因此社会流传着三风。霸道是股中间过渡之风,不王则亡,自身不独立,因此实际上是王风和亡风在抗衡。古哲称王风为“东风”,称亡风为“西风”。《红楼梦》八十二回曰:“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言乎此也。

下面讨论“八风”。

《淮南子·天文训》曰:“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艮卦之风,一名融风,为笙也)。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震卦之风也,为管也)。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巽卦之风也,为柷也)。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离卦之风也,为弦也)。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坤卦之风也,为圜也)。凉风至四十五日闾阖风至(兑卦之风也,为钟也)。闾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乾卦之风也,为磬也)。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坎卦之风也,为鼓也)。”(括弧内为许慎注文。)为了醒目,先作《八风图》以示(见图 58)。

八风是八卦的演绎,也就是八卦,故八风也称之为八卦之风。八风的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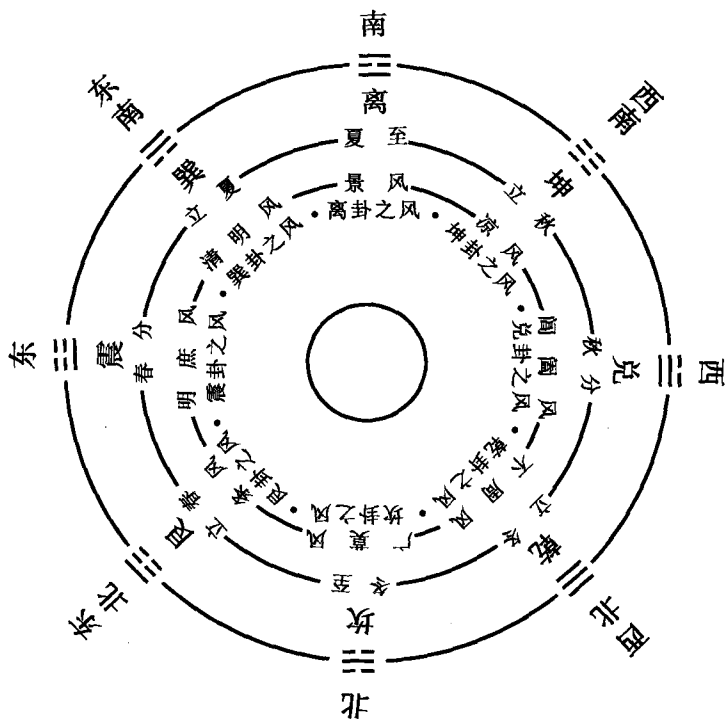


图 58

与含义，源于《周易》。《史记·律书》八风的称名，与《天文训》完全一致：

“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

“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

“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

“明庶风居东方，明众物尽出也。”

“清明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

“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

“凉风居西南维，主地。地者，沈夺万物气也。”

“閼阖风居西方。閼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道万物阖黄泉也。”

《礼·乐记》八风疏，引《白虎通》文，与《律书》的称名也一样：

“距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者，迎众也。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风至。景者大也，言阳气长养也。四十五日凉风至。凉，寒也，阴气行也。四十五日閼阖风至。閼阖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阴阳未合化矣。四十五日广莫风至。广莫者，大莫也，开阳气也。八节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八风之方位,居卦,排列,我们从上面三段文章中可以看出,皆出自《周易》。八风和八卦一样,包含的内容很丰富,现在我们对三段文章作些注释。

《淮南子·天文训》通过八风讲地球公转周天。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以冬至为零时,故以“距日冬至”开始。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的时间是三百六十五日有四分日之一。古哲将地球自转之“日”,也称为“度”,也叫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因此,在古哲文献中,日与度是同义词。地球公转一周天,关照到地球的自转周天,则是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如果将地球自转抛开,只讲地球公转周天,那就是三百六十五度之圆周,也就是三百六十日之圆周。条风至广莫风共是八个四十五度,加起来,正好是三百六十度,或曰三百六十日。

《系上》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周天分三百六十度,源于《易》。地球自转,地球公转,月球公转,不论转运之周天之大小,皆以三百六十度分之。策与度义同。《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得宝鼎,迎日推策”。注曰:“策,数也。”“神策者,神蓍也。黄帝得蓍以推算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也。”蓍是八卦图,也即是“宝鼎”。日、度、策、数,义同今语之时局。通过时局,逆睹将来,就是“迎日推策”。八卦、八风、二至、二分、四立,是四十五策的综合数。

《史记·律书》论八风,意在注解《说卦》的“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说卦》从东震开始论起,《律书》从西北乾论起,作者的起论处不同,论天体公转周天,以譬一个朝代的终始,则是共同的。“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义同《说卦》的“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

不周风西北乾,在八卦中是纯阴用事之地。政权与基础的对立,已完全形成。政权不下施,基础不上承。政权与基础,形如寇仇,故曰“不周”。纯阴用事的政权,对于基础只有一法,就是“乐杀人”,故曰“主杀生”。执政者内部,一家子亲骨肉自杀自灭,对基础凶暴镇压。主杀生的结果,引起了内乱外叛,外族入侵的忧患。解决忧患的法术,同样是主杀生。内战外战,导致了“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平原”。《坤》上六“龙战于野”,即指这种争皇冠的野兽大战。这种非正义战争,给上层建筑与基础都带来灾难,都遭到削弱,故曰“阴阴相薄”也。阴基础,阳政权,两败俱伤,即“相薄”。家天下末世,军阀混战,草寇作乱,外族入侵,同时出现。《说卦》曰:“乾为马。”马是战争的象征。战马军阀起主导作用的时局就是乾、西北、不周风。

《白虎通》的文章,既论及了周天度数,也论及了八卦,八风的时局特征。为了使读者很好地理会,作者特别指出了:“八节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和不周风对立的是清明风。清明风居东南维,于卦为

巽。不周风纯阴用事，清明风则纯阳用事。不周风是亡道的突出施政，清明风是王道的才华焕发。恢复大同公心制，或者建立家天下政权，夺取中央政权，是起码的条件。“夏至”离，是政治集团夺得中央政权的标志。能使一个政治集团抵达南离，发展至夏至，能推倒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主干力量，则是清明风，也就是巽。清明风是建立新政权的骨干，故以“立夏”称之。“立夏”，也就是“立夏者”。夏即厦的省体。大厦立而燕雀相贺，即复辟了家族专制。

“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见《说卦》）“清明者，芒也”。王霸推翻亡道的大革命，其中最得人心的是东南巽，也就是“清明风”。齐同一。巽有统一这个新生集团的权威，故曰“言万物之絜齐也”。絜即巽所实施的政教。《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孔明，《水浒传》中的吴用，都是清明风，是立夏者。没有他们的神机妙算，至南离夺权取代是不可能的。清明风的特征是，功被天下而不私置，功成身退，选贤让能，这是“清”。这些人高瞻远瞩，通达政事，是“明”。诸葛亮的《隆中对》，表明了清明风的性质。《白虎通》的“芒”，取自《礼·月令》的“句芒”。将句字省去就是“芒”。句芒是东方之神，神即王霸的智多星决策者。《淮南子·天文训》点穿了神的含义，说“其佐句芒”。姜子牙等人都是“佐”。句也是个比譬词，指语言的句子。句子由多字组成，以多字喻一个集团。《文心雕龙·章句》曰：“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芒是亡的繁字。亡同无，指没有政权的人。联系王霸两派的枢纽，并能同亡道派划界分疆的人就是清明风句芒。

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在家政中央未失控的时代，八风指围绕中央运转的东西南北的各级官员及其施政。八风也包括了历史形成的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

《礼·乐记》曰：“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聪目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这里指公心制社会讲的。“清明象天”，譬言君王象太阳普照，“天”即太阳。“广大象地”，譬言文武大臣象地球之承载。“始终”隐指政策。政策的可信性，如同春夏秋冬四时有常规。君臣交往周还，同心同德，如同风雨相随，这是指朝内而言。

古哲将治天下比为作画。青、白、赤、黑、黄使用适当，喻中央与东西南北的地方大员协调一致，此即“五色成文而不乱”。朝外地方大臣是“八风”。八风遵循中央的政策运行而不捣鬼，此即“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是刻漏一天的时间，隐指昼夜。有名气人物喻昼，无名气人物喻夜。有名人不感到自己是人上人，无名人也就不感到自己是人下人，此即“百度得数而有常”。

做官的做民的有共同的奋进目标,即“小大相成”。交班的接班的皆为了社会生生发展,即“终始相生”。领导为“倡”,被领导为“和”;劳心为“清”,劳力为“浊”,清轻而浊重。不论干清轻之事,或干重浊之事,都遵循王道不为邪,此即“倡和清浊,迭相为经”。经,正也。古哲提倡的“耕读传家”,就是“迭相为经”的应用。中国王道古哲人,并不轻视体力劳动。《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也说明这位政治家种过庄稼。

清明象太阳的君王为首,大地般大臣为辅,这是大同公心制能实施的根本。古哲以“乐”譬比中央的施政和社会人的理想。“乐行而伦清”,即言中央的政策能得到贯彻,社会的人没有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污秽行径。“耳聪目明”,指谋虑行政和制定政策能听从人民的呼声,能看见人民的利益。“血气和平”,指赏当功而罚当罪。耳、目、血、气,是八卦的坎、离、兑、震。“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指天下为公的美好结局。《豫》彖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此之谓也。《书·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亦言乎此也。

《天文训》讲的八风,即言中央按季节的施政。“条风至,则出轻系,去稽留。明庶风至,则正封疆,修田畴。清明风至,则出币帛,使诸侯。景风至,则爵有位,赏有功。凉风至,则报地德,祀四郊。闾阖风至,则收县垂,琴瑟不张。不周风至,则修宫室,缮边城。广莫风至,则闭关梁,决刑罚。”说某一风至,指社会出现了某种政事,需得解决。新陈代谢,能者居上,是自然规律。社会比为树,新条抽枝,那就意味着将代替生命不旺盛的旧枝。喻诸社会,政权应扶持新枝成长。要支持新条,就得去掉不称职的旧枝。轻系与稽留,都指贪爵禄,混饭吃,无所事事的官员。罢免这些人即“出轻系,去稽留”。

古代的中国,是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也是地域辽阔的国家。地方习俗,也就是土风,在不同的民族与不同的地方流传着。民族的习俗,地方的习俗,古哲看成是正风。《礼·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教与政指政治而言,俗与宜指习惯而言。《文心雕龙·乐府》之“动化八风”,指政治而言。

家天下社会,三公运权衡,即使出现了暂时的静治,也孕育了更激烈的动乱。《系上》曰:“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刚柔相摩”,言人群分化,“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言乎此。“八卦相荡”,言人群的矛盾对抗。八卦蓍圆,坎水与离火对立,兑泽与震木对立,艮山与坤地对立,乾天与巽风对立。对立双方的对抗,就是“相荡”。《易》之六十四卦论述的全是“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之事。“鼓之以雷霆”,雷霆言霸主震。“润之以风雨”,风雨言王道辅佐巽。两句

话讲王霸二人革命。王霸与亡道的相荡,就是“日月运行”。日为王霸,月为暗夜家政亡道。日运解放了社会,进入了南离为“暑”。月运束缚了社会,进入了北坎为“寒”。不周风是“乾道”,乾道造就了一小撮富贵“成男”;清明风是“坤道”,坤道成就了大众的夺权愿望“成女”。《红楼梦》中男人和女儿,即言乾道与坤道。

第二节 八风生天神

《系上》曰:“生生之谓易。”人类社会生生相继,后人是前人肉体的遗体,是前人肉体的继承体。后人也是前人灵魂的遗体,也是前人灵魂的继承体。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学问知识,风尚性习,莫不与后天的习染有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习染了什么风气,在自己的灵魂领域就会生出什么天神来。天神将指挥自己的言行,使自己成为某一风的继承体,自身也就成为某种风。八风生了八种天神。天神是思想。天神思想是人的形而上,居于主宰地位,指挥人的言行。

风之生生相继,即《乾》文言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分开是八,总起来是二,那就是“亲上”和“亲下”。政治家继承家政亡道之风,“本乎天者亲上”,成为乘驾基础的暴君。政治家继承公天下王道之风,“本乎地者亲下”,成为承载基础的明君。思想天神领域之殊异,即对待基础上下二风,即“各从其类”。

《庄子·天下》也在论述思想领域的承风问题。庄周承认他自己是关尹老聃风的继承体:“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无形,变化无常,生与死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不以觭见之也。”庄子读了关尹和老聃的书,即“闻其风”。赞成关尹老聃治理社会的主张,即“悦之”。闻其风而悦之,庄子便成了关尹老聃的继承体。关尹老聃之风,生了庄子之天神。庄子之天神以关尹老聃为主导,加上庄子的个性,便成了庄周之风。这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如同父母生子一般,孩子的身上,体现了父母的共性,也显示了子女的个性。

《淮南子·坠形训》曰:“诸稽摄提,条风之所生也(诸稽摄提天神之名也,是为条风也)。通视,明庶风之所生也(通视,天神也。明庶风,震卦之所生也)。赤奋若,清明风之所生也(赤奋若,天神也。巽为清明风也)。共工,景风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离为景风也)。诸比,凉风之所生也(诸比,天

神也,坤为凉风也)。皋稽,闾阖风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兑为闾阖风)。隅强,不周风之所生也(隅强,天神也。乾为不周风)。穷奇,广莫风之所生也(穷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两龙,其形如虎,坎为广莫风也)。”

为了醒目,现先作《八风生八天神图》以示(见图 59)。

《易》之八卦,是回环互释体,比如东北、艮、条风、摄提,共处于一局,表达同一个含义。以北和东北言之,是八方;以坎和艮言之,是八卦;以广莫和条言之,是八风;以穷奇和摄提言之,是八神。方、卦、风、神都指出事物的一个侧面。理解每一局的含义,只要对一个词有较深的认识,由此可以推断其他词的含义。现在我们对八神作一些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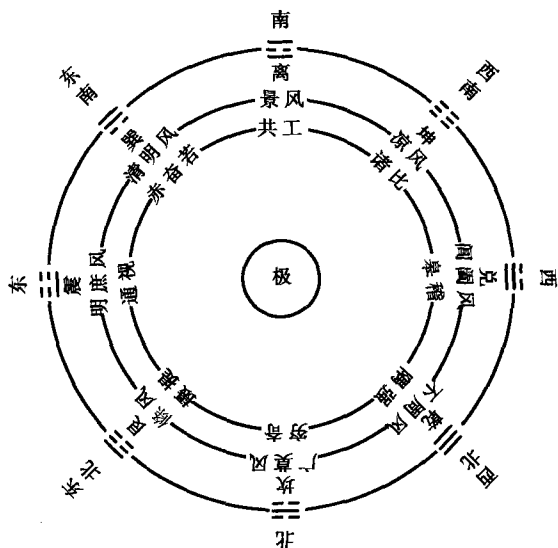


图 59

“诸稽摄提,条风之所生

也。”条风是艮卦之风,位处东北,时在立春。东北维在二十八宿斗、牛宿,在十二辰会的星纪次,在月公转周正寅时。古哲将政权喻为一株树,干之分支部分谓之枝条。《说文》曰:“条,小枝也。”树之新枝出条,标志着自己独成一枝,代替老枝条。霸道谋反者,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生长自己的枝叶,组织自己的势力,这位创始人就是条风。

条风的同义词即“摄提”。摄提指明条风创始人是权力的总统者。总统者即政权集团的君主。《离骚》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个摄提即指楚王。“星纪”义同摄提。古哲将上层建筑喻为“天”,在天上活动的人物喻为“星”。以星喻人,至今亦然。“纪”是丝之头。集团的带头人就是“星纪”。“立春”是四时之始。正月建寅,寅正月是一年十二个月之首。上面这些词都说明条风摄提是家天下开山祖的隐称。摄提与条风异名同实,有比譬之外殊,内质相同。故许慎注曰:“诸稽摄提,天神之名,是为条风也,”也说明两词义同。

《史记·天官书》将王、霸、亡三极的政治代表都称为“摄提格”。“大角,天王帝庭。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名曰摄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现作《王、霸、亡三摄提图》以示(见图 60)。

王、霸、亡俱存的家天下社会,社会的属性就是“三”。因此,《周易》最基本的分子是“三”。乾一由三个三组成,故乾称九“一”。坤--由两个三组成,故坤称六“- -”。中虚也是三。“三星”是王霸亡皆有的属性,故以三星称条风,称凉风,也称清明风。“大角,天王帝庭”指王道派的政治归宿太阳位。东北、东南、西南三点,如同鼎腿,故曰“鼎足句之”。“斗”是量器之最大者,喻王道派。“杓”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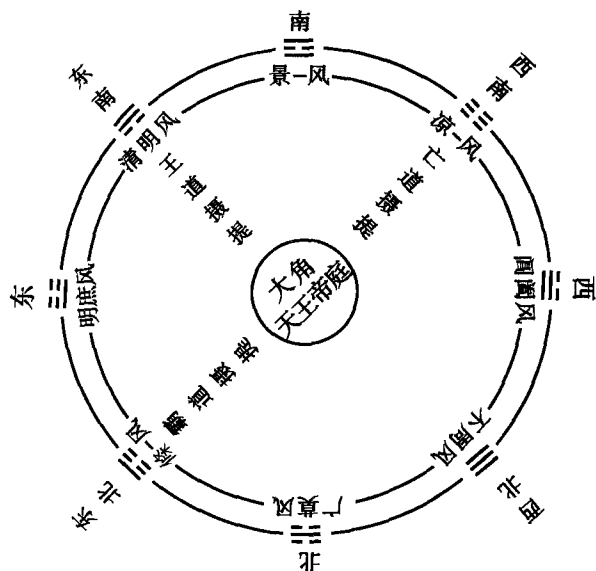


图 60

用饭的小器,喻亡道派。霸道不独立,子午以东“直斗”;子午以西“直杓”。直,今语忠于。“建时节”即建政。霸道建东北立春,亡道建西南立秋,王道建东南立夏。摄提格不指官位,指其实际的统摄作用。

“通视,明庶风之所生也”。《序卦》曰:“泰者,通也。”《释名》曰:“视者,是也,察是非也。”明庶风居东方,是震卦之风,是春分节。处于此时,家天下中央已失控,革命势力与家天下政权的力量已平衡。《说卦》曰:“帝出乎震。”王弼注《益》六二曰:“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

通视即明庶。通明言王道,视庶言霸道。霸道与王道的结合力量就是“帝”。家政失控天下大乱,占山为王,称君道皇,这些势力没有和通明王道结合,都不算帝。“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方能称得上“帝”。“生物之主”,言能推倒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生物”即建政。“兴益之宗”,言能为社会带来实惠。“出震而齐巽”,言造反起义能统一国家。武装起义是“出震”,建立一统中央是“齐巽”。由政出多门变为政出一门即“齐巽”。巽即政策法规。《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也指明庶风通视。“见龙在田”即出震除天下之公害;“利见大人”即兴益解人民之倒悬。

通视是王霸联盟的结合体,是解放人民,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势力。因此之故,通视九二进行的除蝗战争成为安定社会的必要手段。“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即言除蝗义战的意义,九二也是个结合体,九指霸道派,二指王道派。

霸道与王道之结合，古哲喻为蛟龙得水。

“赤奋若，清明风之所生也。”清明风居东南维，是巽卦之风，时处立夏，居二十八宿角亢宿，十二辰会为寿星。

《说卦》曰：“乾为大赤。”《说文》曰：“赤，南方色也。”《玉篇》曰：“朱色也。”乾为大赤，在八卦中。大赤居中央太阳位，喻王道派的最终归宿。赤，南方色、朱色，指八卦的南离。《易》之五色，南方色为赤。南方是二十八宿之朱雀宿，故曰朱色。南离是王道复古的过渡阶段，也是霸主复辟家政的过渡阶段。王道革命共分两步，由震至离是第一步，由离复古恢复大同公心制是第二步。两步都谓之“赤”，复古为“大赤”。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提到“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就是“大赤”，大赤的中央谓之“中国”。中央的直辖市称为“中国”。中央权力统属的四面八方都叫“中国”。《荀子·致士》注中国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凡统摄体可以概括所综约的每一个分子。因此，京师是中国，诸夏也是中国。中国包括了南离之夏赤与中央之大赤。《法言·君子》曰：“仲尼之道，犹四溟也，经营中国终入于大海。”入于大海，也就建成了赤县神州。

《说文》曰：“奋，大飞也。”大飞即大人之飞。赤奋若清明风，第一步飞至南离赤地，第二步飞至赤县神州，自己的历史使命便完成了。陶渊明先生的《桃花源记》就在描写赤县神州的清明景象。“若”是个赘字，古文献中和“有”字义同。“有汉”、“有唐”、“三百六十五日有四分日之一”，这些“有”，皆指盘剥人民的富有者。“若”是右的繁字，指家政武力专制者。《节》六三“不节若，则嗟若”。《离》六五“出涕沱若，泣嗟若”。这些“若”字都注为“辞也”。辞是政治家。和基础相依为命者为“系辞”，和人民违行者为“辞”。赤奋若即赤奋，赤奋即能奋飞至赤的君子。赤包括了南离赤和大赤。

清明风赤奋若，时处“立夏”。立夏即立夏者。古哲将中央政权机构喻为大厦。建立大夏的设计师是清明风赤奋若。没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的高瞻远瞩的正确的谋略，战胜强敌，建立一个新政权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伊尹、吕尚都是赤奋若天神。

能奋飞至南离夏至，能奋飞至赤县神州，是巨人之神力。神力之源，源于“清明”。“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荀子·赋》），功成身退让贤能是“清”，通达政事是“明”。清明风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继承体，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我们民族值得自豪的文明，是清明风和他们统属的人民大众创造的，谁能谓其不然呢！

清明风不私，天下为公。《书·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的大同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老子》三十三章曰：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大同社会所以能久，就在于“不失其所”。不失其所，即以人民之心为心来实施政教，自始至终和人民同沉浮。大同社会的政令，如同大自然时节，靠得住，信得过。只要在人民中行之有效，有益于社稷，新君主上任，不会废除老君主的政令，即“死而不亡”。政策不亡，代代相传承继故曰“寿”。寿星辰会居于东南维，也就是说明大同社会的政教深入人心，永恒存在。

“共工，景风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离为景风也）”。共工是古代的水官，此处是假借。《书·尧典》“兜曰：‘共工方鸠僝功。’帝曰：‘静言用违，象恭滔天。’”意思是共工的办法突出，功劳显著。帝尧认为共工说的好听，行动违背。表面恭敬，内心反上。共工不诚实，有野心，舜将其作为四凶之一“流共工于幽州”。共工有两面行为，淮南子借用来揭露霸主有始无终的人面蛇身的转变。以动物言之，面是前，身是后。霸主在上行期是王道的同路人，此即“人面”，至南离质变，变为亡道家政的承载者，此即“蛇身”，家政统治者，古哲喻为鸟兽，蛇也是兽。共工由人变蛇，表明了前后之不一致。

《淮南子·天文训》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颛顼是水正，指北坎水广莫风。子午以东之水是“润下”，子午以西之水是“割据”。《习坎》彖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即言“䷜”上坎下坎的地方势力大割据。割据的主要工具是武装力量。乾不周风西北，表示割据势力。“不周之山”，也就是不周风。“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也就是推倒旧家政，打破割据，建立新帝国，由割据变为一统。“怒而触不周之山”，即粉碎形形色色的土皇帝势力。

“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是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的结局。《比》卦九五“王用三驱”，即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统一战争。旧家政的残余中央君主即“天柱”。旧家政封建的地方势力即“地维”。树倒猢猻散，主子折，猢猻绝，表明一朝代的一败涂地。旧家政覆亡，最根本的一点，即天柱掌握的武装力量被消灭。武装完结，即“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古哲喻在朝的贵族执政者。“日月星辰移焉”、“水潦尘埃归焉”，指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用庄子的话说，即“神奇化臭腐”。不周山崩溃之前，是享荣华受富贵的天上的日月星辰；不周山崩溃之后，变为水潦尘埃，回归原地，成了普通的百姓。《红楼梦》说：“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也指日月星辰变为水潦尘埃的转化。

《礼·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即言共工夺到了南离中央大权，统一了中国。《玉篇》曰：“共，同也。”《增韵》曰：“共，合也。”《说文》曰：“以劳定国曰

功,从力,工声。”王霸联盟的革命,由震东奋飞至南离,也就是“以劳定国”。革命者出生入死,经过千辛万苦,是“以劳”。建立了新的大厦中央,是“定国”。以劳定国,应归于王霸的共同功绩,应称“共功”。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过河拆桥,将扶他上台的主力圣人一脚踢开,独吞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功劳归于一夫,“共功”,变为“共工”了。“力”的权利被共工盗走了。“从力,工声。”圣人虽然处于军师“从”的地位,但军师是“功”的力源;霸主处于“声”的地位,起了号召的作用,起了组合作用,但不是成功之源。“蛇身”,即言霸主共工得志猖狂。景风共工是霸主背叛人民,建立家天下专政中央,是其升天质变的开始。

时处南离,如果不复辟家天下老路,实行王道复古革命,不称景风共工,而称“明”。景字亦训“大”训“中”。《说卦》曰:“相见乎离。”“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王霸革命发展至南离,不重蹈家天下覆辙。霸主禅让,交权给王道派。“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即指圣人作君,天下霸主北面称臣。《复》卦曰:“复,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关,商旅不行。”

“圣人南面而听”,也就是“复”、“刚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刚长”、“见天地之心”。这些都是转注文。“天下向明而治”,也就是“动而以顺行”、“出入无疾”、“商旅不行”。公天下大同社会,圣人掌握。“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家政夺走了圣人的权。经过王霸革命的洗礼,恢复圣人的领导地位,就是“复”、“刚反”等。霸主居于被领导地位,即“动而以顺行”。“万物出乎震”,“震,动也”。动即万物。万物让权居臣位,即“以顺行”。领袖不升天,不分裂人群,即“先王以至日闭关”。五音之“商”为西,家天下转四时喻为“旅”。商旅指家天下制度。截断家政的通道,即“闭关”。闭了关,商旅出不去,故曰“商旅不行”。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家天下复辟,有功之臣,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弄得不好,有灭族的危险命运。圣人恢复了地位,霸主毫无危险,故曰“出入无疾”。霸主是王道派的同路人,但不是王道派,故以“出入”称之。家政取天下为“出”,坐天下为“入”。霸主没有被烹的危险,故曰“无疾”。《老子》六十章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以道莅天下”,意即“圣人南面而听”。“其鬼”指被打垮的旧政权残余,“不神”,即不复图谋东山再起。“其神”指霸主。“其鬼不神”基于霸主之不继

续镇压，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其神不伤人”，基于圣人之不伤人，故曰“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两不相伤”，即王霸的互不相害。“故德”指原始大同社会之公心道德。王霸都具备公心思想，即“故德交”。王霸共同建成公心政权即“归焉”。按照《归妹》彖讲，霸主“归焉”，亡道也出于形势所逼：“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杀出去，势力弱，基础不响应；居于朝内，部属不听从自己的损公害正的行径，也只好“归焉”。

“诸比，凉风之所生也”。《说卦》曰：“致役乎坤。”“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诸比是共工进一步发展的称谓。“夏至一阴生”，共工在南离变为大家族富贵的领袖，阴暗的成分少，还不很明显，人们也不大看得出质变的转化。家政运行在南坤地，社会出现了凉风。“万物皆致养”，执政者争夺温柔富贵之享受，时潮夸富羞贫，崇尚奢侈。诸比带头干，天下照着办。“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驰骋田猎”，“大其园囿高其台”，如宁荣二国府之所作所为。处于坤时，家政君主已成为豪门贵族的代理人，便暴露无遗了。

《说文》曰：“诸，辩也。”徐注曰：“别异之辞。”《玉篇》曰：“诸，非一也。”《楚辞·九辩》注曰：“辩者，变也。”别异，非一，变，指明曾经和人民在一起的人，变成另一种“异”类“非一”的人了。《集韵》曰：“辩，巧言也。”由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施政变为“巧言”，是质变最大的特征。《论语·学而》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蔡注曰：“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欲令人说，少有仁也。”《阳货》又重复了这句话。蔡又注曰：“巧言无实，令色无质。”言是政策，仁即政策的实质。政策能贯彻实施，基础照办，是有仁有实有质。政策遭到基础的抵制，或者裁定政策的本意，是为了装潢门面，执政者不准备实施，都属于“鲜矣仁”的巧言。

《比》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家天下的形而上君主是“诸”，家天下的形而下富贵小人是“比”。君臣上下，以伪相应，靠巧言令色维持其统治，即“诸比”之全义。不准讲真话，只准说假话。全社会颂声成了一顺风，便掩盖了社会的矛盾。《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社会矛盾掩盖着，不暴露则罢，暴露出来就演出“弑君”、“弑父”的悲剧。

古哲将家政分为争夺激烈和争夺不激烈的两类。“积善之家”，争夺不太激烈，延长了家政的统治岁月，故曰“有余庆”。家天下能容纳王道政治家参政，是为“积善之家”。积善之家率领的社会，也有国泰民安的盛世。“积不善之家”，飞廉知政任恶来，不允许善类参政，于是也就加速了家政覆亡的岁月，故曰“有余殃”。辩之不早辩，哀叹霸主不复古，造成后世无穷的灾难。

“皋稽，闾阖风之所生也”。《说卦》曰：“说言乎兑。”“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

《说文》曰：“皋，从本从白。礼祝曰：皋登歌奏，故高奏皆从本。本，进取也。”《正韵》曰：“皋音高。”《正韵》曰：“稽，考也，计也，议也，合也，治也。”稽是考，考是父。正秋皋稽的父就是闾阖风，兑卦之风。

古哲将武装自己思想的遗风称为“考”，称为“父”。思想的父考，不指肉体的父考。《离骚》一开头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高阳氏颛顼是水王。“水润下”，由北坎浸润至南离，完成了润下的使命。水润下是除暴安良的义举。诗人的出发点是除天下之公害，兴天下之公利。出发点如同远祖，“帝高阳之苗裔兮”，指此而言。“朕皇考”与“伯庸”，意同条风。伯庸同霸用。摧毁亡道割据，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理想产生伯庸谋略，即“朕皇考曰伯庸”。有了润下与伯庸的理想，没有发挥理想的场所，也不能实现理想。正当此时，楚王也有成霸的坚贞信念。“摄提贞于孟陬兮”指此而言。摄提指楚王，孟陬指正月，与寅义同。正月是春生之始，是和人民相联系的施政。楚王贞于孟陬，愿意改革政权，屈原提出成霸业和改革政权的计划。“惟庚寅吾以降”，指此而言。《玉篇》曰：“庚犹更也。”改革政权，实施成霸策略，皆属“庚寅”。基于庚寅，生出屈平的思想，即“吾以降”。

正秋属金，金是武装暴力的隐称。武装暴力如同秋天自然对植物的收杀。人死了，肉腐了，暴露出白骨。因此西方兑金属白。“皋”字上头的“白”，即言兑金家政。

家政用硬刀子收杀社会是“白”，王道派适应秋金时局，用软刀子收杀家天下是“本”。本是“大十”的复字。《系上》曰：“天九地十。”五行西方为九。大十追随白九之后，捅出了软刀子为十。兑称西王母，以后又称西施，也称少女。《红楼梦》“风月宝鉴”正面的美人就是西王母。西王母很美很凶，家政统治者愉愉快快死在西王母的软刀下，感到死得其所。

《说卦》曰：“雷以动之，风以散之。”又曰：“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子午以东，震雷霸主用武装起义，动摇了家天下。子午以西，西王母用淫风涣散了家政人心。东西夹击，加速了家天下的覆没历程。故曰“莫疾”。疾，速也。

中国古代的文史哲描写王、霸、亡三极之道。写三极之道，作者隐藏了自己的本意，用了一身携二的复意文字。复意隐书，如同鉴镜。通过阅读这些著作，也就照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红楼梦》二十二回曰：“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喜亦喜，象忧亦忧。”这是就古代的文史哲讲的，当然包括《红楼梦》在内，都是镜子。史书称为“鉴”，就是鉴能照见自己的形象。

诗无达诂，也是“象喜亦喜，象忧亦忧”的反映。诚实的王道派，通过镜鉴，会照见自己姓王。诚实与奸诈参半的霸道派，会照见自己姓伯。不懂装懂，自欺欺人，没有诚实的亡道派，会照见自己姓亡。书中姓亡的成分就是“忧”。《系上》曰：“悔吝者，忧虞之象也。”亡道派照见自己姓亡，从书中亡家那里吸取养料，结果是饮鸩止渴，加速了自己的覆灭。一本《红楼梦》有各种评价，实质仍是“象喜亦喜，象忧亦忧”，各取所需，表白了自身的灵魂。

兑西是日自转的日入酉时，社会的一线光明，也将消失。《坤》六四“天地闭，贤人隐”，即言阍阖风时政。家政贵族将一切善人善事拒之门外，皇亲国戚主宰一切，这就是“天地闭”。天地闭，即政权与基础脱了钩。政权不施惠，基础不上承。有钱有权，通行无阻，即“阍”；无钱无权，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即“阖”。

“贤人隐”，指西王母的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家天下将善良拒之门外，古哲也将亡道派拒之门外。通达之士，能懂书中的哲理，认识了自己，也明白了他人，此即“阍”。亡道派有钱有权。但不学无术，进不了圣人的大雅之堂，被贤人的隐书拒之门外，此即“阖”。《周易》与《老子》等著作称为“白贲”体，“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只为诚者闾了门。

“隅强，不周风之所生也。”《说卦》曰：“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故曰战乎乾。”阍阖风转进一步，就是不周风隅强所在地。八卦东南，纯阳用事，以清明风为主，东南之冲西北，纯阴用事，以不周风隅强为主。《说卦》曰：“乾为马。”西北乾马用事，乾马隐指战争。“战乎乾”，即言社会大乱，靠武力称雄。《乾》九二，《师》九二，指解放人民的正义战争，西北战乎乾的战争，是各种势力争夺龙椅的大屠杀，和人民的利益不相干。这种战争，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平原。

《庄子·大宗师》曰：“禺强得之，立乎北极。”注曰：“禺强音虞。司马云：‘《山海经》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禺强。’崔云：《大荒经》曰：‘北海之神，名曰禺强。灵龟为之使。’《归藏》曰：‘昔穆王子筮卦于禺强。’案《海外经》云：‘北方禺强黑身手，足乘两龙。’郭璞以为水神，人面鸟身。”

注文“禺音虞”，《韵会》曰：“虞音愚。”《正韵》曰：“愚音虞，戇也，昧也，蒙也，昧也，钝也，愁也，滞也，固也，蔽也，冥也。一曰愚之言寓也，无所为若寄寓然。”这是对隅强的注解。虽有差异，“人面鸟身”、“北方神”是一致的。隅强靠其黑暗专制，与光明和正义为敌。“珥两青蛇，践两赤蛇”，“灵龟为之使”，“足乘两龙”，都指与天下为敌。青言东方，赤言南方。东春夏南是生长之方，喻人民。“蛇”是它的繁体，古哲喻敌。“珥”是耳的繁字。古时战争中杀敌割左耳

报功,这里指杀戮人民。“践”即践踏蹂躏。“两”是二,指异类,与它义同。“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指与人民为敌。

隅强实施武力专政,最恨聪明智慧。东南清明风是“灵龟”。灵龟喻王道文人。清明风居不周风之对,灵龟首当其冲成为被打击的异端。灵龟手无寸铁,不能不接受隅强的摆布,此即“灵龟为之使”。专制的结局是:天聋地哑,万马齐喑,道路以目,怒火内燃。

“两龙”指地方军阀和占山为王的盗寇。这些人和隅强角逐,不是为了救民出水火,单纯为了争龙位。家天下末世,隅强和地方军阀的大混战,隅强与占山为王者的大混战,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大混战,外族入寇的大混战,诸如此类,“战乎乾”者,在于保龙位和夺龙位。夺龙位战争是愚野战争,不顾一切后果,给执政者和基础都造成灾难,故曰“阴阳相薄也”。相薄即两败俱伤,只有破坏,没有建树。《坤》上六“龙战于野”,即言乾马战争。

“穷奇,广莫风之所生也。”注曰:“穷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两龙,其形如虎。坎为广莫风也。”《说卦》曰:“劳乎坎。”“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

《左传》文公十八年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潜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杜注曰:“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隐也。慝,恶也。盛德,贤人也。”孔疏曰:“毁信者,谓信不足行,毁坏之也。废忠者,谓忠为无益,废弃之也。以恶言为善,尊崇修饰之。安于谗潜,信用回邪。常行谗疾,阴隐为恶,以诬罔盛德之贤人也。”

少皞氏是金天氏。金天氏属西方。穷奇是闾阖风皋稽时局里,家政的突出代表。《淮南子》将穷奇假用在北坎。皋稽与穷奇都是共工的后代,故《舜典》疏曰:穷奇是“共工裔”。

家天下居南方离,古哲喻为大象,喻为猛虎。后经诸比,皋稽,禹强转至北方穷奇,虎变成了豕了,虎的强质不再存在了。《说卦》曰:“坎为豕。”变成豕,被对立面宰杀的日子也就快到了。为了活命,为了苟延残喘,穷奇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也是很劳苦的,故曰“劳乎坎。”局势发展至广莫风穷奇时代,君主成了千手观音也无济于事了。“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归同鬼,鬼即死。穷奇是家政病人膏肓的反映。在《易》内,“穷”是束手无策,“奇”是孤家寡人。许慎注文之“其形如虎”,即言孤家寡人的可悲景象。虎是不群行的野兽,此处指奇。皋稽时代的穷奇,可以瞎折腾一阵,情如上文,北坎时代的穷奇,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索为匹夫不可得,只好待毙而已。

人的思想,就是人的天神。天神是指挥人行事的制动之主。天神不是个

人的独创,是前人遗风的继承。八风即历史遗留下来的八种思想。思想生思想,也就八风生天神。

第三节 清明风与不周风

上一节论及八风。八风指明了家天下一个朝代从创建到覆没所经历的八个环节、八个阶段。八风也指明了在家天下社会中,王、霸、亡三极政治家所处的地位和其施政。八卦之蓍圆法象于月公转周天,八风由八卦生出。

三极之道抗衡,霸道如同桥梁,是王亡两极建政的所由之路,是王道派恢复公心制,亡道派复辟家天下的过度政权。霸道政权只经历八风之一半,使命结束。复古,堵死了家政的路;复辟,堵住了公天下之路。

亡道复辟,富贵专政,社会又出现了“八卦相荡”的局面。家政既济登基掌权,至明夷上六“失则”丧权,这个大阶段的八卦相荡,体现为王道派与亡道派之间的相荡,也体现为亡道派与亡道派之间的相荡。施政的种种不公正,人民怨愤,闹事反抗;饥寒交迫,逼上梁山,打富济贫,占山为王,都反映了王道派与亡道派的相荡。富贵统治者的猪拱猪,狗咬狗,骨肉相残,都反映了亡道派与亡道派的相荡。

王道派与亡道派之间的抗衡,也叫阳阴转运。《礼·礼运》曰:“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注曰:“官犹法也,此圣人所以法于天地。”疏曰:“转而为阴阳者,天地二形既分,而天之气运转而为阳,地之气运转而为阴。而制礼者贵左以象阳,贵右以法阴,又以阳时而行赏,阴时而行罚也。变而为四时者,阳气则变为春夏,阴气则变为秋冬。”这是一段很复杂的文字,现在先作《八卦阴阳图》以示,而后再作文字上的说明(见图 61)。

“大一”和“天”都以太阳喻中央。天是大一的复字,太阳系太阳最大,只有一个太阳,故称大一。太阳系的地球即“地”。“分而为天地”,就是这个蓍圆“⊙”。中心是天,围绕天运转的周体是“地”。

“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转”包括了地球的自转与公转两个方面。地球公转,由冬至转至夏至为阳,由夏至转至冬至为阴。地球自转,由子转至午为阳,由午转至子为阴。左阳右阴,即言子午以东和子午以西,地自转与公转的两个时间。地公转之春分经夏至至秋分为阳,此时太阳直射赤道北之黄道面。秋分经冬至至春分为阴,此时太阳直射赤道南之黄道面。地自转之“日出”至“日入”为阳,“日入”至“日出”为阴。阳时为昼,阴时为夜。从图可以看出,南北之阴阳为经,东西之阴阳为纬。经纬皆有阴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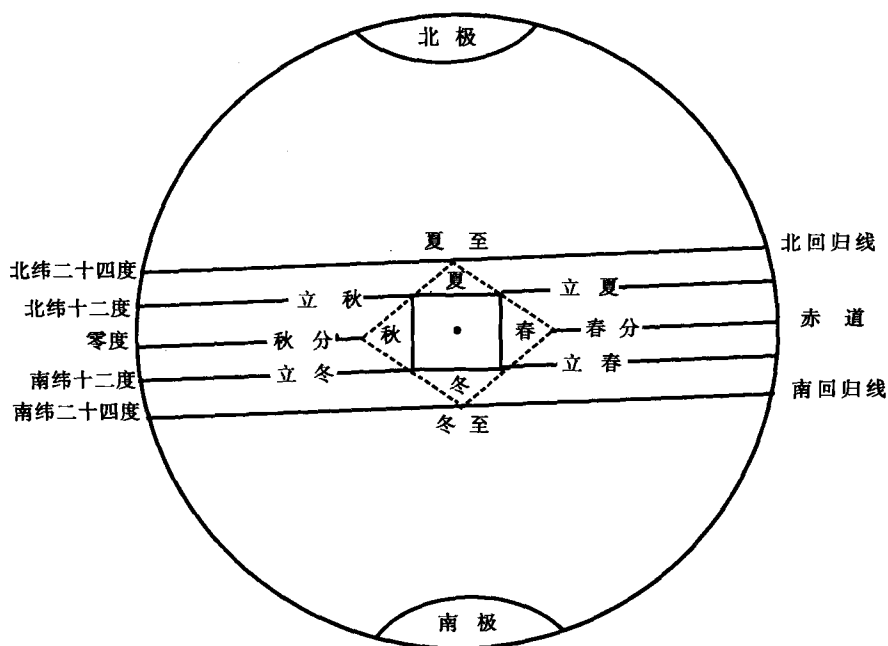


图 62

道派清明风是神,被动挨打的亡道派老家政是鬼。革命尚未发动,亡道不周风实施暴力专政,万家墨面没蒿莱,天聋地哑,此时不周风是神,清明风是鬼。《泰》卦“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即言君子为神,小人为鬼。《否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即言小人为神,君子为鬼。

为神方即降命方,故曰“其降曰命”。命即施命。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是“命”,政权实施的赏罚政教也是“命”。疏文的“制礼者”,即“是故”,“夫礼”两极。主张复古是“是故”,主张独夫专政是“夫礼”。是故是清明风,夫礼是不周风。清明风是故“贵左以象阳”,“因阳时而行赏”。不周风夫礼,“贵右以象阴”,“阴时而行罚也”。清明风因阳时而法春夏,不周风因阴时而法秋冬。法,效法自然也。法春夏者,生长了万物;法秋冬者收杀了万物,故曰“其官于天也”。王霸大革命,是解放社会的伟大事业,给人民带来了润泽,故曰“行赏”。不周风家政专制,给大地带来了灾难,故曰“行罚”。

行赏行罚,其根据总括在一点上,是对太阳的背向远近。太阳喻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喻大同社会的继承人清明风圣人。政治家向日近日行赏,背日远日行罚,此即“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也。

八卦,八风,八个月相,都指月公转周天而言。月公转周天喻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月球是夜间出现的阴体,是纯阴用事之体,与不周风义同。卢全

《有所思》诗曰：“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天体之月，有两个成分，一是月体自身，古哲称“魄”，一是月光，古哲称“魂”。魄喻家天下制度的崇尚者，魂喻圣人的思想。家政由朔月至望月，是上弦期，也就是三五期，光月逐步进盈，三五一十五至望，月光满圆。三五上弦期，说明家政统治者能接受圣人的思想，逐步由魂覆被了魄，魄成了明月。

望月是家政金银满箱，着锦添花，火上浇油的鼎盛时期。二八一十六，称为既望，由此向晦缺的方向过渡，称之为下弦期。十六月光逐步退缺，退缺至晦月，月光消尽。月光的退缺至消尽，说明家政统治者逐步遗弃圣人的思想，最终又成了魄体，表明了一朝代的家政覆亡。《意林·阮子》曰：“桀纣虽有天子之位，而无一人之誉，犹朽株枯树，逢风则仆。”一人指王道派，也就是魂。誉是与的繁体。和王道思想彻底绝裂，便成了朽株枯树。“逢风”之“风”，即东南清明风。清明风是推倒朽枯老家政的指导力量，故曰“逢风则仆。”仆即主子变成了奴才。

八卦八风是家政的通史。家政一上台，总想自己万世，忌讳说覆没。古哲用“晦”表达覆没，就不会遭文字狱的镇压。天下为公制，建立在埋葬家政的基础上。埋葬家政，建成公心制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用幽暗的月公转史隐藏起来。这就是“玄学”。天玄而地黄，玄学即夜间的天文学，也是研究家政的社会学。

豪门贵族实施的不周风政教，古哲亦称“淫风”、“荒淫之风”、“乱风”、“巫风”、“牛马其风”、“西风”、“北风”、“秋风”、“终风”、“疾风”、“暴风”、“飘风”、“回风”、“厉风”、“有风”、“匪风”等等。

《书·伊训》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常舞曰荒淫，乐酒曰酣。酣歌则废德。事鬼神曰巫，言无政）。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殉，求也，昧求财货美色。常游戏畋猎，是淫过之风俗）。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狎侮圣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规而不纳；耆年有德疏远之，幼稚顽嚚视比之，是荒乱之风俗）。惟慈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括弧内是孔传。）疏曰：“三风十愆：巫风二，舞也，歌也。淫风四，货也，色也，游也，畋也，与乱风四，为十愆也。舞及游畋，得有时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则可矣，不可乐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觐之风俗也。货色，人所贪欲，宜其以义自节，而不可专心殉求，故言殉于货色，常为游畋，是为淫过之风俗也。侮谩圣人之言，抗逆忠直之谏，疏远耆年有德，亲比顽愚幼童。爱恶憎善，国必荒乱，故为荒乱之风俗也。此三风十愆，虽恶有大小，但有一于身，皆丧国亡家，故从其类相配为风俗。”

传文与疏文，供学者参考。古哲就文论文，不敢深入。现在提出我的看法，为《伊训》作注。

巫风、淫风，乱风三风为家政统治者所崇尚，同时播恶于基础，上行下效，三风在社会上也就泛滥成灾。令不行，禁不止，赏不劝，罚不耻，是三风成灾的结果。三风成灾，中央的政策被抵制，或者打折扣实施于己有利者，皆谓之不周风。

巫风二愆是舞和歌。重大节日，全社会载歌载舞，普天同庆，这是“得有时”。但是富有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跳舞唱歌，如同职业，天天如是，甚者日以继夜。其形如巫，故以巫风称之，富贵人家，脱离人民，精神空虚，加上巫风摧残，颓废更疾。《说卦》曰：“桡万物者莫疾乎风。”风包括了巫风在内。家政统治者的纨绔子孙，一代超过一代腐败，一代超过一代没落，巫风起了先锋作用，故舞愆歌愆论于首位。

家政统治者即使逃脱巫风的征服，也将被淫风同化。淫，过也，与愆同义。过分贪财货，过分贪性欲，过分游手好闲不做事，过分竭泽而渔刮地皮，是淫风四愆。

淫风的第一愆是“殉于货”。殉于货，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食，俸禄也。家政权贵，利令智昏，贪得无厌，福深求福，永无满足。王熙凤是时代的表率。货包括了时代通行的货币，以及能交换成货币的一切财物。秦灭了六个军阀，将六国军阀的财货，掠夺收藏在阿房宫，以备“万世”之用。这还不够，又用重税侵夺人民。在财货面前、贪婪之狠，如狼似虎。上层建筑如是，基础亦迷迷然以殉于财货为隆，争财货之凶战，不惜牺牲性命。

淫风的第二愆是“殉于色”。家政君主设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象脚猪一样，寻欢交配。这还不够，时而选妃。《阿房宫赋》曰：“一肌一容，尽能极妍。缦立而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入宫的美女太多，使之守活寡一生，给人宫者造成无限的痛苦。八十岁的老夫，淫十八岁之娇女，六十岁老妇，通二十岁之美男，更不稀罕。一家子“扒灰的扒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形同禽兽，除了门口的石狮子干净外，都有淫色的污染。

淫风的第三愆是“游”。《书·大禹谟》曰：“周游于逸，周淫于乐。”传曰：“淫，过也。游逸过乐败德之厚。富贵所忽，故特以为戒。”皇亲国戚，官僚财主，只要取得不劳而获的特权，便步入游尸走肉的行列。成了游民，食、衣、住、玩都非同于平凡，富贵们讲吃、讲穿、讲住、讲用，更加讲“游”。富贵之游，刁钻古怪、异想天开。游山玩水，则欣赏八方美味，收集九州珍贵。赌博嫖娼，同性相爱，偷鸡摸狗，无奇不有。游风播扬，社会出现了好逸恶劳，专讲享受的恶习。享受又没有富贵之财源，于是靠盗窃抢掠，铤而走险。靠盗窃抢掠的游民

一多,社会也就难以安定。

淫风的第四愆是“畋”。家天下政权豢养了大批吃闲饭、贪玩好耍的游民,其费用来源,只能靠增加租税。“畋”同田,也就是《左传》哀公十二年的“田赋”。暴政收田赋,如同打猎,异常凶残,害得人民鸡飞狗跳,四散逃难,故古哲以畋猎喻收田赋。富贵需要的支出越来越大,基础被收刮得越来越穷,难以维持生产。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鸡爪榨油,官来如剃也再盘剥不到手的时候,表明了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加速了政治上的灭亡。统观历代,莫不如是。

乱风四愆,生自愚野,出于妄为。前文的“夫礼”,是产生乱风的风源。夫礼也称独裁,也叫一己治天下。君主个人,独断独行。好的君主还容许他人发表一点不同的意见;暴君干脆杜绝言路,不想听只字逆耳声音。君主一意孤行,部属一意孤行。上下专断,非乱不可。

乱风的第一愆是“侮圣言”。圣言即圣人的政教,圣人也就是清明风。圣人是天下为公的继承人,是大同制度的传播者和实施者。圣人有一套长生久视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确政策。《庄子·应帝王》曰:“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这是求治的精髓所在。“顺物自然”,即给人民以各种自由权利。“无容私”,即以君主为首,不成为自私自利的寄生虫。社会出现了寄生虫,如《老子》五十三章讲的“唯施是畏”,实行专政。

对于圣言,家政统治听不进去,甚至侮谩。《老子》四十一章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上、中、下三士,即王、霸、亡三极。道即圣人之言。下士亡道派听了圣言大笑之,即“侮圣言”。《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大自然规律即“天命”,广大的民众基础即“大人”,圣人的政教,即“圣人之言”。君子受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制约,自觉不敢放肆即“畏”。亡道小人不懂天命而“不畏也”,狎同甲,甲是第一。小人自感天下老子第一,无人可及,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无所不为,即“狎大人”。凭臆想制定政策,不能贯彻实施,朝令夕改,不能取信于民。碰了壁,仍然排斥圣人之言不用,即“侮圣人之言”。

乱风的第二愆是“逆忠直”。亡道派不周风统治的社会。上士、中士、下士三人行。亡道执政者,对上士中士的话听不进去,只能听下士的投其所好的吹捧。这样一来,忠直之士不说话则已,一开腔就得倒霉。《荀子·尧问》曰:“天地不知善,桀纣杀贤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为恶得福,善者有殃。”《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世非无深虑知代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

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王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乱风的第三愆是“远耆德”，第四愆是“比顽童”。远耆德，比顽童，体现在用人上。耆即《易》内之“耆”。耆的象形是“⊙”。耆有心有周，周围绕心转。耆德之人，懂得“成性存存”的大道，能让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也能让政权风调雨顺，有条不紊。耆德是能兼顾上下的政治家。这种政治家受排斥，即“远耆德”。

顽童即不周风小人，只管个人的利益，不顾基础的死活。比周阿党，飞廉知政任恶来，即“比顽童”。比顽童的君主，必然远耆德。诸葛亮《出师表》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贤臣即耆德，小人即顽童。亲贤臣，远小人，是治风；亲小人，远贤臣，是乱风。家政的盛衰，突出的表现在人事问题上。

西北不周风的对立面，是东南清明风。清明风也称“清风”，略称“清”。清明风的同义词是“东风”、“南风”、“凯风”、“和风”、“鸿风”、“春风”、“时风”、“薰风”、“君子之风”、“王者之风”、“唐虞之风”、“推让之风”等等。《老子》三十九章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昔之得一者，指原始大同社会，也就是唐虞之风、推让之风流行的天下为公的时代。清的内涵是“天得一”。天得一，指执政者自始至终，不脱离人民，不背叛人民。和人民同心同德，同呼吸共命运，即谓之“得一”。有了“得一”的根基，执政者就不会去追逐损人利己的声色货利。执政者的廉洁干净，没有声色货利的陶染，明白如水，就是“清”。王弼注曰：“用一以致清耳，”言乎此也。清是和人民得一、用一的产物。执政者“得一”以为天下式，人民也将以一清守之。上清下清，民德归厚，夫是之谓大一统清平盛世。《老子》四十五章曰：“清静为天下正，”亦言乎此也。

《老子》三十九章又曰：“天无以清，将恐裂。”执政者成为富贵，人民成为贫贱，人群分裂为二。执政者富与贵，立足于基础的贫与贱。在天的富贵，成为有余丰厚者，在地的人民成为不足的缺困者。富贵的执政者施政，即“天无以清”。天无以清，以争夺富贵为目标。上行下效，全社会争夺成风，天地破裂，势必难免。破裂的集中处，是家政朝内。为了争权夺利，“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成为常事。臣下一句话触犯了龙颜，有被杀头的危险。君臣怀惧于庙堂之上，故曰“恐”。朝内的皇亲、国戚、宦官、大臣，形成派系，相互倾轧。一派起来专一派的政，也造成了“恐”。家政内部的政变就是“裂”。

《荀子·君道》曰：“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原即政权，清即清明风，浊即不周风。清明风持政，社会亦清；不周风持政，社会亦浊。流之清浊，以原之清浊为转移。

《书·尧典》曰：“直哉惟清。”疏曰：“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豫》彖曰：“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疏曰：“圣人能以理顺而动，则不赦有罪，不监无辜，故刑罚清也。刑罚当理故人服也。”政治家经济上廉洁是清明的表现，政治家执法公正，也是清明的表现。不私不阿，赏当功，罚当罪，人民扬眉吐气，受惩罚者慑服认罪，这就是“直哉惟清”，或曰“刑罚清”。家天下社会，如果能任用清官执法，如张释之和包拯然，皇亲国戚也得夹着尾巴。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制造冤狱，都是“枉曲”，执法者不懂法是“暗昧”。枉曲暗昧，赏不当功，罚不当罪，刑罚滥而民不服。

《吕氏春秋·离俗览》曰：“世之所不足者，理义也；所有余者，妄苟也。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者。故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虽死，天下愈高之。”

所，居也。“所不足者”，即立足于人民一侧；“所有余者”，立足于富贵一侧。“理义”、“布衣人臣”，皆指清明风。理，治也；义，宜也。不赦有罪，不监无辜即“理义”。《说文》曰：“苟，草也。”古哲将人民比作禾，有余富贵比作草。草是农人铲除的对象，最终立不住脚，故曰“妄苟”。苟安之草，即害禾的不周风。人民尊重和自己居于一侧的清明风，厌恶损害人民的利益而成为苟草的不周风，此即“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者”。

家天下专政的社会，总的形势是肮脏污秽邪曲，布衣人臣操持“洁白清廉中绳”的情节，就是不合时宜，逆潮流而动。《乾》之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即言明君子所处的地位危险。王弼注《萃》六二曰：“处坤之中，已独处正，与众相殊，异操而聚。民之多辟，独正者危矣。”独正者抵制谋虚逐妄，结党营私，因此布衣人臣也就成了不周风的眼中钉肉中刺。“穷”在《易》内，指丧失主动权被动挨打。中国历史上的布衣人臣，都经受了“穷”的折磨。这些人不论在朝在野，始终保持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清明风受到的折磨越多，人民给他们的荣誉也越厚，故曰“愈穷愈荣”。这些人死后，他们的鸿风遗教，代代流传，故曰“虽死，天下愈高之”。人民给以荣誉，人民高举其思想旗帜，就在于王道派“洁白清廉中绳”。绳，正也。洁白、清廉、中正是太阳的品德；清明风法太阳，因此也是清明风的品德。太阳的品德即普照大地而不为私，功被天下而不私置。

家天下政权是转朔、望、晦的政权，是转春、夏、秋、冬的政权。天下为公制，立足于太阳位，“继明”不息；不同朔望月体，也不同春秋地体。天下为公制，也就是“中庸”制，中庸制如同画圆，心自转而周公转。周随心转。《老子》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也讲的是大同公心制。社会未分裂是“混成”；社会分裂是“天地”。大同社会，

在天地社会之前,故曰“先天地生”。混成社会,不存在汉、唐、宋的刀枪动乱,即“寂兮寥兮”。中央不被推翻,即“独立而不改”。基础都得到了关怀润泽,即“周行而不殆”。

《礼·礼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混成的人群,变成天上人间和地狱人间。寂兮寥兮变成了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独立而不改,变成了不停地争位换马。周行而不殆,变成了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系下》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改朝换代;穷人变富人,富人变穷人,古哲喻为“日月相推”。“明生焉”,即日月之合,成为“明”,要成为“明”只有“复古”一条路。家政转四时,转朔、望、晦八卦,复古“纯阳用事”,只经历东南巽一角。请见图 63《复古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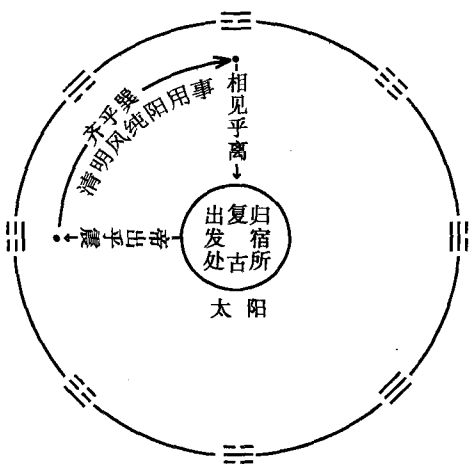


图 63

王道革命的终始处是:从大中太阳出发,经震、经巽、经离,再回到大中太阳位,谓之“复古”。复古经春分至夏至,是王霸联盟的时期。《家人》大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火即大中太阳,风即清明风,清明风的出发处是太阳,故曰“风自火出”。家人是大同党人的隐称。家天下专政,“家”有合法性,故以“家人”称党。《论语·公冶长》“吾党之小子狂简”之吾党,与家人义同。“言有物而行有恒”,指南离的夺权建政,因为是王霸的联合大业故以“有物”、“有恒”称之,南离回至大中位,“有”的成份没有了称之为“无为”。无为复古,也叫“归太一”。

“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是王霸联盟的结合。“齐乎巽”,是王道清明风对王霸革命的指挥,并完成破旧立新的夺权建政。《史记·律书》曰:“清明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即言齐乎巽。“相见乎离”,霸主让权给清明风,“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就是归大一复古。家天下经历朔、望、晦三步;复古革命经历震、巽、离,也是三步。家政转一圈,家人行一角。《复》卦初九“不远复、不悌悔、元吉”,即言行纯阳用事之革命。

私心制篡夺了公心制,公心人由主变从,领导力量变成了奴隶。《老子》十八章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天下为公的思想体系成为奴隶,不等于天下为公之人心在人间消失。上

文的“仁义”、“大伪”、“孝慈”、“忠臣”，就是活在人间的公心人成为奴隶的不同称名。

“大道废”，同前文的“侮圣言”，指不用大道、废弃大道的小人执政者。《老子》五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即家政统治者。家政统治者仇视人民，和人民背道而驰，即不仁不义。不仁不义的表现，就是将人民当成“刍狗”。刍狗是用草绑扎的狗，用于祭祀。祭祀前披锦挂绣，磕头作揖；祭祀后，随便遗弃。此处比譬家政上台前，对圣人和他的人民至为尊敬，一旦黄袍加身，将人民踢在一边，实行专政。古哲提出的“仁义”理论，就在于对家政的背信弃义。“仁者，爱人；义者，宜人”，和过河拆桥者唱反调。

慧同惠。慧智即惠智。慧智得志，即《庄子》书中的“惠施”。惠施即“慧智出”的省语，也就是得了实惠的发号出令者。慧智惠施，只懂升官发财当禄蠹，不管人民的甘与苦。《荀子·性恶》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其善者”即家政制度的崇尚者。“伪”指家政弄虚作假的施政。“性恶”即“争夺”、“疾恶”、“残贼”、“淫乱”、“暴”。“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的“生”，指家天下政权的复辟诞生，不指个人的脱胎落地。登天前，人民是梯子；苟富贵，毋相忘。一旦登天，烹走狗，毁良弓，弃谋臣，登天前的海誓山盟，都不是真的，故曰“伪”。升天后，“惠施者”自我标榜是“民之父母官”，是为民作主的，但是正如《书·泰誓》讲的，“无辜吁天”，有谁为他们主持公道。这也是“伪”。诸如此类。慧智言行不一，来欺骗人民。清明风也以言行不一来欺骗慧智。此即“慧智出，有大伪”。大伪是圣人的同义词。家政性伪，生出大伪。这是欺骗与反欺骗的应用。

古哲中的六亲，亦称六合，也就是天地四方。上层建筑是“天”，指在中央的执政者。中央的直辖市称“中国”，直辖市以外，诸侯治理的地区称“四国”。统属于一个国家，一个中央。本是同根生，故称“同胞”，亦称“六亲”。六亲即天地四国官民一体。家政专政的社会，天地对立，中央和四国对立。对立至最后，形成䷋卦的局面：“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强龙地头蛇各霸一方，抗衡征战，同胞自残，即“六亲不和”。社会进入六亲不和的时代，也就进入了分久必合的时代。

“六亲不和，有孝慈”，孝慈就是能结束六亲不和，能一统天下的清明风。孔子、孟子、老子、都是六亲不和时代产生孝慈者。

家天下政权，虽然没有发展至六亲不和，树倒猢猻散的前夜，但是三风十

愆弄得社会躲过了风暴又着了雨,日子很不过好。这种不过好,由国家昏乱的执政者一手造成。处于此时,皇上如果是明君,起用清明风持政。清明风拨乱反正,使政权转危为安,人民也能过安定的生活。这是“忠臣”的功勋。殷之傅说,周之仲山甫,都是忠臣。“国家昏乱,有忠臣”,忠臣是收拾昏乱者的烂摊子的清明风。

上文可见,王道派清明风,虽然失掉主导权,但这些人仍旧是社会的脊梁。成王成霸都不能离开清明风。《荀子·疆国》曰:“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这里的“礼”和“法”都指清明风,好利多诈者,权谋倾覆者,不隆礼,不重法,自己的命也保不住。

清明风与不周风的区分,就是看执政或如何处理“利”和“义”的关系。《荀子·大略》曰:“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义”指人与人之间的同心同德的关系。“利”指人类之生活享受。“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义利两有,公天下社会才能得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言义与利两有的美好制度。

下面的文字,指在家政社会中,清明风压不周风,不周风压清明风的抗衡。“欲利”与“利”,称桀纣不周风。“好义”与“义”,称尧舜清明风。这是以理想称人的笔法。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王霸革命时期,圣人指挥的革命队伍,击败了老家政欲利,但是圣人不可能从根本上将欲利信仰者消灭掉,此即“不能去民之欲利。”但是圣人占上风,桀纣居下风,桀纣的欲利主义居于屈从地位,此即“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欲利不克其好义,也就是《红楼梦》八十二回说的“东风压了西风”。东风压了西风,社会将转向安定,故曰“义胜利为治世”。

“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富贵小人持胜坐江山时期,手中握有强大的武装,实行暴力专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妄想以风刀霜剑一统天下。暴力专制可以使社会进入“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寂时期。处于此时,圣人也无可如何,只好任凭不周风桀纣猖獗。桀纣猖獗,也不能从根子上消除王道思想,此即“不能去民之好义”。桀纣居上风,圣人居下风;圣人失掉主动权,对桀纣不能有所制约,《庄子·盗跖》即言圣人对桀纣盗跖无能为力,此即“能使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就是《红楼梦》说的“西风压了东风”。西风压了东风,社会将转向动乱,故曰“利克义为乱世”。

家天下专政的政权，是夫礼独裁政权，君主独夫即“上”，也就成了治乱的枢机。上能容纳尊重清明风义，即“上重义”。上重义，义能清除妄为的小人，此即“义克利”。上不能容纳和尊重清明风，而与不周风欲利狼狈为奸，即“上重利”。上重利，利能打击正直的君子，此即“利克义”。《唐书》说：“朱全忠杀裴枢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全忠笑而许之。”此即利克义之史例。

清明风居月公转的东南维，时为“上弦”；不周风居西北维，时为“下弦”。上弦亦称“上知”，下弦亦称“下愚”。《论语·阳货》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何注曰：“上知不可使为恶，下愚不可使强贤。”家天下社会，上知不作恶，下愚不行善，各自的立场坚定，故曰“不移”。

第四节 风草、风流、风俗

古哲中，风喻政治家本身和政治家的言行以及政治家实施的政教法令。风与道义同，是形而上，是指挥成份。草、流、俗是形而下，是受指挥的成份。草、流、俗如何动作，依风的动作为转移。《系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风即居天之象，草、流、俗是在地之形，形随象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风是太阳。太阳居中，辉光普照，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最久。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太阳风被月亮风取而代之，月球风窃据了太阳位，成为中心，太阳风也就变成了形而下周体长女。太阳风虽然成为长女，但是太阳风始终不变成草、流、俗体。《系上》曰，“旁行而不流”，即言太阳风的地位虽变，其大中公正的品德不变。

风的卦象是☳，称号是巽，位在蓍圜之东南维。东南维纯阳用事，也表明了太阳的品德。《家人》大象曰：“风自火出，”即言太阳风出自太阳。火即言太阳。《洪范》将太阳风称为“时风”，时即是。“是”是“日正”之复字。日正也就是应由太阳风圣人来主持国家政权。《洪范》将月亮风称为“恒风”。恒，常也，认为一小撮昏上乱相统治的国家是正常的风。古籍中的“嫦娥月”即指恒风，指一己治天下的政权。

《洪范》庶政云：“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风。”疏云：“《五行传》曰：‘雨属木、暘属金、燠属火、寒属水、风属土。’郑云：‘雨，木气也，春始施生，故木气为雨。暘，金气也，秋，物成而坚，故金气为暘。燠，火气也。寒，水气也。风，土气也。凡气，非风不行，犹金、木、水、火，非土不处，故土气为风。’”

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地球绕太阳公转，升降于黄道大距的不同称名。地球处秋为金，处春为木，处夏为火，处冬为水。贯穿地球的中心体是北极与

南极地轴。地轴为土。太阳是中心,北极也是中心,共性是皆居于正位。地球上的生物,离开太阳,一切都谈不上,故曰“凡气,非风不行”。地球公转与自转,如果没有北极土保持平衡,将会乱转。地球乱转,昼夜失常,四时失常,生物也不能正常生存,故曰“金、木、水、火,非土不处”。万物生长靠太阳,靠地极,天施地生,是大自然的规律。

时风与恒风不同的中心风,决定了社会的治乱、安危、荣枯、存亡。古哲人特别强调“移风易俗”,将“移风”提到首位,就在于风是社会运转的枢机,将起决定作用。风正俗正,风邪俗邪,不移风而只讲易俗,社会风气便不能好转。《周南》训诂传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指太阳,“以是”即用天下为公之施政。夫妇喻君臣,君臣都掌握大中标准,即“经夫妇”。政治家生自人民,当了官给人民做好事是“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以是经夫妇,成孝敬”的产物。

《荀子·君道》曰:“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洁者起。《书》曰:‘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人习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口鼻之不相借官也。故职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则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政,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悖,夫是之谓政教之极。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支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上文是荀卿为当时的王霸人物提供的宏谋大略。有五个要点:一、隆礼至法。二、尚贤使能。三、纂论公察。四、赏克罚偷。五、兼听齐明。五点的根本是“隆礼”,即君主起用王道辅佐。五点的目的是,“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

移风易俗的根基是君王天子。“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是《大雅·抑》之诗句。意思是,天子能做到像太阳那样普照而强有力,上面的五点就能兑现。“温温”言太阳之热能。“恭”是“共心”的复字,恭心即以人民之心为心,与民同心同德。“德”即上面五要点。“基”即根基。《书·太甲》的“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和《抑》诗义同。前者言移风易俗之始,后者言移风易俗之终。始终皆善。

“隆礼”即“取相”。《荀子·王霸》曰:“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即言隆礼。礼即讲礼让的“王者之人”。“至法”即《书·胤征》的话,“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两句话的意思是,官员必须和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贯彻

政策,不能做过头,也不能搪塞打折扣。“是”即中央的政策。“隆礼至法”是国家的常法总则,故曰“隆礼至法,则国有常”。

“尚贤使能”,即政府提拔专家内行来管理国家大事。尚贤使能的结果,“臣下百吏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政府内没有南郭先生混俸禄,社会人群也将重视培养自己的才能,故曰“尚贤使能,则民知方”,方即社会职业的一个侧面,即士、农、工、商。

“纂论公察”,指施政公开,光明正大。《类篇》曰:“纂,集也。”纂集即中心综合,与“公察”义近。政策无党无偏,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即纂论公察。施政正大光明,人民也就不怀疑执政者容私藏奸,故曰“纂论公察,则民不疑”。

“赏克罚偷”指用人而言。赏克罚偷,义同《舜典》的“黜陟幽明”。奖励称职胜任的官员,罢免不称职不胜任的官员,也就是“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洁者起”。用人赏罚得当。官员也就廉洁奉公,成为好表率,故曰“赏克罚偷,则民不怠”。民指任职的官员。古哲中,从君主到庶人,都以民称之。

“兼听齐明”,即站在大公无私的中心位,去听取正确的意见。“齐明”指王道人物。《说卦》曰:“齐乎巽”。巽为“清明风”。荀氏之“齐明”,源于《说卦》和八风。齐明主持公道公义,充分听取齐明的意见,便可以消除社会隐患,故曰“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执政者能兼听齐明的忠言,社会上的正人君子都将团结在君王的周围,故曰“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

执政者能做到上述五点,便能达到“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恧”的目的。“百姓易俗,小人变心”,义同移风易俗。朝野上下的“奸怪之属莫不反恧”,是移风易俗的总归宿。恧,诚也。由奸诈变为诚实即“反恧”。

古哲提出的移风易俗,针对家天下奸怪的执政者讲的。家天下统治者不能移其奸怪之风,人民也不能易其奸怪之俗。《前汉·汲黯传》记载,汲黯当着武帝的面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这里,一针见血地点穿了武帝的奸怪风尚。武帝自身专权,腐朽,奸怪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希望基础成为唐虞盛世,简直是白日做梦而已。

《礼·乐记》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孝经·广要道》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古哲将掌权的政治集团比为一个乐队。乐队的总指挥,也是乐的成员。这里以“乐”喻君王。《孟子·梁惠王》的“独乐乐与人乐乐”的两个乐字宾词,皆喻君王。一夫独裁即“独乐乐”。广开言路,拟议以成其变化,即“与人乐乐”。“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即“与人乐乐”之乐。与人乐乐,移风回到人民中,人民信得过,能做到易俗,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独乐乐,《梁惠王》中亦称“世俗之

乐。”家政世俗的兴衰,也与一定时期的移风易俗有关。

时风是与人乐乐之风,恒风是独乐乐之风。何种风居于形而上中心地位,社会将会出现形而下何种俗。古哲将这种形上形下的关系,喻为风与草的关系。

《书·君陈》曰:“尔惟风,下民惟草。”传曰:“民从上教而变,犹草应风而偃,不可不慎。”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注曰:“欲令康子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前汉·董仲舒传》“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尧舜行德”,即时风居中心,“桀纣行暴”,即恒风居中心。草随风偃,董氏讲的至为透彻。风与草的关系,即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礼·缙衣》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荀子·荣辱》曰:“汤武存,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由上可见,基础之行事遵循执政者之行事。人民之情,“固可与如此”,像汤武也;也“可与如彼”,似桀纣也。

下面讨论风流。

古哲中的风流,有四个含义。一、指三极之道之政治家。二、指政治家的风教政令正在贯彻实施。三、指执政者与人民。四、风流之“流”,指家政私心制。

三极之道之政治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其言行政教起了表率作用,社会人群照他们的行事而行事,就是“风流人物”,略称“风流”。风指政治家自身,流指政教得到实施。

《文心雕龙·诏策》曰:“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虑风流矣。”《时序》又说:“逮明帝东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两个风流,都指王道文人。

在中国古代,不周风家政统治者握有武装;清明风圣人握有文化。《老子》七十九章曰:“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契即著圜,子午以西右契,家政掌握着;子午以东左契,圣人掌握着。家政统治者文化低,利用王道文化装饰门面。

王道文人也趁机宣传大同文化。《红楼梦》中的贾政和贾宝玉的瓜葛,就是在表明亡道派和王道文人之间的相互利用。一大批文士尾随贾政之后,为大观园亭院题名,但贾政几乎都没有采用,却采用了贾宝玉的题名。贾宝玉比贾政豢养的文士高明。读孔孟之书,背尧舜之道,是贾政的惯用伎俩,先圣先贤的言论,对家政来讲,只不过是面孔上的粉黛而已。

风流指政治家的政教习俗,正在贯彻实施。这里的“流”,义同“行”。《小畜》大象“风行天上”。《观》大象“风行地上”,行也指政教正在贯彻实施。《文心雕龙·明诗》曰:“生民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上文说明,原始大同社会已有了诗歌,“兴发皇世”言乎此。二南指《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二南是大同社会诗歌的延续,当然也是后辈孝子对大同遗风的继承。

流与行义同,因此也常连在一起使用。《孟子·公孙丑》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行仁政而王”,就是“德”;“莫之能御也”,即“流行”。仁政所以比置邮传命还要迅速,在于当时的人民“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民之饥渴能得到解决,倒悬能得到解放,人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置邮传命是无法比拟的。“德之流行”,即王道仁政之政令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实施。《前汉·董仲舒传》中的武帝诏,也有“伊欲风流而令行”的话。风流即令行。

表明政教能贯彻实施是风流。风流的政教也就是“流风”。《孟子·公孙丑》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故其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未失之也。”家政取天下靠流风政教,家政坐天下也靠流风政教。家政树倒猢猻散之日,也是家政打击贤哲和完全否定流风之日。

风流指上层建筑与基础,和风草义同。风草取譬于风吹草动,风流取譬于水泉之清浊。古哲将社会喻为水,执政者喻泉源,人民喻为泉流。泉流之清与浊,依泉源为转移。风是中心体,源也是中心体。风源皆居中心,意义相通。

《文心雕龙·议对》曰:“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此处之风指君王,流指大臣。君王的言论“恢恢而能远”,大臣的言论也就“洋洋而不溢”。“恢恢”取自《老子》七十三章,“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太阳是天,阳光是网。“恢恢”指普照博爱。阳光之网,虚而稀疏,但不遗弃任何一个臣民,故曰“疏而不失”。疏而不失,也就是“能远”。能远针对家政只代表皇亲国戚的利益不能远。“流洋洋而不溢”,和“风恢恢而能远”是同义语。恢恢博爱,洋

洋也是博爱。能远不是私一己，不溢也不是为个人。溢，益也。王庭指大同中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王庭之美对”。王庭之美对，不同于家政的一言堂，明哲之士当立仗马不开腔。

《荀子·君道》曰：“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不能不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之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危积灭亡之情举积此矣，而求安乐，是狂生者也。”

执政者为时风清源，社会也将转化为正气清流；执政者是恒风浊源，社会也将转化为邪气浊流。因为如此，社会风气之清浊，枢机在于执政者。《君道》又曰：“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王好细腰，故朝中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这就是说，执政者不能以身作则，想靠为国政令去治理基础是行不通的。

风流之流，指家天下为私制，时风与恒风皆为居中心体，为时代之主，流居四周，是时代的随主体。家政恒风为主，就地球和月球整体来讲，都在流动中过渡，家天下的一个朝代也在这流动中过渡，故以“流”称家天下。《周南·关雎》曰：“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释诂》曰：“流，差束，择也。”参是三大写。贵族专制的社会，三极之道同时存在，故称“参”。三极之道分为大道、中道、小道、王、霸、亡三者，三者的治国方略都不同，故曰“差”。参差形容封建社会，政出三门不统一。

“左右流之”，指家政居子午以东为“左”，居子午以西为“右”。居左为“荇”，居右为“菜”。荇，行也；菜，采也。家政居子午以东为左为行，此时是王霸联盟的大革命时期。导演者是王道派，除天下之公害，兴天下之公利。解放人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令行禁止，故曰“行”。家政居子午以西为右为采，此时是几大家族持胜坐江山的时期，导演者是亡霸派，基本是除天下之公利，兴天下之公害。家政处处与人民背道而驰，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令不能全行，禁不能全止。政策法令成了官样文章，故曰“采”。《前汉·严安传》曰：“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所以范民之道也。”如淳曰：“采，饰也。”师古曰：“文过其实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是采。

采即《释诂》的“差束”。《说文》曰：“分别简之也，从束，从八。八，分别也。”家政分裂了社会，将人群分为主子奴隶，正册副册，即“分别简之也”。“束”即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桎梏和思想金箍咒。家政背叛了大同制转八卦，即“从八”。从八政权，最终将被对立面撕成碎块而覆亡，故曰“八，分别也。”家政

统治者，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力不从心，故曰“差”。文采差束所以失败，在于其步了老家政的后尘，故曰“择也”。择也，不择大正而择差束也。

流指家政，古籍中随处可见。《老子》六十一章曰：“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下流”即统一亡道政权的施政。“天下之交”，即大国者将自己管辖的地区建设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地同德，举国同心。“天下之牝”，即以守势影响亡道流派专制下的人民。人民襁负其子而归之，流政只好垮台。王弼注曰：“静而不求，物自归之也。”言乎此也。

《孟子·梁惠王》曰：“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家政是传四方体，故以“方命”称之；家政崇尚珍食玉食，讲究大吃大喝，故以“饮食”称之。“若流”之“流”，指洪水。虐民是直叙，若流是比譬。意思是当时的统治者施行的虐民暴政，如洪水猛兽。“从流”、“从兽”、“乐酒”，都指亡道实施的政教。从兽喻其野蛮，乐酒喻其昏庸。“从流而上”，指暂时取得胜利的军阀；“从流而下”，指遭到失败的军阀。胜利者“忘反”，失败者也“忘反”。胜败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反，复也，反本复古就是将政权建立在人民之中。军阀们想不到此点，故曰“忘反”。

《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家政取天下时是“上流”。蝗虫尚未泛滥成灾，政权也不太为非作歹，人民有稀饭泡菜窝窝头吃，社会也较安定，是“中流”。祸国殃民，处于天崩地裂的前夜是“下流”。殷王受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又是最后的自焚者，因此成了家政下流的典型人物，成了家天下末代罪恶的公名，故“天下之恶皆归焉”。

下面讨论风俗。

古哲中的风俗有三个含义。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长久积染成习的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二、上层建筑与基础。三、家政统治者实行的专制方式和糜烂的生活方式。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长久积染成为习惯的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传统风俗。传统风俗源于大同社会，与当时当地的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礼·礼器》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礼，鬼神弗飨也。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

“先王”指大同社会的领袖。“立礼”，即建立了讲礼让的政权。本和文，天

和地,忠和信,义和理,指天下为公的执政者和人民。

社会的兴衰,取决于政权,故以“本”称执政者。基础的荣枯,表明了社会的盛衰,故以“文”称人民。先王兼顾上下的权益,故曰“有本有文”。有本有文,意同《系上》的“成性存存”。没有先王的领导,礼让制度建立不起来,故曰“无本不立”;没有人民,政策无处实施,故曰“无文不行”。执政者不背离人民是“忠”;人民寄希望于执政者是“信”。政教“因民所利而利之焉”,合乎民心是“义”;人民遵循政策行事,士农工商井井有条而生产生活是“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风俗,就是礼让。礼让风俗的建成和流传,要具备下面的条件:“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天时即当地的气候条件。地财即当地的物产。鬼神即疏文说的“有德之人,死乃祀为鬼神”。人心即为公政权。万物即全体公民。掌握枢要者和天时、地财、鬼神、人心、万物同步,方能做到合、设、理、顺。

不违背当地的气候,应自然而发展生产,即“天时有生也”。地形、土壤、水源,适合发展某种生产,便发展某种生产,即“地理有宜也”。天时地理是自然环境,用天时地理的则是“人官”。人官是天时地理的通达者能者,便会顺应自然取得成就,即“人官有能也”。天时、地理、人官还不够,执政者必须自觉地接受自然规律和人民的制约,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即“物曲有利也”。曲即执政者将自己看成是普通的人,不要将自己看成是出乎众之神。成了神,要升天。升天富贵,高人不曲。

“利”即社会人群的物质享受。《老子》八十一章曰:“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人民富有,执政者也会得到“愈有”、“愈多”的享受。大同社会的传统风俗,归结在一点上,即“利而不害”。利而不害,也就是“己所不欲,亦勿施于人”。继承传统风俗的圣人,参与社会变革,但不和社会争名争利,即“为而不争”。

“天不生、地不养”一段,在揭露家政。执政者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天不生”。人民不支持政府,是“地不养”。任人唯亲,让纨绔子弟去管理国家大事,即“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外行执政瞎折腾,故曰“君子谓之不知礼”。

《前汉·地理志》云:“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五常之性,即仁、义、礼、智、信。以五常相交,即利而不害。利而不害,是社会能前进的关键所在。其他“刚柔缓急,音声不同”,地区差异,民族差异,只是风俗习惯,不存在利害冲突。南人吃米,北人吃面,没有冲突。天时地利,造就人体的刚健柔弱,有五常作主导,刚健者不会去欺凌柔弱。诸如

此类的差异风俗,相互不害,都属于先王的传统。

《礼·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寒地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异俗包括了人的体格、饮食、用具、衣服、居住等。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郑注曰:“教谓礼义,政谓刑禁。”修教齐政,即教育执政者如何求学、如何执政。《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老子》五十六章曰:“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这讲的就是修教齐政。通过教育,使执政者懂得大道,执法公平,便达到了修教齐政的目的,其余水土之风气,不是改易的对象,故曰“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各有其性也,不可推移”,即要执政者尊重五方之殊异性。强令一方接受另一方的生活方式即“推移”。

尊重地方风俗,儒道两家没有歧意。《曲礼》曰:“礼从宜,使从俗。”“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天官》太宰曰:“礼俗以驶万民。”《淮南子·齐俗》曰:“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虽之夷狄徒隸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徒隸即不穿鞋走路。礼俗从俗,尊重当地的土风习俗,是古哲很重视的施政之一。

风俗指上层建筑与基础。《集韵》曰:“俗,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风是风教,即执政者的言行,政策法令,生活方式。俗即人民照着执政者实际行施的言行生活方式行事。这里的风俗指上下,和前文指上下的风草、风流义同。

夏禹王家天下后,王道派没有坐过江山,想要实施的尧舜治理,不曾实现。但是传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仍旧起了教育人的作用,少数先知先觉成了民族正义的表率。家天下社会实际起作用的是霸道与亡道两极。霸道持政,任用贤圣,风俗反淳,治多乱少;亡道持政,任用奸佞,风衰俗怨,乱多治少。前文讲的移风易俗,就是指将亡霸之风俗,移易为王道之风俗。《论语·雍也》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即言移风易俗而言。道即王道治理。政权向王道转化,即“一变”。

《荀子·君道》曰:“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勤上之事,而安乐之矣。”这就是王道之风俗:其标志是“政令不烦而俗美”。《王霸》称之为“政令行而风俗美”。家天下持胜坐江山,能仿效公天下治理,也会出现成康文景之治,也有一定时期的“政令行而风俗美”的盛世。

《荀子·王霸》曰：“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君主带头捣鬼好诈故，臣民“若是则夫”照着办，天地不会有安宁，国家也将不堪一击。《淮南子·齐俗》曰：“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君子为奸，就是君主为首贪利倾覆，执法者违法，谁也对他无可如何，故曰“法弗能禁也”。

风与俗一对概念，风居中心，俗流行四周。公天下政权居中心，家天下政权行四周。行四周是“俗”，因此古哲用“俗”指家天下。俗的对称词是“雅”。雅俗也是比譬。古哲说，乌鸦成长以后，父母老了，有反哺的善性。《说文》曰：“乌，孝鸟也，”言此也。乌鸦反哺，针对家政的过河拆桥。霸主夺得政权，是圣人和其人民支持的产物。君主黄袍加身，应该报答圣人和人民的恩德。但是，“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霸主的羽翼一丰满，反转来向圣人和人民实行专政，恩以仇报。

《广雅》曰：“纯黑反哺者谓之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鴉乌。”黑是夜半零时，内含终始二义。圣人自始至终，和人民不离不弃，故曰“纯黑”。为人民兴利除害，即“反哺”。反哺者是大人。“小而腹下白”，小指富贵小人，腹言八卦之坤西南，白言八卦之兑正西。家政居坤，争名夺利；居兑，镇压人民。先坤后兑，故曰“腹下白”。只懂刮地皮享福，不过问人民的疾苦，即“不反哺”。

《荀子·儒效》曰：“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礼·学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弱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封建昏君和其代表的富贵皆具有的习俗，故以“俗人”称之。以富利为隆，即“穷人欲”、“人化物”，在追求物质方面贪得无厌，永不知满足。权门的荣华富贵，建立在人民悲惨的基础上，这就是“灭天理”。家政统治者被声色货利牵着鼻子走，就是“人化物”。为了得到更多的富利，悖逆诈伪等暴政都将强加给基础。人民贫困，“疾病不养，老弱孤独不得其所”，乞丐满街，野有饿殍，和朱楼的豪华形成鲜明的对照。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人类社会的第一步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老弱有所养，疾病有所归；没有强胁弱、众暴寡、知诈愚、勇苦怯的恶习。大同制是在

大自然基础上产生的制度,故曰“天之性”。天之性即上下同一,故曰“静”。《庄子·天道》曰:“圣人之静,非自静也,善故静也。”圣人之善,与基础同甘苦,自己能限制自己的行动。《荀子·解蔽》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心者,即居中心的执政者。自觉与人民同沉浮,过人的生活,古哲称之为“恭俭”。执政者失掉恭俭,依靠权势狼吞虎饱,也不会有好下场。

《前汉·严安传》曰:“乡使秦缓刑罚,薄赋俭,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佞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循其故俗,为知巧权利者进,笃厚忠正者退。法严令苛,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逸。欲威海外……辟地进境。”

执政者“行是风”,不能成王,也可以成霸。先秦的成霸家天下,都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秦否定日正之是风,步桀纣的“故俗”后尘,不管人民的一切。追逐权利的小人,包围了秦始皇,颂声不绝,“日闻其美”。一阵瞎吹,弄得始皇“意广心逸”,不仅想威加海内,还欲“威加海外”,“辟地进境”,扩展领土。其进锐者其退速。秦政权否定历史,事不师古,没有“笃厚忠正者”参政,结果导致了自己的短命覆亡。

第五节 遗风与随风

《易》作者时代,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大同社会,也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夏、商、周家天下专制的社会。家天下社会,又分为取天下之上行期与坐天下衰世期两个阶段。家天下两个阶段,加上原始大同社会,共是三极,《易》称“三极之道”,亦称天道、地道、人道。《易》总结了三极之道的“前言往行”,也就是历史。历史也就是遗风。遗风包括了流传在人间的治理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包括了反映历史遗风的文献。

《集韵》曰:“遗,余也。”政治家在世,或朝代尚存,政权实施的政教是流风。政治家去世,或朝代覆亡,政治家的流风不能随尸体埋入地下,其风教仍在实施,这就是遗风,也叫余风。“萧规曹随”,也就是萧何的风教不因萧何去世而消失,由曹参继续实施。萧何之规章是遗风,曹参照办是随风。遗风是不能随着政治家的去世和朝代的覆没一同葬入地下的政治风教和生活习俗。

《荀子·荣辱》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循即遵循,即施政的依据。“法则,度量,刑辟,图籍”,同《礼·礼运》文中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以及他们的文献。“法则、度量、刑辟”指家政

夺江山和能坐稳江山的表率人物。“图籍”是这些人用过的策谋政教。法则、度量、刑辟、图籍是家政上行人物的遗风。

“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这是家政统治者的孝子贤孙所恪守的准则。为什么要“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他们不知其义，跟随六君子的足迹亦步亦趋，即“谨守其数”。照葫芦画瓢，要画得像，不敢有所变革，即“慎不敢损益也”。不敢损益的实质，是“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实行皇亲专制，不将权力交给人民。

《系上》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不能期月守也。”《庄子·盗跖》曰：“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以上皆论述家政“不知其义”。家政统治者地位是君主，水平是庶民，故以“百姓”称之。予，我也。家天下崇尚予一夫，我个人说了算的独裁专权，故以“予”称家政君主。“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也就是“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古哲将家政一个朝代比为地球与月球绕太阳公转的一个周天。“期月”是周天全数。家政取天下，用王道中庸制；家政坐天下，抛弃了中庸制，故曰“择乎中庸，不能期月守也”。

“三代”即夏、商、周。“亡”即三代政权的垮台。“治法犹存”，即三代的政教遗风仍在流行。流行的“治法”，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是家天下维持其统治的主要“治法”。家政政权，从君主起到文武两仪各级，形如阶梯。君主至上，居梯之极，禄秩最高。君主逐级下降，降至梯基，禄秩最低。升降于梯之上下，是官人百吏。官人百吏混世有方，或有机遇，可以由下向上陟升；混得不好，或机遇过时，可能由上往下黜降，甚至丢了性命。“禄秩”内含有荣华富贵的甜饵，即使难于上青天，还是要上。步升官发财之路，享光宗耀祖之福。此风成俗，人们在禄秩上大做文章。禄秩的贬义词，即《红楼梦》中的“禄蠹”和“国贼禄鬼”。“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就在于王公得到的声色货利优于其他的官人百吏。

上面是家天下的主流遗风。下面讨论公天下的遗风。《系上》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韩康伯注曰：“穷理入神崇德也，兼济万物，其业广也。”这是原始大同社会的遗风，也是将来建设大同社会的主要依据。

“易其至矣乎”，即大同党人要实现的最终目的。“至”即到达目的地。“崇德”，即政权建立在太阳大中位。政权是思想的产物，“穷理入神”，即达到最高的思想境界。“广业”，即“兼济万物”。兼济万物，即不遗弃社会中的每一个成

员。“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是做大同党人的准则。“知崇”，即知识要渊博高深；“礼卑”，即居于人民的承载地位。知识高明像太阳，即“崇效天”；和地球一样，承载社会，即“卑法地”。政治家有效天法地的立身原则，做君做臣无所争，即“天地设位”。君王居太阳天心，地方大员居地球极心。天心地心皆公正。公平施政，即“易行乎其中矣”。降膏露，让全体人民过好光景是“成性”。政权礼让推举，正常的新陈代谢是“存存”。上下两全其美，是圣人的最终归宿，故曰“道义之门”。门喻归宿处。

原始大同社会的风教政令，是先王法自然应上帝的产物。《系上》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法象莫大乎天地”，也就是“广大配天地”。两句话亦称“天覆地载”。大同社会的领袖效法太阳天之普照，效法大地之承载，是最根本的“法象”。

“变通莫大乎四时”，也就是“变通配四时”。四时是春、夏、秋、冬。一年生植物，春生夏长，秋老冬死。正常的生长老死即“变通”。《系上》曰：“往来不穷谓之通。”老的正常死去，新生的正常降临。老的不死，新的不生，就不是通变。四时应用于施政，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赏与刑皆为的是“通变”。刑以秋冬就在于去掉阻碍正常变化代兴的成分。

“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就是“阴阳之义配日月”。宇宙太空的每一个天体，都是“县象”。日是太阳，月是月亮。太阳照昼，月球照夜，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对地球来讲，著明的莫过于太阳和月亮，故曰“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法象日月用于人事，君王似日是阳，大臣似月是阴。君王与大臣所起的表率作用最为人重视，如太阳与月亮然，故曰“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君王忠诚不二，大臣贞节守一，即“阴阳之义”。义即出入有规律可遵。上面三点，是公天下最早的思想体系和执政者的风度。

《礼·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畴，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这段话，就在于阐述孔子继承原始大同社会的遗风。继承大同遗风，不是说明大同制度就了事，而是要恢复这个制度。古哲讲的“复古”“反

本”，就是指恢复大同制。文中的“祖述”、“宪章”、“上律”、“下袭”，都指继承。

《论语·为政》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政治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所以”、“所由”、“所安”三者一定存在于政治家的思想体系之中。“所以”，即制定由此达彼的政策；“所由”，由此达彼，具体实施政策的方略；“所安”，即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政策的归宿。这里“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是孔子之“所以”。天时与水土，也就是存在于当地的行之有效的大同遗风。尊重当地的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宪章文武”，是孔子之“所由”。文王占据一块地方而王，武王一戎衣而夺中央，是孔子实现复古的所经由之路。“祖述尧舜”，是孔子之“所安”。《系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实行礼让为公制，是孔子的最终归宿。

《法言·重黎》曰：“或问：‘仲尼大圣，则天曷不胙？’曰：‘无土。’然则，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尧作土，禹以舜作土。”胙，报也。孔子大圣是善人，应该得到善报为人民掌权。孔子未达此目的，故问“天曷不胙？”土喻承载人物。孔子所以没有掌权，当时的执政者不承载孔子。尧承载舜，舜有了天下，舜承载禹，禹有了天下。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就是在找“土”。有了土，百里而王，一戎衣有天下也不难。孔子辛劳了一辈子，没有解决“所由”，而哲人与世长辞了。

“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至“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一段话，描写尧舜之治的君臣的高尚的政治风格。“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帙”，以地球之持载，太阳之覆帙，喻政治家的思想。“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指施政而言。春、夏、秋、冬，温、凉、热、寒，交错运行，助成了天地之化育。日照昼，月照夜，月光同样源于日，比譬君臣的思想相一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里讲天时、地利、人和。人类依靠自然，古哲特别强调保护自然。“万物并育”，方可长久。士、农、工、商不同道，大同社会能做到“并行而不悖”。小德指君王以下各级官员，“川流”喻生活于大地之上、人民之中。大德指君王，“敦化”，即大化普照。君臣皆有天覆地载的气魄，故曰“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天喻君，地喻臣。

“唯天下之至圣”至“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论述作君王的水平。大同中央政府喻为太阳，太阳核喻为君王，君王即“至圣”。恭听人民的呼声是“聪”。看得见人民的疾苦是“明”。知微知彰，有高度预测力是“睿知”。聪明睿知，有能耐覆被全体，即“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言能容纳不同的意见。《老子》四十九章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言乎此。“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言无党无偏，处事公正。“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说明是指挥战争的内行。“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言有高深的文化素养，是知言者。《系上》之“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也就是上文的概括。

“溥溥渊泉而时出之”，最后一段指大同为公制的施政。“溥溥”是太阳天心，“渊泉”是大地的地心。天心地心，皆指中庸政策。社会需要办某一件事，政府应时颁政，即“时出之”。政策合乎民心，因此人民皆敬，皆信，皆说。不仅在中国得到了贯彻，外国也在实施，此即“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之所至，人力所通”等，指当时的华夏。“霜露”喻赏罚。霜言罚，露言赏。“血气”喻人民。古哲将政治家和人民的关系，比为水和舟，水和鱼，也比为身体之血和气。心目中有人民的政治家，即“有血气者”。有血气的人，深知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都将亲民敬民，故曰“莫不尊亲”。亲即人民，即血气本源。尊亲孝敬人民，即与大自然同步，故曰“配天”。

《唐风·蟋蟀》序曰：“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传曰：“忧深思远，谓其死矣，百岁之后之类也。”政治家既要为当今着想，也要为后辈儿孙着想。忧深思远，即考虑子孙后辈的利益。念及未来，俭而用礼，即“尧之遗风”。《前汉·地理志》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有先王遗风。多厚重君子，恶衣食，以致畜藏。”生产社会的必需品是“务本”。不崇尚大穿大吃是“恶衣食”。为了防备灾害和意外，储存物质是“致畜藏”。人与人诚恳相交，即“厚重君子”。这些素朴之习俗，是尧之遗风，先王之遗风。《前汉·董仲舒传》曰：“在虞氏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颂即公，乐颂遗风即主持公正的政教。

天下为公的遗风，为社会树立了正气；天下为家的遗风，为社会树立了邪气。《书·毕命》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疏曰：“靡靡者，相随顺之意。纣之为人，拒谏饰非，恶闻其短，惟以靡靡相随顺。利口捷给，能随从上意者，以之为贤。商人效之，遂成风俗。”《释言》曰：“靡，无也。”有文无质的虚假空话，就是“靡靡”。靡靡即《中孚》上九的“翰音”。利口惟贤，即谁的假话编撰的好，谁就是贤才。“拒谏饰非，恶闻其短”的执政者，都是“利口惟贤”遗风的追随者。掩盖真相，投主子所好，便可以升官发财。不准讲真话，只准说假话，必然造成靡靡之风。

《董仲舒传》又曰：“至周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甚益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捐弃礼义而恶闻之。其心尽欲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师古注曰：“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器，心不择德义之经为顽。抵，触也。冒，犯也。殊，绝也。扞，拒也。”“其心尽欲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是秦速亡的内因，也是造成习俗薄恶的根源。不

道忠言,不择德义之器顽,同“靡靡”。抵触言好斗,冒犯言爱欺凌他人,殊绝言爬在众人之上成超人,扞拒言和基础背道而驰。“孰烂”喻覆亡。

风是政教,因此,政教的同义词都可以表风。遗风也可以说成是“遗教”、“遗化”、“遗制”、“遗则”、“遗音”、“遗声”、“遗爱”等等。

《前汉·地理志》云:“其民有先王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吴扎闻之歌曰:‘深思哉,有陶唐氏之遗民乎!’”思考未来,先知先觉者是“深思”。深思不是鼠目寸光,有前知的本领。人民俭约朴素,不崇尚家政的锦上添花的豪华奢侈,即“俭陋”。遗教即遗风。按照先王遗教行事的人是遗民。遗民是先王遗教的继承体和传播体。

《春官》大师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注曰:“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六诗是王道派执政的六条中庸原则。《舜典》曰:“诗言志。”《说文》曰:“诗,志也。”《荀子·劝学》曰:“诗者,中声之所止也。”诗志是王道派的最高理想,即建立公平的太阳大政。建立了太阳大政,即“中声之所止也”。中声之所止,同《大学》的“止于至善”,同《系上》的“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大同执政者,继承先王的遗教是“风”,传播先王的遗教是“赋”,具体实施先王的政教是“比”。《比》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也就是源于民而施于民,因民所利而利之焉。创造有利于社会的事业是“兴”,人民得到了实惠,生活得到提高是“雅”,执法持平公正、不私不阿是“颂”。

《关雎训诂传》疏曰:“魏国虽小,俭而能勤,踵虞舜之旧风,有禹夏之遗化。”“俭而能勤”,意同节流开源。消费有节是俭,辛勤劳苦,发展生产是勤。勤俭持家,家有蓄藏,是长生久视之道。禹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为事业忘我工作,是禹夏的优良遗化。

《春秋序》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制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周公是使周王朝得以巩固的历史人物。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摄行政当国”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周公掌了权又将权让出来,是孔子要学习的榜样。政治家能上能下,做君做臣,皆不计较个人得失,是礼让社会的正常现象,尧让舜,舜让禹,是公天下的遗制,周公反政成王,是公天下遗制的再现,故孔子所遵。“以明将来之法”,劝诱世人能上能下,能臣能君。

《离骚》曰:“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法夫前修”,即“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伯庸即霸用,也就是象前修商汤和周文武那样,推倒不称职的老中央,粉碎割据,实现中央大一统治理。“世俗”与“今之人”,皆指楚王。楚王安于地头蛇盘据。霸用不

是其理想,故曰“非世俗之所服”,“不周于今之人兮”。彭咸是商朝的贤相。

《小过》曰:“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小过总结了家天下的历史经验,这里揭示了两个社会现象。一、家政不要太脱离人民,可以长久,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向上飞是太空,向下落是大地,大地才有吃有喝,故曰大吉。二、为家天下建立了功绩的人,功成身退,快回到人民中来,方可平安。如若不然,争位贪禄,非倒霉不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功大震主,嫉贤妒能的执政者,将贤才视为眼中钉。《易》将亡道派喻为鸟兽,飞鸟喻为家政的君臣。“飞鸟遗之音”,即家政的遗风。

《礼·乐记》曰:“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移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政治集团,古哲喻为合唱队。起音领唱的是“歌者”。以“歌者”喻君王。君王能“直己而陈德”,即能开诚布公谈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陈德”,并能以身作则遵循,那么,朝内朝外,以至于庶民都将响应,此即“天地应焉”。四时是地球,喻霸道派。霸道派服从君王之命,此即“四时和焉”。星辰是月球,喻亡道派。亡道派放弃了作乱的念头,此即“星辰移焉”。没有对抗,社会正常运行,生生相继,此即“万物育焉”。直己而陈德,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政令基于“商”。故曰“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即商量,同《系辞》之“拟议”。商议表达了各方面的心意,因此政通人和。议事而制,五帝之遗风,非家政一夫之独裁也。

《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注曰:“子产见爱故有古之遗风。”爱是爱人民的略语,同《大学》之“亲民”。爱民亲民是大同社会执政者起码的情操。子产承继大同遗风而爱人民,故夫子称子产是“古之遗爱”。

本章二节《八风生天神》,是站在风母这面讲的,如果站在风子这面讲,天神也就是随风体。家天下社会乱哄哄,王霸亡三风流行,道德不同,人心不一。社会成员,受三风陶染,最后跪拜在某一风的膝下,成为某一遗风的子。《系上》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历史留传下来的三风,是乾体,是成象体。成象体是人的灵魂的法式模范。生活于当时的人,是遗风的效法体,是坤体。效法体以成象体为法式模范去立身处世,就成为某一乾体的坤体。效法体坤体是成象体乾体的随风体子体。《红楼梦》七十九回说,夏金桂步风姐的后尘。王熙凤是遗风,夏金桂是随风。前者是成象体,后者是效法体。

《周易》论三极之道。三极之道的乾坤体是彖、象、冢。彖是王道的遗风和

随风,象是霸道的遗风和随风,豕是亡道的遗风和随风。象似象非象,似豕非豕,是象和豕的综合物。象即大象,豕即猪。我们的民族是三风的后代。中国古代的文史哲是三风流行社会的记录。现实生活,文献记载,皆内含象、象、豕。

《红楼梦》二十二回曰:“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喜亦喜,象忧亦忧。”成象体乾体,是“南面而坐”体,古哲亦称“上风”。效法体坤体,是“北面而朝”体,古哲亦称“下风”。上风有象、象、豕三尊,下风总是选择其中一尊,作为自己的仪表。这种择师下拜,即“象喜亦喜,象忧亦忧”。下风看见了象,自己效法象,是“象喜亦喜”。下风者见了豕,自己效法豕,是“象忧亦忧”。大象是分化体,不王则亡,自身不独立,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人随风入俗,成了三风的继承体。这是就三种遗风和三种随风的本质讲的。

人群随风入俗,随象象者,以象象的面貌出现,随象豕者,以象豕的面貌出现,皆能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象象成了“人”,象豕成了“兽”了。成人成尧舜,大家都高兴,成兽成桀纣,谁也不愿意。于是象豕将自己美化一番,掩饰了真面目,成了“人面兽心”的动物。象象是象豕的不共戴天的对立派。在象豕专政的社会,不允许象象生存,于是象象也将自己丑化一番,隐藏了善美,成了“兽面人心”的人物。人面兽心,是随王风之变,兽面人心,是随亡风之变。二者皆是保护自己的伪装随风。《系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也说明圣人装扮成大蠖大蛇,为的是“求信”、“存身”。《意林·鲁连子》曰:“人心难知于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时,人皆厚貌深情以相欺。”

王弼《明交通变》曰:“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巧历不能定其算数,圣明不能为之典要;法制不能齐,度量所不能均也,为之乎岂在夫大哉!”

“爻”即王、霸、亡三极政治家。三极政治家,都是现实的变革者,故曰“言乎变者也”。“情伪之所为”,即家政实施的人面兽心的一套风教。《荀子·性恶》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也指文质不副的统治。家政统治者并不依循他们制定的法律,而是“自恣”所为,肆意行事,此即“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数即法律。

“合散屈伸”以下的话,在揭露家天下“情伪之所为”。“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臭腐化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是家天下“合散屈伸”的常规运动。但是家政妄想万世,即“与体相乖”。家政自身是孽根祸胎,是躁乱的策源地,又要镇压躁乱,求得太平,即“形躁好静”。家政自身是风雨飘摇的柔弱体,总是梦想天下无敌,即“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的政权本身,大

同遗风，圣人制定的法律理论，家政开山祖的好的榜样，开明的君主，都不能改变家政的劣根性，即“巧历不能定其算数，圣明不能为之典要，法制不能齐，度量所不能均也”。皇亲国戚中的大人物，有的也想将家政改变好，但最终无济于事，即“为之乎，岂在夫大哉！”这里王氏说明，圣人尚不能扶正家政，家政的领袖更是无可奈何。

《巽》大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孔疏曰：“两风相随，故曰随风。风既相随，物无不顺，故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者，风之随至，非是令初，故君子训之，以申命行事也。”《巽》卦由两个☴组成，上☴是掌权者家政，下☴是随风体王道明哲。两☴的质不同，但外表都是☴，一模一样，犹《红楼梦》中的甄宝玉与贾宝玉然。

家天下执政者发端论述政治，王道派趁势发表议论，即“随风”。随风是从唱者，故曰“非是令初”。令初之风是执政者的理论。“君子以申命行事”，是下卦王风的实质。“申”是伸的缺文，伸同信。王风是有应验的风，是信风。以臣民的面貌出现，将信风申命交给上风采纳，即“行事”。行事居于从属的地位。中国古代，大量的策论上疏等文章，都是“申命行事”之作。比如贾谊和董仲舒的策论和上疏，都是很有名的随风理论。

不随从强权专制之风，弱小的事物都将被吃掉而不能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史哲，以及政治家的活动，都有屈随强权风的属性。《周易》是以自然科学为外衣而论述三极之道之社会科学，但《周易》随从的，则是卜筮算命的遗风和现实。披上卜筮算命的外衣，很好地保护了《易》内之人心。《系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当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当时纣强文王弱，文王暂时臣服随从纣，在于纣的强权对文王能造成危害，故曰“其辞危”。辞指纣。八卦条风居二十八宿尾星位，也说明才登台的政治家，如不随风，难以存在，故以“尾”喻之，尾随身运行。新生之物，未取得主动，尾随上风，是自己生存成长的重要方略。

随风有真有假。曹雪芹崇拜老庄，成了道家的风流人物。老庄的世界观，生出了曹雪芹的世界观。曹雪芹随老庄之风而立身处世，这是真随。中国文学，至明清时期，文言文向语体文转化。由于易读，读者面广，曹氏随口语化之风，写了《红楼梦》，也是真随。曹雪芹将自己化妆成荣宁二府的纨绔，在温柔富贵之乡鬼混，用“宝玉”这个“正邪两赋”的复合典型来揭示人的善恶，悲欢离合，对家政充满了“感情”，诸如此类，都不是真的，是伪随。一百一十六回曰：“喜笑悲哀都是假，贪求思慕总因痴，”道破了此点。对家政的“感情”，是隐身草，护身符，是保护人文的表皮。如果读者被假象蒙蔽，为荣宁二府的盛衰贪求思慕，说明读者情痴，不是曹氏的知音。

随风有福有祸。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博大精深，是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这是书中的“福”。《颐》彖曰：“颐，养也，养正则吉也，”言此也。但是中国的文史哲，除了醇还有鸩。鸩即如同今天的麻醉品。这是文中的“祸”。《书·汤诰》曰：“天道福善祸淫。”《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也用了这句话：“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现在还是用《红楼梦》为例来说明“福善祸淫”。

《红楼梦》也就是“风月宝鉴”，有美人，有骷髅。美人是书中的祸，骷髅是书中的福。看见骷髅，放弃谋虚逐妄，苦海慈航，济于彼岸，祸兮福之所倚，死的反面是“生”。看见美人，削尖脑袋钻营，“自作孽，不可逭”，福兮祸之所伏，美人的反面是“死”。曹雪芹时代，家政政治上腐败，生活上糜烂。《红楼梦》随风，将中央执政者腐败糜烂之风，写成小说，扩展到全社会，让宁荣二府之风，成为全社会之风。推波助澜，加速其腐败糜烂，祝愿荒唐的家天下早日完结。古文献中，道家的鸩毒比儒家的浓厚，因此祸淫的作用更大，“长生不死”也是祸淫最厉害的一着。

“随风”之“随”，是思虑问题的依据，因此，凡是能作“依据”的词，也就是“随”的转注同义词。这类词很多，这里举一些作为范例。

《文心雕龙·时序》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祖述《楚辞》即追随遵循《楚辞》之风。灵均余影即屈原之遗风。

《红楼梦》十七回云：“尝听见古人说：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编、述、刻、雕，都内含依循随从之义。编新必须随新，述旧就得随古。刻古者随古，雕今者随新。任何一个人，不论是怎样的了不起，离开随风，编新述旧都谈不上，他连语言也没有。

《文心雕龙·辨骚》曰：“自九怀以下，遽蹶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轡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失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有着重号的字，都有随从依循之义。随从的宾语，皆为风之异称词。“乞灵于长卿”，即随长卿之风；“假宠于子渊”，即随子渊之风。

《中庸》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古哲讲的孝子，指王霸遗风的随风人。武王周公是霸业的随风者，故以“达孝”称之。孝的本质是“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霸业理想是“志”，完成霸业是“事”。武王周公继志述事，随先人之遗风而完成霸业，故曰“孝”。

成霸是成王的前奏曲,是通向王道所由之路,故以“达孝”称霸业。霸业如能复古,便进入行孝道的王化时代。《礼·祭义》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古哲的“孝”,隐指继尧舜之志、述尧舜之事的大同思想体系的随风人物。孝的实质,是亲民敬民。执政者不亲民不敬民,上层建筑与基础将会违行。尊不下施,卑不上承,故曰“置之而塞乎天地”。天地即政权和人民。《否》彖之“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即言因置孝而造成的否塞。

执政者亲民敬民,追随天下为公的大同遗风,就会建成桃花源社会。“溥之而横乎四海”,即溥及推行亲民敬民之孝道而治,天下将定于一。横即一,全中国同心同德,即“横乎四海”,天下为一。“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指实行敬民爱民之孝道,后辈儿孙将不再看到改朝换代的战乱。《桃花源记》中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即“无朝夕”。蓍圆中,地自转十二子,朝在东卯,夕在西酉。卯与地公转的仲春同位,酉与仲秋同位。朝夕春秋皆指家政历史。

推而放诸四海皆准,指敬民亲民的公天下遗风,在任何地区实施,都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是国泰民安,上下皆吉,两全其美的,故曰“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也。“准”是建筑师用的水平仪和吊垂,是测量正确与否的仪器,此处以“准”称平直。平直喻执政正确。自,由也,由同用。孝道风教用于东,用于西,用于南,用于北,天下皆服,故曰“无思不服”。

遗风是前人的政教与生活方式的留传,随风是对前人的政教与生活方式的继承。一时代的政教与生活方式,是遗风与随风的杂居与交替。大同制的遗风与随风,通过时代的正人君子的继承和传播反映了出来。人类真想过太平日子,不二法门仍是“复古”。《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也者,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遗风。人类离开大道遗风,比鸟兽还要野蛮残暴,也称不上人类社会了,故曰“不可须臾离也”。家天下的非道遗风,如同人类身上的虻虱。去掉虻虱,人类将生活得更健康,故曰“可离非道也”。对于大同遗风,如《荀子·赋》讲的:“君子所敬,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大同遗风抚育了后代,后代志士仁人继承了大同遗风。穷则独善其身,通则施利于社会。中国历史的光明面,仍是大同遗风的延续。

第六节 《易》内之风

风是政治家自身和政治家实施的政令。《易》内之风,也是这样的含义。

《洪范》将风分为“时风”和“恒风”；《红楼梦》分为“东风”和“西风”。《易》只称风，不在风上加限制词，如同《红楼梦》只称“宝玉”一样，理解起来，难度更大。

《说卦》曰：“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巽为木，为风”是中词，兼指三极之道政治家和其政教。木喻政权，喻参政的政治家。木与风是三极政治家所具有的共性。“为长女”至“为臭”，是王道政治家所具有的情操。“其于人也”至“其究为躁卦”，指亡道政治家所具有的骚气。为了醒目，二分如下：

巽为木，为风	{	长女、绳直、工、白、长、高、进退、不果、
		臭。（王风）
		寡发、广颡、多白眼、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亡风）

先讨论王风。《易》有三阴——巽☴、离☲、兑☱。☴是长女，☲是中女，☱是少女。长女☴，身居下位承位，是社会的承载者，长女的一义喻王道。中女☲居中，既承且乘，一身而二任焉，是政治界自身不独立的分化体，中女的一义喻霸道。少女☱，身居上位乘位，是社会的驾驭者，少女的一义喻亡道。少女居著之兑西。兑西是家政的统治中心，《易》内称“男”。

《系上》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道指西北不周风。不周风培育出凌驾于人民身上的“堂堂须眉”，此即“乾道成男”。坤道指东南清明风。清明风培育出承载人民的“隐幽灵秀”，此即“坤道成女”。《红楼梦》轻男重女，源于《周易》。二回曰：“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水是大海，是居下体，喻承；泥是陆地，是居上体，喻乘。二回又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希罕尊贵呢！”瑞兽珍禽和奇花异草，与臭男人义同。指少阴统治者。《红楼梦》的“女儿”，即《易》之清明风长女。长女也就是古哲书中的正人君子、孝子。

“绳直”隐指“中正”，用中正说明长女的政教是“中庸”。《前汉·律历志》曰：“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圜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生权矣。”

“权”是秤锤，喻君主；衡是秤杆，喻大臣。君主的愿望与民心相一致，即“权与物钧”。权与物钧，王道派就要和“权”结合，如吕尚投奔文王然，此即“权与物钧而生衡”。权生衡，权与衡的结合，也就是王霸联盟。王霸联盟，是成霸成王的基础。

君臣喻衡器，古哲也将君臣喻为画圆的圆规。

政治集团的创始人君主喻为定心针，大臣喻为周行笔。“物”喻民意民心。以民心为统，以政府为柄，以君主为针，以大臣为运，于是展开了施政。施政有如下四象，即衡运生规，规圜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

“规”是圆周，是《易》之著。规表示政治集团分我、友、敌的根本法规。《律历志》曰：“规者，所以规圜器械，令得其类也，”言乎此也。规圜同区分，器械是工具，喻政治家。规圜器械，区分我、友、敌，要根据政治家的居方，站在谁家一边。“矩者，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言乎此也。政治家居子午以东是“人”，居子午以西是“禽兽”，此即“令不失其形也”。有了规矩，分了人群，用什么政策和我、友、敌联系，此即“绳直”所指。“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言乎此也。施政对谁，都得“端直”正确，目的是建立大一统政府“经纬四通也”。政策正确，势力扩大，君主也就更有权威，成了政府中的主宰者，“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言此也。准是匠人的水平仪和吊垂。水平仪“揆平”，吊垂“取正”。

由上可见，“绳直”能生出公正通达的中庸政教。巽为绳直，说明清明风在敌我关系上，施政正确。《旅》大象“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即绳直施政。慎指王道我，刑指霸道友，狱指亡道敌。译成今语，即依靠慎，利用刑，消灭狱。

“白”指做官清廉不贪。“巽为白”疏曰：“风吹去尘，故洁白也。”尘喻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家政的追随者。经过清明风的教育，做官洁白，即“风吹去尘”。《溢法》曰：“内外贞复曰白。”《师》彖曰：“贞，正也。”《家人》彖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女喻臣民，男喻君王。做臣民的像臣民，做君王的像君王，就是“男女正”，也就是“内外贞复”。君臣贞正，廉洁奉公，就是“白”。《后汉·杨震传》中的“清白吏”，即言清明风清白官员。

“工”喻清明风善于为政。工是有技术的匠人。工匠生产的产品，尤其是精工制作的产品，非凡所及。《广韵》曰：“工，巧也。”《玉篇》曰：“善其事也。”《说文》曰：“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规矩是工匠成方成圆应用的法宝，《周易》八卦之思想法则，是古代王道派持政的法宝。《周易》类乎工匠之规矩，故曰“象人有规矩也”。清明风是取天下的内行，也是坐天下的内行，照清明风的风教行政，则“为无为，无不为”，故曰“工”。

“长”指清明风存在的时间最久。《老子》七章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王弼注曰：“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天地指王道派“天覆地载”的人生观，覆载人民，不是为了私一己“自生”，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长且久”。古哲书中的寿星和南极老人，也指永不磨灭的清明风 and 他们的政教。

“高”指太阳和地球的距离。演《易》的是三个天体，即太阳、地球、月球。《家人》大象“风自火出”，说明清明风的老家是太阳。太阳离地球比月球远，故

以高称之。《系辞》一开头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孔疏曰：“高谓天体高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王道治理。王道治理，政权与人民都安定，故“乾坤定”。“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指鸟兽之行也，天下为家的亡道专制。“陈”指夏、商、周家政老一套。“贵贱位矣”，是“贵贱失位矣”的略文。太阳居于月球位，月球居于太阳位，就是失位。贵贱失位，乾坤不得安宁。

“进退”指清明风不步家天下后尘。进退有两个含义。一、王霸联盟夺得中央政权，而后“复古”。取天下夺权为“进”，恢复公心制为“退”。《复》卦就在讨论复古。《乾》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即言霸主取了天下不复古，重蹈了家政覆辙。二、霸主不复古，开国承家，实行权门贵族专政，王道派“功成身退”，快点回到人民中来。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乾》九四“跃在渊”，指归田。“进退无恒，非离群也”，指敌国灭，谋臣藏也。复古跃渊，都言清明风功被天下而不私置。

“不果”是对“进退”进一层之阐述。《说卦》曰：“乾为木果。”乾木果即西北不周风。不周风是靠果敢暴力实行专万民之命的亡道派。清明风与木果背道而驰，故曰“不果”。

“臭”指王道派嗅觉敏锐，对政事敏感。《系上》之“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即言“臭”。《说文》曰：“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故从犬。”徐注曰：“以鼻知臭，故从自。”嗅觉灵敏，也就是人之视己，若视其肺肝然。颁布的政策，清明风一鉴别，便知道葫芦里是什么药。因此，臭亦谓之知言。

下面讨论不周风。

《说卦》曰：“乾为首。”乾是西北不周风，首是头，指家政的元首。头上长着发，喻乾首的附丽体部属。乾首自恣，独断独行，追随的人不多，故曰“寡发”。寡发也就是《庄子·知北游》中的“穷发”。《说文》曰：“毛，眉发之属及兽也。”发也是毛。古哲将家政统治者比为鸟兽，乾首之发与鸟兽之毛是同义词。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九牛之亡一毛，”也是将武帝比为“九牛”，自己喻为“毛”。《易》内，家政的尾数是“九”，故以“九牛”称武帝。

“广颡”是寡发的发展。寡发说明毛发少，由少再锐变，众叛亲离，就成了明月般的秃头不毛“广颡”。北坎广寒宫居住的那位寡妇嫦娥就是广颡。

“白”是西方秋金之色，于卦为兑。白喻家政的专制机关和武装力量。亡道的暴力白色，是制造“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平原”的工具。白，亦称太白，或太白星。“眼”是“艮”的繁字。《说卦》曰：“艮为狗。”白眼是家政掌握的镇压人民的狱吏。家天下靠白眼维持自己的统治，社会越乱，豢养的白眼越多，故曰“多白眼”。多白眼即言家天下多白狗。

“近利，市三倍”揭示家天下社会习俗薄恶，唯利是图。《增韵》曰：“近，亲也，近之也。”“利”是有权有钱，得了实利的富贵豪门的略称。《乾》文言曰：“本乎天者亲上。”近利义同“亲上”。近利亲上，也就是趋炎附势，逢迎讨好。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不是亲的也是亲，不是朋的也认朋。

近利的目的，也想使自己成为高高在上的得利者。“市三倍”即钻营争取由贫贱变富贵，或者由小富贵变为大富贵。“市”是交易。“近利”找靠山，也就是交易。《易》内，一是王道，二是霸道，三是亡道。《集韵》曰：“倍音背。”倍即背叛。亡道是背叛了人民的富贵，故以“三倍”称之。“市三倍”同《大雅·瞻仰》里面的“贾三倍”。“近利，市三倍”是见利忘义，俗比纸薄的表现。有油水时，宾客满堂；一旦倒霉，门可罗雀。

“其究为躁卦”，指家政最终的结局。“其究为躁卦”疏曰：“究，极也。”《释言》曰：“究，穷也。”家政蜕化至最后，就是穷极。穷极的表现，就是基础的躁动。躁即天下大乱。十八路诸侯，三十六路烟尘闹了起来。“虎兔相逢大梦归”，新霸主打败老家政，一个朝代也就结束了。

朝代的烟消火灭，树倒猢猻散，完全是家政自身造成的，怨不得他人。《老子》二十六章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奈何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权贵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便扎下了人民轻视权贵的根子，此即“重为轻根”。静即镇压，风刀霜剑，残忍嗜杀。杀戮越多，积怨越多，也就播下了人民造反的种子，此即“静为躁君”。君喻举造反义旗的种子。自己尊如菩萨，人民秽如粪土，即“以身轻天下”。以身轻天下，失掉了人民的支持，此即“轻则失本”。社会之本即人民。官逼民反，人民躁动起义，万乘之主的龙椅也将被夺去，此即“躁则失君”也。

下面再进一步讨论清明风。

《乾》文言之“风从虎”，《恒》大象之“雷风，恒”，《益》大象之“风雷，益”，《说卦》之“雷风相薄”、“雷风不相悖”，这些风字，都指清明风。虎与雷指正东明庶风。清明风与明庶风的结合，就是王霸联盟。《系上》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即言王霸推倒西金不周风的大革命。《易》作者认为，由家天下过渡到公天下，夺取中央政权的霸道革命是桥梁，是舟楫。实现王道复古，也必须有霸主的合作。霸主不合作，也不能实现大同社会。

“风从虎”喻清明风随从明庶风，由正东向南离的过渡。过渡就是中原逐鹿，从亡道手中夺权。雷是夺天下的虎，虎是夺了天下的雷。《革》九五曰：“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大人虎变，说明夺了中央大权。月公转的九五王位在南离。“炳”是火和丙的复字，火丙皆在南离。正东“帝出乎震”，至正南“相见乎离”，中间的统摄体是东南清明风。“风从虎”体现

在组织形式上；虎随风反映在思想领域。霸道革命的导演，是历史上的清明风军师。

“风从虎”即《益》卦表明的事。《益》卦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益》卦是兴天下之公利，除天下之公害的卦。“损上”“改过”，除天下之公害；“益下”“迁善”，兴天下之公利。上与过指桀纣，下与善指人民。“损上益下”，也就是打富济贫。推翻桀纣，人民高兴，故曰“民说无疆”。新的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给人民带来实惠，提高了人民的地位，此即“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自上即人民自己的上层建筑，下下即施惠于基础。多数人得到了好处，此即“大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庆”。有远大志向的王霸派，《易》称“有攸”。“风从虎”有个英明的领导核心，“有攸”行政，可以获吉，故曰“利有攸往”。天下的有攸集结于一起，霸主九五便有了坚实的官员基础，故曰“中正有庆”。庆指社会上的贤智人才。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易》将政治家施政，实现目标，喻为“涉大川”，这里喻由震东向南离过渡，夺取中央政权。由于王霸集结了优秀人才，又有清明风“木道”的指挥，因此涉大川可以获吉，利，吉也。获吉的保证，是“木道乃行”。行施了清明风的政教。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解放社会是“益”，雷动风行，势力扩大，是“动而巽”。德之流行，犹置邮传命，东征而西夷怨，人民渴望解倒悬，即“日进无疆”。无疆喻人民大地。“日进”即王霸势力发展。政权有益民政教，人民积极执行，即“天施地生”。天施地生的结果，更加促进社会的解放，此即“其益无方”。富贵权门是“有方”，贫困无权的人民是“无方”。益无方同前文益下迁善。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指清明风制定政策讲的。时，是也。《易》将王道派和他们的人民大众称为“是”，桀纣亡道称为“非”。益卦革命，要和人民同步，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此即“与时偕行”也。

《恒》卦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益》卦言取天下，《恒》卦言坐天下。王霸夺得中央政权，霸主将领导权让

给清明风，自己北面称臣，这就构成了《恒》卦所讲的时事。恒有两个含义，一是长久，二是坚持。“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是长久之义。“恒亨”，“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是坚持之义。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言原始大同社会天覆地载之公心道存在的时间最长。人类能恢复大同天地之道，也能做到恒久而不已。

王霸派如能坚持公心制继续前进，一定能得吉。吉利表现为大家都能过上好光景，此即“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小人专政结束是“终”，家给人足，丰衣余食是“有始”。有始即富有生活的开始。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日月指月球，喻家天下亡道政权。“得天”，即握有政权。“能久照”，指夏、商、周皆存在数百年之久。“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四时指地球，喻霸道革命。霸道革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被动变主动，由寇变王，这就是“四时变化”。四时变化，既能为复古奠定基础，也能为日月得天久照而创造条件，此即“四时变化而能久成”。

“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指清明风建成大同社会而言。“圣人久于其道”，即坚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就能够建成大同社会。“天下化成”，即实现了大同制。《老子》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意义完全相同。侯王即圣人。“守之”即久于其道。

大象之“以立不易方”，是劝诱霸主明庶风的话。“以立”即用中立治天下，实行公心中庸制。“不易方”即不步家天下的后尘。

《益》卦“风从虎”，明庶风居内，清明风居外；《恒》卦“虎从风”，清明风居内，明庶风居外。

“风从虎”，清明风随明庶风，由震东向离南过渡。过渡即打天下夺权。“大人虎变”，指明庶风由雷变虎，由寇变王。时局进入《恒》卦，组织上、思想上都以清明风为主。清明风由太阳火出来，又回到了火位，古哲称为“复古”、“反本”、“归太一”。

《中孚》卦是王霸复古后的施政。大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给基础带来膏润和实惠，又有天下为公，以和为贵的王风教育，即“泽上有风”。泽上有风，异于家政的“口惠而实不至”的欺骗宣传，在改变人的过程中，不崇尚杀人，对亡道实行宽大政策，此即“议狱缓死”。《易》内之狱，皆喻亡道派。亡道派放弃复辟，就给缓死的生路。

中国的古代哲学认为，王霸两极是改朝换代的同盟军，也是建成大同社会的同盟军。霸主没有清明风的指挥，不能取天下登龙位；王道派没有霸主的支持，也无由执政建成大同社会。

霸主复辟了家天下，便断了复古之路。家天下开明君主执政，任用清明风为臣，清明风也能成为一时代最有号召力的人物。《小畜》反映了这样的时事。《小畜》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柔得位”指六四。“上下应之”，即得到了朝野的支持。“小畜”即小人政权的鼎盛时期。成康时代，文景时代，即指小畜。小畜的成就，来源于“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家政君主接受六四的政见，令行禁止，国家机器运转正常，即上文之义。

“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指家政君主九五和六四的关系。“密云”即刚中九五君主。“不雨”即不施大润泽给基础。“尚往也”，说明开明君主仍是富贵权门的孝子贤孙。“尚往”，即坚持贵族专制。坚持贵族专制，即“自我西郊”。自我是私的隐称，“西郊”即西交，指暴力统治。西郊不会给人民带来王道乐土，故曰“施未行也”。处于这样的时局。六四与九五只是表面上相得，最终的归宿完全不同。六四施展才能，也只在家政允许的范围内，故大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懿文德，指在一段时期内，拨乱反正，使家政得到改善。家政复兴，是六四的功绩，家政的开明君主，有雷的特性，故与清明风为同人。

《说卦》曰：“雷风相薄。”又曰：“雷风不相悖。”薄是溥的繁字，王霸发展，命运相同，一道长消，故曰“相薄”。王霸不存在根本对抗，故曰“不相悖”。相溥而不相悖，《易》称同人，古哲书中亦称同志。

上面探讨了清明风，下面探讨不周风。

《䷧蛊》《䷫姤》《䷓观》《䷺涣》诸卦的风，皆指恒风，西风，不周风。这些风都指家天下推行的一套政教。

《左传》昭公元年：“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淫，过也。不复古，背叛人民，就是淫过。《丰》彖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昃与食即淫过。豪门贵族沉湎于追求声色货利，即“溺”。天天为政，不知何以为政，即《系上》之“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即“惑”。一家子亲骨肉，如同仇敌，闹得乌烟瘴气。部下谋叛，人民造反。人祸天灾，接踵不断。诸如此类，都是“乱”。

“淫溺惑乱”生了蛊疾，蛊疾患者又讳疾忌医。一旦蛊疾大发作，就要闹出大乱子。汉武帝患蛊疾最重，他的晚年，蛊疾发作，父子相疑。大杀了一通，闹得天昏地暗，人心惶惶。《红楼梦》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也指蛊疾发作。《老子》十二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

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五色五音等，也就是“五鬼”。

金、木、水、火、土是五行，五行正常运行，体现为大自然的对立和统一。如少与老，生与死，安于土。老少对立，生死对立，不论生死，都离不开大地。这是自然现象，正常的人生，都将经历。家政分裂了人群，老少生死成为集团，人为的对抗由此而生。五色五音等对立的事物搅乱了人心。鬻矛鬻盾的理论，也是盲、聋、爽、狂、妨的产物。不能自圆其说的家政风教，反映在各个领域。

宇宙是无限的，人类的认识也是无限的。家政为了一小撮人的寄生利益，将无限的宇宙人为地圈划成小的范畴，让人们的思想认识只在小范畴活动。谁超越这个范畴，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中国古代老不长进，思想紧箍咒起了关键作用。上卦艮指家天下专制，下卦巽指家天下风教。全社会必须服从艮山高压，也必须听从山下巽风的指挥。政权禁锢了人的思想，人们也就成了委琐齷齪的不知天地大全的小人。哀莫大于心死，风落山下是心死的表现。

蛊疾发作瞎折腾，还不是家政该垮台的时间，闹下去对整个社会都不利，于是王道派出来，出些点子，缓解了蛊疾，社会又转向正常。大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即给家政治蛊疾，“育德”，即趁机提拔一些有王道情操的人做官。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到贾府给叔嫂治病，也喻君子“振民”。

《姤》卦表明，初六是皇亲国戚的代理人。初六占据中心，成了社会转运的枢机，初六以上的五阳喻社会的各阶层。各阶层都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说文》曰：“姤，偶也。”《正韵》曰：“姤音构。”《玉篇》曰：“构，屋架也。”《说文》曰：“构，盖也。”偶是二，家天下对公天下来讲，是二体，故曰“偶”。古哲将政权喻为“厦”。构成厦的主体是“屋架”。家天下政权的主体，如《姤》卦表明的那样，一小撮富贵，专万民之命，故曰“构，屋架也”。豪门贵族是领导体，故以“盖”喻之。盖是覆物体，姤盖是富贵的领袖，故曰“盖也”。

“柔遇刚”，即家政篡夺了公天下，成为社会制动之主。“勿用取女”，义同《礼运》之“天下为家”。天下为家是不能久长的制度，故曰“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是对世人的劝诱教导。姤一女承五男，人心不能一。政权与基础都能守一，即“天地相遇”。天地相交，皆能守一不二，政权与基础皆化为文明。“品”，指政权；“物”指基础；“咸”，皆也；“章”，文明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论守一之风教。刚阳居九五，大臣居六二，即“刚遇中正”，清明风居于主动地位，即“天下大行也”。行，施政。

“姤之时义大矣哉”，给初六指出了出路。“时义”即是义，指让权给清明风。姤让权称臣，是伟大的时事，故曰“大矣哉”。“后以施命诰四方”，即清明风后，向初六讲明此点。“诰四方”，即让初六居四位臣位，成为六四。

“后以施命诰四方”，是对家天下最后的挽救，仍希望他们复古。家政不从诰，继续向西转，就是“既灌而往”，往便迈向追求声色货利的道路。步入声色货利之小道，也就跨入老家政的覆辙。

《论语·颜渊》：“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也是指对家政的挽救。“忠告而善导之”，即后以施命诰四方。初六不听拉倒，清明风也不要自讨苦吃。《述而》又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也指诰四方讲的。按清明风的政策办，即“用之”。按家政的政策办，即“舍之”。行与藏，以家天下的用舍为转移。

家天下发展至《䷋观》时，姤时的五阳被同化了三阳，只剩下二阳了。此时，国泰民安，社会转入平静。此时家天下也卖弄风骚，来研究历史。贵族研究历史，站在执政者的立场说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对富贵来讲，历史仍是一笔糊涂帐。“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就是说家天下不会违背走马灯四时转易规律。“天之神道”，即地球之公转周天。四时一周天，喻一个朝代。认识地球公转轨道，是思想的产物，故曰“神道”。神，思也。

圣人随风，也办学校，出文章，以其清明风的高超水平，赢得全社会尊重，此即“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个“神道”指圣人的复体大中道。王、霸、亡三种政治势力皆认可，即“天下服”。“以省方观民设教”，即讲神道的应用。《正字通》曰：“省，明也。”九五是太阳大中位，故以“省方”称之。中国的古代哲学，是省方体，王、霸、亡三极都在使用。《老子》十一章，说他的书，“有之以利，无之以用”，利与用，社会的人各取所需。

家天下向前运行，将进入冬天《䷺涣》时。䷺，风行水上，指家天下位于北坎。位于北坎，也就进入灭亡的前夜。下卦䷋是新霸主，另立山头，与老家政抗衡。处于涣时，老家政众叛亲离，新霸主将老家政的叛逆者集结在自己的麾下，社会进入重新组合的历史阶段。《杂卦》曰：“涣，离也；节，止也。”涣言老家政，节指新霸主。背离老家政是“离”；投奔新霸主是“止”。

处于《涣》时，清明风辅佐新霸主建设政权是当务之急，故大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给霸主拿主意，是“享于帝”。黜幽陟明，正确使用部属，建立政权，是“立庙”。庙喻朝廷。

《说卦》曰：“风以散之。”又曰：“桡万物者莫疾乎风。”家天下统治者的邪曲表率作用，家天下言行相违背的风教，是涣散家天下和桡削家天下最锐利的风刀。山木自寇，膏火自煎，也指家政风刀自我砍削。《荀子·劝学》曰：“物类之

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家天下自身是腐朽体,不能避免“出虫”、“生蠹”。忘身即对人民的背叛。“强自取柱”,即靠暴力抢权。柱,主也。家政是“怨之所构”之机构,求其不乱不散不离不倒,是不可能的,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家政统治者自相残杀,是摧毁家政厦屋最凶猛的暴风。《坤》文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即言为抢夺声色货利,自家人下了毒手。《红楼梦》七十四回曰:“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外头杀来而杀不死的人,自家人轻而易举地杀了。敌人难以撼动的岳飞,宋王朝以“莫须有”的罪名,残杀了这位英雄。但是从此之后,宋王朝更加桡弱涣离,直至堂堂皇帝当了俘虏兵。

《系上》曰:“润之以风雨。”风和雨结合使用,风喻政教,雨喻实惠。政权率领了基础,要教诲基础,要给基础施利。公天下行施甘风和雨。《前汉·董仲舒传》曰:“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正四方,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物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董氏总结了原始大同社会所以大丰美的根本所在。人君正心,是全社会化善的枢纽。“正心”即人君居于太阳核心位。公天下的朝廷是太阳。人君成为太阳核,朝廷大员,也就不会偏离核心,此即“正心以正朝廷”。中央风气正,地方各级随风而正,此即“正朝廷以正百官”。官员风气正,人民群众随风而正,此即“正百官以正万民”。中国正,毗邻国随风而正,此即“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多数正,少数不正者立不住脚,为了不倒,也得壹于正,此即“正四方,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公天下时期,中国的版图是那样的辽阔,都是公天下“正”出来的。强梁征服只是暂时的。

上层建筑与基础同命运共甘苦是“阴阳和”。天下为公的社会,既有良好的教育,而又丰衣足食,是“风雨时”。风俗淳朴,人民和睦相守,是“群生和”。人民有长生久视的风尚,崇尚蓄藏,留有后路,是“万民殖”。农业丰收是“五谷孰”。以时进山,自然得到保护,是“草木茂”。社会日新又日新,欣欣向荣,做官的做民的都有保障,是“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大丰美是大家丰美,不是有权有势的才丰美。公天下制度美好,外国也来取经,是“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四海之内,指海上陆地居住之人。徕是来的繁字。《系上》曰:“盛德大业至矣哉。”盛德大业至矣哉,义同“王道终矣”。盛德大业的王道社会,有

伟大的思想,有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政权,有伟大的领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人群需要的吉祥如意的幸福,都可以取得。

家天下社会的风雨,则是另外一回事。《老子》二十三章曰:“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王弼注曰:“暴疾美兴不长也。”飘风骤雨是一种来势凶猛,面积不广,时间不长的自然现象,故曰“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即大自然。古哲将家政的政教施惠,喻为自然的飘风骤雨,指明这种风雨来势猛,面积狭,时间短。“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言乎此也。

荀卿《乐论》提到的社会风气,也就是飘风骤雨。“乱世之徵: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飘风骤雨,以乱济乱,执政者今日有酒今日醉,没有长久打算。“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是执政者至为邪曲飘骤的体现。古哲将有权有钱者喻为“生”,无权无钱者喻为“死”。执政者在温柔富贵之乡,着锦添花,福中求福,挥金如土,养生无度。被养生无度者榨取之后,留送给人民的,是饥寒交迫,只能维系生命,故曰“瘠墨”。瘠言生活上的贫困,墨言遭受黑暗专制的荼毒。杜甫是一位揭露“瘠墨”最深刻的诗人之一。《书·泰誓》曰:“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以残害于尔万姓,也就是“送死瘠墨”。

家天下之风雨,只润泽统治者的“养生无度”。风摧浸灌的结果,不是加强了统治,而是加速了崩溃。《系下》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这是《易》之倒语,意思是:“安其位者危,保其存者亡,有其治者乱。”安其位者,保其存者,有其治者,皆指给富贵施实惠,加财富。这种“损不足而奉有余”的倒行逆施,加剧了政权的危机,也加多社会的内乱与外患。韩康伯注《系下》“易之兴也”曰:“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其治者乱,不忘危者安。惧以终始,归于无咎,安危之所由,爻象之大体也。”这是对上文的注解,指明统治者的愿望与其结果适得其反。家天下的飘风骤雨,摧残了基础,也败坏了他们自己。

第十五章 易学启门

《系上》曰：“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韩康伯注曰：“极未形之理，故曰深；适动微之会，故曰几。”孔颖达疏曰：“《易》道弘大，故圣人用之，所以穷极幽深，而研核几微也。”

《易》道弘大，极深研几，是认识家天下社会和认识公天下社会的宝鉴，是覆冒家政社会和建立公心社会的思想武器。本书不可能将“极深而研几”的《易》道注解明白。键是本书的天文学。没有古代天文学知识而读古哲，不可能认识古哲。用天文知识启开《易》之门，请贤哲升堂入室，观赏古代中国文化的珍宝，给《易》学家指出了通行之门路。

我们在第一章已论及，太阳是隐了的天体。隐藏自然太阳之居位，为的是隐藏大同党人实现大同制的理想。由于自然和政治相连系，太阳与大同归宿都成了隐藏体，“极深而研几”，就是要求学者将圣人隐藏了的太阳找出来，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这个美好制度找出来。心领神会，知其所以。

“深”是浅之对。浅显易识，幽深难知。太阳是我们每天接触的天体，但是太阳的居位和功用是很幽深的大学问。圣人的王道理想，托位于太阳，因此也成了很幽深的学问。“极深”即找出太阳的居位和功用，同时找出圣人的居位和功用。《考工记》“梓人必深其爪”注曰：“深犹藏也。”圣人的功用与居位，如果不藏，也好理解。学问自身深奥，再加上人为的故意隐藏，《易》就成了非常难懂的学问了。《系上》曰：“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能理解《易》学的人，只是极少数。

“几”是事物的制动之主，亦称“枢机”。太阳系天体的太阳，是太阳系的几，当然是地球与月球之几。托位于太阳的大同圣人，是社会人群之几，当然也是霸道与亡道之几。霸道近圣人而获吉，亡道远太阳而蹈凶。《庄子·齐物

论》曰：“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太阳居中，继明不息，不存在地球与月球之对立转易，此即“莫得其偶”。地转之子午卯酉，春夏秋冬，月转之朔晦上下弦，都是偶体，偶体存在对立，“莫得其偶”，不存在对立，故曰“枢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太阳居恒星位而无穷，大同社会的领袖居大中位而如太阳，也无穷。“环中”即⊙，外周为环，内心为中。几，枢机是居心体，也就是灵犀一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理解了太阳居位，便有了纲领。有了纲领，便容易理解日月之行。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通，古哲亦称发覆，发蒙，开塞，开窍，先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就是将理解的学问传给“天下之志”。天下之志，指具有王道遗风的政治家，如《咸》、《谦》之艮，《随》、《复》之震。《淮南子·要略》曰：“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措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身养气，宴炀至和，而已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自乐所受乎天地者”，是《易》学的根本落脚处。“天地”是“天覆地载”之略称。当大同党的政治家，在于覆载人民。没有机会覆载人民，也不会干出损害人民的坏事，此即“自乐所受”。在人民面前，一身清白，问心无愧，是王道派的“自乐”。

“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深”是知识学问，“几”是实践行动。懂了太阳之功用与地位，懂了圣人之功与地位，参与社会变革，复古反始，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即“成天下之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曰：“《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几同王道“为术”。有实现王道大同社会的理想，没有实现理想的“为术”舟楫，也成不了天下之务。有理想又有桥和船，由此达彼就成为可能。《易》是“成天下之务”，建成大同社会的桥和船。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宝贵遗产，这一门建成大同社会的伟大学说，不只是为中国人民，也将为世界人民作出贡献。

第一节 从贲卦论起

《易》博大精深，如同天体运行，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易学关键之门道在何处，也就是说，注解《周易》从何开始？照顺序，门在《乾》卦，“乾，元亨利贞”作为门，但太深奥，掀动了《乾》卦，须得掀动全书，现在我们从《贲》卦启门，也许好一些。

“䷖贲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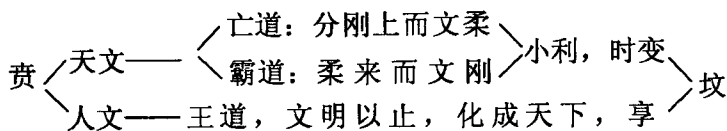
家天下政权还在行施权力和发号施令，还没有成为黄土高垄是“贲”。贲，

树倒猢猻散，被新霸主赶下台，回金陵，进了博物馆，成了南柯梦，是“坟”。贲是当时的周朝，坟是夏商史。《左传》昭公十二年云：左史倚相“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尚书序》曰：“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三坟大道指公天下的历史，与三坟五典意义相同。公天下被家天下篡夺，成为历史，也是坟。

《贲》卦之“贲”，一身携二，既指当时，也指历史，有贲坟二义。《贲》卦的内容，就是在论述王道、霸道、亡道三极之道的转易史。

“贲亨，小利有攸往。”卦辞一开头就提出了公天下历史与家天下历史。贲亨，即大同社会公天下史。亨，通也。《系上》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又曰：“推而行之谓之通。”往是在野者，来是在朝者，往来的政治家和人民都有出路而“不穷”就是亨通。亨通社会的领导人由推选产生，此即“推而行之”，如尧推舜，舜推禹。全社会皆有路可走，是“大利”，《乾》文言称“美利”。少数人有路可走，多数人被置于奴仆地位是“小利”。小利不可能永保不败，故曰“小利有攸往”。少数人安乐享受，多数人为其提供享受的一切，王道派和他的人民，就要反叛，此即“有攸往”。有攸是王道派的隐称，往是反抗取代的隐称。“贲亨，小利有攸往”，指出了公天下社会之通泰和家天下社会之动乱。

彖辞进一步论述了公私两极政权的区别，也指出家天下的上行期与家天下衰世期的区别。为了醒目，我们先作《贲坟图》以示：



“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王弼注曰：“坤之上六，来居二位，柔来文刚之义也。柔来文刚，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刚上而文柔之义也。刚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来文刚，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就是《说卦》的“天之道”与“地之道”。霸主黄袍加身，开国定鼎，实行皇亲国戚小人专政，一直到这个政权覆没，都属于“分刚上而文柔”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也就是小人富贵持胜坐江山。《剥》、《否》、《小过》、《既济》，都是反映“分刚上而文柔”之卦。小人专政，残酷地镇压与搜刮，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起来造反，这就是“柔来而文刚”。人民造反，得到了王道人文的支持和指导，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推倒了老家政，取得天下。“柔来而文刚”是王霸联合取天下的历史时期。《复》、《泰》、《大过》、《未济》都是反映“柔来而文刚”之卦。

“柔来而文刚”之“柔”，指手无寸铁的起义人民，或者是实行亲民政策的弱小势力。“来”即和人民相结合，居于人民之中。“坤之上六”指《困》卦上六。上六造了反，回到二位，即“柔来”。由于和人民的结合，由坤体六变为乾体九，变为九二，即“文刚”。文是政治集团的实力和指挥能力。新生的革命势力，和人民结合，加上指挥正确，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柔来而文刚”的主要含义。柔来而文刚者最终取得扭转乾坤的胜利，故曰“故亨”。

“分刚上而文柔”之“分刚”，指爬上皇帝宝座的霸主。霸主复辟，首先要分裂人群，将其亲族裙带，封地封官，列为贵族，大众只好都成了贱民。分刚是握有强权的独裁者。“上”即率领贵族由人民中分离出去，升至天堂，享受荣华富贵之福。民为邦本，统治者自绝于人民，成为无本之木。无本之木，也就不可能从广大的人民中吸取养份。贵族只在贵族中找人材。饱暖思淫欲的少爷老爷太太小姐，不会有真正的人才。豺狼当道，祸害民众。政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一小撮富贵升迁调降跳加官，图盘剥者众，忧民忧国者寡。荣宁二府的那些人，就是“分刚上”的写照。无源之水，最终枯竭，故曰“分刚上而文柔”也。

“柔来而文刚”，是家天下的上行期，进步期，是除天下之公害，解救人民出水火的阶段，是能继承大同遗风，是能和王道遗民合作共事的时期，是与人民共患难的时期。上行期，也就是月公转的三五上弦期。“分刚上而文柔”，是家天下的下行期，后退期，是除天下之正义，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兴天下之公害，有钱能买鬼推磨的阶段，是背离大同遗风，是不能容纳正人君子的历史时期，是富贵一意孤行的历史时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历史时期。下行期，也就是月公转的二八下弦期。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的两个大阶段。由艮至坤为上行，由坤返艮为下行，八卦构成一个朝代的通史。

“文明以止，人文也”，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权，社会转易，根子在政权。古哲认为，社会之治乱，本于政权之行止。《系上》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言是政治家颁布的政策，行是政治家的实践。“文明以止”的政策，即“出其言善”。政策善，远近皆应，令行禁止。“分刚上而文柔”的政策，即“出其言不善”。政策不善，远近皆逆，令不行而禁不止。政策法令是“言”，执政者的所作所为是“行”。大同社会的政治家，言行一致，家天下的政治家言行相悖。言行一致，施政必治，言行相悖，施政必乱。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政策法令和政治家的实践

行动,组成了统治者的言行。言行成了社会运转的枢机。文明以止的枢机,托位于太阳。托位于太阳,自转而不公转,成了真正的制动之主,在整个统治的过程中,用不着日施手段,夜玩阴谋,穷于应付。光荣地掌权,光荣地让权,如尧舜然,故为荣主。转四时的家政枢机,托位于地球与月球。屈辱穷困而造反夺权,贪天之功为功而掌权,四海穷困,众叛亲离,成为独夫一人而丧权,如桀纣然,故为辱主。大小两类枢机,产生了荣主与辱主。荣辱由人主自取,建国定鼎时,人民无权无势,不能左右他们的命运。

“文明以止,人文也”,起于《复》卦和《咸》卦。《复》大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大同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划,以雷☳表示。“地中”即地球的中心体太阳。“雷在地中”,即王道派先王掌权。王霸亡三极社会,原始大同社会为“先”,贵族专政为“后”。先指时间最早,王指日月星三体合一之天下为公制。先王是行大道者的称谓。复即复古,行公心制。“至日”指南离夏至日,也就是家政复辟或王道复古的起步地。“商旅”是家天下统治者譬称,喻公转一周后,又回到了老家。“闭关”切断了富贵升天之路,即“商旅不行”。不准复辟家天下,先王自己也不升天,即“后不省方”,后与先王义同,皆指王道。

执政者不升天,也不准他人升天,是复古的一个方面,复古的另一个方面,即承载人民,共同建设社会,这就是《咸》卦表明的时政。“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男下女,即执政者承载人民。政权代表了全社会是“咸”,人民和执政者同心同德是“感”。“止而说”同“文明以止”。文明以止,化成天下,也就是“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是家天下的朝代史,是“天文”。天文是夜间研究的课题,这里以“天文”喻亡霸转易者是人群的幽暗不明者。“人文”是原始大同社会和将要实现的大同社会。人文是白天研究的课题,通过太阳测知地球与月球之运行。这里以“人文”喻王道执政者光明正大,处事基于太阳。日晷仪是白天测量地球的科学仪器,工作在白天,不在黑夜,天文暗而人文文明,以幽暗喻为私,以光明喻为公。为公长生久视,为私动乱覆亡,这是《贲》彖指明的人文与天文的两种结局。

“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是大象辞。山是艮,艮,止也。止即家天下的文化暴力专制。火是离,离,丽也,指公天下文化的继承人。家政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寄生权,在思想领域设置限制。对思想的控制,和限制人身自由一样,也就是“狱”。用暴力夺民思压智慧,塞言路,拒公平,是“山下有火”之象。山下有火,只是光明的隐藏,不等于不存在光明。中国古代的文

史哲,都是在五行山高压下显现出来的火光。通过火光为导引,才能了解社会明庶政,才能找到火源太阳。

“庶政”即“分刚上而文柔”的富贵政权。“明庶政”,对王道派来讲,就是要认识小人庶政的本质。对家政来讲,通过文史哲的教养,使其减缓行暴的步伐,让社会能多过几年太平日子。王弼注曰:“处賁之时,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狱。”人民用革命的暴力惩办老家政是“以威行”。《老子》七十二章曰:“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革命的大威一至,家政修建的牢狱都将被摧毁,此即“折狱”。庶政与狱是同义词。时机未转至折狱时,故曰“无敢折狱”。

家天下周天转易,其特点是“时变”公天下自转而不公转,其特点是“文明以止”,“化成天下。”为了醒目,现作《天文人文图》以示(见图64)。

《序卦》曰:“賁,饰也。”韩康伯注曰:“物相合,须饰以修外也。”家天下政治家,崇尚自我吹嘘,也崇尚外表一致。涂脂抹粉,穿绣被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賁,饰也”,即言家政图表不谋里。表里不一致的涂饰。《荀子·非十二子》称为“饰

非”、“饰邪说”。《老子》二十四章,将家政统治者称为“企者”、“跨者”、“自见者”、“自是者”、“自伐者”、“自矜者”。

“物相合”,指地数二与天数七的相合,也指地数四与天数九的相合。二七合成火,四九合成金。成火炎上,升官发财,永无满足。成金收杀,残暴镇压,毫无仁慈。火金政权,也就是“分刚上”。《荀子·修身》曰:“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家政善于涂饰,目的是掩盖“致乱”、“致不肖”、“心如虎狼,行如禽兽”。但这种掩饰是徒劳的。秦始皇政暴文泽,涂饰得超过了尧舜。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云集,三年的光景就揭穿了饰外者的画皮。因此“饰以修外”,可以取得外表之美,也许在一定的时问能掩人耳目。但历史是长河,短暂的得志,用王道的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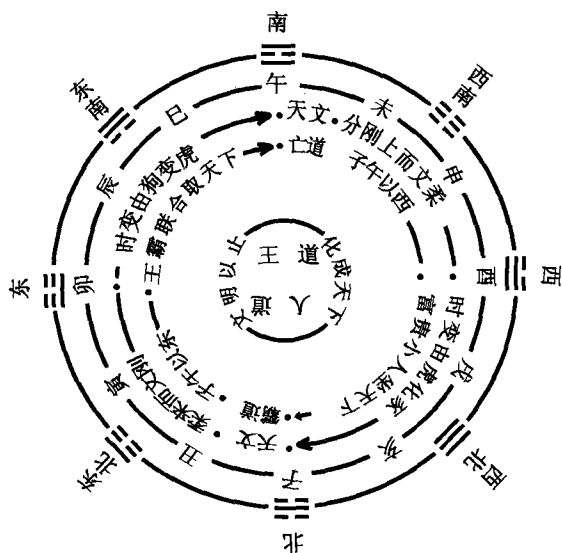


图 64

光看,不能算胜利。

“饰以修外”的自我吹嘘,《中孚》上九称之为翰音。“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王弼注曰:“翰,高飞也。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居卦之上,处信之终,信终则衰。忠笃内丧,华美外扬,故曰翰音登于天也。翰音登天,正亦灭矣。”翰音也就是《系下》的“鸟兽之文”。“登于天”,即在上层建筑形成了体制。天即政权。“贞凶”,指撰写翰音者,是忠于家政的信徒。翰音言而无信,即“忠笃内丧”,只图说得好听,即“华美外扬”。翰音是诈伪体,执政者诈伪,部下诈伪,上诈下诈,不存在忠信,故曰“正亦灭矣”。天地不交心,左右不交心。外部擦粉,里面化脓。终有一天不可收拾,故曰“何可长也”。

家天下的翰音,古哲亦称谬说,庄子对家政谬说,多有揭露。他在《天下》中说:“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辗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如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上文是表面上的奇谈怪论,隐指家政崇尚的翰音。家政脱离了人民,无人民的政权是卵无毛。但是不准说卵无毛,只能说“卵有毛”。毛喻家政的追随者。家政在南离复辟,霸道与亡道结了婚,组成两足鸡政权,广大人民被否定,但富贵不承认否定人民,说他的鸡是三只足,代表了全民的利益,此即“鸡三足”。鸡指南离雉鸡。《说卦》曰“离为雉”。“郢有天下”,同夜郎自大。“犬可以为羊”,说家政豢养的走狗不咬人民,如羊善良。

马是西北乾,《说卦》“乾为马”。家政转至乾马时代,离北坎覆没只剩下一步,但家政不准说覆亡,说他们的乾政还能正常运转,此即“马有卵”,卵喻转动的弹丸,此处喻运转。“丁子有尾”,即如秦始皇自吹的万世统治。丁是丙丁之丁,十天干在南离;子指午,也在南离。丙午是膏火政权。膏火政权,不会有尾,也就是理想不会实现。尾喻结局归宿。五行南离为火,由南离至北坎,《乾》文言称为“火就燥”,是小人政权烤干人民的历史时期,家政不认这个账,说是“火不热”。人民悲惨,与他们无关。

家政统治者古哲称为“下愚”。下愚没有文化,拣上圣人的言论重复一番,如同山中的空谷反响,此即“山出口”。山出口,也叫应声虫。轮喻转轮迴的小人统治者,这些上等人永远不和人民接触,即“轮不辗地”。地指人民。“目不见”同视而不见。人民面有菜色,野有饿殍,流浪街头,露宿沟壑。统治者看看在眼扬长而去。“指不至,至不绝。”指家天下前车已覆后车又覆,但绝不从覆

没的历史中找出覆没的原因。

“龟长如蛇”，意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河图洛书的洛书是“龟长”。龟长居中喻王道，蛇是盘圆体，这里喻转四时的家天下河图。河图居外喻家天下。小人不理解大人，以为龟长也如同贵族那样无知贪婪。“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义同君子在野，小人当道。矩喻不转四方的王道，规喻转四方的家天下。有本领的人弃而不用，即“矩不方”。执政者又不能自圆其政，即“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桷。凿是木工打穿木料的用具，这里喻家天下的各级官僚。《正字通》曰：“恣意不求含义理谓之凿。”桷是凿之形而上，是凿上木柄，承受打击。这里以“桷”喻家政君主，凿不服从桷的指挥转，即“凿不围桷”。古哲将家政喻为蛀虫，桷与凿都是凿空木政的自伐工具。工具上下又矛盾重重，故曰“凿不围桷”。《外物》曰：“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六凿即小人统治者，相攘即一家子亲骨肉自相残杀。

“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飞鸟取自《小过》卦，景取自日晷仪之日影。夏至一阴生，日影逐渐升长，也就是“之景”。之行也。“飞鸟之景”，即是说家政繁殖的蛀虫，一天多似一天，人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加重。时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飞鸟照样享福消耗，对于财源枯竭，无动于衷，此即“未尝动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鏃矢之疾，喻病态而急剧下滑的家政中央。疾行至晚期，令不行而禁不止。此即“不行不止之时。”

“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是“凿不围桷”进一步的发展，与“六凿相攘”义同。狗犬同物，同物相否定，即“狗非犬”。牛马同类，一西南而一西北。家政统治者也在大骂桀纣桓灵，即言“黄马骊牛三”。三是《易》之三位。三位是反时对抗爻。这里以“三”指排斥。五色西方为白，北方为黑。《说卦》曰：“艮，止也”，“艮为狗”。这里以狗称“止”。家天下同伙，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五色，白强为虎，黑弱为豕。白虎转黑豕，即“白狗黑”。

“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孤驹是王道派的隐称，母是政权。家政统治者不承认有过公天下大同社会，此即“孤驹未尝有母”。这是对公天下社会的否定，也是对提倡复古的孤驹的否定。《老子》四十一章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上士王道孤驹，中士霸道，下士亡道。亡道大笑，即笑“孤驹未尝有母”。

“一尺之捶”喻大同社会上下同心同德的人群。“日取其半”，指霸主将完整的捶杖折成两截，将人群分裂为富贵贫贱，富贵上天堂，贫贱下地狱。富贵贫贱都成了残缺体，故曰“半”。日指地球，地球喻霸道。冬至霸主在北坎谋反，夏至在南离升天，刚好是地球绕日公转的一半。日取其半，也就是自我得

之,自我失之,走向灭亡。“万世不竭”是霸主的妄想。

“惠施”在《庄子》中是家政的托称,指得了实惠的施政者。奇谈怪论的背面隐藏的就是上面各种社会现象。用表面的奇谈和惠施周旋应酬,就不会受到惠施的惩治,故曰“终身无穷”。但是惠施的翰音,对富贵的统治最终还是无济于事,由金银满箱,一意孤行,变为乞丐,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悲夫”,如桀纣然,了结了一个朝代,偿还了冤债而收场。

“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天地之道”,即天覆地载之王道。惠施之能,在于吸人民之血,故曰“其于物也何庸”。物,人民;庸,用也。“充”是“统”之略。“充一”指统一天下的霸道革命。“愈贵”指复辟。“道几”即政权转入危机。危机,即躲过风暴又着雨,内乱外患不断。此即“惠施不能以此自宁”。但是惠施仍要为“不能自宁”赍饰,加厚涂脂抹粉,此即“散于万物而不厌”。由于说得好听,终于取得善于美化的盛名,此即“卒以善辩为名”。善辩了善辩,治理了治理。“骀荡不得”,指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人民不听惠施的说教。《玉篇》曰:“骀,弩马衔脱也。”衔脱不受说教的约束,即“骀荡”。骀荡,也就是“逐万物而不反”。“穷响以声”,即以声穷响。声是字的形而上字母,这里指上。《小过》“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即言不自吹。吹嘘得越美,越没有人听,即“穷响以声”。影是形的附丽物,这里喻声色货利。富贵永无满足追求声色货利,即“形与影竞走”。

忠笃内丧,华美外扬是赍饰文,奇谈怪论也是赍饰文。另外一种赍饰文是空话连篇的“白赍”。《贲》上九曰:“白赍无咎。象曰:白赍无咎,上得志也。”王弼注曰:“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忧患,得志者也。”

《文心雕龙·情采》曰:“赍象穷白。”赍是美化涂饰,穷白指富贵小人。文章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文字上故弄玄虚,似乎学问深奥无底。这就是“白赍”文。白赍文古哲亦称“晦饰”。无内容的文字游戏,和家政统治者的穷白相一样,此即“赍象穷白”。古哲人效法家政的行文手法而撰写的文章,也就有了穷白之相,也是“白赍”。上九谈到的“白赍”,即王道的白赍。学家政的手法而写白赍文章,不会遭摧残,故曰“以白为饰而无忧患”。无忧患即无咎。

但王道的“白赍”,不是家政的白赍。白赍基于太阳,基于大同社会,此即“在其质素”。《系下》曰:“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质素同“原始”。原始大同社会混然一体,人群不分彼此。王道派的白赍文体,既有家政的空洞

无物的卖弄,也有王道大同社会一体不分的属性。空洞不分,只是表面模样,其核心既不空洞,也分得很清。因含有真理,因此王道派的白贲文,就成了“得志”的工具。得志,也就是培养了王道的接班人,使王道之纪不息,使社会的真知灼见,后继有人。

《老子》二十一章,就在论述白贲文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道之为物”即圣人写的白贲惚恍书。书内“有象”,象即形而上王道,“有物”,物即形而下亡道。王道派撰写的恍惚文章,“有精”、“有信”,预知力强。“其名”、“吾”、“众甫”与“道之为物”的“道”义同,皆言圣人。“不去”,指圣人一直与人民相随而行。“状”与“此”同义,指太阳和太阳般的原始天下为公之大政。

《法言·吾子》曰:“‘孔子之道,其较且易也。’或曰:‘童而习之,白纷如也,何其较且易?’曰:‘谓其不奸奸,不诈诈也。如奸奸而诈诈,虽有耳目,焉得而正诸?’”注曰:“较,皎也。”“不奸奸者,以虚受人也。不诈诈者,以正教人也。”白纷如,即白贲。白,空洞无物,纷,错杂烦乱。以邪曲应邪曲是“奸奸”,以欺骗应欺骗是“诈诈”。公子少爷好玩不好学,于是有“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多蚊虫冬又冷。一心收拾到明年”应心的诗句出现,这就是“奸奸”。富贵养尊处优最怕死,于是有“长生不死”,游东海,至蓬莱,炼仙丹,吞星斗,应其妄想的道术出现。这就是“诈诈”。

儒家提倡好学,提倡有生必有死,不用奸诈对付富贵。道家善于酿鸩酒,投富贵之所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奸应奸,以诈应诈,促进其速亡。儒家认为,奸奸诈诈,不利于教育正直。北坎为耳,南离为目。坎耳在子,离目在午。子午线是正直线,扬民的“耳目”喻正直。奸奸诈诈,不利于培养有正直情感的人,故曰:“虽有耳目,焉得而正诸?”

《周易》与《老子》都是白贲文体。白贲文体,是学术的高度概括,其特点是广博高深。广博如地球,高深像太阳。学者没有广博高深的知识,读《周易》读《老子》,只有莫名其妙,不知其所以。《系上》的第一句话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指民心民意,民心民意成了政治家的思想指挥棒,社会就能安定。理解天是民心民意,要读些古书才行。《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含义是执政者和政权。理解道为形而上,没有博知,也是不可能的。

《贲》卦论历史,论文体,历史是人类走过的遗迹,文体是反映历史的记载。用不同的文体,记载人类史,就是“饰”。饰器具的是五色颜料,饰历史的是五音文字。三极之道的历史,通过《贲》卦涂饰了出来。

第二节 易卦之构成

《周易》之每一卦，由三大部分组成。一、卦象和卦辞；二、彖辞和大象；三、六爻和六小象。现以《屯》卦作例，来探讨六十四之结构。现引《屯》卦全文：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屯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屯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一、卦象和卦辞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这是每一卦的第一部分。䷂是卦象。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是卦辞。卦象䷂，等于卦辞屯。提到䷂，应该想到屯；提到屯，应该想到䷂。䷂如同一个人的具体形象，屯就是这个人的尊姓大名。六十四卦有六十四个形象，也就有六十四个名称（如图）。

六十四卦是由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相重的积数。以乾坤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依次再重，积数象山。山的顶峰是兑。兑是家天下的山兽之君白虎。兑也是《易》作者包牺氏西王母。《说卦》曰：“兑为少女。”少女，后人亦称西施。西兑时处秋分，是收杀体。白虎是收杀人民，极凶残的家政统治者，西施美女也是收杀家政统治者很利害的软刀。《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即言西施对家政的收杀。富贵好淫，多给美女镜面，促成其早日精竭气衰，命丧黄泉。

每一卦的卦象，也就是每一卦要讨论的政治时事。卦辞，彖辞，大象，六爻，小象，都是围绕卦象来揭示一个时事，说明三极之道之政治家，在这个时局中怎样应时适变。

䷂坎上震下构成了屯卦。屯卦的时事，即人民武装起义割据，老家政用武



兑



艮 咸 损



离 贲 革 旅 睽



习坎 未济 既济 蒙 蹇 困 节



巽 井 涣 鼎 家人 蛊 渐 大过 中孚



震 益 恒 屯 解 噬嗑 丰 颐 小过 随 归妹



坤 豫 复 观 升 比 师 晋 明夷 剥 谦 萃 临



乾 泰 否 大壮 无妄 小畜 姤 讼 需 同人 大有 大畜 遁 夬 履

力围剿割据。要理解“屯”，还需要研究《易》内对屯的叙述。《序卦》曰：“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屯者，盈也”，指上卦坎。坎即北方坎位。家政坐江山，始于南离夏至。由南离经西兑向北坎过度，是富贵持胜坐江山，在温柔富贵之乡，享荣华受安乐的历史时期。《说卦》曰：“坎为月。”由南离复辟，至北坎满盈，古哲以嫦娥奔月喻之。小人奔到北坎广寒宫，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目的达到，但灭顶之灾也就来临。“屯者，盈也”，即老家政恶贯满盈。这是屯的第一层含义。

“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指下卦震。震是东方本位。《说卦》曰：“帝出乎震。”又曰：“万物出乎震。”震是地球自转的日出卯时，是地球公转的二月春分。老家政北方坎，恶贯满盈，成了银样镏枪头，革命势力王道派“帝”，霸道派“万物”，应运而生，开始武装起义，占山为王，与北坎争夺天下，此即“屯者，物之始

生也”。物之始生,对万物霸主来讲,是月公转的上行娥眉月。这是屯的第二层含义。

《正韵》曰:“屯,聚也。勒兵而守也。”“屯,聚也”,同“屯者,物之始生也”。武装起义,占山为王是屯,下卦震如果不能聚结天下的英豪,不能成为有号召力的聚义厅,始生之屯,有可能失败。霸主有号召力,天下英杰向而往之,贤能济济,即“屯,聚也”。人民造了反,老家政调兵遣将,修堡建垒,屯兵设防,进山围剿,保卫寄生利益,即“勒兵而守曰屯”。勒兵而守,对人民大屠杀,是老家政恶贯满盈时,最疯狂的体现。

卦辞“屯,元亨利贞”,针对王霸占山为王取天下而言。元亨利贞,隐指一不做二不休,也就是“救人要救彻,杀人要见血”,将王霸推翻老家政的革命推行到最后胜利。推倒老家政,《井》卦喻为掏旧井,掏不出水,中途失败,也就是“羸其瓶”,给社会带来的灾难非常严重。因此要求革命者必须达到破旧立新,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目的。

王弼《略例下》曰:“凡体具四德者,则转以胜者为先,故曰元亨利贞也。”韩康伯注曰:“元为生物之始,春也;亨为会聚于物,夏也;利为和谐品物,秋也;贞能于济于物,冬也。乾用此四德,以成君子大人之法也。”

《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四德也就是四时。王道复古,要求变化代兴“天地革”。霸主复辟,也要求改朝换代“天地革”。不推翻腐朽的老政权,复古复辟都谈不上。天地革,为复古复辟铺平了道路,故曰“四时成”。“成君子之法”,霸主复辟;“成大人之法”,王道复古。元亨利贞,既指霸道的胜利,也指王道的胜利。现作《元亨利贞图》以示(见图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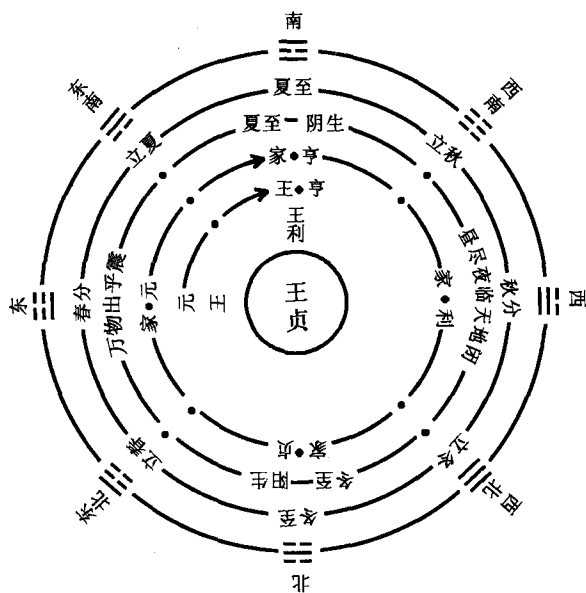


图 65

我们从上图可以看出,王道的元亨利贞,只经历东南维一角。东南维纯阳用事,与太阳合德。王道派是“生而知之者”,由大中位“贞”地出发,经东震与霸主结合,至南离取得

夺权胜利，而后复古利天下，再回到大中位，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家政发起人，冬至居平民位谋反为贞，春分武装起义为元。夏至夺权，乘龙升天变富贵为亨。秋分加强专政，为了富贵的利益，如荆如洗盘剥，强化专政机关镇压，一切唯利是图，利欲熏心为社会主流为利。冬至九族乃离，皇帝为独夫纣，回到发起人的老家，由神奇化为臭腐，由王变贼，由官僚变为平民，也为贞。新霸主是取代方为先，老家政被取代方为后。新老先后的对抗就是转。“凡体具四德者，则转以胜者为先”，即言新霸主有利于社会，是先进者。

上图也可以看出，王霸的联合，就是东震至南离这个历史时期，也就是中原逐鹿，用革命的暴力消灭老家政的历史时期。《同人》、《大有》等卦，即反映王霸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结合，这就是说“元”至“亨”，王霸是同路人。

《乾》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元，即大元，即从太阳位出来的王道派。“始而亨”，即生而知之。王道派有明确的出发处和归宿所，即“始而亨”。亨即通达自己的历史使命。“性情”即王道派追求的理想，性指王道派形体，情即理想。理想就是功被天下不为己，两忘化道归大一，即“利贞”。从南离回归中央为利，进入大同社会为贞。贞，正也。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太阳是大正位。王道之贞，贞于大中，施政为中庸。

《乾》文言又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故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贞也。”这也指王道派的元亨利贞。王道派从东震登上政治舞台，是决策者，此即“善之长”。复古之后，仍是人民的领袖不脱离人民不升天，此即“嘉之会”。复古过渡，仍旧居于人民中，此即“义之和”。复古建成大同社会，仍以太阳与民心为本，此即“事之干”。善嘉义事，皆指大众人民；长会和干，都指综合体王道元首。王道元首“体仁”爱人民，“合礼”不分裂；“利物”不为私；“干事”以百姓心为心。

卦辞“勿用”，指上卦北坎。勿用即彖辞的“天建草昧”。家天下以皇亲国戚为主体，封官封地，即“勿用”或曰“天建草昧”。时局发展至北坎，这些草昧势力，都不再接受老中央的管辖，称孤道寡，行施地方割据。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强龙地头蛇军阀土皇帝，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勿用”的根本，是否定人民，危害人民；遗弃贤良，任人唯亲。

“有攸往，利建侯”，指下卦震而言。“有攸往”，同《说卦》的“帝出乎震”。有攸是王道派的隐称。王道是有明确归宿的复古家，古人以“有攸”称之。往同出，即登上政治舞台。“利建侯”，即建侯吉。有攸往出乎震，登上政治舞台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一个能统一国家的霸主人物。伊尹和吕尚是时代的有攸，汤王文武是时代的侯。伊尹和吕尚是时代的建侯者。

《溢法》曰：“执应八方曰侯。”家天下的元亨利贞，义同“执应八方”，八方即东南西北四方，和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维。八方一周天，经历春夏秋冬二十四气。家天下的周天变化，有似大自然的气候，故以侯称家天下一朝代所有的君主。时间不同，人也不同，故亦称“诸侯”，屯时“利建侯”的侯，指处于春分时的霸主。天造草昧，导致国家山河破碎、人民蒙难。只有破旧立新，建立新的中央，才能削平强龙地头蛇的蟠踞，使国家复归于一统。王弼注“利建侯”曰：“得主则定。”政治集团没有民心归复的领袖，就是不得主。不得主，社会不能平定，故曰“得主则定”也。

卦象与卦辞，有类于今日之内容提要，是一卦所要说明的中心。“易六位而成章”，章者，明也。卦象与卦辞，画龙点睛，指明一卦之主题，指明一个时事。

二、彖辞和大象

彖辞和大象，是对卦象和卦辞深入一步的阐述。彖辞和大象，向王道派说明政事，并提供了适应政事的总方略。“彖曰”以下论述时事，“象曰”，给王道派提出的应时适变的总方针，历观六十四卦，莫不如是。

王弼《明象》曰：“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也。”统是王道派的别称，指《易》作者。论即阐述说明。一卦之体，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卦象与卦辞，明其所由之主，即大象指出的主要方略。所由同所用，主即主要方略之简称。

彖和大象是同义词。大象即每一卦彖曰以后的第一个“象曰”。如《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蒙》卦：“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这些都是大象，各卦皆然。

《易》演三极之道，王道是“彖”，霸道是“象”，亡道是“豕”。《老子》四十一章曰：“大象无形。”彖和大象是无形体，是象及豕和王道自身的总合物，故以“统”称之。象是长鼻子兽，豕也是长鼻子兽。动物界有象，也有豕。象与豕，都是有形体。“彖”也是长鼻子，它似象非象，似豕非豕，动物界找不出这样的实体故曰“大象无形”。大象无形，即王道派在家天下处世的模样，也是王道派的复古理想。王弼注“大象无形”曰：“有形则有分。有分者，不温则炎，不炎则寒，象而形者非大象。”霸主刚复辟，是南方大野兽象，转到北坎，成了小野兽豕。没有象和豕的转易，大化归一而不分就是“彖”。彖与古哲中的“龙”、“凤”、“麒麟”义同，都是无形的综合物。

《系下》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这里就说明大象小象何以用一个“象”的原因所在。“易者象也”，指霸主。“象也者像也”，指彖，指王道。“象也者像也”，义同“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大象化

妆成象，即“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彖者材也”，指大象的体本质。穿亡道允许穿的衣服，说亡道允许说的话，能合法生存下去，就不能以“彖材”出现，要以“象”的面貌出现。《系上》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即用象表达王道之施政。《红楼梦》的“宝玉”就是“象”。分言之“甄宝玉”是小象，“贾宝玉”是大象；合言之，皆曰象。因此彖后之“象曰”与六位之“象曰”，有质材的差异，前者指王道，后者指霸道。后之学者，怕人混淆，冠以“大”、“小”，名曰大象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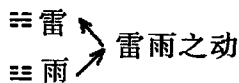
“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指下卦震而言。震初之武装起义，立即引起老家政围剿镇压。革命者初登政治舞台，遇到了各方面的困难，此即“刚柔始交而难生”。霸主子午以东为刚，老家政子午以西为柔。交即交火。难即被动。被动之难，与“困”同义。“动乎险中”，指出“难生”被动的原因。下卦震是动。《说卦》曰：“震，动也。”动即动摇老家政的革命者。上卦坎是险。《习坎》彖曰：“习坎重险也。”重险即上坎下坎。“动乎险中”，即震居坎中。震居坎中，即革命者受到了北坎的八方包围。

内卦与外卦的关系，一是著心对著周的统率，如同中央京师对全国各地的领导。一是著周对著心的包围。“动乎险中”，指家政外卦北坎对革命者东震的包围。“难生”即被包围之困难。

“大亨贞”，指东震扎根于人民中，施政正确，北坎的团团包围无效。《说卦》“帝出乎震”，大亨同帝。《水浒传》中的吴用先生就是大亨帝。吴用成为造反集团的中心，起统领作用，即“大亨贞”。如同地震的起义，成为全社会的注意中心，因此被北坎围困的震，成了全国的领导核心，又成了时事的一卦之主。王道派称大亨，还有一重含义，即大亨指挥的霸道革命，一定能取得完全胜利。王弼注曰：“始于险难，至于大亨，而后全正。”大亨指建立新中央，全正指复古。

“雷雨之动满盈。”王弼注曰：“雷雨之动，乃得满盈，皆刚柔始交之所为。”孔颖达疏曰：“雷雨之动，亦阴阳始交也。万物盈满，亦阴阳而致之，故云皆刚柔始交之所为也。若取屯难，则坎为险，则上云动乎险中是也。若取亨通，则坎为雨，震为动，此云雷雨之动是也。随义而取象，其义不一。”

卦象是上坎下震，坎表老家政，震表起义势力，卦象表明的是敌对的二体。此处的“雷雨之动”，则是指革命者一方，没有包括老家政在内。“雷雨之动”，即王霸革命。雷的使命是击毁老家政的广寒宫，雨的使命是降膏泽给苦难的人民大众。雷指下卦震，雨指上卦坎。其读法，如同六位，由下而上。



“满盈”是“雷雨之动”的目的，也就是将独夫纣从广寒宫赶出去。《说文》

曰：“满，盈溢也。”家政虽然恶贯满盈，但如果没有雷雨之震动，满盈之器不会自倒，地动雨注，盈满之器倾倒，即“满盈”，即剥夺老家政的发号施令权。《管子·霸言》曰：“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止曰武满。”中央失控命不行是“土满”。十羊九牧混俸禄，公事无效率是“人满”。严厉镇压，犯罪不断上升是“武满”。满即令不行而禁不止。“满盈”即彻底取缔其行命权，从龙椅上将桀纣拉下来。

每一卦的彖辞部分，有的从上往下念，有的从下往上念。称名因卦象之不同而异。从下往上念占多数，现在再举几例：

蒙 $\begin{matrix} \equiv \text{止} \\ \equiv \text{险} \end{matrix} \begin{matrix} \nearrow \\ \searrow \end{matrix} \text{险而止}$

讼 $\begin{matrix} \equiv \text{健} \\ \equiv \text{险} \end{matrix} \begin{matrix} \nearrow \\ \searrow \end{matrix} \text{险而健}$

小畜 $\begin{matrix} \equiv \text{巽} \\ \equiv \text{健} \end{matrix} \begin{matrix} \nearrow \\ \searrow \end{matrix} \text{健而巽}$

泰 $\begin{matrix} \equiv \text{地} \\ \equiv \text{天} \end{matrix} \begin{matrix} \nearrow \\ \searrow \end{matrix} \text{天地交}$

大有 $\begin{matrix} \equiv \text{文明} \\ \equiv \text{刚健} \end{matrix} \begin{matrix} \nearrow \\ \searrow \end{matrix} \text{刚健而文明}$

需 $\begin{matrix} \equiv \text{陷} \\ \equiv \text{刚健} \end{matrix} \begin{matrix} \nearrow \\ \searrow \end{matrix} \text{刚健而不陷}$

师 $\begin{matrix} \equiv \text{顺} \\ \equiv \text{险} \end{matrix} \begin{matrix} \nearrow \\ \searrow \end{matrix} \text{行险而顺}$

履 $\begin{matrix} \equiv \text{乾} \\ \equiv \text{说} \end{matrix} \begin{matrix} \nearrow \\ \searrow \end{matrix} \text{说而应乎乾}$

同人 $\begin{matrix} \equiv \text{野} \\ \equiv \text{同人} \end{matrix} \begin{matrix} \nearrow \\ \searrow \end{matrix} \text{同人与野享}$

豫 $\begin{matrix} \equiv \text{动} \\ \equiv \text{顺} \end{matrix} \begin{matrix} \nearrow \\ \searrow \end{matrix} \text{顺以动}$

《周易》多变，“随义而取象，其义不一”。“其义不一”，即不从一方面去理解。如果守文不求义，取象不弘，也就不能知《易》。“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老家政失控，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十八路诸侯，三十六路烟尘，纷纷称孤道寡，独占一方，行凶称霸。这是家天下造成的最恶劣的后果，此即“天造草昧”。“宜建侯”同卦辞的“利建侯”，也就是只有培养一个新的霸主，才能取得胜利。培养一个得民心的霸主，才能打通割据的局面，使国家重新一统。“不”是“否”的简字，也就是否定。宁是草昧的同义词，指骑在人民身上的富贵小人。不宁即推翻扫除这些祸国殃民的草昧害人虫。

“象曰：雷云屯，君子以经纶。”云雷屯，义同“刚柔始交”。起义者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老家政要斩草除根来消灭起义者。新旧势力的武装浴血战斗，即“云雷屯”。“经纶”同“建侯”，也就是要树立一位言听计从的能成皇帝的人物。经同建，纶同侯。“君子以经纶”孔疏曰：“纶，纲也。”纲是鱼网上端的大绳。大绳是一网之主，故以纶喻霸主。

三、六爻和六小象

卦象、卦辞、彖、大象，是为王道派提供的理论和施政方针。六爻和六小象，指出王霸亡三极之道，在一卦的时局里怎样适时应变的问题。《系上》曰：“以动者尚其变。”上下卦六爻是多变体，随着有关系的爻位之变而变。家天下社会乱哄哄，六爻的变化，也有乱哄哄的属性，我们讨论六爻时，再说明一下这种多变。

- 上六
- 二、老家政的叛逆势力，与老家政正面对立的亡道派。
 - 一、皇亲国戚，坎时家政的操纵者。
- 一九五——坎时家天下的君主。
- 六四——朝内大臣，与九五近而不相得，有应于初九，最终倒向初九。
- 六三——地方势力，不懂政治，在歧路上徘徊。
- 六二
- 二、先是家政的信徒，后又投向初九。
 - 一、下贱的人民大众。
- 初九——王霸结合的新生政权。

《屯》卦六种政治势力，如上所述，现在我们逐爻作些注解。

初 九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正韵》曰：“磐，大石也。”王弼注《渐》卦曰：“磐，山石之安者也。”《说卦》曰：“艮为小石。”艮小石是东北维，潜龙由东北维转进至正东，举行武装起义，和王道结合，即由小石变为大磐石。磐石难撼，故曰“山石之安者也”。《溢法》曰：“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动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辟土即占领土地，建立新的初九政权。“服远”即征服老家政中央。远即九五。“兼国”，即扫平强龙地头蛇的割据，“克敬动民”，即“以贵下贱”。

《易》之贵贱一义，指形而上和形而下主从关系。王弼注曰。“阳贵而阴贱也，”言此也。六二是广大的贫贱人民。初九居六二之下，承载六二，尊敬六二，施政代表了六二的利益，打富济贫，降甘露给六二。六二心悦诚服围绕初九转。此即“以贵下贱”，也就是“克敬动民”。以贵下贱，赢得民心，故曰“大得

民也”，疏曰“大得民心也”。《易》内一再强调，民心背向，是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初九“以贵下贱”大得民心，立于不败之地，此即“利居贞”。利居贞，也就是“志行正”，指出初九“以贵下贱”，承载人民大众，解救人民出水火的政策，完全正确。

“利建侯”即建侯吉，是《屯》卦的中心课题。新生的革命的初九，如果没有一个王霸都拥护和爱戴的领袖，霸业不能成功。因此，“建侯”成了至关重要的大事。王弼《卦略》曰：“屯此一卦，皆阴爻求阳也。屯难之世，弱者不能自济，必依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故阴爻皆先求阳，不召自往。马虽班如而犹不废，不得其主，无所凭也。初体阳爻，处首居下，应民所求，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韩注曰：“江海处下，百川归之，君能下物，万民归之。”

初九内部必须产生得民心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凝聚核心。殷朝末年，诸侯那么多，文王才副合初九“处首居下，应民所求”的标准，因此，文王得民心而取得变化代兴的胜利。

“磐桓”是政治对抗、武装对抗、新旧势力比赛的过程。由于敌强我弱，革命者被围困，处处被动，不可能一下子取得胜利，必须“磐桓”坚持，形同拉锯。但初九，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王弼注曰：“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处此时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贞建侯乎？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初处其首而又下焉，爻备斯义，宜其得民也。”

“磐桓”也包括了一时间的战争的局部胜败。服远兼国“不可以进”，即暂时取守势。居正取守势，建侯培养新领袖，是屯时的两大任务。“息乱”同“不宁”，“以静”取守势。取守势争取民心，要靠有名望的起义领袖，即“守静以侯”。保卫已开辟的土地依赖施政正确，即“安民在正”。扩大政策的影响面，在于“以贵下贱”施实惠，即“弘正在谦”。谦即居下位承载人民。初九政权，廉洁奉公，承载人民，精明强悍，文武双全，深得民心，即“宜其得民也”。

六 二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居于初九的爻位讲，六二是贱民，是初九拯救的人民大众。居于六二本爻讲，六二是镇压初九的急先锋。六二和家政君主九五有应，一心想做九五的忠实爪牙。受九五之命，出兵镇压初九很卖力。“屯如”，即九五调兵遣将，屯军设防，围剿初九。六二是进剿的挂帅者。“遭如”，即六二的进剿无效，初九照样辟土推进，遭，亶也。韵会曰：“亶，信也。”信同伸。信即革命势力在发展。

“屯如，遭如”，即初九和九五的抗衡“磐桓”。

“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指六二与九五的关系。九五是形而上乘，六二是形而下马。六二忠于九五，但尚未和九五结合，即“乘马班如”。《左传》襄公十八年，“有班马之声。”注曰：“班，别也。”别即分别不在一起。此处指六二九五没有“婚媾”。“女子贞不字”说六二是九五的忠实奴才。“女子”指六二，“不字”指九五。六二的统卦为震、震为阳、阳为子。六二的体爻为阴，阴为女，一身阴阳兼备，故称“女子”。不是否之简字，字是子之繁字。不字即否子，即小人的头目九五。

“十年乃字”，指六二将来的转变与归宿。十是《易》之末数，也是全数。《说文》曰：“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四方中央具矣。《易》数生于一，成于十。”东西南北的中心是中央。初九取得中央政权，已成定局，即“十年”。这样的时局一出现，六二由爱九五转变为爱初九，并投入初九的阵营，即“乃字”。字，子也。六二由九五之子变为初九之子，即六二最终的归宿。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二奉九五之命围剿初九，两军相接，六二便陷入被动。被初九打得鼻青脸肿，损兵折将，即“六二之难”。难即被动，今语处于困难的境地。初九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向“寇”进了一步，增强了力量。如果六二打败了初九，六二与九五由“乘马班如”变为比爻，提拔六二做大臣。由于初九寇进，失掉了九五的爱情，此即“匪寇婚媾”。婚媾以结婚喻政治家的比爻结合。九五与六四为比爻。六二所以陷入困境，在于其“乘刚”。乘刚即同强敌作对。通过较量，六二认识了初九，改变爱情，故曰“反常”。反常即放弃了原来的理想，由一个营垒的人变为另一个营垒的人。现引王弼注文，进一步说明六二何以反常。

“志在乎五，不从于初。屯难之时，正道未行，与初相近而不相得，困于侵害，故屯遭也。时方屯难，正道未通，涉远而行，难可以进，故曰乘马班如也。寇谓初也。无初之难，则与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志在于五，不从于初，故曰女子贞不字也。屯难之世，势不过十年者也，十年则反常；反常，则本志斯获矣，故曰十年乃字。”

六 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三是家政的地方势力，对北坎还寄托有希望。六三反草昧亡道割据，希望九五能重新一统。这是一股不识时务的政治流派。王弼注曰：“三既近五而无寇难。四虽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己路，可以进而无屯遭也。见路之易，不揆

其志。五应在二，往必不纳，何异无虞以从禽乎？虽见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获乎？几，辞也。夫君子之动，岂取恨辱哉？故不如舍，往，吝穷也。”

上文，王氏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分析。“三既近五而无寇难”。首先说六三不是镇压初九的积极力量，初九也不正面攻击六三，这是缓冲势力之“无寇难”，四即六四。六四和九五是比较，是君臣关系。但六四身在曹营心在汉，有应于初九，和九五近而不相得。六三取代六四，六四顺水推舟让位，此即“不妨己路，进而无屯遄也”。屯遄即对抗。此即“见路之易，不揆其志”，也就是说，六三既不理解六四，也不理解九五。“五应在二，往必不纳”。九五最信任六二，因为六二镇压起义者积极，六三消极，不受九五的赏识，故曰“往必不纳”也。

六三投奔九五，九五不容纳等于“无虞以从禽”。这里“鹿”、“禽”、“林中”，都指家政君主九五。王弼注《中孚》初九曰：“虞犹专也。”《广韵》曰：“虞，壹也。”专一即一条心。不同心而去结合，只能成为王霸的猎获物鹿和禽。因此六三的良好愿望都将破灭，故曰：“其可获乎？”“几，辞也”，指六三。政治集团的领导人，是一个集团的转机，故以“几”称之。六三不镇压人民，故以“君子”称之。

“君子几不如舍，往吝”与象曰，都是《易》作者对六三劝诱的话，即不投靠九五。投靠九五，九五将解除其权力和随从力量，故曰“往吝”。吝，即成为不起作用的势力。不起作用，成为鹿禽，受九五的摆布，就是“穷”。

六 四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初九是乘，六四是马。遥闻声而相思，心心相应。初九如能懂得六四的心，向六四求爱，六四许嫁而往，倒向初九，对初九与六四都是大好事，故曰“往吉无不利”。无不利即对四和初皆吉皆利。象指明“往吉无不利”之所以然。《说卦》曰：“离也者，明也。”南离是明，六四和初九的结合，加快了向南离推进，故曰“明也”。王弼注曰：“见彼之情状也。”六四是近几人物，和初九婚媾，能端出家政的老底，能见彼之情状，也是“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摸清敌情，是取胜的重要因素。

九 五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王弼注曰：“处屯难之时，居尊位之上，不能恢弘博施，无物不与，拯济危

滞。亨于群小，而系应在二，屯难其膏，非能光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间，小贞之吉，大贞之凶。”

“屯，盈也”，盈的另一义就是满足。《说文》曰：“膏，肥也。”“屯其膏”，即九五不管人民的死活与承受能力，一鼓劲给肥豕添膘，满足富贵权门的私欲。膏，高也，即九五承载的上六皇亲国戚。处坎时的九五君主，也只能“小贞”，不能“大贞”。小贞即听任上六的驱使，不顾及人民的一切。这也就是“固志同好，不容他间”。但是，九五还想得到广大人民，此即“系应在二”。有应于二，想为六二办些好事，那么九五连自己的地位也保不住，此即“大贞凶”。

九五一爻说明，家天下时处北坎，即使有个聪明的君主，想挽救败局，也是无能为力的。皇亲国戚是幕后的操纵者，君主必须唯命是听，只能忠于权贵，不能施利于人民。家天下所以颓废到变为北坎肥豕，其原因就是“施未光”。施未光，即只懂对人民压迫盘剥，不懂雨露滋润。时局发展至北坎，“施未光”不关心人民，已成为习惯。九五想“大贞”，根本不可能。《庄子·人间世》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亡道派的愚昧无知，以及其极度的贪婪吝啬自私自信，是其覆灭的内因。

上 六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乘指上六想当皇帝的欲望，马指上六自身。思想欲望与体形脱节，也谓之“乘马班如”。乘马班如，也就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上六反九五，与解救人民根本不挂钩。以弱敌强，以柔乘刚，导致上六的失败。泣指失败后的哭泣，血指人员伤亡。“何可长也”，即不可长也，只有失败一条路。

第三节 八 卦

《系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韩康伯注曰：“圣人之作易，无大不极，无微不究，大则取象于天地，细则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也。”

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氏，是王道革命的三个阶段。包牺氏阶段，是秘密宣传王道文化的阶段。包同蒙，即给王道文化裹以包皮，蒙上面纱，成为公开的秘密，家天下的崇尚者看不见内部。宣传王道文化的书，就是“八卦”。八卦是“周易”的同义词。八卦是为王道服务的思想武器，故曰“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观鸟兽之文”，“远取诸物”，是八卦里面的亡道内容，

“象”是夜间天象，这里指月球。“天”即《贲》彖的“天文”。月球的天文，表现为长消盈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月象，就是月球的天文。《周易》八卦的南离为雉鸟，西兑为白虎。家政统治者由南离经西兑至北坎，愚野昏暴，行如鸟兽，故曰“鸟兽之文”。贵族远离基础，故曰远，贵族活着，就是为了永无满足地追求声色货利，被财物牵着鼻子赴汤蹈火，成为物的奴才，故曰“物”。天文和鸟兽之文的内容，都来源于家天下君主富贵，此即“远取诸物”。

“俯则观法于地”，观“地之宜”，“近取诸身”，是八卦里面的霸道内容。“法”是白天流动着的人民。人民是政治家的法规。法规体现为民心民意。察看民情，了解民心民意，即“俯则观法于地”。民心民意希望法办老家政，即“地之宜”。霸道接近人民，故曰“近”。在王霸联合的革命过程中，霸主是王道军师的支持体，故曰“身”。地理与地之宜的内容，皆来源于“汤武革命”，此即“近取诸身”。

“于是始作八卦”。于是始同在是始。是是日正的复字，日正体是太阳。太阳喻王道。始即原始大同社会。“是始”即公正的原始社会。《老子》一章称“是始”为“天地之始”，十四章称“古始”。一般都单用“始”字，如《系下》“原始要终”之“始”。作八卦取材于亡道天文，取材于霸道地理，但是作八卦的居处所在地，也就是作八卦的出发处与归宿处，则是大同社会，是“是始”公心制，此即“于是始作八卦”。天文、地理、是始，是作八卦的材料来源，作出来的八卦，也就有了不同性质和功用。

“作结绳而罔罟”，指用天文、地理、是始，也就是亡、霸、王三种素材制作出来的产品。用是始王道素材，制作出“结绳”，用地理霸道素材，制作出“罔”。用天文亡道素材制作出“罟”。作与为是同义词，为罔罟，也就是作罔罟。

“结绳”即古代文史哲隐书文体。这种文体的目的，是团结正人君子，故曰“结绳”。绳隐指正人君子。《书·说命》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从绳则正，即随从正人君子则正。《系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孔颖达疏曰：“郑康成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义或然也。”结绳文不是独立体，而是通过“罔”和“罟”反映出来。此即“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现作《结绳图》以示（见图66）。

结绳文字是隐书，是虚无体。家天下霸亡走马灯转易史，以“——”体表明。中间无形，即指隐了的王道虚无思想。因此结绳和虚无是同义语。《老子》八十章“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结绳即指中庸虚无。王道中庸思想，也就是结绳书籍所表明王道大同文化，通过霸道和亡道体现出来。亡道事小，就是指家政亡道奉事的是一小撮富贵。霸道事大，就是指革命的霸道奉事的是人民大众。王道虚无思想，如同空气，随着霸道与亡道之变而变。此即“事大大结

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其绳指霸主和亡道君主。

罔同网，是渔家用的捕鱼器。王道派将自己喻为渔者，将圣人撰写的书籍喻为网，将霸主喻为鱼。王道派通过网去捕大鱼。大鱼掀巨浪而覆舟，掀翻桀纣，是王道和霸道的关系。渔者喻王道，事出姜子牙于文王，文王就是鱼，钓到了大鱼，通过大鱼，推翻暴纣，缓解了社会矛盾，是姜子牙“事大大结其绳”的史例。姜子牙是通达政事的隐者，因此凡是通人达才之处隐者，以“渔”称之。古哲中的“渔父”、“渔翁”、“渔师”、“渔丈人”，皆以吕尚作比。《庄子·渔父》曰：“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渔者是有道者的通称。这里的“道”，指大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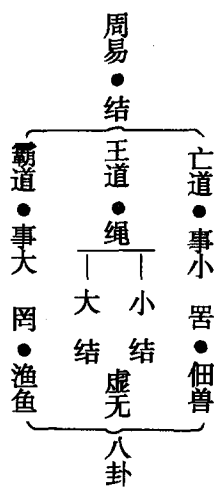


图 66

罟是网的一种，是套野兽用的工具。《天官》“兽人掌罟田兽”，说明罟是田兽之器。子午以东水流湿，霸主鱼处水处下。子午以西火就燥，亡道君主处山处高。处山处上走径道，是家天下富贵自绝于人民的反动行为。古哲讲的“自作孽”，即指亡道承载了一小撮富贵向上爬。《中庸》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即言贵族小人之自绝。小人自绝自作孽，圣人用虚无文化愚弄之，使之愚上加愚。《说卦》曰：“桡万物者莫疾乎风。”亡道派的自愚愚民的武断风，是其自投网罟的引路磷火。小人自经，如同田猎，故曰“佃”。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八卦的两种功能。两种功能，即《颐》彖的“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贤同神明之德，万民同万物之情。神明之德，《大壮》称“天地之情”。天地之情加万物之情，就是《咸》彖、《恒》彖、《萃》彖的“天地万物之情”。天地万物之情，即《系下》的“易之情”。“易之情”，也就是王、霸、亡三极政治家所追求的目标。八卦是天地之大全书，有真理，有建成大同社会之筹策。八卦为霸道服务，有推倒老家政，建立新政权的大略。八卦是作弄亡道的巫术。亡道派错人而思天，妄想从占卜中讨好运，结果是什么也得不到。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落入网罟了事。

“盖取诸离”。盖是器皿的覆盖体形而上，此处义同“古者包牺氏”。包牺氏王天下作八卦，用了护身符和隐身草。隐身草如同今日之防空伪装。伪装即盖。圣人是用盖者，故以盖称圣人。《文心雕龙·章句》曰：“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周易》八卦是隐书的首唱文献。韩康伯注“离”曰：“离，丽也。罔

器之用，必审物之所丽也。鱼丽乎水，兽丽乎山也。”

离即今语之思想转变。背叛一种思想是“离”，倒向另一种思想是“丽”。此即“离，丽也”。富贵家庭的子弟，经过圣贤书籍的教养，背叛了本阶级是“离”。思想不同于形体，离开本道，始于投靠另一种道。因此背叛了本道，马上就和他道结合。富贵中的叛逆者背叛了富贵，不倒向王道，也要倒向霸道。这是一种“离，丽也”。在王霸取天下时期，霸主生活于人民中，与人民同沉浮。黄袍加身，成了富贵，一脚踢开人民，爱上了他曾经打击的富贵。这也是一种“离，丽也”。

思想之转变，基于对事物认识上的不同。八卦摆在面前，开始是“白贲”无内容，深入探讨，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读者认为八卦是为亡道服务的工具，便走了山路；认为是为王道和霸道服务的工具，便没入水中，此即“鱼丽乎水，兽丽乎山也”。圣人撰写复意文章，形如镜鉴，丽山丽水，取决于读者自身。家天下社会王道没有实体，丽王道，归入子午以东，与霸道同道，走了“鱼丽乎水”的道路。

包牺氏作八卦，义同《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圣人即包牺氏，易即八卦。易、周易、八卦，蓍龟，是《周易》的统摄大共名。统摄大共名，大指全体，小指单一。“人”可以指地球上所有的人，也可以指个别人。统摄大共名，无大不包，无小不指，放之四海而皆准。周易与八卦就是大共名，指《易》内的每一个字，阴爻、阳爻、大成卦、重卦、小成卦，指有形之象，也指无形的蓍。请见图 67《八卦周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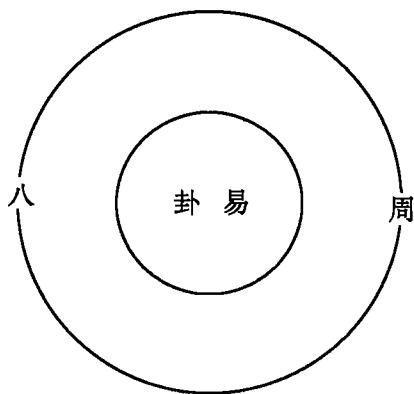


图 67

八卦有指全体，指部分，指单一的属性，因此遇到“八卦”，对八卦的内涵要作具体分析，以明其所指。

《说卦》曰：“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八卦指亡道和霸道。错即相互对抗，也就是“顺”与“逆”的冲击。亡道是“数往者”，霸道是“知来者”。《系上》曰：“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八卦指亡霸，相荡同相错。《系上》曰：“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八卦指六十四卦之每一卦，象指构成时事的一卦之主。《系下》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八卦也指六十四卦。《系上》曰：“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前一个八卦指亡道，后一个八卦指王霸。

八卦是人群分裂和对抗的称名。《说文》曰：“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

形。”徐曰：“数之八，两两相背，是别也。少阴数，木数也。”赵古则《六书本义》曰：“八音背，分异也，象分开。”《集韵》曰：“八音背。”

“别”的古文是“𠂔”，上八下八，也就是一卦的上卦与下卦。《讼》卦“天与水违行”，即八八乘承卦“䷅”。政权是䷂，基础是䷂。上下背道而驰，即“𠂔”违行。政权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不支持政权，即“象分别相背之形”。《说文》曰：“别，分解也。”整体人群分裂为富贵贫贱，就是社会的“分解”。《庄子·天地》曰：“百年之木，破为牺樽，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百年之木，喻历史悠久的人群。破即分解。牺樽喻富贵。青黄而文之，指贵族的豪华享受。沟中之断喻贫贱大众。美恶有间，指富贵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贫贱饥寒交迫，四壁如洗，上漏下湿，不遮风雨。失性即两两分背导致的乱，如同疯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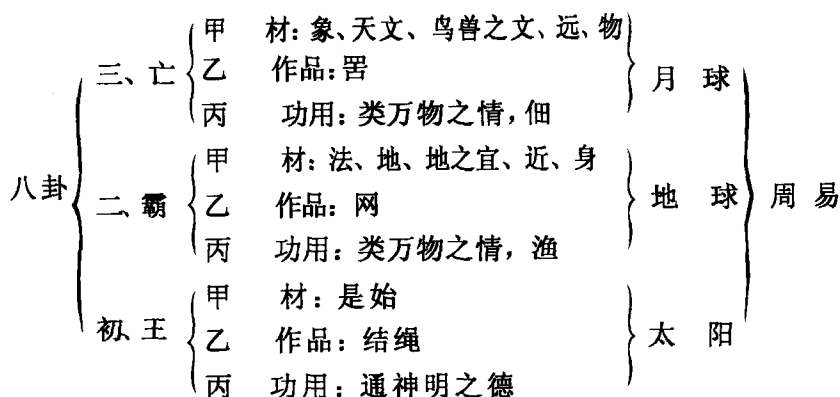
背和离是同义词，富贵背叛寄生生涯当王霸派是背。《艮》象之“艮其背”，王弼注曰：“背者无见之物也。”背叛富贵做王道，即“无见之物”。霸主背叛了圣人和人民也是背。反映在时局，就是建立富贵专政的政权。家天下社会，霸道背叛亡道，霸道也背叛王道。这是最大的时局。刘邦背秦起义，是霸道背亡道；刘邦复辟家天下，“非刘氏者不得王”，将人民的果实独占而去，是霸道背王道。在八卦相荡的过程中，政治家的背弃更不稀奇，甚者有三姓家奴。

八是少阴数木数，指王道。王道在五行传中，是天三的成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地八成木的“地八”。即《说卦》的“帝出乎震”的“帝”。天三即“万物出乎震”的“万物”。地八是老家政亡道的誓不两立者，地八帝出乎震，与天三结合，老家政的覆没便成了定局。

上文，我们讨论了包牺氏作八卦的素材来源，八卦制成品的取象譬比，八卦的功用，八卦何以产生离丽的不同反映。人类的思想，如同能工巧匠制作的产品，巧夺天工，非常精密。我们读古书，也得用精密的眼光看古人。古时候，学者自身浅陋，写文章规定八股，以后又出现了洋八股。现在语言学家用各种洋符号，为中国的语言画框框，使学者在框框中理解古哲。如果把八卦划在框框里，其内涵一定是“瞎子摸象”。《辞源》八卦条曰：“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也。”注解不全。文字用名词、动词、形容词划入洋框框，阻碍了学者对古哲的理解。比如“一”，用洋框框该划入何类？

注解古哲，必须找出其相同的称名，例如八卦与周易是同一概念，其内涵是：

八卦是周易，就包牺氏王天下，做文化宣传讲的。上图的内涵也是根据“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主指撰写周易本身，因此，这里的



八卦周易与“书”，“蓍龟”是同义词。八卦所包涵的神农氏、黄帝尧舜氏两个阶段的内容，尚未体现出来。

八卦是《易》之全称，卦是《易》之略称。卦的变化很大，在于理解包牺氏之所指。

《系上》曰：“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这个“卦”指《周易》全书所包含的自然和社会的全部内容。详言之“卦”统了《乾》至《未济》六十四卦，《系上》、《系下》、《说卦》、《序卦》、《杂卦》全部，也就是说《周易》全书的每一分子，都是八卦，都是卦。

《系上》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孔颖达疏《乾》“元亨利贞”曰：“《易纬》云：卦者，挂也。言县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

《易》通过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作譬，记载社会王道、霸道、亡道三极之道。太阳、地球、月球是挂在宇宙太空的“卦”，卦反映出来的“象”和“数”，也是“卦”。王霸亡三公，以太阳、地球、月球作譬，故王霸亡三极领袖也是“卦”。三极领袖建造的时事是“象”，三极领袖的具体施政和存在的时间是“数”。社会人事的象和数也是“卦”。这就是说，日月星三个天体的天象和时数，人类社会三极政治家建造的时事和施政，统称为“卦”。卦是天体自然现象和人类现实存在的本身。

“卦”是社会和自然的客观存在，要将客观存在用有条理的文字记录下来，写成书，这个工作就是“挂”。“卦者，挂也”，就是哲人将自然客观和社会客观记载起来，成为文献，贡献给当今，遗留给子孙。由此可见，“卦”腾跃于书简，有挂者的一分心血，八卦包括了《易》作者在内。因此“系辞上”、“系辞下”，也都是“卦”中的内容。为了区分主观与客观，主观称“系辞”为“挂”。挂表达记载书写，沿用到现在，记账亦称“挂账”。

“大衍之数五十”，大衍即大行，天人合一指太阳，也指王道。数即太阳的光辉和热能，王道领袖的公正无私和对社会的文明统摄。五十指太阳与王道皆居大中位。《增韵》曰：“五，中数也。”原始大同社会，人类复古以后的公行社会，都是“大衍之数五十”的社会。

“其用四十有九”，指家天下亡霸转易史。四十有九，是地球黄道面的纬度。天人合一，指地球冬至至夏至，夏至至冬至的地球俯仰。地球俯仰一次，也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每一周天喻为一个朝代。你方唱罢我登场，荣辱交替，升天落地，富的胀破肚，贫的饿断肠。“其用四十有九”的过程中，地球自转，一昼一夜，也喻亡霸交替。月球公转周天，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也喻交替代谢。

“分而为二以象两”以下，兼言实践具体施政。霸主背叛，分裂了人群，升天富贵为神奇，在地贫贱为臭腐，此即“分而为二”。人群二分，富贵成了人群中的天上异类，故曰“两”。两类异端，自己尊如菩萨，神圣不可侵犯，人民秽如粪土，任意奴役摧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王霸取天下期间，圣人划分敌友我，将桀纣和他们承载的凶神恶煞，当做粪土和臭腐扫除之，即“分而为二以象两”。

“挂一以象三”。“挂一”即圣人复古一统天下掌了权。小成卦由三画组成，初画太阳王道，二画地球霸道，三画月球亡道。三是月球数，这里以三称月球。月球是亡道的精神寄托天体，其施政，就是黑暗暴力。“挂一以象三”，就是用强制手段专失败了的富贵者的政，不准其东山再起。但这种专政不同于月球亡道对人民群众的专政，而给失败者以洗心革面的机会，此即“归奇于扚以象闰”。奇即失败了的富贵，使之回心转意做好人，即“归奇”。“扚”同三，也就是对奇的专政。专政不允许复辟，但给重新做人的机会即“象闰”。闰喻推翻老家政，建立了新政权，使走投无路的人民获得滋润生路。“象闰”即给失败者以滋润生路。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说文》曰：“揲，阅持也”。《博雅》曰：“阅，数也。”“揲之以四”与“挂一”是同义词。家天下亡霸转易，政治家皆有曲邪的属性，用东北、西南、东南、西北四维，不用东西南北四正。王道派掌权，揲持天下不用四维用四正，即“揲之以四”。四即四正。四时转易，功成身退，春代冬，夏代春，秋代夏，冬代秋。代者成功，谢者隐退。王道派象四时，就是要象四时成功而不居功。此即“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再闰指不挂一而复辟家天下。“五岁”指居地球中心而不居太阳中心的霸主。霸主再闰，复辟了家政老路，王道派再一次扶持一位霸主来推倒这个家天下。此即“再扚而后挂”。扚即力。王道派尚中

庸，居心不转四周，孟子称为“劳心”。家天下转四时，不论处霸时期，也不论处亡时期，都不居心而转四周，孟子称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指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两极制度，不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系上》曰：“齐小大者存乎卦。”韩注曰：“卦有大小也。齐犹言辨也，即彖者言乎象者也。”孔疏曰：“以彖者言乎象。象有大小，故齐辨物之小大者，存乎卦也。犹若泰则小往大来吉亨，否则大往小来之类是也。”又曰：“卦有大小，辞有险易。”韩注曰：“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则其辞易，之否则其辞险。”

卦即《说卦》“六画而成卦”之“卦”，也就是指六十四个重卦。齐是明的隐称。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齐也取自《易》之明义。家天下三极社会，王道派的光明正大不敢公开，家天下做贼为私不能公开。大家的肚子里都有隐私，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群，古哲以“参差”形容之。参同三，差即不齐，不齐不明。齐则明，故以齐表明。

六十四卦，有大有小。大卦指王霸走上坡路，亡道老家政走下坡路。小卦指亡道握有主动，王霸成为被动被专政的奴仆。大卦人定胜天，小卦天定胜人。注疏举了《泰》卦与《否》卦，泰，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哲人亦称东风压了西风。《泰》卦是王霸握有主动权，老家政风雨飘摇，被动挨打，走向覆亡的卦，故为大卦。否，大往小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亦称西风压了东风。《否》卦是家天下得意忘形，握有主动，王霸处于被奴役的卦。小人猖獗，大众晦气，故为小卦。

“彖者言乎象者也”，也是《系上》的话，意思是，彖所揭示的是，每一卦就是一个政治时事。六十四卦，即六十四个政治时事。六十四个政治时事，以蓍圆分之，子午以东，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大卦。子午以西，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为小卦。大卦小卦指时局之主流，不指量变中的局部吉凶，也不指成卦之体。大卦与小卦可作如此区分：

乾、屯、蒙、师、比、泰、大有、谦、随、临、贲、复、无妄、大过、习坎、咸、恒、家人、睽、解、损、夬、升、井、革、艮、归妹、丰、兑、节、中孚、未济，凡三十二卦。

坤、需、讼、小畜、履、否、同人、豫、蛊、观、噬嗑、剥、大畜、颐、离、遁、大壮、晋、明夷、蹇、益、姤、萃、困、鼎、震、渐、旅、巽、涣、小过、既济，凡三十二卦。

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乾震坎艮为阳卦，坤巽离兑为阴卦，不论用于蓍圆或用于重卦，阴阳的属性不变。八卦用于蓍周，有了方位的属性，用于重卦，则有上下内外之属性。现在先来探讨方位卦。先用《蓍圆方位图》以示（见图68）。

《说卦》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

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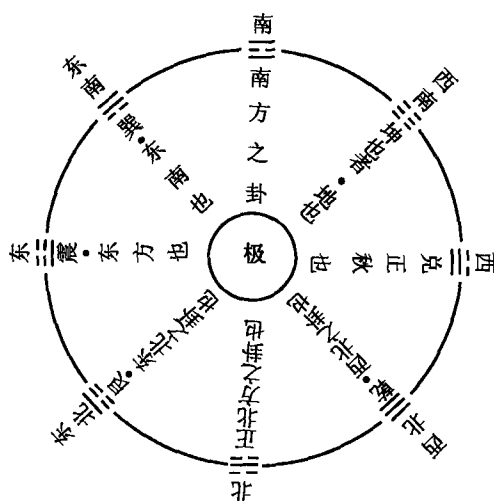


图 68

著圖表明家天下一个朝代之

周天运转。艮东北是零时，是终万物和始万物之地。艮东北是家天下的发祥地，也就是家天下开山祖的所在地，故为“始”。家天下由东北出发，经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再转回艮，艮就是纣王的自焚地，火葬场，故为“终”。老家政的终时，是新家政望时。八方之卦，老家政蜕化一步，新家政前进一步。老家政拔乱反正回归一步，新家政只好后退一步。这种东方卦与西方卦的长消，《易》喻为“曳其轮”，亦称“八卦相错”和“八卦相荡”。新旧势力居于何方，就是何方之卦。何方之卦，即何方之时局。

《系上》曰：“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韩注曰：“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知也。唯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

“蓍”即周天一转，月球公转，地球自转与公转，一个朝代的公转，都表现为周天一匝。周天即圆圈，故曰“圆”。天体的周天运动，朝代的生死存亡，凭耳目口鼻身的直接感觉，不能获得“圆”的知识，须要心之官神思才能掌握，此即“蓍之德，圆而神”。理解了圆天，只画个“○”，还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而后再用“卦”区分圆圈，成为有方位的圆圈，成为《蓍圆方位图》表明的那样，就有了含义，此即“卦之德，方以知”。

“卦之德”，区分周天，是对“周天圆环”进一步的探讨。“知”即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理解了便成为知识。古哲人知来知往，知微知彰，知鬼神之情状，知死生之说，知人自知，知彼知己，知变化之道，知几知至，知周乎万物，就在于古哲人对蓍与卦的综合研究。家天下的祖师爷亢龙，“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只知眼前之得，忘了将来之失，因此亢龙缔造的小人政权，给自己的子孙，也给广大的人民，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方位卦，是知月球绕地公转的明证。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时与方位之卦，是知地球自转的明证。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二个时卦，是知月球与地球绕日公转的明证。太阳系之外星，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二十八宿卦，也是知地球和月球绕日公转的明证。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二至二分卦，是知地球公转一周天，升降于黄道面四十九度之间的明证。诸如此类，都是“卦之德，方以知”。

家天下社会史，有类于月球之公转，地球之自转与公转，也有类于地球公转中升降于南北回归线。六十四卦，用天人合一的方法，揭示王霸亡三极之道在社会之运转。知《未济》，则知刘邦提三尺剑取天下；知《既济》，则知非刘氏者不得王的小人坐江山；知《大有》则知张良陈平之运筹；知《遁》卦，则知功臣与谋臣之不幸；知《复》卦，则知五湖四海兄弟之相见；知《剥》卦，则知贵族小人对社会之割裂。斩蛇记，满床笏，南柯梦是卦。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家天下通史也是卦。王弼《明卦》曰：“卦者时也。”自然的天时是卦，社会的时事也是卦。既知圜周之圆，亦知卦列之方，就是“知周乎万物”，谓之通人达才。

著卦讨论到这里，下面我们讨论重卦。重卦也就是八卦错综组成的六位之卦。六位之卦，也就是《说卦》的“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重卦称名，随卦象而异。六十四个卦象，有六十四卦之称名。称名不同，揭示的政事也就不同。六十四卦之意义，《易学启门》章不可能尽注。

《易》内重卦之上卦与下卦，皆略称“上”“下”。如䷊小畜，“风行天上”，说明巽风是乾天之上卦。䷌遁，“天下有山”，说明乾天之下卦是艮山。䷗复，“雷在地中”，说明坤地之下卦是震雷。䷔大有，“火在天上”，说明离火是乾天的上卦。王弼的注文，对上卦下卦的每一爻都作了注解，有益于学者理解。

第四节 阳卦与阴卦

《系下》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阳卦即䷊䷋䷌，䷊是三阳卦的统体，这里的阳卦没有包括乾。“多阴”指每一卦有两个“--”爻，一个“—”爻。坤二乾一，故曰“多阴”。阴卦即䷋䷌䷍，䷋是三阴卦的统体，这里的阴卦也没有包括坤。“多阳”指每一卦有两个“—”爻，

一个“--”爻。乾二坤一，故曰“多阳”。“其故何也”？故即原因。何也，问原因之所在。“阳卦奇，阴卦耦”，是对“其故”的回答。阳卦以乾体“一”为主，以坤体“耦”为从。此即“阳卦奇”。奇，一也。阴卦以坤体“--”为主，以乾体“一”为从。此即“阴卦耦”。耦，二也。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指王道和亡道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阳一君而二民”是王道，“阴二君而一民”是亡道。《易》用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演王道、霸道、亡道三个政体。“一君而二民”，以太阳为主，以地球与月球为从。效法一君而二民建立起来的政权，与大自然同步，故曰“君子之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一君而二民”的政体，变为“二君而一民”。二君而一民，以月球为主，以太阳和地球为从。效法“二君而一民”建立起来的政权，与自然背道而驰，与人民大众背道而驰，故曰“小人之道也”。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上文“君”与“民”，就自然和社会的本体而论，没有涉及变体。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太阳是大中体，是形而上，是导者，是君。“一君而二民”里面的“一君”指太阳，喻大同社会公而不谋声色货利的领袖。地球与月球，是形而下，是被领导者，是“二民”。二民指地球和月球，喻大同社会，如北极公正的大臣和围绕地心转运的月球人民。太阳大人为形而上领导臣民，二民共同围绕太阳大人运行，社会也就不存在秦汉魏晋的改天换地，故曰“君子之道”。

“二君而一民”的“二君”，指太阳与地球。太阳是形而上，是导，是君。对月球来讲，地球同样是月球之“君”。“一君而二民”，地球是“民”。“二君而一民”，地球是“君”。这就是说，地球具备了君与民的双重属性。地球喻臣喻官吏。官吏既是上级的部下，也是下级的上级，一身二任，可以称民，也可以称君，其地位使然。月球没有地球的双重性，只是民。家天下地道霸主的儿孙，只有“民”的水平，将普通的“一民”安置于君位，领导一个庞大的国家，肯定胡作妄为，故曰“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天地易位，正邪颠倒；是而非，非而为是；君子为民，小人为君。阳体成女，阴体成男。社会的事物，真真假假，真假难分。社会上下乱哄哄，作为交流思想的语言，在社会领域也就乱哄哄。“君”与“民”，就是混用词，指君子指小人要作具体分析。《管子》里面有一句话是：“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王者以民为天，义同《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也就是做公天下的“王者”，要尊重民心民意，施政以民心民意转移。天指太阳，民心希望持政者公如太阳暖如太阳，王者如太阳，满足了人民的希望，即“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民指“二君而一民”之“民”，指窃位的家政君主。家天

下统治者，从君主起下至芝麻官，以崇尚食俸禄为转移，纷纷争夺睡梦里，加官晋爵是天机。“以民为天”之民，与“民以食为天”之民，貌合神离，文同质异。文同原于古始，质异始于天下为家。

《颐》象“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这“万民”即言家政君主蜂王万物。《泰》大象“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民指地道霸主。《履》大象“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也指有霸道品德的家政君主九五。《礼·缁衣》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两个民字，也是文同质异。前者是人民，后者是君主。以一民之水平统天下，知小谋大，力小任重，非亡不可，力不胜任，“亦以民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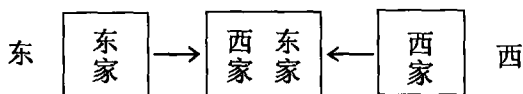
《穀梁传》宣公十五年曰：“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倾也。”这里就是在论述，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使整个社会乱了套。太阳、地球般的贤能失位在野是“君不君”。月球般的酒囊饭袋小人“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臣不臣”。君不君，臣不臣，不安心做臣的小人政权也不能不垮台，“此天下之所以倾也”。

人群失位，君不君，臣不臣，天地倾侧，上下对立，政治概念，各有各的内涵。《庄子·天运》曰：“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不为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仁是古哲中的政治概念，表示政治家的爱憎之“爱”。这里用“虎狼仁”抨击小人君主父子相传，用“至仁”赞美大人君子选贤让能，不实行父子相传。有“虎狼”与“至”之冠词，“仁”的内涵，容易理解。没有冠词论“仁”，就得辨别作者义之所在。

《淮南子·齐俗》曰：“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

天下为公社会，就是“道德之论”。道德之定论，明如太阳与月亮，行如长江与黄河。日月之明，江河南北之位，因其明大，走上一千里，太阳仍是太阳，月亮仍是月亮，长江位南，黄河位北。此即“不能易其指”，“不能易其处”。人伦道德相同，看事物也就相一致。

天下为家社会，就是“趋舍礼俗”。水流湿，火就燥，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者相趋，异者相舍。看事物的观点也就正好相反。现作《三家图》来说明这个问题。



中间的一家,喻占据中央位的君主和他承载的皇亲国戚。西家是家天下的基础,各地区有钱有权的富贵。东家是被弃在青埂峰下的圣人和他的人民大众。西家将养尊处优的活宝贝“圣上”,看作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源泉,是东方生长之吉祥物。东家将家政君主看成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是收杀自己的西方白虎,是学者常称的大盗、盗夸、盗跖。西家的“圣上”,是东家的“盗贼”,因此“虽臬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

韩康伯注“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曰:“阳,君道也。阴,臣道也。君以无为统众,无为则一也。臣以有事代终,有事则二也。故阳爻画奇,以明君道必一,阴爻画两,以明臣体必二,斯则阴阳之数,君臣之辨也。以一为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运也。故阳卦曰君子之道,阴卦曰小人之道也。”

前面讨论了小成卦☰☷阳卦,☷☷阴卦。阳卦的本体是“一”,阴卦的本体是“--”。“阳,君道也”,“君以无为统众,无为则一也”。《易》之“一”体,是三个三的加数,三三为九。因此,反映在卦上,阳爻出现都称九。

“阴,臣道也”,“臣以有事代终,有事则二也”。“--”体是两个三的加数,二三为六。因此,反映在卦上,阴爻出现都称六。阳卦六子是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阴卦六子是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这就是阳卦和阴卦十二子,构成了《易》之全数。小成卦三画组成,三画即太阳、地球、月球。《易》由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组成,寓意王道、霸道、亡道三极政事。天一合一为三,天人分开为六,三极之道相乘为九。现作《阴阳二卦图》以示(见图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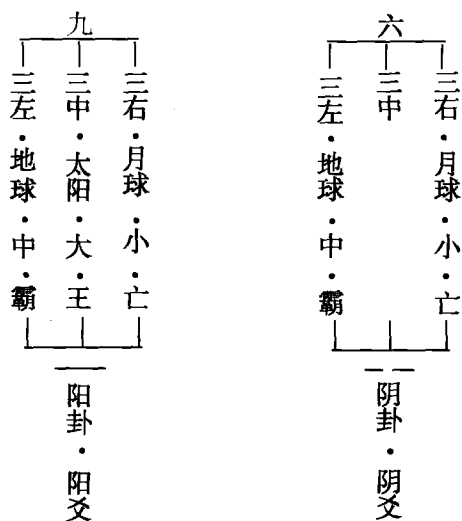


图 69

《易》由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演王霸亡三极之道。三是最大的概括数,也是最小的分子数。分子数再不能分,但分子数可以是一个小的独立体,独立体仍有三的属性。《系上》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三百六十周天,是《易》之最小分子的累积数。举例来讲,中国人既是大三统数,也是小三个体,三百六十度圆周包括了所有的中国人。

原始大同社会和复古后的社会,王道居中心掌权,是以阳卦、阳爻为中心

骨干的社会。王道掌权的社会,是形质归一的社会,是《离》象指明的“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的社会,也就是亡霸王三极政治势力各归各家,各安其位的社会,也就是大象指明的“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的社会。天体的“继明”体是太阴,社会的“继明”体是配天法天效法太阳大德的明哲。大同社会,复古后的社会,是大体社会,故为“九”,是天地人一统,上下同心同德的社会,故为“一”。

《老子》三十九章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王弼注曰:“昔,始也。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昔之得一,即原始大同社会。天政权,地官吏,神思想,谷食粮,万物人民,侯王中央核心领导,皆以“得一”而获得清静安宁,丰衣足食。得一大同社会,先于家天下,故曰“一数之始”。大同社会,全民守中,上下中庸,故曰“物之极”。极,中也。全社会,人与人相爱敬让,即“各是一物之生”,“各得此一以成”。

大同的得一社会,被家天下取代,王道派失权,离开了中心位,思想附丽于霸道和亡道。霸道与亡道相互生生转易,构成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乾坤反复史。乾坤反复不复古,社会出现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治乱局面。霸道东风占主流转向治,亡道西风占主流转向乱。治之与乱,都不能使社会“得一”,因此,就其本质讲,霸道与亡道是居两侧的坤体小体,是阴卦、阴爻。

阴卦阴爻取象于天体的地球自转,地球公转,月球公转,从根本上排斥了太阳的“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的中心大体。《系下》曰:“憧憧往来。”“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憧憧即日月。日是地球喻霸道,月是月球喻亡道。憧,童也,也就是《蒙》象的“童蒙”。霸道与亡道交替转运,即“憧憧往来”。童包括了霸道,也包括了亡道,其本体皆属小人之道。

霸亡对立的双方,丧失主动权,处于被动屈从的地位为“往”。获得主动权,处于主动指挥的地位为“来”。霸道处于屈从地位,亡道握有主动权是“日往则月来”。亡道处于屈从地位,霸道握有主动权是“月往则日来”。寒喻冬至。冬至一阳生,是霸道一阳的出生地,以寒喻霸道,与日同义。暑喻夏至。夏至一阴生,是亡道一阴的出生地,以暑喻亡道。亡霸相互交替运转,即“日月相推”、“寒暑相推”。相推如同白天转为黑夜,黑夜又转为白天。冬至转为夏至,夏至转为冬至一样。信即握有主动,屈即失掉了主动。

周朝建立,“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用”(见《武成》),取得了“来者信也”的胜利。由春秋至战国,周王朝“信也”的主动

权已失去,居于“往者屈也”屈辱地位,不用说管全国,连自身也管不了。危机一来,还需要别的军阀“勤王”,才能过关,苟延残喘。中国的家天下历史,每一个朝代,都要经历“信屈”两个大阶段。屈至最后,割地赔款,屈膝于外族面前,甚至使全民族当了亡国奴。

家天下亡霸“憧憧往来”,以阴卦阴爻为主体,没有阳卦阳爻的正式地位,因此,坤卦的中间“- -”是虚体。虚体表明了王道在“憧憧往来”的转易史中,没有王道的地位。霸道革命时期,王道是霸主思想上的统率,但在组织上仍是霸主的军师。亡道家天下专制时期,小人“柔变刚”,独立理政,打击的重点是具有公心的王道。王道混入家政朝内做臣,只能顺逆鳞而动,王道大人只能居于屈从的奴隶地位。

韩康伯注《系上》“一阴一阳之谓道”曰:“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于神无方而易无体,道可见矣。故穷变以尽神,因神以明道。阴阳虽殊,无一以待之。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故曰一阴一阳也。”

《易》是极高度的概括体,内容丰富,一体可以多解。《春秋》有左氏、穀梁、公羊三传,三传所云各异,但并不悖谬。韩氏所论之“一阴一阳”;即言无实际地位之王道成为虚无中心体,对霸道和亡道的影响。

“道者何,无之称也。”道即王道,无即没有实际地位。无之称,即不居自己地位的行大道者。虽然王道没有自己的实际地位,但是社会三极之道,都受其思想支配,此即“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道即喻为思想。自然界,无形的道,指挥着天体运行;社会界,无形的思想,指挥着人的立身处世。思想虚无,故曰“寂然无体”。思想虚无体,不可能用某一事物作譬来说明思想与某一事物相同,故曰“不可为象”。

“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王道思想有福善祸淫的两重属性,对亡道淫人用祸,对霸道善人用福。祸淫即“用极”;福善即“功显”。用极,同《坤》初六“驯至其道至坚冰”。功显,同《乾》大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亡道自绝于人民,祸淫者办丧助葬。霸道救民出水火,兴天下之公益,除天下之公害,福善者,执御指路,冲锋陷阵。《老子》十一章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指亡霸两极对王道思想的利用。

“故至于神无方而易无体,道可见矣。”家天下社会,人分成对立的营垒,神有方而易有体,政治家的神思与居处,都有倾向,不做善人的同类,就要做恶人的同伙。王道派复古掌权,执政者不升天,也不准为奇者升天,社会人群的思想归一是“神无方”,政治家处理事情,不再考虑“护官符”,不因秉公遭横祸,是“易无体”。社会能做到“神无方而易无体”,一定是在王道派复归原位之后,故

曰“道可见矣”。道可见，社会又转化为与大自然同步的大一社会，其形象见图 70。

“故穷变以尽神，因神以明道。”中国古代文史哲，以《易》为首，千变万化，应用各种形式和手法，都为的是说明天地人三极之道的思想，此即“穷变以尽神”。通过了解三极之道的神，最终理解了王道思想，此即“因神以明道”。《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懂了王道的理想是“明明德”，王道施政的落脚处，是热爱人民，即“在亲民”。王道的归宿是复古建成大同社会，是“止于至善”。

“阴阳虽殊，无一以待之。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故曰一阴一阳也。”家天下富贵小人专制，是阴时阴卦。《坤》、《否》、《剥》、《既济》，都表明以小人为主体的阴卦。霸道革命。王霸取天下，是阳时阳卦。《乾》、《泰》、《复》、《未济》，都表明以君子为主体的阳卦。阴卦阳卦虽然时局不同，但用王道思想培育王道人材，用“无一”，是不分时局的，此即“无一以待之”。“在阴为无阴”，即嫁到家政朝内做臣。做臣用大同社会清白吏的仪表出现于社会，成为廉吏的楷模。善良者学习，也成为清白吏，此即“阴以之生”。王霸革命时期，运筹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指挥霸主转战沙场，并使霸主取得夺权的胜利，此即“阳以之成”。王道派处阴时，处阳时，都用“无一”，教育善良，即“一阴一阳也”。

王道圣人的思想，虽然在家天下霸亡转易的社会中是虚无体，但虚无思想，既影响亡道坐天下，也影响霸道取天下。《庄子·胠篋》就是在论述王道思想影响的利害。

“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其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苋弘脔，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

“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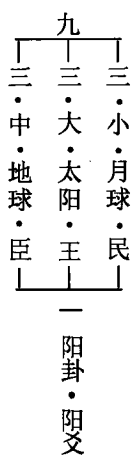


图 70

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上一段指“乡曲者”亡道坐天下，亡道坐天下，圣人之为治理天下，就是“为大盗积”“为大盗守”。建都聚居，设置州邑，发展生产，宗庙社稷，政权制度，都是“法圣人”进行的施政。但是“乡曲者”本身邪曲，“法圣人”只效法形式不效法本质，因此“法圣人”也无效，“田成子一旦杀齐君盗其国”。田成子盗了政权，也盗了圣人的“圣知之法”。田成子虽有“盗贼之名”，但割据齐国十二世。圣知之法，为新盗做了嫁衣裳。龙逢等四子，都是忠臣，是亡道的积守者。这些人是“至知者”、“至圣者”。“身不免乎戮”，而没有好结果。

下一段指霸道取天下“成大盗”法圣人的经历。圣、勇、义、知、仁，五者都是从圣人那里学来的本事。“圣”指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和预测。霸道的目的，是“彼可取而代也”，将老家政赶下去，自己坐老家政的龙椅，故以“妄意”贬之。提倡勇敢献身是“入先”。困难面前，忠于霸业，溃败居后，大义凛然是“出后”。获得的胜利品，功大多赏，功小少赏，赏功一视同仁，是“分均”。五者掌握得好，成了大盗，取得了天下。“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圣人之道”即圣人之书，也就是圣人的思想。王道善人，如果没有圣人的思想，不可能建立起大同社会，故曰“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霸道取天下，亡道坐天下，如果没有圣人的思想，霸道夺不到天下，亡道也坐不稳天下。故曰“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庄周对霸主持否定态度，故以跖称之。王道派是社会中的极少数，故曰“天下之善人少”。霸道与亡道是社会中的多数，故曰“不善人多”。善人用圣人之道利天下，善人少，故“利天下也少”。不善人用圣人之道害天下，不善人多，故“害天下也多”。

庄子是位嫉恶如仇的学者，对霸道持否定态度，对圣人之书利霸道，也持否定态度。《荀子·解蔽》云：“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即指对霸道的否定。郭璞也不完全同意庄子的意见，在注文中说：“信哉斯言。斯言虽信，而犹不可无圣者，犹天下之知，未能都亡，须圣道以镇之也。群知不亡，而独亡圣知，则天下之害，又多于有圣矣。然则，有圣之害虽多，犹愈于无圣之无治也。虽愈于无圣，故未若都亡之无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知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圣”的本身是耳口王，《易》内无实象，而以“彖”出现，圣与彖都有“成伪之所为”之属性。是以诈应诈的概念，是王道派隐身的手法。圣人之书一身二任，公私兼备。亡道覆灭，大化归一，这就是“都亡”同归于尽，圣人之书，也就用不着了。家天下不亡，“故须圣道以镇之也”。家政“群知”不亡，“而独亡圣知，则天下之害又多于有圣矣”。因此之故，“有圣之害虽多，犹愈于无圣之无

治也”。郭氏的论述，确属真理，中国有些少数民族，不崇尚圣人之书，而贵族祸害人民之酷烈程度，又超出了汉族的下愚封建头子。因此，家政专制，“圣道以镇之”，对贵族的为非作歹能起制约作用。

《系上》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韩康伯注曰：“夫非忘象者，无以制象，非遗数者，无以极数。至精者无筹策而不可乱，至变者体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应。斯盖功用之母，象数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变，至神，则不得与于斯也。”

“易”即“易曰”之“易”，以天体喻人事，指太阳王道派。“无思”是王道的理想，“无为”是王道的施政。太阳是恒星，是“寂然不动”体，燃放热能，生长万物。学者懂了王道派托象于太阳，就会懂得地球般的霸道运行和月球般亡道运行的根源所在，此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通达洞知“天下之故”，学者的思想，就是“天下之至神”思想。“至神”思想，也就是王道思想。阴卦“--”体中，不见形体的思想即“天下之至神”思想。《艮》象“行其庭不见其人”，也指形隐了的太虚思想。太虚思想，古哲喻为鉴镜，居太虚之地而照亡霸，能见其五脏六腑。

《易》以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演绎王道、霸道、亡道三极政体。三极政体，也是人类历史的延续和演变。原始大同社会是王道，王道社会，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形成的长治久安之施政，是人群成为社会之根基。执政者与人民同心同德转化为离心离德，利用人民给的权力，贪婪独占，割裂了人群，社会出现了富贵与贫贱。富贵福深求福，贪得无厌，贫贱被盘剥得一贫如洗，走投无路，于是要求改变老家政，于是出现了霸道“汤武革命”。汤武革命，解救人民，扫除寄生虫老富贵，与王道的理想相一致，因此王道派以虚无体至神思想指挥了霸道革命。

推倒老家政，霸主不复古而复辟，步老家政的后尘，社会又转变为亡道。亡道生霸道，霸道生亡道，便形成了家天下的转易史。《系上》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亡道派月球分裂人群是“参”，霸道派地球凝聚了人群是“伍”。伍指地球北极。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参伍以变”。参分成天文，伍合成地理，这就是“遂成天地之文”。亡霸参伍之变，其实质是对大同王道传统政治的维护和破坏。

王道与霸道和亡道的关系，也就是太阳与地球和月球的关系。地球和月球的象数，皆源于太阳。霸道与亡道的翻天覆地的转易，根子也源于王道。这就是“至变者，体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应，斯盖功用之母，象数所由立”。

所谓“象”，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谓“数”，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数目。月球绕地球公转，于是出现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月象。艮为晦朔月，震为蛾眉月，巽为上弦月，离为上凸月，坤为望月，兑为下凸月，乾为下弦月，坎为残月。上述八象，即月球周天公转之象。大月三十，小月二十九。朔月初一，初七八上弦，十五望月，二十二三下弦，二十九三十日为晦月。初一至三十，即月公转之数。月象源于太阳对月球的照射面。人居于地球，根据月光长消盈缩，给以朔望晦不同的命名。月球公转之时数，既根据地球自转，也根据地球之公转，也根据月球之公转。月数是月球和地球的合数。

地球自转，我们居于大地上的人，直接感受到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象和十二时的变化。子丑寅卯十二子，是象和数的复意体。子为夜半，丑为鸡鸣，寅为平旦，卯为日出，辰为朝食，巳为隅中，午为日中，未为日昃，申为哺时，酉为日入，戌为黄昏，亥为人定。夜半、日出、日中、日入十二个不同自然体是“象”。由子时为一，顺往下数，午时为七，亥为十二。时再分，分为分，分再分，分为秒。秒，分，时，日，都是地自转的时数。地球自转之象，也源于太阳对地球的照射，也源于我们人在地球的居位。时也是如此。

地球公转，我们直接感受的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四季自然界的变化是很大的。《文心雕龙·物色》曰：“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这些是“象”，十二月，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日有四分日之一，这些都是“数”。地公转象数的来源，也基于近太阳，远太阳。

月球与地球的象与数，寻其根源，源于太阳，此即“斯盖功用之母，象数所由立”。天体譬之于社会，霸道之所以霸，亡道所以亡，都与“功用之母”王道相联系。《易》之六十四卦，两个小成卦相重，构成了霸道与亡道之“象”。著圜无形，通过夏商周之取代转易，也反映了这种周天之象。大一、两仪、三极、四时、五行、六爻、七略、八卦、九畴、十全、十二子，万物，都是“数”。三百八十四爻，是数是策略体现。

家天下转易史，其象数源于太阳王道，而又否定王道，是社会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夫非忘象者，则无以制象，非遗数者，则无以极数。”忘象和遗数，就是要彻底抛弃家天下分裂社会的象数转易。“夫非忘象者，则无以制象；非遗数者，则无以极数”。这就是说，家天下的统治者，即使有十八般武艺，全套本领，也不可能制止动乱，即“制象”；也不能有什么法子得到冠军而别人不能超越，即“极数”。不忘象，不遗数，等于居于地球上，不让地球自转与公转一样。家政统治者，秦皇汉武之流，心比天高，命如纸薄，都演出了夸父追日的悲剧。大话说一通，最终成憾音。

“至精者，无筹策而不可乱；至变者，体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

应，斯盖功用之母，象数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变、至神，则不得与于斯也。”

“至精”、“至变”也是《系上》的话。至是不至的对称辞。家天下开国定鼎，往往自我吹嘘，说他们的小朝廷奠定了万世基业，一小撮富贵可以永远在温柔富贵之乡，过天上人间的豪华生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蝗虫的繁殖，梦幻在破灭，最后游园惊梦，理想化为泡影，这是“不至”。二十四史就是“不至”的明证。政治家如能放弃“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的奴役人民的观念，回到人民中执政，公平办事，以身作则，这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是“至”。

“至精者”、“至变者”、“至神者”，都是王道派的称名。至精者即“无筹策”。无筹策，即无为公正的掌权者。无为公正，清廉光明，声色货利，对“至精者”没有蛊惑作用，不能乱其心地，此即“至精者，无筹策而不可乱”。中国古代的清白吏，衣不被锦，食不重味，不爱女色，不贪财货，是至精者遗风的继承者。“至变者”即“体一”。体一，即对天下之民一视同仁，人人皆有路，故曰“无不周”。此即“至变者，体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即“寂然”，寂然独立于中央，辉光普照，人人取其光明与温暖，故曰“无不应”。此即“至神者，寂然而无不应”。中国古代王道派的书籍，是寂然而无不应体。

“无不应”即皆应，皆应即王霸亡三极政治家都要应“至神”，以“至神”作为“功用之母”。三极政治家，王道复古，霸道取天下，亡道奔月成为人上人，都是“功用”。三极政治家都取法于王道之书，王道之书，便是“功用之母”。母能生公天下大一，也能生家天下霸亡象数，此即“象数所由立”。大自然生成之源是太阳，人类社会的生成之源是王道大同文化。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再打多少个筋斗也离不开五行山。政治家不管怎样另起炉灶，也不能逃脱大同文化的制约。对于大同文化，霸道顺之逢吉；亡道逆之遇凶。这是中国古代的通史，谁能谓其不然呢？

公天下是大一统社会，与大自然同步，太阳是君，地月是臣民。公正无私者是一体社会之王。王、臣、民合一，社会是君子之道“一”，是阳卦。家天下是分裂了的社会，反自然反大众，太阳失位，地月取代转易，是私邪为主流的二体社会，表现为矛盾对抗。卑不上承，尊不下施。社会是小人之道“- -”。正中没有公平，是阴卦。

第五节 内卦与外卦

《庄子·则阳》“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大公调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

精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

“四方之内”，指地球的中心体太阳。太阳喻王道。“四方之内”，也指地球的中心北极。太阳大中与北极小中，都是“五”。《系上》“大衍之数五十”和“天数五”，即指太阳和北极，北极喻霸道。五数相合，加地球四方共是“五”。五数是中数，喻施政的公正主动，不偏不倚。

“六合之里”，指地球的小中北极。地球的四方加北极是五，也就是地球的东南西北中，加上月球，就构成了“六合”。月球喻亡道。亡道即家天下小人专政。小人专政，分裂了人民，社会便出现了上下内外之六合。《易》之每一卦，皆有初、二、三、四、五、上六位。六位即“六合”。月球六，只是地球的卫星，没有“五”的属性。用六施政，喻偏斜不公，为私被动。

“阴阳相照、相盖、相治”等下文，都指家天下为私被动政权造成的社会转易和动乱。以地球自转言之，月球照夜，太阳照昼。阴月照夜，喻富贵坐江山。太阳照昼，喻王霸打江山。有昼无夜，有夜无昼，阴阳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此即“相盖”。相盖亦喻为“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盖者为上为乘，被盖者为下为承。王霸占上风，奴役老家政。亡道占上风，奴役王霸和广大人民，相互强权控制，即“相治”。

以地球公转言之，春代冬，夏代春，秋代夏，冬代秋，此即“四时相代”。四时相代，既指一体转易，也指二体抗衡。家天下一朝代经历春夏秋冬四时，是自代。对立的双方，尤其是取代方，用对立的政策来瓦解对立面，即抗衡相代。亡道用秋政收杀人民，霸道用春政养育人民，亡道派热火朝天，为了巩固富贵专政，行夏政而制礼作乐；霸道派行冬政潜藏处寒不行其夏令。霸道希望星火燎原烧毁老家政，老家政用残酷屠杀，想将造反者斩草除根。家天下夏至升天，便孕育了冬至的落地。霸主处冬一贫如洗，饥寒交困，难熬凄凉，铤而走险，也孕育了荣升富贵。这就是“相生”。家天下自代，一家子亲骨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富贵对人民的残害，人民群起反抗，都要流血。这就是“相杀”。

“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之可志也。”欲恶即政治家的爱憎。憎恶悖离而去，爱好相随而就，此即“欲恶去就”。人情形成了“去就”的桥梁，此即“于是桥起”。子午以东为“雌”，为阴，为未济方，子午以西为“雄”，为阳，为既济方。未济方为内卦，既济方为外卦。此即“雌雄片合”。片合的双方，王霸为了夺权，亡道为了夺利。此即“于是庸有”。庸有即《老子》十一章的“有之以利，无之以用”。对立的双方片合转乾坤，存在了“安危相易，祸福相生”。

“名实”指西方富贵统治者，以乾马为首。“精”指东方王道清明风，以巽为首。这是明摆着的历史，故曰“可纪”、“可志也”。

“随序之相理”一段，全指小人外卦而言。“桥运之相使”，指性情不同而人群分裂成营垒。“穷则反”，指老家政覆没。“终则始”，指人民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走马灯转易，为家政思想所崇尚，是思想的原材料，此即“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家政统治所以走向失败，其知识仓库里，只有转易史。只有转易的知识，便没有长生久视的治理，故曰“极物而已”。极，穷也，即没有办法的一种统治术。

“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这全指王道派讲的，“睹道之人”，即通达天地之大全，懂得为政，洞晓存亡治乱的王道派。“不随其所废”，即不助纣为虐。“不原其所起”，即不将家天下朝代当作自己的归宿。“此议之所止”，是王道的归宿。此议，即此义。儒家“中庸”，道家“守中”。都指此义，实现了大同社会，小人休焉，君子息焉，大化归一，“此议之所止”也。

公正的中间体是“内”，围绕中间体运行的随从体是“外”。中国古代社会科学，寓意于自然科学之中，用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寓意表述王道、霸道、亡道三极政体。天体和政体合一，构成了《易》的三极之道。因此要了解《周易》之内外，首先得了解三个天体之内外。

三极天体，太阳是“内”，月球是“外”。地球一身而二任焉，有内外双重属性。地球是太阳的行星，绕太阳转，是太阳的周行体，故为“外”。地球是月球的中心，月球绕地球转，是月球的统摄体，故为“内”。上文“阴阳相照”，太阳照射的一半为“内”，月球照射的另一半为“外”。昼为内，夜为外。冬至一阳生，地球下俯，北回归线逐渐向太阳大内接近为“内”。夏至一阴生，地球上仰，北回归线逐渐远离太阳大内为“外”。由此可见，内是中心体，外是周行体。内为向日近日，外为背日远日。内外既指物体的居位，也指近日远日，背日向日这两个方面。居位之向日背日，近日远日，就天体与人事之本体讲的。太阳是生长之源，向吉背凶，近吉远凶。

六十四卦，由☰☷☰☷☰☷☰☷☰☷☰☷☰☷☰☷八个小成卦组成。内卦即下卦，外卦即上卦。每一卦有内外两个小成卦。王弼注《易》，皆用“上”“下”说明卦之外内，如注☰，“乾上乾下”，注☷，“坤上坤下”，注☶，“坎上震下”，注☱，“艮上坎下”。其他各卦，皆同于此。上卦是外卦，下卦是内卦。这也是《易》的本体，不变之体。现在，我们用《泰》《否》两卦，来看重卦之内外。

“☰泰，小往大来，吉亨。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上下分：

☷小、往、地、上、外、阴、顺、小人、道消；

☰大、来、天、下、内、阳、健、君子、道长。

居内卦居下卦，如同居于地球之中心。居于中心，掌握了制主权，将对立面置于被动之地位。有主动者为“道长”，被动者为“道消”。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上下分：

☰大、往、天、上、外、阳、刚、君子、道消；

☷小、来、地、下、内、阴、柔、小人、道长。

震东至离南，君子道长，掌握了主动权，小人道消，老家政被置于被动防御地位。离南至兑西，小人道长，掌握了主动权，君子道消，圣人和人民被置于被动被奴役的地位。

上卦为外，下卦为内，用蓍圈表示，内居心而外居周，内为来而外为往，内为道长而外为道消。来为掌权得位，往为丧权失位。长为主动，消为被动。长方发号施令，消方尾随而行。泰来东风压西风，否来西风压东风。泰来地球居内，月球居外，与自然同步。否来月球居内，地球居外，与自然异步。

《泰》卦是家天下上行期取天下之卦，也是王道派破旧立新，实现复古的上篇卦。《泰》卦与《复》、《未济》、《乾》、《大过》诸卦，都是子午以东，由冬至经春分向夏至过渡的卦，是近日卦和向日卦，是天地交，上下交，政权和基础相互交通的卦。交通也就是人民承载政权，政权施实惠给人民。《否》卦与《剥》、《既济》、《坤》、《小过》诸卦，都是子午以西，由夏至经秋分向冬至过渡的卦，是远日卦和背日卦，是天地不交，上下不交，是政权和基础相互不相交通的卦，也就是人民和政权离心离德，执政者也不施实惠给人民，强加给人民的是种种苦难。《否》卦是富贵小人持胜坐江山的卦。小人的倒行逆施，阻碍了社会进步。中国古代老不长进，其根源就是“否之匪人”的小人。

“☷家人，利女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王弼注内曰：“谓二也。”注外曰：“谓五也。”注家人曰：“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统而论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贞，故利女贞，其正在家内而已。”

《家人》是论述王道党建成大同社会的复古卦。《礼·礼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天下为家，即社会实行皇亲国戚大家族专制。社会的体制是为私的家族掌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王道体制，便处于非法的地位，为家为

私成为合法。《系下》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也者即王道派，效天下之动，即看样学样，为了合法存在，“天下为公”的党，也就以“家人”称之。《系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在小人富贵的暴力专制下，弱小的革命者不用合法的招牌，一天也不能存在，这是屈身求伸，隐蛰存身的办法。大同党人称“家人”，基于屈蛰。

“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指明了家不是一家，而是各家。小人富贵是私家，王道是公家。私家为了维护其特权私欲，为了取得更多的声色货利，研究巩固其统治；公家为了推倒家天下，建立大同社会，也在研究如何消灭家天下罪恶统治，此即“各自修一家之道”。家政统治者“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心目中没有人民大众。王道派公心思虑，与人民大众不离不弃，厌恶小人的祸国殃民，不被其腐朽糜烂的生活所左右，我行我素。此即“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知，主也，即行施。家天下根本不能行王道，王道党行亡道，党的质也就变了。

“家人，利女贞”，即家人党忠于王道理想方能获吉。利，吉也；贞，正也。这是家人卦一卦的中心主题。“元亨利君子之贞”，是霸道理想的实现，“非元亨利君子之贞，故利女贞”，指王道理想的实现。霸道理想取天下，王道理想复古。取了天下，建立了新政权，远不是“女贞”。“女贞”还有个复古的过渡，此即“其正在家内而已”。“家内”即大中太阳内，建立选贤让能，讲信修睦的公心政权。两忘而化道，小人息焉，君子休焉，才是王道家人的“而已”之地。要实现这个美好的理想，王道执政者在整个取天下与复古建成大同社会的历史时期，都必须以身作则，给臣民做出良好的榜样。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王弼注曰：“处家人之终，居家道之成，形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为本者，则患于寡恩；以爱为本者，则患于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严也。家道可终，唯信与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于身，则知施于人也。”

人群相守，没有威慑力量镇压害群者，社会便不能安定。政权颁布威慑法令，保善除恶，完全必要。公天下的善，即执政者与民同心同德；公天下的恶，就是诡异乱群，升天成奇妖而祸害人民的人。颁布威慑法令，执政者真心诚意遵守，就是“有孚”。只让人民遵守，君主除外，可以胡作妄为，就形不成真正的权威。“刑于寡妻”是《大雅·思齐》的诗：“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邦家。”寡妻喻与君王同心一德的大臣。刑于寡妻，即给大臣做一个执法遵法的好榜样。中央核心“有孚”，权威就可以施及文武官员“兄弟”，以及广大人民“邦家”。权威在臣民中通行，即“威如”。如，行也。坚持至两忘而化道，即“终吉”。要取得终吉的大吉大利，君主必须“反身”。反身，即如同公天下的领袖那样，严于

律己,以身作则,给人民作出榜样,此即“身得威敬,人亦如之”也。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说卦》曰:“离为火。”下卦离是火。火是复意词,家天下专政是阴火,阴火是月球。复古大政是阳火,阳火是太阳。夏禹王家天下,阴火窃据了阳火之位,变为男。阳火被排斥在阴火之位,变为女。男指九五,九五是家政的崇尚者,这里指居地心的霸道。女指六二,六二是公天下的崇尚者,此处指被剥夺了权利的王道。太阳王道回到太阳大中位,霸道回到地球的北极中心位,即“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各回各自的老家,即“男女正”。男女正,社会将成为“得一”的桃花源,此即“天地之大义也”。大义即大一。大一即王道统领的公心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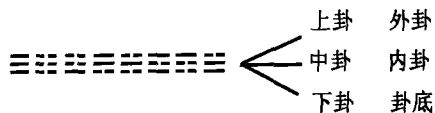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严君父母,是大同党人的领袖。大同堂人的领袖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严于律己,尊敬人民,故曰“严君”。《释诂》曰:“严,敬也。”尊重人民的地位,重敬民心民意,就是严敬。大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即指严敬而言。政治家的言行,体现为为政。为政不离开人民的利益,即“言有物而行有恒”。物与恒皆指人民。王道在公天下社会是“父”,在家天下社会是“母”,故曰“父母”。《晋》六二称“王母”。王母即王道派之母。王弼注曰:“母者处内而成德者也。”大象“风自火出”,即言霸主是王母所生之子。霸主的智慧的形成,是王母教育的结果。“成德”,即推倒老家政,建立一统的大政权。

《孝经·圣治》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是也。”“天地之性”,即社会政权形式。“人为贵”,即天、地、人三极之道,人道王道最尊贵。“人之行”,即王道施政行命。“莫大于孝”,即没有什么政事能超越对人民的孝顺承载。孝顺承载人民,最伟大的人物是公天下社会严于律己的君王“严父”。严父取法于太阳,公正光明,辉光普照,生长万物而不为私。严父德如太阳,故曰“配天”。天,太阳。“周公”是假托,不是周朝摄政的周公。这里以周公喻太阳般的博爱领袖。《庄子·知北游》曰:“周、偏、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周公,即“指一”公,指太阳般的领袖,与人民一起生活的领袖。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地之大义,即各人守好各人的岗位。父亲要像个做父亲的样子,即“父父”。儿子要像个做儿子的样子。做兄做弟,做夫做妇,都能有个正确的标准。执政党六亲和睦,也就是父子兄弟夫妇交相爱敬,就是“家道正”。执政者正,天下也将正,也将定。定,正也。《书·君牙》曰:“尔身克正,罔敢弗正。”《论语·子路》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

正其身,如正人何?”这里都说明,执政者正,人民才会正。

六十四卦上卦是外卦,下卦是内卦。由———二爻组成的小成卦,也分内卦与外卦。内卦用“中”表达,外卦用“上”表达。



卦底亦称根、底、本、初、始。卦底居上卦在四位,是上卦之根基支撑体。居初位,是下卦之根基。其地位,不论居下居上,都表明是政治家的基础,如同物体的着地的底部,现在用《习坎》象来说明小成卦之内、外。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象曰:水流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王弼注曰:“刚正在内,有孚者也,阳不外发而在乎内,心亨者也。”孔颖达疏曰:“有孚者,信也。由刚正在内,故有信也。维心亨者,阳不发外,而在于内,是维心亨,言心得通也。”“刚正在内者,谓阳在中也。因心刚正,则能有诚信,故云刚正在内,有孚者也。若外阳内阴,则内心柔弱,做不得亨通,故维其在心之亨也。”

习坎时局,说明老家政已进入死亡的前夜。中央失控,地方割据,上坎下坎,土皇帝林立。“天险不可升也”,指上卦老家政,由于失控而成了惊弓之鸟,谁也信不过,鹿死不择音,是凶险的小人在掌权,基于此,不能和老家政交往,即“天险不可升也”。王道派到家政朝内做官谓之“升”。升亦称嫁或归。

“地险山川丘陵也”。地险,即利用地势地形险要之地方势力。山川丘陵,是对地方势力的譬比。山川,即名山大川喻霸道,丘陵如坟堆一样的小山头,喻亡道。山川丘陵,也就是强龙地头蛇割据。王弼注曰:“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山川丘陵地方势力,有氏族、民族、语言和地方习俗的差异,大小军阀,土豪地痞,利用民族、氏族、地方习俗维持其独霸一方,称雄一时。“得以保全”,就在于割据者利用了“山川丘陵”。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王弼注曰:“国之为卫,恃其险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须险也。”王公即王霸的联合体,也就是下卦的初六,九二,六三。下坎的内体,中心体是九二。二是圣人王母,九是霸主。九与二的结合,就是“王公”。王公的“时用”,不是为割据而割据,而是为了取代老中央,建立大一统的中央,并削平大大小小的丘陵蟠据。此即“险之时用大矣哉”。大矣哉,同“利见大人”,统一国家,铲平丘陵,目的是解除人民的痛苦,提高人民的地位,此即“大矣哉”。

“险之时用大矣哉”是目的,“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王公占领一个地盘,利用重险割据的政治局面,建设好自己占领的地盘,取守势而守好这个地盘。待时而动,而后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大象“水洊至”,即言统一国家的目标。水,下坎。洊,存也。存即思想统存的愿望。至,抵达南离,统一国家,建立新的政权。“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即言用家政的一套,适应上坎下坎时局,培养人民和部属的统一国家的愿望。王弼注曰:“至险未夷,教不可废,故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习于坎,然后乃能不以险难为困,而德行不失常也。故则夫习坎,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

家天下上行期,都有习坎的经历,周王朝就经历了漫长的习坎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家生活于人民中,清廉正直,不腐化不贪婪,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因此,民风醇厚,美名流传,赢得人民的同情和向往。这就是“常德行,习教事”。常德行习教事,必须用两面手法,去欺骗家政统治者,使其看不出“水洊至”的目标。这也是从家政那里学来,叫“行有尚”。王弼注曰:“内亨外刚,内刚外顺,以此行险,行有尚也。”家政统治者,明明知道,人民的苦难是他们造成的,此即“内亨”。但装出一副不懂的样子,此即“外刚”。心里面对待人民凶狠残暴,此即“内刚”。脸皮和颜悦色,此即“外顺”。家政内阳外阴,两面手法对人民,即“行有尚”。有指有权有钱的富贵,尚即崇尚。

“行有尚”,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法子。“有孚维心亨”,即如同家政那样,心里明白,假装不懂,心存取而代之杀机,外表下跪称臣,而且装得很像忠臣,文王与纣王的关系,就是“有孚维心亨”的关系,用两面手法,欺骗了殷纣,时机成熟,取代了殷家的天下。卧薪尝胆,亦同斯例。

“行有尚”,在对待人民的根本问题上,要和老家政背道而驰。“水流而不盈”,指老家政毫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不应人民之所求。盈,应也。“行险而不失其信”,即与人民相依为命,言必信,行必果,贯彻不敢失信于民的施政。“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刚中同王公。心亨用刚中,其象就是:

外——内亨外刚,内刚外顺,行有尚。

内——一刚正在内,有孚,阳不外发,心亨,以刚中。

阳不外发,即内刚施政。刚中施政,不能显露出取代中央大权的迹象,只是取信于民,提高革命者的声望,故疏曰:“有孚者,亨信也。”政治家无信而不立,取信于民,获得人民的支持,将王霸两极争取在自己的麾下,也就是《论语·泰伯》孔夫子讲的“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指民心,不指占领的地盘。王霸民心所向而“服事”凶残的殷纣,会更易激发人民的愤怒。姜子牙与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是有孚维心亨的史例。

上卦坎是家政残月时期,上坎内部相攻,将能起中心作用的人物,如微子、箕子、比干等人,统统排斥掉,上坎就成了纯一色的暴虐小人。老家政内部发生了这种变化,革命者兴师的时机就成熟了。这就形成了“䷆师”的时局。《师》的时事出现,老家政回金陵的日子也就到了。故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人民战争,即“以众正”。能拿到中央大权,即“可以王”。用暴力推翻暴政,即“毒天下”,亦称“以毒攻毒”。

推翻老家政,政治领域用以诈对诈的革命的内外不一致的两手策略。这是王霸二人的“行有尚”。在文化领域,革命者也用了“刚中柔外”的策略,以欺骗家政统治者。《兑》卦就是在论述王道与亡道在文化领域的表里内外不相一致。

“䷹兑亨,利贞。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王弼注曰:“说而违刚则谄,刚而违说则暴。刚中而柔外,所以说以利贞也。刚中故利贞,柔外故说亨。”

兑说是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极之道的思想理论。思想理论是三极政治家立法施政的依据。《说卦》曰:“兑为口舌。”思想理论,通过口舌表明,故口舌同说,兑指王道的思想和施政。王道理论,有根有据,能得到验证,能兑现,故为“兑”。家天下的思想理论,依据虚妄,得不到验证,不能兑现,说一通了事,故为“说”。王道复古,要求执政者不要离开人民,秉公处事,任人唯贤,这是可以实现的。家政复辟,宣传富贵如何超人,如何出人头地,如何光宗耀祖,如何升官发财。少数人可以走径路,多数人成不了富贵,如海水之多数不能升天成云一样。诸如此类的妄说,史中多有,但都被事实粉碎。《中庸》说“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指妄说不能长久。

“刚中而柔外”,即“䷋”体的“二”,下一画是“刚中”,上一画是“柔外”。“刚中柔外”,构成了一身二任的双重文体“说”。王道派的论说,是为王道派服务的思想工具,亡道派用不上,故曰“利贞”。贞,正也,指居太阳正位的王道。

二刚中柔外的文体,适应王道与亡道两极之需求,此即“顺乎天而应乎人”。天即天道亡道。以月球为中心的暗夜道。天,《说卦》称“天之道”,《贲》彖称“天文”。人即大道王道《说卦》称“人之道”,《贲》彖称“人文”。柔外坤——顺乎天,刚中乾一应乎人,是王道的兑说。

刚中柔外,要求保持平衡。“说而违刚则谄”,是“违刚”反王道,说论成了对家政小人的谄媚讨好,此即“则谄”。“刚而违说则暴”,是“违说”反亡道,说论成了对家政小人的暴露,此即“则暴”。暴露小人,也就暴露了自己。家天下

文化专制,暴露了自己是很危险的。生命保不住,理论也不能流传。王道文化,目的是刚中利贞培养正道,“柔外故说亨”,披上“柔外”的伪装,为的是说论亨通流传,不被焚坑。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这就是“利贞”的具体内容。“先民”和“犯难”,都指王道派。王道派是政治上的先知先觉者,故称“先民”。先民即《系上》的“吉之先”。王道派的宗旨,是彻底埋葬家天下,和家政作对,故称“犯难”。犯难即《系上》的“冒天下之道”。“其劳”和“其死”,都指富贵小人。《说卦》曰:“坎,正北方卦也,劳卦也。”其劳即劳卦。劳言其日施手段,夜玩阴谋,处心积虑,操劳维持小人专制。其死指家政非灭亡不可。小人的操劳是徒劳。

王道派的说论,是改造人的灵魂的法宝,通过学习,认识了先民和犯难,也认识了其劳和其死。抛弃了其劳其死,心甘情愿回到人民中来,即“说之大,民劝矣哉”。中国古代的明哲,其思想的脱胎换骨,舍弃了寄生生涯,和人民生活于一起,心安理得,是王道兑说哺育的结果。思想开窍,基于学习,因此古哲特别强调“学”。《论语》的第一篇是《学而》,《荀子》的第一篇是《劝学》。学提到首位,说明古哲对“学”的重视。王道派的哲学,是改变人思想居位的伟大理论,是由小人变君子的芝兰之室。

“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上卦兑,即得了恩泽实惠的家天下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为“二”,行和言说,完全脱节。外卦下一画“一”表示西北乾马暴力专制;外卦上一画“- -”,表示东南清明和风。言行不符,构成了“政暴文泽”内外不一,表里相反的文体。“丽泽”,即效法家政言行不一的文体,而撰写“刚中柔外”的文体。王弼注曰:“丽犹连也,施说之盛,莫盛于此。”连即效法其两面手法。“朋友讲习”,是传教打出的旗号。孔夫子的旗号是办学,老子的旗号是传教。办学与传教,也就是“丽泽”的手法,其实质是政治。中国古代的文史哲,都是“丽泽”文体,皆是效法《周易》之作。

学者为学,在于真懂“刚中柔外”之刚中部分。真知刚中,便可以做到“富贵于我如浮云”。《庄子·让王》曰:“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作。”《荀子·修身》曰:“志意修,则骄富贵矣;道义重,则轻王公矣。内省则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知足者,即理解人民地位的人;审自得者,即甘愿与人民同甘苦的人。知人民不做拖累人民的图利者。愿和人民生活于一起,富贵破产而不惧。懂了刚中“行修于内”、“无位”无官职,不会觉得惭愧。懂刚中,也就是“内省”。内省就可以做到轻王公而骄富贵。古哲人生活清贫不感到“苦”,而能“乐在其中”,他们认为,用人民的脂膏享福,不如过穷光景坦然舒服,问心无愧。家天下社会,在朝做官的

王道派人物，生活也很简朴，都是“行修于内”、“内省”的证明。

内卦与外卦，就其本体讲，指政权建立在人民之中，还是建立在大众之外，小人之内。人民中的全民政权是“内卦”。小人中的富贵政权是“外卦”。政权是外卦小人的政权，广大的人民必然是奴隶，是外人外卦。有权有钱，是内人内卦。小人内卦掌权，恩泽仁政，不会行施于人民大众。《史记·汲黯传》，汲黯一针见血给武帝指出：“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有汉家天下，是富贵小人专制的政权，包括武帝在内，小人狼吞虎饱，贪得无厌，穷奢极欲，挥霍人民的财富。这是富贵小人的“内多欲”。网罗文化人，宣传汉家之“圣治”要求人民伏首贴耳做奴隶，妄想实行“唐虞之治”，是武帝缺乏自知之明的野心表白。尧舜政权建立在全民之内，位居下卦，故行“唐虞之治”。汉政权建立在大众之外，小人之内，位居上卦外卦，狗嘴无处找象牙，故曰：“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荀子·儒效》曰：“志不免于私曲，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其愚陋沟渎，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众人，也就是无内的亡道月球般的小人。小人掌君权，一定成为败家子。《荀子·王霸》曰：“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而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上诈下诈，以伪交接，即“上下析”。家天下统治者，只求表面一致，不管内心之顺逆，很多事情行不通，是诈伪相应的结果。

唐虞之治是内卦，夏、商、周之治是外卦，内卦政权托神于太阳大中位。外卦政权托神于月球无中位。政权是精神的产物，托于公正无私则长久，托于偏斜私曲则短暂。从伏牺氏至黄帝尧舜氏都是公天下历史，夏商周一朝代数百年，但也不能和公天下的时间同日而语。

第六节 爻

《系上》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韩注曰：“三极三材也，兼三材之道，故能见吉凶，成变化也。”

爻即今语政治家。爻由两个“乂”组成，每个“乂”表示一个小成卦。两个小成卦相重，组成了一卦。六十四个重卦，构成了《易》之大成卦。两个小成卦相重，即“六爻”。六爻是三材的分而为二体。三极三材皆指王霸亡三股政治势力。三股政治势力，各自运权衡，为自己的政治归宿奋战，并指挥同志相随之进，即“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之道之两极，王道为吉，亡道为凶。王

道成化，亡道成变。化即两忘而化道，大化归一，建成大同社会。变即贵贱对立，天地成仇，最后天下大乱，老富贵变为乞丐，新霸主变为富贵，社会又步入老家政变的覆辙。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政治家的出发处与归宿所不同，居位立足也就各异。《系下》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动乎内”、“见乎外”、“见乎变”、“见乎辞”，即六爻三极政治家的出发处与归宿所。

又，治也。王道派己所不欲亦不施于人，功被天下而不为私，他们是大同社会的遗民，他们继承了大同社会的遗风。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穷则独善其身。蝉蜕污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洁然涅而不缁。一簞食，一瓢饮。居处上漏下湿，不遮风寒。衣着破旧，捉襟见肘。困死饿死，也不去扰民害民，损人利己。他们又是通达政事的政治家，居上卦居下卦，“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上下皆治，此即以“爻”称王道之人。王道之人“达则兼济天下”。如果复古，他们是建设社会的能工巧匠。如果复辟家政，王道派有机会执政，也尽力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最终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留给了人间，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楷模，善良的表率，传统文化的继承人。

“圣人之情见乎辞”。圣人之情，也就是圣人的最终理想，最终的政治归宿。辞是辞让的省语。《荀子·成相》曰：“尧舜尚贤而身辞让。”孔子“祖述尧舜”，就在于从尧舜之辞让登极掌权，而后又用辞让交权给天下之贤能，恢复尧让舜，舜让禹的推让辞谢制。尧舜辞让，有个根本的落脚点，那就是“为民”，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成相》又曰：“尧让贤，以为民，汜利兼爱德施均。”汜利兼爱德施均，同《乾》文言的“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汜利兼爱德施均，即施政代表全民，全民都能得到政权的恩泽，而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矣哉”，即让全民皆幸福。

《荀子·正名》曰：“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妖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辟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诗曰：长命漫兮，永思寡兮。太古之不漫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复古至建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中间的过渡时期，就是公心胜私欲的时期。上文即指如何掌握好过渡时期的政策。

“辞让之节”是圣人王道派的别称。“得”即得位，也就是掌握了复古大政的大权。“长少之理”是霸道派的别称。霸主是生少数富贵的根基，故以“长少”称之。“顺”即接受王道派的指挥。《说卦》之“圣人南面而立，天下向明而

治”，是荀文的依据，即霸道革命时期的主佐，经禅让而易位。“忌讳”与“妖辞”是亡道派的别称。《老子》五十七章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暴君污吏，为非作歹，又不准人民揭示这种隐私，即“忌讳”。皇帝用的名字，别人不能用，以示其“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也是“忌讳”。妖，指皇帝为首的一小撮权贵。圣人为政，没有小人忌讳妖辞的地位，此即“忌讳不称，妖辞不出”。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指复古社会教育人民。《老子》五十八章曰：“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家天下小人专制，是非善恶，与公天下相反，“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迷迷然以富利为隆，以损人利己为能，善良正直，反而成了呆子傻瓜。家政的一套，毒害了人心，而且“其日故久”。解开人民的迷结，基于仁爱，不是歧视，此即“以仁心说”。说即施教教诲。人民有什么意见看法，让人民发表出来，执政者虚怀若谷，听在耳里，此即“以学心听”。断定人民言论的是非，用大同公心准绳，此即“以公心辨”。耐心教导，恭听民声，公心辨正，容纳异音，也就是“不割”、“不刿”、“不肆”、“不耀”。王弼注曰：“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复之也。”割、刿即对人民的蒙昧迷惑，用攻击强制的办法去解决。

《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王弼注曰：“处蒙之终，以刚居上，能击去童蒙，以发其昧者也，故曰击蒙也。童蒙愿发，而已能击去之，合上下之愿，故莫不顺也。为之扞御，则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则物咸叛矣，故不利为寇利御寇也。”这也指解决人民的思想上的蒙昧迷惑。蒙指思想未开放，击即敲打。通过提耳敲打，使人蒙发心通，即“击蒙”。击蒙取守势，不要使蒙昧泛滥，但击蒙不能“为寇”攻击人民。“上下”指人民的双重性，可以成善，也可以变恶。御寇人民顺，为寇人民叛。叛即思想抵触。御寇感化，才能解迷发蒙，为寇施暴，民心不服。

“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众人、观者、贵者、传辟者，指老家政的残余和复古政权中的叛逆。王道派不被这些人左右，即“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指罚有罪，赏当功，做到公正。吐而不夺，亦称怒不过夺；利而不流，亦称赏不过予。“贵公正而贱鄙争”，是整个过渡时期所崇尚的浩然风气。士君子同“辞让之节”，“辨说”同施政，古哲中的言、辞、辩、说、都指施政。

“长命漫兮，永思蹇兮；太古之不漫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是古逸诗。“长命”指家天下，太古指原始大同社会。长命亦即专人民之命。漫同慢，指用暴力。“长命漫兮”即用暴力专人民之命。蹇同蹇，即政治上被动的

专制体制。家政统治者抱残守缺,不放弃小人专制,即“永思寡兮”。大同社会没有暴力专制,即“太古之不漫兮”。礼义指大同王道执政者,处事公正,没有淫滥过错,即“礼义之不愆兮”。家天下专政,不停地施暴,人民忧虑富贵强加灾祸。大同社会没有这种忧愁,即“何恤人之言兮”。恤,忧也。

象是霸主的譬称,也指复辟家天下的奠基人,也就是此经中的“功业”。《易》内,象是霸道,是家政开国定鼎的第一任君主。豕是亡道,是家天下连根被拔掉时的君主。象是王道,似象非象,似豕非豕,是豕和象的杂合体。象豕和象都是大耳朵长鼻子,这是共性。因此豕象象都可以称“圣”。《易》内“象曰”的“象”,王弼《明象》中的“象”,都指霸主。社会现象之“象”,不在此例。

“功业见乎变”,是霸主象的政治出发处与终归宿。家天下一个朝代转周天,以地球自转论,子午卯酉十二时是“变”;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是“变”。周天三百六十度,经历二十八宿是“变”,地公转要经历南北回归线之升降,也是“变”。十二月春夏秋冬二十四气,也是“变”。月公转之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朔望晦上下弦三五二八盈缺,也是“变”。以地公转论,冬至黄钟是变的开始。南离夏至,黄袍加身,是上行变的结束,下行变的开始。“功业见乎变”之“变”,即言南离上行转下行之质变。质变即霸主对人民的背叛,变为新生的富贵豪门的承载体。由南离夏至向冬至运行,是下行衰世之变。变至冬至,走完了周天全程,一朝代寿终正寝呜呼哀哉!

业是事的同义词,七十二行,也就是七十二业,政治家的职业就是政事。政事之行,为的是达到政治家的目的。因此业亦表示归宿。《系上》“富有之谓大业”,“盛德大业至矣哉”,“吉凶生大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大业”、“事业”、“贤人之业”,皆指王道之政事、王道之归宿、王道之理想。大业即大家的事业,解放,全民解放,不是少数人解放,大众不解放。富有全民皆富有,不是少数人富有而大众贫困。大业是承载人民,奉事人民的政事,不是专人民之政的乘御奴役,故曰“事业”。心安理得承载人民,愿意一辈子当人民的“牝牛”,不懂“天地之大全”,不懂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做不到的。只有通人达才洞知历史之人,能做到,故曰“贤人之业”。

家天下社会,政治家为政,都谓之“功业”。六位之二、三、四、五、称为“功位”。政治家办好了一件政事谓之“成功”。家天下社会最大的“功业”,就是从老家政手中夺到了中央大权,革命者由奴隶盗寇变为主子君王。“功业见乎变”之变,即政治家的政治地位彻底改变。推倒老家政,将中央大权接过来,也是王道革命第一阶段的成功。《系上》之“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定天下业,也兼指了王道第一阶段之成功。《出师表》“先帝创

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即指刘备没有能拿到中央大权。“创业”即统一国家的革命，“未半”，即没有抵达南离。霸道革命，拿到了中央大权，自己当家作主人，改变了政治地位，就算达到了目的，回到了老家。《既济》反映了这种政事。少数富贵升天，升天者恍恍惚惚，将小人之升天，修饰为大家升天。“功业见乎变”，也指人群由整体变为断层：富贵上天堂，人民下地狱。

“爻象动乎内”，指子午以东的王霸联盟取天下之革命。上文已论，爻指王道，象指霸道。王霸统一国家，推倒老家政强龙地头蛇割据，将涣散的父老兄弟姊妹重新凝聚于一堂，王霸相一致。但王道的理想是“圣人之情见乎辞”，霸道的理想是“功业见乎变”。理想不一致，因此不说“见乎内”，而说“动乎内”。

“内”于蓍圆论，在子午以东。《泰》卦“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即言“爻象动乎内”。于六位论，下卦初二三是内，上卦四五上是外。内卦之内是二位。二位是王霸动乎内而升五位的功位。“爻象动乎内”，即王霸爻象结合，由霸启动，向五位南离升进。《说卦》“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帝同爻，万物同象。五行顺数，北坎为一，东震为二。爻象在东震结合，举行武装起义，即“爻象动乎内”。《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泰》九二“得尚于中行”。《大有》九二“大车以载，积中不败”，皆指“爻象动乎内”。二是人民和圣人之位，取天下必须有人民的支持，有圣人的指挥。只有通过二功位，才能升天到五位。

“吉凶见乎外”，指亡道之坐天下，也指其政治归宿。蓍圆之子午以西，六位之上卦，都指“外”。外卦之上位，是亡道之归宿，老子天下第一，至高无上，前无古，后无今，空前绝后超人又超人。秦始皇入此梦最酣，失败也最快最惨。吉凶指家政富贵。“吉”言其金银满箱笏满床。“凶”言其转眼乞丐人皆谤。“爻象动乎内”，承载人民，顺民心民意。“吉凶见乎外”，奴役人民，反民心民意，与人民背道而驰。

现在我们探讨一下“功成身退”与“功成身不退”的问题。《荀子·正论》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王霸东震武装起义，老家政给革命者扣“盗匪”的大帽子。“盗其先变”，即霸主放弃复辟，让权给王道派，自己北面称臣，也就是《说卦》“圣人南面而立，天下向明而治”。天下即霸主，也就是“盗”。盗先变，不复辟，选贤让能，讲信修睦，便打下了文明以止的良好基础。盗先变，威震天下的革命时期的领袖，能让权给贤哲，是“功成身退”的表率。震时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人，功成身退，部下也不会争功。相让而治，执政者便有了君子的风度。《礼·曲礼》曰：“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功成身退是让，居功不让，坐下来不再行善而作威作福摆老资格是“怠”。盗先变即霸主不继承老家政的反动衣钵。

功成身不退,盗不先变,重蹈老家政的覆辙,老家政扣上的盗名就去不掉。古哲书中有个名字,叫“盗跖”,考证家也在考证,但还没有考证出来,因为臭骂过孔夫子,盗跖也就成了“英雄”。其实,盗跖指叛变了霸主,指盗了不死之药而奔月的嫦娥,以及嫦娥的后代子孙,一朝代父子相继掌握大权的君主。君主是盗,他承载的天下富贵也是盗,君主大盗是小盗中盗的基础,故曰跖。足与基石都指盗的承载体。

《师》上六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王弼注曰:“处师之极,师之终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开国承家,以宁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大君即霸主,也就是背叛了圣人和人民的新盗跖。“有命”即富贵专政的政权。“开国承家”指有命政权的本质。“开国”同生意人“开张”之“开”。这里指登台施政。施政为皇亲国戚服务即“承家”。皇亲国戚的子孙和有关裙带掌了大权,对人民专政,即“小人勿用”。“正功”同居功。大君复辟,即正功居功,功成身不退。一小撮纨绔子弟专人民之政,必将祸国殃民,故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邦指人民。乱邦即排斥王道的公心施政,扰民害民,奴役盘剥。“非其道也”,非,排斥,其道指王道。

“功成身退”而不正功,儒道两家皆崇尚。《老子》二章曰:“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王弼注曰:“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功成而居功,便潜伏了去功的祸患,功成而不居功,也就不存在被推翻,此即“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指政治家何以“功成而弗居”的原因。人民要求变革,革命者爻,领导人民变革,起了掌舵和顺风扬帆的作用。此即“因物而用”。物,人民。变革的实现,功劳仍属于人民。没有人民的参加,推倒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完全不可能,此即“功自彼成”。贪人民之功而为己功,于理不顺,故曰“功成而弗居”也。

九章又曰:“功成身退,天之道。”王弼注曰:“四时更运,功成则移。”这里又用大自然说明何以“功成身退”的道理。天道四时,春代冬,夏代春,秋代夏,冬代秋,四时代谢,接力相继,完成了年功。人类根据大自然的代谢以农业论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取得丰收,粮谷满仓,完成了农功,使人类自己过上足食的幸福生活。四时不能正常代谢,一时居功,全年时乱。时乱失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将失节。该暖不暖,该寒不寒,该雨无雨,该晴霖雨,取得丰收,只是空话。取天下尚武,《师》上六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社会应当崇尚文治,武人应当象大自然天之道那样,功成身退,息武修文。霸主复辟,不放弃武力,以武力左右政局,这就是“功成身不退”,没有学习大自然之道。

十七章曰:“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悠兮其贵言,指功

成身退的霸主。“悠兮”即高瞻远瞩，看得长久，不是鼠目寸光。“贵言”即王道之施政。霸主看得远，推崇王道派持政，即“其贵言”。王弼注曰：“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居无为之事，即“复古”。行不言之教，也就是“不以形立物”。以形立物，就是分裂社会，执政者富贵，是人民的乘者。人民是牛马，是被乘者。不以形立物，没有富贵乘者，也没有贫贱承者。大家都在地上平等地做人，一阴一阳，成为“好”字，不懂光宗耀祖，以贵骄人，即“百姓不知其所以然”。知，主也，即崇尚。无为之事，不言之教，唤醒了社会，不以损人利己为能，不以当寄生虫为荣，“其所以然”的一套吃不开，行动与天道自然同步，功成身遂，为后人造福，此即“我自然”。

“功成身不退”，前途皆堪忧。李白《天津三月时》诗曰：“寻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霸主升天掌权，恭喜发财，飘飘然有非凡超人的自我感觉。于是养尊处优，寻欢作乐，白日不够，外加黑夜，此即“寻乐争昼夜”。霸主复辟，常有超周跨汉，不同前车的殊异感，说是他们的江山，能千秋长存，能让月球永远团圆，此即“自言度千秋”。自言，即自我吹嘘。

寻乐争昼夜，太平的日子并不长。《庄子·盗跖》曰：“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家政一个朝代，古哲亦以月公转周天作譬，一朝代即月球公转一周天，三五为上行，二八为下行。一个月三十天，家政真正有主动权的时间是“四五日”。周之成康，汉之文景，就是“四五日”。四五日一去，家政的笑容便收敛了。以后的日子，一代不如一代，今天着风暴，明天遇大雨。水旱虫蝗，加上政权的施暴，社会摇摇晃晃，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直至沉舟。故曰：“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也。

《系上》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不可乱也。”

赜是责的繁字。《说文》曰：“责，求也。”政治家登上政治舞台，承担着阶级委托的责任，追求阶级的目标，即“赜”。“天下之赜”，指家天下一个朝代所经历的取天下与坐天下的全传。“天下之至赜”，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历史，以及后代在家天下社会中，王道遗民所行施的政策。

政治家肩负着阶级的责任，追求各自的理想，通过施政，动员基础实行，这个过程就是“动”。徭役，政府发布动员令，各级官员齐行动，人民动身离乡服劳役，风餐露宿在劳动。辛勤劳动为富贵修出了享乐窝。其他出征，收租税，都表现为统治者动口，人民动手去完成。这就是“天下之动”。天下之动，即家天下的兴师动众。“天下之至动”，指公天下之动，为人民造福兴利之动。

“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的各种譬象都是“象”。如王道象太阳，霸道象地球，亡道象月球之类，都是象。“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是故谓之爻”。“会通”即《乾》文言的“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感情联系。家天下统治的社会，王霸亡同时存在，感情也从王霸亡各自的立场为转化，对于相同的事物，就有了不同之会通。根据感情联系，效法前人之故事，行施自己的政策，即“行其典礼”。韩注曰：“典礼，适时之所用。”适时之所用，即应时的施政。感情不同，会通不同。会通不同，效法的故事典礼也不同。不同的典礼，也就决定了政治家的施政。“是故谓之爻”，即言有了亲上的上义，有了亲下的下义。上义亲亡道，下义亲王道。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易》本身就是系辞，小言之，三百八十四爻之每一爻是系辞；中言之，每一卦也是系辞；大言之，全书都是系辞。系辞的功用，就是在说明三极之道存在的社会，什么人 是吉，什么人 是凶。怎样为政是吉，怎样为政是凶。但是系辞是无形体，也就是《系上》讲的，“神无方而易无体”。家政君主是富贵小人的头目，但口口声声说他是全民的“皇上”。此即“神无方”。圣人心爱贫贱，是贫贱的政治代表，但从 不道破这一心里的隐密，打出的旗号是“大人”、“君子”，此即“易无体”。系辞是无体人撰写的无体书。无体书，即《观》卦中的“盥”，后代亦称“鉴”、“镜”。鉴镜体自身象客观存在，照镜鉴者是对镜鉴的使用，镜面出的彖、象、豕，就是照镜者对系辞的“会通”。会通之后，三极政治家得出的结论以会通为依据。王道说，鉴镜是彖，是建成大同社会的思想武器。霸道说，鉴镜是推倒老家政能使自己上台升天的思想武器。亡道说，鉴镜是为自己永远作威作福，不从天下掉下来的思想武器。《红楼梦》是《周易》的子孙篇，也是鉴镜。研究者众说纷纭，也是对《红楼梦》会通的结果。各种结论，有的只暴露了研究者自己的面孔，和《红楼梦》的本质无关。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神无方”是富贵执政者对人民的欺骗；“易无体”是圣人对富贵小人的反欺骗，以诈应诈，就是“情伪之所为”。情伪之所为，都是事物的表皮，不是事物的内核。事物的内核，即《系上》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就是说，王道“方”，亡道“物”，正反两端人的心里各有一本帐，各有各的归宿处。“天下之至赜”，是王道之归宿；“天下之至动”，是王道为达到大同归宿的施政。家天下的上行期，王霸结合于一起取天下；家天下的下行期，王霸也有混进家政朝内做官的人。这些人的施政，特别是王道派施政，不同于祸国殃民的亡道。认识政治家的本质，不要被“情伪之所为”迷惑，不要诽谤古哲，不要扰乱王道施政，此即“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系上》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系下》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王弼《明爻》曰：“卦以存时，爻以示变。”《明卦》又曰：“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上文的意义，大同小异，都在论述每一卦的大象与小象两个部分，即七八九六。六十四个大象与卦象是七八，三百八十四爻是九六。七八相对不变，九六变化无常。《系上》曰：“极天下之颐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意思是，六十四卦包括了家天下社会三公运权衡的全部政事，此即“存乎卦”。三百八十四爻包括了王霸亡三极施政的行动策略，此即“存乎辞”。

“彖者言乎象者也。”例如，“䷖剥，不利有攸往。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这就是说，每一卦的“彖曰”与第一个“象曰”，有同一的内涵，都是为王道派服务的策略。其余六十三卦都是如此。子午以东，大卦为八，子午以西，小卦为七。《剥》卦是小卦，是小人道长之卦，故《剥》卦为七。

家天下小人坤体政权，由开国承家定鼎至树倒猢猻散一个朝代覆没，整个的历史，是剥的历史，是息肉疣瘤附着在人民身上的历史。家政定鼎，贵族专政，是剥政的开始。剥政对王道是灾难，故《剥》卦开头的提要就是“剥，不利有攸往”。有攸，王道。往，往来之略，指通行。剥政权否定了人民，否定了公平正义，王道施政之路皆被剥夺，给了王道和他的人民的，只有当牛做马，也就是做奴隶的义务。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第一个“剥”，指坤体富贵剥政权。第二个“剥”，是剥政之为政，也就是剥夺人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剥夺人民的劳力和剥夺人民的财富。家政统治者的取天下上行期，用得着圣人的指挥，言听计从；必须要人民的支持，亲民爱民，怀有人民。黄袍加身，皇亲国戚在全国封建专政，就是“柔变刚也”。家政是地球与月球体，是“柔”体。柔体居于太阳位，变成了指挥中心，要求太阳和地球都围绕月球运行，此即“柔变刚”，“小人长”。这种政治局面古哲称天定胜人。天定胜人，王道和霸道都吃不开，故曰“不利有攸往”。

“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天行也。”王弼注曰：“坤顺而艮止也。所以顺而止之，不敢以刚止者，以观其形象也。强亢激拂，触作以陨身。身既陨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霸主复辟，富贵升天。一小撮富贵，就是《观》卦的上卦九五与上九，故以“观”称富贵。霸主复辟，形成了复辟势力，要用王道施政，改造家政，实属不能，故曰“不敢以刚止”也。只有因势利导，“顺而止之”，让人民过两天相对安定的日子。此即“顺而止之观象也”。观是执政贵

族，象，效也，也就是说，在不触犯贵族特权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实施一些贵族可以接受的政策。行王政，用公心，是富贵的大忌讳。谁出头谁倒霉，而且不会成功，故曰“强亢激拂，触忤以陨身。身既陨焉，功又不就”。亢、拂、忤，都指不可一世的家政君主。

要改变剥政，那就是“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消息盈虚天行，也就是子午以东的王霸革命，连根割掉息肉。《说文》曰：“星见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说文》又曰：“瘕，寄肉。”《广韵》曰：“恶肉。”息肉就是人身上的瘤。霸主“柔变刚”奔月，就是“星见食豕”。星，霸主。《说卦》曰：“坎为月为豕。”食豕即坐享其成吃俸禄的北坎家政。“消息”即消灭北坎老家政，“盈虚”即解救一贫如洗的贫苦人民。“天行”即《乾》文言“天行健”的天行，也就是王霸发动的“汤武革命”。桀纣就是朝代最末的“小息肉”。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王弼注曰：“厚下者，床不见剥也。安宅者，物不失处也。厚下安宅，治剥之道也。”山指上卦☶，也就是二十八宿居东北艮方的牵牛星。牵牛星，亦称星纪，亦称黄钟，指一朝代最先的造反发起人。家天下南离夏至至北坎，是剥的全程。北坎剥烂成熟，冬至一阳生，即《剥》卦的上九“上”。牵牛、星纪、黄钟、上，都指霸道的创始人一阳。一阳要生存发展，必须扎根于人民，依靠人民，这就是“山附于地”。附即和人民相联系，地喻人民。剥，即以剥治剥，从思想上和力量上削弱家政势力。剥家政的势力，要和家政实行相反的政策。“厚下”指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给人民以实惠。“安宅”指将政权建立在人民之中。

我们从上卦卦辞、彖辞、象辞可以看出，卦象☶反映了时局，卦辞提出时局的主流和适应时局的总方针，彖辞论述时局的特点，并说明为什么要用这个总方针，最后用象辞指明解决这一时局的大略。卦辞、彖辞、象辞，都为王霸施政服务。此即“彖者言乎象者也”。象包括了王霸联合取天下，王霸复古后又一起坐天下这样两个内容。

“爻者言乎变者也”，这指每一卦的六位讲的。“爻者”即王霸亡三极政治家。政治时事的出现，三极之三公都要适应时事进行活动。用政治活动改变自己的地位，即“言乎变者也”。《剥》是富贵坐江山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政事通过六位来表明。《系上》曰：“六爻之义，易以贡，”也指每卦的政事通过六位表达出来。乾注曰：“贡，告也，六爻变易，以告吉凶。”现在我们还是以《剥》卦为例来说明。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王弼注曰：“床者人之所以安也。剥床以足，犹云剥床之足也。蔑犹削也。剥床之足，灭下之道也。下道始灭，刚陨柔长，则正削而凶来也”新政权赖以存在的“足”，是以圣人

为首的文武大臣。清除功臣，即“剥床以足，蔑贞”，“灭下之道也”。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走狗、良弓、谋臣的遭遇凶险，也削弱了家政自身，两败俱伤，故曰“凶”。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王弼注曰：“蔑犹甚极之辞也。辨者，足之上也。剥道浸长，故剥其辨也，稍近于床，转欲灭物之处，长柔而削正，以斯为德，物所弃也。”初六消灭功臣，六二镇压聪明。“辨”指能辨别是非的知识人士。家政倒行逆施，诈伪欺世，引起有识之士的议论。物不平则鸣，人民也多有怨声。怨声的来源，是揭露隐秘的明哲，也就是能分清是非的知者。为了人民不说话，首当其冲打击辨人。此即“剥床以辨”。蔑，是剥的同义词，指小人操权者，也就是王注的“甚极之辞”。甚极之人镇压言论，为的是小人肆意妄为而不遭非议，是忠于富贵的专制，故曰“贞凶”。消灭明哲，明哲也就远离政权，社会的弊端也就没人再敢揭露，故曰“未有与也”。迷夺民思，杜绝言路，打击明哲，讳言愆过，结果是奸不上闻，小人更加猖獗，也就加速了政权的没落，故曰：“剥床以辨，蔑贞凶。”贞凶的结局必然凶。“辨者足之上”，指人民心声的代言人。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王弼注曰：“与上为应，群阴剥阳，我独协焉。虽处于剥，可以无咎。”六三是反时派，小人剥人民，六三应黄钟，成了剥政的反叛者。同情人民的地方势力，有助于新生革命势力的成长。黄钟与三为应，可以有个安身之处。三与处潜的黄钟为应，也不会引起家政的警惕，故曰“无咎”。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王弼注曰：“初二剥床，民所以安，未剥其身也。至四剥道浸长，床既剥尽，以及人身，小人遂盛，物将失身，岂唯削正，靡所不凶。”肤指六四，是六五切的大臣。六四以阴居阴，是剥政的忠臣，富贵连六四也不能容纳，此即“剥床以肤”。清除肤的目的，是为了取代六五的地位，故曰：“切，近灾也。”《释器》曰：“骨谓之切。”骨指政权的骨干，切是骨干首脑的决策权。裁决断制，皆指决策。今语仍有“总裁”，与切义同，裁喻用剪，切喻以刀。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王弼注曰：“处剥之时，居得尊位，为剥之主者也。剥之为害，小人得宠，以消君子者也。若能施宠小人于宫人而已不害于正，则所宠虽众，终无尤也。贯鱼谓众阴也，骈头相次似贯鱼也。”王道派钻入家政肚皮内，利用六五君主，干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是六五爻的时事。“贯鱼”，即将家政贵族串连在一起，像渔者串鱼一样。鱼是有甲之物，古哲喻暴力专制小人。《史记·周本纪》“白鱼跃入王舟中”注云：“马融曰：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兵象即武人。贯鱼串连武人，办法就

是用“宫人宠”。“以宫人宠”，即加封文官职务，不给兵权。古代到皇宫服务的男人，都被阉割了男性功能。鱼不给兵权，也就成了去势的宫人。“无不利”，指对鱼，对上九潜龙都有好处。鱼家可以做官，潜龙掀些小浪也不会遭到镇压。这就是“终无尤”。终指上九潜龙一阳。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王弼注曰：“处卦之终，独全不落，故果至于硕而不见食也。君子居之，则为民覆荫。小人用之，则剥下所庇也。”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创建定鼎霸主，就是“硕果”。硕果有行善作恶的两重属性，君子用其善的一面为民办些好事，此即“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办好事人民支持，故曰“民所载也”。小人用其恶的一面，祸国殃民，因此霸主成了干坏事的庇护所，此即“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人民看行动不看打出的招牌，扰民害民，霸主的招牌无用，故曰“终不可用也”。

爻者适时变者也，剥卦六爻，以小人为主，这个历史时期，剥功臣，剥聪明，剥忠臣，也剥多少有些良心的君主。一切正义都是剥的对象。这是亡道的表演。六三支持上九潜龙，成了潜龙发展势力的基地，六三得到上九的支持，虽然以阴居阳，势力弱小，但可以维持无咎。六五是王道派，指挥家政君主施政，用宫人去势之术，直接支持上九潜龙。这是霸道和王道的表演。“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言乎此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即言三极之道，各自之应时适变也。

第七节 位

位是宇宙万事万物皆具有的属性，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也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思想方法。位是人类区分事物、统合事物、率领事物的重要手段。

事物的单体与复体，皆有表里内外上下左右前后的属性。大体和小体，无一例外。人类认识事物，先从区分部位开始。字的偏旁部首，句的主述端末；十二经络，三百多孔穴；神经系统，血循环系统；首腹四肢，骨肉筋皮，都是区分部位的产物。区分部位，是对整体的解析，解析一细，又将失统，于是又用概括词将同一性质的事物归为族类。区分与综合，皆通过事物的位体。不用位体，对事物无从认识。

《易》是演王、霸、亡三极之道的学问。三极之道寓意于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王道寓意于太阳，霸道寓意于地球，亡道寓意于月球。三个天体在太阳系的居位，以喻三极政治家最终的政治归宿。太阳位是王道的政治总归宿，地球位是霸道的政治总归宿，月球位是亡道的政治总归宿。归宿，即政治家的

思想落脚处。落脚处即理想。古哲称理想为“门”，今语称“主义”。太阳是地球和月球的中心，因此太阳是三个天体的大中位。地球是太阳的行星，但又是月球的中心，因此地球是月球的小中位。霸道称中道，源于小中位。月球自身有内外表里之位，但月球没有自己的卫星，不是中行位，是无位。

《系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广大悉备，即统约了全社会。全社会的政治势力，分为天道、人道、地道三材。天道即月球道，人道即太阳道，地道即地球道。天人地三材相重，成为上下卦六位，此即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天地人三材，升降于上下六位，进行势力抗衡，此即“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三材之道，即王、霸、亡三材，各自按照各自己的政治总归宿，来指导社会，统摄人群。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王霸亡三极之道是三材，三材分而为二，故为六。每一卦初至上六画，故曰“六画而成卦”。六画，也就是六位，故曰“六位而成章”。阴阳是亡道的上篇与下篇，柔刚是霸道的上篇与下篇，仁义是王道的上篇与下篇。六位有阳位，有阴位，故曰“分阴分阳”。六位是三极政治家发挥力量的场所。阴爻阳爻都可以上去表演，此即“迭用柔刚”。六居为柔，九居为刚。每一卦由六位组成，六位揭示一个政事，此即“六位而成章”。

王弼《辩位》曰：“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邪，《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阴阳处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说当位失位也。然则，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故《乾》初谓之潜，过五谓之无位。未有处其位而云潜，上有位而云无者也。历观众卦，尽亦如之，初上无阴阳定位，亦已明矣。”

“夫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故爻有阴阳，尊者阳之所处，卑者阴之所履也。故以尊为阳位，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何得不谓之阳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谓之阴位？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辞》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终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虽无阴阳本位，是始终之地也。统而论之，爻之所处，则谓之位，卦以六爻为成，则不得不谓之六位时成也。”

王氏之《辩位》，就三极之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

不可为典要”讲的,也就是只论及了人事,没有涉及人事的寓意体太阳、地球、月球。如果将三极之道的寓意体也包括进来讨论,三个天体的本位与功位可作如下的表述。《周易》通过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来阐明王、霸、亡三极政体,因此,《易》的最小的分子是“三”,最大的统括体也是“三”。最大统括体,即太阳、地球、月球三材。现作《三材本位图》如下(见图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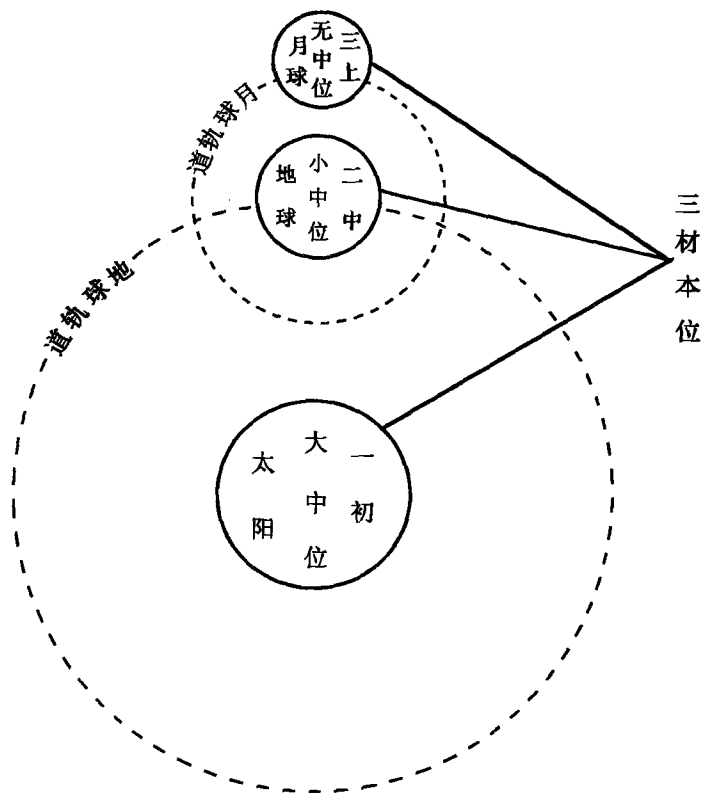


图 71

三材本位,是天体自然之位,太阳是“大中位”,是恒星,继明不息,是太阳系天体之“初”,由内往外数,其数为“一”。《易》之小成卦三画,最下的一画,就是太阳初位。地球是“小中位”,是行星,绕太阳运行,居太阳与月球之中,是月球的小中心,由内往外数,其数为“二”。小成卦中间的一画,是地球二位。月球是“无中位”,也就是王氏注文中的“无位”。月球是卫星,其小中心是地球,其大中心是太阳。由内往外数,其数为“三”。小成卦最上的一画,指月球三位。因其居上,故亦称“上”。

原始大同社会,天人合一,执政者与大自然同步,太阳为君、为一、为初,居大中位。《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即指太阳般的公心领导的大同社会。

《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指初一领导的社会。《书·大甲》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传曰：“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则天下得其正。”居大中位的天子元良，其所作所为，堪称全社会的仪表模范，其鸿风吹拂，造就了亿万忠厚淳朴的人民。此即“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贞，忠正也，也就是“天子有大善，天下得其正”。“天下”同万邦。

地球为臣、为二、为中，居小中位，是联系初一与上三的桥梁纽带，政府的各级官员，都为居小中位的二中人物。《易》内之“黄中”、“柔中”、“地中”即言臣中二体。大中位太阳普照，小中位地球承载，组成天覆地载的上层建筑，也就是领导中心。

月球为民、为三、为上，是普通的老百姓，不在领导层，故曰无位，无中位。古哲认为，不在官位，也就是不在中位的人民，是大中和小中的被统体，故为“三”。三是大中天子和小中臣僚的太上皇，故曰“上”。在自然界，月球天体有影响大地水的功能，因此将月球喻为水。水能载舟，水亦覆舟，人民决定执政者的存亡命运，故遵民为“上”。

《老子》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混成社会，也就是人群未分裂的大同社会。未分裂的社会，古哲亦称“天地未判”、“天地未分”。“寂兮寥兮”，在本民族内部没有对抗和战争，没有“汉，无论魏晋”的乾坤转易。“独立而不改”，独指天子一人。立指选让产生。不改指不革。“汤武革命”，暴力推翻是改革，尧让舜，舜让禹，是“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指混成政权才能称得上全民的政权。父与母，都是大人。此处以母称“大”，也就是本章的“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各曰大”的“大”。为天下之母，即行无为大政。无为混成大总统率的社会，“周行而不殆”。周即地球臣僚和月球人民，做官做民，都没有君主强加的凶祸，故曰“行而不殆”。

大同社会公心制，与大自然同步，因此古哲要求学者正确理解天子、大臣和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天体寓意人事，只是比譬，指相同之处为一，相异之处为二，不能全等。如月球是一个，喻亿万人民，这就是不等。大同社会的臣民，诚心诚意围绕天子运行，这同地球和月球围绕太阳运行一样，这就是相等。社会能如太阳、地球、月球一样正常运转，要求人类认识社会，各安其位。

《兑》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先民”同《老子》六十六章的“上民”。“先民”，指施政首先立足于尊重人民。“犯难”指对私心制的否定。执政者殉公，人民也能付出自己的生命，为公而死。《意林·说苑》曰：“尧民以尧为心。”尧民以尧为心，是尧以民心为心的结果。执政者与人民

同心同德,上民先民,尊重人民的权利,才能换来人民与执政者的同心同德,才能做到忘劳忘死。《意林·随巢子》曰:“尧瘦舜黑,皆为民也。”尧舜为民勤劳苦,人民不会当懒虫。

《书·五子之歌》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林·文子》曰:“人主之有民,如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固则本固,基厚则土安。”《意林·管子》曰:“蛟龙得水而神力,人主得民而威成。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主不厌人,故能成众;土不厌学,故能成圣。”《孟子·尽心》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大略》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上文说明,人民在社会的地位,是本、是根、是基、是蛟龙的水,是君主威震四海的威。人民的地位崇高,因此为贵。大自然生出了人类,不是为了为蜂王般君王效劳;而大自然生出了人类的领袖,则是为了为人民效劳,因此民为贵而君为轻。

臣是各级官吏,官吏是君与民之间的纽带,君王的政令通过臣来贯彻,人民的心愿疾苦欢乐,通过臣来上达。《荀子·臣道》曰:“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拒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功臣圣臣,古哲亦称王臣。王臣上尊君而下爱民,是其行动的准绳。尊君忠君,不是有奶便是娘,而是和君王的亲民爱民相一致。如果君主逆民害民,君臣之间便不存在尊与忠的联系。《臣道》又曰:“从道不从君。”《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君主亲民就尊就忠。君主扰民害民,就不能尊也不能亲。大道的根本就是亲民爱民。君从道,即爱民,王臣忠君;君逆道,即违民,王臣离君。此即“从道不从君”。

《系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君王同心同德的人民是“一阴”。与人民不离不弃,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的君主是“一阳”。一阴生自一阳。《太甲》“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即言一阳生一阴。一阴一阳的社会,也就是《老子》三十九章中的“昔之得一者”的大同社会。《淮南子·原道》曰:“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一立而万物生”,就在于君王德全,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法言·问道》曰:“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法言·孝至》又曰:“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得心,即以百姓之心为心。

《系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天地之大德,即太阳和地球之大德,也喻王道社会君臣之大德。天地之大德就是生养社会,故曰“生”。要生养社会,必须君居君位,臣居臣位,民居民位,各安其位,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君臣各

自安居于各自的岗位,即“守位”。守位的落脚点是尊敬人民,亲民爱民,以民为天,即“仁”。仁是君臣应当恪守的出发点与归宿,故曰“何以守位曰仁”。行仁政能将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聚人要靠两条,一是财富,二是人才,故曰“何以聚人曰财”。财是社会财富和人才的复字。发展生产,培育人才是“理财”。对在位的官进行教育是“正辞”,不准害群之人为非作歹,是“禁民为非”,故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义即天地之大德。上述施政,原始大同社会曾经执行过,王道复古后,也要这么做。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人群不曾分裂,是“喜怒哀乐”未发的社会。未发即全民守中不二。大同社会不存在八卦相荡。人之爱憎,立足于中和。家天下社会的大富贵,公天下社会认为是大强盗。因此,“致中和”,即取无为大治。“天地位焉”,即天君守君位,臣地守臣位。天君地臣都为人民谋福利,人民一定会生活得很好,故曰“万物育焉”。中和社会的根本是君主一人能起表率作用,居于中心能成为全社会的制动之主,臣民也将向君主看齐,此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即中心领道人物。

《系下》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圣人成为公天下的制动中心,贤人为臣,即“天地设位”。天地设位,圣人将成为能工巧匠,此即“圣人成能”。圣人成能,明哲任职。朝无南郭,野无遗贤,即“天地定位”。《说卦》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家天下社会,地区对立,山泽不通气。武将看不起文人,文人藐视武将,雷风相轻。人民是水,官僚是火,官民之间,水火不容,不容即相射。社会充满了对立和对抗,是八卦相荡。圣人成能,与此相反,地区和好,“山泽通气”。文武相互支持,相互提高,“雷风相薄”。雷武风文,薄,大也。官民之间没有对立,“水火不相射”。社会各安其位,相互和好,即“八卦相错”。错,置也,即各安其位,没有小人相轻之忧。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公天下被家天下取而代之,天、地、人致中和的制度被破坏,人群被家天下“分而为二”,分成富贵与贫贱两极。富贵坐享其成,贫贱为富贵提供享荣华受富贵,作威作福,出人头地所需要的一切。光荣归于大地主、大军阀、大财主君主。君主是真龙天子,金口玉言,权威无上,享福无上,是人间天上的混世魔王。《系上》曰:“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三上”是公天下领袖赋于人民的制约权,也是天子施命所遵循的出发点与归宿所。嫦娥窃不死之药而奔月,即言将人民的“三上”权,窃为己有,成为肆无忌惮,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的超自然、超人群的独夫民贼,成了阻挠社会前进的铁门槛。

“分而为二以象两”，“兼三材而两之”，皆指分裂了社会。君臣民是一体，经家天下分裂，则成为二体。二体社会，象“两”字，故曰“以象两”。古文两字作“𠂔”。《说文》曰：“从门从从。”徐注曰：“从，二人也。”《说文》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林，林外谓之门，象远界也。”中间的“丨”画是子午线。从，即东人西人，一人分裂为东西二人。现作《三材本末图》以示（见图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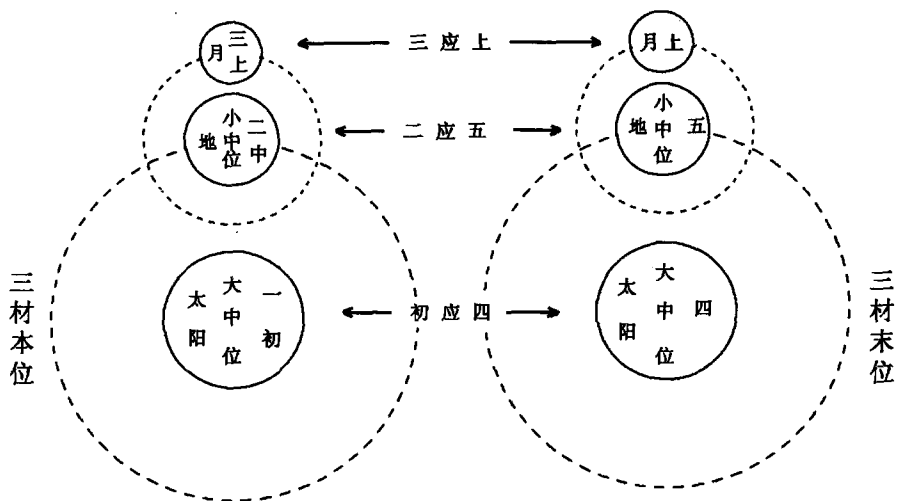


图 72

初、二、三是三材本位。地球随太阳，月球随地球，地球和月球共同随太阳转。社会界，臣僚随君王转，人民随臣僚转，臣僚与人民共同随君王转。家政分裂了社会，于是社会出现了四、五、上。四、五、上之末，生自初、二、三之本，以树譬之，本居下而未居上，因此六十四卦之上卦与下卦六位不变。请看前面的《六位图》。本末有生生联系，因此六位有“应”的联系。

《易》六位是人群分裂的产物。人群分裂，王霸亡三极政治家各自寻求各自的精神寄托位。王道派寄托于太阳位，霸道派寄托于地球位，亡道派寄托于月球位。初一之太阳位，与上之月球位，《易》称“无位”。初一之“无位”，指王道派之终止无为之位，也就是建成大同政权。上之“无位”，指自绝于臣民的孤家寡人位。《乾》文言论上九亢龙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初之无位，是王道之归宿，上之无位是暴君独裁者之归宿。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是上位无位者的灵魂。无位归宿之位，亦称“定位”。王道与亡道两极，是无位定位。

《系下》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辩位》云：“夫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

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阴阳，故以尊为阳位，卑为阴位。”

贵位，即富贵所居之位。家政君主和他承载的豪门权势，皇亲国戚，就是“贵位”。《乾》上九“贵而无位”。《归妹》六五：“其位在中，以贵行也。”两例说明“贵位”只有五位和上位。五位以下四位，都是贱位。一小撮家政专制者，是居贵位者，大众王霸是居贱位者。居贱位和居贵位，是思想的归宿，不指家庭出身。《乾》文言“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也指思想归类。《系上》一开头就说，“卑高以陈，贵贱位矣。”陈即家天下的对立，对立产生于贵位和贱位的不能相容。

阴位指二位和四位，阳位指三位和五位。二是朝外的大臣位，四是朝内的大臣位。三是基础的唱反调的名士，五是家政君主。二四三五级别不同，故曰“异位”。二离君主远，与人民近，给人民做些兴利除害的事不难。由于做了好事，受到人民的赞扬，故曰“二多誉”。四直接在君主的眼皮底下，君主反覆无常，一句话触犯了龙颜，有掉头的危险，故曰“四多惧”。近民多誉，近君多惧，故曰“近也”。近君多惧多危，故曰“不利远者”。四为远。三是时事的唱反调者，故曰“三多凶”。五是君主位。居于这个有益的地位，可以为社会做好事，故曰“五多功”。三位五位是强有力者所居之位，弱小者处于此位，凶多吉少，故曰“其柔危，其刚胜邪”。“贵贱之等”，等即等级，五贵三贱，贵易受人尊敬，贱易被人抛弃。

政治家实施某一政策，政策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即成功。王霸革命推倒了老家政，建立了大一统的新政权，政策能贯彻到政权所管辖的每一个角落，也是成功。二三四五个功位是政治家实现政治目标的舟楫和桥梁，是涉大川济于彼岸的所经之道。王霸亡三极政治家，要实现各自的理想，要使自己的事业成功，必须通过功位。

王道的功位是四位，通过做臣，并诱导霸主复古。复古由四位返回初位，家政复辟，革命失败，王道派也由四位返回初位。《乾》九四“或，跃在渊”，即言功成身退，解甲归田。陶渊明归去来兮，也指回到初位做贱民。

霸道的功位是二位。二位是大地，是圣人和他的广大的人民所居之地，古哲称六二为天府，任何一个成霸业而又有较长时间的巩固统治，没有二位的支持与投入，是不可思议的。《大过》九二“老夫得其女妻”，即言得到圣人和人民的支持而成功的。《乾》九二以武力成就了霸业，《蒙》九二以文化成就了霸业，都指圣人的指导和人民的投入。

三是反时位，是霸主背叛人民，复辟老家政的功位。《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言将扶他上台中状元的秦香莲以及儿女推入深渊，自己投靠了皇

帝享荣华受富贵。《解》六三“负且乘”，即言背叛了人民，而后又镇压人民。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言乎此。用三位奔上位，也就是《淮南子》的嫦娥奔月。

五位是家天下的君主，以地球的北极作譬。地球是公转行星，北极也随地球公转。在王霸亡三极并存的社会，家政君主的思想，一定以一极为主导思想。这就出现了三极分化。五分化为四位，将会应初恢复王道。《归妹》六五“帝乙归妹”，即帝乙通过四位而复初。五分化三位，就是《解》六三的“负且乘”，其施政就是《益》上九“莫益之，或击之”，为了一己私利，一切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五分化为二位，弃君做臣，恢复了大地的本位。伊尹告老，周公北面称臣。《泰》六五“帝乙归妹”，都是此例。

上面论及的六位，就本体与变体讲的。《易》多变，具体应用，远不是如上的死板。三极之道，任何一极，可以居任何一位，这就要求对三百八十四爻作具体分析。例如，三是反对体，是逆潮流而动的政治势力，王霸亡三极，都在三位演出，不能说三位是亡道之位。《乾》之九三，是“明君子”王道派。霸道革命胜利，复辟了家天下。升官发财者，欢欣鼓舞，祝酒相庆，九三认为革命已失败，欢乐的同时，也为家政敲响了丧钟。因此“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处于戒备的状态中。《坤》卦表明富贵坐江山，追名逐利，不顾人民。六三“或从王事”、“知光大”，成了大众的贴心人。《乾》九三和《坤》六三，都说明居三位者是王道派。

“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王霸亡三极政事，都可以由初开始，由上结束。限于篇幅，略而不论。现在探讨一下“得位”和“失位”。四功位是政治家施政，由此岸济于彼岸的舟楫，能否用好舟楫，也就是能否用好功位，这就存在了“得位”与“失位”的问题。得位，指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失位，指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现在用《乾》、《坤》两卦，说明得位和失位。

阳爻九，居于三位和五位是“得位”。阴爻六，居于二位和四位也是“得位”。得位也就是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爻与位力量相称。阳爻九，居于二位和四位是“失位”。阴爻六居于三位和五位，也是“失位”。失位也就是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爻与位力量不相称。总起来讲，阳爻居阳位，即九三与九五为“得位”。阴爻居阴位，即六二与六四为“得位”。得位四爻，即六二、六四、九三、九五。阳爻居阴位，即九二与九四为“失位”。阴爻居阳位，即六三与六五为“失位”。失位四爻，即六三、六五、九二、九四。

得位的同义语是“当位”、“位当”、“位正当”。失位的同义语是“位不当”、“不当位”、“未当位”、“未当”。《易》得位与失位，不是吉凶的唯一依据，吉凶还要加上大卦与小卦的因素，还要加上居位者的政治本领。本领高明，失位获吉；本领低劣，得位蹈凶。弱小者战胜强敌，强大者被打得一败涂地，《易》内的

例子很多。政治家得位,而又充分发挥了得位的优势,由此达彼,便更加顺利。《大有》九三得位,“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如果九三发挥其得位优势力量,可以拿到中央大权当天子。此即“公用亨于天子”。公指王霸派。如果九三是亡道派,其强大的功位不起作用。三国时袁绍袁术两军阀,就是九三,被弱小的曹操击败,即“小人弗克”,弗克同凶。

位包括了宇宙的方位。《说文》曰:“列中庭之左右曰位。”《系上》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韩注曰:“天地之数各五,五数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也。”五位即居东西南北中五方位的政治家。《考工记》称五位为“五色之位”:“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土以黄,以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绩之事,后素功。”

为了醒目,先作《四时五色之位图》以示(见图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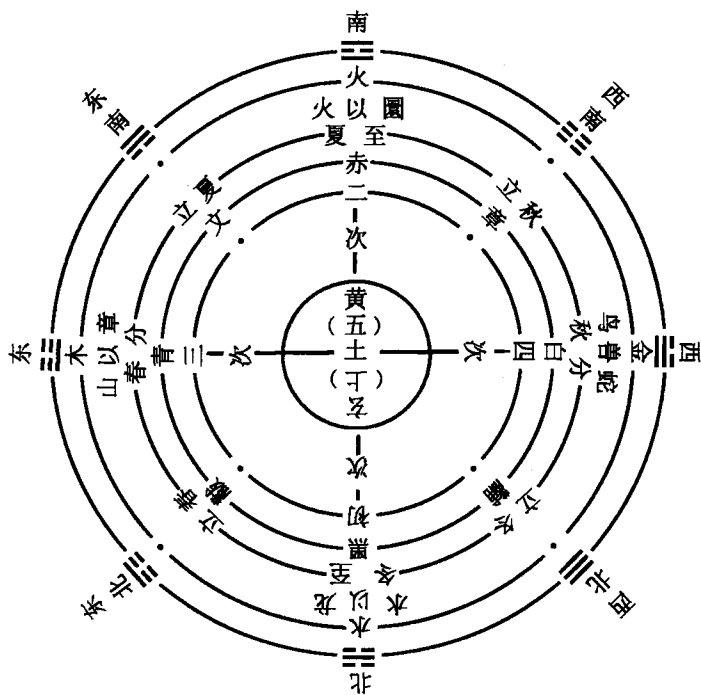


图 73

家天下走马灯转易史,有形之象是通过阴阳二爻表明的承乘六位。无形之象是天时变五行转易。五行转易的六位。与河图五行生成数相通。北水为

初位,南火为二位,东木为三位,西金为四位,北极之向日方为五位,背日面为上位。

“杂五色”、“画绩”,都指为富贵写历史。杂,聚也,将家政一朝代所经历的青、赤、黄、白、黑,会聚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为之作传。卦之六位,比位为次,初位与二位次,三位与四位次,五位与上位次。蓍圜之次,亦称“冲”。冲即对立和对抗。水火对立,金木对立,玄黄对立。文章黼黻,指四维对四正方统摄。巽文统青和赤,坤章统赤和白,乾黼统白和黑,艮黻统黑和青。

由震东青至离南赤,是王霸武装力量和老家政决战沙场的时事,其时指挥力量是王道清明风巽。巽是文人。此即“青与赤谓之文”。离南家政复辟至兑西太阳落山,其统摄体是家政的贤明君主。《文心雕龙·章句》曰:“章者,明也。”家天下为社会办些好事,真正起中央作用的时间,即在章统治的时期。此即“赤与白谓之章”。兑西日落至夜半子时,即坎北零时,其专制主是马王西北乾。乾即黼,《释器》曰:“斧谓之黼。”斧的法门,即暴力砍杀。家政一家子亲骨肉自杀自灭,对人民一味砍杀。此即“白与黑谓之黼”。坎北至震东,是霸道的潜伏时期,其统摄体是另立山头的东北艮,艮即黻。《集韵》曰:“黻音弗。”弗同勿。《乾》初九“潜龙勿用”,即言黻对老家政的否定。

黄是地自转的昼时,向日,此即“土以黄,以象方”。方言太阳。玄是地自转的夜时,背日,此即“天时变”。《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即言“天时变”。家政中的贤哲都逃遁,是“天时变”的明证。“火以圜”,即蓍之中心,即上图的“玄黄土”。家政鼎盛期,即“火以圜”。北坎是冬至一阳生之地,龙即“一阳”。古哲亦称黄钟。用文化培养一阳,即“水以龙”。震东是武装起义,占山为王的所在地,支持一个成霸业者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即“山以章”。章即贤明的政治家。家天下进入西兑,变为“鸟兽蛇”。《坤》六四“天地变,贤人隐”,即指西兑时局。贵族变为鸟兽蛇,连一句人话也听不进去。古哲说“牛马羴𦍋”,即言西兑至北坎的贵族小人。

家天下是地公转的四时体。四时二分,冬至至夏至为阳方,夏至至冬至为阴方。家天下也是地自转的昼夜阴阳体。昼夜阴阳二分,子时至午时为阳,午时至子时为阴。地自转与地公转的阴阳体,古哲称“乾坤两位”,神秘的太极圈,就是乾坤两位的抽象。现作有方位的《太极图》如下(见图74)。

太极图置于空间方位和时间方位内就会明白,太极图表明了地球自转子午线的东位与西位,表明了地球由南回归线俯至北回归线,由北回归线仰至南回归线的升降,也表明地球冬至由牵牛宿起步,转至东井宿为阳。夏至由东井宿起步,转回牵牛宿为阴。

白色表阳气,黑色表阴气。阳气阴气何以不从子午线二分划断,而各自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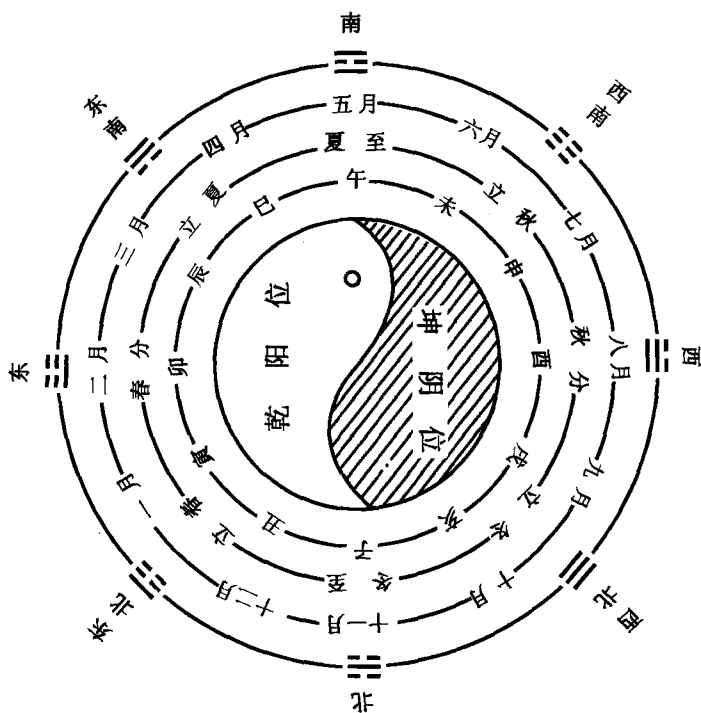


图 74

过子午线？这中间涉及了地自转的昼夜阴阳，因此产生了阴气与阳越过子午线的凸形。越过子午线的部分，昼方表示白日之阳，夜方表示黑夜之阴。

子午线是时间点。子午线上居住的人，子时远日，由子时开始，逐渐向近日方午时运行。由子至午，走接近太阳之路，故为“阳”时。午时近日，由午时开始，逐渐向远日方子时运行。由午至子，走远离太阳之路，故为“阴”时。这是子午以东之阳，与子午以西之阴。

以昼夜观之，昼时有太阳为阳，夜时没有太阳为阴。因此西南方是子午以西之阴，同时是昼之阳，阴阳各占一半，由此可见，跨越子午线的阳气，表示昼阳。东北方是子午以东之阳，同时是夜之阴，阴阳各占一半，也可以看出，跨越子午线的阴气，表示夜阴。东南方是子午以东之阳，同时也是昼之阳，因此东南方是纯阳。西北方是子午以西之阴，同时也是夜之阴，因此西北方是纯阴。太极图表示得很清楚。河图洛书“○”为阳，“●”，为阴。

位在《易》内是大题目，本节论及了一些，还有些没有涉及。如有机会，进一步探讨。

第八节 应

《乾》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

家天下分裂了社会。人群形成了营垒。营垒的两极，即富贵与贫贱。富贵的旗手，即上文的“万物”亡道派。贫贱的旗手，即上文的“圣人”王道派。“声”是语言学中的声母，是辞的发端体，此处以声喻家政统治者。主张富贵专政的政治家心连心，即“同声相应”。“气”是太阳的热能，是大地万物生长之源，此处以气喻与太阳合德的王道圣人。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家心连心，即“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此经的概括提示语，下面论及亡道与王道的“各从其类”的政治倾向。从，应也。分类如下：

同声相应：火就燥，云从龙，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

同气相求：水流湿，风从虎，圣人作，本乎地者亲下。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指家政社会坐江山与打江山的两个阶段。“同声相应”，揭示富贵坐江山的整个历史时期。五行南离为火。霸主在南离复辟，经西兑向北坎运行的过渡，也就是由夏至经秋分向冬至的过渡，是“火就燥”、“云从龙”、“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的历史时期。

家天下南离政权是“火”。火将基础一步紧似一步烤炙成赤贫，就是“火就燥”。人民被剥削至赤贫成为燥。燥，躁也，人民就要躁动造反。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人民大躁，一朝代的家政也就完结。《剥》卦就在论述“火就燥”这个历史时期。

“云从龙”，义通“同声相应”。《需》大象曰：“云上于天。”云是上了天的水。龙是上九亢龙，以及亢龙的龙子龙孙，也就是一个朝代所有的君主。君主是富贵的头目，是天上人的领袖。攀龙附凤，想升天成富贵的人，就是云。云是龙的追随者，此即“云从龙”。

“万物睹”，义通《否》卦的“否之匪人”，也就是对人民自由的控制否定。万物是一朝代的龙祖龙孙君主。睹同赌。《正韵》曰：“赌音睹。”赌睹相通。《说文》曰：“赌，博簺也。”博簺就是下围棋。《说文》曰：“行棋相塞谓之簺。”塞人民，也就是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和生财之道。家政头目，处心积虑，干围困人民的勾当，像个博奕者，此即“万物睹”。赌至最后，输得精光，一局棋也就结束。

“本乎天者亲上”，是对“同声相应，火就燥，万物睹”的概括总论。本是事物的根基，是施政的依据，是政令的出发点与归宿处。天与上都指富贵在天之云。亲，亦应也。政治家依据富贵小人的利益进行施政，就是“本乎天者亲

上”，即给于富贵更多的特权和经济利益。

同气相求，指王霸联合取天下。《系上》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即言王霸二人“同气相求”取天下。《礼·祭义》曰：“气也者，神之盛也。”气与命义同，是形体的形而上，是指挥形体运行的动力。政治家的思想，由亡道武装，为“阴气”，由王道武装为“阳气”。此处指阳气。求与应义同。求者倡于先，应者随于后。求应皆指一体之结合。

“水流湿”。霸道革命由北坎开始，经东震抵达南离，也就是由冬至零时开始，经春分过渡至夏至。至夏至取得中央政权，并建立起新的大厦，是“水流湿”的全程。北坎为水，是滋润万物的甘露。老家政烤干了人民，人民如鱼失水，水而润下，救活人民即“水流湿”。湿即湿土，与水同气。土燥成尘沙而飞扬，土湿著地而安居。此经以“湿”喻希望安居乐业的人民。王霸革命能满足湿土的这种良好愿望，此即“水流湿”。

“风从虎”。风即清明风，也就是东南维纯阳用事的巽。虎即能成为统一国家的霸主。虎取得霸主的地位，推倒老家政，虎戴上皇冠，就变成了《乾》九五的“飞龙”。飞龙后人也写成“彪”。王霸革命，如果没有一个统一国家的雄才大略的而又言听计从的霸主，革命不能成功。没有清明风巽的指挥，也不能成功。“风从虎”，虎从风，是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兄弟，谁也离不开谁。风虎之应，即文武之结合。

“圣人作”。《礼·乐记》曰：“作者之谓圣。”圣人是破旧立新的家天下新政权的作者，圣人也是建成大同社会的作者。《乾》九五“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造同作，说明是新家政的建立者。“飞龙”能登天位，是圣人造作的产物。《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作易也包括了建成大同社会在内。霸主谋反，是圣人王道文化熏陶的结果，霸主成飞龙，是圣人直接指挥的结果，这就是“圣人作”。

“本乎地者亲下”，是对“同气相求，水流湿，圣人作”的概括总论。地与下皆指人民。王道施政，依据人民大众之利益，兴益除害，让人民幸福，此即“本乎地者亲下”。家政万物睹，就周朝论，先春秋而后战国，将统一的国家围困成仇敌。圣人作，疏通洪水割据，使国家走上统一。扫除了老虬虱，人民也获得新生，过两天休生养息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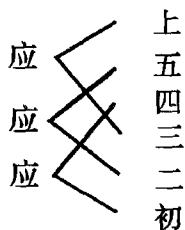
《乾》文言所论，是家政下行期与上行期的社会政治势力之相应。上行取天下，以圣人为首，是正人君子之“同气相求”。求的结果，变化代兴，取得扭转乾坤的伟大胜利。下行坐天下，以万物为首，是富贵小人之“同声相应”，应的结果，使社会倒退，政权晦气，人民倒霉。富贵残酷争夺到的一切，斯花斯树，斯草斯木，斯宫廷台榭，斯金银财宝，统统为取代者做了嫁衣裳。

王弼《明卦》曰：“应者，同志之象也。”家天下社会，人群之组合与分裂，都反映了“应”的联系。上文的就、从、本、亲、求、流，都是“应”的同义词。君子应君子，小人应小人，都表明志同道合，故曰“应者，同志之象也”。

《老子》二十三章曰：“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道者是王道，德者是霸道，失者是亡道。王道应王道，即“道者同于道”。霸道应霸道，即“德者同于德”。亡道应亡道，即“失者同于失”。政治家相应结合，气味相投，政见一致，就是相得。王道与王道相得，即“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霸道与霸道相得，即“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亡道与亡道相得，即“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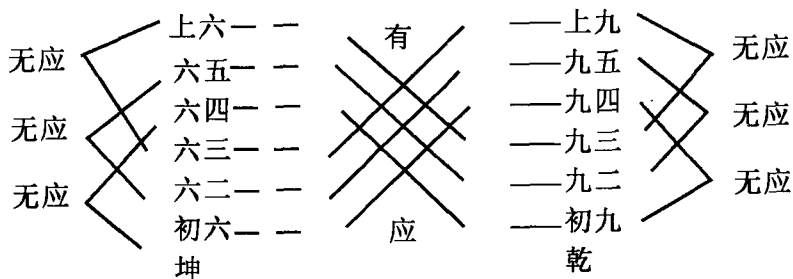
三极之道。即上文的道、德、失。形而上者谓之道。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太阳是形而上，是道，是地球和月球的统摄指导力量。道家自称道人，必取于太阳。取太阳为万物生长之源而不为私。尽欲活群生，不为私一己。《礼·乐记》曰：“德者，得也。”霸道之德，即“彼可取而代也”，也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取代了老家政的家业，就达到了目的。“德者，得也”，即声色货利皆到手，革命从此到了头。失，古哲亦称失道、不道、无道、非道、亡道。

小成卦之三画，即表示王霸亡三极之道。下画喻王道，中画喻霸道，上画喻亡道。但是在六十四卦中，具体应用起来，不受这个限制，上中下王霸亡兼指。《系下》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即言每卦六位具体应用，王霸亡居上中下交替使用，故曰“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但就“应”的一义讲，初应四，二应五，三应上，表明了三极之道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



应的关系，即同志关系。同志关系，也就是政治集团的生成关系。五行传天一生水，地六成水；地二生火，天七成火；天三生木，地八成木；地四生金，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地十成土。天地生成数，即政治家的“唱和相应”。唱者是生数，和者是成数。六位相应，同于五行生成数。阳爻有某一种施政，是天生数，阴爻贯彻这一政策，是地成数。阴爻要求实施某一政策，是地生数，阳爻实施了此一政策是天成数。六位之应，是有条件的，必须是阴阳之间的关系。现

用《乾》、《坤》两卦来说明六爻之有应与无应。



我们从乾坤两卦中可以看出。有应，指初九与六四之应，六四与初九之应；九四与初六之应，初六与九四之应。九二与六五之应，六五与九二之应；九五与六二之应，六二与九五之应。九三与上六之应，上六与九三之应；上九与六三之应，六三与上九之应。无应，指初六与六四，六四与初六。六二与六五，六五与六二。六三与上六，上六与六三。初九与九四，九四与初九。九二与九五，九五与九二。九三与上九，上九与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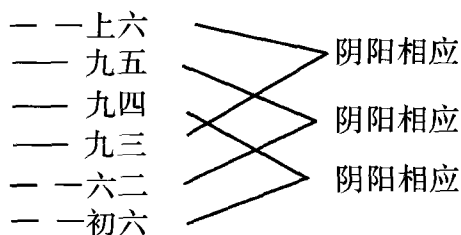
《系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家政社会之人群结合，也体现了“一阴一阳”，有应，一定一个是阴爻，一个是阳爻，形成了夫唱妇随，或妇唱夫随。初九与六四、六四与初九，就是夫唱妇随，妇唱夫随的关系。如果初、四、二、五、三、上，都是阴爻，或者都是阳爻，这中间就不存在应的联系。特殊的情形例外。夫唱妇随，称为“以阴应阳”，妇唱夫随，称为“以阳应阴”。唱是发端体生数，随是和应者成数。《屯》初九首唱，六四有应于初九，是夫唱妇随之例。《大过》初六首唱，九四有应于初六，是妇唱夫随之例。

“䷞咸，亨，利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王弼注曰：“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同类而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故女虽应男之物，必下之而后取女乃吉也。”

《咸》卦是王霸联合复古的政事，霸道让位给王道派，王道派形质归一，成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核心，这就是下卦少男☶。霸主和他代表的中间体广大人民，居核心之外，围绕少男运行，这就是上卦少女☴。复古政权是新的政权，王道派由阴位变阳，成为少男；霸道派由阳位变阴，成为少女。少男少女新婚结合，就是“咸”。“咸，感也。”感即咸心。咸心即夫妇之同心同德。感心正家，正家奠定了正国之基。

由王道派为夫，以霸道派为妇组成的复古大政，其美德，正如《乾》文言所

讲,“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复古政权,公而无私,能以美大之恩泽利人民,“不言所利”即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上行下效,咸卦必将影响全社会,此即“大矣哉”。大即提高人民的思想素质,矣哉是语言的末尾基础,喻人民。《咸》六爻,阴阳相应,也指善人为政,会生出性善的基础。



少男艮承载少女兑,与人民同感,以百姓心为心,因民所利而利,随民心民意而施政,即“亨”。坚持亨,中途不变卦,即“利贞”。执政者通过承载人民,让人民心悦诚服贯彻自己的政教,即“取女吉”。取女吉,做到政安民乐,天下和平。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柔上而刚下,即言《咸》卦之兑柔居上卦,艮刚居下卦,也就是“男下女”。艮刚为男,兑柔为女。少男少女组成一体,即“二气感应以相与”。艮兑二气感应,男主动而女被动。女子为体,也就是人民之为人民,以执政者对待自己的态度为转移。二气能做到“感应以相与”,执政者必须首先承载人民,做到“男下女”,也就是“取女”求爱,让人民理解执政者是自己的终身伴侣。人民将终身许配给执政者,执政者中途不另求新欢,恪守爱情,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执政者执义不二,人民守节从一,即“止而说”。止即动乱停息,说,悦也,上下和乐相处。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大自然太阳覆照,地球承载,太阳施气,地球孕育,地球上的生物生生代谢,这是自然界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大同社会的政权如太阳,基础如地球。政权覆照,人民承载,政权施气,人民孕育,生生相继,延续了漫长的岁月。以《禹贡》论,华夏土地辽阔,文化发达,文字相通,这都是大同社会的遗产,没有哪一个外国有这么大的成就。这是社会界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大同社会,政权与人民感应而存在,将人类的历史推向前进。

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天地感变成了天与地违行。违行至最后,尊不下施,卑不上承,由违行发展至对抗。对抗的结局是旧政权倒台,新政权上台。这种变化代谢,古哲亦称“扭转乾坤”、“天翻地覆”、“否极泰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天地分合,正邪相荡,家天下的遗风,严重地污染了人的心灵,在家天下的基础上,恢复公天下制,就有一个“圣人感人心”的过渡时期,这就是由

王道文化统一人的心灵的过渡。《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指这个过渡。人人师古，公心做人，天下和平。

“圣人感人心”，义同大象的“君子以虚受人”。受，承也。艮男之下一画根基就是虚。凡阳为实而阴为虚。虚即“--”，中心通达，人人有路可走，亦称为天下有道。执政者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权，给人民以生财养息的自由权，恪守己所不欲，亦勿施于人的忠恕为政，即“圣人感人心”之“以虚受人”。

圣人感人心，只能感王道和霸道，不能感亡道非类。王弼注曰：“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同类而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故女虽应男之物，必下之而后取女乃吉也。”王霸是同类，同类而不相感应，是家天下的偏邪政教造成人们的偏见，此即“各亢所处也”。各亢所处，即如亢龙那样看问题片面。这里指人民对执政者抱怀疑态度，将公心制误认为私心制。各亢所处，是家政分裂人民的后遗症，造成了“同类而不相感应”。为了做到“天地感”，执政者必须居下承载而娶女，用行动证明不是家天下，人民将报之同感。

亡道是非类，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其贵族专制的立场很坚定，因此在“圣人感人心”的历史时期，对非类用“归妹”政策。《归妹》震上而兑下，兑即小人非类，震即王道率领的复古大政。复古大政，将兑少女亡道围困垓下，“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非类进退维谷，只好放弃东山再起的复辟念头，走两忘而化道的大同道路。《易》给行大道者指明，复古政权，对王霸大众行仁政而承载，对非类小人实施专政，居上乘御，不准复辟。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所感，也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各从其类。所感的基础，即“情”。王道派之情是“天地之情”。天地之情，即如太阳所覆，如大地所载之情。亡道派之情，蜂王万物之情，妄想全社会的人都受他的奴役和驱使。王道之情居下，万物之情居上，“天地万物之情可见”，见于所感，见于所应。《老子》六十六章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以其善下之，同于“男下女”。上民下己，先民后己，是江海式的百谷王。万物之情与此相反，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富贵们如《老子》五十三章所讲，“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

“䷰革，已曰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曰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王弼注曰：“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后乃得元亨利贞悔亡也。已

日而不孚，革不当也。悔吝之所生，生乎变动者也，革而当，其悔乃亡也。”

革即革命，革命喻制皮。古哲将老家政喻为兽，也叫“九牛”。皮毛喻老家政的专政力量，主要指武装。拔掉老家政武装占领的地盘，消灭其武装力量，就是“革”。命是政权的发号施令功能。地盘失守，武装被歼，老家政退守成了寒号虫，无毛无地，成了独夫，老家政的命也就完结。老家政生命完结，代兴势力成了施命的中心，命由新政权颁布，即“天地革”。

“巳日乃孚。”巳日，即地球自转的巳时，巳时离午时还有一个时辰。巳日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老家政失败、新势力取代，已成定局，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一般的人才信奉新的势力。“乃孚”即言对新势力的遵从和真正相信。“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即日”即“适变”、“虑始”的革命初期，也就是子时至卯时的这段时期。革命发展至巳时，才能取得一般人的信任，如果革命已进入巳日，还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说明革命者在政策上还存在问题，此即“巳日而不孚，革不当也”。

“元亨利贞悔亡”。元亨利贞，表示王霸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悔亡，表明老家政彻底完结。元亨利贞，隐指春夏秋冬。就家天下一个朝代讲，元喻武装起义，亨喻推倒老家政，拿到了中央大权，利喻家政暴力专制，贞喻困守待毙。元亨是上篇，利贞是下篇。革命取得上篇的胜利，必然要经历利贞之下篇，故用元亨利贞指革命的完全胜利。悔吝是家天下执政者的隐称，施政失败，执政者后悔，即“悔”。失败了再来，再来又悔。表明其低能，即“吝”。“悔亡”，即桀纣从龙椅上滚了下来。亡即覆亡。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水指上卦兑，指老家政富贵。水即为私的执政者为自己捞有油水，得有实惠。蜕变至北坎，成了不容妻子儿女独夫民贼。水即北坎月，是嫦娥的政治归宿所，奔月到家之日，也是大难临头之际，亦即“悔亡”之时。火是南离。南离是霸道革命的归宿所。革命推进至南离，意味着虎兔相逢，老家政彻底覆灭，新政权的完全胜利。新势力取代了旧家政的行命权，就是“天地革”。革即一元初复始，万象又更新的破旧立新。在火与水交替的过程中，水割据而火进攻，亡霸浴血沙场，即“水火相息”。兑为少女，离为中女。故曰“二女”。二女是生活于同一的祖国，故曰“同居”。同居于一个国土，亡道霸道的政治主张不同，霸主阳而亡主阴。因此不共戴天，誓不两立，即“不相得”。不相得而相互消灭，也是“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王弼注曰：“所以得革而信者，文明以说也。文明以说，履正而行。以斯为革，应天顺民，大亨以正者也。革而大亨以正，非当如何？”

革命推进至隅中，取得人民的信任，是“巳日乃孚”。乃孚，源于“革而信

之”。革命为的是解救人民出水火,为的是兴天下之公利,除天下之公害,实际验证,革命是这样做的,即“革而信之”,信即证明不是亡道对亡道的取代。亡道取代亡道,不解决社会矛盾,是沐猴而冠,是新猴旧猴的交替,人民什么也得不到,等于暴风走过涨洪水。这是革而不信。霸道革命能缓解社会矛盾,能使人民息肩养生,是“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指挥的结果。文明与大亨,皆指王道君子。文明指南离近日,大亨指太阳,太阳居心。“以说”、“以正”,指王道的理论“说”,亦即政策;王道的实践,亦即施行政策。王道的政策与施政之正确,即“革而当”。当指霸道革命过程中的一系列正确施政。施政正确,得以埋葬了老家政,此即“其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变化代兴,老家政垮台,新政府建立,即“天地革”。四时即元亨利贞。元亨利贞有两个含义,一是家天下一朝代的经历,即春夏秋冬;一是公天下复古革命的四步。春夏与霸道同路,南离夺权后,建立咸卦政权,是三步,咸卦过渡至大中位,进入大同社会是四步。“四时成”,即成就了家政秋冬坐天下,也成就了复古建立大同制。这就是说,不论家天下代兴,也不论反古复始,必须通过春夏元亨两步取天下的经历。没有元亨的胜利,复辟与复古都谈不上。“天地革而四时成”,也就是说,复古与复辟,都必须经过破旧立新的大变革,天地革是四时成是必须通过的中间站。

汤殷代夏,西周代殷,就是“汤武革命”。汤武革命,是王霸联盟的革命。汤的辅佐伊尹,武王的辅佐吕尚,都是王道的代表人物,是汤武革命的导演。汤武革命代表了霸道与王道的利益,故曰“顺乎天而应乎人”。霸道是家天下一朝代的上行期,是老家政的取代者,其革命的性质是换汤不换药,就其统而论,霸道仍属于《说卦》的“天之道”亡道。霸道革命“顺乎天”,也就是顺乎上行盛德期之“天之道”。天道转四时,三春去后诸芳尽,新陈代谢理当然,此即“顺乎天”。王道革命的取政权阶段,与霸主地道同路,王霸有共同的统一国家的目标,统一国家,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是复古必须具备的条件。霸道革命创造了这一条件,故曰“应乎人”。人即《说卦》的“人之道”王道。家政改朝换代,缓解了社会矛盾。复古建立了大同制,解放了社会。两者都对人民有好处,故曰“大矣哉”。矣哉喻社会基础人民。

“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原始大同社会公心制,即“治历”。治历的政府的执政者通过选让产生,如尧让舜,舜让禹那样,而不是通过“水火相息”之“天地革”。时即霸主。用公天下禅让之治历,诱导霸主不复辟而将权交给王道派,即“君子以治历明时”。《乾》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说卦》曰:“圣人南面而立,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天下治”与“向明而治”,皆

指明时而时明，重演治历的大治。

《易》内之“刚中而应”，指九二应六五，六五应九二。或者是六二应九五，九五应六二。阳爻乾体，居上卦之中或下卦之中，都称“刚中”。刚中指九二，也指九五。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王弼注曰：“阳转进长，阴道日消；君子日长，小人日忧，大亨以正之义。”“八月阳衰而阴长，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

“临”取阳光照临之义。冬至阳生，经春分至夏至，地球下俯，北半球日照面逐渐增大，此即“临，刚浸而长”。刚浸而长，也就是“阳转进长”。《屯》初九乾阳居初，革命发展了一大步，乾阳居中。乾阳居中，老家政日消，坎体变为坤体，构成了临卦的政治形势。王霸革命势力的发展，老家政的统治中心五位，也潜伏了九二的同志。九二应六五的民心思变的要求，将革命推进到老家政的中心地，即“大亨以正，天之道”。冬至必然发展至夏至，此即“天之道也”。刚中而应，不是小人造反，求得招安做官，而是应民心连根拔掉老家政。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指革命取得胜利后，霸主重蹈了老家政的覆辙。八月是周历的八月，殷历的七月，夏历的六月。周八月于地公转十二子为未时，于八卦著图在西南。跨过南离，就是亢龙所居之地。跨过南离，即“至于八月有凶”。《乾》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过进不已，非打击正气不可。王道派首当其冲，故曰“消不久也”。家天下走向反面，由进步转为倒退，就是“消”。不同否，即否定。久指王道派。“消不久”，同《否》彖的“否之匪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之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王弼注曰：“二为同人之主。”“天体于上而火炎上，同人之义也。”

霸道是一身二任的分化体，居子午以东，是王道派人道的同志。王霸二人同心使国家大一统，霸道与王道的理想相一致，即“同人”。同人是王道派的别称，同即大同，人即上下都过人的生活，没有牛马执政者。王霸的理想相一致，即“同人于野亨”。外卦为野，九五是外卦，故以野称九五。“亨”指南离，也就是拔掉老家政，建立大一统的新政权。王霸文武两仪的结合，就为取天下奠定了人事基础，故曰“利涉大川”。九五接受六二的指挥，有利于六二发挥才能，故曰“利君子贞”。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第一个“同人”，指王霸结合之政

事。第二个“同人”，指明王霸在统一国家，建立新的中央大政方面是同志。柔指六，得位得中，指居于二位。阴爻得阴位为“得位”。二是下卦之中，故曰“得中”。“应乎乾”，指六二与九五有应。上卦是乾，乾可以指九四九五上九每一爻。六二与九四上九，皆没有应的联系，故明“乾”指九五。伊尹应汤王，吕尚应文王，都是“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的史例。诸葛亮应刘备，也属此例。

“同人曰”的同人，指王道派，《易》内同“彖曰”、“易曰”、“子曰”、“文言曰”、“象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王弼注曰：“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乾行”即九五言听计从，照着六二的指示去做，行六二之命，此即“乾行”。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之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文明指王道派。健指九五。《说卦》曰：“乾，健也。”王霸革命出谋划策者是王道文明，文明通过九五去施行，即“文明以健”。六二居下卦之中，以阴居阴而得位；九五居上卦之中，以阳居阳而得位。二五为中，得位为正，因此二五之应，就是“中正而应，君子之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义同“文明以健”。唯君子，同“文明”，通天下之志，同“以健”。通天下之志，就是六二与九五鱼水相依，情投意合，有共同的目标。

“君子以类族辨物”，是为六二指明如何“应乎乾”。类族是乾文言中的风虎，龙云。风虎是善类君子，龙云是恶族小人。君子小人的根本区别，就是政治家如何看待人民，如何看待自己。通过其言行，能辨知其族类，此即“以类族辨物”。类族辨物，只指取天下建立新政权而言，拔掉老家政，霸主又往何处走，又当别论。

《庄子·缮性》曰：“乐全之即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乐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政治家理想实现，即“得志”。王道派之得志，即“乐全”。乐全，即孟子的“与人乐乐”，大家乐，全民乐。家政崇尚者之得志，即“轩冕”。轩冕即坐官车戴官冠。此处以轩冕喻升天享荣华受富贵。乐全有满足，轩冕“傥来寄”。傥即党，指富贵小人。来，执政。寄，寄生虫。乐全垮不了台。轩冕“虽乐未尝不荒也”。荒，亡也。因此，庄子主张“不为穷约趋俗”。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复古乐全，复辟轩冕。南离之地，摆着这样两条路。

上面讨论到的应，是卦象上的应，六十四卦六爻之应，情形还要复杂。王弼的注文有助于理解。有应与无应，是吉是凶，还要依卦为转移。有的卦，阴

阳不应,但迫于形势,无应而成为有应。《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九四“睽孤”即无应。因为初九也是阳爻。但是,在天下大乱之际,阳爻与阳爻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便形成九四与初九“遇元夫”之应,项羽与刘邦联合攻秦,刘备与孙权结盟抗曹,都是“睽孤”、“遇元夫”之应。遇,应也。

应在《易》内,用得广泛而深刻。政治家有应,无应,应小人,应大人,临机应变,本领如何,是决定政治家成败的枢机。王弼《明卦》曰:“观变动者存乎应。”韩氏注曰:“有应而动,动则不失。”动即今语发动。施政在于发动人民贯彻。人民乐意执行,即“有应而动”。发动而人民抵制不动,那就是失策。“观变动者存乎应”,就是要看政策应谁和谁应。“应者,同志之象也”,同志才应,志不同不应。《荀子·不苟》曰:“君子洁其辩,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非知也,其自然也。”此亦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

第九节 承 乘

《系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乘也表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不同居位。王弼《明卦》曰:“承乘者,顺逆之象也。”韩氏注曰:“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故《小过》六五乘刚逆也,六二承阳顺也。”《明卦》又曰:“辩逆顺者存乎承乘。”韩注曰:“阴乘于阳逆也;《师》之六三‘师或舆师凶’。阴承于阳顺也。《噬嗑》六三‘小吝无咎’,承于九四,虽失其正,虽吝无咎也。”

承乘之一义,揭示了大同社会和家天下社会之政治家对待基础的不同的体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民心民意是乘体,执政者是承体。执政者施政,以民心民意转移。《老子》四十九章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施政,就是承载人民的施政。民心希望持政者处事公正,持政者执法不因人仰俯,就会令行禁止,万事如意。这是“顺”体。《小过》六二承阳,就是表明顺乎民心而动。家政顺乎民心而动,也会强盛。

富贵小人执政,与此相反。私心独裁是乘体,百姓心是承体。执政者是乘驾者,人民是牛马。乘驾者以一己私欲轻天下而奴役大众。愿意当牛做马的,只是人群中的极少数,大多数对统治者逆反,因此令不能全行,禁不能全止。民心民意,人民的愿望,小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奴役至最后,马惊牛奔,车翻舆覆,乘驾者一命呜呼,一个朝代也就结束。这是“逆”体。《小过》六五乘阳,就是表明反民心而动。

公天下的执政者,是民心民意的承体,不违反人民大众的利益,因此施政顺利而获吉。家天下的执政者,是民心民意的乘体,违反人民的利益,因此施

政遭到基础的抵制。这就政体讲的。人民大众与执政者相比,人民是阳体大体,执政者是阴体小体。就最终之结局讲,阴不胜阳,小不胜大。一朝朝之家政被人民推翻,说明政权乘阳没有好下场,承阳能吉。

对立双方的抗衡,也不能违反“承阳”顺,“乘阳”逆的法则,违反了,政治家将会失败。《师》六三,指战争中的暴虎冯河。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王弼注曰:“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进则无应,退无所守。以此用师,宜获舆尸之凶。”“师或”指战争的外行,或,惑也,即不懂。“舆尸”即伤亡惨重,凶即失败,也就是“大无功”。王氏注文,说明六三凶败的原因。弱小的起义者,不懂隐蔽,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即“以阴处阳”。阴,弱小;阳,暴露。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和敌人打硬仗,拚力量,即“以柔乘刚”。柔,弱小的六三,刚,强大的九二。六三之应在上位,上位表示全面胜利。人民没有这个愿望,不会响应六三的冒险号召,即“进则无应”。退守是自己占领的统治区域,有人民的支持,退下来把关守边,也可以保存力量。六三是个没有后方的武装集团,即“退无所守”。进退皆凶,只有舆尸而已。

《噬嗑》六三,也是“以阴处阳”者,但六三有九四这个大人物作靠山,下面不乘刚,而是乘“腊肉”。虽然失位,表现得无能,但保存了自己,没有导致自己的凶败。王道派和霸道派利用家政之法,镇压家政中最坏的骨干,就是噬嗑。六三镇压的是六二“干肉”。干是西北纯阴用事的独夫暴君。肉是干的附丽体,喻干的追随者。六二与六五无应,镇压了六二,引不起贵族中心人物的震动,因此六三取得“无咎”的胜利。

《易》内,上体为乘,下体为承,卦是这样,爻也是如此,是不变的。大多数大卦,都是阳承阴,阴乘阳之卦,说明政治家之施政,受民心民意的制约。多数小卦,都是阳乘阴,阴承阳之卦,说明政治家之施政,以富贵之私利一意孤行,不受民心民意的制约。《䷊泰》卦是大卦。人民希望解放自己,推倒老家政,政治家解救人民出水火,彻底拔掉老家政,与民心民意同步,因此是“小往大来”的大卦。《䷋否》卦是小卦,人民不希望的苦难,一天天强加在自己的身上,暴力专制,又使自己陷入地狱,因此是“大往小来”的小卦。“大往小来”,是小人富贵对大众的专政;“小往大来”,是大众对富贵小人的扫荡和取代。

承乘分一体和二体。一体指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或同一的思想体系。二体指两个人,或两个集团,或对立的思想体系。一个人的承乘,古哲亦称“性命”,性同承,命同乘。性受命的指挥。《乾》文言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疏曰:“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性是我们的肉体,是“天生之质”。命是吸收社会文化习俗的产物。是“人所禀受”。《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是先天自然体,故

曰“天命”。统率性的是社会的道命，故曰“率性”。道命又是社会教导的产物，故曰“修道之谓教”。命亦称天，性亦称地。性随命转。命是乘体，性是承体。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极同时存在，三教形成了三命。三命也就是“三天”。

《文心雕龙·体性》曰：“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辞理，风趣，事义，体式，表明了政治家的才、气、学、习。才气学习，都是后天施教的产物，不是先天之性所具有，而是“各师成心”教育的结果。“各师”即王道的俊刚深雅，亡道的庸柔浅郑，俊刚深雅，庸柔浅郑，是心命成分。由于心命的率领，形成了政治家的辞理，风趣，事义，体式。

《体性》又曰：“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大自然赋于人类吸取智慧的聪明灵性，此即“才有天资”。天资如同梓木与素丝，制造成什么器件，染成什么颜色，皆取决于“率性之谓道”的“初化”教育。天资与后教一旦结合，形成了一个人的“命”，就是“器成采定”。“器成采定”，再加变更，那就很难，故曰“难可翻移”。天命一旦形成，政治家不仅指挥自己的“性”遵命行事，也指挥自己的部属，遵命行事。三极政治有三种命，三种命，指挥三极的政治抗衡。《系上》曰：“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与天地准，”言此也。

政治家的天命，组成一个政治集团的乘体，成为一个集团的指挥中心。《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九，白天祐也。”王弼注曰：“大有丰富之世也。处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志尚乎贤者也。余爻皆乘刚，己独乘柔顺也。五为信德而已履焉，履信之谓也。虽不能体柔，而以刚乘柔，思顺之义也。居丰有之世，而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贤者也。爻有三德，尽夫助道，故系辞具焉。”孔疏曰：“爻有三德者，五为信德而已履焉，履信之谓，是一也。以刚乘柔，思顺之义，是二也。高尚其志，尚贤者，是三也。爻有三德，尽夫助道也，天尚祐之，则无物不祐，故云尽夫助道也。”

取天下王霸结合，即“系辞具”。由震东向离南推进的阶段即“大有”。上九是这个时期的霸主，六五是王道军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三”。上九以刚乘柔，六五以柔承刚，王霸两兄弟同心协力，完成了破旧立新的大业。从外形看，上九是乘，六五是承。就本体观察，六五是居天位者，是乘体，上九没有掌握真正的指挥权，权通过六五去施行，故曰“不累于位，尚乎贤者也”。

《周易》论思想指挥，不着重表面的领导与被领导之关系。上九霸主，自己没有能耐，愿意接受六五自天的指挥，因此也就成了“爻有三德，尽夫助道”的伟人。六五是大有的一卦之主，是团结五湖四海英雄的中心，但六五不贪功，将功交给了上九。上九由于“履信”交权给六五，六五支持上九，也就造成“尽

夫助道”，全体皆支持上九的局面。王霸合作得好，因此取得“吉无不利”的胜利。

《书·说命》高宗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殷高宗道出了真理，他得到人民的仰望尊敬，是传说施政的产物，而不是自己的功劳，此即“时乃风”。时，是也；乃，汝也；风，传说之政教。殷高宗的品德，有类于大有上九。一是“履信”，找到了好助手；二是“思顺”，怀有人民；三是“不以物累其心”，不嫉贤妒能。

《习坎》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王弼注曰：“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系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外饰，处坎以此，虽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

《大有》上九论一体之承乘，由乘论及承。《习坎》六四论一体之承乘，由承论及乘。老家政处坎，天下大乱。在大乱习坎的时局中，六四和九五是最有前途的王霸力量。六四是王道“簋贰”，贰是二的大写，指“--”体。九五是霸道“樽酒”。樽，尊也。樽酒，即居于大中位的造酒者。尊是一，指“—”体。《说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酒是水和酉的复字。居大中位造水，水润下；润下滋养了人民。造酉，火炎上，炎上烤干了人民。水为公而酉为私。为公成就了人性之善，为私成就了人性之恶。这里的樽酒是为公润下者。

九五樽酒走上清廉正直用缶，即依靠人民的道路，是六四簋贰辅佐的结果，此即“纳约自牖”。《博雅》曰：“纳，入也。”约指生活俭朴，接受人民的制约。《大雅·板》“天之牖民”传曰：“牖，道也。”自牖同《大有》上九的自天，都指王道派。王道派六四将樽酒九五引入俭约而能依靠人民的正确道路，即“纳约自牖用缶”。领导人之“约”，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论语·里仁》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何注曰：“俭约无忧患。”

“终无咎”，指出九五中途不变卦为吉。六四与九五之承乘相得，成为习坎时局中能成气候的主力。“纳约自牖”能“终”，即终生能坚持到底，才能“无咎”。但是霸主樽酒是中途的变卦体，坚持不至“终”。《里仁》孔子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一旦长了锐爪利齿，就要为非作歹。“刚柔际”，指九五刚与六四柔，开诚布公，相互支持。际，交也，言没有隔阂而相得。

王霸联盟体，《涣》彖称“乘木”，《中孚》彖称“乘木舟”。涣的时局是王霸取天下已经进入胜利的前夜，也就是时局发展至东南维清明风巽地，中孚的时局是王霸联合复古的开始。涣风行水上，中孚泽上有风，两个时事，都指明清风巽，施政起乘的主道作用。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王弼注曰：“二以刚来居内而不穷于险，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与上同。内刚而无险困之难，外顺而无违逆之乖，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贞也。凡刚德畅而无忌回之累，柔履正而同志乎刚，则皆亨，利涉大川利贞也。”“乘木即涉难也。木者，专所以涉川也。涉难而常用涣道，必有功也。”

涣是个一身二任的中词。《杂卦》曰：“涣，离也。”老家政众叛亲离，人心涣散，是“涣”。《涣》九五“涣，汗其大号”，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也是“涣”。“王假有庙”，指王霸的目标。假即至。有庙，即有朝，指家天下政府。王道复古，第一步要实现取得“有庙”。有庙不是王道的归宿，故曰“假”。假即“假途灭虢”之假，灭了虢，也不允许“有庙”存在。

“刚来而不穷”，指王霸乘木势力，有一支由九二统率的强大的武装力量，守固攻克，故曰“不穷”。军事家没有无能之辈，“忌回”的掣肘之累，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故曰“利涉大川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指六四和九五。六四是“柔得位”，外是上卦四位，“上同”即与九五相得。忌回指有权而无能的小人。

革命阵营有上述有利的条件，因此“利涉大川”，将代兴势力推进至南离有庙之地。“先王以享于帝，立庙”，是王霸革命的总方针和目的。先王指六四，六四是王道派。公天下社会存在于家天下之先，故以“先王”指王道。“帝”即霸主九五。“享”同承。先王六四承载一位霸主，建立一个新的大厦政权，就是“先王以享于帝，立庙”。“王乃在中”之“中”，即言南离。八卦从坎至坎，中间站是南离，故以“中”称南离。霸道至南离便达到了目的，故霸道亦称“中道”。

《乾》文言曰：“时乘六龙以御天。”《乾》卦六画䷀，就是六龙。“时”是也，指日中心王道。六龙是霸道革命的全程。全程皆受王道思想的支使，此即“时乘六龙以御天”。乘与御义同，龙与天义同。六龙即初九潜龙，九二见龙，九三明君子，九四或，或即失宠的大臣，九五飞龙，上九亢龙。九三、九四是王道派。初九、九二、九五是霸道派。上九亢龙，是个先霸而后变亡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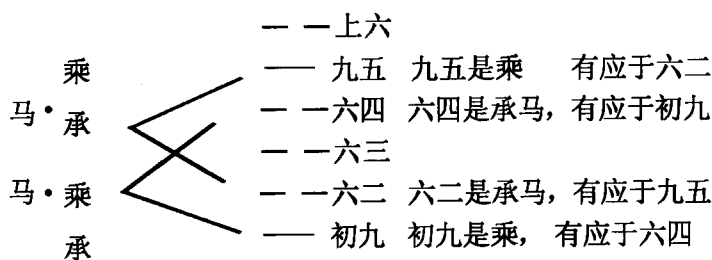
六龙是时代活动的政治家，时是政治家思想的总指挥，总指挥古哲喻为一乘车的驾驶者。《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一辆战车，有御者，有射者，还有战马。御者掌握了整个战车的命运，以喻思想掌握了六龙的命运。御者低能，射者不安。因此御者是一车之制主乘体。“吾执御”，即孔子掌握了古代思想的乘御权，而没有去执射。

《论语·八佾》仪封人敏锐地看出：“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

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指夏商周家政专制。“天”是形而上，这里指思想领域。“木铎”是古代政府发号施令时摇的铃子。此经以木铎喻思想指针。“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即思想界尊重孔子为冠军。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也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学者宗之，折中于夫子，以夫子为木铎，皆指思想的乘体。

几千年来，学者尊孔，是因为孔子是自然学与人文学的集大成者，不是学者盲从，也不是富贵的吹捧。孔夫子是原始大同文化的继承者。用他的思想治理国家，国家将兴旺发达，文明以止。否定孔子，人们的道德将沦丧，社会风气淫荡，家政之法无法实施，也是不能治众的。仪封人豫见于当时。司马迁总结于后世，明哲所见，前后一贯。

承乘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依存关系。乘是指挥体，承是被指挥体，承随乘转。在家天下社会，政治家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这个集团的领导，不一定是政治家的真正乘体，而这个乘体可能是另外一个集团的领袖。“身在曹营心在汉”，即言乘承之不能一致。这种情况表现在卦上，就是远应。大有上九与九五，习坎六四与九五是近而相得比爻。彼此有应，但政治家不在一起，《屯》六二与六四称为“乘马班如”。



《屯》六二有应于九五，首当其冲，镇压初九，想当九五君主的承马。但六二不是初九的对手，被初九打得鼻青脸肿，最终割断了“乘马”的联系，投降了初九。六四是家政朝内的大臣，有应于初九，和九五君主近而不相得，和初九“婚媾”结合，增强了革命的力量。阴阳远应乘承，阳爻为乘，阴爻为承。承乘体能否婚媾结合，取决于政治家的天命和看问题的水平。屯时的出现，是家政被武装推翻的前奏。六二不识时务，和初九作对，一心想做九五的爪牙，由于天命错，识时错。通过对抗，改变了天命，成了初九的同志。六四心怀人民而识政事，弱小的初九一出现，便认定有前途，因此不走与九五同归于尽的道路，成了识时务的俊杰。

政治家的思想和实际现状脱节,将虚妄作为理想,来指挥自己的行动,古哲亦称“乘马班如”,亦称“痴人作梦”,以“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来形容。《屯》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就是以妄想作为乘体来指挥自己的冒险乘刚行动,导致自己“泣血”交加的凶败。《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归妹是最终改造社会寄生虫而大化归无的时事。上六在这样的形势下,想当人上人。但是上六作形而下承筐,作形而上刲羊,都成了幻影,故曰“无攸利”。无攸利即凶。这种人即使不被归妹政权镇压,也解脱不了妄想给自己带来的苦恼,成了向隅而泣的孤魂野鬼。筐是盛饭器,喻家政君主,羊是西兑,喻家政的风刀霜剑暴力专制。

家天下统治者缺乏自知之明,做了很多的美梦,秦始皇的“万世梦”最为典型。《姤》初六“柔遇刚”,一女而承五男,梦想将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的营垒抹平,自己又能成为家天下的制动之主而享荣华受富贵。历史上,家政初复辟,社会安定,令行禁止,富贵们都做“柔遇刚”之梦,将这种梦作为乘体,指挥过富贵的行动,但是“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不会很久,姤又成了百口嘲谤的众矢之的。

《系下》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家天下统治者将人民当成牛马,任意驱使和宰割,王道圣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家政统治者也看成是牛马了。“服牛乘马”,就是对富贵小人的反制约。“服牛乘马”义同《坤》文言的“驯致其道”。“引重致远”义同“至坚冰”。《庄子·秋水》之“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也指“服牛乘马”。《说卦》“乾为马,坤为牛”。牛马都在子午以西,都指富贵执政者。

富贵小人将人民当牛马对待,大人君子也将富贵小人看成是牛马,是家天下社会,在思想领域中最突出的秉承,是敌对的二体秉承。这种秉承对立,是王道与亡道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天机,谁也不敢公开。“天机不可泄露”言此也。在行动上,富贵小人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似乎也在行“天下为公”。贤人君子到了朝内任职,三呼万岁,屈己下跪,似乎也很“忠”。这些都是“情伪之所为”,不是各自的归宿,而是相互利用。小人起用贤人,为的是维持其家族统治,贤人嫁给一元大武也想为人民办点“以利天下”的好事。王亡两派的结合,同床异梦,各有所执。

庄子对“情伪之所为”很不以为然,也是攻击儒家最尖锐的矛头。《庄子·盗跖》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乎胸中也,不亦拂乎?”“论则贱之”,即以牛马看待富贵,“行则下之”,自己又屈居于承位。此即“言行之情悖”。

“言行情悖”的一体承乘，其质仍为二体。前面《屯》六四与九五，是二体承乘。《豫》六五与九四，同处一朝，表面上看，六五是君乘，九四是臣承。其实质九四是乘，六五是承。“六五，贞疾，恒不死”，是任凭九四摆布的傀儡。故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六五与九四的关系，即汉献帝与曹操之关系。六五恒不死，中未亡，还有政治势力在支持，篡位对曹不利。六五乘刚，献帝是被动的奴隶，乘是虚皮。六五与九四实质是二体。

二体承乘，其中的一义是“乘刚”。乘刚的乘承关系，爻位表现为“二”。坤上是乘，乾下是承。《豫》六五与九四，指主子无权乘驾承马，承马有行动的自由权，故称“乘刚”。公开抗衡的二体，弱小者，水平低下者，和强大者，水平高超者拼搏，也叫“乘刚”。《屯》六二，《困》六三，《震》六二，《师》六三，《履》六三等，都指弱者进攻强者，由于力量和水平的悬殊，导致凶败。

弱者打败强者，小者战胜大者，也是“乘刚”。弱胜强，柔乘刚而获吉，要有条件。《噬嗑》六三曰：“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王弼注曰：“噬，啮也。啮者，刑克之谓也。处中得位，所刑者当，故曰噬肤也。乘刚而刑，未尽顺道，噬过其分，故灭鼻也。刑得所疾，故虽灭鼻而无咎也。肤者柔脆之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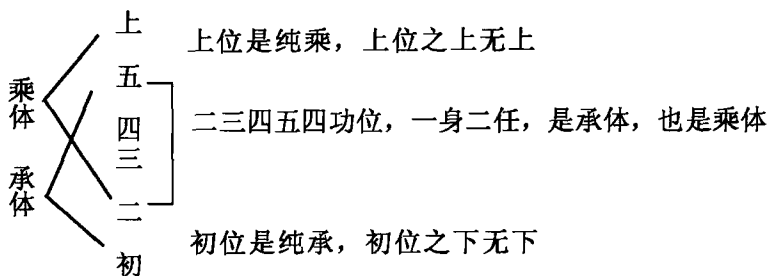
鼻是豕中的尖子，肤是豕的别称。用家政之法，镇压刑克富贵里面的最横暴者，就是“噬肤灭鼻”。和肆无忌惮的富贵作对，就是“乘刚”，乘刚而得无咎，六二利用了下面三个条件：一是得位，以阴居阴，很有威信；二是所刑者当，镇压了该镇压的人物，富贵无法包庇；三是刑得所疾。富贵朝内无事猪拱猪，一派之所宠，另一派之所疾。利用所疾之支持，镇压一派之所宠，就是“刑得所疾”。

《震》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王弼注曰：“往则无应，来则乘刚，恐而往来，不免于危。夫处震之时而得尊位，斯乃有事之机也，而惧往来，将丧其事，故曰亿无丧有事也。”

“震”卦是家政君主用恐怖政策慑服臣民的时事。六五是朝外地方大员，最得民心。处于此时，回朝内是“往”，保持现状不回朝内是“来”。君主忌贤妒能，不允许超过他的人存在，往必凶。不回朝居于五位，面前有强大的九四，因此来也凶。但是由于六五得民心，有人才，宣布百里而王独立，就能保存自己。“亿无丧有事”、“其事在中”、“大”，皆指独立割据。“亿”，意也，指称王。《易》用意、象、言，称王、霸、亡三极施政，意即王。“其事在中”，即和初九脱钩，另立国称王，使自己发展为大国。

《易》内之承乘，体现在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有一体承乘，也有二体承乘。有道之承乘，也有形之承乘。道之承乘指思想，形之承乘指居位。

思想无形,形体有形。三极之道同时存在的社会,三极遗风,三极的现实生活,将产生人的形而上思想乘体,形之上乘为哪一极,形之下承,也就成为某一极上乘的从属体。以三百八十四爻而论,形体的承乘情形是这样:



初位是纯承体,上位是纯乘体,二三四五个功位,是承体,也是乘体,有承乘双重属性。位与位之间的承乘关系,有如下四象。即:

☰以阳承阳,以阳乘阳。

☷以阴承阴,以阴乘阴。

☰以阳承阴,以阴乘阳。

☷以阴承阳,以阳乘阴。

形体承乘论上下,上位是乘,下位是承。说何承何,或何乘何,看站在上下哪一位而言。如爻位出现的是☰,居于下位讲,是“以阴承阳”;居于上位讲,是“以阳乘阴”。如爻位出的是☷,居于下位讲,是“以阳承阴”;居于上位讲,是“以阴承阳”。阴阳亦称柔刚。王弼注文,多处论及承乘,本文四体,概括了全貌。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上体为乘,下体为承。承乘相得,承乘相荡,组成了家天下有为社会的政治时事。承乘体现了人群奴役与反奴役的抗争,有承乘就有动乱。

《易》总结了家政历史,动乱之源是家天下自身。《解》六三曰:“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系上》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解》卦表明的事是,推倒了老家政,解救人民出水火,解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杂卦》曰:“解,缓也。”缓即缓和了社会的矛盾。六三“负且乘”,背叛了圣人和人民。翻转来奴役扶他上台的人民,又复辟了家天下。《广韵》曰:“背恩忘德曰负。”乘即骑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六三背叛了九四,反转来奴役九二,使自己变为“乘二负四”的小人。

霸主立足于“负且乘”建立的政权，不能不受到人民的反对，这就是“致寇至”。寇即抵制反抗。基础抵制反抗，执政者也就无能为力，这就是“贞吝”。吝即施政无可奈何，也就是“亦可丑也”。负且乘，致寇至，是自绝于人民，引火烧身愚蠢思想的体现，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此即“自我致戎，又谁咎也”。戎同寇，指家政末期的战争。

“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义即“负且乘”。“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义同“致寇至”。小人乘御人民，君子“服牛乘马”反乘御，即“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君子不是小人的器，强令其作器，此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小人所以能乘君子，原因是“盗思夺之矣”，盗思即六三霸主。六三窃夺了王霸联合取天下的胜利果实，即“盗思夺之矣”。嫦娥窃不死之药而奔月，即言盗思窃夺了圣人成果。

盗思夺到了革命的胜利成果，贪天之功为己功，将一切美好成就都挂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组成“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的自我吹嘘的政暴文泽的专政集团。“上慢”即君主居功骄横；“下暴”即官吏独断独行，虐待人民。

“伐”是政治家自绝于人民，而又自吹自擂的称名。《小尔雅》曰：“伐，美也。”美即歌功颂德，涂脂抹粉，镀光贴金。《老子》二十四章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王弼注曰：“郤至之行，盛饌之余也。本虽美，更可秽也。本虽有功而自伐之，故更为疣赘者也。”“郤至之行”，即对人民的背叛。王霸革命时期，霸主本来有美，本来有功。一株大树，伐成两断，美变更为“秽”，功变成了“疣赘”。此即“自伐”。

王道革命，基于承载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道相继，一以贯之。《乾》文言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二中原逐鹿取天下，出谋划策者是王道派。王道消灭昏暴，解救人民，从不伐功，即“善世而不伐”。

《系上》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劳谦，君子有终吉”，是《谦》九三的爻辞。其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这里指王道掌权坐天下讲的，王道坐天下，正如《荀子·赋》讲的，“躬亲为民事劳苦”。不知疲倦地工作是“劳”，礼贤下士，承载人民，倾听人民的声音是“谦”。劳谦领袖，获得人民的真诚拥护，故曰“万民服也”。万民服，在于“致恭以存其位”。恭即共心，和人民同心同德，处事公正。功成身退，劳而不伐。

《老子》二十三章曰：“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是以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执政者不要出人头地成为狂超人是“曲”；执政者关心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利益是“全”。没有小人富贵的盘剥，社会的财富能够养活全体，此即“曲则全”。社会一全，枉者，洼者，敝者，少者，多者，贫富两极，也就不存在了。大家都过中人的生活，就是“一”。圣人执政者是“一”的表率，此即“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执政者取曲“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社会也就没有人争自见，争自是，争自伐，争自矜。上下脚踏实地共同守卫的大同社会，天下无敌。家天下寄生制不是天下为公的对手，故曰：“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故天下，即抱残守缺的老家政。“曲则全”，社会没有死地，人民将围绕政权正常运行，此即“诚全而归之”。归一的社会，古代存在过，故曰“岂虚言哉”。

“承乘”是家天下社会特有的产物。压迫反抗，承载一部分人去乘御另一部分人，组成对立的社会营垒，承乘对立的根子，是家政统治者“慢藏海盗，冶容诲淫”。骄慢狂妄的富贵君主，狼吞虎饱，贪得无厌，是“慢藏”。上行下效，培养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慢藏者。慢藏者是富贵的基石，是乘御人民的凶神恶煞。家政君主任人唯亲，“非刘氏者不得王”，是“冶容”。冶即冶炼，取小数所需，遗弃了多数。“冶容”即结党营私，建立为一己的小集团。冶容的风气一传播，社会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集团。容纳同于己者，排斥异于己者。“慢藏海盗，冶容诲淫”，海盗诲淫，都是家政君主首倡。淫，过也，指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诲淫海盗，造成了乘承。承乘反乘承，构成了家天下的八卦相荡史。

第十节 吉 凶

吉与凶二字，在《易》内用得广泛而隐晦。广泛指其出现的次数多，隐晦指其含义潜藏得深。《易》之吉凶有四象：

- 一、作定体族类辞用，吉言王道，凶言亡道；
- 二、吉凶指亡道；
- 三、吉凶指王道；
- 四、作预测断辞，吉言胜利，凶言失败。

一、吉指王道君子，凶指亡道小人

《系上》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韩康伯注曰：“方有类，物有群，则有同有异，有聚有分也。顺其所同则吉，乖其所趣则凶，故吉凶生矣。”孔

疏曰：“《春秋》云：‘教子以义方。’注云：‘方，道也。’”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方是道，物是器。方道有主动，物器无主动。《博雅》曰：“方，大也，正也。”《坤》六二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这里的方直大正，都指地球的北极。《考工记·舆人》曰：“圆者中规，方者中矩。”规言地球的外周体，自转昼夜，故曰“圆者中规”。矩言地球的北极，居心不转昼夜，故曰“方者中矩”。《淮南子·天文训》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天道和地道，取自《说卦》。天道即亡道，地道即王道。王道不主张政治家出人头地，故曰“方者主幽”。亡道派主张爬得越高越好，故曰“圆者主明”。如同划圆，心方主静，外物之圆周主动。公天下主静，家天下主动。

“物”是大共名，指人，指政事，指财富，无所不指。“物以群分”之物，指贵族统治者。《说文》曰：“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牵牛是二十八宿之一，位在东北艮。艮是“终万物始万物”之地，即是说，艮是家政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其葬身所。“天地之数”，即家天下一个朝代。牵牛是朝代的创始人。牵牛由东北艮推进至南离，黄袍加身，过河拆桥，否定人民，质变为富贵的领袖，此即“勿声”。牵牛变为富贵的首领，便成了“物”。

《礼记·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社会人的品德。“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社会人的品德。感于物之“物”，即由牵牛变为大物的牡牛。大物君主“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即君主贪得无厌，其贪得无厌之“知”，又成了诱惑社会谋虚逐妄的鼓动祸源。家天下君主是头号大权门，大财主，大奇珍异宝的占有者，因此皇帝的诱惑力非常厉害。“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即社会向君主学习，于是走了“灭天理而穷人欲”的动乱道路。家政君主成为天字第一号富贵，由“悖逆诈伪”，“淫佚作乱”开始。由君主同化了的人，也照章办事，也就悖逆诈伪，淫佚作乱。上之化下，如影之随形，此之谓也。

“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老弱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灭天理而穷人欲，大私无公，上面的强胁弱等等社会的凶暴现象不能不出现。以皇帝为首，形成了豪门贵族，地方军阀，土豪财主等强者、众者、知者、勇者，对弱者、寡者、愚者、怯者施行暴力欺压和盘剥。丧失劳力，或未成为劳力的老弱孤独，其命运更加悲惨。造成这种不幸的根子，是皇帝起的坏的领

头作用,故曰:“此大乱之道也。”大即大物皇帝。《大学》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一人贪戾即“大乱”。大乱而“一国作乱”。一家一人,都言君主。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表明社会的团聚与分裂。王霸革命取天下,其领导者是圣人“方”。方团结了五湖四海的英雄豪杰,组成了“五星会”的全国大团结的政治集团。此时打击的目标是老家政。革命队伍内有一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情感。方以类聚,拔掉老家政,铲平地头蛇,解除了人民的桎梏,缓解了人民的经济重负。全国走上了大一统的道路。

霸主复辟,圣人“方以类聚”取得的胜利成果,都将被家政君主“物以群分”的分裂施政而逐步毁掉。任人唯贤,改成任人唯亲,五湖四海,改为豪门权贵。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改为皇亲国戚之天下也。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富贵权门,结党营私,盘根错节,安置亲信。有钱有权者,骄奢淫逸,暴殄天物。挥金如土,夸富羞贫。全社会起眼看人,提刀割肉。牡牛一元大武,以其豪华富贵分裂了社会,社会也就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个营垒。家政末世,营垒由对立发展为对抗,天下又进入大乱时期。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是走马灯社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反映。吉人凝聚了社会,生出了吉人;凶人分裂了社会,生出了凶人。此即“吉凶生矣”。《中庸》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祯祥同吉,妖孽同凶。《系下》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吉人治理,辞寡官少。凶躁之人专制,辞多官众。分裂至最后,十羊九牧。

《系上》曰:“辨吉凶者存乎辞。”辞是政治集团的发号施令者。政治集团是吉人还是凶人,通过集团的领导人即辞去断定之。断定吉凶的依据,是辞的政令。《荀子·非相》曰:“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相形,非吉凶也。”

辞的体格相貌是“形”;辞和他的股肱组成的领导核心是“心”;领导中心的施政是“术”。术的颁布者是该中心的辞。因此,辨别政治家是吉人君子,还是凶人小人,通过其政术便可以明白。政术为大众还是为小人,就能辨明其是吉人还是凶人。“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即言政术为谁服务。

王弼《明卦》曰:“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韩康伯注曰:“名其《谦》、《比》,则吉从其类;名其《蹇》、《剥》,则凶从其类。《震》时则动应其用,《艮》时则静应其用。”“寻《谦》、《比》、《蹇》、《剥》则观知吉凶也。举《艮》、《震》

则观知动静也。”

“辨吉凶者存乎辞”。通过政权去观察辞是吉人或凶人。《明卦》指明，通过辞的追随者去了解施政者是吉人或凶人。凶人掌权，凶人追随，吉人掌权，吉人追随。这里举了谦、比、蹇、剥诸卦为例来说明。请阅《杂卦》节。由东北艮向南离进发，是被逼上梁山的人民，故曰“静应其用”。家政由南离向东北艮蜕变，是唯利是图，制造动乱的小人，故曰“动应其用”。《乾》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追随者是吉人，大体可以断定辞也是吉人；追随者是凶人，辞也是凶人。从上观下，从下观上。可以辨明时之吉凶。

《书·泰誓》曰：“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凶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凶人为不善，就是上面几条。最后导致“无辜吁天”，怒火燃烧，与殷纣不共戴天，必欲拔之而后快。“吉人为善”，指当时文武之施政。

二、吉凶指亡道

《系上》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又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韩注曰：“由有失得，故曰吉凶。”吉凶是家政满床笏至南柯梦的称谓。升天为吉，落地为凶。所以有吉凶，是小人堕入追逐声色货利所致，落入贪婪之泥沼为“失得”。永无满足之狼吞虎饱，即“失得之象”。失得之象也就是“吉凶”。吉凶的阶段，即家政坐江山这个历史时期。《坤》文言“履霜，坚冰至”，即言吉凶时期。

《既济》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易》将政治家由此达彼之过渡喻为“济”。既济指过渡至彼岸的胜利者。胜利者是少数人，故曰“既济亨，小者亨也”。亨即翻身掌权。“小者”即少数小人。“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指九五君主和六二臣民。君主强有力，臣民在支持，即“刚柔正而位当”。刚柔正而位当，对复辟者有利，故曰“利贞”。家天下初吉，在于缓解了社会矛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地位，此即“初吉，柔得中也”。家天下给人民带来“柔得中”，不会维持很久，家政统治者承袭老家政的衣钵，又将剥夺掉人民的“得中”地位。故曰“终止则乱，其道穷也”。《既济》卦辞“初吉终乱”。初吉终乱的略称，就是“吉凶”。乱同凶。

“失得”还有一层含义。家政无道，逼得基础铤而走险。天下大乱，老家政覆没成了定局，《明夷》上六称为“失则”。后人亦称“失鹿”、“失禄”。老家政天禄永终，运穷数尽是“失”。起义的队伍，中原逐鹿，捷足者拿到中央禄位是“得”。得者为吉，失者为凶。“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也指虎兔相逢，变化代兴。

《系下》曰：“吉凶者，贞胜者也。”新霸主中原逐鹿得胜，得胜后是“功成身退”，还是居功“贞胜”，是霸主面前的两种选择。功成身退复古，功成身不退复辟。“吉凶者，贞胜者也”，走了复辟的道路。“贞胜”，同《师》上六的“正功”。上六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王弼注曰：“大君之命，不失功也。”“大君有命”，即建立了富有者的政权。“开国承家”，即政权是富贵的承载体。“小人勿用”，即任用皇亲国戚做官掌权。诸如此类，皆为“贞胜”、“正功”、“不失功”。贞胜是吉，完结是凶。《荀子·成相》曰：“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不觉悟，不知苦。”前车已覆，后车又覆，就是不觉悟。不觉悟，不知苦，神奇难免化臭腐。

《系上》曰：“天垂象，见吉凶。”又曰：“在天成象。”天是形而上政权。政权的中心人物和其政策就是象。《集韵》曰：“垂，自上继下。”此处以垂喻施政。“见吉凶”，即政策为富贵效劳。见是天体的照耀对象。“天垂象，见吉凶”，以月球作譬，即幽暗的天体，代表黑暗专制者的利益。“天垂象，见吉凶”，也就是《系下》孔夫子讲的：“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其意义是：安其在位者危，保其统治者亡，为富贵统治者施实惠乱。“天垂象，见吉凶”，《老子》七十七章称为“损不足而奉有余”。

《系下》曰：“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复辟家天下，形成富贵阶层，是“吉凶生”。富贵掌权，不学无术，不明为政；不懂为政，乱颁政令。颁布的政令，受到基础的抵制，碰了回来。施政的失败是“悔”。悔了再来，来了又悔，朝令夕改，体现了执政者之“吝”。吝即低能。“悔吝”是家政统治者缺乏预见的明证。家天下从开国定鼎之吉，至树倒猢猻散之凶，悔吝幽灵，自始至终困扰着家政。此即“悔吝著也”。“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就是说，富贵小人政权之诞生，从胎里附著了悔吝之病。扁鹊华陀也无法医治。

《意林·淮南子》曰：“汤沐具而虬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是“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的注解。虬虱是临近失天下的家政，燕雀是才拿到天下的家政，燕雀为吉，虬虱为凶。《说卦》曰：“坎为豕”，“离为雉”。雉是鸟类，鸟类包括了燕雀。南离中央大厦，由圣人和人民为主力建成，霸主盗走了人民的成果，成龙登极。三呼万岁，是“燕雀相贺”。这是家政的吉时。家政坐天下转至北坎，变成为豕。豕政权身上的虬虱，即家政末日的官员。人民要宰猪，要通过汤沐去毛，虬虱将与豕同归于尽，故曰“虬虱相吊”。《系上》之“吉凶与民同患”，即言吉凶之虬虱与吉凶之主子豕一道罹患而覆没。

《礼·礼运》“何谓四灵疏”云：“兴者为瑞，亡者为灾。其道则然，何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之有乎？”古哲中的兴亡、瑞灾、得失、荣辱、祸福、贵贱等对立概念，都是吉凶的同义词。有兴必有亡，有瑞必有灾。家政自身经历这样的路

程,故曰:“其道则然,何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之有乎?”

《老子》五十八章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淮南子·人间》曰:“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知之所以异也。”福与祸也就是吉与凶,对立的两侧,倚伏存在,升天为福,落地为祸。已有升天之吉,必有落地之祸,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家天下的祸福,是执政者自己生成的,故曰“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也。

吉凶祸福,古哲取自地公转运动的夏至与冬至。夏至大厦成,夺得江山,变为富贵,是吉是福。但是夏至不能永远是夏至,吉福者向夏至的反面冬至运行。转至冬至,一败涂地,富贵又成了贫贱,是凶是祸。吉凶祸福升降转易的枢机,是家政统治者的为私偏斜,要解决乾坤反复,唯一的办法,就是“天下为公”。要实现“天下为公”,必须推翻小人专政。

《系上》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赜与远,指在朝的老家政,隐与深指在野的王霸派。定天下之吉凶,即平定家天下吉凶转易制度,成天下之亹亹,即复古建成大同社会。蓍龟是《周易》的另一称名,这就是说,《周易》蓍龟的全部内容,即研究家天下社会的转易史,推倒家天下私心小人专政制,建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莫大乎蓍龟”,即别的理论,都比不上《周易》这样全面。

《系下》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内外也取自天体的太阳、地球、月球。太阳是三个天体的大中心,是“内”。地球有双重属性,是月球的中心,是“内”;是太阳的周行体,是“外”。月球没有卫星,是纯周行体,是“外”。太阳是王道,地球是霸道,月球是亡道。王道与亡道是两极,霸道是分化体,取天下从王道,坐天下从亡道,自身不独立。“爻象动乎内”,指太阳君子的归宿是大中太阳位。“吉凶见乎外”,指月球小人的归宿是无公正的月球位。“见乎外”,成了天下动乱之源,转易之根。

《释诂》曰:“亹亹,勉也。”注曰:“亹音尾。”勉即勉励,尾是尾随。大同公心制,上下相互勉励是亹亹。执政者尾随民心民意转,人民尾随执政者转,也是亹亹。亹亹是天地相合,上下同德的称谓。《系上》之“易简”、“一阴一阳之谓道”,皆言“亹亹”。《礼·礼器》曰:“是故天时降泽,君子达亹亹焉。”达亹亹,也就是以百姓心为心,因民所利而利之也。满足民心,也就是“天时降泽”。《大雅·文王》曰:“亹亹文王,令闻不已。”文王之所以为文王,就在于不反民心,主持公正。主持公正,令行禁止,故曰“令闻不已”也。

三、吉凶指王道

《系上》曰：“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韩康伯注曰：“夫有必始于无，故大极生两仪也。大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大极者也。”

大极是太阳，是地球和月球的中心体，这里以大极太阳喻圣人。《易》演三极之道，其中一极是王道，故曰“易有大极”。“是生两仪”即“生是两仪”。两仪即人群中的异端，“是两仪”指正人君子。是两仪是家天下的叛逆者，公天下的遗民。“两仪生四象”。四象即春夏秋冬，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两仪之四象，任人赏罚，聚财消费，都用王道公正的施政。两仪之公正，不同于家政之私邪。要求公正，反对私邪，即“四象生八卦”。八卦即子午以东的王霸革命。王霸革命推倒老家政，即“八卦定吉凶”。吉凶即老家政。霸主如果不复辟，选贤让能，将领导权让给王道派，由王道派领导复古，即“吉凶生大业”。吉凶是王道施政，此处以施政之吉凶称谓王道派。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两个吉凶，貌合神离，文同质异，前者指亡道，后者指王道。吉凶与《红楼梦》的“宝玉”一样，有甄有贾。同是“中国人”，有正有邪。中词都是复意体，明其内含，须依上下文。王霸革命，针对桀纣，因此“定吉凶”之吉凶，指桀纣。王道与霸道的联合力量能够定吉凶，王道领导的复古政权，才能生大业。家天下吉凶，生不出大业，因此“吉凶生大业”之吉凶，显然是指王道。

《系上》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韩注曰：“夫物之所以通，事之所以理，莫不由乎道也。圣人功用之母，体同乎道，盛德大业，所以能至。”“广大悉备，故曰富有。”“体化合变，故曰日新。”

“盛德大业至矣哉”，即实现了天下为公的复古制。“盛德”即执政者承载人民之德。执政者承载人民，人民为社会造福，日新月异，长足而进，故曰“日新”。全社会皆新，故曰“体化合变”。“大业”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雨露滋润，故曰“富有”。富有即大家有。“至矣哉”，即政权建立在太阳大中位。“至”指王道派回到了公心老家。“矣哉”是语尾，喻王道事业的结束。“至矣哉”，同《归妹》象之“人之终始”。人之终始，即社会动乱结束，开始进入大同社会。

王道是吉凶，吉凶的含义是：给失权者以出路，让他们洗心革面，获得新生。《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解是用武装摧毁老家政的卦。占领地区，建立新政权，宽大对待失败者，即“赦过宥罪”。过即有过错的富贵，罪即有罪行的小人。六五又云：“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

子有解，小人退也。”施政对失天下者讲信用，即“有孚于小人”。有孚于小人，减缓了小人的抵抗，故曰“小人退也”。《荀子·议兵》曰：王者之兵，“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服者不禽”，“奔命者不获”，指战争中的“赦过宥罪”。

《中孚》是圣人掌权恢复王政的卦。“豚鱼吉”，即对家政小猪豚和处于子午以东不服命的鱼实行忠信施政。此即“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大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狱与死，是曾经作恶犯有严重罪行的富贵。对这些人，经过上下评议，能不杀的就不杀，即“议狱缓死”。赦过宥罪，议狱缓死，都指对敌人实行宽大政策。《系上》曰：王道派是“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冤仇宜解不宜结，复古大政不主张“乐杀人”。给失败者以出路，就是“吉凶”。

子午以东，王霸革命，王道派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霸主言听计从，主佐同心协力。这是王道派的“吉”时。取得中央政权，霸主升天。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曾经一起共患难的人，却成了眼中钉肉中刺。“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子午以西，是王道派的“凶”时。这是王道参政者所具有的“吉凶”属性。

家天下专政社会的本身是吉凶体。在吉凶社会生活的人，即使是吉人善士，也有遇凶的不幸。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冤冤屈屈，不能摆脱吉凶的命运。历史上的冤案，都是富贵强加的凶祸。吉人遇凶，并不希罕。一人有罪，三族皆戮；一人无罪，照样杀害三族。三岁之吉人，何罪之有？吉人逢凶，即“吉凶”。

《系下》曰：“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又曰：“文不当而吉凶生焉。”此处之“吉凶”，都是一身携二的双关语。分开讲，吉指王道，凶指亡道。合起来讲，王亡兼指。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极人士同时生活于一个环境内，这就是“刚柔杂居”。杂居如烧杂烩，仍能分出是谁家的吉凶，故曰“吉凶可见矣”。吉凶可见，由“文不当”而体现了出来。文即政治家的言行和对人民的态度。亡道吉凶，对人民毫无仁慈。口头“怜悯”，为自己贴金。行动上仍是大其园囿高其台，吃喝玩乐样样来。王道吉凶，与此相反。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人民的甘苦，也就是自己的甘苦。

《乾》文言曰：“与鬼神合其吉凶。”鬼神有两个含义，一指去世的先圣先贤；一指活着的对社会有影响的思想家。这两种鬼神，体系为一，皆是王道派。《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九二鸣鹤即言活着的鬼神。鸣鹤对社会的一部分人起着指挥作用，“其子和之”言乎此。王道鬼神，也就是“吉凶”。吉凶也就是幸灾乐祸。《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荣宁二府的衰败，从不提及，

就是“吉凶”的表现。家政衰世，鬼神吉凶，都愿家政厦屋早日倒塌，“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与鬼神合其吉凶”，即鬼神与吉凶，都是历史上反天下为私的吉人。

《法言·问明》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吉人是王道，凶人是亡道。“凶其吉”之“吉”，“吉其凶”之“凶”，皆指亡道派，是本章二节亡道“吉凶”的拆开应用。“凶其吉”之“凶”，指否定，“吉其凶”之“吉”，指肯定。“吉人凶其吉”，指王道派对霸主复辟家天下之否定。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是伯夷和叔齐。“凶人吉其凶”，指对家政复辟，以暴易暴，赞美肯定。

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凡属王道派者，对霸主复辟，贵族专制，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马灯转易史，持否定态度。这是“吉人凶其吉”的文献。为家政唱赞歌，美化凶暴的小人。这是“凶人吉其凶”的文献。《中庸》曰：“君子之道，闾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道即形而上，书也。王道派的书是隐书，故曰“闾然”。因为其含有真理正义，逐渐被社会认识，故曰“日章”。亡道派的书是为众矢之的歌功颂德，没有真理正义，故曰“的然”。随着众矢之的的倒台，“的然”文章也就没有人再赏识，故曰“日亡”。的然，即其书如主子一样不受人尊敬。

四、吉凶是预测断辞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是反映三极之道的政治时事。王弼《明卦》曰：“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六爻乘六十四卦，其积数是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是六十四卦的“适时之变者”。适时之变，即时局的出现，政治家即爻，怎样应变，怎样适变时局。应时得当获吉，失时失策蹈凶。三百八十四爻，皆有吉凶断辞。《易》作者，给适时之变者指明了方略。顺方略者吉，逆方略者凶。《系上》曰：“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系辞的内容，一般人不能理解，“是故”的君子才能理解。能理解系辞的人，称为“是故”，称为“爻”。是故，古哲亦称“好古”。

《系上》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易》有四象，指五行之七八九六。七指子午以西，小人专政的思想体系；八指子午以东，王霸实现国家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九是阳男，指势力强大，也指公开；六是阴女，指势力弱小，指不公开。通过七八，断定政治家是大卦还是小卦；通过九六，观察政治家是阳爻还是阴爻。七八是思想体系，是无形体；九六是活动着的政治家，男女强弱有形。九形是“一”，六形是“- -”。无形与有形的

四象,显露了政治家的面目,此即“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系辞”,指王霸两派。王霸两派与人民的命运相联系,故曰“系辞”。《易》内之“彖曰”同王道曰,“象曰”同霸道曰。亡道派自绝于人民,和人民割断了联系,没有发言权,因此《易》没有“彖曰”。彖的同义词是“焉”。彖焉皆指家政。焉是家政的前身,彖是后尾。“系辞焉,所以告也,”即是说,三百八十四爻,皆有王霸亡“系辞焉”作诰示的内容。告同诰,即三极政治家的思想指挥。“告”即诰命。诰命有吉有凶,用吉用凶,是系辞焉的立场天命,此即“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断即判断。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大有》上九的爻辞。大有上九,是选贤任能的霸主。上九信任六五,将大权交给六五王道,自己居于无位之地,因此取得霸道革命的完全胜利。“自天”即王道的思想体系,“祐之”,即得到了王道思想的辅助。吉无不利,指王霸二人皆吉。

孔子进一步阐明了王亡两极政治家结合的根本区别。“天之所助者,顺也。”天即天道天之道。天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顺”即《坤》文言“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的“顺”。顺即欺压盘剥。“人之所助者,信也。”人即王道大道,人道主张覆载人民。覆载出于真心,不是标榜,故曰“信”。承载人民,警惕小人复辟,即“履信思乎顺”。履信思顺还不够,要做到野无遗贤,将贤人提拔到政府中来,即“又以尚贤也”。

《系下》曰:“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

此经揭露家政的灵魂和实践。“变动以利言”,指家政转朔望晦,转四时八节,转子午卯酉,出于为自己的私利。家政一朝代有八变。《说卦》曰:“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以蓍圈顺序论,乾马、坎豕、艮狗、震龙、巽鸡、离雉、坤牛、兑羊。家政称“变动”,基于其进退长消。

“吉凶以情迁”。吉凶指富贵凶人。富贵凶人之变动,基于追逐声色货利之情。声色货利牵着凶人的鼻子运行,凶人心甘情愿做声色货利的殉葬品。“迁”即以声色货利为施政转机。小人之情,即《观》彖、《恒》彖、《萃》彖中的“万物之情”,也就是蜂王之情。《礼·乐记》疏曰:“自然谓之性,贪欲谓之情。”声色货利都是“欲”。贵族贪欲之情,永无满足。

“爱恶相攻而吉凶生”。爱恶也指家政小人。富贵爱富贵,恨贫贱;爱顺我者,恨逆我者;爱佞邪小人,恨正人君子。这是小人自具的一体“爱恶”。爱恶统治的社会,形成富贵贫贱两个营垒,富贵所爱,大众所恶;富贵所恶,大众所爱。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在天的执政者和人民的爱恶

正好相反。家政统治者一家子亲骨肉相互残害,是“爱恶相攻”。富贵与贫贱两营垒的对抗,也是“爱恶相攻”。富贵自杀自灭和贫富相杀,残酷的现实生出了思谋不相残害的明哲,此即“吉凶生”。吉人生自大极的文化,也生自家天下的凶暴现实。《系下》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言此也。

“远近相取而悔吝生”。家政统治者为了富贵的利益,也从人民中征召辅助人才。征召到的人,有的还算满意,有的不满意感到失悔,此即“远近相取而悔吝生”。富贵为远,人民为近。近人有些事迹,远人赞赏,是近取远。远人将近人拔擢到朝内,是远取近。远近到了一起,情意又不合,这就是“悔吝生”。古哲说:“遥闻声而相思,日近前而不御,”即指悔吝生。

“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富贵小人,口是心非,是“情伪”者。情伪者弄虚作假,以假当真,社会上的骗子,也就应运而生。以诈应诈,即“情伪相感”。情伪相感,投其所好。初见抱怀中,诈露加刀斧。汉武帝表演得最突出。少翁、栾大等人的“利害”史,足以说明此点。利害同富贵吉凶,先荣后辱,即“利害”。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易之情,即三极政治家的政治主张。“近”指处于一个政治集团。反映在卦上,初与二,二与三,三与四,四与五,五与上,都是“近”,也称“比爻”。“不相得”即主佐的政见不合。处于一个班子,施政方针不一致,一方将会受到排斥,故曰“凶”。君主镇压部下,部下弑杀君主,都是“不相得”的产物。

《书·大禹谟》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传曰:“迪,道也。顺道吉,从逆凶。吉凶之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惠迪”、“从逆”指政体。“惠迪”是王道大政,从逆是亡道小政。迪即王道,逆即亡道。吉凶是这种政权的结局。吉言政权与人民两全俱美,凶言政权与人民两败皆伤。报应很灵,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

《易》之三百八十四爻,皆有吉凶之报。报如同“惠迪吉,从逆凶”。多数爻,有吉与凶两种选择,择吉逢吉,择凶逢凶。《恒》六五曰:“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六五是家政的君主,但没有实权,政权由九四操纵。当九四的妇人,随九四的意志行事则吉,此即“妇人吉”。六五有应于下卦九二,有应于人民。有应于人民,想发挥君主的作用,从事“夫子”之活动,违反九四的意志,六五非被取缔不可,故曰“夫子凶”。“妇人贞吉”,即六五当傀儡吉。当傀儡即“从一”。一即九四。不接受九四的摆布,有应于九二,想制服九四,即“夫子制义”。夫子制义,和九二取得联系,此即“从妇”。九二是长女,故亦称“妇”。外应的大臣九二,不是朝内独裁九四的对手,故曰“从妇凶也”。

小成卦是统,小成卦之三画皆具统的属性。☵卦之统,是下一画“一”,是

纯阳，中间画和上一画，是阳统里面的阴体，有阳和阴两重属性。因此六五既可作“妇人”，也可作“夫子”。☵卦之统，是下一画“--”，是纯阴。中间画和上一画，是阴统里面的阳体，有阳和阴两重属性。因此九二阳爻又成了“妇”。卦内遇到这种情形，要注意统和爻的回互。

《遁》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霸主羽翼丰满，拿到了中央大权，实行贵族专制，就是“好”。皇亲国戚一好，外人就不好。外人只能同患难而不能同享富贵。如果九四是明君子，他将从温柔富贵之乡逃奔出来，此即“君子好遁”。九四不是君子而是小人，“功成身不退”，留恋天人生活，将遇害，此即“小人否也”。

吉凶断辞，出现在每一爻下，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择吉择凶，与“定之以吉凶”相联系。君子取吉去凶，小人去吉取凶，都与各自的天命有关。定即思想的安家落户。小人定之以凶，宁肯让一个朝代覆亡，也不肯降膏泽给人民。因此其断凶多吉少，吉人反之。

第十一节 无咎

王弼《略例下》曰：“凡言无咎者，皆本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吉无咎者，本亦有咎，由吉故得免也。无咎吉者，先免于咎，而后吉从之也。或处得其时，吉不待功，不犯于咎，则获吉也。或有罪自己招，无所怨咎，亦曰无咎，故《节》之六三曰：‘不节若，则嗟若。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此之谓矣。”

“无咎”在《易》内，也是个断辞，义兼吉凶，用得十分频繁。无咎关系到对《易》的理解，王氏所撰上文，可见对“无咎”的重视。无咎有五个内涵，是何义，取决于上下文。

《说文》曰：“咎，灾也，从人，从各，各者，相违也。”《释詁》曰：“咎，病也。”疏曰：“罪病也。”《广韵》曰：“愆也，过也。”咎是家天下社会，人与人相背离而造成不幸的通称。《讼》大象曰：“天与水违行。”执政者和人民背道而驰，社会形成贫富对立的营垒，就是“各人”。各人的归宿不同而相违，相互危害，就是“灾”。灾即己所不欲而强加于人。对立营垒是为私社会的现实。咎灾是社会自身的产物，故曰“咎，病也”，“罪也”，“愆也，过也”。病罪愆过，都指家天下给人民给自己造成的种种不幸。《小雅·小旻》曰：“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咎即孽根祸胎贵族小人政权自身，发言盈庭者，谁也不敢拿“咎”出来讨论。

《老子》七十一章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

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洞知家政转易史,是“知不知”。不知即家政小人。上即上知圣人,与“不知知”之知义同。病即下愚家政统治者。王弼注曰:“不知知之不足任,则病也。”不明大道,只懂小人专政,力不从心,即“不足任”。知小谋大,力小任重,挑不起执政的重担,就是“病”,就是“咎”。

社会要想不病无咎,只有铲除了病态小人专制,才能办到,此即“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病病”,即让孽根绝种。“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圣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故曰“不病”。圣人执政,不允许祸国殃民的小人出来危害社会,此即“以其病病”。七十四章“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即“病病”。“是以不病”,是“以是不病”的倒语。“是”是日正之复字,指太阳王道大政。社会要消除咎病,复古用“是”,是唯一的道路,故曰“是以不病”。家政为私政权,不论富贵的领导人有多大的本领,都不能摆脱咎病的困扰。天下为公的政权,即“是以不病”的健康强盛政权,没有咎病的困扰。

《老子》八章曰:“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四十六章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家政统治者的过咎,有两个来源,一是天作孽,一是自作孽。天作孽,是圣人和他的人民对家政小人的惩罚。自作孽,是家政自己给自己套绞索。天作孽又是自作孽招来的恶报。“富贵而骄”、“不知足”、“欲得”,就是引咎致祸的三根绞索。《说文》曰:“马高六尺为骄。”《说卦》曰:“乾为马。”六尺骄马,指家政君主。“六尺”喻一年的六个月,六个月即“半”。半指霸主亢龙中途叛变。“不知足”,即不懂得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欲得”指对声色货利永无满足之追求。

《系上》曰:“无咎者,善补过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系下》曰:“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社会要求得无咎,必须让“善补”跨越两个关口。善补即善甫,指王道派。过即大过之过。霸主在东震起义,是“万物出乎震”。震而无咎,“存乎悔”。悔即起义者施政,要反家政之常态。悔,改也。起义的领袖能听从王道的指挥,行王道政策,即“震无咎者存乎悔”。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抵达南离。辅助一个霸主,推倒一朝代的家天下,圣人们跨越得很出色,历史已做了证明。这是第一个跨越。

第二个跨越,即战胜霸主的中途变卦。战胜霸主的中途叛变复辟,《系下》亦称“思过半”。思过半的策略,即“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其要无咎,即王道派不给自己带来灾难;其用柔中,即用教诲劝诱,不用强诤亢谏。《老子》五十二章曰:“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见小守柔,指霸主不离开人民。用其光复归其明,即用王道的思想,自己觉悟而成为明人王道派。无遗身殃,即王道派自己不要给自己带来灾难。是为习常,即言复古复辟,应看作是一种社会试习。《论语·宪问》:“子贡问友。子曰:‘忠

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也指“思过半”讲的。历史也证明了，古圣贤没有谁战胜霸主的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中途叛变。

公天下是无咎社会，私天下是有咎社会。在有咎的社会里，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激烈的正邪对抗，邪邪对抗，也就产生了有咎与无咎的问题。有咎即一方的失败，无咎即一方的成功。居于一偏讲，甲方有咎，乙方无咎；乙方有咎，甲方无咎。不居于一偏，居于中心讲，有咎也包含了无咎，无咎也包含了有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因此“无咎”既指吉，也指凶。无咎指吉凶，是居心的无体理论。无体源于天体运行之零辞，如子时的最后一秒，既是一天的结束，也是第二天的开始，义含始终。中体无咎，义同乎此。

下面，我们依据王氏《略例下》论述五个方面之无咎。

一、“凡言无咎者，皆本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政策由此达彼，完成任务，中途不凶败是“无咎”。对立体的胜利，基于自己敌人的凶败，此即“皆本有咎者也”。防即方，指对立的双方，“得其道”，即施政正确。施政正确，“故得无咎也”。

“䷐随，元亨利贞无咎。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家政失控，天下大乱，其中一股势力，“刚来而下柔”，由长男震卦率领，承载部下。部下乐于行命，即“动而说”，于是出现了英雄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随时局面。随时时事的出现，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才得无咎，半途而废即有咎。卦辞“元亨利贞无咎”，即言必须取得革命夺权的胜利，连根拔掉老家政。元亨利贞，隐指春夏秋冬。元亨取天下，利贞坐天下。要取得元亨利贞的胜利，必须有王道的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指挥，此即“大亨贞无咎”。大亨即圣人君子，贞，正也，起决策作用。随时之无咎，一是与老家政势不两立，二是言听计从，接受王道大亨之指挥，否则有咎。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行其庭，不见人其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王弼注曰：“凡物对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各止而不相与，何得无咎，唯不相见乃可也。施止于背，不隔物欲，得其所止也。背者，未见之物也。未见则自然而静止。静止而未见，则不获其身矣。相背者，则虽近而不相见，故行其庭，不见其人也。夫施止于未见，令物自然而止；而强止之，奸邪并兴，近而不相得则凶。其得无咎，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人故也。”“易背曰止，以明背即止也。施止不可于面，施背乃可也。施止于止，不施止于行，得其所矣。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霸主“负且乘”背叛了人民，反过来压迫人民。压迫的一个侧面，即杜绝言

路,迷夺民思。禁止言论自由,是《艮》卦表明的事。上艮是言论自由的剥夺者,下艮是口贴封条的人民。“易背曰止,以明背即止也”。背包括霸主对人民的背叛,也包括人民对家政的背叛。家政之“止”,像山一般对人民高压;人民之“止”,如火山一样爆发。上山之止,不敢公开自己谋私;下山之止,不敢表明自己要造反。统治者不敢承认自己谋私,但其所作所为,无法隐匿。人民不敢议论,实际心照不宣。人民之止,大地之震,潜隐得很深,统治者发现不了。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指王道感化富贵营垒中的叛逆者。“其背”即富贵的叛逆者,也就是“背者,未见之物”。大同社会的发现者,即“未见之物”。“未见则自然静止,静止而未见,财不获其身矣。”自然静止,心甘情愿背叛富贵,即不获其身。不获其身,即不再作富贵的基础。身即形而下基础。

“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指和家政打交道的方法。“其庭”,即家政统治机关。“不见其人”,不能暴露王道思想。“人”是《说卦》“人之道”之略称。“凡物对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止而不相与,何得无咎,唯不相见乃可也”。否之道即家政崇尚的伪假周旋术。对面而不相通,止而不相与,都指不说真实话。家政专制,说真话凶,说假话吉,此即“何得无咎,唯不相见乃可也”。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压迫禁锢言论,是“艮,止也”。艮即小人当局,也就是“时”。不准人民议政是“时止”。万马齐喑,道路以目是“则止”。家政有限制地允许说话,是“时行”。人民也说几句不犯讳的话,是“则行”。则止是静,则行是动,动之与静,以艮时为转移,此即“动静不失其时”。

“其道光明”,义同“艮其背”。光即照耀,明即贵族中的明哲之士。明哲亦即“未见之物”。《易》内之“文明”、“明德”、“神明之德”,包括了富贵中的背者在内。中国古代的文史哲,有全民的性质,为王霸亡服务。因此,三极人皆能从中找到各自所需的精神养料。《文心雕龙·辨骚》曰:“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光明即为“才高者”服务。

“艮其止,止其所也。”在圣哲的培育下,叛变了富贵,是“艮其止”。反戈一击,矛头直指家政,是“止其所”。脱胎于富贵,抨击富贵,即“上下敌应,不相与也”。王弼注《坤》卦“安贞吉”曰:“阴之为物,必离其党,之于反类,而后获安贞吉。”必离其党,即叛变富贵。之于反类,即反戈一击。曹雪芹出身贵族,未见而当了贫民。他的《红楼梦》之矛头直指家政,他获得“安贞吉”,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伟人。

“兼山”即山重山。富贵专制者是上山大山,贫贱王道是下山名山。上山

以声色货利为诱饵,集结了人民的欺压者。下山以王道文化,以公心正义,也团结了一些人民的承载者。下山为人民鸣不平,时机相遇,为人民战斗。地位怎样变,环境怎样变,追随人民的赤子之心永不变,此即“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其位即覆载人民的中心位。

二、“吉无咎者,本亦有咎,由吉故得免也。”韩注曰:“师贞丈人吉无咎。注云:兴役动众,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完成一件政事,立足于排除由此达彼道路上的障碍,取得胜利,就是“吉无咎”。“本亦有咎”,即在实施的过程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由于取得胜利,消除了使自己发生过咎的成份,不会生咎,故曰“由吉故得免也”。

韩氏举了《师》卦。《师》卦讨论两种战争,一种是正义战争,即九二进行的战争,一种是军阀混战,即上六进行的战争。上六战争即“龙战”,即军阀大战。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抢光烧光,无所不用其极。

《师》九二的战争,是王道派指挥的战争,战争性质,《荀子·议兵》论述得很清楚。这里,我们对师卦作一些注解。

“䷆师贞,丈人吉无咎。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王道派指挥的战争是“师”。战争依靠人民,故曰“众”。九二忠于人民,故曰“贞”,忠于人民进行战争,最为正义,故曰“贞,正也”。用人民的力量,摧毁老家政,即“能以众正”。正即推倒,亦即“毒天下”。建立起新的政权,即“可以王矣”。人民的战争,人民支持,取得胜利,解除动乱之源,故曰“吉又何咎矣”。

“容民畜众”孔疏曰:“容纳其民,畜养其众。若为人除害,使众得宁,此则容民畜众。”家政不容人民,王道心怀人民,即“容民”,承载人民,即“畜众”。容民畜众之施政,即除民之害,使人民安居得宁过光景。《礼·祭统》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谓之畜。”《离》彖“畜牝牛吉”,同“畜众”之畜。政治家甘当人民的牝牛,就是人民的孝子,人民的畜。《说文》曰:“丈,从又从十。”又同《老子》一章“元之又元”之又。又即复古。十是全数,指太阳大中体。“丈人”是王道派的另一称名。正义战争是吉事,吉事获得胜利,免去了老家政,故曰“由吉故得免也”。义战不吉,家政不凶。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是陷入困难被动的通称。家政专制,社会皆困,上起皇帝,下至奴隶,无一例外。亡道上卦兑,困于“泽无水”,社会也就困于“泽无水”。统治者以吃喝

玩乐为荣,以狼吞虎饱为情,不管统治者的盛衰荣枯。没有人为政权操心,是“泽无水”之困。泽无水,缺人才,是得了实惠的执政者困。

运数合终之困,是无法解决之困,家政衰世,执政者想了很多的办法解困,其结果是陷得更深。王弼注曰:“穷必通也,处穷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小人不能自通,就在于不放弃贵族的特权,不放弃享受利欲,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泽无水之困,也决不肯起用人民中的贤哲。小人施政,越困越深。《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穷斯滥,即更加一意孤行,为非作歹。如同洪水,泛滥成灾。

“困,刚掩也”,是圣人和人民大众之困。“刚掩”即上卦小人兑对下卦中男坎的专制蹂躏。掩即淹,刚掩,即人民淹没在小人暴力专制的深渊中。政治上受欺压,经济上受盘剥,文化上受控制,都是刚掩的表现。

“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这里指文化一议讲的。在文化受控,文人被压的时局里,撰写文章,即“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大同的遗民才能做得到,故曰“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是“贞大人吉无咎”的策略。其策略即“以刚中”。《兑》彖“刚中而柔外”。刚中是文体之里,柔外是文体之表。“以刚中”,即指文章的核心内容,用王道思想。

“贞大人,吉无咎”,“以刚中”,指下卦九二。九二以阳居阴,生活于人民中,成了时代王道文化的代言人。“贞大人”即忠于人民的人。《孟子·离娄》曰:“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民是大人,忠于大人之人,也就是大人。人民是母亲,政治家是赤子,不失赤子之心,即永不离开人民。贞大人自身是吉,故曰“吉无咎”。贞大人中途不遇害,也是“吉无咎”。

“贞大人”同家政唱反调,终究是危险的事,故大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孔颖达疏曰:“君子之人,守道而死,虽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致命遂志,同于杀身成仁。孔融“以刚中”用得不够,锋芒毕露,被曹操残杀了,这是贞大人遇凶有咎的例子。苏东坡是“贞大人,吉无咎”者,但也因“谤讪”罪,差点成了“致命遂志”者。家政专政的社会,“贞大人”鸣不平,很危险,当鹦鹉很安全。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家政统治者施政不讲信用,是“不信”。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对“有言不信”最通俗的注解。施政者不讲信用,人民对施政者失掉信心,也是“不信”。形而上不讲信用,形而下丧失信心,是“有言不信”的时局。有言不信,希望统治者用政策法规来改变政局,就是“尚口乃穷也”。王弼注曰:“处困而言不见信之时也。非行言之时,而欲以言以免,必穷者也。其吉,在于贞大人,口何为乎?”给人民降恩下惠是贞大人。贞

大人可以解困。说得好听,不见行动,困不能免。口即上卦兑,指家政持法者。

《晋》上九曰:“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王弼注曰:“处晋之极,过明之中,明将夷也。已在乎角而犹进,非亢如何?失夫道化无为之事,必须攻伐,然后服邑。危乃得吉,吉乃无咎,用斯为正,亦已贱矣。”孔疏曰:“晋其角者,西南隅也。上九处晋之极,过时之中,已在角而犹进之,故曰晋其角也。维用伐邑者,在角犹进,过亢不已,不能端拱无为,使物自服,必须攻伐其邑,然后服之,故曰维用伐邑也。厉吉无咎贞吝者,兵者凶器,伐而服之,是危乃得吉,吉乃无咎,故曰厉吉无咎。以此为正,亦已贱矣,故曰贞吝也。”

家政君主任用王道派做官是“晋”。霸主复辟,日中向日昃蜕变,也是“晋”。彖曰:“晋,进也,”言此也。晋至上九,位为西南,时为立秋,地自转为日昃,月公转为望,角与维皆言西南坤。立秋是收杀的开始,日昃指政权向日落迈进。家天下一个朝代,转至西南维,就是“晋其角”的时代。

邑是都的外围体,是都的形而下,喻基础,这里指霸主的老部下。晋其角,皇亲国戚专政,小人独吞了革命成果。曾经一起打天下的邑,很不满意,怨声不绝,图谋反叛。君主用镇压的手段慑服不满者,即“维用伐邑”。维用伐邑,手段狠毒,虽然得吉,但失掉人心,故曰“厉吉”。残暴而得吉,贵族胜利,暂时稳住江山,故曰“无咎”。杀害功臣,专政人民,暂时的稳定,也将自己置于被动无能的地位,故曰“贞吝”。贞吝,也就是“亦已贱矣”。维用伐邑,为的是独占。独占即“道未光”。道未光,得不到贤能的支持,被动无能不可免,故曰“贞吝”也。

三、“无咎吉者,先免于咎,而后吉从之也。”韩康伯注曰:“比初六,比之无咎,终来有它吉之例也。”

《比》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王弼注曰:“处比之始,为比之首者也。夫以不信为比之道,祸莫大焉,故必有孚盈缶,然后乃得免比之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也。处比之首,应不在一,必无私吝,则莫不比之,著信立诚,盈溢乎质素之器,则物终来无衰竭也。亲乎天下,著信盈缶,应者岂一道而来,故必有它吉也。”《比》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比,吉也,言心相爱慕,志同道合。比,辅也,言相互佑助。下顺从也,即居于人民之下,施政遵循人民的意志。初六居执政者的地位,发挥了比吉,比辅,下顺从主动权,因此获得“终来有它吉”的胜利。

执政者对人民的吉辅顺从,要出于真心实意,不是半心半意,更不能是口是心非。“有孚”即真心实意。有孚诚信而比,方能无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反之,“以不信为比之首,则祸莫大焉”。家政统治者声言自己是“民之父

母官”，但是处处事事和人民作对，此即“以不信为比之首”。首即首领君主。“出乎尔者反乎尔”，“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人民将以不信对待首之欺诈。不信应不信，天地离析，故曰“祸莫大焉”。

《正韵》曰：“缶音否。”《说文》曰：“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秦，禾名。”广大的贫贱人民，被贵族小人否定，故曰“否”。《否》卦辞，“否之匪人”，即言贵族匪人对“缶”人之否定。酒是清水，喻王道；浆是将水，喻亡道。缶是王道的承载体，也是亡道的承载体，此即“盛酒浆”。承载王道，心悦诚服；承载亡道，恐惧屈服。时机成熟，翻缶倾浆。

“秦人鼓之以节歌”，即言倾浆覆舟。《杂卦》曰：“节，止也。”止即终止暴政运转。家政社会，在朝的贵族唱歌，在野的王霸咏谣。古哲称“歌谣文理”。《魏风·园有桃》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传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乐是政权，有政权是“合乐”，无政权是“徒歌”。秦是个中体词，指野草，也指禾苗。野草喻亡道，禾苗喻王道。王道鼓动人民起来推翻将歌，即“秦人鼓之以节歌”。《系上》曰：“鼓之舞之以尽神”，指推倒家天下制度。“节歌”指推倒一个朝代。王道施政，人民遵循，即“鼓之舞之”。

“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指政治家给贱民瓦器施实惠，将会得到出人意料的它吉善报。汤王盈缶，拿到了夏家的天下；文武盈缶，拿到了殷家的天下。这是“终来有它吉”的大史例。《史记·孟尝君传》魏子不为孟尝君收租税，冯谖至薛烧债券，大办酒席款待借债户，都是“有孚盈缶”的壮举，孟尝君收到了意外的它吉善报。《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田常有两句话，“德施人之所欲”，“刑罚人之所恶”。与民相交“以大斗出货，以小斗收”。由于有“盈缶”之举，易如反掌，弑简公而夺齐国，收到“终来有它吉”之吉。

“无应”的一义，即无不应，谁都应。家天下官官相卫，富贵往来。小人应小人，没有将贫贱放在眼里。初六“拯济困厄”，眼里有缶，此即“应不在一，心无私吝，莫不比之”。缶是政权赖以存在的根本，故曰“质素”。质是社会的核心，素是社会的根基。“盈溢质素之器”，是护根保本之举，因此大得民心。护心保本，贫贱满意，富贵中的正人君子也很满意。这些人也将投奔初六，此即“应者岂一道而来”。

四、“或处得其时，吉不待功，不犯于咎，则获吉也。”韩注曰：“《需》之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注云：近不逼难，远不后时，履健居中，以待其会，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需》九二曰：“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王弼注曰：“将近于难，故曰需于沙也。不至致寇，故曰小有言也。近不逼难，远不后时，履健居中，以待其会，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需》大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序卦》曰：“需者，饮食之道也。”霸主叛变，率领皇亲国戚升天成为异端，此即“云上于天”。云上于天，最先开始讲究享口福，此即“需者，饮食之道也”。口福过厚，肠不饱而腹不饥，于是讲求珍食玉食。不仅口食，还要目食耳食。食前方丈，鼎豆丰盛，击鼓奏乐，侍妾无数，狂饮特吃，吃不完倒掉。

家政腐败，由饮食开始，大吃特吃是转向被动的先驱。需之时事，时为家政升天不久，执政者子孙尚未大量繁殖，是少数，此即“将近于难，故曰需于沙也”。“将”即云之君，富贵的头目。“沙”是少的繁字。“近于难”，即向困难被动转化。“需于沙”，说明富贵是少数，尚未繁殖成灾，少数蝗虫人民供养得起，不会反抗，此即“不至致寇”。寇即人民的反抗。但是饮食腐化，导致社会的大吃大喝。风气不正，削弱了家政的统治，故曰“小有言”也。小，削弱，有言，家政。“小有言”是不显眼的量变，故曰“终吉”。升天不久的富贵，享太平福，即“终吉”。终吉的原因，统治者“处得其时”。

案照王氏注文，九二还有一重复意。这就是“近不逼难，远不后时，履健居中，以待其会，虽小有言，以吉终也”，在全论王道九二。“近不逼难”，不和执政者作对，“远不后时”，即和王道“时”同步。“履健居中”，指居于下卦乾之中位二位。“以待其会”，即寻觅王道知音来相会。“小有言”，即发表一些揭露家政荒唐行径的言论。执政者忙于享乐，也会放行，此即“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红楼梦》是一部“近不逼难，远不后时”的“小有言”的巨著。“近不逼难”，矛头没有公开针对皇帝。《水浒传》反贪官而不反皇帝，也用了“近不逼难”的手法。《红楼梦》五回曰：“吾家自开国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世。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作者指明，国朝已运终数尽，非亡不可，这就是“远不后时”。鹤鸣夜半，鸡鸣将旦。古哲人高瞻远瞩，很会识时局。

《红楼梦》一书的主题之一侧是“小有言”。从腐朽糜烂之生活，到贪赃枉法之理政，都做了很好的揭露。王熙凤凶狠贪婪而又淫荡，薛蟠愚野粗暴而胡作妄为。贾政外表道貌俨然，内里装了一肚子坏水。荣宁二府，除了门口的石狮子外，小人统治者少有干净者。荣宁二府的持家者，没有一个正路货。家政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是群魔乱舞的结果。

《红楼梦》小有言未引起当局的镇压，获得“终吉”。过了一百多年，《红楼梦》成了门学问，谓之“红学”。曹雪芹之吉，就是“处得其时，吉不待功”之吉。后之学者如果能揭示出曹雪芹的最终的政治归宿，《红楼梦》将“终吉”而大放异彩。

《史记·曹相国世家》云：萧何死后，曹参任相国。每天饮酒，不理政事。惠帝不以为然，批评曹参。曹参说：“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

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人民经历了秦始皇的暴政，又经历了长期战争，要求恢复元气。曹参满足了人民的要求，没有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之折腾。因此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颀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颀，只也。如画一字，言容易遵循。太史公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曹参“处得其时，吉不待功，不犯于咎，则获吉也”。家天下的政治家，萧规曹随者少，露才扬己者多。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君臣一朝政。一个皇帝登基，特别是有野心者，将前人行之有效的一套，弃置不顾，标新立异，行施自己的出乎众为心的一套，使政权急转直下，走向衰败。秦皇汉武走了这条道路。

五、“或有罪自己招，无所怨咎，亦曰无咎，故《节》六三曰：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此之谓矣。”王弼注《节》六三曰：“若，辞也。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违节之道，以致哀嗟，自己所致，无所怨咎，故曰无咎也。”

《节》六三给小人总结了一条历史教训。少数富贵，以阴居阳，以柔乘刚，肆无忌惮，欺压盘剥，就是“不节”，“不知节”。不节必然走向失败，故曰“则嗟若”。若是草右之复字，指子午以西的家天下统治者。古哲中有些“有”与“若”，是语言中的赘字，喻社会中的寄生富贵。“有汉”、“有唐”之“有”，“不节若”，“则嗟若”之“若”都指专人民之政的统治者。

《书·大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家政走上了自作孽的嗟叹道路，是自己的自绝，怨不得任何人，故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又谁咎，同无咎，皆言凶败。

六三所以凶，在于“以阴居阳，以柔乘刚”。以阴居阳，即一小撮唯利是图的小人，占据领导地位。这些人是吃喝玩乐的内行，为政的外行。以阴居阳者陵驾的对象是王霸派，王霸派是在野的遗贤。六三不是王霸的对手，也不是多数人的对手，此即“以柔乘刚”。以阴居阳，以柔乘刚，政权巩固时期，还有点效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阴居阳者一代不如一代，而反抗势力又在逐步增强。时局发展至最后，以柔乘刚者成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嗟若”人物。

“节”即竹节，以竹节喻事物的相互制约。自然界和社会界，事物总是相互有节，而又相互制约。六三不节，想摆脱社会的制约，结果走向了反面。《易》以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作譬，喻王道、霸道、亡道。王道有节，最为主动。霸道先有节而后失节，故主动而后被动。亡道派不节，想成为超人，不受制约，来了个嫦娥奔月，结果是成了最被动的随从体。

《荀子·疆国》曰：“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注曰：“节即谓限禁也。”节，限禁，也就

是制约。义即一，王道的隐称。“内节于人”，即思想受“人之道”，即王道的制约。“外节于物”，即受人民的制约。内节于人，能“上安于主”。外节于物，能“下调于民”。调于民，即与民心民意同步。官长有节，人民有节，是王道派的理想，故曰“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

《天论》又曰：“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使然也。”古代的明哲，啜菽饮水，捉襟见肘，四壁空空，曲肱作枕。宁愿饥寒交困，也不助纣为虐，楚王后车千乘，也不过是盲人骑瞎马而已。他们的大车队开向何处，结局如何，楚王心中无数，故曰“非知也”。明哲饥寒交困，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但他们洞知天地之大全，故曰“非愚也”。楚王是失节者，君子是守节者，故曰“是节使然也”。

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面有菜色，野有饿殍。凡有人心者，皆感悲愤。因此，守贫处困，和大众贫贱一道沉浮，比去温柔富贵之乡过寄生生活舒服得多。《论语·里仁》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雍也》又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衣恶衣，食恶食，是贫困者的生活。“志于道”做王道派，“而耻恶衣恶食”，思想与行动脱节，故曰“未足与议也”。颜回“志于道”，能忍受人间的贫困，心甘情愿与恶衣恶食者生活在一起，是思想与行动相一致的守节者，古哲人背离富贵家庭，和贫困的人民生活在一起，心安理得，这是王道理想的伟力。颜回不改其乐，复古理想使然。

第十二节 无 为

“无为”是王道派的最终的政治归宿。无为即社会无动乱、无对抗、无奴役、无盘剥、无小人、无君子，无声无臭的无寄生统治者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执政者大公无私，人民心悦诚服。天地一体，协心推动社会前进，此之谓“无为”。

《系上》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韩康伯注曰：“至变者，体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应，斯盖功用之母，象数之所由立。”

圣人的理想，是易简无为，此处以理想之“易”，称王道派。“无思”指圣人之所想。《溢法》曰：“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内外思索曰思”，“追悔前过曰思”。家天下社会所以乱，三人行，道德不纯一；富贵执政，不省兆民。只为小人打算，不为大众着想，失掉内外思索，知过不改，从不追悔前过。圣人

之无思,与此相反,《谥法》之所思,即圣人之无思。一言以蔽之,无思亦即“思无邪”。有邪之思,即家天下富贵之“盗思”。

“无为”是公天下制,“有为”是家天下制。公天下的执政者,公被天下不私置,没有大量的私有财产,没有个人的武装力量,不建立党同伐异的小集团。与人民同甘共苦,不做声色货利的奴仆。家天下执政者与此相反。收刮民脂民膏,积聚金银珠宝,大其庭园,豢养家兵。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结党营私,狼狈为奸。为了追逐声色货利,不惜将人民拖入血海战争。

社会所以动荡,皆由家政统治者自己引起,因此儒道两家都认为“有为”社会制度不可取。《庄子·人间世》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有用之用,义即“有为”;无用之用,义即“无为”。富贵小人自身是山木,是膏火,是桂、是漆,不遭受寇煎伐割是不可能的。《荀子·劝学》也说:“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螭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召辱也。”言有、行有即有用之用,有为也。

《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何晏注曰:“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邢昺疏曰:“帝王之道,贵在为清静而民化之。然,后之王者罕能及。”“所以无为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为哉?但恭敬己身,正南面向明而已。”“案《舜典》,弃,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乐教胥子;龙作纳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其人,故舜无为而治也。”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任官唯贤,位事唯能,在国人中找才干,去治理天下,而不是任人唯亲,是为社会的组织路线。“恭己”是“己恭”的倒语,也就是以身作则,学太阳之普照,学太阳之公正。《谦》卦下体艮,就是恭己正南面的无为者,九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系上》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元首以身作则“正南面”,选贤任能理政事,是“无为而治”最根本的制主枢机。恭是共心之复字,共心即施政以百姓心为心。舜任用了二十二位大臣,“皆得其人”。放手让贤臣去干。这是人事上的“无为”。

《礼·衰公问》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注曰:“日月相从,君臣相朝会也。不闭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无为而成,使民不可以烦也。已成而明,照察有功。”疏曰:“无为而成物,是天道也者,言春生夏长,不见天之所为而万物得成,是天道。谓人君当则天道以潜化,无所营为而天下治理,故云是天道也。”

原始大同社会的法,源于法天,应自然、顺帝王,因此有“不已”、“久”、

“成”、“明”的伟大品德。对大地来讲,太阳照昼月亮照夜。昼生于东方,夜生于西方。日是太阳,月是月球。地球月球随太阳转运,如同公天下之君臣,“相从而不已也”。执政者,光照和承载人民,要一以贯之,中途不懈怠,即“不闭其久”。《老子》七章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王弼注曰:“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如天地覆载,故曰久。天长地久,社会最长久的是人民,因此人民也是“久”。家政闭民于门外,公天下请民入内,故曰“不闭其久”。天地自然生人民,执政者也生人民,故曰“是天道也”。“无为而成者,是天道也”,指天下为公政权的易简施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就是律令,顺之者吉,逆之者凶。天下为公政权的法令,如同四时,赏罚严明,顺之者吉,逆之者凶。执政者平素教育人民,如何明法行法,如像按自然季节行事一样。约定俗成,形成习惯。相互教导,自觉遵守,按王法行事。法律如同大自然季节一样讲信用,人民信得过,也将如崇奉自然季节一样崇奉法律。法律连贯稳定,人民坚信不移,也就用不着三令五申,强迫人民施行,此即“无为而成者,天道也”。

家天下政权的律令,多如牛毛,朝令夕改,不时变易。执法者自己尚且弄不清楚,何况一般的平民百姓。法令越多,越难以贯彻。令不行而禁不止。法是法,行是行,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千头万绪之下,应对少数被动之上,鞭长莫及。下虚假应上,仍实行自己的一套。古代法网密布,行刑残酷,也没有能解决天下之乱。公天下社会,道德淳厚,人与人之间博爱相亲,有诚信的社会责任感,“己所不欲,亦勿施于人”。有了不幸,自己承受了了事,而不转嫁给他人。他人的不幸,也就是自己的不幸。公天下社会,网漏吞舟之鱼,社会也会井井不乱,民心淳厚使然。《老子》七十三章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不失贵全。公天下的执政者代表了全体,全体围绕一个中心运行,如四时转运不已,何乱之有哉?

《荀子·解蔽》曰:“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疆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仁者之行道也,义同圣人之行道也。无为也,也就是无疆也。仁者之思也恭,亦即圣人之思也乐。这是为民文章中的互释语。无为社会贵全,全即“无疆”。古哲中有很多地方讲“无疆”,讲“万寿无疆”。无疆指全社会的人,不是一小撮富贵权门。政权只是权门的工具,就是有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居于大中太阳位,辉光普覆,此即“无疆”。太阳是地球月球的中心,居于太阳位行无为之政,故曰:“此治心之道也。”

恭是共心,即与人民同心同德,乐是欢乐,即和人民一道的大家乐。《孟子·梁惠王》论述了“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之“乐”。独乐

乐,与少乐乐,是家天下有为者之“乐”。有为之乐,建立在大众忧的基础上。贵族行乐之时,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提心吊胆,生怕钻出聂政荆轲。究竟有多少乐,贫贱不得而知。《红楼梦》元妃省亲,劳民伤财,豪华富贵,兴师动众,折腾一通。亲人见了面,如丧考妣,哭哭啼啼,似乎也没有多少欢乐可言。家政之乐,实质是“惑而不乐”。无为之乐,“与人乐乐”,“与众乐乐”。官民一起,不分彼此,载歌载舞,同欢共乐,大家乐是真乐。

《老子》五十章曰:“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王弼注曰:“善摄生者,无以生为生,故无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兽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无所容其锋刃,虎兕无所措其爪角,斯诚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蚘螾以渊为浅,而凿穴其中;鹰鹯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螾螾不能及,网罟不能到,可谓处于无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饵,乃入于无生之地。岂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离其本。不以欲渝其真,虽入军而不害,陆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则而贵,信矣。”

“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政治上的不共戴天者是“死地”。太阳大政的执政者,是“赤子”,是“无以生为生”的无为者,是“诚不以欲累其身者”,是“非生生之厚”者,是“不以求离其本”者,是“不以欲偷其真”者。兕虎与甲兵,是家天下社会的反叛体和取代体。善摄生者代表全体,不以追求声色离开人民,不以利欲动摇其与民同德的真心。人民安居乐业,真诚保卫自己的政权。兕虎甲兵,企图兴妖作怪,便失掉了立身的基地,此即“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有为的末世,英雄振臂一呼,天下云集,万众怒号,就是因为“有死地”。

“善摄生者,无以生为生,故无死地”,指无为和无为的善报。政权以生为生,也就是有为。家天下政权是动乱之源,转易之母,必将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势不两立的“死地”。有了死地,执政者也将不会安全。蚘螾是水畜,鹰鹯是飞禽。于《易》,蚘螾居初位,鹰鹯居上位。初为深,上为高,皆喻家政。居深高者,自觉很安全,“处于无死之地”,但是利欲甘饵,不能使富贵稳居上下,出穴下山,又将自己置于“入于无生之地”。这是富贵统治者“以欲累其身”,求“生生之厚”的恶报。贪求声色货利,永无满足,自我掘墓,地死为之盖土,最后以南柯梦而告终。善摄生者,无以生为生,就是不生,不成为祸胎,无死地也就无动乱。《老子》一章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天地之始,即善摄生者统率的“无以生为生”,不生妖怪的社会。有名万物之母,即家天下崇尚的以生为生,生魔王生妖怪的社会。

《礼·礼运》曰:“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

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俟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

上文托祭祀之名,论述无为天子之德。天子即王道领袖之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是做王的根本所在。帝是太阳,太阳之位是“天位”。《需》彖之“位乎天位”,也指太阳五位。天位五位是外卦,故以“郊”称之。祭帝的目的是“定天位”。定天位,即作王的人,必须安居于太阳中正位,自转而不公转,不要把手伸出来,包办臣民之事。定天位,也就是“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守至正,《老子》五章称“守中”。守至正,即大公无私,不偏不倾。

“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国是行政区划之称名。以周朝论,凡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地都叫“国”。列地利,指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山川渊泽丘陵,地理不同,出产不同,土地有肥有瘠。地之生财,自留多少,上交多少,是属于列地利的政事。“祀社于国”,天子必须照顾地方的利益。列地利,有因地制宜之生产,产品分配,还包括了四海货物之交流。《系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日中为市,取其光明公正。这里的噬嗑指余缺交流。售出多余,购进不足,即各得所需。

“祖庙,所以本仁也”。《说文》曰:“祖,始庙也。”原始社会是华夏的祖始。祖始有记载的君王,如炎帝、黄帝、尧舜。这些人的祭祀处,即祖庙。君王公而无私,基础是“本仁”。本仁即爱民亲民。祭祀祖庙,就在于学习炎黄尧舜亲民爱民的仁德情操。

“山川,所以俟鬼神也”。王道思想家是鬼神。死了的喻为山,活着的喻为川。山静川动。俟,敬也。“俟鬼神”,即尊敬过去和当时思想家的思想,吸取其良谋善策,便于王化治理。《礼·礼运》又云:“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注曰:“山川守职不移。”王道派山川鬼神,与太阳合德,和北极同心,恪守公心制,故曰“守职不移”。

“五祀,所以本事也。”五祀即五行,五祀即行春夏秋冬长夏之令。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社会生产,不能停顿,故以长夏称之。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举行祭祀活动,以寓赏罚要有时节,赏当功而罚当罪。《小雅·甫田》曰:“以社以方。”郑注曰:“社,后土也。”疏曰:“社者,五土之神,能生万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庆祝丰收,鼓励发展生产的祭祀活动是“社”。对发展生产有卓越贡献的人是“社神”。五祀,即五事,指政事和生产。

“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宗祝是祖庙的主持人,任务是教育人继承公天下社会的高尚情操。《礼·祭统》曰:“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所以耻

也。”华夏的先祖，是大同社会生活过那些人。宗祝的任务，就是宣传先祖之美善，让子孙代代相传。三公是管天地人的三官。天是政权，地是人民，人是天地之间的平衡。三公在朝的任务，是掌握天地皆善，人群和乐。三老是告老的三公。告老退休后，安置于学问研究机关，研究天地人之平衡，向王提供咨询，即“三老在学”。

“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巫是传说中能 and 神打交道的人，能降神降福。此处以巫比譬思想敏锐者，在政事面前，能提出各种假设，指出政事发展的各种可能结局。史是记录君王为政的人。这里以史喻决策者。巫之拟议是多条，决策只能一条或两条。决策付诸实施，将成为历史，故以史喻善于下决心的人。《系上》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卜筮隐指预测大臣，即预测未来者。卜筮是预测之官，瞽是耳目之官。“瞽”是鼓和目的复字。鼓主听，目主看。听人民之声音，看社会之治乱。侑，辅佐也。“皆在左右”大家都在辅助君主将政事办好，左右，亦辅也。

由上可见，当公天下无为社会之天子，上受太阳、人民、传统文化的制约，下受宗祝、三公、三老、巫史、卜筮、瞽侑的规谏，王总合各方面的政见，最后下决心制定成政策实施贯彻。公天下的天子，水平极高。

《法言·问道》曰：“或问：‘无为？’曰：‘奚为哉！昔在虞夏，袭舜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民之阜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纂纣之余，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视天下民之死，无为乎？’”

无为之本体，就是“袭舜之爵，行尧之道”，“垂拱而视天下民之阜也”。袭是继承，行是照办。垂拱同恭，与民同心，承载人民。《玉篇》曰：“阜，肥也。”阜即人民丰衣足食。无为社会，正大光明，没有为私之隐秘，故曰“法度彰”。彰，明也。礼是基础，乐是政权，国泰民安，故曰“礼乐著”。著，安定也。“绍桀之后，纂纣之余”，指殷周两个家天下朝代。正大光明，变为邪小隐秘，公变为私，垂拱变为凌驾，故曰“法度废”。家天下的礼乐，只在富贵小人中行得通，人民是牛马，不在小人的礼乐之内。统治者金银满箱，财货有余，坐视天下之民贫困而死，一毛不拔，但不忘收刮，故曰“礼乐亏”。“无为乎？”即是说，家政推行的一套，不是无为，是有为而已。

无为大政，在《老子》一书中论述得更多。公天下大同政权称“无名”。没有富贵小人，没有贫贱君子，没有君子小人之对抗，称“无形”。上下实行大同政令称“无为”。大同社会的行政和生产称“无事”。大同社会的淳厚恬淡的文化伦理道德称“无味”。大同社会的人，吃饱穿暖，如同赤子，不懂私积，称“无欲”。大同社会的人，懂得执政者与人民，人民与人民，本是同根生，不离不弃，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福祸同当，称“无知”。大同政权是江海，江海处下，百川

归之。对于臣民，来去自由，不用强权要求归顺自己，称“无执”。公天下政权，长存不已，没有秦汉魏晋之转易史，称“无辙迹”。公天下的法令，取法于自然。自然对人群的生杀，不可非议，称“无瑕谪”。总而言之，无富贵贫贱对抗的社会，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无为社会。

《老子》三十二章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此章论复古施政。“道常无名”，指复古后建立的无名公天下政权。“朴”是大同社会人民的称名。人民诚实质朴，生活简朴，故名之曰“朴”。《淮南子·精神训》曰：“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一内是无为，二外是有为。复古无为，人群又恢复了淳厚质朴的本体。

复古至大化归一，有一个对小人实施专政的过程。“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即不允许天下小人再奴役人民。侯王是王霸的联称，侯是霸道派，王是王道派。复古要求王霸坚持到底，此即“侯王若能守之”。侯王相敬如宾而不分裂，人人亦将相敬如宾，此即“万物将自宾”。王弼注曰：“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执政者放弃追求物质和私欲，“抱朴”不离开人民，官员将自得，人民将自宾。社会复朴，由侯王以身作则做起，臣下人民方能自得自宾。“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此之谓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天是政权，地是人民，执政者不和基础作对相违，以人民之心为心，即“天地相合”。施政因民所利而利之焉，即“以降甘露”。甘是中味，露同路，道也。降甘露，实行公正的中庸政策。执政者以公论公，人民也将以公论公。此即“民莫之令而自均”。均是造瓦器。中心转动，四周平均。“自均”，即人民自觉地像均一样处事。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制即专制。有名即企图复辟家政的残余。“始制有名”，即对家政复辟实行专政。专制不是为了制而制，而为的是改变复辟者的念头，此即“名亦既有”。无名政权的恩泽，降及家政的残余有名者，企图当独夫民贼的人，停止其复辟活动，此即“夫亦将知止”。止即放弃东山再起的念头。放弃复辟，同大众一道前进，最为平安，此即“知止可以不殆”。《归妹》卦也是讲改造有名的卦。有名人物在走投无路时，才会放弃其复辟的想法。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譬是作譬说明问题的思想方法。此处以譬指明，譬道即明道，明道即太阳大道王道。王道坐天下，执政者和人民

的关系,是江海和川谷的关系。王弼注曰:“川谷之求江与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归者。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犹川谷之与江海也。”在天下即坐天下,亦即执政。

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与三十二章是姊妹章,也论复古后向大化归一过渡。“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指复古政权,令行禁止,上下皆按政策办事,即“无不为”。侯王能自化,人民也将自化。化即天地相合,水乳交融。大化归一,人群不再分荣辱高下,贫贱富贵,寒门朱门。五十七章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王弼注曰:“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自朴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我是敌友我的我,这里“我”指侯王。复古后的侯王,成了社会之本,成了决定人群进退的枢机。民之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是侯王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善报。上是本,民是末,末随本转,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也。王道坚信人类能复古,根子在于执政者之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也。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无名之朴”。人民自化的过程中,贪求私欲者兴风作浪,图谋复辟,即“化而欲作”。欲即利欲之追逐者。这种人一旦露头,我将用复古无名的政权镇压之。《集韵》曰:“朴音扑”。无名之朴,即复古政权的专政力量。“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同七十四章的“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一样。欲,为奇者,就是诡异乱群,出人头地,作威作福,过寄生富贵生活的家政统治者。

“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无名之朴专政,只是过渡到大化归一的手段。社会不再出现“化而欲作”的“为奇者”,无名之朴也就用不着了,此即“夫亦将无欲”。无欲即用不着。“夫”是一夫专制的略称。无名之朴,由一夫专制的家政那里学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不着无名之朴而天下清静,即“不欲以静”。不欲以静,不再出现“欲作者”,天下将自定。天下自定,无名之朴的使命也就完结。《书·大禹谟》曰:“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复古大政行刑专政的目的,在于“期于无刑”。无刑意味着“民协于中”。民协于中,社会不存在为奇者,也就进入了无刑的社会。

由“道常无为”至“天下将自定”这个过渡时期,要做好三件事。三章曰:“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一件事是做好执政者的“虚其心”、“弱其志”的工作。心是元首,志是理想。虚心,即清心寡欲;弱志,不要有狂妄野心。二件事是做好基础的“实其腹”、“强其骨”的工作。腹喻人民,腹是包心体。骨亦喻

人民，骨是人民中的先进尖子人物。实腹，即让人民富厚；强骨，即为出类拔萃者掌权让路。使全社会的人“无知无欲”，也就是虚心弱志实腹强骨。三件事是，“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夫智者，即三十七章的“夫”。政权镇压夫智者害群之马，夫智者不敢为奇。

“为无为，则无不治”，是为社会天清地静的大治景象。无不治即皆治。《荀子·劝学》曰：“少而理曰治。”少而理曰治，同《系下》的“吉人之辞寡”。少而理，吉人之辞寡，指任用少数执政者，就可以将政事办好。《革》大象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为“治历”。治历即无不治之历史。治历表现为天地之间，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以和为贵。

《老子》六十四章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合抱之木，九层之台，千里之行，是四十一章之上士、中士、下士建立的三极政权。合抱之木是霸道政权，由中士所建。九层之台是亡道政权，由下士所建。千里之行是王道政权，由上士所建。霸道生自亡道。被亡道否定了的圣人和大众是贱民“毫末”。毫即豪，即豪猪。家政浑身是刺，如同豪猪。“末”即毫的尾随者喻人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即霸道由毫末人民发起。霸道是王霸联合体，故曰“合抱之木”。木是东震，即《屯》初九之占山为王者。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九层之台，同于《乾》卦上九亢龙。上九亢龙是亡道专制的奠基台，故曰“九层之台”。《说文》曰：“台，观四方而高者。”观四方，同转四时。“高者”指家政君主中的高大人物，如成汤文武。九层之台亢龙“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过进不已，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加强富贵，基于增加人民的负担。政权成了人民沉重的累赘，此之谓“累土”。土即人民。成为累土，亢龙创始，九层之台的子孙，一代一代给人民加重负担。人民承载着累土政权，在大海航行。累赘日增，直至覆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里之行，同二十六章之“终日行”；二十七章之“善行”；六十九章之“无行”；同《复》彖之“天行”；《熈》彖之“天下大行”；《大畜》上九之“道大行”；《损》六三之“一人行”。上述之“行”，从各方面说明王道行政。千里之行，即长足远行；不在富贵庭院转圈子。千里之行，天行，庄子称为“大人之行”。《秋水》曰：“大人之行，不出于害人。”郭注曰：“大人者，无意而任天行也。”

古哲将人民喻为社会之足，王道派承载人民，居于人民之下，故称“足下”。足下即四十六章的“足之足”。足下、足之足，《易》称为“履”。履是鞋，鞋同足

下，足之足。大同政权之建立、千里之行之实现，政治家必须是足下之履，故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古哲认为，建立复古社会，没有与民同沉浮的足下干材是不可能的。执政者升天成神，希望社会实现大同无为，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针对九层之台讲的。霸主拿到了中央大权，蹈老家政覆辙，复辟有为，为凶败播下了种子，即“为者败之”。为即有为。贵族专政，不给人民戴桎梏，便不能驾驭人民。给人民上刑，就是“执”。向人民专政，便播下了离心的种子。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丧失了民心，图圈镣铐，都将失效，即“执者失之”。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王道革命，取得中央政权，便无为复古。无为复古，十四章称“复归于无物”。二十八章称“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这就是在论述“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的原因所在。“虚极”、“静笃”，皆指太阳大中位。“致虚极”，即达到了无为的目的；“守静笃”，即保卫无为的成果。复古不同于复辟升天，人人做得到，故曰“万物并作”。王道执政者率领人民复古，即“吾以观其复”。富贵从天上下来，贫贱从深渊回到地面，即“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王氏注为“各反所始”。所始，即原始大同社会。恢复了公心制，是“静”，是“复命”，是“常”。懂得复古知常的人是“明”。明即太阳般的明人。明人包容人民，处事公正。公正无私就是王道。王道同大自然同步，故曰大道。大道能够长久。大道政权，是存在于人民中的政权，如鱼得水，鱼不离水，故曰“没身不殆”。圣人无为，如鱼得水，鱼不离水，因此“不败”。圣人无私，用不着捆绑人民，人民心甘情愿跟随君王，因此“不失”。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对“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的进一层阐述。“民之从事”，指霸主复辟。霸主走了老家政之路，将王霸革命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泰》九三、《师》上六，皆指“几成而败之”。几成，即取得政权，败之，即走入覆灭的道路。“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劝诱霸主的语言。意思是说，如果怕政权垮台，坐江山就得象霸主开始革命时期那样承载人民。承载如始，则无败事。

“无为”是王道革命的思想体系和实践体系。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氏是为革命全程的三个阶段。《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指这三个阶段。这三阶段是，宣传大同文化；树立一位愿复古的霸主；复古由王道掌权，建成大同社会。其线路是，由太阳大中位出发，宣传王道文化，在东

震和霸主结合,是包牺氏,兴于诗的阶段。由东震武装起义进击,至南离夺得中央政权,是神农氏,立于礼的阶段。南离霸王禅让复古,回到太阳大中位,建成大同社会,是黄帝尧舜氏,成于乐的阶段。

“无为”也是个复意词,上面所论,皆言王道派之无为。无为也指家政统治者吃喝玩乐,无所作为和肆无忌惮,无所不为。《淮南子·要略曰》:“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塞而无为也,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所以使学者孳孳于自几也。”

“狂者”即以君主为头目的狗官。狂者不知自己的前途险恶,不知福祸相生,玩尽官长之威风,享尽人间之幸运。豪华奢侈,穷极挥霍之能事;寻欢作乐,荡光人民之脂膏。狂者之所以狂妄,就在于“浮听流说,所以能听”。浮听流说,即家政的暴力统治方式和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家政统治者之吃喝玩乐,播淫风于社会之无为,必然为社会造就一批纵欲适情,偷安自乐的游民。狂者为了出乎众为心,凭其臆断,肆无忌惮,施暴于社会之无为,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更重。

圣人即大同遗民。圣人乐天知命,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知祸福之转易,知荣辱之交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为民兴利。心甘情愿和大众生活于一起,能忍受贫困的折磨,洞知富贵之歧视。他们继承公天下之遗风,清廉耿直,平平做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即“和以德也”。德即王道永不背离人民之大德。

圣人之无为也,是“通而无为也”。《系上》曰:“往来不穷谓之通。”通即天地皆通,往来皆通,官民皆通,人人皆通。狂者之无为也,是“塞而无为也”。塞即不通。其不通表现在各个领域。《荀子·劝学》曰:“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

“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异就异在思想的塞与通。狂者所以狂,因其“塞于大道”。大道,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治理。圣人之所以不离开人民,就在于通于大道。永不离开人民,即“孳孳于自几”。自几即为无为的王道大政。王道大政辅人民之自然而不敢升天有为。

第十三节 序 卦

孔颖达疏《序卦》云:“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其先后之次,其理不见。故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故谓之《序卦》焉。”“韩

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缊也,盖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不取深缊之义,故云非《易》之缊,故以取其人理也。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覆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且圣人本定先后,则元用孔子《序卦》之义,不应非覆即变。然则康伯所云,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盖不虚矣。”

韩康伯注《序卦》之《咸》卦云:“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缊也。盖因卦之次,托以明义。《咸》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于《离》也。先儒以《乾》至《离》为上经,天道也。《咸》至《未济》为下经,人事也。夫《易》六画成卦,三材必备,错综天人,以效变化,岂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此盖守文而不求义,失之远矣。”

《序卦》非易之缊,托象以明义,反映了《序卦》的真实情形。“易之缊”是政治家的最终归宿。《系上》曰:“乾坤,其易之缊邪。”韩注曰:“缊,渊奥也。”渊奥即深藏于政治家灵魂中的政治归宿所。乾坤即王道和亡道的最终的政治归宿。乾是太阳居中心,喻王道;坤是地球和月球转四时。

乾缊即中庸政治。中庸政治,《系下》亦称“絪縕”:“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孔疏曰:“絪縕,相附著之义,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气絪縕,共相和会,万物感之,变化而精醇也。天地若有有心为二,则不能使万物化醇也。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者,构,合也,言男女阴阳相感,任其自然得一之性,故合其精,万物化生也。若男女无自然之性,各怀差二,则万物不化生也。”

太阳大中,地球北极小中,中心治理,即“天地絪縕”。太阳与北极,都有居中统摄的品德,喻诸社会,中庸即公正。天地絪縕的政治家,其根本点是对基础的承载。执政者承载基础,基础也将承载执政者,此即“万物化醇”。醇,享也,指承载。男是执政者,女是人民。执政者与人民自然得一,不分彼此,同心同德,此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大同社会是“自然得一”的社会,执政者不会骑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

《正韵》曰:“缊音温。”《说文》曰:“紼也。”《小尔雅》曰:“缊,朱也。”缊居南离,时属夏至。夏至一阴生,是霸主复辟家天下的所在地。霸主复辟,便进入了《红楼梦》说的“温柔富贵之乡”。坐老家政之皇车,走否定人民之道路,故曰“紼”。紼,弗也。否定人民的执政者,远离人民,变为雉鸟,故曰“朱也”。朱即朱雀。富贵上飞,社会成了对立的二体。二体社会,亡霸王三极同时存在,便成了“三人行”的社会。三人行,乱哄哄。《广雅》曰:“纷缊,乱也,”言此也。纷

缁社会的制造者,就是家政自身,因此《楚辞·桔颂》用纷缁称小人。“纷缁宜修,姱而不丑兮”。姱即夸,同纷缁。夸即《老子》五十三章的“盗夸”,指率兽而食人的统治者。

公天下是“缁”,私天下也是“缁”,故曰“缁,渊奥也”。

公天下之缁,正大光明,可以见人。但是亡道派不允许“细缁”存在,暴露了细缁,触犯了小人的私利,有焚书坑儒的天灾,因此“细缁”便成了“渊奥”天机。亡道归宿,归于出人头地。内心藏奸,作贼心虚,涂脂抹粉,饰色贴金,不敢将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在人间。因此,分裂人群的富贵“纷缁”,也成了“渊奥”天机。细缁纷缁,公私不容,即“乾坤其易之缁”。

《序卦》不是专门讨论政治家的归宿,故曰“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缁”。“盖因卦之次,托以明义”,是《序卦》的真正意图。《乾》卦至《离》卦是上经,《离》卦至《未济》卦是下经,这是事实。但是上经和下经,指著圜周天一匝,不是指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著圜周天,喻家天下的一个朝代。取天下是上经,也称上篇,持胜坐天下是下经,也称下篇。六十四卦,上下相错,因此韩氏说:“夫《易》六画成卦,三材必备。错综天人,以效变化,岂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此盖守文而不求义,失之远矣。”

王道革命,由太阳大中位出发,经东震和霸主结合,经东南巽,转至南离取得天下为上经。由南离复古,再回到太阳大中位为下经。回到太阳位,古哲称“至”。下经由《咸》卦开始,表明同家天下决裂。夫妇是公天下君臣的比譬。《咸》男下女,君承载臣,臣忠于君,韩氏之注文详矣。

“托以明义”,孔疏为“托象以明义”。象即由八个小成卦组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就是一个象。䷀䷁䷂䷃,就是乾坤屯蒙。卦象与卦名,意义相通。提到《乾》,应想到䷀;提到䷁,应想到《乾》。䷀是象,乾是名。象即事物体材的模样,名即事物体材的称号。象是社会现象之象,名也是社会现象之名。䷀是王霸取天下的历史时期,没有什么物体可象。古哲取象于地球公转之冬至到夏至之天象,的确很象。王霸取天下称乾,乾是阳气。冬至一阳生到夏至,是阳气增长,日影缩短的时期,故以乾阳六画喻取天下。《序卦》通过卦的排列次序,画龙点睛指明每一卦的部分含义,即“托象以明义”之义,也就是通过卦象解释卦之含义。如:“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剥者,剥也。”“夬者,决也。”“兑者,说也。”“泰者,通也。”“蛊者,事也。”“临者,大也。”“嗑者,合也。”“贲者,饰也。”诸如此类,都是明义句。“比者,比也,”文同义异。“夬者,决也,”省文与繁文。“泰者,通也”,释义。学者理解了这些辞的含义,便理解了卦的部分内容。

《序卦》一开头是,“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这是

对王霸亡三极之道的托象总论，隐得很深。对《易》没有较全面的理解，也无法理解上文。“有天地”的天地，即指《乾》、《坤》两卦。天是乾，坤是地。天乾是霸道，地坤是亡道。霸道生亡道，亡道又生霸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由霸道完成；合久必分，分由亡道造成。治乱转易，改朝换代，贫贱变富贵，富贵化贫贱。有天地的社会，乱是主流，真正的治，时间短暂。《庄子·盗跖》曰：“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病瘦死丧忧患是“乱”，开口而笑是“治”。家政一个朝代，以月公转周天譬之，三十日之四五日，不能算长。

《说文》曰：“万，虫也。”《埤雅》曰：“蜂一名万，盖蜂类众多，动以万计。”万物就是蜂王。人群进入贵族专制的“天地”社会后，人民围绕万物蜂王转，一切为了蜂王，为蜂王出力生财贡献性命。“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即生出了至高无上的蜂王。《坤》文言曰：“含万物而化光。”执政者为了包含尊贵的万物，让万物着锦添花，福厚加福，为此将社会盘剥得精光。《老子》二十六章曰：“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万乘之主即蜂王万物，“轻”即对人民的轻蔑摧残，肆意酷虐。

物极必反，蜂王万物化光人民，蜂群要分裂，人群也要分裂。《说卦》曰：“万物出乎震。”出乎震东的万物，是另起炉灶的反叛者，也是老万物的取代者。夺了老万物的蜂王台，继承了老万物的家业，自己成为蜂王万物，向老万物转化。《咸》、《恒》、《萃》象中的“万物之情”，即言取代蜂王地位的理想。万物之情，是以富贵专制、天地动乱、乾坤转易为正常的生存理想。老万物与新万物，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代兴中是敌人，但其为私的思想体系相一致，又是同志。后朝步前朝的覆辙，就是同志的明证。

“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指王道圣人。《老子》书中的多处“是以圣人”，也就是“唯万物”。唯万物是化妆为蜂王的人王。唯，是也。是即日正。唯万物是走太阳大中道的天下为公者。“盈”在古哲中的一义与应同。盈即和民心一致，得到人民的支持；不盈，尚未得到人民的支持。《习坎》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王弼注曰：“为坎之主，而无应辅可以自佐，未能盈坎者也。坎之不盈，则险不尽矣。”坎不盈，即九五与九二无应，也就是没有人民应辅的支持。九五无应辅而孤立，故曰“险不尽”。这里的盈都同应。“盈天地之间”，指应北极中位。

《系上》曰：“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太阳大中，北极小中，都有中的共性，中庸即王道之归宿。天地之间，针对霸道与亡道而言。亡道离太阳远，不能驾御好政权，故曰“不御”。御，驶也。霸道离太阳近，能统帅好政权，故曰“静而正”。北极居地球之

中心,与太阳保持平衡,又统摄地球之远迩左右,故曰“备矣”。霸道反亡道,亡道反王霸,社会上的人,总是有些人受打击。“备矣”代表了全民,不遗弃人民,社会也将不出现逆反者。

《礼·乐记》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著即附丽。太阳与地球,都是附著于宇宙太空的天体。太阳是恒星,继明不息,是形而上大体,此即“著不息者,天也”。天即大天体太阳。地球北极,随地球运行,自身居中不移易,此即“著不动者,地也”。地亦称地中,也称地极。“不动”指北极居中而不动,实际地球绕太阳公转是“动”。北极也随地动而动。太阳是静燃而不公转体,故曰“静”。地球北极公转,故曰“动”。太阳与北极,都是中心体,故曰“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天地之间即中。

“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变者,反覆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八卦中的小成卦☰☷☲☵☴☶☳☹,是变体,不是覆体。☰☷☲☵,既是变体,也是覆体。覆即翻一转。☰翻一转是☷;☷翻一转是☰。☲翻一转是☵,☵翻一转是☲。覆即卦的反面。变指居下卦初二三位,居上卦四五上位。☰卦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都是“一”,但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每一爻,皆有自身的内涵,此之谓“变”。

“二二相耦”,指由两卦组成一个单元。六十四卦,经二二相耦后,组成了三十二对。三十二个对偶卦中,其中八个卦是变体。变体没有覆面,增加四卦,共是三十六个卦象。其中八个变体卦象是:

☰ ☷ ☲ ☵ ☴ ☶ ☳ ☹

乾 坤 习坎 离 大过 小过 颐 中孚

其中二十八个覆体卦象是:

现在我们先讨论变体卦,而后讨论覆体卦。

《系上》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下》曰:“刚柔相推而变在其中矣。”每一卦就是一个时事。时事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变化的过程中进行。大自然天体的自转与公转,瞬息不停,在变化的过程中运行。大自然自身是变化体,从大自然出生的有生物与无生物,都不能不具备变化的属性。我们人类从胎内成形至气绝死亡,心脏不停地跳动运转,肌体也在不断变化。变化有显著与不显著之分,但事物都存在变化,是无疑的。“变在其中矣”,即言事物自身是变化体。

时局的出现至时局的结束,也都在变化的过程中进行。家天下社会,有时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有时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政治势力之消长,东西风相压,也是变化。政治势力之抗衡,一部

蒙	讼	比	履	否	大有	豫	随
屯	需	师	小畜	泰	同人	谦	随
观	贲	复	大畜	恒	大壮	明夷	蹇
临	噬嗑	剥	无妄	咸	遁	晋	家人
解	益	夬	升	井	鼎	艮	归妹
蹇	损	夬	萃	困	革	震	渐
丰	兑	节	丰	济			
丰	巽	涣	既济				

分获吉，一部分蹈凶，一部分保住了原有的势力，一部分被削弱成再经不起风雨的病夫，这些都是时事变化。

《乾》卦表示王霸革命，由初九潜龙谋反，九二见龙武装起义，九五飞龙黄袍加身，至上九亢龙谋私变为小人，这些是家天下的上行之变。变在其中体现为，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寇变王，由臭腐变为神奇。霸道对面的老家政，由大化小，由强化弱，由王化贼，由神奇化为臭腐。这些变化，是刚柔相推荡的结果。

《乾》初九至九五是数变。初九潜龙承载人民，只是理想，无权无势，不能实施。九二见龙在田，打富济贫，可以承载部分人民，故曰“利见大人”。九五掌握了中央大权，承载面更广，故曰“利见大人”。这些都表现为数变，数指被承载者之多寡。政治家承载人民是其本质。承载人民，包括了除民害这一任务在内。

上九是政治家的质变，由承载人民转变为奴役盘剥人民。上九亢龙之叛变，是思想上的叛变。不用枪，不用炮，城门楼上换旗号，心变之变，很不容易被一般人察觉。《泰》九三一爻，就是霸主由乾变坤的质变爻，故王弼注曰：“时将大变，世将大革。”大变大革的标志是：皇亲国戚揽大权，镇压有功人员，专人民的政，图名图利，开始腐化。《益》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即言霸主质变后的具体施政。

《坤》卦由履霜至坚冰，也就是由立秋向冬至的过渡。这个历史时期，即霸主定鼎坐江山，由满床笏蜕变至南柯梦。大厦成而燕雀相贺，汤沐具而虬虱相吊，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的起点与止点。霸主得江山，霸主失江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都起至履霜。王霸革命，合了天下，进入坤时，又将分裂天下。政治集团四分五裂，人心四分五裂，国土四分五裂，一统的中国又变成强龙地头蛇军阀割据。《坤》卦从初至上六位，皆以“--”表明，贵族小人坐江山，必将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

孔夫子与老子时代的华夏，经历了大同社会，经历了夏商周家天下社会。公私历史的进程，大同遗民皆用文字记载了下来。公天下的代表是尧舜，家天下上行的代表是汤武，家天下衰世的代表是桀纣。尧舜行王道，汤武行霸道，桀纣行亡道。王道与亡道，是上知与下愚。《论语·阳货》孔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上知与下愚，立场很坚定，也就是何晏所注：“上知不可使为恶，下愚不可使强贤。”

霸道是个日中南离体，一身而二任焉，有善恶两重属性。由北坎至南离，水润下，霸主如汤武之所为，兴益除害，统一了国家，让人民又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是霸主的善的一面。南离夺权而不叛变，让权称臣行王道，是霸主善始善终的大善，走了和王道一同复古之路。霸主如果在南离叛变，走了富贵小人之路，走了毁灭革命成果之路，其作恶也就从南离开始，社会又进入了走马灯转易的历史时期。这是霸主恶性的一面。《乾》、《坤》表明家天下夺江山与坐江山之变。

《坎》、《离》之变卦，和《乾》、《坤》意义相通。乾坤取法于月公转周天之三五二八。由晦朔至望为三五处盈期，由望至晦朔为二八处缺期。于蓍，晦朔为东北艮，于望为西南坤。坎与离取自地公转之冬至与夏至。由北坎冬至向南离夏至过渡，也就是由平民向君王转变。由民经寇而变王，中途十分艰险。《习坎》彖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老家政中央是“天险”，家政造成的军阀地头蛇盘踞是“地险”。由北坎经东震向南离过渡，必须战胜天险地险这些艰难险阻。这个过程，敌对的双方都在变。由北坎起全被动，抵达南离变为全主动。《系上》曰：“变通配四时。”“变通莫大乎四时。”国家四分五裂，洪水方割是“塞”。导除洪水，使国家一统是“变通”。变通是霸道的另一称名。“四时”是家天下的隐称。革命夺得中央政权，才算完成春夏的使命。春夏结束，必将经历秋冬，此即“配四时”。霸主南离复辟，便步入了秋冬离开大地的历史时期。

《离》彖所论，在于复古，让分裂了的人群，各回各位，回到大同时期的地位。“日月丽乎天，百谷草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

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老子》十六章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也指复古之离,与上文义同。复古之离,政治家要变为牝牛。牝牛的特征是,柔善承载,耕种育子而不好斗。背离家天下,学牝牛之利民,不学牡牛之好战。古书中的牛魔王,即指南离复辟后的家政头目。执政者学牝牛居下承载,人民将会团结在政治家的周围。《离》彖曰:“离,丽也。”王弼注曰:“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各得所著之宜,即指执政者与人民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家天下的油水关系。执政者学牝牛,天下将变一。

霸主不走“离,丽也”的大道,而是走《杂卦》指出的“涣,离也”的小道。其结果,涣散了政权,涣散了基础,一句话,涣散了人心。这种涣散,就是社会之裂变。裂变的结果是人民与政权离心离德,众叛亲离,最后,末代皇帝只好离开龙椅。

《习坎》和《离》是家天下一朝代的上经与下经。习坎至离,统一了社会,离至习坎分裂了社会。统一与分裂,都在不断地变化中进行。习坎生离,离生习坎。习坎又生离,离又生习坎。家天下转易相生,和天体运行的冬至生夏至,夏至生冬至一样。家天下转至南离,其热如火,美如雉鸡,梦想永保雉之美容而不变。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美雉的末期是寒号虫,又回到了习坎的地位。

《大过》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社会变易运转至最没落的时代,人民中没有能成霸业的“本”,政权里面也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末”。全社会软弱无能,就是“栋桡本末弱”的社会。处于此时,王道派出来,崇本驱末,统一了国家,使国家由弱变强,由乱变治,并建立起新的政权,即“大过,大者过也”。大者能跨越险难,变为强盛,用的是《大过》九二的施政总方针。

九二“枯杨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举史例讲,刘备是枯杨老夫九,孔明是女妻二。老夫得其女妻,即“孤之有孔明,如鱼之得水也”。老夫有这样的情感,就构成了大过之时事。王弼《略例下》曰:“大过者,栋桡之世也,本末皆弱。栋已桡矣而守其常,则是危而弗扶,凶之道也。”栋是房屋的支撑体,这里喻社会生机。社会本末皆弱,不出来拯兴社会,就是家政的一套,故曰“凶之道也”。

《小过》是家政振兴的时事。家政中的出类拔萃者,任用贤哲,拨乱反正,使政权转危为安。殷高宗、齐威王都是能跨越险难的家政统治者。大过难过,小过易过。“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只要任用清吏,除掉贪官,减轻赋税徭役,抑制统者的疯狂挥霍,就能达到目的,改变时局。

大过和小过是家天下转易社会中的两种跨越。两种跨越,皆体现了王道与霸道的联合施政。大过之主是王道,从是霸道;小过之主是霸道,从是王道。

主从指施政之指挥,不指地位。大过与小过之共性,就是政治家居于人民位,不离开人民。大过的一卦之主是九二,小过的一卦之主是六二。二是人民位。

《颐》与《中孚》是一对相互生生变易之卦。《颐》是政治家的思想教养之时事,《中孚》是政治家以人民的意志为施政依据的时事。颐的功用是发覆开内,使政治家真懂人类史,洞晓社会之过去、现在与未来,懂得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懂得大同公心文化之不可遗弃,懂得政治家怎样为政才能做到政权与基础两全其美。懂了大道,政治家将成为中孚之人。中孚之人执政,人群将接受王道文化的陶冶,社会将归于中孚至善。

《颐》彖曰:“颐,养也。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颐是下嘴巴。吸收文化养料,古哲喻为吃东西,故以颐喻咀嚼吞食。养即增加知识养料,如同饮食增加营养一样,故曰“颐,养也”。家政社会,人分三品,有正有邪。书能养正,就是一天之喜,故曰“养正则吉也”。

王霸亡三人,都以书养人,此即“观颐”。观颐即公布的文献政令。文籍为谁服务,给谁家提供营养,即“观其所养也”。为他人提供的养料,不一定是自养品,因此了解政治家的自养品,至为重要,此即“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家天下的文化,为君主专制效劳,此即“天地养万物”。天地即天堂地狱制,万物是家政君主。大同遗民的文化,为社会贤哲提供,同时附带也为家政提供,此即“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家天下统治者向基础提供王道霸道之养料,自养全是亡道之养料。读孔孟之书,行桀纣之政,养人自养相悖戾。

王道文化“养正”养了王道派,王道派将会建立中孚政权。中孚政权又将造就亿万诚信的人民。诚信的人民又会加强中孚政权。人类进入家天下后,被小人搅乱了思想。由为私变为为公,没有王道文化的教育,是不可想像的。《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根本是“致其知”。懂了自然天命,懂了民心民意,懂了圣人撰写的文籍。以身作则,正确做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完成。

覆体二十八卦,古哲探索时事相生。两卦成为相生的偶体,用一个卦象表明。一个卦象,有表有里,“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如《屯》与《蒙》,由表视之,坎上震下是䷂,翻一转,由里视之,艮上坎下是䷃。其余二二相耦之覆体卦,都是如此。《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风月宝鉴之正面反面,取自《易》之覆卦。风

月宝鉴之正面是美人，美人喻家天下。反面是骷髅，骷髅喻公天下，骷髅公天下，取自《庄子·至乐》。骷髅即骨。骨喻公天下的官员。居内支撑身体，但从表露自己。公天下生出了家天下，家天下也将生出公天下，中国古哲坚信此点。

覆体正反两卦，有的只反映一个时事生出另一个时事，另一个时事，并不直接生出前一个时事。《屯》卦是新霸主举行武装起义的卦。占山为王，开天辟地建立新政权，与老家政作对。由于霸主不懂政治，起义后是攻是守，心中无数，思想蒙昧。因此屯生蒙。《蒙》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王弼注曰：“退则困险，进则阒山，不知所适，蒙之义也。”退是守，守遭到下卦坎的围困，即“退则困险”。险同坎。进是攻，攻没有后方，受到上卦艮的阻击，即“进则阒山”。山同艮。阒同碍。“不知所适”，即找不到发展自己应变的良策。

屯生蒙，蒙不直接生屯。“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这就说，屯之时事，是“万物”富贵，风刀霜剑专制，如剃如洗的盘剥的产物，也是圣人用文化教育启发人心，使人奋起反抗而谋生存的产物。屯与蒙，就起义者来讲，只是顺生，是一时间出现的时事。如果将蒙扩而大之，看成是亡道的思想体系，那末蒙也就成了屯之母了。

《需》与《讼》也是一对顺生之卦。《需》☵上☵下，云上于天，表明皇亲国戚和人民绝裂，济于彼岸，升了天堂。大讲吃穿，重温老家之富贵。统治者崇尚豪华奢侈，风气播扬，社会也崇尚豪华奢侈。穷的穷，富的富。富贵通，穷人困。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出现人与人之间极度的不公平。物不平则鸣，《需》的覆面就是《讼》。《讼》☲上☵下，“天与水违行”，说明执政的富贵，与人民大众背道而驰，讼由需生出。

“云上于天”，讲吃讲穿，讲夸富羞贫，讲不劳而获，讲苟延富贵的“万世”基业，讲积聚金银财宝，讲禽兽般的淫乱。需即富贵小人之需求，非凡之需求，超人之需求，暴殄天物，害人害己之需求，不为子孙着想之需求。家政统治者从定鼎成菩萨，至飞鸟各投林变乞丐。“需，饮食之道也”，是不能不崇尚的。

执政者腐化之需，生了风起云跃之讼。统治者内部，也吵吵嚷嚷，说长论短也在讼，有的统治者也找出了某些讼的起因。王道文人也参与讼，像贾谊、董仲舒、东方朔也发表政论，表明治乱的原因。但是，讼不能抑制需。讼了讼，需了需，说一套，做一套，统治者的贪婪需求，美好享受，绝不减少。需是小人利用职权谋私的产物，讼是需的产物。讼不直接生需。

《师》与《比》也是二二相耦顺生之卦。王霸举行义战是师。《师》☵上☵下，是承载人民，解民倒悬的时事。师的结局，由二位变五位，取得了中央大权。居于天位五位，削平大小山头，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是《比》。《比》☵上☵

下，坎由下居上，说明战争起了质的转变。师生了比，比而后归于和平，比不直接生师。

《小畜》与《履》，也是顺生之卦。小畜《卦》巽上乾下，巽六四清明风是一卦之主。巽六四在家政朝内，深得人心。因为崇尚文化，因此生出了《履》，䷉乾上兑下，一卦之主是兑六三。六三摸老虎屁股而“不啞人亨”，小畜六四起了关键作用，刘勰写了《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后来刘勰当沈约的车驾，将书交给沈约，《文心雕龙》得以传世，也是小畜生履的史例。履六三在野，无权无势，不能直接生出小畜六四。

二二相耦的覆卦，也有顺生逆生相生之卦，如《泰》、《否》、《剥》、《复》、《既济》、《未济》就是其例。三对覆体卦，《泰》、《复》、《未济》，表示一个朝代的上经，取天下的历史时期。《否》、《剥》、《既济》表示一个朝代的下经，坐天下的历史时期。《泰》、《否》两卦的对照，最为醒目，现抄录卦象、卦辞与彖辞于后。

“䷊泰，小往大来吉亨。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泰时家政取天下，否时家政坐天下。家政坐天下，就是“内小人而外君子”。内小人而外君子，就是富贵纨绔子弟执政，明哲贤能都被排斥在朝外。李白《鸣皋歌送岑征君》诗曰：“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鸱鸢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否时，凤、龙、珍珠、西施都吃不开；鸡，鸱鸢、鱼目、嫫母升官为宦，掌握着生杀大权。汉桓帝时民谣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也是对“否之匪人”的控诉。

泰极覆为否，否极覆为泰。《红楼梦》十三回曰：“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这就是指二二顺逆相生。《红楼梦》五十回曰：“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溪壑分离，指贵族分裂了人群。红尘游戏，指升天享福。名利犹虚，指家政统治一时不如一时，越往后走越难熬，虚至最后，泰来代替了否极，虎兔相逢大梦归，又是一个新的朝代。否定人民的小人专政，其后事皆凶，已被古代史一再证明。

《剥》与《复》也是一对顺生和逆生的覆卦，指家政坐天下和取天下两个历史时期。复是取天下的终止点，剥是坐天下的起步点，皆在南离。贵族坐江山，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也剥夺人民的经济权利。对人民的剥夺，实际也是自剥。《红楼梦》二十二回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即言家政自剥。人民被

剥至《困》卦上六,就会出现陈胜和吴广。出了陈胜吴广,社会又向复转化。夺得中央大权,不复古而复辟,社会又转化为剥。剥生复,复生剥,周而复始,如同夏至与冬至之交替。

《既济》与《未济》也是一对相生之卦。《易》将施政由此达彼喻为“济”,喻为“涉大川”。霸主冬至密谋造反起,到达南离,拿到中央大权是未济时事。未济的终点,也是既济的起点,时为夏至。夏至是阳气进长的结束,阴气进长的开始。阴长开始,便进入既济的历史时期。既济,即已经济于彼岸的人。既济后复古,谓之“皆济”,皆济即官民上下全社会咸济。《咸》卦用“咸”,即表明皆济。不复古而既济,既济就是复辟。复辟是皇亲国戚过渡到彼岸,翻身当家作主人。故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小者亨,即少数人的飞黄腾达。

小人既济,大众仍被弃于此岸。社会又进入升天堂下地狱的两极分化时期。下至黄泉的人,又成了既济的对立面未济者。社会在瞬息不停地运转,下了地狱的人,不安于地狱的饥寒交困,积蓄力量向天堂迈进。升了天堂的人,狼吞虎饱,贪得无厌,自剥剥人,自作孽而向地狱迈进。未济方之增长,既济方之衰退。未济既济双方力量相等,时局将发生转折,既济方丧失主动,未济方掌握了主动,既济方的良辰美景,也就告吹。

《红楼梦》一百零二回是全书的楔子,说明荣宁二府的好光景已成为过去,小人道长的阶段已完结,时局已转向未济。故毛半仙曰:“这个卦是《未济》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财,晦气是一定该有的。如今尊驾为母问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动出官鬼来。五爻上,又有一层官鬼,我看令堂大人的病是不轻的。”

《䷵》卦离上坎下。上离是执政的既济者,下坎是未济的取代者。“世爻是第三爻”,指六三,说明家母已将“世”的主动权转交给未济者六三了。世,治也,指当局。“午火兄弟”,也指六三。离是午火,坎是子水,都是中国人,故曰兄弟。“劫财”隐指对家政的反抗。晦为月尽,喻家政覆亡。“晦气一定是该有的”。即言荣宁二府,非完结不可。“母”是家政的托语,同《老子》一章的“有名万物之母”之母。“用神是初爻”。初爻,既济之初九。家政初复辟,政权与基础都较安定,问卦者想求得恢复初爻时的良策,此即“用神是初爻”。

“父母爻动出官鬼来”说明六三官鬼之劫财,是“父母爻”家政统治者自己动荡造成的。家天下是乾坤体,故曰“父母爻”。父母爻即贵族政权。“五爻上又有一层官鬼”,指上九。上九是取代了老家政的新既济者。既济不复古,即“有孚失是”。家天下的时局,主动权由既济方转化给未济方,统治者躲过了风暴又着雨,病情也就加重了,故曰“我看令堂大人的病是不轻的”。

第十四节 杂 卦

《序卦》通过六十四卦之排列次序，指明一卦之部分含义。《杂卦》打乱了六十四卦之排列次序，也指明每一卦的部分含义。《杂卦》表明，六十四卦二二相偶，成为反覆两卦。这与《序卦》是相同的。但是《杂卦》又表明，六十四卦所揭示的时事，是纵横交错互用的，不是机械的上经与下经。《说卦》说明八个小成卦的内在含义；《序卦》与《杂卦》论说六十四个重卦的部分内在含义。

韩康伯注《杂卦》曰：“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数，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杂糅众卦，指将六十四卦之排列次序重新作了组合，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中间越过了《屯》、《蒙》两卦。这就是“杂糅众卦”的一种形式。“杂糅众卦”，即家天下社会政事之聚合。杂是纯之对。公天下社会，人心纯一，生活也不是天上地下，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照，故以“纯”形容公天下。《乾》文言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纯粹精即指公天下的领袖。家政社会，天地上下，富贵贫贱，朱门寒门，杂凑为一个社会，人心不齐，生活天堂地狱。政权与基础杂糅，时事也杂糅。杂，聚也；糅，柔也。贵族专制，形而上与形而下，皆为杂糅体，故曰“杂卦”。

“错综其数”，指将卦的排列次序作了颠倒，如：“解，缓也；蹇，难也。”按《序卦》排列，蹇居三十九，解居四十。今蹇居后而解置前，即“错综其数”。“睽，外也；家人，内也。”睽居三十八，家人居三十七。“否泰反其类也”，否居十二，泰居十一。“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壮居三十四，遁居三十三。这些都是序次上的错综相置。

“杂糅众卦”、“错综其数”，暗示政治家要识时务而临机应变，不受框框的束缚。《系下》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系上》曰：“爻者言乎变者也。”王弼《明爻》曰：“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韩康伯注曰：“爻者，效也。物刚效刚，物柔效柔，遇物而变，动有所之。”《序卦》指明家天下变化之常体，《杂卦》指明变化之异体。家政怎样变，王道也怎样变，即“遇物而变”。孙悟空七十二变，也就是随着家政转四时之变。现在依照《杂卦》次序，注解杂卦的天地之变易。

“乾刚坤柔”。《系下》曰：“刚柔者，立本者也。”《乾》文言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家天下上行期，王霸联盟取天下，是“乾刚”历史时期。乾刚本乎地者亲下，目的是解救人民出水火，故曰“亲下”。家政下行期，小人坐江山，是“坤柔”历史时期。坤柔本乎天者亲上，施政损不足而奉有余，压迫盘剥人民，为富贵效劳，故曰“亲上”。

“比乐师忧”。掌握中央大权是乐。乐即政治家掌握了制礼作乐的制主权。这里指《比》卦九五。率领人民，扫荡老家政是师。《师》的一卦之主是九二。九二没有掌握中央大权，为老家居忧办丧，故以“忧”称之。《师》九二是《比》九五的前身，《比》九五是《师》九二的发展。九二为寇，九五为王。这是“比乐师忧”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乐与忧是家政一个朝代皆具有的福与祸。乐生在前，忧见于后。皇亲国戚定鼎，同时也敲响了宅忧的丧钟。家政宅忧，王道派用武力协助家政办丧，将老家政埋葬于金陵东北艮，即“师忧”。《礼·乐记》曰：“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又曰：“敦乐而无忧。”独乐乐与民乐乐是公私两种乐。独乐的覆面就是忧。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韩康伯注曰：“以我临物曰与，物来观我曰求。”冬至一阳生，霸道势力由冬至逐渐壮大发展，就是“临”。《临》六五是容纳人民的亡道派，九二是霸道派。六五有应于九二，但政见不同，故曰“或”。“或，惑也。”《临》九二曰：“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王弼注曰：“有应在五，感以临者也。刚胜则柔危，而五体柔，非能同斯志者也。若顺于五，则刚德不长，何由得吉无不利乎？全于相违，则失于感应，其得感临吉无不利，必未顺命也。”招安而安，是“顺命。”《临》九二的目标是取而代之，不会被招安，故曰“必未顺命也”。贵族亡道在论政，王道派也在论政，而且表面上是为亡道提供理论依据。明知家政不采纳，但还是要说。《观》九五大观，就是奉献给家政的“或与”理论。《临》六五“或求”，惑于不知；《观》九五“或与”，知而故惑，或的本质完全不同。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屯》是王霸两兄弟举义旗，占山为王，武装割据的卦。屯时出现，革命者“不失其居”，即爻居初九，以贵下贱，承载人民，磐桓坚持，积蓄力量而不冒进，目的在于“大得民。”《蒙》卦表明，霸主没有正确的造反政策，如山下出泉，不知所适。童蒙的军师王道派给霸主指明，居二位人民中最为主动。革命者依靠军师的指挥，活动于人民中，就是“刚柔接”。杂，聚也，指二位。二是下卦的中心，五是上卦的中心。凡是中心体，在家政专制的社会，都有“杂”的属性，此即“蒙杂而著”。著即作文章。古哲将打天下与坐天下比为作文章。蒙时，深入二位，山下出泉，便有了出路。

“震，起也；艮，止也。”家政独裁者，居中央核心位，为了实现一言堂，对有异议的部下实施恐怖慑服，使臣下不敢有半句非议，是《震》卦表明的事。初九以恐怖慑服，不得人心。上卦六五居于大中位，深得民心。居震时，六五往来都无出路。宣布独立，百里而王，和初九对抗，可以得天下。“震，起也”，即言六五起义大吉。艮是家政专制强有力的时事。中央压迫人民，下级照办，也压迫人民。上下重山高压，就是艮上之时。处于艮时，王道派潜心于地下，难

得糊涂，逢人只说三分话，不能表露一片情，即“艮，止也”。

“损益盛衰之始也。”王霸抵达南离，夺得中央大权，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便遇到了损益的问题。王道复古，实行损执政者益人民的政策。《系下》曰：“损，德之修也。”“损，先难而后易”，“损以远害”，都指王道执政者自损。“益，德之裕也。”“益，长裕而不设”，“益以兴利”，都指益民。损执政者益人民，人民得益，再益执政者，是盛德的开始。亡道与此相反，不管人民的甘苦，首先施惠泽于执政者，让执政者过火上浇油，鲜花着锦的豪华生活。为此目的，又从损害人民的利益做起，是衰世的开始。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无妄是复古后王道派掌权的时事。震初九掌权，不行妄政，故曰无妄。无妄的时局，不能容忍有妄者亡道的存在。谁要兴风作浪，谁就得倒霉，故曰“灾也”。《无妄》彖劝诫君子，要支持无妄大政，不能站到对立面。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无妄最有成就的一面，就是制止了战争。制止了战争，即“大畜，时也”。时，是也，即消除了战争之灾难。《说卦》曰“乾为马”。马是战争的譬称。上卦艮，下卦乾，艮压住了乾马，即“艮，止也”。古哲认为内战由两方面引起。一是人民被家政逼得走投无路，奋起推翻老家政。一是亡道派之间，为了争夺声色货利而发动的战争。春秋无义战，即言军阀混战。大畜时期，人民安居乐业，不存在铤而走险；执政者崇尚温良恭俭让，声色货利失灵，消除了战争的根源，因此战争止息。

“萃聚而升不来也。”《萃》彖曰：“萃，聚也。”家政社会，政治家结合成集团，就是“萃”。三极之道有三极萃聚，故彖曰：“观生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王霸是天地之情，也就是天覆地载之情。亡道之情，是万物之情。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即万物之情。怀万物之情而相结合，古哲称为乌合之众。乌合萃聚，先很亲热，后又残杀。萃的覆面是升。升的下卦巽，是王道清明风。清明风由平民“积小高大”，逐渐成为社会名流，到家政朝内任职。任职其间，将清明风同仁提拔上来，就是“升不来也”。“不”是被家政否定了的在野君子。“南征吉，志行也”，指出哲人在升的时局里，还有出头的一线希望。

“谦轻而豫怠也。”韩康伯注曰：“谦者不自重也。”《系下》曰：“谦，德之柄也。”“谦尊而光”，“谦以制礼”，《系上》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明君子居于人民之下，承载人民，将自己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是人民的菩萨，此即“谦轻”，“不自重”。承载人民是持政者的斧柄，此即“谦，德之柄也”。谦，德之柄，同“致恭以存其位”。存其位，不垮台，是持政者的目的。“致恭”是达到“存其位”的手段，手段即“柄”。恭是共心之复字，同《咸》卦之“感”。承载人民，具有太阳之大德，故曰“谦尊而光”。承载人民，不是济于彼岸的桥梁，像霸主那样，过河而后拆桥，而是将居谦作为制度规定下来，使所有的官员遵守，即

“谦以制礼”。怠是谦之对,也就是不恭。《豫》九四是家政的大臣。不助纣为虐,就是“怠”。不恭是怠,时机成熟,取代亡道家政成霸业,使时局转化为比。九四“由豫,大有得,志大行”,即言由臣变君之变。“谦轻而豫怠”,明表王道派对大人对小人截然相反的心理。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贵族通过其法律,通过专制机关,用刑罚惩治人民是“噬嗑”。王霸派混在亡道政权内部,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法子,用刑罚惩治贵族,也是“噬嗑”。刑克喻吞噬食人。嗑,合也。噬嗑刑克之应用,为的是解决社会矛盾。王弼注曰:“噬,啮也;嗑,合也。凡物之不亲,由有间也;物之不齐,由有过也。啮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狱之利也。”刑克的对象是“不亲”者和“不齐”者。不亲不齐,也包括了文化在内。家政的思想紧箍咒,专制不亲不齐者,重点打击公心思想。不亲不齐的言论出现,冠以异端邪说,旁门左道之罪名,杀戮文士,销毁书籍。文化领域之噬嗑,为的是杜绝言路。《贲》是适应杜绝言路之卦。“贲,无色也”,即在真理的体外,披上护身符和隐身草,使浅察者看不出底细。《系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大自然的生物,为了生存和发展,用了保护色和藏身术。中国古代的贲体文章,也用了保护色和藏身术。

“兑见巽伏也。”韩康伯注曰:“兑贵显说,巽贵卑退。”《兑》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古代王道派撰写的文史哲,都是“刚中而柔外”的兑体文章。兑体文也就是“贲,无色”文,内心是王道,外表是亡道霸道。柔外要显眼,要合全社会人的口味,并争取流传,此即“兑见”。三体的上一画是“--”“--”即柔外,中间一画是“—”,“—”即刚中。《系下》曰:“巽,德之制也。”“巽称而隐”,“巽以行权”。巽即东南维王道清明风,清明风和霸道与亡道交往,行权施命,必须隐密,不显露自己。韩注曰:“巽所以申命明制也。”王道与霸道或与有霸道思想的君主交往,君主须得接受王道的政见。出点子通过君主去施行,不表明点子的出处,即“巽称而隐”,韩注“称扬命令而百姓不知其由也”。家政统治者嫉贤妒能,行权不知所由,功劳归于君主则吉。如果公开施命之所由出,巽称者便危险,陈平是刘邦的谋士,谋了些什么计策,人们不明白。此即“巽,伏也”。三的下一画,是通人达士“--”,中间一画是塞者“—”。通者通过塞者行命,即“巽以行权”。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韩注曰:“随时之宜,不系于故也。随则有事,受之以蛊。飭,整治也。蛊所以整治其事也。”家政失控,天下大乱,社会势力重新组合,各自寻找各自的门,追随自认为有前途的势力是“随”。王道派“屯见而不失其居”,随一位可以成霸的首领是“随”。王霸一旦结合,政绩辉煌,“天下随时”,向王霸靠拢,也是“随”。“随,无故也”,即劝诫随时之人,不要追随守

旧的亡道势力。亡道故旧势力，貌似强大，内心空虚，无前途可言。初九“出门交有功”，即追随能成霸业者。范增随错了人，以其失败而告终。王道派巽以行权，使霸主坐上了龙椅。人民不知内在的原因，将取天下的一切功劳归于霸主。霸主无自知之明，默认这种功劳。谄媚者再加吹捧，霸主也就成了“真龙天子”。贪天之功为己功就是蛊。蛊即不尊重事实的惑乱头目。惑乱者主宰大权，肯定惑乱。朝令夕改，就是惑乱的表现。惑乱到不成样子时，王道派出场，利用听人言的蛊惑者，整治为非作歹的蛊惑者，使家政暂时由乱转治，即“蛊则飭也”。

“剥，烂也；复，反也”。韩注曰：“物熟则剥落也。”霸主定鼎，复辟家政，便进入剥的历史时期。家政从燕雀相贺升天，到虬虱相吊落地，中涂贯穿了一个剥字。剥包括了剥人民与自剥。政治上层专制，经济上竭泽而渔体现为剥民，统治者相互残杀，尔虞吾诈，体现为自剥。《公羊传》僖公十九年“鱼烂而亡”，即言剥民与自剥的可悲结局。古哲将家政喻为果木。木果向根基吸取营养，吸取到最后，果子成熟而内烂，根基一动，果落政覆。此即“物熟则剥落也”。老家政溃烂之时，也正是王霸势力拿到中央大权之日。家政任人唯亲，纨绔当政。王霸革命，五星会聚，贤哲相见，恢复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此即“复，反也”。反，返也。贤能执了政就是“反”。

“晋，昼也；明夷，诛也。”家天下在南离夺权定鼎，于地自转为午时。家天下由午向西运行，经未申过渡到西兑酉时日入，是昼时，亦即晋时。晋昼时是家政的盛世。盛世国泰民安，人民的日子也好过。处于此时，统治者舞笔弄毫，摇头晃脑，讲究文化。富贵者的文化水平，也不过是贾政王熙凤，谈不上文化。于是网罗天下的文士，出来做文章，以显示本朝的文风盛况。此时鹦鹉、鸡、鸣鹤，都出来表演自己的才华。当了家政文官的鸣鹤就是“晋”。鸣鹤乘机宣传大同文化，即“自昭明德”。家天下社会，文化有点成就，即在晋昼之时。经西兑酉时日入开始，经戌亥至子，是家天下纯阴用事之时，统治者忙于专万民之命，武化代替了文化。此时谁要鸣不平，谁就会遭到镇压，此即“明夷，诛也”。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正其志，箕子以之。”大难即上六独夫受。“晦其明”，即谋反者打出假旗号而隐藏了真心。明即下卦离。离为火，火即武力反抗。明夷万马齐喑，但蕴藏着武装反抗。桀纣诛人民，人民诛桀纣，都是“诛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韩注曰：“井，物所通用而不吝也，困安所遇而不滥也。”《系下》曰：“困，德之辨也。”“困穷而通”，“困以寡怨”。家政社会，王道派政治上被动，有的生活贫困，都是“困”。“困，德之辨也”，说明正人君子被家政遗弃，一身清白，贫困潦倒，和富贵形成强烈的对照，即“德之辨”。君子冒着杀

身的危险,宣传王道文化,培养王道遗民,即“困穷而通”。王道派在位,艰苦朴素,与民同甘共苦,人民不怨恨,即“困以寡怨”。“井,德之地也”,“井居其所而迁”,“井以辩义”。《易》将三极政权喻为井。亡道是枯井,王道是泉源旺盛的公用井,霸道革命喻为掏枯井,去掉污泥,使之成为能供水之井。《井》彖曰:“巽乎水而上水,”即言掏井。掏井成功即“井通”。曾经受困的名哲,相互会遇,扬眉吐气,此即“井通而困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咸》指王道派建政,《恒》指王道派承载人民一以贯之,中途不变卦。《咸》与《恒》,都指复古为政。速是束之繁字。束即将人民约束在自己的周围。约束基础最有效的办法是“男下女”。男下女即执政者承载人民。人民心甘情愿围绕执政者运行,即“咸,速也”。《系下》曰:“恒,德之固也。”“恒,杂而不厌”。“恒以一德”。执政者坚持承载人民,并将承载人民的大德巩固起来,即“恒,德之固也”。咸恒社会,七十二行,行行不同,但不存在行业的排挤和相互倾轧,即“恒,杂而不厌”。恒的初期,家天下遗迹仍然存在,有王霸亡的差异。殊异允许存在,但不准相互排挤,也是“杂而不厌”。恒的目的,是消除对立,两忘而化道,归于一人行之无为社会,即“恒以一德”。大化归一,三极之杂,化而为纯。

“解,缓也;蹇,难也”。《解》彖曰:“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古,乃得中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家天下的根本发生动摇,即“险以动”。王霸大军包围而聚歼之,即“动而免乎险”。免是打倒的轻描淡写,即罢免。罢免了老家政,缓解了社会矛盾,即“解,缓也”。“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指复辟与复古两条道路的选择。“百果草木皆甲坼”,同于《红楼梦》的“树倒猢猻散”。家政是鱼,鱼的附丽体是甲,鱼一死,甲解体,故曰“甲坼”。《蹇》是霸道革命,脱离了人民而冒进,陷入了被动局面的时事。不冒进就能向前发展,故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人民不想动,强求人民动,即“险在前”。和民心相违,陷入被动,就是“难”。难即困难。止即不前不冒进,则可获吉,故曰“知矣哉”。

“睽,外也;家人,内也。”事物的差别,矛盾,对抗,古哲皆称之为“睽”。《序卦》曰:“睽者,乖也。”《说文》曰:“乖,背吕也。”《玉篇》曰:“乖,戾也,异也,睽也,背也。”吕是六音律里面的阴吕,喻臣民。和君主背道而驰的臣民,即“背吕”。戾是反抗,异是不同,睽是差别,背是背叛。家政临近灭亡,众叛亲离,便进入睽时。睽时之家政,邪不容正,一切有正义感的人都是被排斥在外的对象,此即“睽,外也”。家人是王道党的隐称。贵族一家人的政权姓“家”。“爻者,效也”,大同党人也就称为“家人”了。“家”取自家天下,人即《说卦》“人之

道”之“人”。家人即“外柔内刚”体。家政排斥打击的明哲贤能，王道派接纳进来，转变为自己的同志，即“家人，内也”。同一之睽，只表明事物的差异，不存在背戾。《睽》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天地、男女、工商农学、睽而不戾。被家政否定的明哲，和在野的明哲，只是少女与中女的差异，其志相通。《睽》上九和六三的结合，就是“家人，内也”的一爻。

“否泰反其类也。”皇亲国戚坐江山，对王道正义和人民实行暴力专制是否时。贵族建国到政权覆没这个历史时期，皆为否。《泰》九三霸主由泰变否，建立了家天下。《否》上九“否终则倾”，指家政一朝代的完结。倾即政权的倒塌。泰是王霸联合取天下的历史时期。泰时矛头针对老家政和其附丽物贪官污吏土豪地痞。泰时憎恶吃人的富贵而爱贫贱，贫贱尾随其后，为之出生入死奋战。黄袍加身，自己成了富贵，忘恩背义，遗弃了贫贱，爱上了富贵。“否泰反其类也”，指霸主爱憎的根本转变。类即富贵贫贱。孔明《出师表》有一句名言，就是依据“否泰反其类”写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泰时用贤臣，否时用子孙，也是最明显的反其类。

“大壮则止，遁则退也。”霸道革命，由冬至一阳生，进入东南维巽地，就是大壮时局。大壮时局说明，革命者由孩子、青年，成长为壮年。彖曰：“大壮，大者壮也，”言乎此也。王霸胜利已成定局，老家政已失去反扑的能力，即“则止”。小人止是大人壮的产物，故曰“大壮则止”。小人止。即进入溃逃地步。霸主复辟，来自四海的一同取天下的贤哲，都成了碍眼的药渣，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遁时。“遁则退也，”退亦止也。谁先逃跑谁大吉。故初六曰：“遁尾厉。”王弼注曰：“遁之为义，辟内而之外者也。尾之为物，最在体后者也。处遁之时，不往何灾而为遁尾，祸所及也。危至而后求行，难免乎？”何，荷也。历史上的功臣，不知遁变，皆遁尾而遇凶。“大壮则止”，君子道长，小人道消。“遁则退”，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大有，众也；同人，亲也。”《大有》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王霸联盟革命，起思想总指挥作用的是王道军师。军师居于大中五位，成为革命集团中“上下应之”的最有号召力和最有威信的人，即“大有，众也”的时事。《师》彖曰：“师，众也。”师是大众的代表，故曰“众”。师统帅的革命队伍即“大有”。《水浒传》中之吴用，《三国演义》中之孔明，即是师，是众。《同人》指王霸两兄弟的关系。上卦乾九五是霸，下卦离六二是王。霸与王都有“文明以健”，推倒老家政，统一国家的共同心愿，因此是同志。同志相互亲爱，故曰“同人，亲也。”因为亲，九五交权给六二，使六二成长为《大有》六五。时局也由同

人转化为大有，将革命推向高潮。“大有，众也”，是“同人，亲也”的产物。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即革命，也就是“去故”。去故即推翻老家政。《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原来的执政者是“天”，原来的被统治者是“地”。汤放桀，武王伐纣，使天地易位，即“天地革”。命是活人的思想指针，喻于社会，命是政权，命是社会的思想指针。由桀纣行命，改为汤武行命，就是革命。革命的功绩，是连根拔掉老家政，此即“革，去故也”。新的取代者，步老家政的后尘，建立自己一家子专政，是“定鼎”。皇亲国戚定鼎，也就是复辟。鼎有三条腿，喻亡霸王三股社会基础。三股势力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即《损》六三的“三人行”。“鼎，取新也”，定鼎取新的本质，不是解放社会，而是得胜者为自己捞俸禄，亦即捞薪水。持胜者利用手中的权柄，为自己，为儿女，为相关联的人，争夺丰厚的薪水，必将生出大量的穷鬼。穷鬼一多，社会又转化为革。

“小过，过也。”《小过》卦辞曰：“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上逆而下顺也。”王弼注曰：“飞鸟遗其音声，哀以求处。上愈无所适，下则得安。愈上则愈穷，莫若飞鸟也。”南离是雉，也叫朱鸟。朱鸟即飞鸟。夏商周家政留下的历史，即“飞鸟遗之音”。飞鸟由南离经西兑向北坎运行谓之“上”。越往上越无出路，转至北坎，灭亡便成定局。因此，《易》作者劝亡道“不宜上宜下大吉”。“不宜上宜下大吉”，有两重含义：一是复辟家天下后，不要“上”得太快，缓上，朝代的时间可以拖长；急上，历数将缩短，“其进锐者其退速”，言此也。二是南离夺权后，不要变飞鸟，将君位禅让给王道，自己北面称臣。此即“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小事复古，大事复辟，复古为顺，复辟为逆，此即“上逆而下顺也”。上则反自然，反人民，故逆；下则应自然，承人民，故顺。

“中孚，信也。”中孚，信也，是王道派的政治信仰和最终的政治归宿。信即信仰。君子的信仰，即《乾》文言的“忠信”。《左传》僖公七年管仲曰：“守命共时之谓信。”太阳系的生命之源是太阳。太阳是命。时间是。是即日正。太阳的品德，公正无私，不离开太阳位是“守命”，处事不偏不邪是“共时”。守命共时是君子的信仰，故曰“谓信”。《荀子·非十二子》曰：“信信，信也。”信仰大同道即“信信”。信仰大同道的人，是人民的孝子贤孙，是最诚实的人，故曰“信也”。信太阳，信人民，体现为施政，其反响是人民对执政者的善应。《老子》十七章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执政者口头“忠信”，行为私邪，即“信不足焉”。用欺诈骗弄公正，愚弄人民，人民对执政者也将丧失信心，即“有不信焉”。《释地》曰：“大蒙之人信。”忠信是王道，大蒙是亡道。大蒙之人信亡道，自己走上了绝路。

“丰，多故也；亲寡，旅也。”韩注曰：“高者惧危，满者戒盈，丰大者多忧故也。”“亲寡，故寄旅也。”富贵执政者仓廩实，府库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楼台亭榭，深宫大院。钟鸣鼎食，穿红戴绿。这是“丰”。财富的持有者，内乱外患，接连不断，故曰：“丰，多故也。”《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是两所多事故的巢穴。富贵之丰盛，是家政“亲寡”的结果。富贵占人口的少数，故曰“寡”。政权代表富贵的利益，故曰“亲”。寡者之丰富，源于对多者之盘剥。苛捐杂税，致使人民饥寒交迫。本地生活不下去，于是背井离乡，到处流浪，这就是“旅”。执政者亲寡，生出了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离上而坎下也。”韩注曰：“火炎上，水润下。”坎下离上是家天下社会一个朝代中的两个历史阶段。坎下是取天下，离上是坐天下。就一体讲，汉坎取代了秦离，汉又开国承家，重蹈秦的覆辙，由坎转化为离。坎下，亦即水润下。取天下需要人民，润泽人民，承载人民。由于润下，因此得到人民的支持。龙椅一坐，得志猖狂，遗弃故旧，乘驾人民，由居下转而居上，此即“离上”。离上，亦即火炎上。炎上之火，将把社会弄穷弄干。民生凋蔽，政权财政困难。就二体讲，被取代的老家政是离上，新兴的取代方是坎下。坎与离的下上抗衡，即“离上而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韩注曰：寡“不足以兼济也”。“《履》卦阳爻皆以不处其位为吉也”。清明风六四在家政朝内做官，政绩辉煌，得到“上下应之”的好声望。六四趁有权之机会，提拔一些正人君子到朝内做官，就是“小畜，寡也”。大众能得到六四的恩泽，是“兼济”。处于小人专政的“西郊”，不可能兼济。六四能济渡的是少数文士，以便传播王道文化，故大象曰“以懿文德”。六四在朝提倡文化，一时间有写文章论政事的风气。明哲写文章，议论政事，以影响君主，就是履的时事。履，也叫“履虎尾”。虎喻家政君主。君主信任了履者，给以实权。履者贪禄，效忠君主。居于九五贵位，镇压文化，残害文人。王道派不干这种伤天害理为虎作伥的事，故曰“履，不处也”。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需》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王道派在家政朝内做官，成为朝廷的美髯翁，即“需，须也”。须同鬚。家政统治者苟图衣食，享乐腐化，对王道来讲是陷阱水牢，故曰“险在前也”。声色货利，天堂生活包围了九五。九五不陷入小人的圈子，即“需，不进也”。不被富贵腐化生活而腐化，便会保持王道的纯洁。此即“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被富贵同化是“困穷”。廉洁清白做人，利用家政之权力，为社会兴利，此即“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讼是家天下社会的辩论争吵，形如狱讼。讼是人与人之间无感情，不亲爱，己所不欲，强加于人的产物。此

即“讼，不亲也”。《庄子·秋水》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小人自贵而相贱，是造成讼的重要原因。家政社会，不崇尚礼让而崇尚争吵。朝廷争吵，人与人争吵，一家子也争吵。争吵解决不了，于是转入打架和战争。

“大过，颠也。”大过，即大人之能跨越危难者。大过之人是王道派。《大过》大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王弼注曰：“此以为大过，非凡所及也。”家天下政权对社会的摧残，导致社会本末皆弱。政权无能，人民是散沙，是本末皆弱的社会现象。大过之人将这种本末皆弱的社会颠倒过来，变为强盛，即“大过，颠也”。“独立”即如太阳一样，自成核心。“不”，否也，即否定。“惧”指老家政。家天下末期，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故以惧称之。大革命改天换地，与老家政势不两立，即“独立不惧”。霸主由寇变王，成为贵族头目，心满意足，从此不再进取，就是“闷”。《说文》曰：“闷，懣也。”懣即满，当了君主，荣归故里，霸业圆满完成，即闷满。“无”也是否定。君子和闷主决裂，心归人民，即“遁世无闷”。大过非凡所及，言其不随流俗。不与无，皆言决裂否定，“不惧”否定老家政，“无闷”否定新家政。

“姤，遇也，柔遇刚也。”战争结束，社会转为安定。霸主复辟，为时不久。人民要求息肩，恢复元气，重建家园。姤是这样好形势下的君主。“姤，遇也”，即君主运气好，遇到了好时机。初六是《姤》的一卦之主，荣幸地掌握了强盛的家天下政权。柔遇刚之时，是家政的盛世，也是家政得意忘形之际，美梦甜蜜之时。鼎三足社会，安定是暂时的，好景不会长。周之成康，汉之文景，就是最长的了，故彖辞说：“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

“渐，女归待男行也。”《渐》、《晋》、《升》等卦，都指王道君子到家政朝内做官的卦。君子由小官逐渐升成家政的大官，最后获得巽九五之位，为社会办一些好事，即“进得位，往有功也”。往有功，也就是大象的“居贤德善俗”。古哲有个比譬，执政者是男，人民是女。人民到朝内做官，谓之“女归”。《红楼梦》称为“嫁了男人”。嫁了男人而得宠，支使男人如何施政，此即“女归待男行也”。女归待男行，即由男人出面行施妻子的政令。王道嫁了家政，如果男人不行其令，夫妻将会离婚。

“颐，养正也。”中国古代通儒达才撰写的文史哲，养料毒品皆备，为王霸亡三极人士服务。《老子》十一章曰：“三十辐，共一毂，”言乎此也。书中最珍贵的营养品为王道提供，此即“颐，养正也”。《庄子·天运》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郭注曰：“天门一云谓心也，一云大道也。”正者遵循圣人的教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欺人也不自欺。循序渐进，理解了古哲的天门大道，此即“颐，养正也”，“正者，正也”。理解了古哲的本意，就是天

门开。天门开亦称“心解”、“神会”、“明明德”。学了一阵,觉得家天下人吃人最为美好,这类学者永远成不了古哲的知音,此即“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不然”即家政对人民的否定。《庄子·让王》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养正的是书中的“真”,养霸的是“绪余”,养亡的是“土苴”。郭注曰:“土苴,粪草也。”粪草即糟粕。亡道派能吸取的,是古哲的糟粕土苴而已。

“既济,定也。”王霸革命,破旧立新,霸主复辟,贵族当政。社会由乱转化为治,就是“既济,定也”。《说文》曰:“定,安也。”《增韵》曰:“静也,正也,凝也,决也。”正言拨乱反正,罢免了老家政。凝指一盘散沙般的人民,又凝聚了起来。决指扫除了一批寄生虫。三乱解决,社会复归于安。《孟子·梁惠王》曰:“梁惠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定于一,指王道革命的两步。改天换地,统一国家是第一步,复古建成大同社会是第二步。“既济,定也”,也指王道革命的第一步。

“归妹,女之终也。”归妹,即归未。归是返回,未是未分天地的大同公心社会。《归妹》是复古后,最终改变亡道派东山再起的卦。亡道派放弃其复辟,即“女之终也”。家天下社会,富贵是男,贫贱是女。公天下社会,王道是男,亡道是女。女最终放弃了家天下专制信念,即“归妹,女之终也”。女之终也,即大化归一,两忘而化道社会的建成。《荀子·大略》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古哲将阶级对抗之息灭称为“死”,也就是乾坤毁。庄子将“死”称为“至乐”。至乐即建成了大同社会,同于归妹。归妹后,社会无对立的君子小人,故曰“大哉死乎”。

“未济,男之穷也。”霸主复辟,率领皇亲国戚升天成云,成为天上人间,是“既济”。小人既济,即大人之未济。既济之初与未济之始,力量对比,很不明显。既济方转至日入酉时,未济方转至日出卯时,既济方的主动权被未济方取代。未济方握有主动权,对既济老家政来讲,就是“穷”,此即“未济”,男之穷也。”

“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韩注曰:“君子以决小人长其道,小人见决,去为深忧也。”男之穷的最终结局是王霸对桀纣执行死刑而处决之。此即“夬,决也,刚决柔也。”末代皇帝被处决,表明葬了一个朝代的政权。《䷪》卦“柔遇刚”,一女而承五男,是家天下初济于彼岸的良辰美景,其卦象是乾上巽下。覆没受决时,其卦象是䷺兑上乾下,一女而乘五男。巽的反面就是兑,黄土高垄埋白骨,成为历史,即“去为深忧”。

第十五节 易是政治预测学

《系上》曰：“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孔疏曰：“易道功深，告人吉凶，使预知来事。”

“有为”是退守，“有行”是进取，政治上的进退要达到预期目的，是政治家所应具有的本领。社会上一切能成事的本领，都体现为一种艺术。七十二行，工农兵学商无一例外。政治也是一门艺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的集大成巨著是《周易》。“问焉而以言”，即“有为”、“有行”之前，向《周易》请教。言即文言。文言即文明人的理论。“其受命也如响”，即《易》学者从《易》道中，会得到“受命”答案。从《易》内找到解决政事的方法，获得了答案，即“其受命也如响”。响是叩击物品产生的效应，此处以响喻易道很灵，反应很快，如响之应声。

“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是对“其受命也如响”的进一层阐述。家天下社会，执政的亡道是“远”，是“幽”。远言其远离人民，幽言其没有光明正大。造反的霸道是“近”，是“深”。近言其和人民在一起，深言其受圣人深思的熏陶。学者能懂得远近幽深政事的结局，即“遂知来物”。来物即政事未来的收场。要掌握这种高超的政治艺术，只有“天下至精”之人才能做得到。此即“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至精指能建成大同社会的王道派。

“远”与“近”，“幽”与“深”，指亡道和霸道的政治归宿。远幽是亡道的归宿，于八卦为北坎。北坎是地自转的子时，是地公转的冬至。子时与冬至离太阳最远，故曰“远”。子时正背太阳，冬至日影最长，故曰“幽”。幽喻亡道崇尚黑暗专制。近深是霸道的归宿，于八卦为南离。南离是地自转的午时，是地公转的夏至。午时与夏至离太阳最近，故曰“近”。午时正当太阳，夏至日影最短，故曰“深”。深是王道派建立太阳大政的隐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字猖獗，公字成为非法，崇尚公天下的圣人，深深地隐了自己的思想。霸道崇尚光明，因此与圣人结合得很好，组成了近与深的“二人同心”的革命联盟。

《周易》总结了亡道坐天下的历史，也总结了霸道取天下的历史，从中找出了规律，因而成为“遂知来物”的预测学。

《系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这里论述的是八卦素材的来源和撰写八卦预测学的目的。文中的象、天、

鸟兽之文、远取诸物，都指亡道坐天下而言。“象”是社会的模范，喻家政统治者。家政统治者是升了天的富贵，不同于大众凡人，故曰“天”，《贲》彖亦称“天文”。家政富贵，自相残杀，残杀人民，情同鸟兽，故曰“鸟兽之文”。富贵统治者，一心向往声色货利，为追逐声色货利，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是声色货利的奴隶，是财物的工具，故以“物”称富贵。远离基础，浮游太空，故远称豪门，此即“远取诸物”。

文中的法、地、地之宜、近取诸身，都指霸道取天下而言。“法”和象是同义词，《系上》曰：“制而用之谓之法。”“见乃谓之象”。象没有主动，法有主动，故曰“制”。地即《说卦》之“地道”。地是地道之略，指霸道。霸道有扫除害虫，统一国家，削平地方割据的愿望，此即“地之宜”。宜，义也，是霸道的归宿。王道革命的两步，第一步，即实现“地之宜”；第二步复古。霸道与王道有相近的理想，此即“近”。王霸取天下时期，王道军师通过霸主发号施令，霸主成了王道的“身”，王道是“心”，身随心转，此即“近取诸身”。

八卦的素材来源，就是远物近身，取自亡道坐天下，王霸取天下二者。亡道坐天下是“仰”，王霸取天下是“俯”。仰俯指地球自身的升降运动。由夏至至冬至为仰，由冬至至夏至为俯。仰的起点是北回归线，终点是南回归线。俯的起点是南回归线，终点是北回归线。北回归俯至南回归，南回归仰至北回归，就构成了家天下的一个朝代。仰观俯察，就是研究家天下走马灯历史，简称观察。观察的一义，即预测。观察的对象是亡道天文，霸道地理。

《易》之观察理论，也就是预测学，目的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王道派由冬至俯至夏至，夺权复古，建立大同社会，是通神明之德，是王道派坚持的转机。霸主走家天下道路，夺权复辟，步老家政的后尘，是类万物之情，是亡道坚持的转机。南离是政权生死存亡的转折地，也是预测俯察者何去何从的紧要时刻。《论语·八佾》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禘即霸主，“自既灌”，即复辟，“往”即向坟墓运行。既即既济，灌即权贵不停地浸灌利益。“吾不欲观之矣”，这样的政权，非倒塌不可，也用不着预测观察。

《周易》之侧重点，不在于认识家天下，而是为霸道革命，为建成大同社会服务，为王霸大业提出预测。《系上》曰：“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韩注曰：“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

“极深”即研究霸道历史时期的一整套政策和策略。“研几”，即探讨王道复古历史时期的一整套政策和策略。霸道革命，是五湖四海的英雄豪杰大聚会的好时机，也是行施王道教化的好时机，此即“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通天下之志，即统一各方英雄的认识，而后“研几”复古，此即“故能成天下之务”。“未形之理”，是复古前的治理；“动微之会”，是复古后的治理。极深研几是王道革命的上篇与下篇。

“唯神”是太阳，喻王道。“不疾而速”，即不用疾暴强制，可以将政治家约束在一起。速，束也，即思想联系。“不行而至”，即用不着三令五申，人民会跟随着执政者到达目的地。古哲将王道大同制度喻为江海。江海居下，川谷自来，此即“不行而至”。“圣人之道四焉者”，即“深”、“研几”、“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四项使命都是“此”，故曰“此之谓也”。古哲用彼此寓意亡道和王道。彼是亡道，此是王道。《老子》十二章，三十八章，七十二章，都有“去彼取此”的话，都指抛弃家天下而复古。

《礼·祭义》曰：“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即以彼月称幽暗的家天下，以此日称光明正大的公天下。彼此取譬于月球与太阳。仁此，履此，宜此，强此，即以大同道为生存的归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乐”。家天下权贵，靠暴力维持其统治，是“刑”。乐顺太阳，刑反太阳，此即“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庄子·知北游》曰：“君子之道，彼其外与？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君子之道，这里指家政君位父子相传。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指公天下政权如同太阳之辉光，临照大地而不穷。

“几”是政权的隐称，也写成“机”、“玑”。今之机关，亦源于《易》。几亦称枢，合称“枢机”。王霸亡三极政权都是几。上文之“极深而研几”几指王道。《系上》之“凡事不密则害成”，《系下》之“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乾》文言“知至至之，可与几也”，这些“几”皆指王道执政者。《屯》六三之“君子几”，《系上》之“或几”，《小畜》上九与《归妹》六五之“月几”，皆指家天下霸道与亡道执政者。

《系上》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社会分裂为富贵贫贱，即“乾坤成列”。人群分裂，相摩相荡，动乱对抗，转易不止，即“易立乎其中矣”。王道复古，天地相合，人群不再分裂，是“乾坤毁”。乾坤毁，即摧毁了诡异乱民的富贵小人。毁掉孽根祸胎，动乱对抗止息，即“无以见易”。长久的“无以见易”，同化了亡道的思想体系，即“乾坤或几乎息矣”。乎，于是也。

《系上》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言是政治家颁布的政令教化，行是政治家的所作所为。执政者的言行，构成运转社会的原动力。原动力，亦即康伯所注之“制动

之主”。制动之主，既动政权，也动基础。此即“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枢机制动之主的运转，结局有荣有辱。此即“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王道复古，枢机一定荣；亡道复辟，枢机必然辱。荣与辱指基础对执政者的报应。出乎尔者反乎尔，荣以荣报，辱以辱报，汤武荣存，桀纣辱亡。

《易》之预测，即预测王、霸、亡三机。《易》是预测三机的哲学，因此《易》亦称三易。《春官·大卜》曰：“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古哲对“三易”有种种解释，限于篇幅，略而不抄。现提出我的看法，供哲坛参考。

《系上》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之道，即王霸亡三极政权。连山，归藏，周易，是三极政治家施政的出发所。连山以《艮》卦表明。上卦是山，下卦也是山，其卦象是䷳。归藏以《坤》卦表明，上卦是坤，下卦也是坤，其卦象是䷁。周易是无形体，其运转合乎天行。用形体表明，其含义是这样（见图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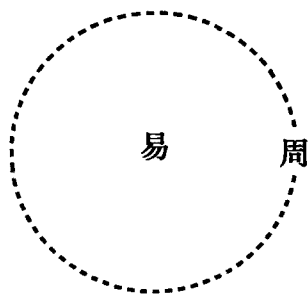


图 75

易是形而上道，周是形而下器。《系上》之“易简”。《老子》二十五章之“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都指无形体，与周易义同。现用《八卦三易图》说明连山、归藏、周易之居位，连山在八卦蓍之东北艮，归藏在西南坤，周易在中央（见图 76）。

艮东北是月公转的晦朔之时，是“终万物始万物”之地，是老家政的葬身处，是新霸主的发祥所。新霸主发祥，目的是削平山头，抵达望时西南坤，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家天下末期，进入了春秋战国，强龙地头蛇，盘踞一方，称孤道寡，是二不是一。“一曰”，即思谋统一。要统一，必须将独立的造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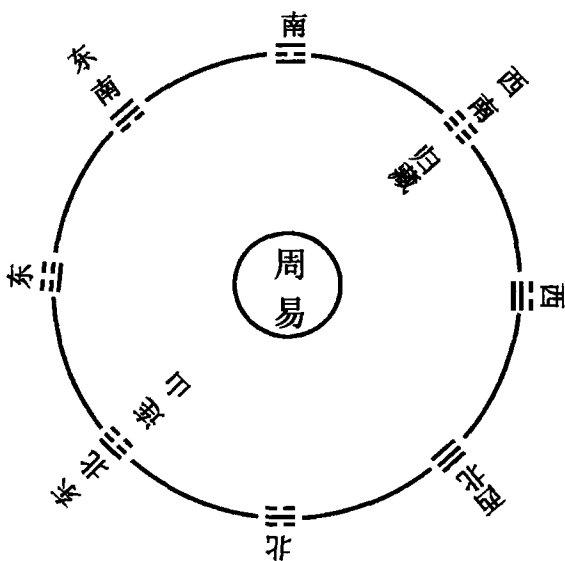


图 76

山头串连在一起。串连各地的山头，即连山。连山即《艮》大象的“兼山”。“兼

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老家政失控，天下大乱。小人之山，大人之山，都登台演出。霸主串连山头，不能串连小山，故曰：“思不出其位。”

坤西南是月公转的望时，是家天下“履霜”的开始。《说卦》曰：“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致养”，即得胜坐江山者大讲吃穿住行，大讲养尊处优。执政者大讲享受，播奢侈之风于基础，有钱有权者，崇尚奢侈，崇尚挥霍。为了福上加福，荣华而豪华，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权，在无权无钱者身大做文章。刮地皮之风一旦形成，贫富鸿沟出现。吸血的富贵成了众矢之的，万目睽睽，百口嘲谤。小者偷盗，大者抢劫，富贵也就失掉了平安，陷入了被动。陷入被动的地位，就是“致役”。致役包括政治上穷于应付，经济上贪婪积聚，其结局富贵成了声色货利的殉葬品。《荀子·修身》曰：“志意修，则骄富贵矣；道义重，则轻王公矣。内省则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也。”

“归藏”，也就是小人役于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家政开始进入为自己掘墓的历史时期。《庄子·骈拇》曰：“小人以身殉利，”也指归藏。《檀弓》曰：“葬也者，藏也。”家政自掘坟墓，反叛者协助送葬，这就是全社会的大出丧。《乾》初九“乾龙勿用，阳气潜藏。”潜藏即秘密助葬。家政归藏，是分裂社会的开始。山木自寇，使社会成为童山。膏火自煎，熬空了社会的财富。“二曰归藏”，是社会倒退分化，政权走向灭亡的历史时期。二即分裂。

“三曰周易”，是合三化一的王道大政。连山革命，“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推翻桀纣而改天换地。归藏政权三人行，政出多门。家政社会，政策多变，一朝天子一朝臣，君臣变更政变更，反映了三人行现实。王道复古，合三化一，政权不主动制造对立体。《易》内的“彖”字，就是合三化一的形象，似象非象，似豕非豕，在亡霸基础上形成的彖，是无形之象。《老子》四十一章曰：“大象无形。”大象即彖。王弼注曰：“有形则有分。有分者，不温则炎，不炎则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大象守中无炎寒。

连山、归藏、周易是霸道、亡道、王道三极政治势力，预测三极政治势力的学问，就是“三易”。连山占霸道，归藏占亡道，周易占王道。三易占卜，预测三极政治势力之吉凶，是《周易》一书在政治方面的全部内容。

“其经皆八，其别六十有四”，指《易》之蓍和六十四卦。经即蓍。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是经，位于宇宙和地球之八方，是不变体，此即“其经皆八”。由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组成的六十四卦，是多变体，每一卦都包含了王霸亡三极之道之施政。

预测要认清三极之道是什么道。认清了政权的性质，谓之“知道”。知道而后占卜其施政便有了依据。六十四卦是三极政事，皆有侧重。六十四卦之

每一卦有六爻。六十四卦乘六爻，就是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中，多数爻又有两种施政选择。如《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王道义战，扎根于人民之中吉，反之凶，即两种选择。

三极之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表明的时事，都是预测占卜的对象。预测找准了道，卦、爻、占卜便灵验。三者错位，张冠李戴，占卜不会灵验。“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指找准道、卦、爻三者讲的。

《系上》曰：“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韩注曰：“物，事也。”“夫事，始于微，而后至于著。初者，数之始，拟议其端，故难知也。上则卦之终，事已成著，故曰易知也”。孔疏曰：“其初难知，是本也。其上易知，是末也。以事本，故难知；以事末，故易知，故云本末也。”

王霸革命取天下是“本”，亡道坐江山是“末”。“其初难知”，即“本”难知。王霸革命时期，霸主对人民充满同情，对军师言听计从。霸主是否是复古者，是个未知数，此即“难知”。“其上易知”，即“末”易知。霸主黄袍加身，一变而为富贵。“非刘氏者不得王”，一家子掌握了全国的大权，重蹈覆辙，非亡不可，此即“易知”。

《论语·为政》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何注曰：“物类相召，事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

因即承袭。殷承袭了夏政，周承袭了殷政。家天下承袭家天下，等于换汤不换药。朝代改名，损大人益小人的质不变，故曰“所损益可知也”。“其或”即其惑。惑人蹈老家政的覆辙，一百个朝代，亦可预知，此即“虽百世可知也”。中国的古代家政史，都证明夫子预测之正确：斩蛇记——满床笏——南柯梦。

预测立足于知天命，知民心，知圣人之言。知天命指对自然规律之理解；知民心指对民情的了解，知圣人之言指对大同文化的了解。《论语·述而》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加我数年，是我们王道派持政的隐称。君子居人民之下做履，人民在上，是“加我”，“数年”即几年的时间。“五十以学《易》”，即照《易》之复古理论施政。《系上》曰：“大衍之数五十，”五十即王政。行王政，天地不动乱，故曰“无大过矣”。大过即《大过》卦的“大者过也”。大者过即改天换地。

《论语·为政》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故即历史。历史包括了大同公心制和家天下私心制。《系上》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天下之故，即天下为公的大同史。《系上》又曰：“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民之故，即

家天下转易史。历史是前言往行,是前人走过的路程。后人学前人,沿着前人的足迹再走,就是“温故”。《周易》认为,三极之道,是定型体,再变,也不会有第四种社会形态。懂了过去,沿着长生久视的大道前进,就是“温故而知新”。知新必然克己复礼。克己复礼者就是师,故曰“可以为师矣”。《师》彖曰:“师,众也。”师代表全体人的利益,故曰“众”。

预测占卜,是很深的一门学问,是王道执政者必须掌握的政治艺术。古哲人特别强调“学”,就是因为王道学问中,有先知先觉的光辉理论,有功被天下而不为私的高尚情操。《法言·学行》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学之为王者事,亦即先行霸道,而后复古。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尧舜禹汤文武之大成,让社会进入大同无为。《溢法》曰:“靖民则法曰皇。”皇即天地上下。“则法”学太阳成为生存的准则。大同政权,大同基础,即“皇皇”。

《荀子·儒效》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后止矣。行之明也,明之圣人也。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己乎行者也。”

荀氏指出,圣人之学问,立足于身体力行,不是言行相悖。圣人执政“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说明圣人执政,本仁义与民同心同德。当是非,处事公正而无私。齐言行,言必行,行必果。不失毫厘,即制定政策之时,谋始察终,不给社会带来不幸。施政自身,就是政治家应用预测的体现。《礼·经解》曰:“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即言预测低能,给社会带来谬误。政策差毫厘,行施谬千里。

《易》统了三极之道,统了六十四卦,统了三百八十四爻。所论政事,都具有规律性质。规律即事物周天运行的转易律。自然和社会都各有其运动规律。前人走过,后人又走。前人的结局,也就是后人的结局。开始、中道、结局皆大致相同,这就是规律。以同类事物预测同类的事物,得出相同的结论,就是《易》之占卜预测。现在举几个预测的例子:

《系下》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政治家处于一个政治集团是“近”。政治家的施政主张是“易之情”。政见不一致是“不相得”,彼此相伤相害是“凶”。

《论语·卫灵公》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晏注曰:“君子当思患而预防之。”君子思患而预防之,是《既济》的大象辞。“人无远虑”,指霸主没有高瞻远瞩的水平。“必有近忧”,即霸主一定要打击取天下时的功臣。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

《孟子·万章》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如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天下之重也。”

先知先觉是人群中的出类拔萃者。先知先觉对自然和社会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写成书或传为口碑，成为觉后知觉后觉的精神养料，一代一代传下去并推向前进。“将以此道觉此民也”，人类要过好光景，必须走“此道”复古之路。要复古，必须“觉此民”。

先知觉后知，能起觉醒作用的就是“知”，今语知识。先知先觉之知，指王道的天下为公之文化。《法言·修身》曰：“知，烛也。”杨子将公心之知喻为照亮人心的明灯。家政的一套专制术，也是智。《老子》六十五章曰：“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王弼注曰：“多智巧诈，故难治也。”富贵之知，即如何专制，如何盘剥。奴役收割愈急，愈益引起反抗。此即“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也”。多智施政，上下两伤，故曰“国之贼”。不用家政之知，而用公心之知，官廉政明，人民乐生，故曰“国之福”。

《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郑注曰：“可以前知者，言天下不欺自诚者也。前亦先知。虽其时有小人愚主，皆为至诚，能知者出也。四体谓龟之四足，春占后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后右。”

“至诚之道”，即古哲撰写的文史哲文献。道是形而上，书是形而上的一种。至道之道总结了社会规律。规律除了时间外，如同天体运行一样，以相同的形式出现。昨天有昼夜，今天有昼夜，明天也有昼夜。去年有二至二分，今年有二至二分，明年也有二至二分。人正常的一生，生养长壮，老衰病死，男女都如此。任何人也逃不出这个规律。家族社会有取天下和坐天下两个阶段。家天下皆以相同的形式出现。殷代夏，周代殷，秦代周，夏崩殷灭周死秦亡，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规律是相同的。由过去的同一事物，类比将来的同一事物，得出相同的预测，就是“前知”、“先知”。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国家被家政闹得支离破碎，凶神恶煞猖獗，过路要“买路钱”。民不聊生，四散逃亡。这是国家将亡之凶兆，也是将兴的吉兆。国家将兴，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的重印；国家将亡，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的再版。家政分裂了人群，分裂至最后，执政的班子分崩离析，剩下君主独夫一人，是合久必分的最终产物。擒贼擒王，独夫被擒，便连根拔掉了一朝代的血腥专制。

“祯祥”是王道和霸道的隐称。祯是王道，祥是霸道。国家将兴，即王霸的

结合。没有王霸的结合,建立新政权,推倒老家政是不可能的。《说文》曰:“祲,祥也,休也。”徐注曰:“祲者,贞也。贞,正也。”太阳系的“正”,是太阳。太阳喻王道。王道的最终归宿是“一以止”。正是一以止的复字。

祥是霸道的隐称。霸道一身而二任焉,有善恶两重属性,故祥也有两重属性。《左传》昭公十八年,“郑之未灾也,里析告子产曰:‘将有大祥。’”杜注曰:“祥,变异之气。”孔疏曰:“祥者,善恶之徵。《中庸》云:‘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则吉祥也。‘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则凶祥也。”“是祥有善有恶,故杜注云,祥,变异之气。”霸主取天下之上行期,接受王道的指挥而行善,变为亢龙,复辟家政,接受亡道派的指挥而作恶。作恶者的子孙,就是凶祥妖孽。

妖孽和桀纣义同,指家天下里面最昏暴的君主。《正韵》曰:“妖,异也。”《说文》曰:“孽,庶子也。”《释训》曰:“孽孽,戴也。”富贵升了天,成了妖,对大众来讲是异类,故曰“妖,异也”。孽是树上的寄生木,喻寄生于人民身上的富贵专制者。庶即富贵之庶。家天下最富庶的人,莫过于君主。“庶子”是天字第一号的阔财主。霸主变为孽,他的子孙接班人是“孽孽”。戴指戴冠之首。首即首领。“孽孽,戴也”,即霸主的“孽孽”子孙,是社会中为所欲为的太上皇。《红楼梦》将“孽孽”比为人民的“一头疮”。

祲祥是社会的载体,是国家将兴的标志。妖孽是老家政中最凶残的败家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家天下的急速下滑,妖孽的自杀自灭,为王霸代兴大做好事。王霸一时做不到的事,妖孽为之代办。《论语·微子》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仁同贤人。妖孽下面没有一个贤能之士,被拔去的日子也就来临。

“见乎蓍龟,动乎四体。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蓍龟是《周易》的别名。蓍是无形的周天八卦,龟是有形的六十四卦。蓍龟反映时代的政事,政事揭示了政治家的预测力。预测反映于施政,即“见乎蓍龟,动乎四体”。四体,即“龟之四足。春占后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后右”。后左,前左,前右,后右,指一年之四立。后左立春,前左立夏,前右立秋,后右立冬。子午以东为左,子午以西为右。家天下一个朝代转春夏秋冬,即“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现作《四足蓍龟图》以示(见图 77)。

祲祥同福同善,妖孽同祸同不善。祲祥妖孽,指给人民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祲祥破旧立新,让人民由地狱走出地面,是缓解人民身上桎梏的伟大壮举;革命者也由寇变王,由奴隶成为主人。妖孽与此相反,奴役盘剥,一步紧一步,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最终逼上梁山。

霸道的处夜时,同志串连,藏器谋反,于时为左后足立春。革命势力发展至震东,举行武装起义。《乾》初九“潜龙勿用”至九二“见龙在田”,即言立春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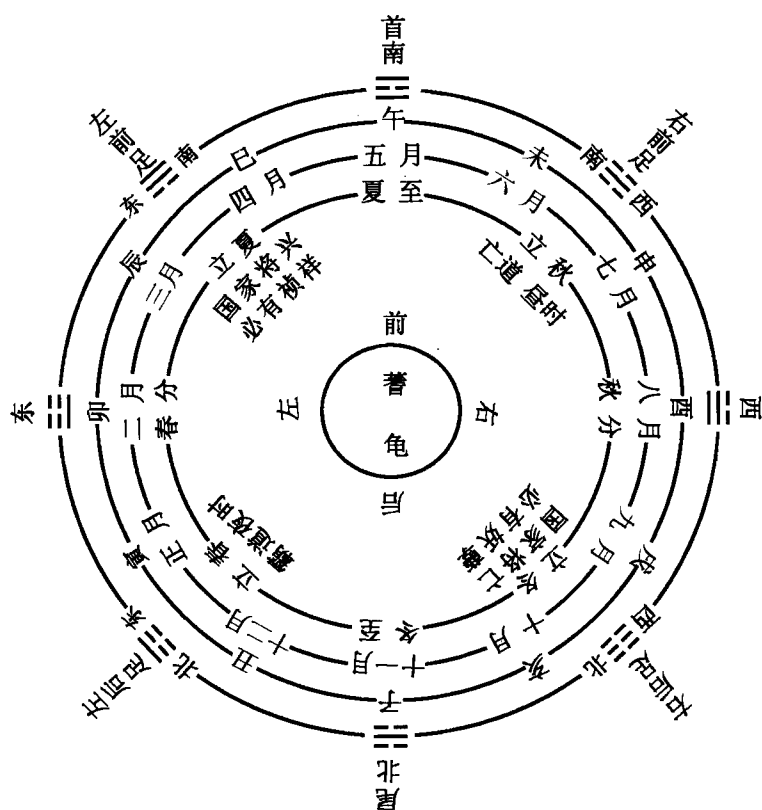


图 77

春分这个动乎左后足的历史时期。由震东至南离,时为左前足立夏时期,是王霸祯祥结合,与亡道大决战的历史时期。决战以祯祥的胜利而告结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至南离建立了新的国家。此即“善,必先知之”。南离霸主复辟至西兑,时为右前足立秋时期,是家天下的昼时。家政为社会办一些好事,也是在这个时期。但其本质是作威作福,忘乎所以,腐朽的西风,吹散了人民,也吹乱了统治者自己。天下不治,不二法门,是暴力镇压。由西兑至北坎,飞廉知政任恶来,于时为立冬。时处立冬右后足尊不下施,卑不上承,天地否结。下愚为非作歹,救经引足。此即“不善,必先知之”。家天下四时,有规律可寻,可以预测前知。

古代的家政统治者,用蓍草和乌龟,占卜未来之吉凶祸福。信仰者说,蓍龟很神很灵。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不会用蓍草乌龟占卜,为了隐身,取蓍龟之名,寓意天人合一的周易八卦。《周易》自身,是古哲对自然和社会规律性的认识,都是“蓍龟”,是能预测未来的哲学。古代哲学,至诚者方能心领神会,悟其

真谛。“至诚如神”，即是说，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应用起来，如同家政的蓍草乌龟，也是很神很灵的，故曰“至诚如神”。

《中庸》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豫即预测，也就是《系上》的“神以知来”。神以知来，即先知先觉，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生而知之。“事预”莫过于建立政权和持政掌权。生而知之，是建立不废政权的根基。《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里即指建政与持政讲的。生而知之指建政，学而知之以下指持政。

生是两种：肉体之生和思想之生。一朝分娩，胎儿脱离母体，是肉体之生。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种思想体系在起作用，“云从龙，风从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追随王霸亡其中之一思想体系，树立了自己的思想，是思想之生。思想之生，亦称“心生”。《文心雕龙·原道》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政治家生了某一极心，便会制定某一极之政策，便会行施某一极之政策。政策一公诸于世，便表明了政治家是谁家的工具。这正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样有规律，故曰“自然之道也”。

“生而知之”，是王道派独有的才华。他们洞察历史，知道人类应该怎样走。他们有能力建成一个政权与基础两全其美的伟大社会。霸道知为为而不通所以为，亡道胡作妄为。家天下政治家之所作所为，即《系上》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万物生长靠太阳，家政取天下与坐天下，都靠的是王道派太阳的光辉。“天涯涓涓嫦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家政盛衰盈缺与太阳结下不解之缘。富贵不明此理，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以为是自己了不起。

家政坐江山，如果善于学习王道长治久安之治理，政权将是巩固的，此即“学而知之者，次也”。政权陷入被动，持政者听从王道之计谋，也可以拨乱反正，保住君位，此即“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政权陷入被动，正人君子的一句话也听不进，扰民害民，有增无减，这样的政权，垮台成了必然，此即“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下即从龙椅上滚下来，古哲称“下位”。民即君主。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是建政时最根本的预测。“生而知之”者，有先见之明，将政权建立在太阳大中位，与日月长存，并天地久大，即“凡事豫则立”。“立”即《系上》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的“立成器”之略语。政权由光明正大的“成器”掌握，功被人民而不私置，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成器相继，便进入了《老子》二十五章讲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桃花源社会。

“不豫”则没有先见之明，不明《既济》卦辞所讲的“初吉终乱”之律，夺了大权，升天而去，好像自己建立的贵族专制，有异于前代的贵族专制，于是飘飘然

步入万世享荣华受富贵的美好梦境。但是,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寻找各自门,不豫建立的政权,又遇到崩溃的厄运。闹到后来,虎兔相逢大梦归,换了朝代。此即“不豫则废”。取代者为兴,被取代者为废。《说文》曰:“废,屋倾也。”屋倾即旧政权厦屋的倒塌。

言事行道,是执政者的具体施政。言事指制定政策,行道指贯彻政策。施政之基,基于“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公私两极政权。“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凡事豫则立”,即前定施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心大政,令行禁止,“为无为而无不为”,因此,施政“不跲”、“不困”、“不疚”、“不穷”。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富贵专制,为私成风。不豫施政,一定要遇到跲、困、疚、穷。跲同蹶,蹶即跛子。家政社会,人民大众是长腿,富贵小人是短腿。长腿懈怠,短腿无力。行动起来,一高一卑。这就是家天下社会的跲象。长腿不信任政权,短腿支持不了政权,令不能全行,禁不能全止,施政者不能如愿以偿,政策法令,实为空文。施政陷入被动即“困”。亡道专制,是病态社会,好三天,歹两日。服扁鹊之药,施政有效,病情好转。服庸医之药,祸国殃民,病情加重。活不了,也死不下,就是“疚”。疚即久病。病到膏肓,十八般武艺都使用出来,仍不能稳定局势,结局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就是“穷”。通观家天下史,没有谁逃脱跲困疚穷的厄运。

《荀子·大略》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家天下社会的盛衰存亡,与王道和霸道相联系。师即王道,傅即霸道。贵师而重傅,受王霸的制约,可以取天下,可以坐稳天下,此即“法度存”。贱师而轻傅,不能取天下,也坐不稳天下,此即“法度坏”。法度坏是人有快的结局。人有快即施政为所欲为瞎折腾。

明哲之人,有本领预测他人,也有本领预测自己。孔夫子对自己的王业革命,作了很准确的预测。《论语·子罕》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何晏注曰:“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

孔子和他的门人,周游了华夏不少的省,目的就是寻找凤鸟,寻找河图,凤鸟是南离朱雀,喻霸道的归宿处。这个归宿,即“彼可取而代也”,从老家政手中将中央大权拿过来。这里以霸道的归宿喻霸主。河图是北坎玄武神龟,亦称黄钟,指发端谋反的霸主。凤鸟有现成的政权,只要来一个“其命维新”,就可以将亡道转化为霸道。河图无现成的政权,是具有霸业理想的政治势力。“今天无此瑞”,即孔子没有遇到凤鸟河图。天即思想。没有成霸的兄弟支持,

形不成“二人同心”的革命，故曰“吾已矣夫”。吾，我们。已，即统一祖国的大业没有机会了。

《礼·檀弓》曰：“孔子蚤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遂趋而入。孔子曰：‘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明王不兴”，也就是上文的“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泰山、梁木、哲人，都是大同文化继承人的称谓，也是夫子的自称。大同遗民，大同文化，无私的大同公心治理，是能使社会兴旺发达的原动力。谁真心尊重泰山、梁木、哲人，谁能做到国泰民安。谁假尊重或者否定，谁就不会有长久的统治。中国的古代史，足以证明这一点。泰山梁木哲人，既不是自吹的产物，也不是被吹起来的生物。孔子揭示了自然界的真理，也揭示了社会界的真理。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孔夫子的预测本领，见于《周易》全书，见于《书》、《诗》、《礼》、《春秋》。

《易》张十翼，说明孔子最后完成了《周易》之撰述，也说明孔子付出多大的心血。《文心雕龙·原道》曰：“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镛钩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光辉，晓生民之耳目矣。”中国古代的文史哲，是“晓生民之耳目”的巨著，是为古代人民造福的明灯。其明，就是古哲的先知先觉的预测力，其学问就是预测学。